

袁中郎詩集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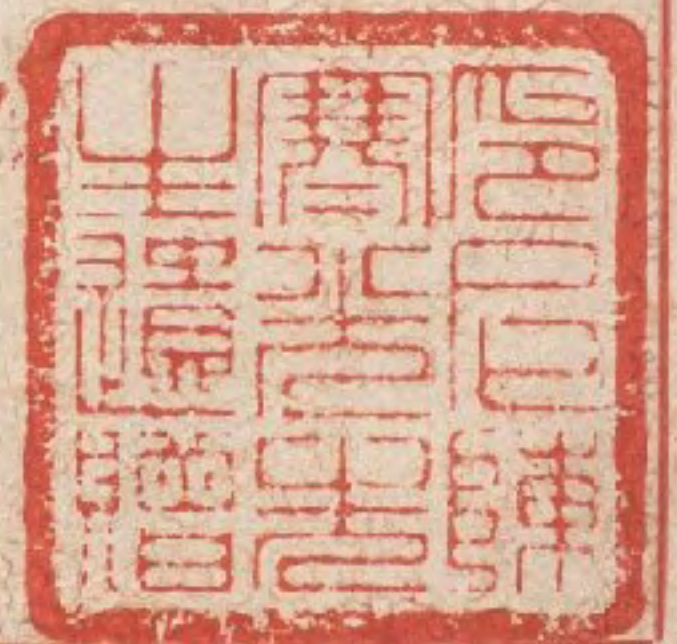
袁

中

郎

金

庫









# 袁中郎傳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公安人。先主之生也，母夢月入懷，故小字月。少時即具倍年之覺，母卒，先生不數哭，一哭即痛絕，人以是知其有隱慧焉。總角工爲時藝，塾師大奇之。入鄉校，年方十五六，即結文社於城南，自爲社長，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奉其約束不敢犯。時於舉業外，爲聲歌古文辭，已有集成帙矣。戊子舉于鄉，主試者爲馮卓庵太史，見其後場出入周秦間，急拔之。明年上春官，時伯修方爲太史，初與聞性命之學，以啓先生，先生深信之。下第歸，伯修亦以使事返里，相與朝夕商榷，索之華梵諸典，轉覺茫然，後乃于文字中言意識不行處，極力參究，時有所解，終不欲恃燭火微明以爲究竟，如此者屢年。一日見張子韶論格物處，忽然大豁，以證之太史，太史喜曰：「弟見出蓋纏，非吾所及也。」然後以質之古人微言，無不妙合，且洞見前輩機用，一一提倡，聊示鞭影，命名曰「金屑」。一時聞龍湖李老冥會教外之旨，走西陵質之，李老大相契合，賜以詩，中有云：「誦君玉屑句，執鞭亦欣慕，早得從君言，不當有老苦。」蓋龍湖以老年無朋，作書曰老苦故也，仍爲之序以傳。留三月餘，殷殷不捨，送之武昌而別。壬辰舉進士，不仕，復與太史還里，居石浦之上，偕外祖春所龔公及舅惟學惟長輩，終日以論學爲樂。當是時，太史與公雖於千古不傳之祕，符同水乳，而於應世之跡，微有不同。太史則謂居人間當斂其鋒鏑，與世抑揚，萬石周慎，爲安親保身之道；公則謂鳳凰不與凡鳥同巢，麒麟不與凡馬伏櫪，大丈夫當獨往獨來，自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笑，聽人穿鼻絡首，竟見各不同如此。已復同太史與小修遊楚中諸勝，再至龍湖晤李老，李老謂伯也穩實，仲也英



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於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公，蓋謂其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真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乙未謁選爲吳縣令，始以其學試之政，人皆謂吳門繁劇，而公超脫，或足以困之，乃公洒然澹然，不言而物自綜，事自集。吳賦甲于天下，猾胥朱紫其籍，莫可致詰，飛洒民間，溢于額而不知，公一目了然，摘其影射之條若干，呼猾胥曰：「此何爲者？」胥不敢欺，皆俯首曰：「弊。」公俱置之法，而清額外之征凡巨萬，吳民大悅。又不折徵收之封，惟苛兌者許民告白，以其所贏代輸者爲傾瀉費。上官聞而便之，下其例諸邑，悉如吳縣。機神朗徹，遇一切物態，如鏡取影，卽巧幻莫如吳，而終不得遁，故遁詞恆片語而折，咄嗟獄具，吳人謂之升米公事，自非重情，無所罰贖，杖之示懲而已。以故署門酒家蕭條皆移去。縣胥隸之類，或三四爲曹共一役，不食縣官，惟借公事漁獵里閭，公揀其宜用者食之，無所差遣，終日兀坐，不能糊口，皆逃去歸農。有屢投匿名牘者，公出見縣前占星人，覺黠甚，念必此人也，呼來占星一紙，視手跡與匿名牘無二，訊之立伏，其妙於得情皆此類。公爲令，清次骨，才敏捷甚，一縣大治。宰相申公時行聞而歎曰：「二百年來無此令矣！」居常不發私書，塵覆函數寸，期年而政已成。會吳中有天池山之訟，公意見與當路相左，居恆不樂，遂閉門有拂衣之志。當事知其不可強，始令予告，俟病痊補職。公旣得請，走吳越訪故人陶周望諸公，同覽西湖天目之勝，觀五泄瀑布，登黃山齊雲，戀戀烟嵐，如飢渴之於飲食。時與石簣諸公商證，遞相取益，而間發爲詩文，俱從真源中溢出，別開手眼，一掃王李雲霧，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飾之病，其功偉矣！戊戌太史字趣公入都，始復就選，得京北校官，時太史官春坊，小修亦入太學，復相聚論學，結社城西崇國寺，名曰蒲桃社。庚子補禮部儀制司主事，數月卽請告歸。



846  
6726

歸未幾，太史下世，公感念，絕葷血者累年，無復宦情。時於城南得下窪地，可三百畝，絡以重隄，種柳萬株，號曰柳浪。潛心道妙，閒適之餘，時有揮洒，皆從慧業流出，新綺絕倫。而遊屐所及，如匡廬、太和、桃花源，皆窮極幽遐，人所不至者，無不到。發于詩文，烟嵐溢毫楮間，蓋自桃花源後，詩字字鮮活，語語生動，新而老，奇而正，又進一格矣。丙午入都，補儀曹主事，曹務清簡，蕭然無事，乃以存問藩圻，謝公之便歸里。戊申春暮入都，補驗封司主事，攝選曹事，滑吏多舞文，屬當急選之期，故事掣籤時，凡瑣屑事皆曹郎躬為之，吏無敢近者。一老吏忽排闥而入曰：「每次大選，例與都吏一二美缺，今有某驛缺，已予都吏百金矣，幸以見與！」公目攝之，叱之出，私念曰：「銓事一至此乎！誓為國家除此大蠹。」少宰楊公喬曰：「吾輩身為大臣，受制胥吏，切齒久矣。」會猾吏私一姻戚，已罷官而仍留之，刻報至，公廉得其故，大憤曰：「如此，則銓柄盡歸此輩矣！」時冢宰擬以疏文而後逮治之，公曰：「此胥吏也，但置之於法，以一知會疏上，則疾雷不及掩耳，雖有奧援，將安用之？」遂如言具疏，而猾吏未知也。公令兩隸持之曰：「去！送汝入刑部。」即繩之以法。疏下，竟以欺罔坐重辟。銓曹設刑具自公始。冢宰孫公知公為大用器，甚重之。己酉，公主試秦中，試官以避嫌，不過搜求，公通場皆自取閱，所取士大半得之落卷中。及出榜，多名士，試錄為天下第一。公典試後，與左轄汪公可受密以道相證，遍遊秦中諸勝，歷中嶽、嵩山，登華山絕頂而還，著「華嵩游記」。居吏曹二年，會考事竣，遂給假南歸，定居沙市。中治一樓，名曰硯北，取段成式「杯瀝之餘，常居硯北」意也。庚戌卒，年四十三。海內知己，謂其識如王文成，膽如張江陵，而不逮下壽以歿，天下惜之。所著詩文有「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集」、「瓶花齋集」、「瀟碧堂集」、「破硯齋集」、「華嵩遊草」。

袁中郎傳

797783



袁中郎傳

若干卷行世。吳縣祀名宦，公邑祀鄉賢。



——公安縣志現代散文鈔——



# 附錄原刻本序文

## 袁中郎十集敘

袁石公吏部既以筆味大鮮中人舌本所稱錦帆解脫瓶花瀟碧諸集似於古今四部鼎鑿之餘別得內家烹點爲一世韻人之所爭嗜然得其嗜者每慮其所嗜之窮人莫不謂尙有俎上蒸豚盤中荔枝在也於是周九真太學以書癖募書遺編響應從洪慶之北歸詩稿得破研齋集從郁伯承架上得廣陵桃源瓶史諸刻又蒐得敝篋華嵩廣莊觴政及兩狂言合爲十種遂乞慶之手校倒囊授梓以慰嗜者未見之思夫曰未見必有見所未見者如能見石公之所以鑄剔心髓所以咳唾游戲所以思人所不及言人所不至則於未見時已具見理脫曰徒見峭爽明快之爲石公必將以當世結撰爲陳陳相因一切吐棄是以嗜石公者望人人石公而後可也不知石公但可有一使人人石公則天下食指不必爲石公動矣又當知陳必自新因有所投織穠醇澹各自安排惟應於披陳揀新之間手抽一卷爲常餐飽飫之哀家梨芥山茶中冷水以消送几案庶幾其不負石公不負慶之九真矣乎

海鹽姚士麟叔祥譔



# 錦帆集序

錦帆涇者吳王當日所載樓船簫鼓與其美人西施行樂歌舞之地也閱今千百年霸業烟消美人黄土而錦帆之水宛然如舊姑蘇吳治實踞其上此水抱邑治如環乙未之歲余友中郎袁君來宰吳殫力圖民昕夕拮据憔悴之衆賴以頓蘇踰明年君以過勞成疾上書乞歸凡七請乃得解政去君性超悟深於名理才敏妙嫻於詞賦第  
一行作吏都成廢閣間或觸景起興感事攄辭有所題詠撰著越二年亦遂成帙其行也友人方子公稍稍哀次付諸梓問題於君君自標曰錦帆集蓋不佞嘗詣吳署謁君君指此水驕余曰是錦帆涇也吳王霸業之餘我乃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君執掌簿書餐沐幾廢勞與余等余因歎曰同一錦帆涇耳當吳王之時滿船簫鼓及吳令之身兩部鞭箠吳王用之紅姝綠娥左歌右絃吳令御之疲民瘵黎朝拊暮煦昔何以樂今何以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苦樂頓異乃爾雖然人生有涯苦樂有窮惟山水爲無盡操有窮之具遊無盡之間而能與之俱不朽者其唯文章乎君詩詞暨雜著載在茲編者大端機自己出思從底抽據景眼前運精象外取而讀之言言字字無不欲飛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嗟後霸業而盡者此水乎與此水而俱無盡者茲集乎夫君齒最少異日名山之業未可涯涘乃錦帆獨託茲集以傳倘亦吳王有知乞靈中郎之筆不靳西施爲君捧研而令採藻見奇有如是耶余所蒞治百花洲在其前而余日沾沾刑名間不能有所題詠撰著俾此地託以傳也則百花洲之遭不逮茲涇遠甚假使西施有靈問江郎夢中之筆安在不佞無辭置對矣

桃源友弟江盈科進之撰



# 瓶花齋集序

石公瓶史以諧謔爲文章予讀而好之謂不復有張功甫矣頃又示予瓶花齋集瓶可以史復可以文可以詩瓶何物事乃能發石公奧心如許耶石公深於禪故能悟文若詩之指於教外予不能參石公禪而猥欲定其人陋也然而於石公有窺也石公居嘗語友人文必摹秦漢詩必襲杜陵此自世儒大病夫人自有真面目謂學文者必四乳學孔者必河目隆額無學久矣彼古之人又何所沿而成耶斯言出疑信參半其信者遂亦謂石公自爲文若詩焉耳余獨謂石公之文從秦漢出石公之詩善學老杜者昔人稱遷史文極於酒肆帳簿無不可點化而眉山長公嘻笑怒罵無非文章石公妙得此解隨所耳目俱可書誦今讀其文無一字不肖長公無一字剿長公亦猶長公之於秦漢諸醜醜醜而食者不覺醜醜之卽醜醜也故謂石公法秦漢可也其於詩復自出機軸上不爲李杜中不爲中晚下不爲近世王李諸家然予味石公詩而賀奇全僻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殆無不有夫奇僻寒瘦輕俗數者亦杜有也俗儒直取其高聲壯語以爲真杜愈近愈遠徒令識者嘔噁而石公以有激力矯之甯以病病不欲以不病病故知石公深於學杜者乃所爲真杜也或者曰聞道取勝恐傷大家不知少陵初出取其質率大雅者與六朝初唐之婉麗則亦間道也石公於詩自是當行不斬爲大家而大家歸焉背水可陳刁斗勿擊不言正兵而兵屈也善乎司空表聖之論自知非詩詩未爲奇奇天下之道德德逾泥則愈遠相反則相肖故曰謗佛者讚佛者也石公悟矣

同郡友弟曾可前退如譔



# 破研齋集敘

此袁中郎先生瓶花以後未刻稿也已酉秋友人曹遠生請刻於秦中而邀余作序余以

使事之餘欲暫歸廣陵無須臾暇乃於郵亭寄言於遠生曰人多謂中郎之詩俊逸似太白而下筆無一點塵似子瞻庶幾篤論欲別爲引擬終未有若兩言之肖者遠生其卽以此弁之世有具通眼者自當不昧茲言也

泰興朱一馮非二撰



# 桃源詠跋

往中郎居長安時每向余誇楚州之澧宛如桃花源上儘堪避世余遂從中郎譚寓內勝境如石投水也  
忘倦客間常從中郎譚詩中郎之爲詩瑜者十居八九瑕者亦不能無一二詞家爭賞其瑜而中郎顧自負其瑕  
愛中郎之瑕甚於中郎之自愛其瑕也暨中郎請休沐歸楚余亦還吳絕無音耗第傳中郎據柳浪以自適也心殊  
妬之遂築垂露亭於斷橋之堤將藉緋桃綠柳洗濯塵心冀與中郎稱勅敵遇新安潘景升於亭下出桃源詠四十  
餘章眎余其詩語翩翩欲僊大脫楚歌猛厲氣習令愁者讀之而快憤者讀之而舒泣途窮悲路岐者讀之如履康  
莊而就平陸甯止瘵頭痛已邪與千年前離騷氏孤憤語各占一奇毋容簡重余嘗欲溯江漢而作楚游遇上官子  
蘭輩益增憂讒畏譏之感今幸有柳浪主人在則披一簑戴一笠首向漁郎問津者必曹生矣第綠蘿已萎詞壇寂  
寞恐中郎避地轉深不容桃花瓣從谿水中流出如何如何

## 桃源詠引

桃源靈境袁中郎靈物如中郎可入桃源源中人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何暇識中郎面目又何暇及中郎詩  
嚮令武陵漁人鼓吹十九首因之以左建安而右元熙款乃沿洄政恐溪老婆婆失笑何物嬰兒啼將山山紅葉盡  
作金篋止不給遑相與謳而粵諸雖然唯中郎可入桃源先中郎或紀桃源爲中郎不可昧桃源世人耳食中郎不  
如雷不知衡山頂上雲霧中聞雷正作嬰兒聲又有一種耳食詩者鼓吹十九首左建安右元熙而以點次中郎將  
不比於拏音嗟乎政使鷄鳴犬吠亦復在雲中耳沈郎別中郎來久近得綠蘿主人惡耗悽然爲念得爾詩不能讀



風雨寒窗忽復一展如坐對中郎宣梵咀桃花片片落研席也友人潘景升遂相與謳而粵之曰當遊仙之引爰授殺青僊僊乎二靈景升載半去矣

烏程沈淮仲兩譔

## 敝篋集序

世之稱詩者必曰唐稱唐詩者必曰初曰盛唯中郎不然曰詩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爲真詩爾夫性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心能攝境卽蝶螳蜂蟻皆足寄興不必睢鳩鸞虞矣腕能運心卽諧詞諠語皆足觀感不必法言莊什矣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真詩而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之爲沾沾蓋中郎嘗與予方舟汎蠡澤適案上有唐詩一帙指謂予曰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且晚脫筆研者今人之詩卽工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釘飯纒離筆研已似舊詩矣夫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模擬者所從來異乎夫茄瓜梨棗之初登於市也一錢一顆人爭食焉而可於口越歲之熏豚臘兔一錢一盞坐客投筯而不肯下蓋新者見嗜舊者見厭物之恆理唯詩亦然新則人爭嗜之舊則人爭厭之流自性靈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擬者力求脫舊而轉得舊由斯以觀詩期於自性靈出爾又何必唐何必初與盛之爲沾沾哉中郎論詩之概如此君艸角時已能詩下筆數百言無不肖唐君乃自嘆曰奈何不自爲詩而唐之爲故居恆所題詠輒廢置不錄及其令吳二年移病乞歸友人方子公爲檢其圖書付李從敝篋中得君詩一編讀而旨於口曰異哉有物若是而以供蠹魚其不盡充蠹魚腹也其猶有物護之歟稍稍哀次付諸梓題曰敝篋集夫爨下之桐至音出焉則中郎茲集之謂乎

桃源友弟江盈科進之譔



# 袁中郎詩集目次

擬古樂府雜體……一

飲馬長城窟行  
長安有狹斜行  
結客少年場行  
釣竿行  
秋胡行  
妾薄命  
有所思  
善哉行  
猛虎行  
相逢行  
悲哉行  
門有車馬客行  
短歌行  
京洛篇  
鰕鮒行

升天行  
權歌行  
青驄馬  
折楊柳  
紫騮馬  
短歌燕中逢樂之律作  
橫塘渡  
醉鄉調笑引  
劍泉上  
浦賦謠  
祝雨  
西陵橋  
宋帝六陵  
西施山  
入青口三首  
玉京洞  
別石簀十首

酒正喧蕭君席上作  
坐王官谷朋石館得石字  
洋溪湖嘲沈青平二首  
戲題道士泐  
代青溪道士見招  
嘲王以明先生  
雀勞利歌  
採蓮歌  
戲別唐客客豐城人二首  
浩歌  
諸衲送至江干自嘲  
戲作三星行送曹子野歸楚時  
予亦將歸里  
過中山見諸名蹟題清風店壁  
石公解嘲詩  
潼關題壁  
贈李醫者



哭臨漳令王子聲二首

湘湖蓴菜

五言古……………一四

出燕別大哥三弟

漸漸詩戲題壁上

戲題齋壁

贈汪咸池乃郎

別龔散木

陶石簀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

之

戲題黃道元瓶花齋

初度戲題

答江進之別詩

別江郎

雪夜感懷同黃道元作

別黃道元信筆題扇上

豔歌

仲春十八日宿上天竺二首

山陰道

霧中望山

賀家池

禹穴

第一泄

志別種山閣作

湘湖

姚叔父

送王靜虛訪李卓師

餘杭雨二首

於潛道中偶成

天目道中和陶石簀韻

天目書所見

浩歌登天目峯頂

宿幻住曉起戲題

玉上人

雲上人

微謠戲柬陳正甫

贈潘景升

夢中題尊經閣醒後述之博笑

喜逢海季豹

戒五老峯題石

齊雲巖

石橋巖

贈章子

嚴子陵灘限韻同陶石簀方子

公賦四首

贈李雲峯二首

孟生爲尊慈索詩信筆題四韻

湖上別同方子公賦七首

舟中寄江進之得珠廉字二首

過吳戲柬江進之

答徐伯潤

贈沈飛霞

聽朱生說水滸傳

環翠樓曹平子吳平仲沈飛霞

言別得送字二首

潘景升穀日生同諸公小集得

穀字

過高郵

過露筋祠

過彭城弔西楚霸王



濟寧舟中

德州舟中清明

夜深同伯修月下觀梨花

暮春同黃無淨曹季和黃昭質

家伯修遊高梁橋

三月二十八日曹季和邀遊嶽

祠置酒靈慧寺中

宿西山碧雲寺水亭上

出城觀柰子花遇大風至韋公

寺而還同遊爲顧升伯李西

卿家伯修

古樹

送劉都諫左遷遼東苑馬寺簿

夏初黃無淨邀同項玄池諸公

及家伯修泛舟三忠祠

貞壽詩爲馮太史母

古詩爲楊中翰母中翰生十日

而亡其母

別方子公

袁中郎詩集

目次

冬夜集顧升伯齋中劇譚偶成

戊戌除夕

己亥元日晨起

燈市和三弟

二月十一日崇國寺踏月

偶成

看月

遊滿井

裕陵陪祀示潘尙寶王太學弟

小修

崇國寺葡萄園集黃平倩鍾君

威謝在杭方子公伯修小修

劇飲

端陽日集諸公葡萄社分得未

字

和鍾君威花字

和黃平倩落字

和伯修家字

和方子公童字

和小修掃字

吳人求別詩

節壽篇二首

七月廿一日有憶偶題

伯修齋中同汪參知諸兄共譚

贈王以明納資歸小竹林

十景園小集

崇國寺同王章甫小修看月

宿千像寺東鍾刺史

盤山

盤山頂

遊天門開

贈太宗長老

初入紅螺嶮

眞定大悲閣同王六字年兄及

小修弟登覽有述

遊石洲

和官谷館字

雨久初晴

題伯修齋居

遊廬山初入東林雨中



天池寺

遊佛手巖至竹林寺

途中懷大兄

漢陽蕭仲子參知山亭清話

舟中偶成二首

人日同度門發足上玉泉二首

白香山二十四歲作感時詩余

今正其時矣仍次其韻

天柱峯謁帝

南巖

遊玉虛巖

月下

薙葦

秋夜坐月水軒同襲散木劉繩

之賦

穀日小集五弟春草堂得穀字

限韻

舟中望黃山

九日登高河嶽山

穿石

水心崖

桃花源和靖節韻

集小修篁簾谷偶成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人日自笑

新晴

初春暴熱過靜者居限韻

庵中閱經示諸開士

喜王以明自村中來同寶方官

谷限韻

別王以明用前韻

五弟新卜園居余笑曰奈物力

不敷何社中遂以為韻作詩

嘲之仍限四章各四韻四首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入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

中韻作古詩悲之

採桑渡

過二酉師舊齋

從軍行

道傍柳

寄子髯

過毛太初見二甥

述懷

夢子髯

狂歌

答李子髯

為官苦

麗陽驛題壁

鄴郡夢中詩

夏日過葡萄園賦得薰風自南

來

三教堂詩為杜總戎日章

方子公自真州入燕客死清源

詩以哭之

秦中雜詠二首

靳尚祠

別無念

別邱大



白乳泉

送梅子馬督木北下

別袁中夫

哀殤二首

夢詩

大遊仙詩

經太華二首

邢州道上大風

飲方渭津齋中

避俗

送峨嵋僧清源時源清有檀香

佛刻鏤甚精

黃梁祠

可道人影贊

白鹿泉

戲題飛來峯二首

感興四首

別黃道元

七言古……五五

歎鏡

東阿道中晚望

少王郎為幼度作

惠山僧房短歌

迎春歌和江進之

江南子五首

美大睡起詞

蘭舟引

西閩女兒歌

巷門歌

春江引

春曉曲

述內

答內

湖上

五泄

贈模上人

沈母篇為蕭山令沈廣乘年兄

賦

過雲樓見蓮池上人有狗醜非

酒紐詩戲作

又用前韻

題潘生小像生嗜酒時將別

漂母祠

淮陰侯祠

燕子樓

子房山謁子房

題楊粉署小像

花朝日伯修初度

長陵

夏日同江進之邱長孺黃平倩

方子公家伯修小修集葡萄

方丈峨五月江深草閣寒為

韻余得五字二首

和邱長孺

和小修

和方子公

和江進之

和伯修

和黃平倩平倩有文君盤出以

行酒



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為

韻一首

顯靈宮夜歸

邱長孺醉歌和黃平倩

德勝橋水軒集諸公詩

避雨崇國寺三日紀事

戲贈死心和尙死心以秀才出

家

月夜登良鄉塔岡與子公諸友

作別

趙州觀水壁憶真際和尙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歸

文殊臺

瀑布

夜臥青玉峽看月

出城至大別寺題壁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荊州前苦雪引

荊州後苦雪引

春江引

哭劉尙書晉川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

開不甚暢為花解嘲復以自

解云耳三首

虎耳巖逢不二和尙

隆中偶述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倍道

趨之馬上感舊有作

贈陳正夫

和穀字韻

看梅用前韻

代廣陵姬用前韻

偕崔晦之過二聖禪林諸衲子

出紙索書戲得猪字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

弟在場屋者皆被落因及之

聞省城急報

和東坡聚星堂韻

送惟長先生歸窆途中偶成

午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影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遊甚困

便欲由梁之魯入都歌以送

之

古荊篇

病中短歌

北邙

自從行別袁水部

長安秋月夜

贈黃道元

白銅兒

長卿內子無如氏繡佛及諸人

物行楷精絕詩以紀之

客有贈予宮燈者即席同劉元

定方子公邱長孺陶孝若賦

之

宮簾

夏日劉元定邀同顧升伯沈仲

潤李長卿邱長孺集城西荷

亭是日熱甚得暴雨乃解

萬壽寺解文皇舊鐘



蛙飲歎

賦得朱華冒綠池

雲起樓爲澈如賦

畢少參舟中見武錄知邱長孺

被落詩以悲之

宿遷道中阻風和方子公

中山觀長公雪浪石

天開巖

觀音庵爲一心隱齋上人題

子佛堂爲玉輪上人題

般若臺爲無懷上人作

西林庵爲從石上人題

集張園分得對字

步小修韻懷景升

從軍行贈程生

達摩影石

過斷脛河

綠雲庵爲蒼麓禪人題

河陽

驪山懷古

五言排律……八一

涇陽驛見王子聲壁間韻愴然

有述

賦得野竹上清霄拈三江韻和

五弟韻

王回先一夕尙痛飲叫笑如常

時侵曉三弟來云回病且革

以爲戲也急往觀之回奄然

逝矣遂爲長律哭之

法華菴同諸開士限韻

又次前韻

旃檀館雨中限十一韻

香光林卽事用前韻

法華庵雨中諸公以詩相角限

六韻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二首

雪霽後仍用前韻

舟中看月仍用前韻

舟中風霜遲蘇潛夫遊玉泉不

至和客韻二首

題會太史退如慈齋用十三覃

韻

小齋有隙地植花木數本同孝

若寓庸賦得松字

夏五望日興德寺紀遊得興字

集元定行妃齋再賦得原字

元定齋不甚寬而布置有態器

具亦精餘興未已仍用原韻

賦贈兼訂後來之約

夏日城西月張園見荷花得蓮

字

遊金山寺見舊作有述同遊者

兩謝君方子公張明教及童

子二仲也

過三橋莊莊在眞州城西余舊

遊地也今屬潘稚恭

重九日發釣魚臺限韻

至日集山響齋送陶孝若論禪

門限韻三首



上元日同王遣狂過燈市得來

字

別恨篇爲方子公賦

舟中與諸上講人亡友潘雲松

事詩以紀之

五言律……八九

蘆溝道中

良鄉道中憶弟

宿涿州

河間逢北去人寄書口號

夜行

郵亭不餐

高唐道中

過膝贈令尹趙年兄乾所

舟中

舟中同黃綺石沈廣乘湯鄖陸

賦

往有誤傳龍君御死者作詩哭

之後讀塘報始知君御方立

功塞上喜不自勝因并前詩

存之以識交情

附哭詩三首

鶴林寺和尙

舟中

同江進之登金山二首

渡太湖

泊西洞庭

東山晚望

乞歸不得

紀宦

初杜門

齋居戲題

戲柬江進之

惜日

任意吟

荒園獨步

病起

夜起

偶成

獨坐

述懷

和江進之寒山寺之作二首

初夏同江進之坐孫內使池臺

感賦二首

登陽山

飲徐參議園亭

贈江進之八首

邱長孺二首

張伯起

曹以新

張幼于

皇甫仲璋

劉子威二首

縣齋孤寂時曹以新王伯穀黃

道元方子公見過有賦

題方子公蓼莪館

歲暮卽事

除夕同王伯穀皇甫仲璋方子

公衙齋守歲

元日述懷



元日方子公對弈  
述懷  
病痊  
苦雨  
宿惠山僧房二首  
初晴  
偶成三首  
寄江進之  
嘉興道上過古寺  
嘉興道中  
過龍井  
飲湖心亭  
靈隱路上三首  
過靈峯  
過龍井  
去湖上  
天真書院陽明講學處  
初至紹興  
吼山觀石壁  
蘭亭

夏中郎詩集

目次

諸暨縣  
贈高峯  
贈海禪  
宿雙清莊贈印上人  
贈蓮小師  
潘庚生館同諸公得錢字  
贈景升  
宿落石臺山房二首  
泛溪  
新安江十首  
贈心湛一小師  
拜長耳和尚肉身  
憩法相  
留別黃道元  
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諸詞  
客邀余及洪子崖知縣踏青  
真州東郊以雲霞梅柳句爲  
韻余得度字  
淮安舟中四第  
宿房村

徐州道中  
濟寧守邀飲南池  
青縣贈潘茂碩  
入燕初遇伯兄述近事  
尊經閣偶成  
學齋留梅子馬  
送張西麓之任羅平  
遊滿井  
劉常侍水軒四首  
尊經閣偶題  
雙寺逢本上人  
坐小修齋中  
送白教諭之昌邑  
送艾教諭之鎮安  
冬日雜興四首  
美人臨鏡四首  
送武岡州判張子之任  
人日  
穀日懷潘景升  
題龍騰山房



王氏雙節

花朝日白蘇齋看梅

昌平道中

謝在杭鍾樊桐諸兄集郊外

送李湘洲使浙

秋日集江進之王以明方子公

王章甫小修飲崇國寺

九日大慧寺登高遲家伯修黃

平倩不至

過通州

寒溪道中

叢臺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二首

風柳

和王以明山居韻八首

柳浪館月中泛舟

瀟湘舟中別禪人

岳陽舟中同諸上人語

漢陽遇邱長孺二首

舟中逢周行可

登平山閣同江浦諸友論文

將抵家園作二首

冬盡

除夕觀諸公飲

雪霽看月和度門韻時將發玉

泉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荆門道中二首

峴山道中聞頌汪使君德政詩

以紀之

入瓊臺觀二首

智者洞

龍灣市

生女

元日書懷二首

偶成

月下偶成

夏五雨不止

賦得風雨亦來過

早秋曉行入寺

秋夜獨坐看月

柳浪雜詠三首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軒

柳浪雨中時親朋多自塲中歸

兩弟自文戰歸

和散木韻八首

再和散木韻八首

九月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

聖寺仍用散木韻八首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

報志喜仍用散木韻踐前約

也八首

舟行黃金口同散木王回飲

又九日偕諸叔及諸季昆散木

陳正夫王回登高孟溪劇飲

和散木登高之作

村居雜題二首

散木和前詩仍用韻答二首

再和散木韻二首



集沈青平齋限韻二首

齋中間夜小集二首

歲暮書懷得風字二首

次峯字韻二首

小竹林蠟梅盛開兼贈主人

和僧韻因贈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聽

歌時一衲在側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清明

石馬莊夜集得封字

竹林限四韻二首

竹林爲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

中凡三易主矣余頻年興作

故後半以自箴仍用前韻

偶成

湖上碧酣樓落成

暑中舟行入村舍借冷雲及明

教居士二首

初入村居二首

七月六日

山中

山中限韻

中秋借諸衲泛舟洞庭

秋夜宿德山絕頂翫月前此看

月江上頂有善卷壇

龍君超邀余過新置山莊莊在

翠微中甚幽僻四首

德山遍入諸巖壑

夜入桃源縣月中

望淥蘿山有懷江淥蘿

題桃源縣

入桃花源四首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

中諸兄弟登高二聖寺二首

服卿訪余柳浪不遇俟我沙頭

既歸服卿且至遂用韻答之

唐堯胤自貴竹過訪用君御韻

贈奉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堯胤王

以明劉繩之王連玉及方平

無煩兩弟夜集齋頭得成字

燈下觀菊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八首

五弟清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

同鄒伯學王闡然王連玉劉

繩之方平弟觴其上得清字

過五弟天花館同郝公炎王尙

父小酌

月下坐小閣

秋夜痛飲李上舍家和公炎韻

郝公炎邀過禪堂訪諸高衲二

首

過法華練若

夜話清梵閣限韻

看諸友弈二首

風林纖月落四首

夜話春草堂限韻三首

喜蘇潛夫至柳浪座上限韻三



首

集方平弟綠蔭堂古槐下即事

限韻

小修久住沙市蘇潛夫遲之十

餘日矣雨中集劉繩之高齋

小修忽至賦得十灰

賦得裙拖六幅瀟湘水

賦得歡場害馬

乍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丈石居小集送潛夫

送郝公炎南下

外甥毛雲花燭詩

夜起同廖道人扣王生門索酒

酒行而雷大作衆皆辟易余

興益豪子夜乃休二首

會長石詩來約以寒食見過用

韻答之

苦雨

會退如太史返棹江千雨甚宿  
楊上舍家令門僧持卷來觀

夜坐有懷敬題其末二首

泛舟便河二首

送蘇潛夫北上

遊章臺寺和小修韻四首

夏日同龍君超傅中執蕭季星

龔散木彭長卿崔晦之小修

王小白泛舟便河得橋字

又和龍君超韻

劉元質宅宴得金字

龍君超邀集章臺以看花臺爲

韻三首

病起新霽見月

林蘭閣同王以明先生及尙父

謝道人小集偶成

醉歸示凡公響泉道人

當陽僧來邀遊青溪紫蓋諸勝

二首

登遨遊塚有感示凡公響泉道

人  
將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

促用韻答之

送雪照還吳

又代作

暮鳥投林和張明教三首

乙巳除夕

春日同謝于楚周觀國小修李

澄之王尙夫崔晦之劉繩之

過智者堂訪度門法師

諸衲見過

哭江進之十首

送周觀國還會稽兼寄陶周望

兄弟二首

會雷二太史過柳浪用杜韻二

首

黃平倩久無書有僧自蜀來傳

其厭世余不信數日後陶周

望書來云聞平倩有疾求消

息於余余謂小修曰必無他

詩以志之  
西來僧云平倩初病痺今已痊



復志喜

夏日同龔散木能者崔晦之鄒

伯學李子髯攜妓泛舟和尚

橋二首

病起獨坐

病起偶題四首

花朝卽事

江漲

卽事

秋扉

夏日泛舟

得李宏甫先生書

冬菊

江行

登臺

除夕前八日

夜坐別彭子

社中

小齋

迎九

憶蟹

夏日同龔君超君善家伯修郊

外小集

宿村中

示社友

同鄒伯學過崔晦之村莊

送周尙寶左遷海澄典史三首

九日江上小集

偶成

郊行同龔散木能者鄒伯學

嘉魚李太清書齋

夏日鄒伯學園亭

夏日卽事二首

夏日同龔能者崔晦之鄉伯學

納涼李子髯中高柳下

偶題

寄沈介庵

初秋

秋闈

漫興二首

江崩及城

寄散木

寄楊敦初二首

憶弟三首

登高有懷

過古寺

宿僧房

憶弟二首

異僧

出郭

江上

郊外小集二首

三弟同志喜四首

花朝呈伯修二首

京師夜坐

北行道中示弟

挽蘇母

秋夜感懷

余山居六年矣丙午秋復北上

臨發偶賦



過荊門觀蒙惠泉

石橋道中

襄陽道中逢龍君御君御節鎮

西甯便道省太夫人

壬辰秋日余與伯修兄先後出

都門至鄭相及同宿州署今

相去十五年伯修厭世亦六

年矣電火驚心山川觸目因

書數語兼示小修方平兩弟

鄴城道十首

遊崇國寺得明字二首

惠安伯園亭同顧升伯李長卿

湯嘉賓看牡丹二首

浴佛日劉元定邀諸公偕遊高

梁橋得爲字二首

月夜歸來與長孺道舊仍用前

韻

偕曾退如過淨土庵

湯嘉賓以使事入江西將遍遊

名勝賦詩送之四首

早起入朝書冊午間衝暑走城

外送湯嘉賓晚赴劉元定飲

時諸公已半酣賦得原字

夏日城西園亭聞蟬得陰字三首

苦雨吟和曾退如四首

中秋泊潞河看月同子公雲影

賦四首

潞河舟中和小修別詩十首

滄洲逢瞿太虛運使問及近事

偶題二首

德州舟中逢沈何山二首

偶作

下邳舟中和子公

集平山堂用平山字爲韻偕遊

者方子兩謝生也二首

鄒子尹偕僧秋水見訪門者不

知却之相見乃一笑

雪中投宿棲隱寺寺去大冶五

十里在亂山中三首

立春日金牛道中

漢陽過王章甫葵園和二仲韻

舟中除夕憶李安人

王章甫送余石頭口因共遊赤

壁章甫將歸讀書九峯山三

首

柳浪館雜韻四首

過藕花莊

夏日同顧朗哉居士王遺狂遊

謝公巖主人于野宗侯留飲

二首

登定州開元寺塔二首

黃竹石入都作別

殘冬選曹乏人戴星出入不覺

過春感賦

初授司功副郎

寒食高梁橋

暮春偕蘇潛夫邱長孺李茂實

僧寶方雪照出郭

暮春同王以明邱長孺蘇潛夫

魏二方游韋氏莊得寬字三



首

飲渭南郭外水亭

喜小修至四首

與小修夜話憶伯修

百六詩爲邱大賦五首

赴棲霞

攝山紀遊二首

小集張伯實齋頭

問方子公病二首

送李季宣北上二首

日暮

望鄉

偶成

送蘊璞之通州

憶潘景升

寄伯修

卽事

揚州曉泊

卽事

賦得迷樓

小集吳嗣仙齋頭

集喬光祿齋頭

飲王太古館中

偶成

感懷作

雪中

閒行

雪中看月

無題

讀書

閒居

乍晴卽事

偶成

劉侯宴

陶石簣書致

何茂倩索遊吳詩

子公貧病口占乞笑

揚州舟中晨起

送洪子崖之歸化縣

丁酉除夕

登蘇門山泛舟百泉二首

和朱非二山間作五首

偕朱非二入少林至初祖洞

話無言上人方丈

山中逢老納少時從征有功者

次良鄉

次定州和壁間韻

定州見拙詩榻戲題

宿趙州

曉出柏鄉

書所見

嶺壁間見黃平倩詩悵然有

懷和韻

潼關題壁

偕朱非二汪以虛段微之雨中

投興教寺望南山三首

過華清宮浴湯泉六首

再泛百泉

浪歌(附)

澗地和平倩壁間詩二首



七言律……………一六四

登焦山

病中和黃道元至日禪寺夢愁

詩

別王百穀

閒居雜題六首

皇甫仲璋邀飲惠山上二首

元宵飲華中祕宅上二首

飲華中祕園亭上

得罷官報

遊惠山作二首

和沈飛霞代老嫗別用原韻踏

堤曲四首

飲第六橋酒壚上

遊虎跑泉

贈虞德園兄弟

雨中過蘇二首

廣陵別景升小修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飲北安

門

伯修齋中

齋中偶題

閒居六首

戊戌初度四首

贈黃平倩編修

十六夜和三弟

和陸放翁初春遣興

遊高梁橋

暮春同汪生謝生小修遊北城

臨水諸寺至德勝橋水軒待

月二首

和韻贈黃平倩

卽事和韻

送顧升伯出使還吳二首

送夾山舅令太原二首

送黃貞父令進賢

邱長孺自塞上來

和江進之雜詠四首

繁臺張昭甫給諫竹居王孫邀

飲留別

柳浪館二首

雨中坐方平弟旃檀館卽事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別程彥之歸吳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坐王章甫水明樓

赤壁懷子瞻

寒香

無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爲別

寄黃諭德平倩兼申玉泉之約

初正偶題

久不到沙市感賦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示度門

放言效白五首

卷中見亡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二首

苦雪戲作

新買得畫舫將以爲庵因作舟

居詩十首



期蘇潛夫游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復以大人病瘡歸于

其行也以訊之

花朝和坡公韻

是日新晴

述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精藍

習池道中

七真洞贈道者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秋日柳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繩

之見過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藕塘

山居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

橋

玉泉寺

哭夾山先生時先伯修歸窆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饑遂復

動葷輒爾有作用呈諸衲不

獨解嘲兼亦志愧云爾

柳浪初正

舊太守徐濱岳觀察岳陽偶道

敝邑詩以送之

代送徐觀察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五首

柳浪偕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題澧州沈大夫加恩冊

謝魯印山惠舟兼答來什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

述鄙懷以報

湖亭對月述懷同散木賦

中秋對月同散木作

偶成

寄小修

山中舊齋

答魯印山見賀新居之作

癸卯初度筵中示社友及兩弟

集五弟春草堂

浣溪莊落成同社中諸友賦二

首

賦得溪上落花

余友黃鵠生與所暱相去二舍

為置符以召各藏其半題曰

花信風社中雅其事作詩詠

之二首

雨中集壘名世平遠樓

四弟旃檀館卽事

和散木韻二首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

韻

散木方鰥誓不娶詩以嘲之仍

用前韻

偶成示衛道人用前韻

竹香二首

喜小修至自燕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偶成

入德山舟中偕寒灰冷雲雪照

諸衲及雲影居士月中有述



龍君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

十三年矣感念存歿不覺悽

然已復自笑舉觥相樂遂大

醉

德山東劉憲使二首

別君超君御兄弟

托龍君超為覓仙源隱居詩以

寄之

實管谷七夕露坐

送唐堯胤北上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柬陶孝若

年兄

閏九月菊

過田我在鶴墅

初冬夜同郝公炎蠶散木閒譚

郡人來言楚事久未得旨感賦

二首

月下過小修淨綠堂試吳客所

餉松蘿茶

甲辰初度四首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草堂得

文字

又次三弟韻

立春日偶題

梅花二首

乙巳元日

寄黃平倩庶子二首

寄會長石太史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乍晴述懷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禪林次日

至柳浪遂有三峽之約

陶不退以容城諭丁內艱歸滇

中至敞邑殤其令子遂蹙焉

於其行也詩以送之二首

送君超兄還武陵二首

龍堂招提觀影戲精緻妙解前

此未有汪師中龍君超皆有

作三首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

字

謝于楚山川入楚將東歸歎復

北上有姬在燕也

雁字十首

綏王以明赴南都試

會退如雷何思過柳浪湖時退

如初度有詩見示次韻答之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

有新姬併以為嘲

初夏同惟學惟長舅尊遊二聖

禪林檢藏有述四首

萬二酉老師有垂老之疾感而

賦此萬里中老儒余家父子

兄弟祖孫皆從之遊其人可

知二首

傷周生

送鄒金吾游白下時寓武昌

飲彭山人

寄贈

偶成



卽事

辛卯元日

感王鬚庚

寄李子髯

送莊冲虛使粵

江上送別

鬪惟長侍御舅初度

贈散木和小修韻二首

別閩人王生

感事

歸來

哭兆孺二首

寒食飲二聖寺

送焦弱侯老師使梁因之楚訪

李宏甫先王

郊外送客卽席

郊外水亭小集三首

送南粵使

別李年兄

上巳日東惟長

懷龍湖

將發黃時同舟爲王以明先生

龔散木家修伯小修俱同訪

龍湖者

阻雨

贈嘉魚李太清

龍潭

惠泉見黃平倩大書作字時余

同在玉泉今五年矣

宣城飲王舍人家留別

送君御憲僉兵甘州四首

壽雷元亮母太宜人

惠安園亭看白芍藥

湯嘉賓邀同顧升伯李長卿唐

君平遊章橋別墅

五月十二日會退如生辰以詩

見示聊述二章奉報二首

和退如初度譚仙次韻

送曹遠生進士左遷宜州典史

與元定孝若同話歸計用扇頭

韻

秋日苦雨和退如太史四首

七夕同方子公蔣子厚弟小修

避水樓居

爲耿華平題先公冊先公居江

陵時以繡衣直指錄囚不及

格被謫

劉元定齋中別諸社友時余有

內人之感

早春過葵園次蘇潛夫壁間韻

余往過此八年矣

登晴川閣望武昌

夏日馮明甫郡公招遊謝公巖

同顧朗哉處士于野宗侯劇

飲分韻得千字

卽席用韻贈于野宗侯

又贈朗哉仍用前韻

七夕招黃道元邱長孺陶孝若

張伯實王遺狂十弟平子飲

小齋得衫字道元先以詩來



率爾奉答道元永嘉人余時  
以儀曹改司封

中元日夜歸即事仍用前韻

暮春偕同署諸君子飲郭外

暮春遊韋氏莊憶十二年前先

伯修暨顧升伯李長卿偕遊

此地今伯修去世八年顧李

二兄新以言去古人云未免

有情誰能遣此潛然久之

壽畢侍御兩尊人

初夏偕同署諸君子飲西郊池

亭仍用前韻

贈作贈方子

冬盡偶成

別小修

王太古令郎有父風即賦

即事時京使至

丁酉十二月初六初度五首

遊仙詩為胡仲魚作  
崔氏女拜無念學道戲東念師

雪夜感懷

侵曉見閩人禮懺

放言效元體五首

得家報

登華一六首

華頂示同游樗道人

岳頂歸至青柯坪示同游道人

登太室絕頂

觀廬岩寺瀑布二首

贈登封令傅元鼎

嵩陽宮古柏封於漢非漢物也

都玄敬以為三代時物信然

石淙二首

將入秦試士諸同舍別於西郭

水亭得魚字

入超化寺水村

青樓曲

虎邱二首

嚴陵四首

五言古絕……二二九

偶作

別無念八首

滴瀝蓬書壁

別洪子兼寄吳臨川

龍湖師八首

附龍湖答詩八首

同無念過二聖寺二首

十二月十八日至斬陽舍舟從

興國走咸甯道出金牛鎮山

路如刀脊飛雪浸空與人艱

窘幾不能步然千峯雪綴或

如鴉鷂或如積瓊亦行役之

一快也道中隨事口占遂得

十六絕句十六首

途中口占三首

江上見數漁舟為公卒所窘二

首

途中口占六首

六言古絕……二二七  
與曾退如過葡桃園話舊偶成



四首

七夕偶成二首

題尙覺和尙卷

七言句絕……………二二八

題劉生

病中見中秋連日雨東江進之

小婦別詩四首

初至西湖二首

湖上遲陶石簣戲題二首

桃花雨

湖上贈錢塘湯令四首

徧虛

經下邳

紀夢末句遲之德州詩

梨花初月夜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周承

明飲北安門水軒

天壇四首

香山

昌平道中

兒開美殤江進之書來始知四

首

得舍弟徐州書二首

遺姬

羅隱南王章甫小集齋中話舊

事偶成四首

燈市

柳枝詞

盤山道中嘲寶方死心寂子三

和尚

石雨洞

紅螺嶮道中紀事三首

過黃梁祠二首

宿朱仙鎮四首

看梅二首

送臨湘成公還至源寺寺時有

火災四首

送蜀僧往南海

法華庵看月江老納移柏樹五

首

王閣然館中看梅二首

柳三首

祇園理藏完三首

過赤壁

大林寺寶樹二首

題天池後嶺

山中逢寺僧七首

明空住柳浪五月附舟南下別

於歸宗道上因作柳郎三疊

以送之三首

過歸宗寺

蕪湖舟中同范長白念公看月

三首

采石峨眉亭三首

白門逢焦師座主二首

候師之水軒二首

八月六日舟中憶去年此日與

大兄都城歸義寺別泫然念

及大姑自云明歲二三月當

還出籠不遠因大笑而別今



大姑與兄俱逝矣哀哉五首

齋中偶同諸友作時執

除夕偶題二首

壬寅元日

元夕度門出宮中月餅同賦三

首

竹枝詞十首

食荷時方正月七首

侍家大人游太和發郡城偕遊

者僧寶方冷雲尹生也三首

習家池

大堤女

題紫霄太子巖

七星巖

關公祠

除夕有感

擬將

范生善形家言自山西還將歸

豫章詩以送之三首

遊石洲二首

柳浪館同鵬散木小修賦得雪

中新柳

戲題十姊妹花

水仙詞

看紙鴛

甲辰午節觀競渡二首

吳生貧甚所遭輒奇詩以送之

二首

甲辰中秋後二日禮德山鑑大

師塔偶成四偈示同行諸衲

四首

德山遇大智龍湖舊侶也二首

答龍君御見憶之作君御詩云

我家德山不得住故末句云

云用博一笑次篇聊為解嘲

亦可作一段公案也二首

德山聞長嫂去世慟念伯修感

而有作二首

夜深不寐起視星文遂成謎語

戲別君御兄

答君御諸作四首

伏波將軍避暑石室二首

桃花流水引十首

竹枝詞時阻風安鄉河中四首

送寒灰入參上兼訪陳遇卿四首

乙巳初度口占二首

江上二首

過康節先生安樂窩

擬作內詞八首

夜飲鄒金吾家

見宮監走馬

登嘯臺

聞簫

戲題君山

余凡二度阻雨冲霄觀俱為訪

龍湖師戲題壁上二首

黃昭質憲使得銅雀敗瓦割而

為三一以寄乃兄平倩其二

遺余及小脩弟四首

惠安伯園亭看芍藥開至數十



萬聊述數絕以紀其盛兼贈

主人四首

衛河道中和邱長孺惜別八首

和曾退如別詩次韻二首

丁未初度泊池陽自壽兼憶李

安人二首

舟中聽王姬彈琴

雪中看山二仲呈詩一章後來

似亦粗能者喜而有作

廿三日至蒲圻謝中丞出迎時

年九十二鶴髮丹容尙能騎

乘真人中端也口占二絕以

紀其盛二首

謝公伯子京兆君時年七十趨

走膝下有若稚子凡謝公拜

起俯仰皆京兆君扶之

天甯州逢老僧百一歲三首

元日登王章甫水明樓二首

偕王章甫陳公弼登黃鶴樓二

首

峴首山觀羊叔子墮淚碑

博望驛

王郡丞邀飲陽和樓二首

中山劉刺史邀飲西溪

杪秋陪祀山陵同陶孝若黃道

元謝響泉入僊人洞洞奇絕

去馳道二里許

嘲道人白鬚四首

蘇潛夫侍御買燕姬爲賦合歡

詩四首

聞閣試題爲蘭亭脩禊圍效作

二首二首

送醫者黃生謁東諸侯

送從軍羅山還大足

散木至自公安

送顯宗禪師南歸二首

花燭詩爲顧小侯所建作時所

建娶婦已五年二首

廣陵曲戲贈黃昭質時昭質校

士歸四首

題潘穉恭小像一首

子公貧病無日開顏悶坐舟中

口占乞笑

題方醫卷方款人客高郵

公超谷

希夷峽二首

回心石

千尺嶺至百尺峽

胡孫愁

擦耳岩

蒼龍嶺

衛叔卿博臺

希夷避詔岩

望嵩少二首

嵩陽宮古柏二首

中元夜枕上有憶

宿華州公署

華州公署古槐大可四十圍蓋

二百餘年物也余題之日國

槐詩以記之



密縣天仙廟白松四首





# 袁中郎詩集

## 擬古樂府

附雜體

樂府之不相襲也。自魏晉已然。今之作者。無異拾唾。使李杜元白見之。不知何等呵笑也。舟中無事。漫擬數篇。詞雖不工。庶不失作者之意。具眼者辨之。

###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水鳴咽。夜夜作秦語。問子何代人。防胡舊軍旅。冤魄滯孤魂。不得歸鄉土。白水洗白骨。癢盡水酸楚。洗多成黑流。水性毒於蠱。立馬古戰場。長嘶待天雨。

### 長安有狹斜行

按金駒。立長溝。枇杷落盡茱萸秋。山西女兒帕勒頭。面上堆粉鬢堆油。二十五絃彈箜篌。猩紅衫子葡萄袖。笑問南裝如此不。

### 結客少年場行

結交徧四海。鄉人無半識。恥納無意儒。寧結有心賊。白手一布衣。喜怒關通塞。將相每在門。望氣如望職。易卜天昏晴。難候君顏色。頭顱可擲人。一顧不可得。

### 釣竿行

嚴灘一絲名。渭水一竿勢。所釣非所求。巨鱗安得至。不如無名子。心胸少根蒂。朝隨鷗保歌。夜引魚蠻醉。探水



如探甕。隨手得鱸鱖。鮮蔬煮活魚。無鹽亦有味。

秋胡行

堂上姑待汝。袖中雖有金。不堪贈彼姝。妾懷如日。君情若泥。路旁之心不自保。安保他國無蛾眉。沙浩浩。水咽咽。妾死情不死。節河水如可竭。妾腸當再熱。

妾薄命

落花去故條。尙有根可依。婦人失夫心。含情欲告誰。燈光不到明。寵極心還變。只此雙蛾眉。供得幾迴盼。看多自成故。未必真衰老。辟彼數開花。不若初生草。織髮爲君衣。君看不如紙。割腹爲君餐。君嚙不如水。舊人百宛順。不若新人罵。死若可回君。待君以長夜。

有所思

人生如驛騎。往復無停勒。胸懷無盡絲。漫天作虛織。秋霜與春風。乘間遞爲賊。衰老迫紅顏。白髮傳消息。積雪填枯井。井深填不得。眉稜萬斤重。白日沉幽墨。欲行戒嶮難。欲飛防繒弋。

善哉行

今日相樂。式舞且歌。鷗絃鐵板。白面青娥。食羔以七。盛酒以盆。刀鱗亦厭。何必河豚。儒迂墨儉。跖非堯是。善哉諸君。請入禪裏。讀書不成。學仙寡效。鱣腹鸞枝。從吾所好。

猛虎行

甲蟲蠹太平。搜利及邱空。板卒附中官。鑽簇如蜂踴。撫按不敢問。州縣被訶斥。槌掠及平人。千里旱沙赤。兵衛與郵傳。供億不知幾。即使沙沙金。官支已倍蕪。蠶徒多劇盜。嗜利深無底。一不酬所欲。忿決如狼豕。三河及兩浙。在



在竭膏髓。焉知疥癬憂。不延爲瘡痂。

### 相逢行

行行卽曲巷。曲巷多蒿草。牕路掠蛛絲。讀書歲月老。壁上榮啓圖。手裏黃石編。當盡三時衣。不直數緡錢。兒女無揮著。常時煨故紙。稅地植桃花。十樹九樹死。君莫悲腐草。腐草發光耀。元靈長冬青。白髮傲年少。

### 悲哉行

石馬立荊棘。荒城叫老狸。昔時冠帶人。唯有鶴來歸。宿志慕長生。朋黨盡利譏。父母不我容。碧海三山飛。朝牧老君龍。莫守劉安雞。仙家歲月長。桃子三垂枝。歸來見荒塚。半是孫曾碑。城池百易主。族里無從知。古人悲夜繡。今我亦似之。白骨不可語。鶴歸空爾爲。

###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錦欄烏紗巾。寒毛接短鬢。絲絲沙與塵。問子何勞勞。上書西入秦。八年始一命。官卑不救貧。冒霜揖槐柳。望灰拜車輪。一身百糾縛。形如一束薪。手纏不自解。利刃寄他人。蔗與藥同餐。雖甘亦苦辛。

### 短歌行

酌君易州之清醞。被君吳閩之織縞。男兒二十無所成。腰肢一半沒青草。趁輕健。買驥馱。哭聲多。笑聲少。黃金蕩盡君莫嗔。古來餓殺幾賢人。

### 京洛篇

煌煌京洛城。朱衣喧廣道。白首賤書生。驢馱掛詩草。懷刺謁恩門。門卒相輕眇。十上十不達。登街顏色槁。疊身事貴公。習諛苦不早。罩眼一寸紗。茫茫遮人老。



鰕組行

鰕組出潢潦。道逢東海使。魚服而介身。呷浪以相戲。物微恐見侵。跳波爭努臂。東陂招能兄。西谿喚螺弟。水蟲萬餘種。各各條兵議。聚族鼓鱗鬣。不能當一噓。

升天行

乘赤霧。鞭鸞轍。路逢王子晉。玉簫已吹折。織女弄機絲。餘緯爛霄闕。下土蟻虱民。誤喚作雌霓。張翁老且耄。舉止多媠褻。侍仙三萬年。不曾見隆準。真人多竄左。天狐慘餘孽。義御失長鞭。牽牛嘆河竭。

權歌行

妾家白蘋洲。隨風作鄉土。弄篙如弄鍼。不曾拈一縷。四月魚苗風。隨君到巴東。十月洗河水。送君發揚子。揚子波勢惡。無風浪亦作。江深得魚難。鷓鴣充餒臙。生子若鳧雛。穿江復入湖。長時剪荷葉。與兒作衣襦。(魚苗風。洗河水。皆長年語。)

青驄馬

青驄馬。九尺強。百金買。千金裝。雙蹄不著地。影滅如飛翔。借問冶遊郎。何爲在他鄉。下馬立青梧。手提碧珊瑚。千喚不知人。盡眼眇當壚。當壚豈不治。褰衣愁曉露。五步一停驄。十步一回顧。客從遠道來。贈我青鸞帶。交頸復同心。白石青松在。東家好女秦羅敷。西家蕩兒馮子都。鴛鴦只愛毛翎好。那知水底有鸚鵡。

折楊柳

豔陽二三月。楊柳枝參差。每逢雙燕子。憶得別君時。憶得別君時。遺君珊瑚枕。君行佳麗地。何人薦君寢。越女性如綿。吳妓情似紙。夫君浪子心。吹作東西水。前月父書來。道君遊淮北。今月見君字。知作江南客。江水自清流。照



君不照妾。

紫駟馬

紫駟馬。行且嘶。願為分背交頸之逸足。不願為追風絕景之霜蹄。霜蹄滅沒邊城道。朔風一夜霜花老。縱使踏破天山雲。誰似華陰一寸草。紫駟馬。聽我歌。壯心耗不盡。奈爾四蹄何。

短歌燕中逢樂之律作

下馬一言不及暄寒。昔年毛羽。今日肺肝。我懷如瘕。君懷幾許。登堂直視。無心可舉。明月浮空。清霜墮地。將軍北園。金吾西第。羅屏畫掩。金疊夜開。呼盧射覆。飛爵流杯。吾為若舞。若為吾歌。劍去龍沉。逝將奈何。情長刻短。爐寒火青。欵尊亂飭。誰是主人。鵬飛九萬。為鷓鴣笑。我欲攜君。連翩海嶠。

橫塘渡

橫塘渡。臨水步。郎西來。妾東去。妾非倡家人。紅樓大姓婦。吹花誤唾郎。感郎千金顧。妾家住虹橋。朱門十字路。認取辛夷花。莫過楊梅樹。

醉鄉調笑引

無懷十六傳。乃至酒聖人。其道尚清淨。無為而化成。周公作酒誥。流言幾褫身。宣王不得已。乃為述酒經。經曰。天有酒。則不傾。國有酒。則不爭。有王者起。必世而後仁。何用導以德。齊以刑。但當引酒為河。累麴為城。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醉醒醒。死兮不知死。生兮不知生。沃殺知巧鬼。何愁不太平。

劍泉上

劍泉上。山如黛。劍泉下。水如佩。一片青。閱人代。鬼竊窀。山巖黷。生公法。今何在。真娘墓。遙相對。一日計千舟。一



舟計萬錢。寧負公家稅。莫負少年年。女可鬻。妻可徙。石上歌。應不止。

### 逋賦謠

索逋賦。逋賦索不得。不是縣家苦催徵。朝廷新例除本色。東封西款邊功多。江淮陸地生洪波。內庫馬價支垂盡。民固無力官奈何。蘇州舊逋七十萬。漕折金花居共半。安得普天盡雨金。上爲明君舒宵旰。嗟乎。民日難。官日苦。竹開花。鑽生土。

### 祝雨

雲縷縷。山絮絮。寒欲來。暖先據。洗山山骨新。洗花花色故。寄言行雨兒。莫下山頭去。

### 西陵橋

西陵橋。水長在。松葉細如鍼。不肯結羅帶。鶯如衫。燕如釵。油壁車。斫爲柴。青驄馬。自西來。昨日樹頭花。今朝陌上土。恨血與啼魂。一半逐風雨。

### 宋帝六陵

冬青樹。在何許。人不知。鬼當語。杜鵑花。那忍折。魂雖去。終啼血。神靈死。天地短。傷心事。犬兒年。錢塘江。不可渡。汴京水。終南去。縱使埋到厓山厓。白骨也知無避處。

### 西施山 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處

西施山。一片土。不惜金作城。貯此如花女。越王跪進衣。夫人親蹋鼓。買死傾城心。教出迷天舞。一舞金闕崩。再舞蘇臺折。槌山作館娃。舞袖猶嫌窄。舞到夫差愁破時。越兵潛渡越來溪。

### 入青口



入青口。青口山何直。雲老玻璃天。鬼下空青壁。一路罡風吹地起。神禹無功巨靈死。

二

入青口。青口山何仄。石人立而啼。雲吼吼相逼。紺巖開老沉香花。飛仙失路虎無家。

三

入青口。青口山何翠。澗色碧。琉璃。山花紅玳瑁。天荒地窘無行處。山頭魍魎紛來去。

玉京洞

深如谷。高如屋。穴雲心。穿地腹。路荒唐。齒嶮礧。石如病。天似癡。黃者漿。白者髓。雲絮絮。出鞞底。白蝙蝠。大於雞。衝焰起。撲人飛。突而高。嶺間之。忽而平。谿限之。龍欲言。聞人止。涎沫流。腥風起。鬼邪仙。煙歟霧。炬無光。將安去。海可通。江可涉。靈威丈人難再得。

別石簣

十首不容分析故總入雜體

別石簣。石簣何忍別。相知是相知。知處難容舌。一等是肝腸。輸君生死切。烈火燎虛空。火盡空不滅。

其二

古今只四倫。大抵缺朋友。誰識楚越人。萬里爲奇偶。我腸寄君心。君心出我口。覓同本自無。異於何處有。

其三

一葉隨東風。飄泊已半載。梯雪度深山。寒氣鑱孤拐。三入淨寺門。寺僧笑狂駭。欲得不相譏。除非觀自在。是仙是凡人。請君是揮解。

其四



君攜我如頭。我從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東涉水。誰家薄福緣。生此兩狂子。受用能幾何。苦他雙脚底。

其五

學道不學禪。談星不談義。愛曲不愛音。讀書不讀字。人天收不得。賢智亦爲祟。不知何因緣。偏得同臭味。每笑儒生禪。顛倒若狂醉。除却袁中郎。天下盡兒戲。

其六

南山有禽其字曰希有。北山有鳥其名曰鳳凰。兩鳥排雲扶霧入虛空。虛空莽莽四顧絕稻粱。下界豈無七寸之梗米。爭奈網羅纒纒常高張。

其七

不即凡。不求聖。相依何。覓性命。三入湖。兩易令。無少長。知名姓。湖上花。作明證。別時衰。到時盛。後來期。不敢問。我好色。公多病。

其八

歸去尋阿賓。阿賓亦呼人。公家廿一弟。超脫是其倫。天不孤生物。有轆必有輪。狂態誠可取。其若頭上巾。

其九

氣噓爲風。雲流爲水。人之小人。天之君子。鴨不能飛。蚓不能躍。梟哭非愁。鸞歌非樂。無日升天。天卑於淵。無日瞰淵。淵高於天。卽佛卽聖。非儒非禪。

其十

能再相從否。若駕相思車。當問白門柳。



酒正喧蕭君席上作

酒正喧。關吏言。請君秣馬飭歸轅。巴川健兒豕成羣。邀官挾吏通州門。逐虎怯。逐飛蚊。倭刀吼室箭出韃。東坊西市榜明文。不嚴軍律嚴司關。木門蒼琅根。日未昏。斷行人。

坐王官谷朋石館得石字

林家梅。米家石。荀家香。謝家屐。鶴瘦帶道容。松老入詩格。竹子一萬梢。十里屯秋碧。雜花四五種。聊作琅玕役。貯雪點梅湯。和香燒笋炙。一分供調御。一分待幽客。

洋溪湖嘲沈青平

家湖頭。客湖尾。深盎淺甕量魚子。大婦得白鯉。小婦得赤鯉。天乾富馬潑富鮓。驅兒牧豕荻根下。

一一

湖頭船。湖尾屋。丈人把叉塔收目。朝鋪乾鼈裙。暮膾鮮鱠絲。螺頭蚌子送婦歸。

戲題道士泚

小孤詩真山翻作假山看

道士名。髡其顛。真石壁。假貌山。陽戶開北面。東流水西還。采石娥眉小姑鬢。蒼瘦爭似老黃冠。江漢手覆三迴乾。古風遺尾青闌干。

代青溪道士見招

青溪月。和霜和冰發。萬仞沁寒潭。冷盡玻璃骨。青溪花。傍水帶煙斜。東曲謝蘭香。西曲萼綠華。青溪水。雲根洗清泚。朝浸角里芝。暮烹王烈髓。青溪雪。萬頂千峯徹。隔浦喚仙奴。夜春雲母宵。君之來。猿鳥笑。雲爲舟。風爲棹。鬼谷罷談。孝先徙竇。驂鳳與駕鵠。知非君所好。吾爲君招赤城之化骨。及絕逸之髯。君爲我歡然而就道。君不來。雲山懊。



嘲王以明先生

王夫子。有書如郝隆。何緣阿堵堆青銅。君不見牀頭有心癩夷甫。道上無人追楚弓。

雀勞利歌

雀勞利。雨雪至。大雀悲。小雀悸。黃鵠舉千里。大鵬搏九萬。鷓鴣與杜宇。聲聲來相勸。宇曰不如歸。鵠曰行不得。小大各有分。何用嘈嘈在我側。鸚鵡雖有舌。藏巧不如嘿。

採蓮歌

採蓮花。花開何鮮新。映月爲處子。隨風作舞人。深紅淺白間秋水。妬殺麻姑與洛神。採蓮葉。蓮葉連香檝。一片青花古玉盤。持贈秦娥與燕妾。採蓮子。蓮房劈破香且美。纖手分來顆顆勻。何事經年沉湖水。湖水深猶可。水濁情無那。試問南溪二月泥。妾心辛苦知不知。

戲別唐客客豐城人

年年爲客向瀟湘。楚澤煙雲拾滿囊。綿花如雪歸故鄉。歸故鄉。應知青雀臨流日。內人嬉子墜衣裳。

其二

年年爲客向章臺。面脂如珠紅滿腮。短褐行纏歸去來。歸去來。稱得油麻如黍子。依舊風帆向楚開。

浩歌

雲作雨。不成歸。箭離弦。無還期。昨日犬。前日獅。一番花。一番泥。花有色。檻周之。人有容。鏡照之。鏡方新。容已非。檻未徹。花先飛。短可續。用何物。一曲歌。三杯醪。我欲長生天下人。拔刀斬斷金烏足。

諸衲送至江干自嘲



油江渡。二十年中五番去。餐雲醉石幾經春。畢竟驅上長安路。油江上。柳如雲。江若有知應移文。隔谿老衲笑。且語。塞耳喧呼如不聞。

### 戲作三星行送曹子野歸楚時予亦將歸里

石公先生。汝生以鄭爲宅，以水爲度。眠龍癡蛟鞭其尾而不飛。唯有螿龍聞雷而起。仰天瀟瀟如有訴。所樂者瘦壤清泉。所吟者溪風月露。有竅無心何所鬱。以鳴。不過感時觸機。如風行於空。而萬竅自怒。隱流緇客目爲山中之韶護。識者又以爲偏枯冷淡。似於陵仲子之清。軒轅彌明之句。石公撫几而笑曰。曹君。汝豈敦煌之索。平原之輅。長安冠帶。隘巷陌而相求。胡爲乎逐西風而遠去。君旣脂車。余亦戒路。望江上之青峯。指湘臯之紅樹。漢沔相踞。一衣帶水。換君於油口之渡。左公城外綠刺天。便是巨擘高吟處。（巨擘。蚓之大者。）

### 過中山見諸名蹟題清風店壁

中山酒可飲。塔可登。輞川翠竹風稜稜。東坡瘦墨如健鷹。唐封古蹟石峻嶒。刺史愛民慈且能。高看青山夜抱冰。

### 石公解嘲詩 有序

客有嘲石公不能飲者。石公作詩解之。石公不知何許人。嘗吏吳。登石公山而樂之。因自命曰石公山人。醉國之君臣。未必皆飲徒。石公西來時。曾一造其廬。飲流相與言。不飲眞害馬。寧知醉國遙。不在杯與罍。辟如解琴人。非是用絃者。又如古董家。不必善陶冶。海闊酒池波。天限糟邱域。大有麴蘖郎。欲往不可得。於是石公乃攘袂而起。撫手按節而爲之歌。歌曰。昔者汝陽王。道逢麴軍口流涎。醉鄉之日月不加延。後來蘇子瞻。望酒盞而醉。醉鄉之日月不加逝。又歌曰。信美此土兮樂而忘死。彼國之人兮愛賢好士。彼國之王所與遊者何人兮。華胥之君臣。



西方之父子。彼國無劫數等量兮。不知者以爲自西而開。至卯而止。於是醉君聞石公名。乃召以爲客卿。

潼關題壁

官道上。塵昏昏。郵舍中。氣熅熅。夾道如火益膏薪。柏魚失水險其脣。華山君。豈不聞。濡筆雨。和墨雲。十丈蓮焦。玉女嘖。乘風自振瀟湘裙。夜半澆我洗頭盆。

贈李醫者

秋橋綠成行。方書白滿架。君非韓伯休。胡乃不二價。去年襖褐辭鄉里。遊來半載聲名起。參苓如山信手空。門前冠帶若流水。長安醫士亂於麻。箇箇烏紗似老鴉。誰似豐城李公子。談笑直揖五侯家。朝賣藥。晚致身。大婦喜。小婦嘖。席未溫。呼先生。

哭臨漳令王子聲 附

窮冬夜冷蘭煙黑。死字傳來聽不得。白日誰防鬼射人。昏荒頗怪天如墨。憶昨與君發長安。白齒青眉吐肺肝。小杯擊筑大杯舞。優兒牙板角盤盤。別來愁絕湘鱗子。蠟花箋子無高翅。銅雀臺邊萬縷腸。館娃宮裏千行淚。麒麟蹶地青鸞叫。不得生書得死報。帝前金管豈無人。何必如花一年少。天公錯注不回頭。銀匣沉沉地下愁。漳水萬年嘶石馬。虎號龍愁兩廢邱。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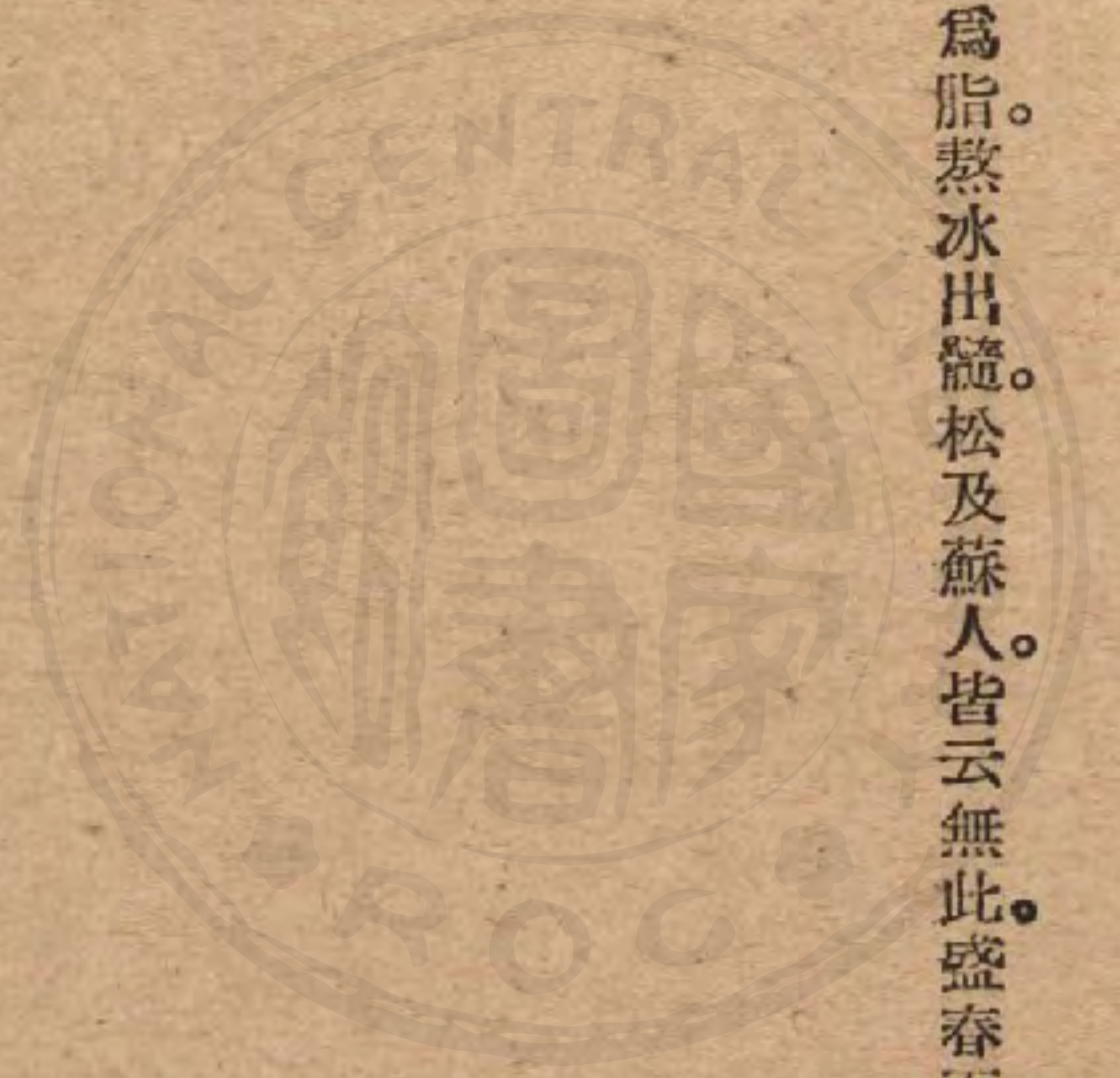
垂頭再哭哭聲啞。長夜幽幽悲逝者。破玉鍾珠可惜人。天何言哉無知也。三哭眼酸淚枯欲流不得流。焚香告天願天爲我開嚙喉。顏淵魯高士。胡爲三十二而死休。靈均楚直臣。云何枯槁江潭望君門而媒塞修。秦何爲而投閣。賀何爲而賦樓。渴何爲而病馬。癩何爲而疾牛。龍何愚而觸網。鰲何細而隨鉤。山何卑而成水。海何升而爲邱。聖



者不能言。愚者不能憂。釋迦與老子。眯矇雙白頭。卽如王子聲。高第十二秋。窮年只淹蹇。低眉拜督郵。讒言復間之。刺心如戈矛。纏棺布三尺。棲身土一坏。嗟乎子聲。汝生不能一日牙牌黑鬚拱手長安道。又不能拂衣故園補綴先人草。萬里迢遙魄伴魂。一具瘦骨官送老。福君何其薄。奪君何其早。和氏空有泣。楚國無以寶。天不平。地不平。吁嗟乎王子聲。

湘湖蓴菜 附

托根西湖。沉質湘水。鍊玉爲脂。熬冰出髓。松及蘇人。皆云無此。盛春而生。方夏而止。何故季鷹。待秋風起。





五言古

出燕別大哥三弟

長安二月時。陽緩北風厲。霜刀割地皮。古木凜寒氣。紛紛驟馬塵。曉起如雲碎。置酒上南岡。別我好兄弟。一母生三人。頂踵皆相類。發願窮無生。百劫相砥礪。言前識鋒機。死裏尋關捩。居身如豎銅。蓄口唯談義。兄性溫而真。弟性溫而毅。余性兼寬猛。弦韋時相濟。墮地便同根。飛天亦共翅。一旦忽分首。能不添憔悴。白馬望吳門。慘淡無邊際。畏路如畏虎。猜官如猜謎。長兄見老成。勸余勉爲吏。錢穀慎出入。上下忌同異。小弟發狂譚。兄言胡乃贅。胸臆自可行。榮枯安足計。縱使挂彈章。亦只數行字。八十日彭澤。獨非男兒事。言罷日西沉。強起各分袂。馬尾對馬尾。東西倏異位。欲哭近婦人。一笑飛寒淚。

漸漸詩戲題壁上

明月漸漸高。青山漸漸卑。花枝漸漸紅。春色漸漸虧。祿食漸漸多。牙齒漸漸稀。姬妾漸漸廣。顏色漸漸衰。賤當壯盛日。歡非少年時。功德黑暗女。一步不相離。天地猶缺陷。人世總參差。何方尋至樂。稽首問仙師。

戲題齋壁

一作刀筆吏。通身埋故紙。鞭笞慘容顏。薄領枯心髓。奔走疲馬牛。跪拜羞奴婢。複衣炎日中。赤面霜風裏。心若捕鼠貓。身似近蠶蟻。舉眼盡無權。垂頭私自鄙。南山一頃豆。可以沒餘齒。千鍾麪與糟。百城經若史。結廬甌篔簹。繫艇車臺水。至理本無非。從心卽爲是。豈不愛熱官。思之爛熟爾。

贈汪咸池乃郎



不是干時客。零丁向吳越。家貧訪故人。吞聲學干謁。先鬼能文章。清新好氣骨。遺篇猶入梓。桂枝已摧折。不忍念姓名。逢君滋哽咽。哀哉勿復言。長風捲愁雪。

### 別龔散木

梅雨濯江干。江風細吐寒。紅亭一杯酒。慘無賓主歡。天風吹子墮。倏忽送子還。遊踪如電影。閃爍太無端。子曰爲官苦。予嗟行路難。各自相慰勞。言言沁肺肝。與子如林鳥。升沉各羽翰。別子如湍水。東西異波瀾。何如一合併。白首臭春蘭。萍散有時聚。雲老終還山。江頭風雨日。容易彫朱顏。

### 陶石簣兄弟遠來見訪詩以別之

五步一花開。十步一花飛。不知誰家子。鬱鬱吐清姿。恬淡僧標格。瀟灑士威儀。手提白玉塵。身披淺色衣。徒步入闔門。揮羽上階墀。僮僕盡魁偉。一一皙而肥。或言是山人。或言星相師。或云鄉里子。聞聲始覺非。通刺無姓名。短紙摺不齊。一揖徑登牀。草草寒暄而。執手不問病。捧腹但言饑。設黍呼兒子。蒸魚命小妻。廣長舌有象。突兀語難羸。欲窮人外理。先剖世間疑。五行何因起。天地何高卑。鵠烏何白黑。日月何盈虧。生胡然而至。死胡然而歸。天胡然而喜。鬼胡然而悲。事無微不究。語無嚮不奇。獨不及臧否。一切細碎詞。玄旨窮三日。清言暢四肢。愛君深入理。恐我倦傷脾。未作經年別。先爲五日辭。入宮尋西子。涉水弔鴟夷。七十二螺髻。三萬六玻璃。山水旣奇敵。相得永因依。有如重瞳郎。配合皇英妃。又如曹阿瞞。生逢大耳兒。石公貌高古。林屋洞傾欹。玉鬣消夏灣。水齧千人磯。浪頭懸閭里。屋底腥蛟螭。山鬼攀蘿出。鮫人傍檻睇。卑者如鼃鼃。立者如象犀。幽者穿海底。高者躡雲梯。綠橘黃柑樹。青牛白馬祠。土人進新果。鄉女貢山雞。勝事紛難記。名山到始知。三朝盡縹渺。一雨負莫釐。歸來爲我言。山水見鬚眉。長公八九紀。叔子二十詩。字字傳實跡。語語發光輝。不獨作者難。讀者亦應稀。譚罷理前問。愁來申後期。還將赤金子。試我白



綿錘拈花憐佛笑。摘葉止兒啼。蹶殺紫胡犬。踢倒西河獅。擊石原無竹。悟桃空有枝。一番銅鐵語。萬仞箭鋒機。病得發而減。客以樂忌疲。流連十許日。情短六箇時。丈夫一滴淚。錯落貴珠璣。今日若爲別。相顧浩漣漣。去去復去去。吳江落日低。

戲題黃道元瓶花齋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雖淺淡。幸可托貧家。一枝兩枝正。三枝四枝斜。宜直不宜曲。鬪清不鬪奢。傍佛楊枝水。入碗酪奴茶。以此顏君齋。一倍添研華。

初度戲題

碌碌復碌碌。浮生如轉轂。帝宏匝地羅。人窘彌天獄。墮地三十載。強半是顰蹙。算喜無十星。量愁有千斛。十五歲以前。師傅苦拘束。朝愁日上春。暮愁書難讀。十五歲以後。龜手事塲屋。儒巾才去頭。宦網又纏足。千眇得一官。萬眇得微祿。誰知微五斗。妻子轉枵腹。顏色低上官。肝腸枯案牘。舉止動得過。憎恚若相觸。月不十回圓。酒無三朝熟。來者不可知。去者不可贖。欲留色枯槁。欲歸心不子。一病覺昨非。萬仞遂黃鵠。勿以徑寸榮。易茲尋丈辱。

答江進之別詩

橫將一尺素。寫出消魂別。淚深筆波紅。情苦絹文裂。事君才兩載。相期礪高節。有過必直陳。無憂不共切。密意臭蘭旃。奇談飛金屑。案牘與文史。一一相商決。對客語如綿。當機鋒似鐵。喜怒性情真。緩急肝腸熱。所以小修言。江郎吳令傑。官雖暫時離。交豈中道輟。古井絕迴波。深山無化雪。

別江郎

江郎貌奇崛。文字多古質。十三讀父書。十五夢先筆。父母憐愛之。保護常在膝。何不從我遊。扁舟訪二室。



雪夜感懷同黃道元作

孤館寂無人。童僕三兩輩。白勢壓山來。雲冷天憔悴。燈寒字欲青。爐死灰相對。流火掣空飛。錯落如星碎。可惜行樂場。都被微官礙。歌喉絡飛珠。誰家佳姊妹。

別黃道元信筆題扇上

千里負空囊。登足投吳令。客子既數奇。主人復善病。薄俗異臨邛。好事乏程鄭。逆居垂半載。無人知名姓。乞飯隨白足。傭經販大聖。未免無魚歌。能不馴龍性。貧者士之常。達豈文章命。舌在卽王侯。文成足歌詠。去矣莫徘徊。無官誰相敬。

豔歌

鵲尾唾蘭烟。灰冷烟不滅。東風多少愁。吹落謝豹血。郎寄鱸魚子。妾寄西施舌。花開不待人。青春忍相別。

仲春十八日宿上天竺

三步一號呼。十步一禮拜。萬人齊仰瞻。菩薩今何在。欲尋真大士。當入衆生界。試觀海潮音。不離浙江外。其二

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饒他紫金身。只是泥與草。朝來自照面。三十二種好。終日忙波波。忘却自家寶。

山陰道

錢塘豔若花。山陰芊如草。六朝以上人。不聞西湖好。平生王獻之。酷愛山陰道。彼此俱清奇。輸他得名早。

霧中望山

霧是醒山酒。霧重山如醉。登高氣不清。萬象爭規避。日無光而毛。天不昏而睡。雲影疊飛沙。風花洒空淚。



賀家池

昔聞八百里。今來八百畝。爲問袁阿宏。何如賀監否。黃冠吾願學。其如多八口。形體作僕奴。禮法成枷鈕。幸爾略知識。效顰辭五斗。強作舒眉詩。學飲寬腸酒。所以不脫然。爲身非我有。恩愛壽其躬。父母擊其肘。未免愧古人。青山空矯首。

禹穴

窆石立如人。鼻穿腰半折。不看碑頭字。那知是禹穴。欄楯半摧殘。古文盡磨滅。山高仰瘦容。松老添孫鬣。古屋閉狐妖。香臺蹲豹跡。

第一泄

踏人肩而行。次第乃得過。射眼風絲飛。置足山毛破。跼身繩草移。定踰盤泥坐。五水勢高低。千峯身頓挫。路荒雨氣腥。樹老斑皮裹。度嶺羨猿輕。投崖愁虎餓。常恐決性命。歸來始相賀。

志別種山閣作

楚國一段雲。落地無根蒂。偶爾置臚風。吹作塵霧氣。道逢三鷓鴣。啣我入雲際。攜手上仙山。長嘯起天寐。作用笑三家。功德卑二帝。插身淨丑場。演作天魔戲。東西南北人。恩情若兄弟。若不是前因。焉得此奇異。再會是何時。別後有何計。知心如冰焰。前程若神謎。君看露上枝。無心也垂淚。

湘湖

而我游湘湖。恰值湖水小。湘湖舊有名。敢道湖不好。辟彼如花人。必須眉黛姣。一旦決洪流。山甯不枯老。白鯉曝腮鱗。漁刀蔽深草。水少已不堪。何況酒更少。



姚叔乂

昔我吏吳門。冠帶填門闕。白髮老山人。聞名面不識。一朝棄官去。空山翻見跡。何不噓熱官。而煨寒灰客。

送王靜虛訪李卓師

天地愁結成。聖賢愁眷屬。舉眼皆鍼鋒。何處可容足。儒生有毛病。道理充窮腹。百慮堆作城。萬想鍛成獄。突有大妄人。手持無羽鏃。欲解大地羅。先肆彌天毒。扇海作洪鑪。燎山資精氣。何不觸其嗔。懸崖求所欲。

餘杭雨

不恨今日雨。却恨前日晴。無端放隙光。誘我餘杭行。餘行有何趣。敗寺老和尚。若使在西湖。亦得閑眺望。出門無去處。袖手東西顧。桑下見蠶娘。泥滓沾衣袴。只是去臨安。已覺步步難。何況徑山路。千盤與萬盤。

其二

一心閑處忙。四體山行瘦。荒吹破夢歡。孤枕逼簷霽。山靈無好情。梅天多異候。主僧嗔客留。僕子呼天漏。雲不十丈高。泥凡尺餘厚。縱有健馬驢。揮鞭豈能驟。

於潛道中偶成

出門二三月。客行常踰質。問我亦不知。奔波爲可物。越鳥也嘲人。解問參歸弗。參豈不思歸。山淫成癩疾。百里一名山。一山須十日。東南半壁地。十分未了一。雲霞朝到眉。魑鬼夜入室。遇伴覓定方。逢仙談飛術。形體節節勞。心神般般逸。名勝尙可窮。遊子興難畢。(歸讀作居。越人呼子規爲參歸弗。)

天目道中和陶石簣韻

萬嶺色嬌榮。千松韻蒼老。溪錦新織成。雲文初脫稿。古屋繫龍兒。幽崖聚仙媪。淡冶天微醒。昏沉霧尙飽。山靈



如有情。遊子暫舒惱。梯石路漸高。踰嶺天乍小。微茫一帶青。遠遠出山杪。白雲封其半。恍若衣輕縞。山僧向我言。此是諸山考。四顧盡兒孫。纍纍爭圍繞。一乳作鳳飛。一支學龍矯。萬絡與千支。支支相縈攪。山形雖渾成。石貌實妍巧。初視尙冥迷。策騎漸分曉。何況陟其顛。遵途亦已好。

天目書所見

菩薩與凡庸。不知誰正倒。牛馬若率真。形貌亦自好。獨有知見人。不食本分草。拾他糞掃堆。祕作無價寶。面上曲折多。腹內安穩少。坐立皆成文。閑話亦打稿。演出活法聰。難瞞俊閻老。

浩歌登天目峯頂

一笑廓天籟。邈矣何空曠。千山如藻萍。點點白波上。世界無安置。虛空有等量。茫茫濺虱人。妍醜分何狀。邱翟語曰知。舜噲禪爲讓。禪中閑是非。甕裏狂波浪。十年學貫高。一朝色沮喪。

宿幻住曉起戲題

咄哉袁中郎。胡不侵晨起。百千大世界。吹作瀛海水。披衣起視之。果然雲在底。彌天布琉璃。山神聖乃爾。

玉上人

山下逢老僧。爲我設齋供。生斷活埋關。醒却高峯夢。空嫌毛孔多。瘦覺數珠重。回首鴨子飛。歸來鼻頭痛。

雲上人

一喝三日聾。江西立宗派。師曠多少時。證得觀自在。不受喧寂塵。跳出聲聞界。笑殺觀世音。圓通却成礙。

徽謠戲柬陳正甫

操履若雲青。肝腸如日杲。打臉坐黃堂。要把好頭掃。披霜夜書僉。戴星朝畫卯。移文四五張。禁約三兩道。拊心



談民窮。攢眉視金寶。夏衣半疋葛。冬穿一領襖。門子赤脚多。皂隸白牌少。世人眼如豆。便道太爺好。誰知大夫心。厭之如糞草。本是萬男兒。扮作酸寒老。慈悲心愈毒。鷹豪胆乍小。閉門錄高士。留客抒愁抱。所事皆明暢。無法不精曉。只在一寸心。愈參愈不了。人品高難拚。佛法近難討。處脂不能潤。徒勞傷枯槁。

### 贈潘景升

彌天作旅人。着處爲眷屬。新知與舊歡。湊集如雲族。堂上羅楚羞。堂下度吳曲。東階串僕奴。西階懸馬轂。纏繞大如柱。盤鮮高於屋。鞭車行酒盃。猶恐歡不足。咳吐寸寸腸。揮毫字字玉。不過沈宋門。寧作李王役。世人眼如盲。相牽入穿獄。豈以甕中雞。而易雲外鵠。萬事無奈君。難君只有貧。轉貧客轉多。貧豈奈君何。

### 夢中題尊經閣醒後述之博笑

閣在休寧儒學

壯哉尊經閣。縹緲入烟霧。千山列魯儒。拱揖不知數。俗競形家言。兩塔遙相顧。纍土作尖峯。上有參天樹。海陽多賈人。織綺積聚。握算不十年。豐於大盈庫。富也而可求。執鞭所忻慕。金口親傳宣。語在述而處。師與商孰賢。賜與回孰富。多少窮烏紗。皆被子日誤。

### 喜逢梅季豹

曠里少冶容。邯鄲無高步。萬耳同一聵。活佛不能度。摹擬成鈍賊。士子遞相誤。羶骨蝟迴旋。驢脊蒼蠅聚。徐渭饒臬才。身卑道不遇。近來湯顯祖。凌厲有佳句。賓也曠蕩士。快若水東注。邱肥與潘髯。俱置兄弟數。越中有三齡。解脫詩人趣。立意出新機。自治自陶鑄。舉世盡奴兒。誰是開口處。我擊塗毒鼓。多君無恐怖。洗眼讀君詩。披天抉雲霧。不獨愛君詩。愛君心相顧。衆人嗔我喜。天下憎君慕。雞壇如可盟。旗幟爲君樹。

### 戒五老峯題石



嘗怪揚真珈。作俑飛來峯。名山如有靈。請以一丸封。齊雲富奇壁。題識徧空翠。卷石亦不容。嶽神有何罪。碑文多諛辭。金壁增腐氣。所幸五老峯。筆災尙未至。珍重後來人。慎勿妄題字。山神已證明。後生毋輕易。好事倘不然。頭骨隨鞭碎。

齊雲巖

江濱有異石。好事持作供。珊瑚木難珠。似者卽矜重。齊雲天下巖。深壁連紺洞。山山瑪瑙紅。高古復飛動。只是作盆景。鮮妍已堪弄。假饒置篋筐。豈不充奇貢。幽崖鬼斧窮。玄壑飛仙慟。簾雨萬絲飛。雲彩千年凍。

石橋巖

天門卽前閣。石橋卽後戶。兩門去幾何。五五二十五。石老易生雲。山髡不藏虎。嶽神饒客情。閣起千峯雨。

贈章子

越俗上形家。貴賤倚爲命。郭璞多於毛。譚者自神聖。近來陶石簣。頗不遵先令。獨喜令親章。議論能持正。楚人無遠謀。相地多任性。不識到頭龍。休貪書世盛。願得星如金。不願砂如印。

巖子陵灘限韻同陶石簣方子公賦

一州數百里。山水半呼巖。先生高潔人。取名胡不廉。宏也負奇氣。氣高心廉纖。空有如綿腰。了無似戟髯。稽首先生祠。自羞自棄嫌。高跡如可履。乞我上上籤。

其二

不是劉文叔。詎說巖老子。羊裘釣灘下。一漁戶而已。無用合退藏。非是退藏是。誰知誤得名。來者趨如市。末世競聲稱。藏醜翻成美。與其作假龍。孰若真蟲蟻。



其二

不肯助爲理。咄咄嚴子陵。臯夔與管商。問君能不能。衆狗逐羶羊。疾者業先登。我才不如狗。安用強奔騰。明月雖有照。終不笑孤燈。不見東陽殷。強出如凍蠅。積溺以自監。效鳩勿效鵬。

其四

因山以爲臺。因水以爲灘。因草以爲絲。因木以爲竿。因拙而辭世。因傲而棄官。嚴翁誠自知。劉叔亦難瞞。寧有同肝膈。而不可羽翰。

贈李雲峯

西湖多奇山。其巔乃在水。杭人伴婦遊。嗜肉不嗜髓。先生每追隨。滿足窮其底。何處識老髯。自虎跑泉始。

其二

追我於天目。因而上白嶽。葛衫芒草鞋。高坐享天樂。敗石齧鞋耳。罡風剪衣角。一味戀冥鴻。何曾伴鳩鷯。

孟生爲尊慈索詩信筆題四韻

少年讀孟書。長大更聰明。他日逢滕子。井田行不行。十年奉慈教。督子若先生。將萱比軻母。知君未嫌輕。

湖上別同方子公賦

舞低楊柳樓心月爲韻

甯作西湖奴。不作吳宮主。死亦當埋茲。粉香漬邱土。一住二三月。天食供窮甕。萬五千樹花。百二十回舞。花爲結子忙。人爲別花苦。辟彼一天雲。特地吹作雨。彼此俱黑頭。一夜添霜縷。

其二

望望鄂公墳。石龜與人齊。塚前方丈土。澆酒渥成泥。雖知生者樂。無益死者啼。如彼墳前馬。張吻不能嘶。天地



入海劫。志士合鸞棲。曷爲近湯火。爲他羊與雞。孤山梅處士。事業未曾低。西陵倡家女。松柏夾廣蹊。紅粉是活計。山花足品題。笑折蘇公柳。策馬度花堤。

其二 余家塚子山故云

一段青石堤。嬾娜千垂楊。十許種名花。紅紫白成行。借問此誰種。云是監中郎。紗紋織作浪。文玉砌爲堂。安得塚子山。吹來置此傍。醉中發狂思。醒後益周張。吾身自可移。何必移吾鄉。

其四

葛巾不束毛。紗袷常見肘。無日不醒花。有時坐枯柳。天地一排場。誰分日與丑。神仙既荒唐。富貴復難偶。杭人有諺言。言卑趣則有。雷峯變作糟。西湖化爲酒。藕花作美人。一歌了一口。三萬六千回。一回三百斗。

其五

天地如懸鵠。聖賢若藏鬪。萬古愁茫茫。誰是的路頭。官者爲利縛。隱者爲名囚。玄無點化術。禪有知見憂。欲滅身旁影。終迷水底樓。十年而一葉。枉自費雕鐫。

其六

年年負空篋。滿貯不十金。自知荷葉命。蓄水終難任。抱甕苦不治。抱甕苦不深。安得清神藥。止我狂華心。苦吟終爲病。不苦不成吟。飛思入九淵。摺拾到蟲禽。聞說三天頂。別有無憂林。何日陟其顛。洗耳聽仙琴。

其七

龍井饒甘泉。飛來富石骨。蘇橋十里風。勝果一天月。錢祠無佳處。一片好石碣。孤山舊亭子。涼蔭滿林樾。一年一桃花。一歲一白髮。南高看雲生。北高見日沒。楚人無羽毛。能得幾遊越。



舟中寄江進之得珠簾字

一月探會稽。二月了西湖。五日登西目。十日瞰天都。醉中逢山神。長笑捋其鬚。渴飲仙人漿。寒分玉女襦。奚囊雖小狹。所貯盡奇珠。世無售珠人。欲開復踟蹰。前者道新安。有客貌類胡。發篋玩三日。略以寶其膚。具眼非無人。要與慧眼殊。持此試江郎。江郎售也無。

其二

一病袁小安。五載江猶淹。宦味朝朝盡。鄉思刻刻添。有愁到眉稜。無工削爪尖。枕書調倦眼。照影鑷霜髭。東齋草滿徑。西堂灰一簾。鼠子溺書篋。侍兒匿牙籤。少婦乞畫眉。雙腕痛花僉。管城頭轉禿。空闔笑無鹽。俗吏貌熊工。末世禮法嚴。饒他潘與陶。風流豈得兼。

過吳戲東江進之

少年作客時。浸浸慕官長。干旄絡長衢。一呵已神往。前者爲吳令。始復羨游客。覺彼白衫寬。恨我腰帶窄。今日過吳下。客來官已了。從頭細忖量。客比官較好。客是一尺雪。官是一窟塵。欲得客兼勢。同年作主人。

答徐伯潤

客徑草許長。多君不忘故。珍重品字書。斜封三尺素。問我客何方。昨日西興渡。問我友朋誰。多半鷗與鶩。東西南北人。飄落等飛絮。一葉會衝風。再問知何處。

贈沈飛霞

江上逢老郎。六月雙重布。瞳人戩電光。飛白寫輕霧。口不絕吟哦。喃喃若有訴。不知腸幾寬。容得許佳句。黃金類離人。抵死不相遇。文章如可典。爲君作詩庫。



聽朱生說水滸傳

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聽君酣舌戰。環翠樓曹平子。吳平仲沈飛霞。言別得送字。一別能幾何。花蹊密成洞。白石與朱欄。舉首卽成夢。一種好心情。都爲愁所送。別意如水寒。六月溪雲凍。聚首復何時。思來當一慟。

又

歸思如奔馬。千夫不能控。溪飛潮雨涼。柳絡烟條重。來時皂蓋迎。去惟白雲送。銅章聊一戲。已醒不重夢。莫以潛之龍。而易衰兮鳳。

潘景升穀日生同諸公小集得穀字

山雪泮冰鱗。江風起羅縠。十年九羈旅。萍海聚骨肉。白藕雪凍絲。紅魚剖臍腹。主人前置罍。醉語顛相屬。華髮不回根。義規無返轂。只此七尺五。無兩三萬六。世儒罟禮樂。爲我導君穀。豈惜一微言。爲君籩已熟。導君以達生。達是君所足。導君以憂生。憂非我所欲。澤廣定生龍。山高豈礙鶴。

過高郵

白浪先孤隍。萬室魚蝦氣。居民若水族。來往波間戲。曉風龍子鬪。夜雨蚌精至。壘石作湖堤。豎柵糖水勢。官家一丈石。民間一斛淚。治渠如治虜。智士無中計。千里築黃金。猶恐西風厲。

過露筋祠

鐵索界黃沙。石羊吹右道。下有露筋祠。荒蟻臥深草。夜月水花香。西風杉葉老。空房聚牧兒。蒿根食鄰媪。



過彭城弔西楚霸王

一騅渡江東。猛氣不可觸。隻手挈河山。英王盡奴伏。鴻門放亭長。肝腸何煜煜。猛虎快吞啖。終不噬伏肉。劉項敵道基。一先成隕覆。亞夫真聖眼。西楚亦王局。

濟甯舟中

河口三十仞。懸水如橫嶂。一夜糧船風。送我至南旺。離家日幾何。倏忽易弦望。水郵無定程。一閘隔天上。百里飛黃沙。乾風裂綿纜。蚤與人爭席。泥波充五臟。三十何所成。勞勞密虛妄。如彼上水船。進尺而失兩。

德州舟中清明

俯仰一小籠。焉知弦朔易。空裏躍紅粧。始覺清明至。累累烏角丸。濁香滿唐肆。麥苗鬱馬駿。高低疊青翠。柳嫩碧芽馨。泉煖土膏膩。空郊逢醉娘。鞦斷紅衫墮。客中覓舊題。開卷省前事。夢裏別杭州。一枕西湖淚。

夜深同伯修月下觀梨花

涼月浸梨花。空庭雪數武。皓質而豐肌。有似京城女。物忌太鮮明。能保不風雨。一夕百眄望。眼中生芒鏤。葡萄酒瀉空罍。移榻坐堦午。瓶甕臥樹根。兒童僵柱礎。天歛月漸沉。微微動街鼓。袖裏索講章。徘徊出亭戶。〔時伯修爲文華日講。〕

暮春同黃無淨曹季和黃昭質家伯修遊高梁橋

東風織溪面。細緯疊春羅。長波將人影。直直入宮河。一萬樹垂楊。無枝不繫珂。閣貴馬嘶風。挾彈睫前過。精藍如兜率。朱碧鮮且多。微沙障西山。羅縠巾青娥。隨蔭卽張席。禮法捐煩苛。高車載美酒。傾瀉若洪波。歸路及嚴更。門尉稍譙呵。憲令禁肩藍。醉卒控疲騾。



三月二十八日曹季和邀遊嶽祠置酒靈慧寺中

一縫納傾城。江河倒瓶甕。人肩承馬蹄。白里接飛鞚。神耕金粉鮮。璜璧嵌飛棟。天家出名香。梅檀作薪用。掖廷千許人。緋羅刺文鳳。當年三月終。宮監恣獻貢。庭中百怪陳。歌呼殊萬衆。趨走稠人場。昏荒如畫夢。禪寺稍空曠。置酒羅鮮供。塵埃不到唇。高議窺鴻洞。席終陳雅戲。鉤發每奇中。西日沉未魄。歸鞅尙不動。醉領踏高閣。俯視聽雷闕。萬古同一禪。安問知與謬。

宿西山碧雲寺水亭上

涼夜水浸夢。枕上吹寒雨。屢變而失真。江行聞篙艣。倏然聽松風。天日半山許。舉首見仙人。雲中捉松鼠。醒時月挂簾。窮階流一縷。石竇激寒涼。空水互吞吐。日日居朝市。合眼見塵土。始悟山中人。夢境亦清楚。

出城觀柰子花遇大風至章公寺而還同遊爲顧升伯李西卿家伯修

終日惜柰花。一身苦牽羈。半月始得行。垂老翫姜姬。飛鞭出重城。修途會封姨。撲面吹砂礫。熟馬昏路岐。白日恣狂羈。彌空塞琉璃。舉頭觸橫柳。烏紗冒高枝。一步一摧折。歇馬憩仁祠。山僧出慰勞。白水泛槍旗。諸餘小比丘。目腓心刺譏。未聞看花人。罩眼對春姿。馬疲人亦困。酌酒却寬脾。不獨負花約。兼亦怖天威。自我入京來。無日不沙飛。四月雙重綿。立夏無春時。司尹省惟日。愚賤安敢知。長歌擊流水。驚起雙鷗鷺。

古樹

樹老亦如人。骨勁皮皴裂。百卉爭繁華。一枝冷坳鑿。強陽發空心。紅芽吐枯節。有若老翁醉。頽頽照頭雪。姿態雖寡妍。根株免摧折。百遍閱景風。冰凌傲石碣。不似天桃花。容易與春別。

送劉都諫左遷遼東苑馬寺簿



三年憂國計。鬢髮飄霜霰。世事閱飛波。場偶觀時變。遼陽雖左謫。前箸可借便。昔時風聞者。眼可得而見。倭奴逼朝鮮。虛費百億萬。竭盡中國膏。不聞蹶隻箭。東虜近乘勝。虛聲震京甸。我兵折大將。腹背兩受戰。辟如相撲人。舉手先救面。棄遠固不可。失近豈爲善。公宿負奇策。下馬可措辦。志士立功名。不在麒麟殿。卑官如冶場。英雄聽鍛鍊。奇謀若可展。簿尉何足厭。胸臆不得行。三公猶爲賤。

### 夏初黃無淨邀同項玄池諸公及家伯修泛舟三忠祠

京師百戲都。所少唯舟筏。御水落漕渠。淙淙流一髮。凡呂未經見。雖少亦奇絕。何況集棠舟。遊遨似吳越。菱蒲得水長。鳧鷖避沙熱。朱碧好亭子。稀疏出林樾。雙航無定質。隨波作周折。遇樹卽停帆。因風或回楫。閘水高十仞。百斛量珠屑。駿馬下危坡。疾雷震空碣。西門亦有水。寬丈深寸尺。計較今昔遊。居然分勝劣。長跪謝主人。舉酒旌勞伐。朝日照來騎。歸途見微月。

### 貞壽詩爲馮太史母

寶髻暗塵灰。隻鳳啼曉額。舉眼望愁空。蒼蒼不如石。篋裝能幾何。典髮買書籍。孤燈瘦形影。寒幃風雨夕。廿年立孤成。名字照丹冊。宮錦到地紅。霜心與頭白。

### 古詩爲楊中翰母中翰生十日而亡其母

十日無知識。那知有慈母。稍長聽人言。一言一酸楚。辟如少唐兒。原不知鄉土。從人問閭廬。悲咽淚如雨。哀怨本由衷。焉知涕無從。一封黃紙詔。十里白楊風。

### 別方子公

霜天客病難。何況千里去。空囊唯敗錐。飢程如何度。客店指煤烟。窮鳥啄冰樹。丁丁羸馬鈴。終夜相伴住。懷刺



二十載。畢竟無一遇。瀉淚憶黃金。相仇復何故。聰明百倍人。百算百成誤。日日扶搖風。不肯吹飛絮。天高畫戟門。誰是思深處。

大人壽日戲作

堂前冬青樹。霜至葉婆娑。雞鳴起衣冠。兒郎盛綺羅。八十兩大家。鬢髮如驚蓬。微笑動頰頰。鳩杖手摩挲。平明啓扉闥。威黨相經過。白馬繫垂楊。雲冠高峨峨。或呈履與襦。或盛練與網。紛紛貧族子。趨走供鶩鷺。門下諸術人。諛口若懸河。命宮直田宅。晚子更高科。東隣老書塾。儒衫衣敗荷。方丈詩一篇。高聲自吟哦。社中諸法友。勉力事禪那。光陰如電掣。溫言相切磋。二壻白湖來。青衫夾兩騾。入門疾奔趨。不顧坎與坡。庖丁膾魚肉。蠻奴治酒醪。甕開一徑香。決口溜江波。金綠燦俳優。豔綺列青娥。開場演蟠桃。牙板隨高歌。袖錢出鬻李。濃酒唾曹何。蘭膏盡一斛。上馬五更多。京華宦遊子。朝夕思舊窠。夢中聽笑聲。一寤出雲蘿。

冬夜集顧升伯齋中劇譚偶成

瓶火激焦聲。缸焰吐紅膩。吳酒貯楊妃。幽香瀉荷芰。格外發狂譚。一呼醒羣睡。涼颺入檀林。敗葉皆香氣。人間塵土事。了不關腸胃。百年深障習。一分留文字。抽空出妙絲。劈天展高翅。碌碌彼人奴。餘糧蔽天地。鉛刀笑魚腸。梟毛遮翡翠。鑄金哭坡仙。百世想標幟。

戊戌除夕

余夕何所除。匝地除寒氣。除却好年光。不會除世味。石小聚香多。鱸焦聽酒沸。供佛洗頻婆。插瓶鮮老卉。脫篋理新裝。藤紙萬餘字。蠟火照鉛丹。如欲見腸胃。時事不堪書。下筆每驚悸。道書參謎機。禪理供嘲戲。

己亥元日晨起



雞鳴拜聖人。同官六七輩。絳衫如葛絺。繡香起青靄。古柏老于儒。拱揖向庭內。花氣熏一城。沙澗市茫昧。官卑心亦暇。騎馬看年對。

燈市和三弟 鄧徑賢二音皆可讀漢書音贊

摩肩盡冠簪。呵呼接留鄧。空天蔽幃裳。高衢泥馬汗。古肆列商周。異物窮番漢。障目不能名。橫陳失眞質。僻書與蠹蹟。種種覓心翫。突然發一編。如窮歸里閭。輕紗障朱樓。煙裏露微燦。笑韻自空飛。幽香度簾蒜。不覺履綦疲。唯愁眼光慢。衆中慮相失。一步幾回喚。

二月十一日崇國寺踏月

寒色浸精藍。光明見題額。踏月遍九衢。無此一方白。山僧盡掩扉。避月如避客。空堦寫虬枝。格老健如石。霜吹透體寒。酒不煖胸膈。一身如數氈。天街斷行跡。雖有傳柝人。見慣少憐惜。惜哉清冷光。長夜照沙磧。

偶成

入秋寒已來。將夏春未至。煖氣與寒官。相值如相避。麥田無寸青。山容添老賴。古梅不敢開。何況桃李媚。京師重拜客。酬答有成例。強起出西街。天風吼濤勢。飛沙溢齒牙。霧眼揮酸淚。未必諸高官。不省塵霾氣。

看月

良月下空懸。秋水浸細袞。寒氣迫衣來。垂帷禦風入。驅風月亦驅。轉若磨舊識。端坐不可忍。強起下簷立。苦酒呼一杯。聊以寬風力。不惜待陽和。三春光景失。永夜伴清暉。寒士寒亦得。

遊滿井

出東門子城。古道三五折。破石蹶荒邱。云是故元碣。燒柳發柔條。臥槎吐紅節。石溝注涓水。寒鑑瀉空潔。燕女



競遊駿。羅襪帶春雪。梅花堆鬢髻。波影動文纈。青山酣遠客。新鳥困啼舌。紅塵視此地。如穢與迷迭。汲泉烹一杯。肺腑沁香冽。不惜看頻頻。可消奔競熱。

裕陵陪祀示潘尙寶王太學弟小修

長陵一聲鐘。百官鞭革厲。雷鳴集簪裳。空山醒龍蛻。明月度欹巒。凹影落虛砌。炬光爍松枝。千鳥展平翅。紅綬老中官。閒語先朝事。屈指鼎湖年。仙人幾回淚。

崇國寺葡萄園集黃平倩鍾君威謝在杭方子公伯修小修劇飲

入門似出門。莎畦布平遠。十畝蕃草龍。垂天棼鬢鬚。古根老巉石。涼蔭厚深巘。茫茫三夏雲。有舒而無卷。分棟理孫枝。鑿泉通小畝。樹上酒提偏。波面流盃滿。榴花當觥籌。但訴花來緩。一呼百螺空。江河決平行。流水成糟臠。鬢髮沾苔蘚。侍立盡醺顛。不辨盃與餞。翹首望禪中。天地困沈沔。未覺七賢達。異乎三子撰。

端陽日集諸公葡萄社分得未字

榴花點清渠。湫湫紅波沸。十里菖蒲風。一幄菱荷氣。行年三十餘。辟若午將未。樂事竟虛無。勞勞長世味。試把硃砂觴。一洗滯腸胃。野性發雲嵐。粲若新開卉。世事本閒閒。無端用怖畏。無論失算非。得算亦無謂。不有出世人。焉知酒杯貴。

和鍾君威花字

官貧僻冶游。僧貧僻種花。兩貧戲問取。身困意何奢。數畝葡萄棚。下馬如到家。良朋遞指引。佳會屢停車。竹石能幾何。使我心忽遐。自來慳飲者。嚙酒亦如茶。甕瓶高疊疊。腹罄臥平沙。歡呼達夜半。一里無栖鴉。藻文沾白蛤。禪榻倒烏紗。衫襪沾酒盡。或恐到袈裟。



和黃平倩落字

諸君且停誼。聽我酒正約。禪客匏子卮。文士銀不落。酒人但盆飲。無得濫杯杓。痛飲勿移席。極歡勿嘲謔。當杯勿議酒。屈罰無過劫。種種皆歡候。違者三大爵。

和伯修家字

京師盛重五。所在競繁華。空庭唯竹石。勝之以清嘉。藤陰代帷幄。禪板代笙笳。荷筒當酒盞。藥草當名花。枯柏四五株。勝彼百鬢丫。風篁數枝響。陋彼百淫哇。彼歌此嘔喁。質樸類田家。區區未免俗。白酒漬紅砂。

和方子公童字

方生老爲客。往往狎青童。下馬揖平頭。興發如鷗風。瘦骨載野心。一飲百餘鍾。微波照顛影。線偶繫虛空。十圍七負觥。脫冠語篁葉。從君文字飲。辜負石榴紅。

和小修掃字

禪客惡花繁。引水植香草。迸階多子篁。棲樹無凡鳥。碎日搖空庭。波紋如可掃。鸚鵡與鳧鷖。自鄰自社保。客來非習靜。偶然合大道。一味出林風。銷盡諸塵抱。止酒但止甘。聚朋先聚老。

吳人求別詩

聞名不識面。勝於識面者。未晤先惜別。形骸翻是假。京師沙磧場。風光少秀冶。樂事盡輸吳。蕪酒獨難捨。空夢何所戀。身輕等飛瓦。夜雨潞河風。秋郊吳苑馬。

節壽篇

爲蕭山沈令廣乘母夫人作

三十年藐諸。一顧一嗚咽。淚濕瑣牕花。紅紫也成雪。窮巷苦書聲。孤釭語寒鐵。敝帙三五箱。字字殷痕血。垂老



課兒官。霜花冷白髮。湘湖千頃蕁。不敢餉兒姪。母貞益子廉。源清者流潔。辟如干霄筠。稚筍亦高節。豈錦落天花。萬古冰潭熱。鄉邦傳盛事。似作昔賢說。試檢嫫娥編。女史難爲烈。

又 代作

立孤丈夫難。何況婦也隻。裏淚看零丁。忍作山頭石。塵牕閉孤影。幾曾見天碧。夜雨絲絡聲。窮巷且軻籍。尺楚起雛皇。長風老勁翮。五載蕭山令。空齋類禪客。近雪無緇流。何況霜自白。

七月二十一日有憶偶題

霧月曉花啼。柳冷鶯夢怯。石枕刻相思。穠香散幽帖。清思如靜水。紅從笑頰起。背燈換溲衣。情郎收瑤珥。別淚浸蘭被。恩愛等蟬翅。銀筯撥香灰。寫作天長字。塔燈繞層椽。紅闌對大道。昔時合歡場。今見高塚草。楓根聞鬼語。鄉音帶淮楚。淄淄女鬼神。吹作何山雨。

伯修齋中同汪參知諸兄共譚

石瘦盆池清。竹冷秋牕禱。只數本蓼花。亦復添幽豔。賢朋三五人。肝膽皆如面。寶月含琉璃。無心不可見。摩挲若許年。宦網增塵冑。學道不出纏。如以經加茜。辟諸生礦金。渣汁少陶鍊。毛孔薰旃檀。龐公以爲鑑。

贈王以明納貲歸小竹林

讀書三十年。何曾效一字。九萬里衝風。不能起蟬翅。人間龍子藏。天上司文睡。質書典青山。勉就冬官例。鳳老泣枯梧。強作迴翔計。低枝無偉巢。聊減衝雲氣。擲巾簪笋皮。脫衫買荷芰。萬竹中棲身。崖風吹遠唳。銷心白傅詩。遺老龐公偈。鐵錐題冷篁。畫破千竿翠。

十景園小集



一門復一門。牆屏多於地。侯家事整嚴。樹亦分行次。盆芳種種清。金蛾及茉莉。蒼藤蔽檐楣。楚楚干雲勢。竹子千餘竿。叢梢減青翠。寒士依朱門。索然無偉氣。鶴翎片片黃。丹旗榜銀字。綈綿裹文石。翻作青山崇。兌酒向東籬。頽然索清醉。

### 崇國寺同王章甫小修看月

涼月白霜階。光膩平於砥。古木坐寒禽。寫影空牕裏。牙刀劈沉心。雲母熏紅紙。茶爐藏古雲。一葉寒吹起。角燈抽紫焰。凍花老瓶水。滑波映琉璃。一片冷光死。灰心伴夜彈。寒鴉吠行履。

### 宿千像寺東鍾刺史

詰曲欹軀出李羣。玉皺秀瘦透出米元章。

詰曲欹軀路。皺秀瘦透石。飛巖繡鐵花。螺子點雲額。平生米南宮。耽幽窮鬼跡。石根搜古雲。踏遍秋空碧。豁眼見新巒。長笑落巾幘。貪看不知晚。懸石布茵席。回首神仙吏。青嶂達門闕。侍史朝焚香。秋雲幾回白。稜稜怪石供。聊以施遊客。

### 盤山

分明真山子。的的有畫意。風霜勻粉丹。雲霞綴錦地。一皴一百仞。雕鏤入空際。瘦骨間青脂。蒼勁有餘媚。天紳秣頂垂。僊藥披襠被。虬松百萬株。粘石無根蒂。峯峯有活石。石石挾仙氣。一石置一山。一山一點翠。散作諸巒巖。分身可千計。

### 盤山頂

摩天抽碧簦。俯不見鳥背。西日照塔輪。影落重邊外。峨眉瘦仙人。玉冠蒼水佩。貌古骨奇清。見者肅而拜。浮空日翻雲。足底呈光怪。或聚或披絲。或舞或澎湃。千里聽風鈴。飛花落瑣塞。一萍一青山。一點一人界。



遊天門開

發足自髻石。灣環可四里。一步一驚魂。路荒不容趾。粘壁行刀脊。下視深無底。狂鐔搆虛空。癡石綴癩瘡。其沙生以墳。其骨汗而泚。其草油以絲。其樹糟而圯。忽然礮礮巖。忽然崩騰水。忽而沒九天。忽而九淵起。健夫引長繩。半日一移趾。四肢互相用。臂行足以視。或如鴨折身。或如丁旋尾。或如駁出殼。或如蟹引跪。又如研古繪。蟲蠹蝕絲理。又如讀殷盤。聲軋釘奧詭。當其快心意。虛空躍繩妓。少焉筋力疲。蚊虻撼犀兕。鬚髮生烟嵐。肌膚碎荆杞。百苦到天門。相對惟口哆。雙壁削青銅。飛鳥不能止。一匣銜古光。方空如水洗。陰陽工刻轆。霜雪恣摩砥。萬古貯雲霞。石紋繡青紫。敗桐蛇腹段。古鈕蟻螭。詰曲史籀畫。斑駁硃砂藥。僧言三十年。茲石未沾履。往時威將軍。架空一遊此。長老傳白猿。今來猿亦死。是時七月初。寒肌如粟子。引指人人危。回身面面鬼。歸來問僮僕。鬚髮白餘幾。破網取珊瑚。判命競奇傀。

贈太宗長老

鬚髮茁霜根。精神出骨上。能令見者心。自發幽巖想。西山萬螺青。得意卽孤往。屢嶮若平陂。寬衣不持杖。道逢破衲人。長跪必合掌。除却身口外。一銖無餘鏹。經行達曙雞。念珠長五丈。淨月含寶瓶。徹底皆澄朗。

初入紅螺嶮

鑿天出古空。意匠窮刻露。贖取長吉魂。幻作鬼工賦。霜巖透斑鏘。石骨竦清怒。歷劫至於今。彫鏤不會住。無石不巧心。轉眄殊態度。一種老健中。自發嫵媚趣。陰巘夾琉璃。飛仄窘仙步。一死直青山。梯足於懸樹。

真定大悲閣同王六字年兄及小修弟登覽有述

一盤三十級。低臆平鳥翅。空裏約數盤。始盡金色臂。碑文深鮮痕。歷歷隋唐字。樹老北朝根。霜綉生古翠。飛題



接綺疏。斑駁有奇緻。鬪古不鬪鮮。真丹無兩寺。憑虛弔古人。觸眼傷新事。擁鬪一談空。稍蠲憂時淚。憶初直省時。把手青卿地。光華若春條。白面青絲髻。塵土十年餘。鬢毛添老賴。面皮堆浪紋。陰憂如有蒂。少年可喜譚。入口皆無味。相逢低兩眉。但訴歸林計。蓮花求主人。長誓作兄弟。沐猴暫衣冠。了却開箱戲。

### 遊石洲

江神發幻思。十里金沙變。白波蕩琳球。雲燦復霞濺。頭頭螺甲青。點點妖唇茜。殷殷瑪瑙雲。絲絲交背面。風沙誰刻畫。霜雪幾陶煉。暴精萬餘年。今始歎光綯。鄉人陋莫知。騷客遠難見。付之蠻賈兒。鑿火激流電。辟如傾國人。埋沒在鄉縣。靈璧與將樂。下質得高薦。荔枝未登科。百果爭嬌豔。開卷讀雲林。續作石潭傳。

### 和官谷館學

雲以竹爲郵。雪以梅爲館。君看竹多處。無陰雲亦滿。將雪近柳條。柳意自疏緩。一種漠漠思。盡屬寒花管。儂與君亦然。氣味同老懶。冷澹足生活。不向晴處暖。

### 雨久初晴

梅花吐冷魄。竹子舒烟尾。晞影落寒簷。微微苔甲起。向虛置楛牀。臥聽鳩婦喜。發鱗熨古灰。一片沉心死。乍聞隣塾言。兒童攤潤紙。乳鳥背臆啼。花間掠紅紫。

### 題伯修齋居

竹子居數梢。且有干雲勢。齋居足丈餘。迂迴有餘地。閒花不用多。一株兩株賦。閉戶炙沈心。石眼通雲氣。卷中秋水波。硯裏春山意。晞影生浪紋。衣光沈冷翠。

### 遊廬山初入東林雨中



窮天刻冷翠。濃雨洗幽青。濕雲坼西嶺。坐見武昌晴。遠公昔菴此。蓮花漏初成。巖竇列宗雷。石梵徹天清。想像醉五柳。顛顛望釜鎗。曠心聞法語。啼兒畏錦綳。達哉遠師鑑。禮法憐裸裎。客兒雖百醒。不以易一醒。千三百歲後。白藕無根榮。蓮宗啓末社。唐子慚道盲。掬流浣塵貌。寒潭吹古腥。山僧如石瘦。蓮堂空幾楹。

天池寺

山以雲爲郵。雲窮山身見。石貌呈巧心。瘦研競奇變。暄涼隔下天。葛絺易柔練。一石一狂呼。前石翻爲殿。萬仞瞰畸雲。倏縷倏飛片。撫松坐枯巖。一往謝塵習。

遊佛手巖至竹林寺

以手摩蒼霞。終古搏秋碧。掬取九江流。澆空洗雲魄。茫茫竹林人。斑花生古額。坐斷滄海烟。日月如窮客。引領見長眉。及至化苔石。一往號菁林。鬚鬚如雲白。

途中懷大兄

十宵九入夢。明明知己逝。識得中陰來。未審寄何位。前者四月初。恍忽上忉利。容光若平昔。天服粲遊戲。伸紙與我讀。奇文千餘字。夢中了了知。醒後都不記。曾聞釋子言。天樂稍濃賦。若非道種深。未免天色醉。記兄初生時。大姑兆奇瑞。麗人躍空飛。姑也承以袂。苦旅思樂宅。返促亦何異。但恐冶心多。滅却道人氣。少日念懽塲。鳴泉奔渴驥。一臥三年茵。肌消如寒蠟。從茲稍譚仙。習靜學觀鼻。朝坐一絲香。暮禪半幅被。閣門杜色聲。精神轉強銳。蒙莊不去手。卓有出塵志。幾年客金馬。漸識宗門事。乞差旣里還。刻苦相摩礪。且尋復昏披。研惟空有諦。有如羣嬰兒。揲手量鵬翅。突聞物格言。石火掣飛燧。惑魔雖暫熾。狂使方爲厲。挈疑過龍湖。息求而得刺。一自直東華。先雞每戒睡。日夜抱一編。形神俱焦瘁。眼澀如有沙。舌乾無厚味。國本旣艱危。臣也難爲退。余時官閑局。弟也負書室。每當聚首時。言



必窮幽邃。毒語攻沉疴。當機無迴避。俱悟昔時非。馳馬歇狂轡。淨侶偕數人。結期向北寺。下直卽停車。六時聲如沸。合掌化如來。白毫與青髻。東林十八賢。高舉標奇致。披此塵勞衣。縛人如鳥罟。便欲脫簪紱。指彼青山誓。或假或休沐。次第作歸計。余也先羣飛。入山選幽翠。結茆四五間。日日眇歸幟。夢魂總不及。逝也一交臂。嚴親頭觸石。聚哭空里肆。海內學道人。千里緘酸淚。弟也冒雪行。十日走臬騎。不忍見京華。何況舊邸第。寡婦一屋聲。天地爲陰噓。立後以祈年。殷哀方小替。傳聞四月終。白旄出淮泗。余也偕諸衲。奔帆如雲駛。念公聞我來。追至潯陽際。十日抵瓜儀。南北舟相次。肝腸慟一割。石火迭相謂。富貴竟何成。顛毛不如薙。十載無生學。劈蓮微見惹。痛呼隔聞塵。天高日西墜。前者潘去華。夢中忽見示。生平四良友。君家得其二。賴茲切摩力。今亦生善地。信我同心人。冥墨亦相締。祠之柳浪館。兄與白蘇四。天上雖酷樂。勉來一豎義。破礦出精金。剗却知見祟。攜手入蓮邦。沙劫爲兄弟。

### 漢陽蕭仲子參知山亭清話

平平數點山。因水發妖情。鱗鱗萬室瓦。以山增奇豔。簷際織波紋。怨裏落霞片。風檣對岸出。人影隔江見。是日雲態繁。薄陰與晴戰。漏光纈水花。淨眼生微眴。三山五湖舫。只此大江面。幾人厲霜刃。割盡閑塵冑。無髮可留青。何細堪繫電。爲問橘皮仙。江渚幾迴變。

### 舟中偶成

何云賤勝貴。賤死悲易止。何云頑勝智。頑者多壽死。暗女與妍夫。相去不盈咫。欲得截憂愁。先須斷歡喜。行年三十餘。稍稍窺茲理。視官如舍郵。等子于衣履。舍郵非不住。斷不悲移徙。衣履非不着。無心計華侈。深谷旣慳緣。鬧途且停趾。出世我不能。免作勞薪爾。

一一



冶姪豈不見。見之如青鬘。絲肉豈不聽。聽之如鳴湍。聽水無蕩思。愛山無熱顏。辟如懷抱兒。挈手弄金丸。山雞眩其影。竟死白波間。

人日同度門發足上玉泉

燒却門符紙。匝地競如螳。青眉稚齒兒。堂上誦夫子。余也亦皇皇。趁時治山水。瓢笠共山僧。緇衣附行李。是壑卽吾居。是雲卽吾市。逸思觸東風。吐若爭春藥。冒霜遵修途。十里黃埃起。

二

西眉東衡匡。天公賜我履。道遠不能從。玉泉且經始。幾年說堆藍。未語頰先起。夢中見青溪。石泉帶雪洗。疊身智者洞。扣我先鄉里。鄉人說鄉事。真切彌可喜。問我氏伊何。作講堂者是。〔隋天台講堂乃袁子雄作。〕

白香山三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時矣仍次其韻

少年沐新髮。鬱若青莎地。一朝盆水中。霜縷忽三四。辟如百里途。行行半將至。視老猶壯容。比少已憔悴。是身如肉郵。皮毛聊客寄。微官復寄身。寄與寄爲二。浮雲崎太空。種種非作意。鱗鬣及鬢髮。散時等一氣。爲樂供朱顏。及時勿回避。青山好景光。花木饒情致。我有戰老策。勝之以無累。胸中貯活春。不糟自然醉。虛舟蕩遠波。從天作升墜。

天柱峯謁帝

除却善法堂。人間無此麗。臺題鑄黃金。玉板花紋地。羲和曳長輪。銳碧返籠轡。霞裏召仙官。飛斷青溪翅。茫茫諸夏人。綃綺被山翠。號呼夾笙鏞。醒却天娥睡。燔珠薪水沉。千里薰燎氣。長髯老真人。曉暢天家事。逸典絕云亭。功高七十二。鞭山駕龜鼈。一笑秦皇帝。

南巖

望絕頂及五龍諸宮有述



珠題嵌絕壁。人巧依天匠。峭綠疊頽嵐。青天怯磨盪。濛濛太始雲。曠劫相醞釀。一自闢玄宮。斧作仙家障。蒼巒夾歛寶。高天入盆盎。終古客清虛。諸仙幾回喪。真人將上升。先此規圖樣。十二樓五城。某天如某嶂。宮成付黃冠。仙郵侈供帳。道裝俗鬚眉。只此輸天上。

### 遊玉虛巖

一壁繡烟霜。石老欹歛露。蛻骨留空巖。青山也仙去。或織削而清。或高古而怒。瘦過必成妍。喜極多由怖。咽者爲奔泉。古者爲杉樹。種種出天成。幽奇互遭遇。翹首告仙真。此地好流寓。未必三神山。有此奇絕處。

### 月下

明月照我身。宿鷺熟吾貌。床几落柯文。臨風忽一笑。淨月貯空潭。如以照銜照。遞互發光明。幽陰洗晴耀。面石張枯桐。自發凄寒調。疾風傳遠林。萬籟振清竅。

### 薤葦

柳塘三十畝。菱葦翳其半。寒毛與垢癢。蝕却青娥面。童子厲鎌刃。飛光激流電。疾風卷殘枯。倏忽青天見。照我池上人。露鬢白團扇。菱荷一簇風。碧水千丈練。送能入東溪。招鱉過西堰。鱗介拔族行。知有蛟龍遯。

### 秋夜坐月水軒同龔散木劉繩之賦

一綫露雲梭。微光漾青樹。空翳與庭昏。總被風吹去。虛欄當水心。是月流連處。頻夜厭清光。衣衫浣花露。世間濃冶物。到眼卽成故。無地不追隨。只似如今遇。空階歛瘦石。寒影清而怒。試問月中妃。雞皮凡幾度。拋却射鳥兒。億載牧寒兔。

### 穀日小集五弟春草堂得穀字限韻



七尺捐酒杯。一笑三萬六。紅袖間緇衫。烟水疊絲肉。花光熏冷雲。溪紋緯春穀。寧爲去水鷗。不作在樊鵠。簾波捲青天。高空墮寒玉。鐵板鷓鴣絃。長歌倚脩目。柳浪千本柳。腰肢舞不足。誕傲貽衆譏。達者以爲穀。

舟中望黃山

識面三十年。登臨纔半次。濡雨出層嵐。未會留一字。青山笑主人。何事近相易。墨瀋汗巉峿。數盡他家事。主人忽沉想。爲君搆幽麗。兀然三四峯。反覆無可記。孱陵一萬家。家家立生翠。倍遠倍高寒。淡冶如秋睡。昔我登郡樓。微芒見葱鬢。越三峽而南。千里盡平地。見培塿則喜。何況發姿媚。見色不見山。此是山三昧。

九日登高河湫山

高閣俯蒼崖。下有河源路。料得避秦人。入山從此去。潭水洗山膚。膚盡紅霞露。老蛟挾瘦石。千古盤渦怒。溪上盡漁郎。誰識花流處。事往白雲新。人去青山故。挂却茱萸囊。長嘯倚丹樹。

穿石

溪上望穿石。欹懸如甕子。石底望溪山。山山如鏡裏。平平翠疊中。一峯天矯起。淡與奇相值。幽豔忽無比。鬼斧鑿天真。刻意出新詭。一處幻玲瓏。千崖燦花蘂。虛空不受雲。飛仙無停趾。唯有地籟風。終古來遊止。時時隨落花。飄渡秦人水。

水心崖

繚龍負巨山。一往冰潭睡。春沫與秋瀾。洗盡青山蛻。石膚鑑水光。遞互發清麗。轉盼分瘦妍。生動各有意。我欲舉鐵網。拔出珊瑚翠。付與種桃人。置之花深地。他時攜杵來。石上聊一戲。

桃花源和靖節韻



一笑叩烟嵐。白雲今幾世。桃花不肯流。溪水無情逝。竅開渾沌亡。撲散羲黃廢。青山一舍郵。仙家偶來憩。白頭老黃冠。繭手事耕藝。呵呼隨里胥。鞭笞了官稅。岫老鷓鴣斑。谿淺琉璃吠。日供冠裳騶。寧曉菱荷掣。緬想紫芝人。驂雲幾相詣。洞府簾堂深。雲霞空凜厲。天人一昏旦。人間百餘歲。宇宙何不有。謾勞作聰慧。迂儒飽世情。俗腸非境界。紛紛辨偽真。等爲方內蔽。常聞列子風。可以駕烟外。長驅入仙林。徧覓心所契。

### 集小修篔簹谷偶成

東家貸矮屏。西家貸華燭。髻鬟錯巾冠。歡場稍穠縟。虛窗浙瀝風。四圍遮被襖。涼月蔭叢枝。十畝莎庭綠。主人季次貧。衣馬欣馳逐。三秋客渚宮。百金倚吳肉。歸來雙羞囊。風枝掃空屋。徵伎列樽罍。情侈歡不足。幸有萬竿篔。寒梢瀉春淥。蕩盡管絃心。豁開烟嵐目。何處覓清歌。微風憂修玉。

### 夜坐讀少陵詩偶成

嘗聞工書人。見書長一倍。每讀少陵詩。輒欲洗肝肺。體格備六經。古雅凌三代。武庫森戈戟。廟堂老冠佩。變幻風雲新。妖韶兒女黛。古鬼哭幽塚。羈遊感絕塞。古人道不及。公也補其廢。他工有遺巧。代之以覆載。僅僅蘇和仲。異世可相配。剪葉及綴花。諸餘多瑣碎。紛紛學杜兒。伺饜任鳴吠。入山不見瑤。何用拾瓊塊。

### 十二月十七日五弟初度

任運閱年光。不識支干易。但聞蠟梅香。知弟生辰至。二十八番花。一開一回麗。讀盡古人書。識遍天下事。家世安國學。鐵硯工文字。無射不穿楊。一往看聯轡。屈指兔目花。黃時甫再歲。千里宿春糧。養就天池翅。

### 人日自笑

是官不垂紳。是農不秉耒。是儒不吾伊。是隱不蒿萊。是貴着荷芰。是賤宛冠佩。是靜非杜門。是講非教誨。是釋



長鬢鬚。是仙擁眉黛。倏而枯寂林。倏而喧囂闌。逢花卽命歌。遇酒輒呼筮。一身等輕雲。飄然付大塊。試問空飛禽。澄潭影何在。曠哉龍屈伸。頽焉方外內。下惠本介和。夷逸乃清廢。

新晴

雞鳴聽遠鐘。淒清入寒嶠。曉枕氣微暄。紛紛簷鳥笑。花香乍襲人。窗湧一痕照。溫風露泫光。塵斂青天耀。逸思如繫鷹。繫解心浩浩。出門見平湖。流水清面貌。村酤白癭杯。沿堤呼所好。

初春暴熱過靜者居限韻

花氣鬱春蒸。下馬脫吳綾。坐看細格下。時有撲紗繩。罄口與木筆。非時聯作朋。雛篋茁雁齒。冶葉被蒼藤。閒蝶趁風廊。香鬚沾其膺。似彼青娥子。夢亦戀花繪。盆池供瘦石。斜幌隱龕燈。迴風送香縷。裊裊青烟騰。研丹竄今文。時軌裂軻會。雲山刻騷士。穢香惱定僧。

菴中閱經示諸開士

乘急參姪女。戒急性聞釵。香象截河流。一非剗衆皆。悶觀百喻經。奇勝千齊諧。八十翁憐兒。莊語間談俳。我願作書魚。死卽藏經理。勝彼火坑子。以身殉粉娃。

喜王以明自村中來同寶方官谷限韻

骨交削濃茜。氣交和水鹽。魂交破幽石。空天徹捲簾。十日九緘題。秋水扁方奩。銳毛刻雲山。巧鏤百戈銛。東風鼓蚓竅。發我小言詹。勉自角妍媸。青娥突老髯。櫻桃本凡品。况乃經燎醢。高枝蔭寸毛。貞名濫宮閣。鑄銅哭瘦島。一往何李熾。搖頭鈍優孟。豎兒口可箝。女態非瘦肥。茶韻出香甜。瀉我傾腸波。螭蛔如可拈。應龍乘高雲。細鬣舞盆嶮。

別王以明用前韻



一室閉冷雲。花月攢無鹽。兀坐生泉石。榻風吹水簾。花斑繡青銅。夜夜吼紅奩。微言破塵縷。厲彼昆刀銛。野夢牽墟落。松寮麗省簷。空潭侶水影。垂竿揖枯髯。往往抽栗尾。拾鮮棄其醃。當其雋發時。叱盲排馬閤。秀句傳活水。死語遭夷殲。騷家心悅悵。玄子口吃箝。異物乖今直。時味鮑軟甜。窮怪鑄九鼎。等以一毛拈。尺水昂巨鱗。吐沫聊自噉。五弟新卜園。居余笑曰奈。物力不敷何。社中遂以爲韻作詩嘲之。仍限四章各四韻。

二

斫紅裁粉竿。作意綴春物。長短稱身難。貧兒貸朱紱。百腕貯虛空。買破秋烟鬱。莫似雜花林。卜菴典古佛。官谷時以柳浪湖易余古佛。余遂菴之名曰雜花林。

三

鑿地出方空。日費十蠻力。東谿招鷺鷥。西谿捕錦鵲。東腹釋青畦。圖租雲母食。墻屏列胸中。日夜幾雕刻。螺子洗春雲。空塘繫瘦鵠。柳烟不蔽條。遮得鴉雛不。裁剪湘波紋。蒼根刪古玉。附僧覓紫綿。筠籠客西蜀。

四

石鑰局春風。籬棘森戈殳。閒雲不隸館。任意邏門窰。天花爛僧袂。逼眼霞紋敷。縵衣裹小蠻。茆茨享淳母。音模。

迎春日舟中宴坐限韻

妖靚樂芒神。荆俗乃不典。縮頭亂牖中。通身如藏爾。面窗理瓶梅。幽香度前牖。野心似綠秣。一夜遍春暎。勁風破長雲。飛片落如剪。霜管刻春容。鐵心寄婉變。信手抹溪藤。霞舒而雲卷。坐俟山翠濃。青天策疲蹇。花草與翎蟲。作意爲敷演。夢裏題玉泉。枕上百迴輓。

入春屢作雪不見梅花仍用雪中韻作古詩悲之



寒花如古玉。未出屢遭刑。幽魂訴冷石。怨入楚騷經。置驛報花安。未曉心先聽。夢到訊不到。洗炙瘦園丁。雪心膠蠟蒂。亂結如頑礪。安得鶴膝枝。一洗龍腦腥。掃室待天女。潔水貯空瓶。枕上見羅浮。諸仙門反扃。菊格與蘭韻。於汝猶鵲鴿。紛紛縛桃李。奚啻渭與涇。

採桑渡

姊姊行四五。朝朝行採桑。青絲絡籠底。光豔映道傍。去年採桑遲。今年採桑早。只愁蠶不熟。誤我嫁時襖。採桑復採芝。照水濕羅衣。歡自不吞華。牽儂百丈絲。

過二酉師舊齋

士老不曾官。女老不曾媒。無媒知真性。不官見隱才。守道七十載。寂寞類寒灰。逢山遍琢句。得黍卽啣杯。筆絕知麟獲。人亡爲國哀。科斗餘文字。殘書化草萊。馬鬣封三尺。文翁安在哉。空齋遺杖履。長嘆續歸來。

從軍行

百金裝寶刀。千金買駿馬。投鞭瀚海陲。繫馬陰山下。駱駝吼如雲。黃羊陣滿野。膠勁弩牙酸。霜重角聲啞。虜女貌如花。提刀向空耍。白乳滴葡萄。千鍾一時瀉。

道傍柳

濃葉藏曉鴉。青條挽遊騎。一株大道傍。閱盡行人淚。風攪玉蛾翻。烟韉長眉醉。本無別離心。行人自憔悴。

寄子髯

結髮治詩書。交情灑肺肝。十年事熊膽。何止千餘丸。文字挾飛霜。千頃躍波瀾。白髮禿似塚。青雲路轉艱。舉網珊瑚易。投珠明月難。閑情寄魚鳥。小築避喧寒。過雨常移竹。當窗學種蘭。興來摹柳字。愁至裂囚冠。蹶足憐騏驎。冲



天羨鳳鸞願借扶搖力。爲君送羽翰。

### 過毛太初見二甥

朝見衛叔寶。朗朗來照人。髻髮若青絲。楚楚足精神。作對才五字。遽有驚人辭。下籌讀左史。酌酒誦唐詩。阿舅無長處。素心差足師。居官萬不可。談藝一無知。爾父敦儉樸。山居伴鹿麋。鄒公誠晚令。育長恐情癡。似之非賢者。不肖乃佳兒。

### 述懷

少小讀詩書。得意常孤往。手提無孔鎚。擊破珊瑚網。香象絕衆流。俊鶻起秋莽。淫僻畏仁義。行止羞罔兩。滅火事長途。何處稅歸鞅。

### 夢子髯

渺渺山行路。青石荷盤盤。男兒念同袍。訣絕傷肺肝。同袍入我夢。展轉忽無端。欲言不能陳。俛首但長嘆。踏雪穿松徑。長笑倚朱欄。四顧無僮僕。雲氣黑漫漫。揮手辭我去。突髮無巾冠。出門三兩犬。當道吠君還。前日送君行。君言舉體酸。今宵夢若此。得無小未安。覺來三嘆息。舉首淚闌干。

### 狂歌

六籍信芻狗。三皇爭紙上。猶龍以後人。漸漸陳伎倆。噓氣若雲烟。紅紫殊萬狀。醜鷄未發覆。甕裏天浩蕩。宿昔假孔勢。自云鐵步障。一聞至人言。垂頭色沮喪。

### 答李子髯

若問文章書。應須折此心。中原誰崛起。陸地看平沉。矯矯西京氣。洋洋大雅音。百年堪屈指。幾許在詞林。



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後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擬成險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却沾一壺酒。攜君聽竹枝。

爲官苦

白羽落青松。玄霜化秋草。燕市多衝鷗。日暮紅沙道。男兒生世間。行樂苦不早。如何囚一官。萬里枯懷抱。出門逢故人。共說朱顏老。眼蒿如箒長。閒愁堆不掃。

麗陽驛題壁

近驛辯語聲。入驛知面貌。昔當歲稔時。驛人奔浩浩。牽爺負男女。南出荆門道。公安彈丸地。飢兒相號召。傭力及賃春。經歷幾寒燥。幸爾值稔年。次第還井竈。鄉音半相雜。衣服宛然肖。道傍垂白翁。昔見年猶少。見我感且泣。壺漿相迎勞。垂頭語老翁。邑中今苦澇。窪田無寸收。高鄉有蟲耗。部符搜宿逋。縣家敢遲驚。鬻田田不售。兒女輸官鈔。壯者思逃移。溝壑生難料。此鄉小有年。敝邑敢相告。願作廡下兒。驛人勿嘲笑。

鄴郡夢中詩

枕上見青天。明月光流地。空水色相函。千里無停翳。微雲起天末。綠繞忽成字。或散或披絲。或纒若椎髻。上夢中作。屬思尙未竟。候人催解轡。攜夢入征途。馬上猶吟嘯。翹首望漳河。停鞭思魏帝。

夏日過葡萄園賦得薰風自南來

移席就佳蔭。蕭散去巾帶。南風倏然來。令我意通泰。是風如好語。妙契心所會。又如渴時泉。一吸沁肝肺。是風何所有。涼雲與清瀨。雖然經市囂。冷冷意自在。禪宮有廢圃。植槿以爲柴。虛曠多容風。雨具不須貸。爾我雖云貧。尙能施掃灑。更施無繫心。軒轅震地籟。



三教堂詩爲杜總戎日章

支公好駿馬。俗以爲不韻。頭陀手銛戈。標格乃自備。將軍起馬上。鐵腕風雷迅。朝踏雪山冰。夜眠青塚燐。豁然悟無生。心花見鋒刃。辟如擔夫爭。見者筆意進。關捩偶相觸。石火不容瞬。歸來讀詩書。如暗得燈燼。堂堂三聖人。同宗偶異胤。刻影求飛鴻。霧眼自生暈。白水湧冰輪。千江同一印。

方子公自眞州入燕客死清源詩以哭之

貧死何足悲。所悲爲貧死。奄奄一息身。奔馳二千里。泣辭鍾山雲。夢渡呂梁水。百死到清源。聞歌猶蹶起。新詩四五帙。函封寄楊子。蛇蚓不成書。獲麟止於此。世相簿屢空。冥官豈相禮。氣類自呼召。往見東野鬼。羸博卽故鄉。首邱端可已。肥馬輕裘魂。諒非君所喜。

秦中雜咏

荒草披秦殿。秋花綴漢城。我行南山道。如閱古圖經。遺跡依稀是。長老失其名。一步一佇思。斷壘誰締營。又如稽蠹簡。冥搜損心神。雖以意推求。邊傍非故形。西都賦所載。一一盡欹傾。飛燕舊舞處。田夫扶耒畊。沉香舊亭子。湖石尙娉婷。清風發虛竅。其中有性靈。

其二

弔古意不禁。披榛倚斷枝。道逢雪嶺叟。笑我真情癡。爾從京師來。習見漢官儀。未央卽宮闕。金馬卽銅墀。團營卽細柳。綺陌卽莊逵。西山千萬髻。終南同崔巍。下有高梁河。卽古曲江池。瑤臺與金屋。所貯卽妖姬。殘棺斷火壘。卽今金紫兒。辟彼膏燭光。前者已灰飛。後火續新火。焰焰同一輝。若以天眼觀。青草生蛾眉。飄風遇輕雲。無事哭荒碑。

靳尚祠



骨讒猶可憐。舌慳豈不悔。佞鬼亦相容。始知佛如海。至今籬落下。不忍種蘭茝。

別無念

五年一會面。一別一慘然。只消三回別。便是十四年。念我志參學。黃楊木子禪。百遍聽師語。終不破糾纏。辟彼生盲人。生不識紫朱。告以朱何似。轉言轉模糊。別師既不忍。留師復苦難。十月江風多。留毛蓋腦寒。

別邱大

世人等閒聚。亦復等閒別。我輩會非常。別寧不痛切。天荒古木寒。愁老石皮裂。十月江上風。酸卻行人轍。常年別妻兒。道我肝如鐵。今夕送君去。化作紅爐雪。荊樹掇皮真。竹子到頭節。萬里黃州程。一步一心折。

白乳泉

一片青石稜。方長六大字。何人妄刻畫。減卻飛揚勢。泉久污泥多。葉老鎗旗墜。縱有陸龜蒙。亦無茶可試。

送梅子馬督木北上

男兒但得志。何必知階級。往者三殿災。梓人進公秩。督木數萬里。杞梓被天黑。長年千許人。餐餐損郵食。目今事戎馬。公私做已極。減得一絲毫。便是竭心力。雀飛無勁毛。不若蛟有翼。愛君才調好。部署有規則。氣猛而腸剛。幕府中難得。此是有用人。終堪事絕域。

別袁中夫

梁鴻伯通橋。中夫陸家帶。都是失意人。一般滯吳會。漢水雖方廣。不能浮一芥。孤桐既已摧。窮鳳復何賴。回首吳松江。衝風折車蓋。

哀鳩

爲兒虎子作



弱腕繫金鈴。青絲縮偏髻。胸前兩繡囊。猶作長命字。欠爾三斗乳。償汝一升淚。稚魂半尺餘。荒荒投旅次。我嘗靜坐思。生死同一例。子既先我行。即是鬼先輩。如彼排場人。尊卑乃相遞。一去與一來。孰知非天戲。

其二

逆旅投主人。不待卸鞭箠。顏塵尙未浣。已復向他之。來如風過林。去若鳥辭枝。細鬼勝巨人。量汝必有知。吾欲痛哭汝。恐汝笑吾癡。辟彼筵宴時。朱紫櫛巾綦。一賓偶先去。諸客盡歡歎。去者固太早。歡者亦何迷。轉眼卽天明。請君聽雞啼。

夢詩

夢國不離枕。枕上覓不得。當其在夢時。有枕亦不識。醒裏夢原空。夢中醒亦滅。安知醒天地。無枕在其側。夢醒若循環。誰幻復誰實。

大遊仙詩

有序

向余既爲仲魚作遊仙詩。子公曰。余欲用莊生朝菌螻蛄意。恨不能措詞。余信筆得數十字。子公以爲善。因書遺仲魚。目之曰大遊仙詩。

朝菌羨螻蛄。既爲物所誚。衆庶慕長生。道寧不竊笑。仙視人則長。道校仙則夭。長短理歸盡。計量抑何小。千秋萬歲後。人事殊可曉。無非霜露代。及以日月杲。天如覆口鑑。民若浮根草。禮法廝牽纏。干戈疊攪擾。百年猶恨多。矧歌不衰老。所以過量人。希心無上道。不貪絕粒方。唯貴虛無寶。外身而身存。此是長壽考。

經太華

時以典試道華陰不及登山遂有此作

天地如文人。精華不可刊。而其秀傑氣。常在水與山。華山翠天表。五嶽讓高寒。當其匠意時。百靈窮肺肝。琢以



月天斤。洗以銀浦瀾。抹以洪濛煙。照以日月丸。十二樓五城。處處映青鬢。嘗恐諸仙人。鶴轡憩此間。天風刷毛羽。千里珮珊珊。

二

昔聞華山名。今見華山貌。何時陟微茫。遍償宿所好。手搴青芙蓉。玉女隔花笑。數盡仙掌文。喚醒希夷覺。少時耽子墨。頗識徐熙妙。幅絹對青山。臨崖親寫照。不取色態妍。唯求神骨肖。俗黛與凡霞。無事點幽奧。斷崖着孫登。虛空發清嘯。

邢州道上大風

南風捲地昏。拗折道傍樹。吹面如有痕。欲拔鬣鬚去。此地足黃沙。易作風神怒。岡陵忽變遷。老馬不知路。日暮憩郵亭。顏面都非故。盆水貯滲泥。雙眼出烟霧。詰旦過沙河。未至心先怖。何事太行山。酣沉了不寤。豈無一掬波。浣此秋空污。夢中排九關。芒履沾雲絮。投筌擊眠龍。驚起如飛鷺。

飲方渭津齋中

山齋多快事。彈棋角盃罇。衛水齧牆流。瓶中見帆瀉。魚鷹窺筆牀。溪花亂枰馬。開簾觸新韻。高吟對梧檟。

避俗

一朝見俗子。三日面生塵。所以薰修客。長年如畏人。買絲繡高士。栽松作比隣。不有滄溟水。焉得橫海鱗。送峨眉僧清源時源請有檀香佛刻鏤甚精

師從峨眉來。往返經幾宿。茲山聞最高。幾許到天竺。師行遍天下。無乃是神足。竦身入梵宮。鏤此旃檀佛。

黃梁祠



八番邯鄲道。半世盧生枕。滾滾枕中人。渴名如渴飲。羲皇北窗下。所樂唯甘寢。祇恐紛競多。敝壞我席衽。可道人影贊。

生既將不來。滅豈將得去。欲識師真身。問取堦前樹。手中枯木枝。脚下芒草屨。面皺而神清。是師苦心處。白鹿泉。

方池二尺餘。池復深無幾。一雙金鯽魚。曠若遊海底。山骨凍秋雲。波面香石髓。但論活不活。安問淺深水。戲題飛來峯。

試問飛來峯。未飛在何處。人世多少塵。何事不飛去。高古而鮮妍。揚雄不能賦。

其二  
白玉簇其巔。青蓮借其色。唯有虛空心。一片描不得。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識。

感興  
白日不可挽。黃金不可爲。夙心探玄理。幽與白雲期。衆芳經春歛。秋草過時萎。富貴非所欲。浮邱以爲師。

其二  
貪夫競榮利。不顧頭上霜。書生談不朽。眉宇爭昂昂。生前秦項鹿。死後藏穀羊。所以逍遙叟。棲志沉墨鄉。

其三  
道逢一古叟。開唇論紫朱。方上而銳下。將無是魯儒。魯國有微言。儒者竊其膚。家家饗五城。誰辨魚目珠。

其四  
俗塵近不得。遠之亦爲塵。擾擾色界裏。具是清淨人。何方超夢幻。無法過貪嗔。曹邱一滴水。自然智慧津。



別黃道元附

驛路柳條如鞭。江上奔帆似馬。西湖聚首許時。興闌各自歸也。明春有事天台。便過龍湫度夏。公家半宦半儒。  
卜居在城在野。雁蕩或東或西。雙門之上之下。



七古言

嘆鏡

湖州鏡子開生練。昨日紅顏今皺面。只道鏡子不長情。誰知我面時時變。背文回合雙蛟戲。千鍾粟錦藏鴛翅。闕眼方鼻淺翠紋。古籀盤屈烏銀字。拂拭旋生縷縷烟。摩挲喜得重重翠。古往今來半尺銅。人間多少傷心淚。

東阿道中晚望

東風吹綻紅亭樹。獨上高原愁日暮。可憐驪馬蹄下塵。吹作遊人眼中霧。青山漸高日漸低。荒園凍雀一聲啼。三歸臺畔古碑沒。項羽墳頭石馬嘶。

少王郎爲王幼度作

寒氣如山壓霜重。珠閣銀題連曉動。吹笙十五少王郎。手搦青梧拴綵鳳。禿衫淺揖無賓主。滿握青煙噴白塵。金爐霍霍獅子鳴。膩燭雙雙芙蓉吐。乳花如雪滴春香。百刻無多情則長。西施入越夷光死。鸚鵡無魂鴛斷腸。麗娃宮裏苔三尺。旋拂遺茶嗅香跡。古井晶瑩惱殺人。夢裏行雲誰到席。

惠山僧房短歌

山骨連牆粘碧篠。穴苔自種吉祥艸。茶到三鍾也醉人。花無百枝亦藏鳥。少年長老姿格清。竹鏞蓮卷古先生。東風不道禪心定。吹入山頭環珮聲。

迎春歌和江進之

東風吹暖婁江樹。三衢九陌凝曉霧。白馬如龍破雪飛。犢車碾冰穿香度。鏡吹拍拍走煙塵。玄服靚粧十萬人。



羅額鮮妍。棼綵勝。社歌繚繞。簇芒神。緋衣金帶。印如斗。前列長官。後太守。烏紗新縷。漢宮花。青奴跪進。屠蘇酒。採蓮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雙雙。梨園舊樂。三千部。蘇州新譜。十三腔。假面胡頭。跳如虎。窄衫繡袴。捉大鼓。金蟒纏胸。神鬼裝。白衣合掌。觀音舞。觀者如山。錦相屬。雜沓難分。絲與肉。一路香風。吹笑鑿。十里紅紗。遮醉玉。青蓮衫子。藕荷裳。透額垂髻。淡淡粧。拾得春條。夸姊妹。袖來瓜子。擲兒郎。急管繁絃。又一時。千門楊柳。破青枝。獨有閉門。袁大令。塵擁書牀。生網絲。

江南子

鸚鵡夢殘。曉鷓起。女眼如秋。面似水。皓腕生生。白藕長。回身自約。青鸞尾。不道別人。看斷腸。鏡前每自。銷魂死。錦衣白馬。阿誰哥。郎不如卿。奈妾何。

其二

白巾蒙沙。花出泥。東家老漢。得嬌妻。少年不道。妾心苦。夜夜門前。亂烏啼。妾心甘作。井底水。郎君錯走。路旁蹊。誰家門前。無鷓子。歸去且自。看家鷄。

其三

蜘蛛生來。解織羅。吳兒十五。能嬌歌。舊曲嘹厲。商聲緊。新腔嗶緩。務頭多。一拍一簫。一寸管。虎丘夜夜。石苔暖。家家宴喜。串歌兒。紅女停梭。田畯懶。

其四

湖蠶吐練。光如水。桑娘夜織。金闈裏。熟作綾絨。生作紗。挑盡蟲魚。與花蕊。年年宮樣。換新機。一蟲能作。幾般絲。父當解戶。兄塘長。官家頭運。五月時。



其五

白面青鬚美少年。朝投五木暮攤錢。百千一注不洗手。贏來賭取少娃眠。男兒作事勿偃蹇。黃金博盡終當轉。莫道腰間無一文。閨中少婦猶堪典。（余在吳見博徒有典妻者）

美人睡起詞

鶯舌般般學人語。隔溪喚醒厭春女。寶枕花酣龍腦雲。紛香暈透猩紅雨。花前輒步詢鸚鵡。歡醉歸來時幾許。開粧重點聖檀心。夜明簾外金沙吐。

蘭舟引

東風染就藍花水。刀鱗十寸青帶子。鸚鵡啣母下灘眠。聞歌一翅衝煙起。入扇風香白芷苗。鉤衫刺短迷陽蕊。畫船樓櫓盪波來。美人一笑蝦鬚裏。

西閨女兒歌

爲吳郎姬再合賦

西閨女兒芳菲早。穠華一樹爲君老。根株憔悴可惜人。和枝生折鴛鴦草。東風一夜盪婁水。又逐王家雙燕子。莫道楊花無定蹤。吹來還入舊窠裏。

巷門歌

猫竹爲牆杉作城。白日赤丸盜公行。官軍防禦無計策。逐戶排門呼士兵。衛尉呵持急如虎。老弱十家充一伍。本是市上傭工兒。身無尺籍在官府。東家黃金高于天。食指盈千皆少年。朝朝門前科子母。何曾饒得半文錢。富兒積財貧兒守。父老吞聲嘆未有。

春江引



溪湫湫。草萋萋。野桃露滴珊瑚紅。花氣曉腥魚子浪。柳枝晴扇麥苗風。美人羅袖撲香葢。科斗旋旋丁子尾。百舌欲止復衝人。一聲滴溜芳蹊裏。

春曉曲

蘭燈蕊綻白光殘。隔花呼起夜歌鸞。琵琶轉換嬌無力。博山欲炷龍腦寒。眉梢散黛重重撥。額角輕黃正正安。侍兒不語流鶯語。海棠沉睡赤欄干。

述內

世人共道烏紗好。君獨垂頭思豐草。不能榮華豈大人。長伏蓬蒿終凡鳥。富貴欲來官已休。兒女成行田又少。盈篋算無千箇銅。編衣那得一寸縞。陶潛未了乞兒緣。龐公不是治家寶。玉白冰清欲何爲。不記牛衣對泣時。

答內

少年讀書求富貴。白手青雲能自致。屈首空云事已成。剗頭轉覺官無味。一尺剛腸五尺身。我非兒女寧拜人。萊子有妻終是隱。原憲無病莫憂貧。我腕如綿面似紙。未得一錢先羞死。書生無才不解貧。不是將身比秋水。

湖上

流鶯舌倦語初歇。畫轡微點梨花雪。茶槍白抽四五旗。竹孫班裏兩三節。芳艸如綿陷歸轍。花氣薰人醒不得。落紅雨過更愁人。六橋十里猩猩血。

五泄

銀河夜長天隄綻。空中現出琉璃變。電布雲奔一派垂。山都晝吼白龍戰。四壁陰陰吹雨足。畫轡活舞玲瓏玉。天孫夜夜踏歌來。一曲飛珠二萬斛。



贈模上人

頭髮如霜氣如虎。欄干十路撻生虜。手挈頭顱百顆歸。不曾半粒食官府。而今老來無氣力。縣家明文防鑽賊。空房夜雨刀瘢寒。兒孫矐呆去不得。

沈母篇爲蕭山令沈廣乘年兄賦

女霜五月流空檻。碧海無波白日斂。贖得遺編苦教兒。淚作筆花血作點。頭白眼酸軻名立。部疏得報溫綸及。轉將深痛畏兒知。當面堆歡背面泣。湘湖水白蕭山青。花光雲片滿公庭。慚無一錢將供母。閉門親寫法王經。

過雲樓見連池上人有狗醜韭酒紐詩戲作

錢塘江上雲如狗。一片頑石露麤醜。苦竹叢叢一嶺烟。毛松落落千行韭。道旁時榜趙州茶。室中不戒聲聞酒。更問如之與如何。便是頸上重加紐。

又用前韻

少年曾盜子胡狗。父母不容親戚醜。每到僧房索布衣。更向佛頭種葱韭。讀書十年未識字。持戒三生不斷酒。恁有一般可笑人。逢着師尼便解紐。

題潘生小像生嗜酒時將別

潘生肉頰權微起。面貌長在酒杯裏。何人傾出酒波來。灑向溪藤五尺紙。憶昨逢君黃山道。窄帽單衫立深艸。江上追隨又一年。缸面甕頭幾回倒。殷勤留取篋中身。別後看誰先瘦老。

漂母詞

劉宗火冷寒灰滅。浣衣墩上蘋花熱。一飯王孫直許錢。消得鸞刀幾迴血。荒街日夜走荒塵。西風酸斷石麒麟。



笑他白手女天子。不及沙頭愚婦人。

淮陰侯祠 淮陰云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秋郊兔盡韓盧窘。三尺青蛇捲鋒穎。到手山河擲與人。却向雌雞納腰領。英雄桎足歸羅網。辯士舌端空來往。本將衣飯畜王孫。未許肝腸敵亭長。一局殘棋了項秦。五湖西子白綸巾。貪他一顆真王印。賣却淮陰跨下人。

燕子樓

空窗畫掩紅紗隔。一夕溫風長葵麥。秋去春來雙燕兒。年年啣粉扮粧額。芍藥死枝不死根。焉知黃土不青春。幽魂異日逢楊柳。應悔生前別舍人。

子房山謁子房

蓮花冠子紅犀導。雪面風髯一年少。夢裏山河博幾場。抽身笑指長松道。英雄老盡故人稀。眼底修毛幾翅飛。功成辟穀或有以。未必神仙須布衣。

爲楊粉署題小像

鷺溪冷絹花紋澁。四尺春波吹粉墨。幼輿豈非丘壑人。筆底瀟疎誰貌得。高人氣韻不在似。如寫寒松與幽卉。寬眉廓額信手塗。疎淡只似鋪山水。馬遷文章杜公詩。此意却許徐熙知。

花朝日伯修初度

紅葩點點灼青樹。開尊正值花無數。不知庚甲是何年。但道桃花開幾度。玉堂署裏課葵蔬。鴛鴦池邊領鷗鷺。新年詩興更勃勃。墨汁淋漓染絹素。驚雷忽發萬山芽。俊鷹陡落平原兔。一束牛腰足自驕。九陌飛塵何所慕。花下兄弟睦州禪。夢中烟月油江渡。擬把一竿隨丈人。不向天家作師傅。



長陵

長髯真人別天上。鵝馭龍驂轡千丈。飈飈風鬣滴烟香。空山夜語姚和尚。霜街寂歷吹松子。皂衣落落穿十里。小臣有語叩龍鱗。地老天荒呼不起。溪藤瘦石碧昂藏。馬蹄踏水炬煌煌。千年山骨憑搜取。當日龍沙戰幾場。

夏日同江進之邱長孺黃平倩方子公家伯修小修集葡萄方丈以五月江深艸閣寒爲韻

余得五字

落花點地成重五。香翠熏泥粉沾雨。買將安石伴炎官。鬼書未燥花先腐。當窗一榻卷琉璃。下方五月吹寒楚。姬公且自卻門檐。茗椀漚花生白縷。

其二

下里詩人喚陽五。酒腸窄窄無一縷。空拳往往博歡場。如以孤羊角羣虎。一蕉入口卽嫫媧。浪言欲作糟丘主。天幸酒伯多知音。繇阮賀李相推許。鄼留豈必解披堅。不飲何妨建旗鼓。

和邱長孺

藤蔭朵朵碎光白。古寺閒房坐佳月。白家（邱善歌。白姬所授也。）曲子規如珠。沉宮掉羽吹香雪。五言七言信手成。刻霧裁風好肌骨。筇根處處覓糟丘。逸思并如春艸發。世人三十進愁鄉。眼睛直視胸懷結。天生蕩子慣窮途。客囊冰冷心猶熱。官旣無門名不有。爾縱不言我心折。眼中知己盡青雲。不能拔汝一毫髮。七尺身材五尺臂。雕弓往往穿金鐵。貧賤熬人亦自難。許身何苦太高潔。埋却中山十斛毫。獵盡撩天千里鵲。射虎驍鷹一健兒。無成何用空吻舌。莫辭低頭拜大人。溺間胯下眞豪傑。

和小修



薊州新酒白石缸。空雲影澄鴨頭江。露梢千縷撲斜窗。黃笙藤枕夢吳纒。葛絺小眼如雲涼。星河放教萬尺長。

和方子公

酒困傷脾色昏沉。下馬呼水煎人參。皆云昨宵倦苦極。動以狂藥相規箴。須臾麝香撲鼻來。初猶矜持漸浸淫。尊隕魯決不可止。突若一羣狂猩猩。脫帽擲天呼石語。蒼旻不高海不深。至哉酒人天下樂。寧有醉死無醒生。

和江進之

一尊相對嘆枯老。出囚人逢他鄉道。但令脫梏卽華津。寧論官高與官小。剡溪藤紙百匹長。渴驥驚蛇惟一掃。霜根忽地破東風。千山萬嶺生青艸。閒水閒山處處行。刻盡雲烟與花鳥。娃宮胥廟武丘山。別後新函寄多少。

和伯修

西風冒藤如貫索。急雨穿棚如穿幕。樹梢投地水濺珠。葛衫吹上毘盧閣。乍黑乍丹雲態多。驟寒驟燠天公癡。熱席得雨亦快人。愁殺山僧賣花萼。

和黃平倩平倩有文君盤出以行酒

臨卽酒壚卓氏盤。攜向禪堂醉裏看。橋皮蟹爪未足云。分明遠山秋水寒。殘膏剩馥沾唇吻。引得青娥入肺肝。世遠物微不可知。且欲借此爲樂端。百盤一吸無遺瀝。奔注有若順風湍。醉中逸思不可止。援却老僧新竹竿。書空十文作鳳字。平地躍躍飛生鸞。

顯靈宮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爲韻

仙人傑閣俯王城。西山見雨北山晴。高雲直接薰爐氣。去宮百里聞鈴聲。古柏石幹青虬枝。烟綃千尺屋十楹。東邊柰子結老友。却憶往年梅客生。



其二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束作一筐灰。朝衣典與栽花市。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愛民字。旁人道我真瞶瞶。口不能答指山翠。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無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濃濃一杯春。慟于洛陽年少淚。

其三

琳宮高處見西山。濃翠隱約高低鬟。幾年桑孔算雲烟。人間巒石無蒼顏。白雲向我意潛潛。欲從平地乞休閒。東郊西隴皆官畝。判取虛空任往還。

其四

松棚不闕濃濃陰。池沼不寬濶濶深。賓朋不衆盡同心。言語無多足知音。三伏自然消暑氣。何用深山嘉樹林。

顯靈宮夜歸

雲頭黯淡色如鐵。撲衣打面旱沙熱。六街潑墨氣騰騰。幾點風燈鬼明滅。鈴鐸當當辨古寺。走入衲僧蠶紙被。墮瓦拋椽雨閣眉。雷公腕脫車輪碎。長風捲地天吹坼。一星透出層雲額。馬蹄依舊逆衝颺。炬火不光天路窄。電光熠熠譜華繪。細如姬髮粗如繩。雲山花鳥各呈態。天女飛絲繡不成。人言閃電是天笑。天翁何事頻歡叫。嫦娥歸魄織女藏。頑墨昏盲有何好。北安門外水沉路。溜點在簷雨在樹。果然隔轍分晴陰。雨師似亦相回護。歸來門巷無燈燭。叱奴鞭婢旋煮粥。墨花一瀉滿吳箋。殘雨疎疎滴簷竹。

邱長孺醉歌和黃平倩

廣陵細酒真珠沸。甕花泱泱倒河渭。研朱潑面火生肌。離身一里聞糟氣。初如渴驥奔鳴泉。漸如怒虎吞鬪賊。



乍如山石壓一絲。又如雲絮泊空際。須臾變幻如偶兒。乍孤乍末恣俳戲。又如分身作數人。口耳心神不相制。旋風着樹刺鉤藤。郭郎舞袖張顛字。口中牽絲舌力蹇。千言不能達一義。酒人諱醉強惺惺。容貌矜持禮法贅。強將拜跪學常人。不覺欹身落崖砌。千扶萬擁不能支。吻中微聞呼白二。簷溜丁丁滴到鬢。舉手推屋若辭醉。一酣三日昏如泥。齟齬吼若驚濤至。天然一幅渾沌圖。人間械路爭迴避。(白二邱郎姬也。)

德勝橋水軒集諸公詩

西山去城三十里。紫巘青邏見湖底。一泓寒水半庭莎。賺得白雲到城裏。菱葉濃濃遮雉朵。野客登堂如登舸。稻花水清御池香。槐風陣陣宮雲涼。一番熱雨蹙波沸。穿簷撲屋生荷氣。乍時潑墨乍清澄。雲容閃爍螭蛟戲。簾波斜帶水條烟。北窗雨後夢清圓。免將數斗薏仁酒。賃取山光不用錢。

避雨崇國寺三日紀事

濕雲漲山雨不止。一酣三日葡萄底。天公困雨如困醒。醉人渴飲似渴水。東市典書西典几。團糟堆麩作城壘。明知無雨亦不行。權將雨作題目爾。僕夫安眠馬東尾。大甕小甕來日起。

戲贈死心和尙死心以秀才出家

原名文煒

鐵城焰裏熱忙身。幾人能擲頭上巾。題將百八金剛子。辭却東家老聖人。少年意氣非等閒。精悍之色在眉間。鑿取魚腸一匣水。鑄作胡僧雙耳環。往年湖上逢開士。藻月規烟說文煒。但知北海是大兒。誰識南宗印真子。海內學士聞行履。半說顛狂半驚死。東方先生代解嘲。秀字何妨豎却尾。瘦巖百尺突寒松。冰谷千年貯古水。落花紅流入溪瀾。請看風吹起不起。

月夜登良鄉塔岡與子公諸友作別



秋水瀲灩滴青霧。城外人家城裏樹。白埃一道衝紅亭。正是馬蹄離別處。荒垣殘葉幾家村。千匝洗盡月波痕。鄉關十路九貂虎。未知托鉢向何門。鷲禽一羽分煙去。雲路沉沉安可論。

### 趙州觀水壁憶真際和尚

幻士幻入水三昧。博取天河作手戲。跳珠迴沫五尺餘。一城草木掀濤勢。古佛堂前柏樹子。半裂空心半斃死。荒簷龍鍾幾病僧。日暮空垣拾菌耳。堂頭老像如冰冷。寒碑月寫風枝影。石欄獅子向東啼。夜深喚却虛空醒。

### 賦得斜風細雨不須歸

莫釐山上亭如蓋。紐取蒲梢作衣帶。絲煙細雨着羅窗。墨樹濃山瀉生繪。農家閒記月毛生。賈舟怕見江猪拜。是處皆將筇簪行。誰家不得刀鱗賣。雲脚纔封馬蹟山。輕雷忽過吳淞界。湖州萬戶入青煤。七十二峯如錢大。舖糟一枕釣竿眠。不覺風波在船外。派派煙嵐刺眼眉。折折雲山鎖心肺。誓將白水洗纓塵。何用浮雲生肌疥。爲君屈指開元年。高冠大纛幾人在。一灣艇子一竿絲。不學成都先生卦。

### 文殊臺

芙蓉萬尺花如鐵。秋窗畫酒紅霞屑。螺頂仙人騎杖來。天衣曉帶雪山雪。帝遣神丁量海洗。繡罽斑稜生平砥。一萍吹作潯陽城。半匕疏爲九江水。高青直上一萬重。綠瞳笑啓金泥封。煙重雲滑不可去。怒鞭白雀惱張公。

### 瀑布

寒空日夜摩幽絲。霧縠龍綃披幾束。銀灣截斷牽牛人。鞭起眠龍駕天轂。帝宮酒暖澆愁春。霧汁茫茫瀉清淥。夜寒霜重玉女驕。袖裏金匱向地覆。湘娥手挈瀟湘來。雪魄雲魂鬪不足。炎官不到落星城。六月人間呵凍玉。

### 夜臥青玉峽看月



渴虹飲石夜蛟哭。寒屑霏霏灑斬竹。一灣淨月趁斜轡。墮向龍宮寫幽獨。鴟絃斷盡鐵槽平。石韻高寒譜不足。頭毛索索胃人長。幾時買斷青崖腹。五更涼夢泊孤雲。以手捫天如蒼玉。

出城至大別寺題壁

漢陽山上閒鬢少。漢陽城中人又老。娟眉雪齒競浮榮。幾人頭上無青艸。荒墳如粟秋山下。嗷嗷鬼母訴長夜。山中老矣頭陀行。白骨堆中起精舍。漢陽城如掌大。壯士激矢穿城過。試登高閣數行人。闊帽青衫凡幾箇。

舟中夜話贈馬元龍

十年不作沙頭客。舊時呢好頭盡白。偶然湖海訂新知。久語寒泉落幽石。白沙着月水澄天。一面吳綃滑冷碧。鱸聲沸盡火銷灰。不覺西窗墮寒魄。世兒嗽嗽弄吻舌。豆火不光地自窄。等閒攪手量青天。枉把虛空記尋尺。天池九萬自乘風。不以蜩鳩損勁翮。

荊州前苦雪引

鮫民老困輸絹苦。私向龍宮販雲母。百馱夜經瞿唐門。峽鬼騎魚訴天府。鮫戶十竄九囚虜。淚不成珠天帝怒。骨白粉焦委黃泥。至今荊州唯白土。

荊州後苦雪引

東皇放晴亦不惡。何事飛雲巧穿鑿。入市不填萬井飢。積峽惟助江神虐。蔬盤日日嚼冰絲。豈有羊脂充羹臠。撲窗打幔十日落。千門無路貸金錯。廚斷煙消牙齒閣。下方自苦天自樂。玉娘斜坐抱雙脚。仙官雲吏供嘲謔。東海盛醑黃姑酌。天經夜竊九關鑰。倒騎獰龍捶金絡。羲和上書翻見縛。丁令無官化飛鶴。吁嗟天公待民何其薄。野人扶白覓溝壑。



春江引

濃煙抹盡春沙暖。錦雲炙日鴛鴦滿。斜嵐撲地夜爨香。較取卓家黛深淺。苔光勻綠堆春簡。尺闌題盡折枝短。桂橈一劃破青天。辦取藤鞋踏山眼。

哭劉尚書晉川

記相識。相識黃鶴樓。當時稚齒青衿子。平揖方伯古諸侯。書司曹佐斂手愁。公也置几頭拄頭。飲我酒。庭幽幽。千枝如火燒紅榴。東眺晴川西鷓洲。少年佻達躁如猴。枕肱疊膝百自由。歛杯畫筯恣嘈咻。爾時山翁問余言。乘興遂作洪山遊。中間離合苦不定。長別已經十春秋。去年三弟山東來。道公貌映骨力遒。百八串珠不離手。言談清簡風颼颼。未幾傳公病。又傳已小瘳。昨者度門從淮返故里。親見白旛黃腸出濟州。使我淚眼如江流。三日欲語不得語。枯咽喉。海內學道幾人在。轉眼輒爲天所收。去年哭潘去華。又哭我先伯修。河枯岳折星辰死。鳳凰不鳴鳴鶴鷗。天公于世豈相離。或者精光透泄不宜久。高賢大才理當歸一丘。嗚呼既知歸一丘。何爲銀章緋袍白頭戀着不得休。

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開不甚暢爲花解嘲復以自解云耳

世人鬪豐不鬪槁。瘦而能立勝肥倒。世人相喜不相愁。濁快豈若清煩惱。寒花適逸花典刑。不與天喬論繁早。根株虬曲幹橫斜。總令無花格也好。山茶肥膩蠻腮紅。蒲柳輕微媚黛掃。孤清灼灼月婢春雲白。石蒼崖相對老。只將黃髮領芳菲。忍令高姿伴花草。山中夜逢萼綠華。騎着么鳳上青昊。

其二

花神一夜色枯槁。主人入門愁絕倒。夜深花嘆似人言。主人百事重花惱。一者庸工剪束繁。二者醜女折戴早。



三者頭上寧着老鴉啼。不願俗子相憐好。晒禪遺矢主不知。花落青苔任箒掃。算得立券坐花前。無酒無詩送花老。孤山事我若仙姝。君之視臣如芥草。主人百拜謝花神。過不即芟如春昊。

其二

主人被謔如摧稿。空庭百匝愁顛倒。抗顏也作花忠臣。摘葉披枝恐花惱。貯君玉照金谷之堂。山驕石佞君開早。貺君和羹驛使之辭。調卑格弱君言好。我無紅碧爲君妍。莎臺莓榭躬除掃。宋硯蜀紙李廷珪。折枝貌得花韻老。榮枯開落等一觀。自覺與花非艸艸。月沉風止兩無言。一方積雪照冥昊。

虎耳巖逢不二和尚

幽巖幻出支公面。瘦壁玲瓏點葱蒨。百年一室鑱青煙。澗石霜松幾回變。師言少日住西山。南內風光眼會見。武皇七年四月時。搭衣會上戒壇殿。白頭等死入名山。四十三年若流電。榔梅插得大十圍。又見曾孫頭似霰。夜深屈指數朝賢。青山閱人如郵傳。元美伯玉今在無。可惜聰明死編撰。

隆中偶述

蒼藤老蔽幽谿石。瘦鐔棱棱網苔迹。想得山中抱膝時。涼雲如水樹紋碧。山莎滿地刺花紅。草堂斜掩一池風。杖聲跼跼衝山鳥。道是鹿門龐德公。開尊疊唱梁父吟。黃頭醜婦拔釵簪。踏花趁石窮幽嶮。行盡溪橋聞怪禽。一朝龍甲騰巴水。盡瀉清江澆玉壘。西連鄴虜東狡吳。坐策行籌幾回死。晚年隻手扶庸主。文泣鬼神戰風雨。炎火不光漢數窮。消得英雄憤幾許。五丈原頭石帳塵。煙霜蔽却白綸巾。始知伊呂蕭曹輩。不及餐雲臥石人。

黃平倩至玉泉以書見要倍道趨之馬上感舊有作

曉枕濃和發清噫。知是佳人呼我字。翩然一鶴自東飛。啣得巴江牋子至。蠟花滿幅堆明燭。要我共踏青溪翠。



怒帆一掣截長波。馬不待鞿垂以轡。頽藍疊綠瀉平田。纈林稠葉點清賦。當時京國好兄弟。射堂佳月城西寺。幾年拋沒嘆吹雲。又作飛鴻留爪地。老去怕逢緣熟人。夢回每說金華事。欲知銷折幾番心。看我衣衫重疊淚。

### 贈陳正夫

學書不成去學劍。拋却鉛丹買弓箭。六韜不直一文錢。穰苴終作灌園漢。稻黍不收收莠蕘。勉將方口救窮賤。古紙煙黃書一通。赤日方街磨大硯。洿波尺沫濡枯魚。十年不識孔方面。記得魁梧美少年。手把牙籤頌書傳。花前月下幾吟哦。顛書自掃白團扇。高冠大袖走文場。身經大小百餘戰。幾年面上堆紫煙。直腰曲背走鄉縣。家園賣盡子依人。不及西家老曹掾。身宮磨蝎命驛馬。五行勞碌君自見。詩能窮人窮者工。瘦島寒郊無飽頓。新詩字字挂人口。不與妻兒充饑噉。如今貴者不讀書。腹中猶如酒食店。自來好語出饑腸。一字堪酬五十絹。我亦辭官作乞兒。他時同入歌妓院。

### 和穀字韻

江波日夜鳴頽綠。眼底屏山青六六。茶花冷茜燒春雲。酒暈生腮紅照肉。先生吟詩新履道。兒童覓硯舊紗縠。只覺營生讓怒鵬。未許卑飛奪倦鵠。水響風枝伴楚吟。濃煙淡月隨燕玉。競奇角險建騷場。徹夜燈花守魚目。規紅縷碧推好手。入地搜天快神足。詩成佳惡自平章。除却苕裾留嘉穀。

### 看梅用前韻

海上佳人字萼綠。一笑曾傾三十六。古來相女如相士。莫使精神掩豐肉。洗却東家惡朱粉。不御人間閑綉縠。一枝素豔倚蒼雲。夜夜諸仙返龍鶴。騷魂冒雪走三湘。客夢隨風墮羣玉。氣條繁蕞亂高淸。引得時流妄標目。詠物寫生同一肖。不貌而工神已足。孤山昨歲附詩筒。千里函題寄不穀。



代廣陵姬用前韻 爲崔生作

低鬟染就宮雲綠。麝裙曉展瀟湘六。楊子橋東梅嶺西。歸魂幾夜銷香肉。輕粧淡抹淺規眉。愛着生衣棄紉黻。一身飄落等吹花。千里家鄉任白鵠。東隣移去復西隣。那得王昌與宋玉。梅花終作處士妻。海棠暫試詩人目。賣珠補屋是何人。方領長環窮也足。但得夫壻不從軍。同向沙田種麻穀。

偕崔晦之過二聖禪林時諸衲子出紙索書戲得猪字

柳瀾滴瀝溜春渠。牡丹已老木香初。黃蕉白紈蔽香廬。唾雲沫月課空虛。剡溪十丈雪不如。長眉辟支手自舒。波折瘦硬結淺疎。細如春蚓濃如猪。書成詰曲不能讀。牛鬼蛇神者誰歟。天竺胡兒解我書。

甲辰會榜題名至時舊友及諸弟在場屋者皆被落因及之

無翼而飛無脛走。辰發幽都已南斗。一丸紅蠟半通函。喧殺青童與白叟。珊瑚未盡鐵網愁。霜蹄暫蹶麒麟吼。了知妍醜任瞳人。未必臬盧真好手。柳浪千頃雪粘天。月下窪尊花下白。隔年兄弟校眉鬢。面上浮紋添八九。南郭種蔬西郭田。山前着屐山後酒。少年愛惜等佛名。今日公然破敝帚。幽窗日上簾紋紅。絕勝朝參與卯酉。顛毛那許更烏紗。花鳥雲煙共白首。

聞省城急報

黃鵠磯頭紅染淚。手殺都堂如兒戲。飛鞚疊騎碾碾塵。報書一夕三回至。天子聖明臣斂手。胸臆決盡天下事。二百年來好紀綱。辰裂星紛委平地。天長關永叫不聞。健馬那堪持朽轡。書生痛哭倚蒿籬。有錢難買青山翠。

和東坡聚星堂韻

凍鳥無語僵寒葉。曉起漫階五尺雪。穿簾撲幔綴斜風。楮碧紗紅景幽絕。蠟膏乍溢紫絨生。研冷煤枯霜穎折。



千梢攏壓鳳翅垂。萬瓦齊鋪烏鱗滅。近牆老鶻不知人。却立鸞氍如被掣。月團三百沸溫瓶。盈碗漚花瀉文纈。高禪滿坐毘毘床。佳言衝口旃檀屑。楊岐偈子冉三題。龐老機鋒時一瞥。東坡先生寫雪真。不用煩言與喻說。杜老梅花詩亦然。廣平空有心如鐵。

### 送惟長先生歸空途中偶成

板橋絲柳黃泥路。曾是從公送人處。麻衫掃地額沾沙。蒿里一聲公又去。長隄雨暗血滋衣。旛旆遙遙捲飛絮。白楊無數鬼啼風。三十六人唱煙霧。人生要死何用愁。白日紅輪攀不住。赤髯黃巷懺他生。皓齒清歌樂朝暮。薄留風雅駐歡場。高築糟丘驅大怖。一斗憨憨睡寶池。大士心許佯頽怒。少日倔強老更顛。料公拍手菴羅樹。

### 午日沙市觀競渡感賦

金麟拆日天搖波。壯士摩旌鳴大鼙。黃頭胡面錦抹額。疾風怒雨鬼神過。渴蛟飲壑貌觸石。健馬走坂丸注坡。傾城出觀巷陌隘。紅霞如錦汗成河。妖鬢袖底出巾冠。白顛髻下立青娥。朱閣玲瓏窗窈窕。輕煙倩語隔紅羅。北舟絲管南舟肉。情繁景促歡奈何。雲奔浪激爭撫掌。亦有父老淚滂沱。渚宮自昔稱繁盛。二十一萬肩相摩。西酉中瀝橫幾載。男不西成女廢梭。琵琶賣去了官稅。健兒半負播州戈。笙歌沸天塵捲地。光華盛校十年多。耳聞商禁漸弛緩。努力官長獨煩苛。太平難值時難待。千金莫惜買酒醪。君看至德中興後。幾人重唱天寶歌。

### 彭長卿自武陵至公安遊甚困便欲由梁之魯入都歌以送之

瘴雨谿煙痕滿面。去日北風打霜霰。青鞋踏遍武陵山。溪流不泛桃花片。千崖霞錯繡盤盤。自是瞞人眼不見。歸魂夜夜攪春雲。夢裏黃金醒後變。宵寒枕上壘征衫。曉雨街頭典行卷。囊空難買沙頭春。一騎秋風走淮汴。袖裏慵開北海書。匣中自洗端溪研。杜甫南池李白樓。兔園臺館靈光殿。七十老翁健如鐵。騷場尚可背城戰。大耳紅頰



酒百盞。醉來猶枕桃花扇。朱家門外季布髡。信陵席上侯嬴賤。碣石天高曉月寒。潞河水滑秋雲濺。幕府若逢裴相國。一字應償一匹絹。

古荆篇

年年三月飛桃花。楚王宮裏鬪繁華。雲連蜀道三千里。柳拂江堤十萬家。丹樓繡幌巢飛燕。青閣文牕起睡鴉。鴉歸燕語等閒度。不記江城春早暮。東風香吐合歡花。落日烏啼相思樹。王孫挾彈郢門西。少年借客章臺路。少年矯矯名都兒。雕鞍朱勒黃金羈。採桑陌上青絲籠。紅粉樓中白紵辭。白紵綠水爲君起。青春環珮如流水。東城絲管接西城。相府豪華壓朱邸。俠客飛鷹古道傍。佳人賣笑垂楊裏。垂楊二月隱朱樓。家家宴喜樓上頭。綦烏喧闐朝送酒。管絃嘈雜夜藏鈎。繁絃急管夜初闌。惜花少女怨春殘。桃花灑灑歌成血。蘭炷漫漫火送寒。曉風楊柳萋萋浦。秋月梧桐金井欄。秋月春花無斷絕。門前郁李九迴折。願作陽臺雨後雲。誰憐洛水風中雪。湯臺洛水夢空長。那似倡家玳瑁牀。選得東家佳妹妹。却延西第好兒郎。織成錦席迷蝴蝶。種得青梧棲鳳凰。遊人戀戀無窮已。踏遍江城春萬里。只解賓從集似雲。那惜年光去如矢。花開花落總生愁。郢樹鄖雲幾度秋。霍氏功名成夢寐。梁王臺館空山丘。榮枯翻復竟何言。昨宵弱水今岷崙。無人更哭西州路。有雀還登翟氏門。漢恩何淺天何薄。百年冠帶坐蕭索。昔時噓氣成烟雲。今朝失勢委泥礫。青娥皓齒嫁何人。金牀玉几爲誰作。已矣哉。歸去來。楚國非無寶。荆山空有哀。君看白雪陽春調。千載還推作賦才。

病中短歌

吁嗟我生年十九。頭髮未長顛已朽。病寒三月苦沉吟。面貌如烟戟露肘。羸枯博得妻兒憐。七尺浪爲鬼神有。篋裏殘書別故人。几上龍鍾鬪老叟。無情莫問囊中錢。有稅還充床下酒。蟲臂鼠肝彼何人。嗟來子桑真吾友。



北邙

蒼松老蠶風掀舞。壘壘孤烟問無主。銅駝陌上舊王侯。吹作行人面上土。山頭白楊化爲姥。夜夜田中驅石虎。衣冠北向拜壽陵。樹上烏鴉能漢語。

自從行別袁水部

自從龍門稱千里。天下風流屬袁氏。以茲仙郎復擅名。依然彈冠粉署裏。我見行館沙市傍。市上桃花照春浪。章華繞路幽蘭笑。巫峽趨門玉練長。主人經年忽回首。父老相贈一卮酒。遊人爭勒羊公碑。商婦共挽遺愛柳。龍州江上一片石。髣髴留君向君揖。甲帳開時雲不流。錦帆過處香猶襲。傲然一舸下江浦。直到潯陽九折處。湘娥綠粉掃晴烟。小孤雲鬢逗秋雨。三湘九江昔所悲。長沙曾此別東籬。我今與子忝同譜。別意悠悠誰與吐。君不見四世三公聲名極。青眼望君君努力。

長安秋月夜

長安城中秋月明。六街九陌無纖塵。先入樓臺喧戚里。次經池館趁遊人。遊人宛轉無窮已。千門萬戶秋如水。處處笙歌玉樹傍。家家簫管澄湖裏。漢家天子幸平陽。金娥寶炬列成行。吹蕭蹋鼓留天女。斫玉燒金煮鳳凰。才子後庭競度曲。念奴別館伴諸郎。銅龍軋軋烏啼早。金屋沉沉秋漏長。秋漏漸深歌漸闌。感此如何不倚欄。願得長侍君王寵。願得長隨玉輦看。又願君心如月皎。那知妾貌比花老。玉盃難收覆地流。東風不着斷根艸。可憐今夜長信殿。含酸飲泣悲團扇。未買相如學阿嬌。難將赤鳳比飛燕。香銷金鴨妾自燒。淚破紅綃君不見。十迴看月九迴擊。手把輕紈繞月行。盤花蜀錦傷心色。子夜吳歌斷腸聲。紅闥紫塞三秋恨。碣石瀟湘萬里情。年年先向離人滿。歲歲還依愁處生。年年歲歲秋自好。獨憐嬌黛無人掃。未有容顏鬪月華。自分棄擲同秋草。桂魄有恨不長圓。嫦娥無藥應



先老。願得秋光守翠幃。願隨流景送君衣。與君並蒂原並吐。與君雙鳳不雙飛。江南蕩子無消息。龍城征戍幾時歸。胡風刁斗愁聞雁。閨月簾櫳懶上機。亦有當壚斂青娥。投色留賓態轉多。雙燕有雛辭社去。孤鶯無偶奈秋何。已見迴文傳錦字。更聞尺素託流波。不道人間恨洛浦。定知天上隔銀河。愁來白恰連巾濕。泣罷青衫挾瑟歌。歌已闕。月西傾。一年看一度新。漢武秦皇消不得。却尋方士學仙人。

贈黃道元

海內奇士如君少。雙眼識君恨不早。紛紛俗士盡輕肥。嗟君短褐長安道。男兒有骨不乘時。處處相逢薦福碑。請君試祕豐城劍。他年倘有張華知。

白銅兒

白銅兒。白銅兒。閉眼不觀書與詩。積玉輦金遊帝里。買得烏紗繡補衣。歸來白馬嚇兒童。黑紵滿堂金字紅。灸牛鎚馬邀鄉里。青絲華館鬧春風。越女吳娃嬌侍側。又欲凌空生羽翼。房中素女術無成。汞裏金丹採不得。洪都老道術最奇。龍虎真人張天師。寶籙一箱金百兩。牛頭可作門前廝。擊大法鑼鳴大鼓。百餘道士揮白塵。門外旛幢引雷公。江上芙蓉燈競吐。後門逼債前門捨。乞兒歌郎趨滿野。方士行來眼欲穿。山僧醉後顏如頰。儒生讀書書總多。白髮無官可奈何。生乏白金獻天子。死無黃紙賂閻羅。

長卿內子無如氏繡佛及諸人物行楷精絕詩以記之

湖絲細嫩嬰兒髮。水光灑灑春雲潔。憑將聖手劈秋毛。巨斧劃開枯筒節。十日一眼九日眉。幻出白毫光滿月。衣摺瘦健貌清古。筆墨無功哇徑絕。白描設色種種工。活奪龍眠與松雪。橫見側出燈取影。有意無意鴻沒滅。絳州淳化老定武。針鋒摹出無差別。誰能紙上臥王濛。要使質充走殷鐵。堂上傳視色生動。四坐欲言口無舌。唐鈞森緊



損神情。宋繡阿娜無筋骨。長卿秀句奪雲烟。佳兒指上現青蓮。一家淨侶團圓語。大勝詩人王綸川。

客有贈余宮燭者卽席同劉元定方子公邱長孺陶孝若賦之

刻鳳含魚吐春燄。只撲蓬萊天上見。綠綈方底散青烟。一朝別却宮雲面。不照明蟾翠步搖。書帷自剪讀離騷。捍撥春雷罷不聞。細雨珠花滴小槽。韓家燈檠夜相伴。離離朱粉烟黃卷。瓦瓶石臼竹方床。上有羅文折角硯。莫道不如宮裏時。高齋守盡蘭心茜。邯鄲才人嫁廝養。猶勝閉置閒宮殿。柏梁宴罷霞成堆。昆明池底夜珠來。紅膏自糝不得近。阿監但掃沉香灰。汗花凝滴雪珠膩。蜀葵粉濕青蟲醉。一石酒盡尙留髡。扇婢夔兒爛漫睡。燭龍傳語九微光。輸盡婪杯老聞吏。

宮簾

并刀剪出涘水紋。黃琉璃滑淨無塵。華清日高海棠睡。一片溫玉沉秋雲。花房晝脫守宮的。珊瑚反掛瀟湘裙。掖庭展轉出坊肆。餘脂猶在香氤氳。腐儒白首青蒲薦。十度摩挲眼驚見。寒色平鋪四丈餘。虛堂盡斂白紈扇。骨冷魂清抱雪眠。夢回每出松風院。少陵廣廈千萬楹。白家大被蓋徧洛陽城。安得此席如此被。眠盡西華道上塵。土熱中人肺腑如冰舌不鳴。三空九陌殷雷聲。

夏日劉元定邀同顧升伯沈仲潤李長卿邱長孺集城西荷亭是日熱甚得暴雨乃解

火龍吐燄燒青槐。繁鱗挾日戰雌雷。黑雲蟠墨濕崔巍。雨頭未展風脚回。羊角直上旋飛灰。鳴階稀點大如盃。潑天猛溜破枯苔。千荷葉翻淨綠頹。跳珠排沫紛喧沓。飛瀑出厓車齧街。髣髴十部影。鱗鱗甲鏗刃相摩推。匿床抱柱走童孩。舌齶雖張耳不諧。破屏障身肌粟堆。半臂未到聲頻催。高堂虛冷無餘埃。蠅凍不飛棲梁煤。平頭次第陳罌罍。黑岑牟進羯鼓開。胡粉假姬上場來。宮紗淺袖雀頭釵。當筵一笑紅玫瑰。蓮花過酒香流顛。錯觥香露迭排



詼。餘枝滴瀝落生梅。門外青波沒馬臺。

萬壽寺觀文皇舊鐘

先皇舉手移天轂。無冠少師鬢髮禿。已將周孔一齊州。更假釋梵庇冥族。鎚沙畫蠟十許年。冶出洪鐘二千斛。光如寒澗膩如肌。貝葉靈文滿胸腹。字畫生動筆簡古。矯若游龍與翔鶴。外書佛母萬真言。內寫雜花八十軸。金剛般若七千字。幾葉鐘唇填不足。南山伐盡覓懸椎。諸葛廟前刈古木。震開善法忉利宮。撼窮鐵網蓮花獄。鼎湖龍去幾春秋。二百二回宮樹綠。蒸雲炙日臥九朝。監寺優官誰敢觸。大材無用且沉聲。吠蚓啼蟲滿山谷。今皇好古錄斷溝。琬琰天球充黃屋。十龍不惜出禁林。萬牛回首移山麓。滄海老寔行舊令。洛陽遺考開新目。西山但覺神奸潛。易水不聞金人哭。道旁觀者肩相摩。車騎數月猶馳逐。翠色蒼寒欲映人。當時良匠豈天竺。萬事麤疎誰不然。今人不堪爲隸僕。興悲運慈又一朝。萬鬼如聞離械梏。幾時諫鼓似鐘懸。盡拔蒼生出溝瀆。

蛙飲歌

衆蛙強飲角雄雌。怒顛鼓腹入清池。池面不減一涓滴。千衆蹣跚醉淋漓。學宮老儒課童子。長頭短項叫相隨。蒲根荇底互嘲笑。我吻猶燥汝不支。白龍魚服過而語。汝輩雖飲奚以爲。衆蛙曹怒呼其侶。波心跳擲如熊羆。前馳大腹後丁尾。鼓角雖雄劍戟疲。白龍一呷池水竭。諸蛙駭愕號且馳。聚族隱姓入汙泥。羞教東海見萍蹄。

賦得朱華冒綠池

曾見雲錦光明地。花朵雖繁無生氣。又見楊妃出浴圖。未離宮粉香奩意。花意高潔水清冷。色態兩絕非濃膩。坐看風曉月斜時。柳妥烟沉天欲醉。不放玻璃光激灑。高窗低箔如茜染。辟如新晴水碧天。也要紅雲亂粧點。

雲起樓爲徹如賦



白雲縹緲如仙客。只在軒前人不識。高人與雲若故知。近固追隨遠亦得。鬢鬢人物偶爾成。豈有神情與香色。泊然一以氣類從。如磁與鐵自相卽。主人玉女潭邊住。樓居正直高崖處。赤欄翠竹與山平。便是孤雲來去路。朝隨馬跡渡頭風。暮宿罨畫溪上樹。雲耶君耶遞爲主。茶烟濕處飛泉怒。雨中自有徐熙山。秋寥忽遇王維句。只今長安浩浩塵。雲亦隨君馬上去。西山逼眼萬螺青。是中應有雲流寓。東華舉首卽重霄。垂天漠漠如飛絮。

### 畢少參舟中見武錄知邱長孺被落詩以悲之

鞭策麒麟柴車下。疾走不能先駑馬。客座見書身毛寒。瀉水高談爲君啞。穿楊萬輩豈易君。胸中奇靈如春冶。早知大黃亦誤人。悔賣囊中未央瓦。嗟乎長孺臂在身。韜在腹。彈射百家蒐九流。驅使兔毫如箭鏃。

### 宿遷道中阻風和方子公

黃河水濁如泥注。曉起顛風欲斷渡。白頭舟子斂手愁。黑霧籠干大王怒。黃熊廟傾庚辰死。潭底獼猴鎖不住。龍驤萬斛掀一毛。怪鴉作語灣頭樹。我告舟人亦偶然。神靈未必苦相怖。驅風走浪乞羊豕。神若有知神亦惡。僧伽古塔向來靈。月下心香聊一炷。假寵乞憐非我心。何以供養唯無懼。人生禍福有前期。辟若古郵亭上路。

### 中山觀長公雪浪石

銀鈎錯落繞盆唇。遭時燬禁石僅存。峨眉積雪裏玄雲。坐令雪壁羞季昆。黑山夜渡蛟波翻。飛濤挂壁天迷昏。旋流入眼風生痕。一洗河北印板紋。石中應有道子魂。

### 天開巖

不到天開巖。不見此山奇僻趣。辟如讀書不讀石。鼓與邱墳。不知古人幻變突兀處。石下常生有蒂雲。石旁粘着無根樹。骨格遒勁毛爪寒。山鬼吞聲巨靈怖。靈隱寺前萬竅風。石公山上一方霧。



觀音菴爲一心隱齋上人題

古鎗百斛沸春雪。衲子如雲謝不得。堂頭拊髀飯頭飢。軍持每注珠泉竭。室中夜語秋花墜。舉世三寫烏焉字。雖將真藥苦役人。衲衣偷裹菩薩淚。宴息六度萬行場。敷衍水月空花戲。觀音妙法最難思。山僧功德不可議。

千佛堂爲玉輪上人題

千佛堂中千箇佛。眼底諸君皆髣髴。旁邊突立千佛巖。紺衣剝落千年物。寒風十月枯青嶂。短尾饑猴跳枝上。毘盧帽子茶褐衫。道是堂頭老和尚。

般若臺爲無懷上人作

般若禪人曉禪味。辟如屋底看山翠。又如人持京師書。雖不是香有香氣。荒臺老骨一片青。風吹日炙石文腥。攜將三百溪藤紙。摩取四十二章經。

西林菴爲從石上人題

西林禪人東林弟。朝作新詩暮作偈。將禪比詩不爭多。色裏膠青水中味。室中枯坐一繩床。牕風吹出沈香氣。集張園分得對字

秋芳老盡枯香在。缸花夜煖朱絲佩。洞庭橘子割霜寒。碧椀青盤雅相對。鈎月半牕吐薄暉。長眉小史換宮衣。金爐火急焦聲碎。杯面魚珠點點飛。

步少修韻懷景升

江濤日夜銷梅冶。長髯仙人在其下。歌樓夜雨蠟燈紅。袖壓金卮點籌馬。篋中時有青銅淚。賓客無歡神色醉。欲將心腹若干人。前門投刺後門避。世人眼塞開元錢。那能讀得貞觀字。百萬拋來李白窠。十千唾手袁羊戲。溝水



至清河至濁。漢宮不重東方朔。天池老盡垂天翼。斥鷃公然乘羊角。

### 從軍行贈程生

生善刻玉

留都十日九塘報。程生拍手向東笑。三百斤石一手提。自典冬衣買烏號。元霜十月道途難。雪花如石打馬鞍。敝衣三尺不掩體。尙說淮南氣不寒。自從和議成反復。正使羈囚尙書戮。天子咨嗟發帑金。經略提兵過鴨綠。材官猛士氣如雲。玉刻腰帶金麒麟。朝廷豈無胡都堂。人間不少威將軍。往聞倭奴寇浙時。義烏貴者至千人。倭奴機關亦易與。結羊揮扇驅婦女。十步一伏九步連。八尺神刀吼秋雨。程君切玉如切肉。倭刀雖強不過玉。

### 達摩影石

石影酷似人間所繪初祖像。有大儒欲關異端。刮其影不能盡乃止。

禪月羅漢天下絕。螺烟滲石光不滅。面紋漆黑眼生稜。衲衣袖展秋雲潔。幅巾談道老先生。以刀割影影愈徹。如蟲蝕木偶成文。鏡花豈必生枝節。中山廢圃石如鐵。白浪纏身捲飛雪。移向山中作一盆。飄然乘風葦可折。

### 過新脛河

北風浩浩吹酒池。萬娥夜舞糟邱堤。飛廉手把火旗麾。少師蹋天不敢啼。是時獨夫眼方纈。古鼎排庭瀝豹血。姐已頽紅倚曲欄。野人霜下踏冰裂。須臾縛致軒墀前。皴肌凜凜顛垂雪。新脛傳視血淋漓。仰天大笑瓔珠絕。已見愚臣心孔多。又見耄叟骨如鐵。殿外執圭聲唯唯。聖度如天鑑似水。西方罪臣老更厓。口啣枯艸談陰陽。朝披雨雪夜眠霜。哀笈瘞朽目汪汪。何異燭火仰三光。

### 綠雲菴爲蒼麓禪人題

天女乘空灑藍水。秋雲染就層山裏。瀉地捎天萬尺長。客霧郵風二十里。篋篋谷前君山側。水冷山枯行不得。藤花格子竹方床。眼裏叢梢如舊識。



河陽

潘郎種花如種麻。百里霜鉏耘錦霞。掃香少女紅沒丫。東渠西泚浮落花。潘郎去後委泥沙。春風如旅歸無家。道旁灑樹怒槎牙。明星未出啼老鴉。烏囊三尺袂襠斜。

驪山懷古

薄雲淺照玫瑰紅。一笑君王三舉烽。羯鼓樓頭鼓一通。霓裳夜舞玻璃風。赭山梁海老英雅。鑿地出天開幽宮。月珠如炬啣兩龍。三泉照澈白日同。蓬萊方丈遠不逢。方士談仙如鑿空。舸舸滿載稚芙蓉。堆珠積玉海波中。千歲老狐穴深叢。陰厓占斷石籬櫺。飛鳥吐火燒青松。鳴雨鳴風怪哉蟲。



五言排律

涇陽驛見王子聲壁間韻愴然有述

只合臨漳死。曹家鬼好文。楓根猶有繡。夜壑豈無春。研乞銅臺瓦。姻求洛浦甄。歌遺塗粉客。衣逐賣香人。客鬼輕殘蛻。騷宮重楚魂。死生且晝理。夜樂勝朝顰。

賦得野竹上青霄拈三江韻

烟勢分層岫。寒梢瀉綠瀧。鸞毳拔地洗。龍羽撲天降。雨押釵頭重。鷗回令字雙。隨根來北舍。遞影入西窗。翳日巢幽鳥。敲風吠小厖。簷頭懸渭水。屏裏繪湘江。曲路通斜閣。交枝覆斷缸。微霜天女粉。幽語梵仙腔。椽笛知遺族。漁竿識舊椿。染成雲泛泛。市以碧淙淙。自起操三弄。時來倒一缸。主人那得比。唯有鹿門龐。

和五弟韻

覆地蒼雲濕。垂天綠瀋濃。窗開生翠疊。箔卷膩烟重。妥尾千梢鳳。擎空萬部龍。入風旗纛亂。敲月珮環從。嶮谷追遺律。篔簹墨舊蹤。高寒排雨氣。瀟颯冷雲胸。漾壁頽藍水。遮門浩碧峯。湘娥斑瀲灩。莊叟籟于喁。銅鞮平欺柏。霜髯欲傲松。橫分清偃蹇。惻憐醉龍鍾。鐵畫唐鈞鎖。鷹村杜叅鋒。籌書豪蔡格。箭括美吳儂。碎影琉璃榻。鮮香琥珀鐘。他時裁笋籜。規製取芙蓉。

王回先一夕尙痛飲叫笑如常時侵曉三弟來云回病且革以爲戲也急往觀之回奄然逝矣遂爲長律哭之

道病猶疑謔。那知畢竟非。命輕殉粉黛。形老憊甘肥。事業憑唇立。家園信手揮。分身衝酒陣。一笑解愁圍。黑白



人人是。恩仇面面輝。牢籠心入竅。輕巧語當機。望節朝團社。聞歌夜款扉。乍來乾鵲喜。忽去飽鷹飛。六月綾紋袴。三冬葛縷衣。預愁酤少值。不畏室啼饑。面古堪描畫。耳頑耐刺譏。甌中無糝粒。袖裏有珠璣。世法猿愁檻。歡場馬脫鞵。醉猶喧夜月。死不待朝曦。破屋遮遺薦。寒蒿倚素幃。一城俄冷落。四衆半歔歔。在在盤殮滅。門門笑語稀。襟懷詩客盡。氣運酒家微。貌熟人頻夢。名輕鬼不威。鴛亡魂宛變。蝶死蛻芳菲。猶勝西隣叟。黃金帶不歸。

法華菴同諸開士限韻

送雲歸老岫。荷蓀量幽潭。古榻連池損。癡禪着謎參。閒膠踏石屐。小立探春驂。竹路編龍子。花時過長男。艸侵紅版谷。蕉短綠天菴。角焰抽寒穗。鑪絲吐睡蠶。農人占九九。童子契三三。溪鳥藏深澗。澗毛露淺鬚。疏經通老衲。書額過精藍。欲訪東林去。陶家借竹籃。

又次前韻

怪石含斑辭。幽雲抱古潭。茶助憑水策。詩理入禪參。白蛤紛春社。紅衫過篠簷。紈書沉篋笥。紙筆付兒男。鼯鼠全河飲。蝸牛一角菴。有冠徒似范。自繭可悲蠶。瘦削山容獨。酣沉柳夢三。近烟紅淡泊。着雨綠鬢鬢。香膩煎雲母。溪光瀉蔚藍。僧來伸紙看。一幅古魚籃。

旃檀館雨中限十一韻

臥觀殘帖盡。閒撥冷池灰。洗碗供梨汁。分壇炙芋魁。雉班穿砌笋。兔目長官槐。謝草吟三復。支堂看幾迴。思深泉透石。吟苦將啣枚。敝册膠春鹵。花箋汗曉煤。鳩飛頻帶子。鳩雨不通媒。種藥愁沙澁。增欄值岸頹。茜衫官長過。小服野人推。木壁塗番像。丹房裂淨苔。松菁欲放滿。自起斲旁萊。

香光林卽事用前韻



宦網弛三面。禪心積九灰。歲功聽瓦卜。天紐問杓魁。老蠶穿香節。寒蟲叫古槐。江花排岸出。泚水到門迴。割裂窮巴衍。俳優畜馬枚。沉思竭廢井。久語墮梁煤。子鶴難爲父。妻梅不用媒。立窗石皴瘦。困雨竹隳頹。花社僧來訊。鷗隣長可推。附舟求洞藥。置檻養盆苔。作意爲農去。湖田怕長萊。

法華菴雨中諸公以詩相角限得六韻

苦發寒蠶竅。閒書折股釵。琢雲裁月遍。儼白粲紅皆。筆誤翻缸落。金清入梵諧。分關時一賽。驅悶幾回徘徊。古硯文全蝕。廢鐺耳半埋。毘耶多口老。閒引散花娃。

雪中限韻時寓沙市同度門作

天女呈新纈。寒梅著典刑。熨沙溫凍局。擁燭讀仙經。蒼跡紛殘篆。枚濤怒遠聽。驚饑卷似蝟。蟲窞字如丁。一國琉璃觀。千枝發刃矚。鏡開古水照。涎熱老龍腥。漏跡埋番夾。寒澌結膽瓶。禪心降槁木。僧夢怯巖扃。臥客全肖蝨。寒姑早驗鶻。皓姿三十里。清遠隔吳涇。

其二

蒼茫沉地魄。吼怒峭花刑。鱸冷荒茶譜。年豐驗稻經。王正書法首。國令免庸聽。入樹占男女。候晴卜丙丁。凍毫書破字。古繡結殘矚。岩闔魂先入。水窗夢亦腥。分箋疏白事。溫水護青餅。撥悶頻呵局。思山屢啓扃。歸兮耘舊圃。餒矣憶原鶻。欲訪佳人去。寒舟閣淺涇。

雪霽後仍用前韻

帝女傳花信。陽官布省刑。簾霜淋故額。窗彩爛殘經。軋軋聲初亂。烏烏樂可聽。題書邀寶月。祝面憶添丁。薰帖防新潤。磨烟散古矚。茗花香後灑。艇子過時腥。老樹波千溜。寒梅月一餅。粉光勻水市。青黛撲門扃。玳瑁噉盆鰓。連



錢玩小鵲。面喧酣白戰。決口瀉河涇。

舟中看月仍用前韻

陰霧如不掃。風伯有常刑。樓閣雲初坼。玻璃魄乍經。沙容兼雪看。鐘響入泉聽。近閣梅題遜。橫江鶴姓丁。詩魂將化石。霜穎發於鬪。河鼓呈天練。鮫宮匝冷腥。夜光辭嶺蛤。舍利瀉吳瓶。窈窕宮腰國。倉琅帝子扃。穿林眠凍兕。觸葦叫寒鷓。濯足求清瀨。剛腸惡濁涇。

舟中風雪遲蘇潛夫遊玉泉不至和客韻

立盡寒枝影。佳人宵不來。掀帷拋斷夢。撥筋寫殘灰。南郭頻愁籟。東林每憶雷。樹髯啼獬狘。雲凍失邱魁。江瀟奔瀾疊。山流賦綠頹。精靈憑化骨。神力假于憊。一掃狂靈去。千峯萬嶺梅。

其二

積陰負故曠。莽莽壓天來。白馬酸冰渡。蒼貌死凍灰。祝晴頻夢火。詛雨孰鞭雷。撥悶憑毛氏。澆寒命草魁。垂頭花擁腫。裹絮衲隳頹。看帖遮愁眼。噓天鼓怒慙。青娥隔帶水。負我一窗梅。

題曾太史退如愍齋用十三覃韻

底事欲名愍。百城臥老禪。愚公谿正北。癡叔舍偏南。罔象珠懸幕。無懷籍滿函。花頭羞豔豔。燕口怯喃喃。庭市空心樹。窗凝太古嵐。侍兒修渾沌。稚子學沉酣。杜口非無舌。忘情似不男。佛經有謂五不男者。猶言無慾意也。已甘中散七。未害虎頭三。乞巧樓全卸。醉鄉路可探。知亡如守墨。想盡類修曇。兀兀迦陵叢。茫茫甕繭蠶。無絃琴亦弄。不語謎須參。一枕莊周化。多方惠子慚。盲方醫後見。黑味飽時甘。坐挈雲將去。神行不用驂。

小齋有隙地植花木數本同孝若寓庸賦得松字



一曲莓苔地。風光屬老慵。稍除疏穴蔓。略植典刑松。徙石雲紋出。移花月影從。買時纔數本。栽處已三重。紅葉剛遮砌。高枝未掩筇。幹唯求老健。姿不取纖濃。雛笋猶呼鳳。稚藤也學龍。夜堦雲淅淅。晴檻雨淙淙。障日聊鋪葦。防窳且益封。公然藏小鳥。亦自集閒蜂。分翠來屏扇。流香撲酒鍾。折攀愁楚女。澆別倩吳儂。景入單條畫。清連怪石供。幽奇無大小。袖裏九華峯。

### 夏五望日與德寺紀遊得興字

麴侶爲前導。僧雛接後乘。城中十里水。世外一行朋。似眼初除翳。如禽忽去罍。摩苔因看碣。敲盞爲呼冰。松老前朝在。編遺手起曾。倦來披數帙。興去躍孤藤。鄰竹幽堪借。古槐醉可登。溪光時載郭。杯影忽沉僧。雲片輕綃斂。天容定水澄。稚兒行趁蝶。髻客坐驅蠅。蒙密蒼枝覆。晶瑩皓魄升。甕開新易水。瓶煮舊宜興。梵集諸方磬。波然萬室燈。月尤增激灑。風小露威稜。乍入宮荷氣。斜分霧樹層。涼衫輕魯縞。時品薦吳菱。互立談門戶。旋刊酒準繩。杜康將佛事。莊叟作魔懲。近水終憐鷺。飛槍且笑鵬。思光空任誕。求郡復求丞。

### 集元定行記齋再賦得原字

淨綠無餘地。鮮芳滿綴盆。風迴香出苑。雨洗碧澄軒。滿壁長林字。盈襟易水痕。客來談白傅。書去覓青原。托疾常澆藥。無憂亦樹萱。幽絃清入潤。淡墨遠成村。見酒猩猩態。憐花栩栩魂。階前三石甕。座上五方言。難至窮仙朔。杯行謔鬢髯。聞歌半晷靜。得采一堂喧。怒若乘秋鷲。競如渴水猿。暝朝時錯亂。醉醒客更番。戶小停詩罰。籌多訴酒冤。語深僮僕寐。觴苦教條昏。入樹河垂沒。亞枝鳥漸翻。歸途傳遠炬。鸞衛已呵門。

### 元定齋不甚寬而布置有態器具亦精餘興未已仍用原韻賦贈兼訂後來之約

莎徑荒才翦。叢梢影漸繁。山苗分杞菊。鄉信覓蘭蓀。碧篠蟠爲几。黃蕉掛作門。卷中流峽水。屏裏識湘源。引月



來陽樹。邀風入淨軒。摩鐘絲蠶出。洗硯墨蛟翻。戶識王恭雋。家憐次道溫。清談還正始。近體雜開元。問衲騎頻去。呼兒鳥忽言。蓮苞收茗葉。綺石養蒲根。官長衙參少。山林奏記煩。團參充午飲。瑤柱出常殮。殊域皆隣里。時賢盡弟昆。酒鎗貽子皙。石墨往平原。算口常先鶴。鋪糟不忌豚。思光驚羽扇。宏正犢皮褌。周宏正夏日着犢皮褌。庭卉非時爛。鱸波徹夜喧。星飛銀碧落。炷老鐵峴崙。採藥朝朝舌。登山夜夜魂。易求王烈髓。漸了向平婚。會意成三笑。歸憐買一村。他時烟壑底。洗足聽清猿。

夏日城西月張園看荷花得蓮字

曉起聞兒說。隔西已有蓮。幘猶懸壁上。屐已躍門前。樹接宮雲近。花藏廟市偏。魚行清冷澗。人語綠沉烟。露葉無多綻。風香繞一塵。徧呼倚蕙侶。馳與蠟紋箋。任意巾衫去。隨身酒盞傳。題詩新滌硯。煮茗自澆泉。有壘微添石。因窪小作田。涼風吹面盡。明月到堦全。鷗鷺掃閒地。榕榕屬冗員。聊爲避暑飲。拚了月支錢。

遊金山寺見舊作有述同遊者兩謝君方子公張明教及童子二仲也

壁上苔痕字。回頭十二年。方平猶眼底。江令是生前。童子來扶杖。山僧試煮泉。浪中鷺隼出。塔下古蛟眠。駭目洞心處。危藤峭石邊。無栽慈竹地。有縱怒鵬天。一壁雲皆碎。千溝瓦忽懸。波涵萬里月。石老六朝煙。揚子來歌吹。南徐閱井廛。萍飄建鄴鎮。豆許海門船。鯨鬣遮晴鳥。珠胎射綠淵。雲堂招賈客。鹽豉供朝賢。夜火朝嵐市。風枝水響禪。山中無印老。休舉帶因緣。

過三橋莊莊在真州城西余舊遊地也今屬潘稚恭

江上喧闐甚。城中乍解驂。坊趨芹社北。水過石橋南。丫路今猶識。楊楊舊亦譖。未曾添屋舍。稍覺足雲嵐。鶴立琴臺石。烏巢畫舫庵。長廊安棊几。斜幔隱書龕。碎影柯枝亂。疎行竹柏參。異花防鹿踐。細果畏禽含。弈客頻留勢。騷



人每過譚。解空猶負墮。高戶也沉酣。幽意關魚鱉。新思類繭蠶。起居凭鄴架。來往借陶藍。地暖溪毛翠。日和林鳥譟。江南山信美。隔水看堆藍。

重九日登釣魚臺限韻

臥柳侵官道。長提接古墟。宮斜十里粉。畫壁一枝蘆。白果將垂砌。紅蕉半掩廬。僧貧茶具廢。興發酒甌虛。怪鳥鳴空院。寒花伴野蔬。堦前雲沒岫。床下水平渠。淨業蓮花社。鄉思柳浪居。道玄唯有髮。中散竟無書。去矣雲中鶴。知之濠上魚。

至日集山響齋送陶孝若諭祁門限韻

時節回燕谷。家山問渚宮。頭顱將化雪。腰領漸成弓。鄭艸終爲帶。楊經竟是蟲。瓶無濡鬣水。筆有怒鷗風。古道水添石。寒崖翠倚楓。門前端木過。飄裏子淵空。白脯聊從俗。青襟解惱公。四箴書兩壁。三禮語諸蒙。皺瘦多盈袖。芎藭盡入籠。廩人供麪墨。月俸買肌紅。小史髭皆皓。隣齋耳未聰。蕭然心澹遠。自振乃孤蓬。

其二

夢回青草峽。人遠細腰宮。意氣爭新鏑。文章寶大弓。白頭耽月露。蒼簡註魚蟲。墨老研秦土。衣寬變魯風。苔文鑄翠壁。蘭楫繫丹楓。山市煙如滴。溪潭影似空。飲猿知接臂。言鳥解呼公。門下疑夫子。吳中怪阿蒙。異書搜古穴。珍茗出筠籠。北海杯中白。彭宣座上紅。拔釵妻子怒。識字小兒聰。著述門常掩。微風語斷蓬。

其三

馬上千盤嶺。中山數仞宮。詞場猶負弩。文戰忍張弓。韻減石家醋。仙成豚望蟲。長官天子諺。鄉里大王風。水影皆涵岫。人家盡樹楓。燒松雲滿布。登閣翠流空。山鳥呼閒客。奇峯禮上公。魚胞真自別。龍尾質相蒙。謝屐常移齒。張



髯免入籠。夜泉頻點白。曉露自研紅。古鼎時留目。蠻音每塞聰。讀書師仲蔚。三徑任高蓬。

上元日同王遺狂過燈市得來字

無復他時意。春燈試一來。寒株陪豔蕊。老女上歌臺。疾雨檀槽鬧。溫風斗玉催。西隣波灩澦。東市火崔嵬。絲竹情終在。樽彝眼乍開。梁園逢故侶。老矣舊鄒枚。

別恨篇爲方子公賦 附六言排

種得油麻未長。撇他李子何安。寶枕鴛鴦離絲斷。金鑪鴨死灰殘。忍啼一語兩語。纏腸千端萬端。總角癡兒駭女。接命朝饔晚餐。獨自弔形弔影。誰人知煖知寒。天上人間地下。死難鬼難妾難。

舟中與諸上人談亡友潘雪松事詩以記之 附七言排

爲向山僧述老狂。這番清淚又沾裳。薄紅腮頰秋生膩。湛碧瞳人夜有光。阮籍一杯澆磊塊。徵君千頃泛汪洋。方言故事閒編集。白水青霞洗肺腸。玄理每將參國是。冥譚直把作家常。終年問道忘人我。老去論交絕輩行。五十金閨纔挂籍。八年符璽尙稱郎。虛心聖主憚詞正。側目權臣避矩方。大易傳成王弼死。小桃園就洞仙亡。葡萄方丈新蓮社。首帕街坊舊燕梁。司馬也須楊惲在。廣陵終作孝尼傷。極知實落棲真地。不是荒唐渺嘿鄉。魂魄若歸先洞府。平生開口說天堂。他年京國西州路。慟殺羊曇哭幾場。



五言律

盧溝道中

驛路風塵苦。殊方伴侶稀。馬猶思並轡。鳥也厭孤飛。樹老春無態。雲生山有衣。紅亭拚一醉。留着鬪寒威。

良鄉道中憶弟

同調古無有。相憐今亦稀。如何萬里去。又作兩行飛。孤塔衝人立。寒雲並馬歸。長安三月裏。好得看輕肥。

宿涿州

旅館侵霜氣。疎題度月明。侍兒偎火語。黠鼠背燈行。別弟心常楚。離家夢不清。相去未半載。馬足幾千程。

河間逢北去人寄書口號

爲報東征使。行行路若干。長途雖厭倦。弱體幸平安。逆旅春無况。離亭夢亦寒。愁心揮不斷。日暮幾千端。

夜行

野暗毛精壘。天昏太史河。陰林晴見火。山居夜聞鐸。獨樹疑人立。衝風似鬼過。僕夫前慰我。官路已無多。

郵亭小餐

獨上江亭憩。溶溶水泊堤。庖人供薄餅。童子薦香梨。朱蠶魚三寸。白花酒半提。黃昏人欲去。窗外馬頻嘶。

高唐道中

好似蘇季子。辭燕又向齊。鄉心隨日暮。望眼盡天低。古道荒人影。寒沙重馬蹄。如何愧小鳥。不占一枝棲。

過滕贈縣尹趙年兄乾所



乘月過滕里。踏沙度薛城。山雲封去馬。野葛翳行旌。官舍栽花徧。民家種柳成。停車問父老。之子有能聲。

舟中

白鳥當窗坐。青山映水行。看雲諸態冷。弔古百愁生。近海魚爭大。鄰淮酒欲清。長亭不可數。回首呂梁城。

舟中同黃綺石沈廣乘湯隕陸賦

天上飛王鳥。人間附郭舟。霞光晴入市。雲氣晚成樓。肝膽皆知盡。腰肢各未休。浮生尙五斗。空復念滄洲。  
往有誤傳龍君御死者作詩哭之後讀塘報始知君御方立功塞上喜不自勝因并前詩存

之以識交情

舌簇分明巧。情鍾分外癡。傳君無妄死。累我斷腸詩。擲果嬌胡女。從軍小健兒。陰山三尺雪。千里白旌旗。

附哭詩

可憐千片玉。竟作一堆塵。住世燈前影。居官浪裏身。從來善飲噉。頗亦健精神。曾不得四十。傷哉如此人。

其二

不合成遷客。那堪掩夜臺。人應銷朽骨。鬼亦溺寒灰。海闊羈魂度。天昏怪雨來。高堂懸愛子。早晚若爲哀。

其三

多少人間死。於君特愴神。玄言從此盡。白日奈何春。禮法離狂士。乾坤侮僞人。再來如有意。莫見宰官身。

鶴林寺和尙

竹裏逢開士。花間覓著書。禪觀今果足。文字往因餘。聽雨知魚樂。開軒任柳疎。自憐嬰世網。敢復事空虛。



莫自夸強項。逢人且折腰。微生信坎止。作吏也逍遙。山月領歸棹。江雲溼晚潮。古來差快意。唯有一王喬。

### 同江進之登金山

白浪三千頃。蒼巖二十盤。鮫人分夜火。龍女給晨餐。潮湧天難定。地孤石也寒。由來多勝迹。草裏讀碑殘。

### 其二

寶楯千年碧。爐烟鎮日青。穿藤逢石怒。倚險嗅波腥。黿過吞人影。潮來念佛經。幽期如可訂。住此學沉冥。

### 渡太湖

野樹澄秋氣。孤蓬背晚暉。漁舟懸網出。溪叟載鹽歸。山疊鸚哥翠。浪驅白鳥飛。暮來風轉急。吹水濺行衣。

### 泊西洞庭

白浪浸天冷。青山引黛長。朝童迷水怪。夜女出江黃。種橘皆成市。鑿山半作堂。路疑煩指點。洞口覓漁郎。

### 東山晚望

轉厭人間少。翻愁大地空。石枯山眼白。霞射水頭紅。浪惡驚三老。魚稀祭五風。奇峯探不盡。點點亂流中。

### 乞歸不得

不放陶潛去。空陳李密情。有懷慚狗馬。無路達神明。竹影交愁字。鶯啼作怨聲。但憑因果在。隕血誓來生。

### 紀宦

薄宦經年許。心情好欲慵。詩書攻俗諱。耳目信塵封。生女從呼囡。學音漸是儂。令吳何所有。震澤兩高峯。

### 初杜門

一笑揮銅綬。高眠謝部民。放風疎垢髮。信懶着閑身。吏省公移字。堂清案牘塵。靜居堪養性。州郡但勞人。



齋居戲題

深入終防餌。高張遠避羅。課兒書上字。聽客唱吳歌。檢藥神方少。疏經悟語多。一枝生計足。五斗奈人何。

戲柬江進之

作令真成累。全身總是歸。道旁春自譎。人裏鬼相依。緩繫牛皮帶。寬披燕子衣。雲霄終有翼。學取一行飛。

惜日

芳樹低簷淺。遊絲繞戶牽。閑情觀秘戲。消日坐枯禪。范蠡藏身險。莊周入夢顛。浮生如石火。何物可長年。

任意吟

解帶腰肢免。投閑意態疎。縱心搜樂事。信口釋羣書。萬物齊非馬。千仙飽壁魚。有名終是累。無用可還虛。

荒園獨步

寒食春猶爛。東風草自芊。花燃無焰火。柳吐不機綿。宦博人間累。貧遭妻子憐。一官如病旅。直得幾緡錢。

病起

病起心情太。閒來禮法疎。愁聽傳事板。懶答問安書。不去終慚鵠。無才合類樗。何如逃世網。髡髮事空虛。

夜起

涼月穿紗見。微風響樹來。夜蟲親火語。窗鼠觸明迴。坐臥憑書遣。行藏作謎猜。終宵眠不得。無計緩愁哀。

偶成

嵇叔終疑傲。陶潛總任真。祇因圖事簡。不敢恨家貧。宦邸爲歡少。鄉書報死頻。彌天都是網。何處有閒身。

獨坐



胸臆知難盡。行藏未可陳。攤書嫌字小。烹水試茶新。撥悶占茅卜。祈歸拜土神。閒雲與倦鳥。終是一流人。  
述懷

歲月無停晷。遷流快織梭。寐來趨夜壑。老去皺恆河。悟法東西祖。藏身大小何。一漚能幾許。枉自着愁多。  
和江進之寒山寺之作

山寺依人境。乘閒且杖藜。好花營地種。熟鳥認枝棲。洗鉢防茶老。開軒礙竹低。西來空有義。記取鶉鳩啼。  
其二

忍草侵堦徧。慈雲滿座飛。愛花僧是業。伺食鳥成機。一榻書和卷。三生鉢與衣。塵勞方未已。合掌願皈依。  
初夏同江進之坐孫內使池臺感賦

竹隱千花徑。亭開卍字欄。銀塘驕水鴨。羅幄護風蘭。邸報傳來悶。民膏到處難。東南供費極。不忍更凋殘。  
其二

細果亞枝重。垂藤拂幔低。檀煙薰睡犬。松子食雛雞。情鳥雄雌狎。名花姊妹齊。繁華終有氣。端不似山棲。  
登陽山

巉石蹲如象。枯松駁似鱗。鶴仙何處是。龍母果然神。穴有能言獸。巖多不語人。吳宮零落盡。踪跡果誰真。  
飲徐參議園亭

古徑盤空出。危梁濺水行。藥欄斜布置。山子幻生成。欵仄天容破。玲瓏石貌清。游鱗與倦鳥。種種見幽情。  
贈江進之

苑花經四果。門柳近千枝。年儉遲君俸。官貧獨我知。痛民心似病。感事淚成詩。不是催科拙。由來薄繭絲。



其二

數疊銅符篆。一揮案牘塵。賓朋嗔事簡。妻子怪官貧。德畏民無獄。道治鬼不神。知君本仙令。家世武陵人。

其三

窺銅憐貌減。裹鬢覺霜欺。鄉語青奴誤。宦情白鳥知。佳兒能問字。小婦與填詞。解得庭中樂。閒官亦可爲。

其四

幾年名茂宰。豔冶古長洲。霸氣吳宮盡。濤聲震澤秋。花深苑作國。人去館爲樓。簫管家家曲。那能不醉侯。

其五

端居持簡體。吏隱見仙才。案牘皆詩料。紛厖入酒杯。橫鳥移卵去。靈鵲抱巢來。一見逍遙作。知君笑口開。

其六

債子今應長。錢兒久不神。簿書行流水。參佐擁空塵。著古頻分客。題詩每向人。退齋修竹裏。盆沼漾文鱗。

其七

嘗膽經時苦。勞薪幾日休。禿鬢黃印綬。芒屨黑平頭。簿領分從事。腰肢惱督郵。可憐人似玉。贏得髮如秋。

其八

專諸遺舊劍。西子變新娥。國大遊民聚。時清豔事多。炫城花似面。絡地水如羅。團扇前溪上。吳娘唱子歌。

邱長孺

不問南和北。都成故與新。放開雙孔眼。閱盡一時人。言語誰同味。肝腸孰最真。金陵居可買。是否作佳隣。

其二



橫金米如珠。洞庭春似雪。只恐君不來。君來我當設。酒可供千人。米亦穀三月。君來當卽來。明日吳令發。

張伯起

兩年稀面見。一字到官疎。白石連雲煮。青苔帶雨鋤。尊前紅拂傳。花下古釵書。兄弟多名理。何山故不如。

曹以新

踪跡人間冷。生涯一世疎。近花安酒白。避雨約牀書。文雅王元美。清夷孫太初。長慶名不死。有子亦爲餘。

張幼于

家貧因任俠。譽起爲顛狂。盛事追求點。高標屬李王。鹿皮充臥具。鵲尾薦經牀。不復呼名字。彌天說小張。

皇甫仲璋

愛客常投轍。登盤必市鮮。茶烹無色水。香煉不燃煙。高士披先傳。稽勳拾舊編。藤花綠閣子。點點綴青錢。

劉子威

盛事推弘正。高才足雁行。丹臺函姓字。石鼓篆文章。管庫名伊呂。閉門讀老莊。時賢零落盡。天壤一劉郎。

其二

山居忘甲子。玄想證無生。天意私高士。人間瑞老成。文章不死藥。形體歲星精。避世羞藜火。挑燈傳五行。

縣齋孤寂時曹以新王百穀黃道元方子公見過有賦

宦向清時嬾。囊添舊日貧。琴孤將贖客。鶴慣不疑人。怕死歸妻子。休官謝鬼神。寒雲流日影。霞氣赤鱗鱗。

題方子公蓼莪館

卜築依蒿里。高篇寄蓼莪。天空猶墮雪。地苦不生蘿。夜月呼山鬼。秋墳咽楚歌。近軒多古柏。攀折淚如何。



歲暮卽事

蘭焰添燈重。花光簇夜紅。綠枝閑玉剪。金帖冷屏風。宦意如霜草。鄉心折晚鴻。誰能學少女。眉畫入時工。

除夕同王百穀皇甫仲璋方子公衙齋守歲

懶貼宜春字。聊爲卒歲歌。官能容脫網。客喜不張羅。始覺門如謝。剛慚肉似何。江湖新管領。一徑白雲多。

元日述懷

客署閒花事。鄉心醉柳條。閉門春草長。高枕白雲驕。牛馬呼仍在。鷓鴣路已遙。有田堪種米。罄折笑前朝。

元日方子公對弈

三百爭馳道。十千計賭錢。屠蘇慚得後。奕品僭居前。花錦添新日。霜毛減少年。誰能黑白裏。悟得遠公禪。

述懷

種樹先芝桂。裁衣度薜蘿。敝圖懸祖炳。敗絮擁妻羅。邱壑馳驅甚。玄虛色相多。市朝無拘管。何處不漁蓑。

病痊

病合當求去。宦情非是闌。與其官作病。寧可活無官。腰膝皆相賀。妻兒亦自驩。高堂垂萬里。誰與說平安。

苦雨

轉覺雲沉重。翻疑天苦辛。橫將無厭雨。淹殺有情春。山作龍鍾貌。花如失意人。百錢一斗米。誰與貸官貧。

宿惠山僧房

小閣寒灰火。清香古佛顏。潮來吹雨葉。雲起疊山鬢。白恰隨人指。青峯送客還。紅塵觸處到。長日下幽關。

其二



排遣何曾達。思惟亦是塵。病翻爲樂果。髮在是愁因。松老皆成佛。花清亦避人。禪棲如寶許。色色可怡神。

初晴

噉日遲遲影。和風淡淡新。山微舒態度。柳小足精神。宗測當如祖。梁鴻竟傍人。欲從遊客飲。除袖覓紗巾。

偶成

世事憐貪餌。同羣怪獨翔。攤書時引夢。臨水或思鄉。兄弟皆年小。山林之日長。行藏細檢點。多半是襄陽。

其二

佛大剛盈尺。山高也避塵。時時聞戒定。法法遇貪嗔。竹粉遺天女。松脂食道人。南能休借問。卽汝是前身。

其二

羈客胸懷少。天涯伴侶稀。未須愁獨立。終是念歸飛。雲來吹水葉。潮去落沙衣。酷憶湘江上。梅花伴釣磯。

寄江進之

吏老心尤苦。才清調轉孤。花飛常亂押。梅氣欲侵符。舊俸開來否。新糧勾也無。政成須勉強。尺步是畷途。

嘉興道上過古寺

金盡沙爲地。竹枯水過籬。龍池蛙帶子。佛頂雀啣泥。古迹錢王是。殘經宋代疑。道旁龜剝落。草裏臥豐碑。

嘉興道中

彌野桑成市。排溪柳作衙。菜香齊吐甲。樹煖欲蒸花。天色滑如卵。江容潤似紗。酒帘青帶上。三五聚邨家。

過龍井

數盤行井上。百計引泉飛。畫壁屯雲族。紅欄蝕水衣。路香茶葉長。畦少藥苗肥。宏也學蘇子。辨才君是非。



飲湖心亭

便可無方丈。何須說洞庭。雖云舊山水。終是活丹青。濃淡粧常變。天喬性亦靈。白波千丈許。最好湖心亭。

靈隱路上

柳縷時常青。花溪不斷飛。因尋澗底水。忽過樹傍扉。面熟逢僧問。心閒數客歸。沿流多石趾。儘可作漁磯。

其二

柳光吹綠焰。溪雨作紅烟。花氣蒸雲熟。石紋帶乳鮮。聞香知草性。隨例與茶錢。淡冶應無比。幽奇亦可憐。

其三

細鳥傷心叫。閒花作意飛。芳蹊紅茜雨。古澗綠沈衣。豔女逢僧拜。游人緩騎歸。幸隨真實友。無復可忘機。

過靈峯

冥漠烟如醉。空濛日帶青。有山兼有澗。宜榭復宜亭。避客愁雲熱。拜僧怕佛靈。無心豎拂子。隨意舉蓮經。

過龍井

都說今龍井。幽奇踰昔時。路迂迷舊處。樹古失名兒。渴仰雞蘇佛。飢參玉版師。因循坐谷口。欲去復還疑。

去湖上

浪迹西湖上。兒童問總知。能言出入處。及與往來期。不忍題歸字。終難滯許時。眼前雖別去。只恐病相思。

天真書院陽明講學處

百尺頽牆在。三千舊事開。野花粘壁粉。山鳥煽爐燼。江亦學之字。田猶畫卦文。兒孫空滿眼。誰與薦荒芹。

初至紹興



野說山陰縣。今來始一過。舩方草履小。士比鯽魚多。聚集山如市。交光水似羅。家家開老酒。只少唱吳歌。  
吼山觀石壁

知不是天造。良工匠意成。千年雲氣老。七日渾沌生。精崇虛無出。猿猱嘆息行。道傍因借問。恐是越王城。  
蘭亭

定武石空在。蘭亭蹟已訛。清流大概是。峻嶺果然多。古屋穿新雪。蒼松瘦老柯。墨池閑貯水。猶得放邨鷺。  
諸暨縣

近水多魚稻。依山卽市廛。野人朝閉戶。溪女夜牽船。俗健惟貪訟。田寬務積錢。僻居游轍少。客到也喧傳。  
贈高峯

捉得松爲柄。粘來紙作衾。山雲嬌老態。谿水有無心。掛錫沉香樹。安禪天竹林。西來閑會取。空跡寄飛禽。  
贈海禪

海公知道者。閒雅好威儀。餉客雲千斛。論心棒一枝。豈無眞法友。畢竟所依誰。余亦貪佛去。因君乞聖師。  
宿雙清莊贈印上人

百折琉璃沸。千峯帝網羅。更憂塵界少。卻礙嶺雲多。說法烏成馬。窮源水是波。死關眞箇死。賺爾兒孫何。  
贈蓮小師

解法生明本。登山熟導師。閉門常禮懺。會境也題詩。耘石分香草。煎花供茗糜。人天一雙眼。望汝小廝兒。  
潘庚生館同諸公得錢字

山色重重冶。雲容片片鮮。花風香水氣。梅雨潤苔錢。茶別松蘿味。蘭銷鵲尾烟。每於詩外旨。悟得句中禪。



贈景升

塵柄韻如屑。匡牀味似禪。閒惟追酒伴。忙亦檢詩編。是客皆停轍。何人不道賢。聰明事事有。大抵只無錢。

宿落石臺山房

蒼翠垂三畝。涼陰可一庭。茶烟和霧出。燈影入流青。快眼山容熟。蒸巖雨氣腥。溪聲寒到枕。閉戶了遺經。

其二

不獨林園勝。居停更可兒。雲生臥地石。山壓傍牆枝。字母逢僧轉。文心問水知。看君舉業好。歧路不須疑。

泛溪

小筏平如舫。文紗蔽赤欄。只貪下水易。誰識上灘難。蕨粉和爲饌。石班鱸作盤。梅天多驟雨。重衣晚亦寒。

新安江

一里垂千折。一山近萬盤。草髡和尚嶺。石腐秀才灘。入峽逢天小。投厓嘆鳥難。輕舟薄似紙。未慣也心寒。

其二

咫尺愁溪盡。縈迴覺路疑。小舟尖似履。細纜密如絲。下水貪奇峻。歸舟歎嶮巇。相逢不用羨。亦有放流時。

其三

怪石穿江出。江寒石亦寒。或從舟底見。或作假山看。聚客多茶店。逢人上米灘。溪流雖較險。下水也平安。

其四

浪惡石尤惡。膚青骨亦青。玄巖聽鬼語。野燒炙龍醒。樹古疑唐族。碑欹或宋銘。可知太白老。浪說有猩猩。

其五



市郭全然少。崖邨大底同。谿雲千片黑。山火一絲紅。暴雨蒸沙氣。高巖返去風。驟來應驟解。昨夜月如弓。

其六

山都吟復笑。猩語是耶非。易黑江湖面。純青客旅衣。草根魚子長。沙末燕兒飛。家信雲梢去。郎官計日歸。

其七

雲細蒸山出。溪澄見底空。買鹽多婦女。沒水盡兒童。江有往來浪。神無南北風。暴流皆石齒。得失在頭工。

其八

草豐不辨樹。山穩却如烟。客舫因灘淺。牽夫傍兕眠。誰家朝奉去。幾得少年還。歷盡江兒水。贏來合子錢。

其九

浪子由來苦。行人大抵勞。山雲低壓帽。谿雨惡侵袍。欲得恣心意。除非伐頂毛。將鷗與鷺比。畢竟是誰高。

其十

涼風沁石骨。快雨過山頭。筏上行沙鼠。雲中嘯老猴。天長鴨綠水。斛許翰青舟。萬里遊垂盡。六體休未休。

贈心湛一小師

布衲裁烟霧。蒲團藉草莎。雷峯定裏火。湖水觀中波。削髮嫌根在。忘言恨舌多。少年色力健。魔佛奈他何。

拜長耳和尚肉身

輪相居然定。漆光與鑿新。神魂知也未。爪齒幻耶真。一個莊嚴佛。千年骨董人。饒他銅與鐵。到此亦成塵。

憩法相

峯脚微微仄。篁梢箇箇清。聽鐘龍懺悔。入室虎經行。鞭笞和泥重。頭茶帶紙輕。山僧談往事。一倍惜塵情。



留別黃道元

蹤跡頻頻至。隣僧箇箇知。會多嫌話少。坐久畏驢飢。說虎歸途怯。懷鴛夜夢癡。一燈禪榻下。睡看小沙彌。  
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諸詞客邀余及洪子崖知縣踏青真州東郊以雲霞梅柳句爲韻余

得度字

一里一停棧。搖搖駐青霧。歌長牙板溫。酒響觥籌度。雪盡露山身。沙平吞水步。澗冷澀春泉。芽香吐枯樹。  
淮安舟中

別思抽如緒。醒醒也不休。觸篷風自語。研櫓浪相揉。野釣空舟側。荒窰古渡頭。微官真可笑。諺語拾薑猴。

其二

兀兀嘆淫滯。西風兩日餘。近牀鋪紙筆。研粉類方書。觸目無非網。登盤只是魚。荒村經水後。十屋九家虛。

其三

空郊不可行。積礫與蒿平。菌耳懸枯木。燒痕入古城。按圖知舊壘。認柳識郵程。一望淮陰墓。令人百感生。

其四

河隄千里道。柳縷萬條腸。客是粘愁蒂。禪爲治苦方。鄉思魚子飯。酒夢蛤蜊湯。漸覺讀書懶。游蛛網筆牀。

宿房村

野廓吹加勁。膏微影漸黃。殘爐煨糞火。敗絮擁蒿牀。站遠酸皮骨。沙飛澀胃腸。離魂相伴住。合眼見江鄉。(糞

火出涅槃經)

徐州道中



西風吹日夜。千里旱沙黃。馬急知羈促。人疲覺路長。安心猶有法。醫懶卻無方。何不遂長往。淹淹名利場。  
濟甯守邀飲南池

踏影入春叢。碑荒榻半空。樹分菱藻月。灘響鷺鷥風。落絮粘行臍。殘觥謔小童。夜深鈴卒語。窗外一枝紅。  
青縣贈潘茂碩

竹葉遮人吏。公移只坐銷。印牀生木耳。解舍長蔬苗。貧邑多詩料。閒官有醉僚。一城不數武。容得幾科條。  
入燕初遇伯兄述近事

撇卻閒囂冗。殘書且自哦。官貧人事減。客久面紋多。壞壁塗僧像。高窗見鳥窠。詞曹雖冷秩。亦復慎風波。  
尊經閣偶成

一月戶長扃。幽廊雨過醒。雲生山被酒。客去鳥聽經。碑古漏痕徧。槐高日影青。鄭家書帶草。隨意滿齋庭。  
學齋留梅子馬

踏盡高槐影。青蟲落酒巾。袖懷三月草。衣浣一年塵。夢裏聽朝事。杯中覓聖人。貧廚非大祭。未有肉留賓。  
送張西麓之任羅平

疋馬夜郎西。層山萬綠齊。空江行罔象。瘦嶺出偏蹄。番牒多如篆。蠻歌乍似啼。僻鄉名蹟少。慎勿壓標題。  
遊滿井

怪我頻來去。無樽亦嘯歌。店荒醜酒濁。僧近施茶多。竹裏分黃闕。波間語翠娥。溪光最勝處。高柳蔭長坡。  
劉常侍水軒

入室翠層層。秋容分外澄。花分西內種。樹古北朝僧。波淨寒生簟。峯高夜見燈。墨光濃淡裏。山水趙吳興。



其二

隨意移牀枕。無窗不可眠。西山籬落下。流水釜爐邊。菱葉遮城壘。荻花隱寺田。兒童私打網。時有白魚鮮。

其三

竹箭崩沙岸。槐根出釣磯。卷簾山放入。打菓雀驚飛。護藥添新幕。拋毯換短衣。倦來觀洗馬。鞵絡盡珠璣。

其四

做屋高臨水。卑垣奧作廬。山僧能咒樹。童子解醫魚。劍玦充文具。歌謠集古書。之乎亦不識。聽却幾盈虛。

尊經閣偶題

長戚戚何爲。曲肱愧孔尼。草鬢留敗砌。樹老落乾枝。飛鳥啣殘字。園丁搨舊碑。鄰齋四五叟。日日染愁髭。

雙寺逢本上人

高僧如瘦鶴。懶得著袈裟。雪案堆莊子。花函出內家。問方醫病竹。郵水泛春茶。一室沉香氣。青烟吐白紗。

坐小修齋中

寒日籬花少。虛窗五尺餘。硯皴呵繡墨。壁老劇蟲書。定業詩調治。幽憂酒破除。家人攀釜看。綈錦當黃糝。

送白教諭之昌邑

依舊中山氏。長然卽墨侯。衣寬存禮樂。篋敞裹陽秋。渤日流紅暈。鹽花上黑頭。到時圖海市。東去是登州。

送艾教諭之鎮安

二百二秦地。三千五去程。山鮮充豆品。野服禮諸生。把卷聽夷樂。開軒見虎行。猶將京國意。一洗近邊城。

冬日雜興



殘菊收新藥。丹書綴斷編。硯呵膠婢指。苔老夾冰錢。百衲支風慣。空杯見雪顛。緘書報知己。霜滿蠟花箋。

其二

瀉紙羅紋滑。飛杵石子寒。菊衰愁別蒂。鶴老夢歸灘。香重紅膏泣。粉粘白蠹殘。寄聲詢衲病。馳帖報花安。

其三

雪炷抽寒焰。辰香掃炙塵。譜詞分侍女。鬪帖與門人。邊信封黃鼠。鄉心想白鱗。卑官與大吏。一種逐蹄輪。

其四

殘帙隨風卷。閒窗盡日哦。膽瓶青剝落。梵唄語殺吽。寒節逢人少。新詩說酒多。小蠻持管笑。呵墨寫長蛾。

美人臨鏡

一片湖州水。吹光到曉堂。暗規時世樣。校取淺深粧。山髻平分疊。宮眉與鬪長。常時梳掠罷。背底立何郎。

其二

強起淹餘睡。柔多豔亦多。笑時添兩靨。恨至疊雙蛾。印指生寒暈。分釵割水波。休將明月比。仙子不如他。

其二

野豔雲爭出。幽閒萼並頭。分明呈舞態。只是欠歌喉。西子不離水。綠珠長在樓。娥英若令見。匣取洞庭秋。

其四

百看百如意。隨他作笑顰。回釵生溜影。分耀及旁人。睡少添眉重。思多理注頻。面光滑似水。脂粉不如塵。

送武岡州判張子之任

雉堞倚山鄉。青娥立曉堂。胥徒勤檢點。蠻語細參詳。湘竹裁刑杖。藤花上牘牀。荒衢通野落。士女半夷裝。



人日

旅况無些子。空扉閱廣輪。氣寒藉少力。客謝几生塵。心切投林羽。身悲貸沫鱗。滔滔人盡是。未始出非人。

穀日懷潘景升

西湖多少地。客信也難知。流落依何氏。巉岈歷幾支。吳娘嗔罄囊。杭粉上愁髭。記得拈盃處。題分穀字詩。

題龍騰山房

急雨朝翻箔。飛泉夏入廬。竹高遺鳳子。石長出雷書。山鳥啣雲語。園丁帶翠鋤。南岡北嶺草。枯却幾年餘。

王氏雙節

玉折苦相仍。彤編合並稱。淚枯雙井水。心死萬年冰。惡粉常芟竹。凄花每避鐙。霜眉白似縷。閱盡幾衰興。

花朝日白蘇齋看梅

一倍惜花時。寒香滴酒卮。幸依無事客。且喜不蟠枝。近枕通幽夢。安禪伴淨尼。未知白蘇老。酬唱幾番詩。

昌平道中

柳條新婉變。麥隴漸柔豐。閃日雲光薄。翻空旆影紅。馬嘶不見鬣。轂響但聞風。恰爲青山去。青山塵霧中。

謝在坑鍾樊桐諸兄集郊外

百晤百回新。肝腸絕少塵。未言先側耳。每笑必傷神。落翠沾行帽。空罌惑醉人。石潭清到底。信手出纖鱗。

送李湘洲使浙

咫尺山東道。千艘與萬臚。郵棲常下鶴。驛飯且炊菰。閉口聽朝事。降心祖佛徒。不言知向越。面上有西湖。



別路紅橋上。無情亦有歌。青山遮道石。流水拍雲波。北闕新知少。西湖熟夢多。向來題字處。墨瀋遍嵯峨。

秋日集江進之王以明方子公王章甫小修飲崇國寺

露葉滴秋窗。竹香入酒缸。嬌青槐子破。淺嫩菊丫雙。石火增茶韻。松音出梵腔。冥心真契理。斐裏有蓮邦。

九日大慧寺登高遲家伯修黃平倩不至

蒼色滿諸巒。如何獨自看。閒僧四五衆。丈石兩三盤。白額題高塚。紅衫度遠欄。北風浸骨冷。端不似秋殘。

過通州

白舫綠油扉。多時夢亦稀。浪中丹雉見。郭裏水禽飛。古寺荒何代。空楊瘦十圍。四年一帶水。三度斷腸歸。(時亡女附舟南歸。先爲亡姪及姪女。)

寒溪道中

空巖著古花。石路水紋斜。瘦野多耘耒。桑門屢餉茶。逢人皆說旱。上馬但愁沙。匝地誅求盡。孤雲也失家。

叢臺

夢繞陌花薰。殘宮沒野耘。秋空叱鳳唳。陰谷女龍雲。古水空沉照。飛蛾每化裙。苔封埋半碣。斑剝有遺文。

雨中過王官谷香光林

脫屐入春叢。拾芳攜翠籠。一番洗竹雨。幾陣報花風。薪老知茶忌。鬚長論藥功。疎黃穠碧裏。一樹石楠紅。

其二

爲藥常燒竹。貪僧每貯糧。觀心三點字。疊膝一繩牀。譜石增新樣。和香覓舊方。黃柑栽未幾。已得五拳長。

風柳



夏后傾城喜。羊家通體腰。蝶魂拋冷絮。鶯夢惱媚條。幾日青門道。當時紅板橋。閒思與閒恨。種種逐煙銷。

和王以明山居韻

蠟屐先春試。新詩倍日吟。爲花常駐馬。有字卽題襟。竹老雲辭去。廊空月到深。將何伴幽冷。水響與柯音。

其二

自候烹茶火。閒開看竹窗。方情四五衆。花事兩三椿。古注多題什。鄰翁也姓龐。虛空繫得否。無起亦無降。

其三

小石含山意。柔風寓冶情。卷終香字損。禪起錦綿輕。第水兼新品。注花帶別名。晴沙看鷗母。引得小雛行。

其四

飽食長腰米。高撐過頂枝。閒尋施藥地。細剖訟花辭。霧眼添燈暈。雲飄挂纓師。山齋通夜雨。腸斷子瞻詩。

其五

細鳥藏窗葉。幽花綴靜枝。獵心生翠管。冶習露春詩。爲髮添塵胃。因寒罷講期。貪嗔真可去。何事併除癡。

其六

潔得如霜室。層層畫岳圖。僧貽少室屨。舶買嶺南盂。徑僻花爭發。林深鳥盡趨。趁時先貯釀。莫遣渴來沽。

其七

撥却閒生事。孤清亦可風。半痕離樹月。一影沒池鴻。種菊防沙蝨。加綿瀝水蟲。近郊多麥隴。青鬣好柔豐。

其八

幾日窮彫鏤。嗒然一遇之。辟如風與水。相識忽成漪。夢清雲入肺。吟定髮生歧。好挾飛仙去。深山伴種芝。



柳浪館月中泛舟

煙樹溼我。殘缸細隱紅。池容通國水。柳散一城風。僧靜能消月。庭方好貯空。幽窗漁梵冷。童子印香終。

瀟湘舟中別某禪人

山深影獨翔。湍月似冰涼。石入分泉鉢。莓生瀟藥囊。樹頭懸笠子。經背寫花方。若遇湘君去。琅玕截許長。

岳陽舟中同諸上人

櫂子碧絲繩。官程亦伴僧。每聞靜者語。似飲熱時冰。隙月衝簾幌。高雲謝繳矰。七番經過地。話盡一窗燈。

漢陽逢邱長孺

不是頻游地。如何亦遇君。相看惟惜死。所問不離雲。白蛤增官韻。黃蕉織水紋。冶心今較可。敝笈委緇裙。

其二 時長孺將赴武昌

解躍穿花轡。學披細葉衣。詩除七字長。面較別時肥。怒石當江立。腥鷺跼水飛。他時蒲社飲。倍感友朋稀。

舟中逢周行可

君是滕元發。長舫破浪來。入羣瞻嶽嶽。顧水影翬翬。黃石曾窺奧。稠林每亂才。通侯畫地取。筠管亦何哉。

登平山閣同江浦諸友論文

石路突寒松。柔嵐被遠封。白波千里舶。青鬢六朝鐘。雲老蛟遷窟。窗晴雨洗峯。文心喻煙水。吞吐幾重重。

將抵家園作

都說還家樂。今來無此情。稍稍親宿累。漸漸入愁城。嶽月隨歸夢。蘆風作苦聲。令人仇鬢髮。遮我學無生。

其二



况是風吹旒。那能石作肝。一門冰水淚。十里路人寒。痛絕椿堂雪。孤他熊膽丸。郭西原上草。曾是繡歸看。  
冬盡

怕見曆頭殘。窮年逼小寒。見人黑髮去。自檢白鬚看。好句逢僧得。新懷語客難。雲山與烟水。夢着也成歡。

除夕觀諸公飲

剪却殘膏穗。閒觀未了棋。角杯窮酒事。分帖記花時。白髮羞螺子。青溪訪釣絲。買櫻新作笠。江海任吾之。  
雪霽看月和度門韻時將發玉泉

一片研光地。南宮墨不成。近窗花淡泊。就枕夢孤清。弔古前朝淚。耽憂後夜行。剡期峯頂上。踏雪共題名。

舟中元夕偶談郡中舊事

又見一迴圓。長江淨可憐。稍談朝野事。遞語盛衰緣。萬井濃華歇。孤燈沙雪前。瓶梅香楚楚。似欲撈枯禪。

元夕舟中同馬元龍夜話

夜深蠟焰殘。月色淨諸巒。近水臨窗語。和烟帶樹看。貌兼杉影瘦。思入葦冰寒。辦得一番死。參禪也不難。

荆門道中

山勢錯隆隆。斜疇苦稼同。看人登迅坂。叱馬作聾蟲。廢驛崩橋石。閒花遠塢風。私營與公事。了不到心中。

其二

十度麥城道。三分漢壽侯。蠻鄉耘土瘦。鬼俗見鴉愁。烈躋窮諸夏。青山讓北丘。毘尼稱弟子。葷血可能休。

峴山道中聞頌汪使君德政詩以紀之

閒坐說循良。青槐古影涼。橫身遮數郡。一笑釋權璫。通國嫌稱戶。生男必字陽。小儒無大計。束手歎非常。



入瓊臺觀

湖路曲盤盤。聞香又隔灘。巖欹天古拙。石瘦月高寒。屢共雲封事。曾聞鳥紀官。人間三萬日。洞裏不相干。

其二

一帕覆長眉。深衣大帶垂。無通名姓地。有駕鶴鸞時。爲客烹烏藥。教人悟白髭。聲名與榮利。膏火露花兒。

智者洞

其下有龍淵。潛通印度天。雲疇螺子地。霧頂樹王年。就石爲君枕。迷津指我船。向來神怪事。勿爲小儒傳。

龍灣市

閒坐說渚宮。高臺集古楓。萬家寒鑑上。一國水輪中。遊蛤秋懷月。歸蛟夜戰風。楚天波捲去。魚鳥盡依空。

生女

聞啼知得雌。一笑慰衰羸。龜筮頻占鳳。家人屢夢絲。瓶花香變變。窗竹粉離離。從此添婚嫁。因名向累兒。

元日書懷

只合住烟雲。全家鷗鷺羣。軟黃將柳信。滑碧上溪紋。花榭因窗作。葑田帶水耘。湖塘三十頃。自着藕根分。

其二

商略正王事。更番作野遊。三童四冠者。西嶺北江頭。水巷連祠竹。沙村帶石洲。官私與禪講。一味勸心休。

偶成

閒坐閱年光。青陽倍倍長。漸陞貧等級。乍入老班行。僧說觀空法。道言續命方。酒人頻啓事。麤藥供心王。

月下偶成



冗懶遂成性。人皆笑此翁。坐依藤架月。行傍藕塘風。萬事溪聲外。一生雲影中。自從甘曲枕。不復夢三公。  
夏五雨不止

宴坐烏皮几。昏昏似苦禪。夜燒防水吏。街鼓送神船。野客團茶社。山僧訪芋田。尊罍那得滿。旋典葛衣錢。  
賦得風雨亦來過

寤寐高齋柳。窮陰到亦多。雲齊千畝稻。雪捲四時波。竹裏爐烟出。花間艇子過。醉來即高枕。夢境也清和。  
早秋曉行入寺

溪深菱芡香。花落讀經牀。露葉千疇拭。風梢一院涼。白頭鷺目子。玄飲烏梅湯。轉入村林去。瓶罍只自將。  
秋夜獨坐看月

淨綠雲千樹。玲瓏月一池。就花來掃石。宿羽忽垂枝。嬾與烟霞稱。閒於水竹宜。山中招靜侶。幾客似鷗鷺。  
柳浪雜詠

假寐日高春。青山落枕中。水含蒼蘚色。窗滿碧疇風。適性營花石。書方去鳥蟲。酒人多道侶。醉裏也談空。  
其二

蕉衫烏角巾。半衲半村民。蒔藥常占日。澆花每刻辰。澗毛分淨侶。瀝水貸西隣。卒歲學爲稼。樊須也小人。  
其二

得得尋花去。衝烟過柳居。見僧詢貫字。爲客檢方書。幽夢通巢鶴。閒心繫沼魚。浮塵無可競。競得也空虛。  
八月十二日同諸公看月水軒

掃却層雲去。無塵可翳空。鑿窗臨水上。引月到亭中。入座鷗鳥氣。吹衣荇藻風。開尊半白首。寧不借脂紅。



柳浪雨中時親朋多自場中歸

自起約書牀。爐烟細細長。稍呼營酒客。新試焙茶方。夜雨花棚綻。朝盤豆角香。親朋遞來往。閒與校頭場。

兩弟自文戰歸

離却至公堂。飛舫出漢陽。新衣荷碧色。遠甕蟹黃香。牋牘頻頻出。文章字字商。家傳弧矢訣。箇箇解穿楊。

和散木韻

閒適也相宜。楸枰徹暮棋。晨花殘蓓蕾。古榻亂裝池。雲脚纔收雨。秋容漸上詩。家家貯新釀。等取菊開時。

其二

君監馮敬通。休心壯歲中。治生菱浦月。送老石門風。每笑橫波日。閒憐戴屋蟲。禪鋒示妻子。輸我作龐公。

其三

只合臥雲休。閒驅款段遊。愁來鷗失渚。夢裏鹿尋丘。碧水青烟市。紅柑白果秋。斗湖新月裏。蕩箇小漁舟。

其四

老無出處累。也欲趁些忙。月課修花戶。日攜看麓牀。曉風綿子落。村院瓦松香。遍郭謀新釀。空盃待夕陽。

其五

閒隨馬少游。鄉里度春秋。洗藥松根下。分花水市頭。請雲遮谷口。與俗割鴻溝。一味鷗鷺去。長年百不憂。

其六

落葉蔽秋磯。殘霞雨洗暉。彈花蟬虎匿。掠竹水鷹飛。白足遺襪屨。青娥送道衣。庖童覓鱸去。兼買紫薑歸。

其七



遍識今朝士。無如隱者親。酒澆種柳客。圖寫姓龐人。鸚鵡司茶具。彌猴盜角巾。贈君柳浪水。堪浣胃中塵。

其八

空潭獨影誰。箇是好相知。每笑鵬心侈。閒憐鶴壘危。眼光常照淥。面貌日浮卮。一往青山去。還愁鶴不隨。

再和散木韻

平生四不宜。擔糞與圍棋。強捉山公學。生填逸少池。窗前微點石。花底小裁詩。稍欲裝風景。休推臨老時。

其二

藤紙書一通。裴詩王集中。時清傳雅語。格婉變騷風。麗體收花露。方言辨鳥蟲。綠綈閒貯取。一一示諸公。

其三

顛毛老去休。擬伴赤松遊。盡室營新麓。全身觀古丘。雲巒閒品藻。花月小陽秋。欲作天台訊。東陽有使舟。

其四

山居饒水石。消得一生忙。夜雨沉丹竈。秋花蔽井牀。古苔頑樹癭。乾膾老魚香。夢裏匡山路。斜帆指漢陽。

其五

稼圃也優游。山莊又一秋。迎風收栗子。過雨剪花頭。自洗蒙苔石。聊通滯葉溝。閒中真本草。獨忿與忘憂。

其六

夜雨水平磯。朝暎樹樹暉。籠中珍鳥語。天外拙鳩飛。古杖藤花笠。垂緜板摺衣。形容堪畫取。畫作虎溪歸。

其七

幽居長在定。直與簡編親。東魯先夫子。西方古聖人。侍兒泉洗面。座客鳥啣巾。幾日僧寮去。山房一半塵。



其八

酒正合彈誰。醉鄉甲令知。睡魔擯五嶺。愁伯放三危。詞客花盈斗。錢奴醋滿卮。清譚都撥去。只許雅歌隨。  
九月二日盛集諸公郊遊至二聖寺仍用散木韻

灑散與秋宜。枇杷樹下棋。衣紋粘草地。人影散花池。石望僧流梵。霞江雁譜詩。空臺聊戲馬。預取茱萸時。

其二

莎徑許誰通。香寮紫翠中。窗啣半嶺日。院鎖一池風。認藥收花片。鬪題得草蟲。玄言三五友。少欲困支公。

其三

折柬召僧休。儒禪結伴遊。藻心遮戒律。觴政黜軻丘。壁冷啼蟲暮。雲盤怒隼秋。小童閒理檝。歌板上漁舟。

其四

靖節一生嬾。秋來有底忙。妻兒圍菊社。賓客守糟牀。西肆馳蹄熟。東鄰蟹甲香。山中無姓字。呼我作高陽。

其五

白馬紫韁遊。溪光湛碧秋。蛾眉司酒監。大鼻領曹頭。袖點蕎花雪。杯香芳葉溝。山房閒料理。菊晚是吾憂。

其六

閒尋古釣磯。樹影與波暉。乾鵲一生喜。焦鶻半畝飛。奴囂亡酒具。客醉唾僧衣。又趁蘆花去。長歌緩棹歸。

其七

偶然深樹裏。乍得野鷗親。蔓棘衣間路。松風聒靜人。橋邊紅累子。花底碧紗巾。怕掠青苔去。空階不掃塵。

其八



獨樹扣環誰。幽人覓故知。斜鬟溪女笑。了路板橋危。山戶蟲封蠟。花鄉果薦卮。白公君記取。是處有僧隨。  
九月初五日得三弟京闈第三報志喜仍用散木韻踐前約也

高科晚最宜。先着是卑棋。潭躍新龍子。天還舊鳳池。恩門侵曉轡。秋卷早朝詩。一點射堂月。開尊憶昔時。

其二

東華曉氣通。南省謝班中。絕景霜蹄道。垂天老翮風。酒澆退筆塚。花煖蛙書蟲。更念同門友。藍衫待至公。

其三

磊塊破除休。幾年禽向遊。全家呼季子。舉國號糟邱。帝里雲霞爛。故山松桂秋。名成不受爵。同上五門舟。

其四

讀書依梵侶。靜裏幾番忙。白骨通文字。青蒲作講牀。月花根幹老。天女鬢鬢香。偶見題名處。挑燈感渭陽。  
侍御舅。鄉書亦中第三。

其五

四海論交游。文場二十秋。卷中生紫綬。鏡裏換霜頭。古寺鄰宮月。寒淙響御溝。高堂微啓齒。銷却幾年憂。

其六

辭却舊花磯。紅塵踏曉暉。蠶心千葉老。蝶翅九衢飛。愛紐纏高士。濃竿餌布衣。賢昆得第日。走馬看山歸。

其七

慷慨歌燕市。依然屠狗親。遠山隨酒媪。胡粉抹天人。異服花紋袴。高風墊角巾。緋桃一夜雨。浣却素衣塵。

其八



百畝青山誰。孤藤卽舊知。閒雲投遠曠。倦羽避高危。重疊花前板。朋從几上卮。滿披三五稔。季也擲冠隨。  
舟行黃金口同散木王回飲

鄉落也陶然。籬花古岸邊。田翁捫蝨坐。溪女帶竿眠。小港蘆租戶。低倉米稅船。河刀與生酒。興劇不論錢。  
又九日偕諸叔及諸季昆散木陳正夫王回登高孟溪劇飲

笑譚有卑尊。飛籌迭盎盆。一灣茶棗市。合族水雲村。小管吹蘆葉。魁雷臥柳根。未須量斗石。強飲倍齊髡。  
和散木登高之作

落日度微岑。紅霞帶碧林。漁箱風卷日。客哨晚傳金。波瞥勞魚尾。雲挑古鶴心。醉歸如夢裏。敲馬路昏沉。  
村居雜題

古柳半心枯。樓臺瀉碧湖。山花權作侑。溪鳥乍名奴。鄰叟詢難字。田家掛曆圖。老松饒韻格。屋底近千株。  
其二

余族自丙戌以來。大魁者一人。通籍者一人。鄉書者三人。入鄉校者幾四十人。村中業儒尤多。鄉書亦三人。

稍似朱衣巷。兒童問禮詩。一村垂大帶。十里望丹旗。小榜依蠻市。枯楊臥水祠。樹皮如蘚石。老盡寄生枝。  
散木和前詩仍用韻答

小雨潤苔枯。魚叉集曉湖。著書要惠子。作帖與官奴。夜雨天台約。秋山瀑布圖。霜花看漸老。著意養寒株。  
其二

山居無可好。只是好吟詩。砌葉封蟲戶。鱸花戰茗旗。魚商填小市。狐粉聚空祠。偶到騎羊路。紅柑綴滿枝。



再和散木韻

空堦銳草枯。山影落澄湖。花下春雲母。霜中課橘奴。移家求水石。捨宅事浮圖。一笑掀髯去。孤峯絕頂株。

其二

白石青烟夢。空花水月詩。禪鋒摧老敵。糟壘豎高旗。雲溼簷簷嶺。江寒杜若祠。椰梅多手植。忽已見孫枝。

集沈青平齋限韻

霜月寒衝瓦。松風夜入爐。鶯歌飛楚雪。方語雜吳都。閣裏藏幽鳥。花間命女雛。一窗雲氣冷。白水對清醑。

其二

角杯椰子釀。沈水博山爐。酒至中三令。詩成償五都。茶花披冷豔。笋竹放冬雛。痛飲何妨夜。西鄰有濁醑。

齋中閒夜小集

久語綠觥殘。重帷犯月寒。尋常杯酒事。動作歲年看。石罅穿花瓣。霜巖碎馬肝。靜思膏火理。一倍使心安。

其二

去去北山殘。寒灰決定寒。隨他花錦爛。只作水雲看。空月舒顏面。閒窗語肺肝。新居頻料理。最喜竹平安。

歲暮書懷得風字

拍板付青童。衰顏一笑紅。斜波冰閃日。虛屋柳啼風。樹影溪紋路。鷗心鶴貌翁。顛毛雪種種。只合老牆東。

其二

衰至學無功。家鄉是醉中。更無催老曆。只有解醒風。日日添鬢白。連連換頰紅。騰騰一枕去。直欲傲天工。

次峯字韻



平常心遠處。卽是最高峯。小闢池三畝。橫開室幾重。花枝宜古瘦。酒味去甘濃。莫道追隨厭。讀書老亦慵。

其二 時小脩北書至

近沼添回道。當窗作小峯。書來燕雪滿。夢去越山重。谷水烹茶冽。螺烟滲紙濃。經冬人事減。多半爲花慵。

小竹林蠟梅盛開兼贈主人

頓覺水沉麝。幽香襲一湖。瘦枝梅韻格。鮮蕊桂肌膚。月下高眞夢。烟中靜女圖。主人無俗累。花性也清孤。

和僧韻因贈

山僧能險語。酷似李才江。坐久衣粘石。人歸雪滿窗。看雲開竹戶。會境寫花幢。手把枯藤去。孤清鶴一雙。

甲辰元旦飲劉繩之梅花下聽歌時一衲在側

小豔催花發。長眉帶柳來。醉憐迴雪舞。老怕失年杯。笑鑿生春暈。禪心試冷灰。一尊一板去。村舍幾題梅。

花朝月下泛舟限四韻

練水拍平橋。流連暮復朝。都將花歲月。收入酒科條。溪閣千場笑。風柯十里腰。玲瓏歌莫止。面上怕紅消。

清明

弱女紫絲筐。藤花刺路傍。柳繁麈絮亂。波淺水茅香。老學耕田法。貧添省事方。頭茶與鮮笋。刻日待新嘗。

石馬莊夜集得封字

苦瘦角詩容。題函半尺封。夜沉歌板怯。窗冷印香慵。醪瀉杯光灑。燈分字影重。若非文戰苦。何以約談鋒。

竹林限四韻

百回經眼地。倍倍惜高寒。逸屋香成澗。摩天碧洗瀾。花頭豐似頰。枝底轉如丸。縱是酣名客。頻遊也挂冠。



其二

百畝亭亭綠。風梢作意寒。只如無市井。長似有波瀾。適性琴三疊。尊生藥一丸。蒼髯白塵尾。都學晉衣冠。  
竹林爲官谷物。今屬小修四歲中。凡三易主矣。余頻年興作。故後半以自箴。仍用前韻。  
閱人如郵舍。旁觀意也寒。年年山易姓。事事水催瀾。免作勞生計。都無駐景丸。東移復西改。似沐猴而冠。

偶成

去去白雲層。空江理釣罾。竹方曾受削。樗老不堪繩。靜悟競巢雀。閒觀撲紙蠅。辟纒聊易米。裂却舊吳絳。

湖上碧酣樓落成

聊作棲身地。遂成隱者家。三面修閣子。四度看荷花。碎影方塘月。蒼烟活水茶。稚川徒自累。白首戀丹砂。  
暑中舟行入村舍。偕冷雲及明教居士。

其二

深林棗實紅。沙鳥立陰中。曠野雲燒日。平川雨洗風。酒香知社近。村靜識年豐。漸看河橋下。提攜有醉翁。  
拋却舊衫紅。披蓑向此中。微雲縹碧水。深樹綠沈風。官稅粗能給。山貲了不豐。撲頭隨衲子。猶可作龐翁。  
初入村居

其二

割愛聊芟竹。薙荒暫作橋。雲嵐披舊址。花鳥歷前朝。澗伏多年雪。山深太古條。南華志怪者。不達小逍遙。  
一派松篁路。聊通曲木橋。山空狐女嘯。樹古鳥王朝。花入玲瓏樹。溪分婉孌條。不知鴻近遠。只覺去人遙。

七月六日



瞥眼花成實。驚心鳥作橋。婆娑巫覡笑。齋沐老僧朝。薄月疎烟竹。回風怒水條。餘生施靜嶠。轉覺世途遙。

### 山中

是處堪銷伏。深林半沼臺。水纒驅熱去。月適送風來。滴歷松間露。幽澄雨後苔。十年前後事。電火與飛埃。

### 山中限韻

山氣親藤杖。花光耀酒鎗。好風排日至。佳月徹旬明。僧院葦頻覆。田家座屢盈。騰騰清睡裏。證得小無生。

### 中秋偕諸衲泛舟洞庭

匝地雲銷盡。平湖絕點青。琉璃天子月。香水海王城。怒蛤排帆立。神魚掣練行。山僧精觀忍。一倍發光明。

### 秋夜宿德山絕頂翫月前此看月江上頂有善卷壇

江月峯頭月。清光孰最多。稍能增激灑。終是讓嵯峨。深谷高巖在。蒼顏白髮何。古來師善卷。未必解塵羅。

### 龍君超邀余過新置山莊莊在翠微中甚幽僻

掃石移尊去。披雲曳杖行。岡巒頻轉換。郭郭偶生成。溪盡田家出。山迴仄路平。遠峯稠疊起。蒼翠撲軒楹。

### 其二

閒卽攀蘿上。倦來枕石眠。田廬陰翠壁。雞犬入層烟。竹院通茶戶。山鄉近水廛。主人心但了。勝作苦形仙。

### 其三

買足青山地。幽回構屋居。暮烟慈竹嶺。秋水菊花渠。煉石爲方藥。磨嵐寫道書。丹砂如就得。拔去卽仙廬。

### 其四

閉却層崖道。人間了不知。漁樵分氏族。花果認干支。滴露新梧子。參雲老檜枝。龍髯曾此去。巒壑也堪疑。



德山遍入諸巖壑

總被閒驅使。登臨也未閒。霞光紅漲壁。水氣綠浮山。遍入雲歧路。熟觀石面顏。似曾經眼過。想像不知還。

夜入桃源縣月中

深村杞菊香。壁影拂船涼。和月和烟市。全山全水鄉。高雲排鶴路。怒沫響魚梁。若箇垂綸客。溪頭舊姓黃。

望淶蘿山有懷江淶蘿

好在青谿曲。巖花石乳新。空聞流水引。不見淶蘿人。明月層層岫。烏紗面面塵。十年求道侶。能不憶山鄰。

題桃源縣

鬧處雲常至。僮來鳥亦隨。仙人成邑里。煙水作城池。山有容空地。溪無不怒時。偶然嵐翠起。一縣綠離離。

入桃花源

溪雨濯雲根。花林水氣溫。睡鸞常守月。仙犬欲遮門。綠壁紅霞宅。丹砂石髓村。人中幾甲子。洞裏一黃昏。

其二

白頭丫髻子。花裏去如仙。鳥弄雲霞柵。人耕芝朮田。庚年看紅藥。生死在蒼煙。認着鱧香去。瞿童火尙然。

其三

花戶當雲關。驛門臨水關。何年騎馬客。踏斷採芝山。古井沈煙霧。空潭洗面顏。丘陵一變海。一度到人間。

其四

洞外一長揖。人仙從此分。看君如水影。要我似谿雲。花氣薰崖戶。霞光繞茜裙。往來江海上。鸞鶴翼相聞。

九月二十九日同羅服卿及社中諸兄弟登高二聖寺



昔去逢秋至。今來送九歸。菊殘將入枕。綿老漸裝衣。定起書黃葉。杯闌語翠微。禪翁兼醉侶。一種不相違。

其二

竹裏將雲去。窗間看鳥歸。酒香沾淨具。花氣着僧衣。老圃推先達。星壇禮少微。塵勞君莫問。問着與心違。

服卿訪余柳浪不遇俟我沙頭既歸服卿再至遂用韻贈之

千里勞君至。三秋俟我歸。柳殘多葉字。蓮解一池衣。逸格臨杯見。新思入路微。雲山心總在。未與宿根違。

唐堯胤自貴竹過訪用君御韻奉贈

夷馬向東馳。青袍敝許時。袖中三尺雪。夢裏一竿絲。泥酒呼鸚鵡。披時想荔枝。武夷若再至。爲我道相思。

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

滾滾飛塵路。蹄輪相伴居。濁杯澆瘴月。顛草雜蠻書。弔古悲無忌。憂時托子虛。蕉衫涼似水。騎馬欲焉如。

閏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堯胤王以明劉繩之王連玉及方平無煩兩弟夜集齋頭得成字

竹外閒風雨。瀟瀟又滿城。杯行蘭炷落。話盡酒鱸鳴。卷石欹窗瘦。寒花倍老成。喜逢嚴錄事。三五令申明。

燈下觀菊花影同社中諸友賦

清媚知無敵。披麗實可憐。易方惟月裏。難寫是風前。才子影皆好。傾城背亦妍。趙昌真粉本。一洗黛螺煙。

其二

一片籬花譜。吳綃墨未成。何人工點染。添我作淵明。月浪沉沉路。風香淡淡情。騷魂多念汝。夢裏屈先生。

其三

只與屏添豔。全憑幻寫真。光光能取影。葉葉解分身。蘿月思前世。松風夢故人。黃筌信好手。沒骨有精神。



其四

淡月莪莪碎。微風剪剪疎。折從欒大手。寄與他人居。藻葉菱文浪。雲官鳥紀書。煙光與焰水。一種繪空虛。

其五

舞影將流地。頽香乍可聞。玲瓏千朵月。碑瓊一窠雲。押以無絃韻。吟成沒字文。長時嗔罔兩。或恐近夫君。

其六

山中頻領略。得意是蕭疎。半緒佳人後。一簾溫語初。牆頽生畫意。蛇鬪悟顛書。離卽成三昧。超超實起余。

其七

靜語一堂薰。兕觥屢付君。鑿窪捫水影。游戲寫風紋。倩女歸時魄。巫山嫁後雲。鼻根如滅却。亦可嗅清芬。

其八

變體初從墨。名家但姓黃。空花新女弟。烏有舊兒郎。兩作仙人謎。和成羽客方。浮生虛妄等。一倍感歡場。

五弟清梵閣落成閏九月九日同鄒伯學王闈然王連玉劉繩之方平弟觴其上得清字

隱几牙籤橫。燾魚漸次成。花枝合苑影。騷雅一樓聲。相薄盤餐瘦。人閒笑韻清。籬東香未歇。展限與淵明。

過五弟天花館同郝公炎王尚父小酌

草草命窪罇。秋花瘦滿盆。題詩紅柏葉。坐語綠槐根。僧懶遲鳴磬。鴉昏不過村。開簾見樹影。月在槿籬門。

月下坐小閣

雛女笑咿啞。疎簾委委斜。酒澆清苦月。詩慰寂寥花。影落回風雁。光分坐樹鴉。侍兒供茗碗。幽事在山家。

秋夜痛飲李上舍家和公琰韻



冠珥墮紛紜。清言了不聞。鑪焦鳴暴雨。杯沓卷春雲。醉眼常疑柱。顛書亂掃裙。主人苛酒政。起立誦彈文。

郝公琰邀過禪堂訪諸高衲

其二

幽院日清和。牆苔與徑莎。到來閒坐少。始覺頂毛多。病亦強人健。愁猶勝客歌。且休談出世。入世又如何。(時寒灰抱病)

過法華練若

瘦柏多連架。寒花半入瓶。山僧輪指語。幽客倚窗聽。苔壁三年墨。蔬園十畝青。茶煙細細起。竟日鑲柴扃。

夜話清梵閣限韻

蕭騷葉滿窗。楓落話吳江。坐久枯蘭燼。言深倒酒缸。寒泉鳴廢圃。鄰月影高幢。碧楯方塘曲。昂藏老鶴雙。

看諸友弈

竹影風軒外。楸枰石子聲。暫憑閒調度。消却苦經營。烏憤連花墮。紅雲潑面生。旁觀亦自喜。賴是學無成。

其二

窗下欹襟坐。無人不看來。時聞飛似雨。忽有笑如雷。得意天山捷。沈思槁木灰。經營定何許。九地九天回。

風林纖月落

瑟瑟殘規吐。泠泠小籟吹。偶然低遠碧。恰好透疎枝。冒藻勾蘿去。籠烟壓露垂。歸樵與去艇。處處杜陵詩。

其二



輪淺虛籠樹。弓斜乍避鸞。一痕光淺豔。萬井氣森寒。恥作粧奩喻。聊爲烟水看。江湖多釣侶。時與校魚竿。

其二

碎影平侵檻。寒梢半妥輪。裝幽來隱舍。布景與詞人。只在風篁曲。長依水石鄰。東郊西浦上。不信有飛塵。

其四

簾卷煙條重。窗分翠疊澄。詩要林處士。圖請趙吳興。活景通千壑。閒觀倚一藤。匡牀誰對語。合有韻高僧。  
畫有工似。有工意。工似者。親而近俗。工意者。遠而近雅。作詩亦然。余此詩從似而入意者也。何遜之題梅也。似而意者也。子美之幸不折來。意而意者也。李羣玉之玉鱗寂寂。可謂工似。然亦不俗。如林處士之霜禽粉蝶。俗矣。至云疎影橫斜。水邊籬落。可謂意中之似。若李錦瑟輩。直謎而已。如雪詩。則云欲舞定隨曹植馬。人日。則云舜格有苗。周稱流火。此可與工意者道哉。謂之似。亦未也。唐人詠月多矣。如云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深沉古雅。非子美不能。至云暫將弓并曲。番與扇俱圓。此惡道語也。似而俗者也。

夜話春草堂限韻

刻日春杯釀。消時筠管織。問風傳巷語。備體雜香奩。山水堆脣角。烟雲上指尖。世緣如骰子。遇着偶然拈。

其二

螺子春生豔。蛾眉老避纖。祇宜供剪尺。不可更粧奩。時纈抽絲嫩。新花出樣尖。隴西見弓矢。一見一回拈。

其二

陶令情非冶。廣平賦偶纖。鸞臺朝洗硯。春草夜收奩。倦翮猶思獵。村眉也效尖。白髮伴毛穎。溷上一時拈。

喜蘇齋夫至柳浪座上限韻



入門簷鳥亂。紅葉照青衫。童子初弛筴。花驄乍解銜。夔頭傾盞漱。卷裏出巉巖。屢眇楚音至。秋來信幾緘。

其二

側帽花垂髻。翻杯酒汚衫。騷壇爲佐領。麴部是兼銜。話久風掀席。思寄筍出巖。半宵酬和語。題滿一封緘。

其三

小仄呼藤杖。微喧去皂衫。花頭當檻落。鳥影入杯銜。對日浮三爵。他時老一巖。暫來猶有禁。佛語口須緘。

集方平弟綠蔭堂古槐下卽事限韻

率爾生幽意。非關對水山。苔枝垂酒盞。蟲葉墮烟鬟。只此雙眉黛。舒開一座顏。婆婆醉老叟。項領曲如灣。

小修久住沙市蘇潛夫遲之十餘日矣雨中集劉繩之高齋小修忽至賦得十灰

百里三回約。無朝不眇來。未曾離口齒。忽已到池臺。酒病花銷去。詩心竹引開。篋管舊老圃。芟草去塵灰。

賦得裙拖六幅瀟湘水

細簡勻勻疊。長牆靡靡瀾。風回千皺亂。花遶一拖寒。洛水羅呈出。謝家練比看。兩般俱死水。爭解舞驚鸞。

賦得歡場害馬

惡態頻來見。清談事每差。杯徵合券客。庭老晒禪花。遇月長扃戶。登山屢憶家。每當歡飲夕。三五散如鴉。

乍寒集王連玉宅小飲

淺屋低簷下。春花滴小槽。箸闌思蟹足。話久覓絨袍。竹語調刀切。雲啼獠狄高。等閒歷寒暑。頭裏換斑毛。

又石居小集送潛夫

底事心難盡。窮宵說未終。半槽平口水。一葉打霜風。寒月衝煤焰。枯株照粉紅。別來元白語。多分在詩筒。



代

隨例東西柳。那堪折贈行。早知雲易散。何忍夢難成。小玉終無匹。汪倫只有情。別來林處士。賣鶴買新聲。

送郝公琰南下

雲子落紛紛。鳴濤遠送君。夢回牛渚月。書達敬亭雲。俗薄休懷刺。交浮莫定文。王充如有論。應使蔡邕聞。

外甥毛雲花燭詩

玉立映澄壺。兒郎洵美都。香含新豈蕊。花引嫩鸚雛。案小頻過額。烟輕欲散燼。韋門素業好。付與外甥盧。

夜起同廖道人扣王生門索酒酒行而雷電大作衆皆辟易余興益豪至子夜乃休

夜暖不成寐。披衣聊起行。一街絲雨暗。半隙幌燈明。壁上烟黃字。甕頭點滴聲。乾蓮與烘笋。倍覺有心情。

其二

天意蒼茫惡。奔雷駕雨風。書翻入甕內。兒走匿牀中。拍案山公叫。霑唇兕盞空。歸途那用燭。電火照人紅。

會長石詩來約以寒食見過用韻答之

湖上腰如許。那能不繫人。到門青李帖。屈指永和辰。筍簞抽蓼嫩。旗槍戰火新。雲山無處少。只少自由身。

苦雨

且莫問提壺。春風一半孤。暮雲啼滑滑。曉樹語呱呱。夢繞飛花社。思牽線柳湖。無方可醉得。濁酒坐灰爐。

曾退如太史返棹江干雨甚宿楊上舍家令門僧持卷來觀夜坐有懷敬題其末

蘭蕊坐銷紅。長吟短噫中。潑天車軸雨。撼地石郵風。夢去雲連峽。詩來翠掃空。習家池上酒。何事外山公。

其二



山鬼莫吹燈。羈心感少陵。話中江渺渺。卷裏岫層層。嵐重千畦衲。雲開九節藤。聯牀今夜雨。空對嶺南僧。  
泛舟便河

一棹碧蒼茫。蕉衫碎影涼。風音和鳥語。水色與天光。岸老蒲根出。沙平荻筍香。蹄輪何滾滾。對面卽滄浪。

其二

禪板佐尊罍。青溪曲曲迴。魚閒知浪靜。鳥喜覺風來。漠漠新雲樹。荒荒舊沼臺。一番見高塚。一度使眉開。  
送蘇潛夫北上

去去日華東。晴霞似火紅。好辭杯底月。莫畏馬頭風。謝客休耽屐。張融且豎銅。緋袍白手板。勉矣偶場中。  
遊章臺寺和小修韻

其二

飛塵泠泠消。人語隔煙遙。雨洗青蛙道。風薰白芷苗。竹深存廢碣。僧老話前朝。霸業荒殘盡。虛名只細腰。  
碧水獨忙去。紅葩引笑開。兔葵傷故國。狐粉嘯空臺。古屋晴生菌。深房晝鎖苔。松音與梵響。一洗大夫哀。

其三

雲捲三分地。塵飛六國王。自然歸滅劫。不必問巫陽。古壘荒遺構。澄波照冷篁。廿年雙屈指。頭白話兒郎。

其四

碧渚新琅玕。入門碎影寒。么絃將水聽。青黛作煙看。且樂時花豔。休悲故壠殘。南威他自美。興廢豈相干。  
夏日同龍君超傅執中蕭季星龔散木彭長卿崔晦之小修王小白泛舟便河得橋字

好作煙林譜。微霞帶水條。平平鋪碎浪。遠遠出紅橋。天坼雲鱗見。江澄暑路消。山光與粉黛。一種是逍遙。



又和龍君超韻

白板赤欄橋。石根繫小舫。風傳初稻信。雨應熟梅潮。柳密兼煙重。槎枯帶蘚漂。洄沿無定止。只似野雲邀。

劉元質宅宴得金字

遠水輕雲意。孤桐野鶴心。消磨歸酒政。遊戲入花林。趙姊雙名燕。盧郎一字琛。龐公見亦悔。湘水錯沉金。

龍君超邀集章臺以看花臺爲韻

碧篠當煙出。朱華帶渚看。佳人吳笑語。公子晉衣冠。始覺歡場盛。爭言雅道難。經時覓快友。纔得許如蘭。

其二

一笑爛雲霞。青娥驅法華。章臺新馬足。洞口舊魚槎。秋水人人月。春風面面花。不同愁宋玉。蕭瑟對東家。

其二

天際颯輕雷。濃陰潑地來。叢中避粉黛。樹底臥罇罍。數點將穿屋。移時忽泛臺。只疑舊歌舞。化作雨雲回。

病起新霽見月

病起初逢月。雲開笑亦開。雲隨殘悶去。月逐好懷來。墜葉凝清露。新香瀉綠醅。冶心雖校淺。仍是欲然灰。

林蘭閣同王以明先生及尙父謝道人小集偶成

涼月下空疏。蕭蕭靜者居。休心花事斷。忌藥酒船虛。竹外披煙鶴。尊前帶子魚。盤飧聊復爾。商略古人書。

醉歸示凡公響泉道人

不寐卽狂歌。蓮花漏水多。醉來尋白足。定起喚青娥。梵唱噴吳肉。荷衣剪越羅。亦知風景煞。爭奈老顛何。

當陽僧來邀遊青溪紫蓋諸勝



十載青山約。今番始赴期。如雲投舊嶺。似鳥念高枝。藍壓仙翁井。苔深鬼谷祠。單將一喝去。稱取布鞋師。  
其二

一湖珠翻處。千山玉照時。東衝西邏酒。橫版側匡時。僧老扶羅至。鶴驕帶子隨。掌茶與谷水。宿世也相知。  
登遨遊塚有感示凡公響泉道人

古塚新新道。荒原漠漠楓。荷衣蕙帶鬼。燕麥兔葵風。頽壘高陵變。分趨逝水東。莫言空不得。何事不成空。  
將入青溪值雨雪凡公有詩見促用韻答之

童子語誦誦。雪花打皂衫。雲低天慘淡。霜老石巉巖。怪鳥鳴枯葉。空江立瘦杉。青溪騎鶴叟。聊且附書緘。  
送雪照還吳

洗鉢焚鈔去。瞻雲倚棹歌。離鄉吳語變。入詠楚騷多。五老峯頭瀑。三江雪後波。廚衣櫻笠子。袖手看螻峨。  
又代作

四載椒林社。精研只有君。高談排嘿照。獨往賤多聞。江面瓶心月。山南嶺北雲。逆風香自遠。無路襲芳芬。  
暮鳥投林和張明教

霧卷復煙披。嘈嘈話許時。大都尋故侶。莫是揀高枝。半嶺雲千態。疎林月一規。夜寒風裊裊。歸夢在天池。  
其二

霞碧與山紅。煙林繪譜中。乍啼緣見月。半妥爲梢風。萬點鋪沙異。千畦帶犢同。莫愁三匝苦。猶勝在金籠。  
其三

渺渺辭沙嶼。嘹嘹帶遠空。分行來樹裏。送影入池中。小艇煙江月。高樓晚箔風。佳人天未許。同此眇歸鴻。



乙巳除夕

十畝負江田。歸耕已七年。稚松雲偃地。雛女髮垂肩。貝葉翻將綻。荷衣着屢穿。貧鄉何可戀。大抵爲林泉。

春日同謝于楚周觀國小修李澄之王尙夫崔晦之劉繩之過智者堂訪度門法師

數里碧陰森。高禪靜亦吟。趁花來遠溯。聽鳥入平林。歷盡摧車坂。稍存繞指金。浮塵都歇盡。未歇唾壺心。

諸衲見過

閒卽過東臯。衲衣對酒槽。袖中懷米帖。花底讀離騷。箔卷鱸煙細。窗寒石壘高。貧家無可供。止水與谿毛。

哭江進之

乙巳秋。聞進之兄卒于蜀。余時伏枕慟幾絕。嗟乎。余與進之之交。豈復在口舌間哉。進之死。世誰復有定中郎文者已矣。猶記令吳之日。與兄商證此道。初猶不甚信。弟謂兄曰。果若今人所著。萬口一聲。兄何以區別其高下也。且古人之詩。歷千百年。讀之如初出口。而今人一詩甫就。已若紅朽之粟。何也。進之躍然起曰。是已。後爲余敍做篋。遂述此意。蓋實語也。進之文俊逸爽朗。務爲新切。嘉隆以來所稱大家者。未見其比。但其中尙有矯枉之過。爲薄俗所檢點者。往時曾欲與進之言。而竟未及。是余之不忠也。然余所病。正與進之同證。亦不意進之之去。若是速也。慟哉。郎君幸盡以諸藁屬我。我當爲進之刪定。藏諸名山。以俟後世子雲也。往弟有錦帆解脫諸集。皆屬進之爲序。甚獲我心。然彼時詩不逾。而文亦散緩。今弟刻瓶花瀟碧二集。安能使兄快讀。十過。爲弟敍而傳也。慟哉。弟交遊徧海內。而性命文章。十居其九。至如寒潭皎月。透徹底裏。如吾進之者。指不一二。屈也。進之有佳兒。能讀父書。可以自慰。知進之所未了者。高堂白髮。然曾孫滿前。老伯無大苦也。中懷作惡。苦不得佳語。欲躬致束芻。值有邑乘之役。素車白馬。未卜何日。挽章十篇。郎君爲我朗吟進之靈前。或墓前亦



可。鬼未必即通。爲讀數十回可也。

石火乍飄紅。匆匆四閨中。才名巴子國。吏蹟館娃宮。洗海澄天月。催芳爛蕊風。不留長把玩。收拾與虛空。

其二

案有君遺蹟。時時動我悲。夢中呼白也。卷裏哭微之。骨似凝冰石。心如靜水池。太玄那得比。囑累有佳兒。

其三

一笑凌雲去。高寒自少塵。騷魂皆楚鬼。弔客盡秦人。作誄傾南國。移書詛北辰。斯文凋喪盡。何用死麒麟。

其四

偏是佳人少。鵲鷓日日鳴。應劉皆早世。晁賈竟虛生。雪澗寒當戶。漁梁怒滿城。憐才與惜寶。天似未分明。

其五

蜀魄悲鳴後。巫猿叫嘯初。蛾眉徒有黛。巴水不成書。女鬼行雲侍。仙鄰賣卜居。浣花溪上叟。情切舊鄉廬。

其六

好手經爐冶。匡時正老成。文通才未盡。元靜職猶輕。妖作長沙鵬。帳空澧水螢。花源留蹟處。莎草背堦生。

其七

節節來余夢。溪雲湖柳邊。浪仙神尙瘦。米芾鬼猶顛。花國恣題品。珠宮任纂編。閒時出諧史。一笑謔諸天。

其八

湘水濯魂清。紛紛蘭芷生。桃花仙路豔。薜荔鬼衣輕。喜去朝虞帝。悲來過屈平。沙蘿村口上。夜引瞿童行。

其九



作者心良苦。悠悠世豈知。近俳緣矯激。取態任斜欹。江闊無澄浪。林深有贅枝。向人言似夢。無計解愚癡。

其十

薄俗好檢點。因循媿少箴。只疑如豆目。未達似空心。琴敗孤音絕。林荒破宅深。期君一百載。隻字雙南金。

送周觀國還會稽兼寄陶周望兄弟

江流澎湃處。一曲是官衙。小邑城三里。荒垣市幾家。斗湖曾載月。浪柳也吹花。跼蹐真如繭。能禁念若耶。

其二

且莫聽啼魂。烟嵐路亦昏。山連內史宅。水到賀公門。曉月蘭橈市。春風黛綠村。箇年題壁處。霜洗舊苔痕。

曾雷二太史過柳浪用杜韻

雲嵐深幾曲。五月氣猶寒。月下兼花下。林端更水端。愁來詩監押。老至道遮闌。識得藏身計。塵勞也自安。

其二

勸我早經營。三山海上城。亦如憐素女。其那忤方平。青鳥曾經約。丹臺也注名。竹枝江上雨。難道是無情。

黃平倩久無書僧自蜀來傳其厭世余不信數日後陶周望書來云聞平倩有疾且求消息

于余余謂小修曰必無他詩以志之

積雲峨岫路。三年渺去鴻。岷江惟有浪。巫峽祇聞風。驚絕西僧語。愁深太史筒。子瞻定不死。吾已料天公。

西來僧云平倩初病痺今已痊復志喜

西望嘉陵信。迢迢半影鴻。黃州元不死。白傅已無風。小近臨邛黛。新開郫酒筒。僧言真實否。吾欲讓龐公。(後

二事。皆來僧語)



夏日同龔散木能者崔晦之鰥伯學李子髯攜妓泛舟和尚橋

白舫形如鵲。青娥姓是盧。衣香泥翡翠。扇影怯鸚鵡。石竹和人籟。山花熱野爐。遙看十里水。一片芙蓉湖。

其二

試說鴛鴦侶。何如鷗鷺羣。溪光描翠黛。竹影寫羅裙。雲日魚鱗氣。霞波雉尾文。鶴飛衝樹起。天半一聲聞。

病起獨坐

荒草綠如煙。何秋不可憐。病家無客至。小犬亦高眠。開帙尋詩料。添衣缺酒錢。閉門讀莊子。秋水馬蹄篇。

病起偶題

對客心如怯。窺銅只自憐。負暄梳敗髮。發篋理殘篇。名豈儒冠誤。病因濁酒痊。浮生喻泡影。何以樂青年。

其二

獨坐眞成悶。孤砧急暮聲。乾坤偏惡道。世路幾狂生。騷雅原無命。湖山賸有情。一丘何不可。身外卽浮萍。

其三

強欲親暎日。無那恁曉風。纏綿悲二豎。坐起仗雙童。世路他如夢。浮名我失弓。一番三徑裏。秋菊又成空。

其四

不斷青雲夢。難堪白髮情。跳梁山鬼妬。落寞酒人輕。色界身終苦。無生學未成。浮漚能幾許。枉自覓枯榮。

花朝卽事

雨過庭花好。開尊亦自幽。不知今夕醉。消得幾年愁。一朵新紅甲。四筵半白頭。久知行樂是。老矣復何求。

江漲



灩澦三冬雪。瀟湘五月波。疾流翻地轉。遠勢觸雲過。縣尉臨江祭。巴人下水歌。世平無孟叟。父老恨如何。卽事

俗態有如此。誰云道不貧。黃金貴賤士。烏帽是非人。公叔絕交甚。東方漫世真。浮雲看物理。浪跡混風塵。秋扇

濯濯齊紈素。團團明月輝。含羞王氏女。失寵漢宮妃。出入心猶在。炎涼態已非。自甘藏篋笥。不敢觸寒威。夏日泛舟

泛泛鷓鴣近。深深雀鵲聞。空潭不受暑。野竹半捎雲。公子收行蓋。佳人晒舞裙。垂楊亂荇藻。日色冷紛紛。得李宏甫先生書

似此瑤華色。何殊空谷音。悲哉擊筑淚。已矣唾壺心。跡豈焚書白。病因老苦侵。有文焉用隱。無水若爲沉。冬菊

衆芳無不改。籬菊晚猶開。護葉多編竹。憐香自剪萊。驚心寒節破。載酒故人來。忽憶東籬叟。狂歌試舉杯。江行

霞彩收晴色。澄波媚夕暉。飢鷹奔樹冷。沙鷗觸人飛。塾叟迎兒出。鄉童負犬歸。少年饒酒力。何事怯寒威。登臺

登臺當此日。潦倒盡餘驩。古木何年有。林花盡日寒。霞來鱗作市。山晚氣成瀾。去去滄江暝。狂歌興未闌。除夕前八日

每恨年光駛。東風又一時。入門花自媚。出谷鳥先知。宦去愁康懶。情來育長癡。無爲愁暮景。幽意在南枝。



夜坐別彭子

寂歷嚴更漏。淒其旅客情。傾腸談近事。屈指數遊程。寒氣衝筵入。鄉心冒酒生。經年事奔走。名利一無成。

社中

宿昔城南約。蒼茫十載情。交遊悲喜盡。文字揣摩成。古屋繁陰入。空堦凍鳥行。終年憶擗管。辛苦是書生。

小齋

情至觀無始。愁來實奈何。蠶行粘敗粉。燕起觸簷羅。往事惟長嘯。新知一放歌。鵝雛雖戩死。不與雀爭多。

迎九

節物何堪問。流光轉自哀。世情搔首過。秋色閉門來。才子新開社。參軍舊有臺。菊花才作藥。遲爾共啣杯。

憶蟹

鄂州爲客處。紫蟹最堪憐。朱邸爭先買。青樓不計錢。昔年桐乳下。今日菊花前。咫尺晴川水。無由見爾鮮。

夏日同龍君超君善家伯修郊外小集

避却紅塵子。晴郊共舉杯。踏雲穿寶閣。立馬問金臺。古木無心長。雜花不定開。東南饒勝友。喜與二郎來。

宿村中

古木攢幽壑。叢篁蔽小祠。籃輿村犬吠。羅服野人疑。稻熟家家釀。山香處處詩。田翁強解事。款款具威儀。

示社友

所至成三笑。居然似七賢。社開正始後。詩數中興年。一代稱同軌。千秋欣執鞭。古來藏二酉。不必大都傳。

秋日同鄒伯學過崔晦之村莊



攜得城中友。聯鑣把臂來。探鬪人踴躍。問姓俗疑猜。鄰酒無因至。霜花有限開。一丘荒楚裏。門戶蔽蒿萊。

送周尙寶左遷海澄典史 代作

羯虜終無賴。餘波橫及人。清時驕魍魎。平地蹶麒麟。去國寧辭謗。投荒幸有身。邊籌終及爾。勿復嘆沉淪。

其二

幾度青門柳。榮枯送爾行。廟謀何日定。邊事仗誰成。名以批鱗重。恩因市虎輕。知君心獨苦。萬死亦關情。

其三

十年聲籍甚。一日去長安。作賦元投楚。爲文欲弔韓。雲開龍首出。雨過鱣溪寒。到處青山好。何憂行路難。

九日江上小集

物色千林換。江聲四面瀾。脫冠酬勝節。呼酒賀新寒。童子攜方罫。庖人進鱸盤。秋郊如醉裏。瀟酒一憑欄。

偶成

塵世無暇日。孤館有餘情。黃金鑄知己。青編列友生。事佛心難定。學仙道不成。去去雙田下。兄弟事耦耕。

郊行同龔散木能者鄒伯學

高柳藏山寺。雜花綴水濱。青溪六七里。白蛤兩三人。鍾釜蚊虻過。煙霞鹿豕鄰。箕踞亦是禮。何必取冠巾。

嘉魚李太清書齋

尙有青雲舊。誰云白首新。孤尊相對日。萬死可憐身。曝衲驚黃鳥。開軒跳紫鱗。名臣何必貴。衰腐據要津。

夏日鄒伯學園亭

兀坐無儔侶。觀空絕想塵。牀頭高士傳。花下上皇人。養鶴移茶灶。憐魚輟釣綸。蒙莊去已久。斯意竟誰陳。



夏日卽事

一官因懶廢。萬事得禪逃。歲月空談老。風塵拂袖高。貧交殊面背。薄俗厚皮毛。不解和光指。空齋坐鬱陶。

其二

悶卽攤書讀。長年一腐儒。開門殘雨過。欹枕片雲孤。世事輸棋局。人情轉轆轤。浮生甯曳尾。斷不悔江湖。

夏日同龔能者崔晦之鄒伯學納涼李子髯齋中高柳下

高柳着溪烟。團團翠可憐。空街搖白水。疎日冷青錢。原憲貧非病。維摩疾是禪。居然城郭裏。一種小林泉。

偶題

得句題蕉葉。裁冠費筍皮。宦情三不可。禪理百無知。野館繁梔子。晴窗語燕兒。謝安何小草。相業僅能基。

寄沈介庵

不謂晴川閣。同時失此人。龍門吾有意。魚服爾何神。封事驚來草。除書怪積薪。和光古有語。好得耐風塵。

初秋

負俗將無傲。閒居合有秋。驕陽猶避鵲。小雨亦呼鳩。中散交多絕。司空宦總休。明知悲冉冉。何苦不滄洲。

秋閨

秋色透羅幃。寒芳片片飛。蛩吟生暗壁。螢火度空機。闔月新流照。簾霜換故衣。征鴻與蕩子。同去不同歸。

漫興

少年多浪跡。老大合幽棲。事業卑牛口。生涯尙馬蹄。避人嘲自解。隱几物難齊。每憶山中友。秋來好杖藜。

其二



獨往吾何有。狂癡世所憐。一身書蠹後。萬事酒杯前。禮樂從先進。交游附少年。昨來益自喜。信口野狐禪。

江崩及城

城郭荒如許。遷來得幾時。紅通夔子國。潮打武侯祠。六代餘封在。三分故里疑。焉知深谷底。不有萬山碑。

寄散木

只覺秋悲苦。那堪別賦工。予瞻南去雁。爾望北來風。寒日疎籬菊。清霜落井桐。江湖夕照裏。登眺許誰同。

寄楊敦初

野樹吟秋日。江雲送目初。百年誰命駕。兩地且傳書。潘岳功名薄。莊生吏體疎。禪心知不減。揮麈近何如。

其二

萬事傳經嬾。官閒且自由。閉門無不可。得秫更何求。玄草楊雲宅。清吟王粲樓。莫言工作賦。此地易悲秋。

憶弟

萬里南征路。扁舟去不來。賦投鸚鵡水。詩上鳳凰臺。天地窮相傍。雲霄蹇自哀。千秋無漢武。司馬一庸才。

其二

驟傳伏枕去。轉覺淚沾巾。短髮三江棹。孤篷四海人。文章妻子怪。姓字友朋嗔。兄弟皆衣紫。君胡命苦辛。

其二

去住非無謂。蹉跎似不羈。親朋盡欲殺。知己半相疑。獨我能青眼。因君是白眉。東來書一紙。讀罷淚如絲。

登高有懷

秋菊開誰對。寒郊望更新。乾坤東逝水。車馬北來塵。屈指悲時事。停杯憶遠人。汀花與岸草。何處不傷神。



過古寺

紅橋過雨潤。黃葉經霜稀。古殿摧金榜。空塘落水衣。畏人寒鳥竄。護法老龍飢。醉語兼禪語。都非第二機。

宿僧房

夜雨沉清磬。霜林起暮鴉。蓮臺三品葉。佛果一時花。覺路昏羅縠。禪燈黑絳紗。早知嬰世網。悔不事袈裟。

憶弟

尙有他鄉客。那堪兩地春。文章聊玩世。儒墨竟疑人。別後山川換。愁來歲月新。滄江一萬里。濁酒向誰陳。

其二

東去交多少。南詢興有無。高天鴻鵠舉。世路馬牛呼。騷雅命難達。江湖迹易孤。步兵雖嗜酒。尙亦恨窮途。

異僧

買印支公僻。輸瓶座首能。咒言聽似鳥。梵字寫如藤。托鉢施仙飯。支牀面佛燈。一身猶不用。何處有三乘。

出郭

稻熟村村酒。魚肥處處家。輕刀粘水去。獨鳥會風斜。落日流紅浪。長江徙白沙。山僧迎客喜。顛倒着袈裟。

江上

白霧迷秦楚。青流帶遠空。沙平時獻雪。樹老夜屯風。曠野眠飢兕。孤洲落晚鴻。布帆如屋裏。何處有城中。

郊外小集

賴有滄洲意。聊行濁酒杯。白波吹日上。粉堞映江開。米穀舟中市。人烟水面來。息機吾已久。鷗鳥莫相猜。

其二



浪跡真無賴。狂心今若何。一尊聊對酒。萬事且狂歌。穉子矜黃葉。漁人語白波。蘆花青裊裊。秋意滿溪叢。

三弟回志喜

送汝才三月。那知西復東。客中何地返。橐裏幾時空。世事窮來見。文章病後工。浮湘而涉海。司馬之遺風。

其二

突兀英雄氣。飄零病苦身。黃金憎賦客。青眼謝時人。按劍投珠恨。呼牛應馬真。無錢覓知己。到底白頭新。

其三

萬里將孤舫。長江與太湖。山川幾盡越。文字恥爲吳。見我故人否。識君高義無。士安交不薄。珍重序三都。

其四

東去人人叩。西來事事疑。苦心真學者。出世好男兒。消息蘄州得。機緣老宿知。何人皮相士。道爾定狂癡。

花朝日呈伯修

壇氣薰高閣。歌聲繞細廚。桂尊清且滿。坐客美而都。共唱三婦豔。同開百子圖。主人將夜飲。傍晚禁啼烏。

其二

宛轉花如結。差池燕似知。佳人炊壽餅。童子按新辭。珠履散還聚。蘭膏盡復炊。青軒紅麗蕊。第一好天時。

京師夜坐

兀坐醒醒悶。讀書字字難。竹枯知鳳餒。餅澁驗天寒。事往心方省。窮來交漸寬。微官猶窘我。羸馬日長安。

北行道中示弟

惜別無多日。驅馳看過年。客愁繁似雨。官路遠如天。凍磧酸車轂。嚴霜嚼馬鞭。流光付行旅。爾我遞相憐。



挽蘇母

喜得全歸日。郎君已致身。憑將萬死事。泣報九原人。野氣迷丹旆。秋風冷石麟。但留天語在。一紙夜臺新。

秋夜感懷

莫以千人和。遂輕白雪歌。支離常調失。突兀此生過。薄俗論交盡。秋風閱世多。鴉雛終萬仞。嚇我待如何。

余山居六年矣丙午秋復北上臨發偶賦

又被閒驅出。冥鴻那可飛。添多新蒜髮。典盡舊荷衣。柳密雲侵郭。荷長水漫磯。鷗鳧爭作語。客子幾年歸。

過荆門觀蒙惠泉

雲過山城沒。谿回磴道平。一漚淙石底。萬戶枕泉聲。童子將茶去。僧雛負鉢行。居人傳好語。得似長官清。(時州人爲言雷守甚清)

石橋道中

上上仄岩顛。清谿落馬前。陂陀聊作館。礪礪以爲田。人出斜山照。雞鳴廢寺烟。亭翁顏半赭。知得有豐年。

襄陽道中逢龍君御君御節鎮西寧便道省太夫人

征馬隔林鳴。雙旌忽背行。白頭撩遠夢。紅樹促歸程。銀管書生去。鐵衣老將迎。羌胡知姓字。檄草在邊城。(君御舊通守此地)

壬辰秋日余與伯修兄先後出都門至鄭相及同宿州署今相去十五年伯修厭世亦六年

矣電火驚心山川觸目因書數語兼示小修方平兩弟

十五度春秋。漚花轉眼休。含悲上東里。無路避西州。孤月傷鴻陣。寒雲障馬頭。對牀今夜雨。清淚幾行流。



鄴城道

何處魏離宮。荒烟斷葦中。獵蹄晴捲雪。高隼怒盤風。苑古梧桐禿。牆崩枸杞紅。空臺與流水。想像舊簾櫳。桐祭出白香山。

其二

白日悲難駐。英雄誰不然。魚膏焚地底。蛾黛哭生前。南國香成霧。西山石作煙。人間絕快事。天子作神仙。

其三

碧草漲寒塘。菖蒲花不香。山禽猶翠羽。野果尙丹房。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曹家兄弟好。無那太淫荒。

其四

且著雙眉目。休隨俗笑嚬。簾前搥鼓吏。牀上捉刀人。胡粉裝尤怪。蕉竿舞入神。精光如可畫。寧與魄俱塵。

其五

那得長無語。無情淚亦垂。碑餘漢歲月。水洗鄴城池。樓外羌雛嘯。宮中寡婦悲。好還不再世。兇狡亦何爲。

其六

近得銅臺瓦。重來五十錢。無方鬢白髮。空自治青山。上馬蒐才藻。橫戈按鬢鬢。霸圖今已矣。文采照人間。

其七

仆去前王碣。耕來故國墳。蜂巢無兩大。兔窟有三分。夜火生空樹。陰龍戰野雲。美人何處所。試與定遺文。

其八

且勿度前村。白楊路漸昏。一丘文字鬼。千古戰爭魂。歷數孫曹閔。風流魏晉繁。成蹊人自省。桃李不須言。

其九



謀士虎兼龍。三家霸局同。文章分鼎足。才品第英雄。龔隄司徒後。昏頑鍛錫公。陳琳檄自有。誰可愈頭風。

其十  
校盡中原士。初逢國手棋。孫郎爭一道。劉胄僅雙持。石悍刀方利。風高海始奇。唐宗與宋祖。應悔不同時。

遊崇國寺得明字有序

往與家伯修潘去。華江進之黃平倩劉明自吳本如段徽之諸公。結社於崇國葡萄方丈。相去七年。存亡出處。遂如隔世。丁未春暮。與龍君超陶孝若邱長孺李元善劉元質重經此地。泣下不能自止。聊述數語。以志今昔。

入寺稀人識。僧雛盡老成。花猶香廢苑。石莫話前生。壁上苔棲墨。廊間雨壞楹。春衣能幾日。又復過清明。

又

只作幽探計。如來與證明。出門皆黛色。入寺有泉聲。酒似溪光嫩。身如雲影輕。閒官無別侶。頭白舊方情。

惠安伯園亭同顧升伯李長卿湯嘉賓看牡丹

古樹暗房櫺。登樓只辦紅。分畦將匝地。含燄欲焚空。蝶醉輕綃日。鶯捎煖絮風。主人營一世。身老衆香中。

又

通國皆狂死。誰家解滿欄。徑須一石醉。消得幾生看。小樹迎初月。層嵐作晚寒。攜歸纔數朵。掩盡百羅紈。

浴佛日劉元定邀諸公偕游高梁橋得爲字

節是祇園會。讌同曲水池。妖童歌串亂。天女鬢華隨。是樹皆停蓋。無波不泛卮。魚龍與角觝。樂事看君爲。

又



萬隊千騎出。燕遊第一時。繁華雖有態。烟水未曾知。西去層層岫。東來面面池。胸中好丘壑。借與主人爲。月夜歸來與長孺。道舊仍用前韻。

盛事那堪記。衰來亦自悲。看窮烟柳地。老盡露桃枝。算酒休論石。稅花莫計池。平生心種種。難及壯時爲。人市花者以一方爲一池。

偕曾退如過淨土菴

像設都非麗。疏題亦不紅。花移半檻日。槐老一庭風。寓目皆成淡。諸方敢鬪空。到門有醉客。鄉里舊山公。湯嘉賓以使事入江西將遍遊諸名勝詩以送之

碧渚蒼雲路。長帆幾葉還。趁秋行九子。攜譜看廬山。採藥靈溪見。映花石戶關。孤藤雙竹屨。聽盡水潺湲。其二

亦解驚人語。于君數倍難。片鱗猶變化。尺水尙波瀾。萬卉經春爛。千山過月寒。欲知才大小。試取昔賢看。其三

九派潯陽地。寒潮一葉通。少年姑狡獪。太古石玲瓏。觸路飛泉雨。捫碑怪穴風。到時秋正老。江景繪丹楓。其四

攜去山盈袖。書來墨滿巖。嵐光疲瘦僕。泉水洗塵衫。識徧金仙侶。搜殘玉簡函。楚雲青咫尺。漢水莫停驂。嘉賓將入漢陽。弔薛仲子。

早起入朝書冊午間衝暑走城外別湯嘉賓晚赴劉元定飲時諸公已半酣賦得原字

曉出銅龍署。幕歸曲水村。座涼心乍貼。觥亂飲初喧。焚尾鷄侵閣。長頭客在門。公然去巾屣。奴態亦堪原。



夏日城西園亭聞蟬得陰字

清響徹平林。雲深樹亦深。乍聞心爽豁。蠲盡午昏沉。琴裏高山韻。詩中瘦鳥吟。鄉園頻夢爾。十里柳湖陰。

其二

未曾離溽暑。亦不到雲林。坐觀暄涼變。遂令院舍深。聲來如遠壑。宿處必層陰。燕子與黃鳥。難除閨閣音。

其三

雖在高雲地。長懷冷石心。羽流分體魄。騷客與聲音。竹柏風相亂。笙歌耳可箴。如何君與我。俱不守長林。  
苦雨吟和曾退如

陵雨無朝夕。呻吟益病妻。牀頭新墁落。竈下老爨啼。一室均堂芥。千家亂水畦。侍兒持茗語。滿褶榜花泥。

其二

舊勢將排砌。新痕又沒花。街頭眠野鴛。窗上語池蛙。古佛龕生菌。嬌兒面有沙。東齋無額字。便可喚浮槎。

其二

似道雷焚火。又聞水決牆。哭聲來遠巷。昏火照方牀。小屋葦籬破。鄰家蒼朮香。兒童浪驚喜。簷底有微光。

其四

莫是天家樂。輕聞下土哀。九州吹立水。萬部役雕雷。地遠聲難徹。關高喚不回。巢居與穴處。曾見有唐來。

中秋泊潞河看月同子公雲影賦

秋樹泠泠白。添衣也覺寒。如何今夜月。不共昔人看。客路風停閣。民居水破殘。那堪更值此。衰草漫流灘。

其二



萬水千山路。羈魂來不來。雙籤題姓字。兩處送錢財。風葉牽鉤幔。寒光背鏡臺。思量具杯酒。有口向誰開。

其二

亦欲消孤悶。其如不去心。稚兒神慘淡。病客語呻吟。野戍風傳柝。空艚火隔林。更憐明月裏。尙有獨飛禽。

其四

道侶前寬解。君深天竺書。我心自檢點。試比毘邪廬。法喜妻辭世。散花天異居。任他金粟老。亦有淚漣如。

潞河舟中和小修別詩

鶴老翻辭侶。松寒乍剪蘿。孤舟將幼累。北海望南訛。亂葦藏村社。枯槎臥古河。所嗟人異路。不畏客程多。

其二

昔日飢寒伴。淒涼無一存。去花難返樹。好月不留軒。龜手衣猶在。齊眉案尙溫。一門新舊鬼。強半北方魂。

其三

一櫺出雲堂。秋高雁影涼。容顏漸朽謝。恩愛日銷亡。竹老湘君廟。花深油水陽。解君舊篋笥。擬買白蓮莊。

其四

欲覓藏身處。瞿童路上尋。魚寧愁水闊。烏豈畏山深。秋葉紅霜寺。春苞紫筍林。辟如縱鸚鵡。未有戀籠心。

其五

少謝人間事。歌壇與舞筵。有山皆種竹。無水不栽蓮。見死知生苦。因鯢識道緣。一杯從惠遠。白社問諸賢。

其六

江柳江楓道。秋來倍損神。瓊花撩怨客。香草夢離人。白鳥誰非故。青山不厭貧。陶朱吾可學。鑿水養鯁鱗。



其七

客路雖云苦。烟波亦自清。雲開九子近。月上五湖明。石壁同僧看。花坊信馬行。家緣無十口。少累省憂生。

其八

弟也檀州去。征南尙可依。青油寒夜醉。畫戟曉風威。塞草羈鷹疾。胡天字鳥飛。吾廬行信美。鄉社幾時歸。

其九

小艇烟江雨。長堤柿葉霜。一洲魚子市。千樹木奴鄉。客去尋空谷。書來話酉陽。繁華銷枕上。家近呂仙堂。

其十

禪味爭如醉。無何卽是鄉。休心爲麩藥。省事作資糧。慢世稍同朔。絕交亦似康。東臯猶滯酒。余乃醒而狂。

滄洲逢瞿太虛運使問及近事偶題

問我京華事。動君一日愁。添多新世態。無復舊交遊。北寺涼陰盡。西堂講席收。烟光逐日改。那不念歸休。

其二

白恰生蕉履。知君亦悼亡。憂時心耿耿。學道鬢蒼蒼。老衲同三昧。稚兒守一牀。所慚不共隱。魂魄滯他方。

德州舟中逢沈何山

鬢上微添雪。衣間亦有塵。俱爲行役客。孰是自由身。處世眞妨達。歸山無那貧。且收魚鳥韻。檢點作詩人。

其二

敢謂馮唐老。爲郎十五年。不因君濡滯。那與我周旋。歷歷分行樹。匆匆兩去船。此心無近遠。月在浩池邊。

偶作



爲道知難道。求閒亦未成。憑將無益事。娛此有涯生。見水移觥去。聞山背襜行。感時多長語。虛竅偶然鳴。

下邳舟中和子公

飛雨濺窗寒。溼衣擁敝禪。所憂惟臘近。最苦是茶渾。只有飛沙市。更無啼鳥村。兩漁相對語。舟繫古槐根。

集平山堂用平山字爲韻偕遊者方子兩謝生也

衰草亂畦平。長江一綫明。雲開智者寺。山表潤州城。萬井晴霞氣。千檣晚吹聲。隋宮何處問。荆杞傍牆生。

其二

大業空遺事。披圖咫尺間。斜橋興廢水。淡墨有無山。野老耕香澤。妖狐學黛鬟。荒亭猶故井。馬上挈泉還。

鄒子尹偕僧秋水見訪門者不知卻之相見乃一笑

幾失孔文舉。驚逢禰正平。雲澄天自澈。月上海先明。渴驥聞泉喜。孤鴻見侶鳴。昭文琴自好。無那有麴成。

雪中投宿棲隱寺寺去大冶五十里在亂山中

下馬歷巖岼。晶晶四壁寒。山門雲占斷。佛舍雨澆殘。茶好臨泉試。寺有棲隱泉。松宜帶雪看。軒窗無一可。孤負此峯巒。

其二

岩戶何人啓。泉聲只自聞。夜澆盈衲雨。曉糲一犁雲。野筍呼雛伐。山苗帶子分。會須知此意。禪講也輸君。

其三

細數高低嶺。閒詢遠近鄉。山烟隨澗出。松火隔林香。雲冷莓苔殿。封雪蘿薜牆。里門通德近。誰與關荒涼。寺近余司徒家。



立春日金牛道中

田夫輟耒耜。紅女停機梭。士人廢簡編。官吏罷征科。商賈離塵肆。漁家收釣羅。余獨何人者。峻嶺與危坡。漢陽過王章甫葵園和二仲韻

戶外卽遙岑。寒香漸出林。增池緣畝闊。疎竹爲庭陰。煙雪裁爲句。風泉寫入琴。欲知桐性老。火裏試焦音。舟中除夕憶李安人

客裏逢除夕。燈前少故人。乍如雲沒海。忽似影離身。滿褶衣衫淚。半年河渚塵。井枯泉脈在。棟老燕巢新。王章甫送余石頭口因共遊赤壁章甫將歸讀書九峯山

小舫沙棠檝。磯頭試一遊。偶然惜郭李。不是弔曹劉。山色當睡出。江波載世流。沉沙無折戟。應已化漁鈎。其二

晴柳烟江路。幽探喜共君。暮風歌鳥翮。春水玩魚紋。石老猶含態。蛟閒不起雲。沙頭尋鷺侶。且莫話三分。其二

一棹別烏林。高雲去去深。易銷惟黑髮。未了是名心。洗墨桐花下。讀書石壁陰。明年定傳寫。千紙滿璆琳。柳浪館雜咏

柳匝層層水。花紛曲曲堤。古藤隨意拙。熟鳥任情啼。寄客詩題嶽。招僧語隔溪。菱蒲分外長。漸與竹欄齊。其二

偶然修竹裏。新鳥一回聞。鶴下翻盆石。僧歸語嶠雲。縱風生水態。任月織波文。莫遣鷗鳧去。頻來只有君。其二



饒水饒烟地。臨花臨柳居。經營成淨社。穿鑿架僧廬。小作番唐像。閒堆農圃書。主人葷血斷。鶴亦念溪魚。

其四

齋園行將近。迂回又隔蹊。八窗中遠水。萬柳外長堤。鑿曲添魚舍。芟枝減鶴棲。無人踐暴汝。宜近亦宜低。

過藕花莊

深院竹編牆。叢梢若箇長。入門溪雨濺。滿路麥風香。好夢因涼得。閒愁到水忘。因循二十載。未到藕花莊。

夏日同顧朗哉居士王遺狂游謝公岩主人于野宗侯留飲

只有烟林在。王家一事無。到門惟薜石。對語畫山隴。路失雲相引。厓欹行可扶。看人車馬去。塵起是修途。

其二

莫損莓苔壁。長留翠倚空。雲能供點綴。石自解玲瓏。泉落當窗溜。香生渡澗風。樓臺杳何許。樹影有無中。

登定州開元寺塔

孤塔三千級。俯身見鳥過。但知天闊遠。未許岫嵯峨。鈴語聞沙塞。燈光射虜河。昔賢誰眺此。韓宋與東坡。

其二

醉我中山酒。興衰渺莽間。宋家遺塞壘。唐典舊河山。破壁風雷出。空堂燕雀還。莫言無外警。西去卽層關。

黃竹石入都作別

北闕何曾過。西山亦未登。袖中無半刺。鬚上有層冰。夢入冲烟鶴。書詢過海僧。省廬真似水。知汝不求承。

殘冬選曹乏人戴星出入不覺過春感而賦此

若問曹中事。但觀鬢上絲。經年未見水。初度也無詩。夜月閒杯子。春光惱侍兒。西郊有遊騎。唯汝不相宜。



初授司功副郎

舍鍛來爲吏。愁康也未備。帶猶懸素絳。銜得比青松。案牘心先碎。疏題手自封。何年挂神武。買斷紫芝峯。  
寒食高梁橋

無領送春光。鬚眉分外蒼。僧猶憐我老。水亦怪人忙。雨作青山色。風吹翠袖香。醉中如有憶。艇子上餘杭。  
暮春偕蘇潛夫邱長孺李茂實僧寶方雪照出郭

且復須臾坐。夕陽山氣佳。人歸烟雨寺。春到海棠花。茜甲緣畦吐。青溪帶郭斜。樓臺深隱隱。種竹定誰家。

暮春同王以明邱長孺蘇潛夫魏二方遊韋氏莊得寬字

幾葉菱蒲水。微風亦起瀾。如何尋丈地。綽有江湖寬。種果栽花易。招鷗引鷺難。輞川如具禮。畫裏試思看。

其二

樹歷高雲老。門臨細水寒。亂中時有整。幽處偶然寬。蘆筍芽將茁。檳榔蕊漸殘。遊鱗真可喜。夢不到漁竿。

其三

徑路微微折。亭軒倍倍寬。經營百事善。物力屢朝看。果稅分時斂。茶坊湊水安。袈裟幸自樂。何苦戀紳冠。

飲渭南郭外水亭

清響落銀塘。崖高瀑自長。晴飛半院雨。暑洗一山涼。竹石江南夢。雲泉逸士腸。長安十日飲。金紫照壺觴。

喜小修至

匹馬西風客。青衫遠道人。傾觴三日語。洗面一升塵。發篋探家信。呼兒換葛巾。顏肥兼耳闊。失意幾曾嗔。

其二



家事若蠶絲。細聽無了期。某山今曠廢。何僕最頑癡。驗貌爭肥瘦。譚心校髓皮。因勘對病藥。第一是隨時。

其三

俱言三歲苦。捱得幾番虛。鍊就玉珪字。磨穿鐵板書。莫非頭罪過。儻亦慧乘除。知汝能排遣。高譚且自如。

其四

買米錢都盡。裝衣絮亦無。奴顏慙失路。馬尾禿長途。沙哭終離楚。梁春已去吳。彌天布鐵網。不肯拔珊瑚。

與小修夜話憶伯修

羈客觀人世。孤雲信此生。長兄官自達。小弟學無成。買酒思燈市。踏花憶貫城。飛沙沒馬首。怕不御街行。

百六詩爲邱大賦

血蝕青銅照。魂牽白玉環。人間冤女塚。地下望夫山。着土淚猶碧。鄰湘草亦斑。至今西陵月。不忍向南彎。

其二

一夕歸茲路。三生惜此人。死無長負債。恨是不銷塵。小玉終爲厲。蘇卿必有神。決貌與怒蟒。無以喻吾嗔。

其三

惡雨摧蘭桂。飢梟啄鳳凰。埋憂覺地小。量恨與天長。萬煮難焦淚。千生不化腸。明當告世主。幽合詛城隍。

其四

怪事咄如許。裨官見亦稀。若無親口語。定道客傳非。始覺生爲債。誰言鬼是歸。長時檢遺篋。不忍觸歌衣。

其五

冤訴知無已。冥司可奈何。只愁女鬼弱。不怕俗錢多。雙陸因名廢。新聲只自歌。唯當仗佛力。救汝出幽羅。



赴棲霞

黃葉三秋後。青烟一派中。天寒蟲螿雨。江闊鯉魚風。鶴瘦行藏勁。鷗閒飲啄工。舟迂迷去處。小立問漁翁。

攝山紀遊

黃葉旋空下。清泉作雨飛。苔毛青佛面。石色老天衣。僧靜廚蔬少。山寒野雀稀。自然消萬慮。不是學忘機。

其二

山色重重怪。高譚事事新。荒松吹老蠶。古石長斑鱗。入室尋僧夢。翻經悟客塵。禪兄兼酒弟。傲殺世間人。

小集張伯實齋頭

白菊顏將赭。蒼原木漸黃。蟹匡行酒至。梧子作關藏。鉤月分蘭焰。玄霜打橘房。主人紅鞵鞞。一笑上排場。

問方子公病

落盡梧桐葉。蕭騷滿一庭。當書裁枕被。減食買參苓。壁暗秋蟲泣。壚欹夜火青。病來曾幾日。疎髮冷星星。

其二

貧病知何極。高天也不原。愁聲徹曉夜。藥氣滿楹軒。夢惡憑奴解。衣單借手溫。空堂懸一榻。黃葉自封門。

送李季宣北上

長短丹楓道。高低白雲枝。奚奴肩古帙。駿尾束紅絲。關月能通夢。邊烽易入詩。因思誇官日。是我見朝時。

其二

策蹇迎霜去。衝風逆雁行。夢中呼小玉。甕底拜荆卿。驛路聽塘報。寒冬怯水程。預知廷對策。多半是談兵。

日暮



蒼茫山幾處。高下鳥千枝。野火烘雲脚。霜風老地皮。安心權在酒。長日困於詩。除却閒居外。朝昏總不知。

望鄉

無日無鄉夢。空街與大堤。白長香米熟。青淺麥芽齊。荻月鋪雙寺。漁鱖冷孟溪。長江無盡處。漸覺雁飛低。

偶成

擲卻顛毛去。百無一事齊。客中稀信至。夢裏別家啼。野店胡桃小。山房枸杞低。慇懃托鷓鴣。借取半枝棲。

送蘊璞之通州

敝衲纔三尺。羞囊無數錢。譚詩宗鳥瘦。運筆想懷顛。白果行廚飯。枯株半夜禪。天涯青點點。一派海門船。

憶潘景升

赤仄何年至。青娥幾日休。當衣歸楚子。兌酒賣吳鉤。凍雨江豚泣。郵風海若秋。相思無寄處。獨上縣西樓。（楚子指邱大）

寄伯修

次第逢京使。皆言鬢有華。廊餐傳白餅。宮雪打烏紗。夜起先雞唱。朝歸必日斜。倦來呼侍史。石水試煎茶。

卽事

越錦刺吳女。桐絃命小妻。鑪鳴茶已罷。香散日初低。近火觀貓戲。閒窗聽鳥啼。鄉書修總懶。笑作兩行題。

揚州曉泊

薄霧隨風盡。寒霜對酒銷。芋魁騰曉市。蟹子趁歸潮。往事瓊花觀。新溝楊子橋。雖然富羅綺。未必似前朝。

卽事



野樹凋青葉。寒江掃白波。訛音東事變。重語北船過。衢橋連霜買。盧姬盡日歌。揚州饒嫁娶。簫鼓夜來多。  
賦得迷樓

古寺行宮是。荒臺跡近真。楓枯能作語。釵老化爲人。夜蠟燒天淚。秋蛾幻月新。當年倘不樂。難道不成塵。  
小集吳嗣仙齋頌

寒月衝簾薄。空階似水涼。橘皮消酒氣。栗尾亂書牀。校姆人高下。踏歌調短長。自知非飲客。亦不害歡場。  
集喬光祿齋頌

燭氣烘人煖。簾絲透月來。近花安飲几。分篠出重臺。細曲龍香撥。清酣鵝卵杯。徹明尙不去。安肯見燈迴。  
飯王太古館中

萬事無如靜。浮雲他自飛。身心全白業。行止半緇衣。山藥和霜薦。園禽帶雪飢。忘名兼去欲。學道古人稀。  
偶成

貧色杯中減。衰音鏡裏知。青山千里屐。白髮滿頭詩。夜雪烹朝水。鮮花勒凍枝。回身笑罔兩。爾我共支離。  
感懷作

閒適魚歸水。孤羈鳥怯飛。寒江粘戍艘。賈俗厭儒衣。失路干人左。貪生學道非。無才甘自棄。不是怨知希。  
雪中

蓋膝衣三補。充脾飯一匙。長貧商賈貴。久客保傭知。開帖臨黃字。關門變黑髭。飛蓬逐流水。何日是休時。  
閒行

入肆添紅暈。出門換白衣。雉鷺過水去。雀冷近倉飛。古木半身死。鄰僧一箇歸。客中無舊識。遠望却依稀。



雪中看月

強起持杯酒。長歌命小鬟。一重兩重白。千里萬里山。凍鶴僵孤影。窮霜益老顏。客思只如此。漸覺別離頑。

無題

富貴豈非情。榮枯未必平。破籠鷹鳥去。斷竹放雲行。窮骨耽書傲。寒毛看劍生。東方唇自腐。執戟竟何成。

讀書

拭却韋編塵。衣冠對古人。著來皆肺腑。道破益精神。把斧樵珠玉。恢綱網鳳麟。擬將半尺帚。匝地掃荆榛。

閒居

只對陳編坐。閒將稚子行。筆罷書將老。瓶響茶助成。饑鶴窺冰澗。窮鴉話夕城。江烟回照裏。轉溼轉鮮明。

乍晴卽事

寒日回霜薄。天風扇雪晴。山紋斜界路。樹影拗枝橫。海客鬚眉凍。門賓姓字生。下牀忘櫛洗。拋卷上西楹。

偶成

寒日拋殘曆。冬風迫小年。霸圖虛孟尺。貧策付邱鞭。釋悶多談史。贏歡少破錢。不簪復不履。隨意但高眠。

劉侯宴

滿斗撒珠璣。窗風射蠟暉。樂從三奏罷。酒看十分飛。參佐分山果。優人撒地衣。爲貪文字飲。少減邑侯威。

陶石簣書至

不復言餘事。唯云了卽休。山川銷斷案。花鳥罷春秋。定後窗行鼠。餐時壁下猴。自無求相意。焉用釣文鉤。

何茂倩索遊吳詩



莫漫談吳事。吳中佳事多。天高震澤網。髮細虎丘歌。只是官無那。由來客喜過。莫釐與縹緲。雙峯孰嵯峨。

子公貧病口占乞笑

病閱冬秋盡。方窮內外科。夢來牽母泣。愁覺此身多。腮涸魚求水。翎單雀窘羅。傷心談往事。悔作戀燈蛾。

揚州舟中晨起

薄月層冰上。飛飛叫去鴻。夢寒孤渚雲。茶響一鑪風。凍網懸枯木。荒崖依病楓。繁華無用處。陡覺戀虛空。

送洪子崖之歸化縣

小邑無官長。登臨費履綦。方言從事譯。山景隸人知。廊舍巢鸚鵡。鄉田貢荔枝。嵐光侵簿牘。長日但圍碁。

丁酉除夕

得意人間事。經年作旅人。愁因山水減。蕩免父兄嗔。蠟屐千鄉雪。公衣幾招塵。瓜洲波起處。長日望垂綸。

登蘇門山泛舟百泉

食罷共成飯。來觀泌水泉。廢橋穿竹嶼。小舫載茶烟。方外清溪寺。人間好畷田。那能營二項。風雨嘯臺眠。

其二

一葉寒塘上。孤雲信所如。東亭觀美箭。西泚訪幽居。靜玩涵波羽。幽憐避餌魚。未容狂阮籍。沉湎污清虛。

和朱非二山間之作

入谷非無路。鑿空尙有痕。勢危攀棘杪。力盡憩松根。天上雲烟市。仙家水石村。悠然見邃古。夢裏亦羲軒。

其二

愁絕蒼龍嶺。苔青萬古銅。嶮深憑綆汲。棧絕賴枝通。洞隔寒溪雪。僧歸石壘風。半卷輕四岳。一笑傲三公。



其三

只覺川原變。寧知七曜同。按圖窮大地。卓筭量虛空。霞過遺仙影。雲歸識海風。人間三不朽。塵裏一微蟲。

其四

極態窮工出。摩天插地孤。平開東震旦。坐想北俱盧。白石鑄何在。青溪鶴也無。浩歌中夜月。萬里湛冰壺。

其五

雲懶飛難上。龍癡臥不醒。巴江寒蕩日。鄭火夜飛星。爐淪千年液。松留太古青。綠霞封石鎖。應是護仙經。

偕朱非二入少林至初祖洞

宿世同來否。青山記夢登。雲分新墜石。樹老舊扶藤。古籙飛文印。胡龕壁影僧。摩公真狡獪。隻履去何曾。

話無言上人方丈

杖子撥秋烟。堂頭二十年。還君半面識。乞我一齋禪。石壁分窗看。松風對榻眠。浮生成泛泛。俱有雪毛懸。

山中逢老衲少時從征有功者

頭髮遮眉白。歸來五乳峯。夢中聞虜笑。定起看經慵。戒鐵支爲枕。衲衣挂在松。閒時穿洞壁。欲去縛獰龍。

次良鄉

勞碌豈堪憐。心情亦自偏。閒中長似鬱。途裏却翛然。草屨多生業。名山老去緣。雲嵐成妄想。渴夢走鳴泉。

次定州和壁間韻

歲歲疲車馬。勞勞憩此州。精神漸耗減。名字益虛浮。斜月微茫岫。平河散漫流。西溪蓮在否。持語去年鷗。(昨

年六月飲于西溪)



定州見拙詩揭戲題

塔上烟煤句。何人勒此中。鳴虛聊以蚓。篆壁偶如蟲。蝕去宜苔辭。銷來仗雨風。而今真入石。泥土被丹紅。

宿趙州 是日立秋

入市不聞囂。殘陽半麗譙。人家多畫水。賈肆尙依橋。禪夢來清磬。秋心動夜條。柏林如見語。還汝舊時瓢。

曉出柏鄉

未曉已先興。軒車帶睡登。官程膠齒飯。鄉思折腰菱。野店欹鬢女。孤菴滄鼎僧。不醒亦不醒。沙裏鼓鑿鑿。

書所見

落日澹秋容。游雲忽自重。斜披四五樹。亂點兩三峯。馬顧橫橋水。僧歸別路松。岩深不見寺。烟裏忽聞鐘。

嶠陵壁間見黃平倩詩悵然有懷和韻

角聲催曉關。雲冷夢初還。秋是王維句。月如李白顏。涸泉長念雨。籠鳥豈忘山。擬把一竿去。相從水石間。

潼關題壁

是日。至子夜果雨。涼風襲肌。甚快。但雨不暢。夢中聞書記與快雪語。主公所乞者。洗頭盆水耳。何其慳也。不覺大笑。口占四十字爲謝。

一枕簾花涼。魂清夢亦長。雌雷方喚醒。女魃乍迷藏。雲識鬢鬟氣。風知菡萏香。那能倦膏沐。千里洒蘭湯。

偕朱非二汪以虛段徽之雨中投興教寺望南山

樹古積苔痕。山高晝易昏。袖中雲氣出。堦上水聲喧。斷鼎殘碑寺。青螺紫澗村。倚闌叩京尹。還我玉峯軒。

其二



迹往休尋記。臺傾莫問年。風香來韋曲。雪色照樊川。野寺遮紅葉。人家住翠蓮。隔溪山更好。驅馬入蒼烟。

其三

檻外卽危嶺。烟中跨楚秦。石留前劫字。洞老別朝人。夏月蓮花雪。冬風暖谷春。雲深無隙地。千里瘦龍鱗。

過華清宮浴湯泉

鏡澈古苔光。溪風湛碧香。花猶知世代。水不解興亡。粉黛山川俗。煙泉歲月長。而今正好景。石骨照蒼涼。

其二

十六長湯院。何誰似玉環。故宮秋草裏。小邑水聲間。童子驅羊去。村姑賽廟還。教他楊廣笑。破國只驪山。(今官池乃玉環池)

其三

過鳥烟中迹。回風水上痕。欲知天寶事。喚起石苔言。蘭乳飛千殿。宮雲遶數村。太真方病齒。歌拍且停翻。

其四

羯鼓弄伊涼。露花石火光。山餘繡嶺字。雲染碧螺香。芍藥留妃子。鸚哥說上皇。難將脂粉水。做我白雲鄉。

其五

鳳靡鸞叱易。王圖霸業輕。仙靈祠後見。笙祝夜深鳴。野火燒連理。(泉上有連理。槐燬於火。)秋風鷓側生遙。知石鏡月。恨不照傾城。

其六

東嶺復西嶺。秦鄉與漢鄉。市城雲淡淡。今古水湯湯。廢址耕斜坂。歸樵話夕陽。亂亡猶有等。最劣是幽王。



再泛百泉

欲去復停幘。瓶甌尙在船。異沙千種色。密雨一瀾泉。有鶴山中夢。無人池上絃。醉歸旋就枕。帶却澗聲眠。

浪歌附

朝入朱門大道。暮遊綠水橋邊。歌樓小醉十日。舞女一破千錢。鸚鵡睡殘欲語。花驄蹄健無鞭。願爲巫峯一夜。不願懸嶺千年。

澗池和黃平倩壁間詩

落日疎林澗水。秋風匹馬咸秦。南北陵收過雨。東西嶠起飛塵。龍鎖幽崖翠乳。雷燒古樹蒼藤。穴處巢居誰氏。斷轅折軫何人。

其二

四顧陂陀無地。一螺鄉井有君。百二嶠函天險。五千道德靈文。驛路屏遮幃掩。谿田錯繡羅文。思觸枕邊流水。夢牽嶠外孤雲。



七言律

登焦山

海門一帶霧初收。碧樹丹崖小十洲。山雜雲帆浮水上。江盤螺髻出潮頭。經堂晝寂眠蒼兕。石壁晴空挂野猴。白首閉關僧自苦。花開花落也春秋。

病中和黃道元至日禪寺夢愁詩

一番花信又成春。百結枯腸萬轉輪。鈴下久停戈後版。功曹空閣案間塵。消愁莫問弓蛇影。對境聊觀夢幻身。宮縷添來非我有。祇應添得與游人。

別王百穀

河上青霜雁字斜。西風匹馬又天涯。錦帆涇遠郎官舍。冠子橋通處士家。好事每揮林下麈。清齋長試穀前茶。東鄰不是無姝子。眼底何人解洗紗。

閒居雜題

樹老無花也自新。山茶紅似女兒唇。數莖白髮春前長。一點青鬢雨後真。鶯欲下枝先作語。鵲能占歲亦如人。錦韞金絡紛紛去。飛盡晴郊十里塵。

其二

儒衣脫卻禮金仙。三十偷閒也少年。芊草如氈花欲舞。淡烟垂幙柳高眠。興來學作春山畫。病起重纔秋水篇。酒障詩魔都不減。何曾參得老龐禪。



其二

晴日園林放好春。館娃宮裏拾香塵。癡心未了鴛鴦債。宿命多慚鸚鵡身。柳愛風流因病睡。鵲貪歡喜也嗔人。桃花不識潘郎去。又逐東君一面新。

其四

一番丹蕊一番泥。何處垂楊無馬嘶。芍藥有香兼有態。山雞能舞亦能啼。陰晴雨旱勞占問。雲月風花細品題。十分漆園學得五。逍遙猶可物難齊。

其五

幽窗重鑷鬢邊絲。贏得青鬟諛少時。鑪合博山烟吐篆。沙烘石子煖圍棊。靚粧却念畫眉鳥。佞巧愁聽百舌兒。笑殺陶家五楊柳。春來依舊折腰肢。

其六

縱多桃李也無言。可是然籬與映門。暖日護將鸚鵡瘡。和風吹却鷓鴣瘟。鄉書題就雙重量。鑪氣薰殘一縷溫。夢裏明明渡湘水。不知若箇似仙源。

皇甫仲璋邀飲惠山上

東風吹水浴平沙。鷓鴣鷓鴣滿釣槎。去日翟公猶有客。到來潘岳已無花。谿鱗呷雨層層浪。水碓吞雲處處家。白石青松如畫裏。臨流乞得惠泉茶。

其二

萍跡猶憐滯水鄉。濯纓滿地是滄浪。罷來僊縣郎官綬。扮作青谿道士裝。沙鳥傍人眠不醒。岸花經雨折還香。



相思別後知無益。爛向春風醉一場。

元宵飲華中祕宅上

青絲華管夜從容。客正闌時酒正濃。堂上觀燈蓮品品。尊前顧影面重重。博他鏡月千迴醉。假我雲山第幾峯。墜尾奮來毛欲盡。當筵風雨約譚鋒。

其二

長竿百尺擁燈輪。濁酒千巡意轉真。霜亞殘枝花片老。雲拖輕影月痕新。訂將白石成知己。擲却烏紗是野人。漏水銷來杯不盡。當軒鸚鵡亦留賓。

飲華中祕園亭上

東風楊柳濯青枝。暖日池臺豔豔姿。巧石疎花宜對酒。文窗香閣好彈棋。饑來野鶴如人懶。飲去河豚亦自疑。竹里辛夷差得似。天然一幅網川詩。

得罷官報

擬將心事寄烏藤。料得前身是老僧。病裏望歸如望赦。客中聞去似聞甞。尊前濁酒愁愁醉。飽後青山漫漫登。南北宗乘參取盡。龐家別有一枝燈。

遊惠山作

柳色漸舒枝漸齊。流鶯澁澁弄春啼。花溪水赤香魚子。荒草芽青倦馬蹄。鷓鴣不行終戀侶。穀鳩無屋懶呼妻。一瓶煖貯惠泉酒。過得層巒日又低。

其二



雪後青山暖復鮮。疎黃淺綠也堪憐。高僧執卷供談柄。少婦明粧送佛錢。向子無端兒與女。華陽多事道兼禪。浮生早被微名誤。遲向人間醉五年。

和沈飛霞代老姬別用原韻

雙龍毛羽若爲乖。銷盡琵琶十里街。燕子有情終戀主。雞皮無色強名娃。愁同班氏秋來扇。願作楊家步後釵。桃葉桃根君記否。當年親指帶如淮。

踏堤曲

濃綠疏黃總占新。六橋風日更精神。柳腰似欲爭遊妓。鶯舌分明喚醉人。暖谷蒸香疑作雨。芳蹊吹汗不沾塵。洛妃漫欲凌波出。曹植荒唐恐未真。

其二

畫閣層層出曉波。東風湖面軟於羅。佳人穠李山花髻。蕩子垂楊水調歌。蝴蝶意閒隨夢去。鴛鴦情熱奈春何。蘇公雅亦稱相識。浪比西施媿已多。

其三

桃葉成蹊柳作行。東風吹熱少年場。趙家姊妹皆端正。謝族兒郎有短長。陌上口聲多汴語。墟頭結束盡唐裝。吳歌越舞顛如夢。不是湖山也斷腸。

其四

亭亭如月婉如春。堤上樓邊總麗人。柳汁染將袍色嫩。梨花吹落粉痕新。珠簾欲度聞仙語。寶屐初移拾翠塵。宋玉也知空作賦。越姬十倍勝東隣。



飲第六橋酒壚上

流芳亭畔草如油。墮粉吹香歷幾秋。鄂國有祠爭下馬。西陵無主漫登樓。玉龍釀熟多酬直。土哺魚肥易上鉤。南北諸峯收不盡。朝朝放艇過溪頭。

遊虎跑泉

竹牀松澗淨無塵。僧老當知寺亦貧。飢鳥共分香積米。落花常足道人薪。碑頭字識開山偈。罽裏灰寒護法神。汲取清泉三四盞。芽茶烹得與嘗新。

贈虞德園兄弟

霜庭五葉晚抽枝。喜得猶通一線兒。持戒每嘗無味水。閒情多賦落花詩。台宗賢教誰能識。何肉周妻到底疑。若使相逢不吐胆。更於何處覓相知。

雨中過蘇

二年前事似前朝。記得朱顏箇裏銷。雨雨風風新震澤。車車馬馬舊虹橋。塵來不上雙行脚。病後猶存一捻腰。是我萬般辛苦地。如今閒話儘逍遙。

其二

無官有客尙留吳。難道陶潛不腐儒。魂亦尋花如蛺蝶。夢惟逐浪似鶉鴝。孤燈影瘦寒山寺。荒草流青夏駕湖。學道參禪都未澈。一毛聊得比楊朱。

廣陵別景升小修

搔頭幾日見新絲。二月河橋上馬時。長短官街驚夢鼓。高低楊柳賞腸枝。江烟一擔充行李。流水三叉各路歧。



北地南天千萬里。青巾白帽幾人知。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飲北安門

閒對枯槎與釣緜。暮雲斑駁似龍鱗。青山不許談新事。白鳥如曾狎故人。官閣參差十里水。衣冠包裹一生塵。西門車馬東門月。冷熱從誰問假真。

伯修齋中

幾點秋毛染鬢斑。深衣長褐古銅環。榻邊石骨抽枯筍。盆裏松根露淺山。霜月酒來如白酒。菊花老去變紅顏。雞聲未動聽官板。已在車塵馬足間。

齋中偶題

凍風吹落壁間塵。溫閣投花養瘦鱗。山水情多長愛畫。旃蘭氣少亦清人。鐙檠側畔觀時變。冠帶場中看偶新。野語街談隨意取。懶將文字擬先秦。

閒居

藤帶絲袍強束身。北風雖厲不吹塵。軒窗盡日閒諸史。眷屬經年斷五辛。官牒注來呈府吏。俸錢支得與門人。牀頭一夜西湖語。霜色蕭條上角巾。

其二

空街羸馬有何榮。寂寞繁華兩不成。破懶始知經有味。送眠微覺酒多情。腮毛未老隨霜換。肺病無根見曠生。收拾閒烟與閒水。憑將筠管作干城。

其三



幽房睡足簾紋紅。香鴨灰烟喚小童。絃裏亂流崩谷水。瓶中微帶入松風。身心何處謀長策。鬢髮而今漸老翁。淨榻如綿窗似洗。明眸皓齒話虛空。

其四

百衲層層煖蔽身。道書觀了且存神。懶心不慣思朝事。法服無端裏野人。艾葉篋中書小偈。柘枝風裏拾陳薪。江湖凍裂冰皮老。霜郭時時有巨鱗。

其五

空齋獨坐擁殘薪。筆有枯芒研有鱗。夢裏風窗聽似語。山中烟樹念如人。兒童也解談東事。簫鼓何因動北鄰。竟日飛蠶無却處。一層吹了一層塵。(時東議紛紛)

其六

霜鶴啣冰且忍飢。窮沙休憶稻粱肥。低基勸欲求先著。鈍鳥焉能不早飛。身分無多難了事。酸迂那得濟時機。長安未有膠粘脚。日日開門放客歸。

戊戌初度

卑官自覺與心安。五畝無家去亦難。氈榻所親唯老易。儒衫相對幾孤寒。香茶每供鄰僧去。院樹時同小弟看。雪色照簾花颭水。濁尊聊復對空盤。

其二

禪燈灑灑雪玻璃。貝典將來戒小妻。客裏羈情籠野鷓。鄉中春夢闌山雞。灰心竟日疎莊子。彈舌清晨誦準提。無限長林無限羽。一枝那復計高低。



其二

閒居心似夾冰魚。雪裏輪蹄亦自疎。研酒和來香泛帖。瓶花吹落溼沾書。艱深乍覺詩如讖。消散方知道是虛。一卷南華誦未了。被人邀得過僧廬。

其四

清溪曲曲幾千松。夢裏開門看鶴踪。鄉計久要桃葉渡。客程長念北高峯。笙歌漸漸于人懶。山水時時覺話重。六載牽羈成底事。不如瀟酒學爲農。

贈黃平倩編修

窗前獨種菴婆羅。石火風燈不浪過。箱帙夜緝塵牘少。客衣春晒衲頭多。毫端潏潏書巴水。枕上巉巉夢小峨。詩有餘師禪有友。前希李白後東坡。

十六夜和三弟

涼月如霜鑿薄帷。空杯無計覓糟醅。買鐙聊復歡兒女。弄筆粗能遣歲時。花火每攢騎馬客。蠟光先照走橋姬。少年樂事今無幾。近老方知此興衰。

和陸放翁初春遣興

疎散庸庸寄一官。匡牀趺坐覺身安。聊將古道酬賓客。免把閒思累腎肝。螢火幾時能脫腐。醞雞無日得離酸。東風已放西門柳。凍水冰條亦解歡。

游高梁橋

花時晴色釀芳原。出郭猶如出檻猿。霧質風稍新柳縷。醵皮瘦骨老藤根。紅雲尾變知魚熱。碧纈紋繁覺水溫。



耳聽碧流心翠嶺。閒談恰已到山門。

暮春同謝生汪生小修遊北城臨水諸寺至德勝橋水軒待月

一曲池臺半碗花。遠山如髻隔層紗。南人作客多親水。北地無春不苦沙。熟馬慣行溪柳路。山僧解點密雲茶。滿川澄月千條縷。踏踏蒼波過幾家。

其二

無才終是樂官閒。何地何賓不解顏。乍疊乍鋪風裏水。半酣半醒霧中山。御溝板落金鱗出。宮樹花翻乳燕還。淺綠疎黃是處有。泥人真自勝姬鬟。

和韻贈黃平倩

逍遙未必是無官。割累忘情夢也安。入室祇容金相好。伴身唯有鐵腸肝。蓬萊監裏真先輩。冠帶場中老細酸。一帙維摩三斗酒。孤燈寒雨亦歡歡。

卽事和韻

柳下何曾耐小官。青氈綠簡且偷安。空窗淨閣銷塵眼。時草新花養病肝。廟市客來詢古字。糧船僧至餉吳酸。密函怪牒閒搜取。鈔得仙方寄所歡。

送顧升伯出使還吳

四月西山雨過時。簫吹闌道沸旌旗。痛憐知己他鄉別。嬾作諸王奉使詩。繞驛青蘆呼水鶴。渡江白筍薦冰鱗。雕窗畫舸堂堂去。閒解言綳看小兒。

其二



青鬪生色水生波。處處吳姬餉酒醪。震澤有山皆樹橘。虎丘無月不聽歌。潮田沒去春畦少。儂語訛時怪事多。近日押徵知不免。闔門風景看如何。

### 送夾山舅令太原

踏盡層巖見稔畚。烟鬪雞犬若仙家。公亭客過開生釀。石室僧來判種花。竹下簿書閒草偈。山中人吏學烹砂。高槐影靜莎庭裏。香散屏空放早衙。

### 其二

閒將公事了尊罍。郭外青山探幾迴。從事也因流水出。長官多爲踏花來。印文長日封蒼蘚。簿筭經年長蠹灰。身是嘉祥舊令尹。東西歷盡始知才。

### 送黃貞父令進賢

撇却孤山舊葛巾。暫時朱紫縛閒身。高才正不須違俗。七尺何妨也拜人。花裏課書分小吏。山中留偈謝高真。直將數斗西湖水。一洗南州案牘塵。

### 邱長孺自塞上來

百錢買得梨花春。洗却并州面上塵。萬里質田無售主。一生知己是貧人。扶搖不肯吹飛絮。尺水如何縱巨鱗。醉起彎弓猶一石。清時羈紲老麒麟。

### 和江進之雜詠

山亭處處挈胡牀。不獨游忙睡亦忙。官况易消如暴水。痴兒難長似黃楊。巖花盛日求長假。石榻開時見古方。擲却儒紳與巾子。添將冰水注茶湯。



其二

盆池清淺薄苔封。弱竹叢叢箇影重。殘帙有芸猶被蠹。空闌無藥亦招蜂。西山鬱鬱藜藜氣。講閣朝朝暮暮鐘。箸葉數筐書五尺。芥茶新寄自吳儂。

其三

藤葉常懸四五葩。閒隨方罫過鄰家。西廂托疾東廂假。南寺聽經北寺茶。蝶老花闌如倦客。天清雲薄似飛紗。姬衫典盡瓶猶餒。學把緡錢托畫叉。

其四

六尺莎階九尺廬。玄毫白楮任生疎。花前屢泛擯愁酒。架上聊存引睡書。斬竹細紋如浪滑。吳綃寒緯似雲舒。幽窗一枕騰騰去。煉佛求仙事總虛。

繁臺張昭甫給諫竹居王孫邀飲留別

白果青蔬勞遠程。高臺傾矣曲池平。沙田似雪耘枯塚。柿子如丹綴土城。古漬有無遺宋嶽。監門應否識侯生。欲知別後愁多少。試檢霜毛添幾莖。

柳浪館

徧將藍瀋浸春顏。風柳鬢鬢九尺鬟。鶴過幾回沉影去。僧來時復帶雲還。閒疎滯葉通鄰水。擬典荒居作小山。欲住維摩容得否。湖亭纔得兩三間。

其二

一春博得幾開顏。欲買湖居先買閒。鶴有累心猶被斥。梅無高韻也遭刪。鑿窗每欲當流水。詠物長如畫遠山。



客鷲屯烟青篔裏。不知僧在那溪灣。

雨中坐方平弟旃檀館卽事

柏屏藤格徑森疎。闌外蔬畦十畝餘。坐客始聞烹水法。高人時有乞花書。瓶中熟結香尤老。雨後山茶韻不如。本欲死心無可死。爛紅堆裏話清虛。

伯學齋中話舊感賦

相逢各自歎秋姿。長憶春郊走馬時。細竹也來成老節。稚松何意見霜皮。眼中幾度消寒水。鬢脚公然長禿髻。十五盛年看又過。不知誰是蠟梅枝。（時蠟梅盛開。）

別程彥之歸吳

無成何用出昭關。眼底濃華閱幾般。陸品攜來尋白水。謝家將去入名山。緇寮乞作分桃懺。練帽羞歸擲果灣。七十二峯青朵朵。嵐光只在屋楣間。

夢中得詩醒記中二聯足成之

散髮長吟觀水邊。吹烟唾月小遊仙。也知紫閣雙扉夢。不抵青溪半枕眠。避客偶然拋竹履。邀僧時一上花船。無心更着紅衫去。學得寒灰古木禪。

坐王章甫水明樓

潛光設色淺深間。萬瓦鱗鱗鑑碧灣。立塔自來當河口。高僧相過說廬山。當時杯底沈黃鶴。每就堂中乳白鵬。南北精藍青比比。蒲團纔得箇人閒。

赤壁懷子瞻



夜深清拍嫩楊枝。鷺起澄江白鷺鷥。過客爭澆赤壁酒。幾人曾和雪堂詩。山民自種元修菜。石榻剛存乳母碑。見欲鑄金範老子。柳浪湖上拜新祠。

寒香

寒香冥冥上屏紗。活火烹泉石碾茶。溪翠柳烟爭壓疊。雪條風幹互欹斜。旋開麴社通蓮社。痛飲南家又北家。禪榻歸來清似洗。醉看紅燄吐膏花。

無念同余迎先伯修賦此爲別

瘦石如何比老顏。纔留筋骨在人間。一舟破衲慈明哭。幾葉寒帆學士還。病久思歸黃竹嶺。衰來夢上戒壇山。江西湖北頻來往。學得心閒似水閒。

寄黃諭德平倩兼申玉泉之約

宦情擬上武牙灘。世味真吞栗棘丸。腕上千珠胡語熟。秋來一影射堂寒。面慈每覺違心易。肌疥當思忍癢難。楊木如菴茶似掌。藍堆山色倩誰看。

初正偶題

慣懶無心更出關。清時夢亦趁人閒。幾回寺裏尋花去。獨自江頭看水還。處世漸同栗子里。全家擬住玉泉山。千谿萬碧何由見。只是蒼枝也破顏。

久不到沙市矣感賦

斑髮今來是老成。緇衣聊復大堤行。見僧每憶年多少。觀水因悲物變更。率爾扣門常悞姓。偶然題壁不書名。

章臺寺裏曾遊處。古棘叢篁總地生。



久雪忽晴喜而有作

殘花殘木總精神。纔見寅年一日春。柳態美如新櫛髮。山容親似遠歸人。閒追老衲三餘輩。更踏冰池五六巡。江郭早須騎馬出。旋呼稚子覓頭巾。

示度門

北平曾記寫疏時。黃帕親封下赤墀。三十四年薄宦客。一千七衆講經師。藍堆山續開皇詔。仙掌茶抽穀雨旗。鬼斧神工仍七日。直教重勒玉泉碑。

放言效白

掉頭誰擬作公卿。只合林間樹下行。臧是穀非憑耳過。元輕白俗任詩成。有身祇作他人看。無事休將造物爭。夜踏芒鞋深雪裏。自呼東郭冷先生。

其二

賢愚富貴且憑他。山上髻鬟柳上娥。鐵網試撈穿海月。漁舟任截過頭波。齊肩大士辭葷久。禿髮中書感事多。船上老郎江上女。咿啞容易得成歌。

其三

蠻靴爭說上場難。衫袖郎當且自看。世路兩平三尺嶺。人情八折九迴灘。胸中毛女霞千片。石上王喬藥一丸。夢去幾番登岳頂。扶桑清水浴頰盤。

其四

高人竊欲比無功。閒把心情托去鴻。易象有時輸瓦卜。騷材兼不廢媻風。謀生拙似啣冰鶴。觸事剛如蝕木蟲。



莫放大鵬天上去。恐遮白日駭愚蒙。

其五

抹却濃嵐作羽衫。撫松終日坐枯巖。盜悲老氏折衡斗。馬謝莊生稅轡銜。青鳳下來傳古字。白雲飛去護仙緘。芝田數畝那耕得。收拾山中木柄機。

卷中見亡友王官谷姓字感賦

殘墨猶香落姓名。孤缸清夜淚交橫。公然黑髮人將去。畢竟青山約未成。心事如冰見底裏。交遊於我快平生。柳浪湖上深更月。料得詩魂近水行。

其二

雲震擬置別堂春。其奈些兒露水身。碧柳典來求古佛。青鬢嫁去事高真。一生書畫皆償債。數畝琅玕也賣人。湖石迤南梔子北。哭君此地最傷神。

苦雪戲作

十日不會開木扉。強風苦欲弄殘威。辜他媚媚明明節。只作團團絮絮飛。琴客已聞將鶴煮。詩翁又訴打花稀。山人欲取畫中意。故着紅衫戴笠歸。

新買得畫舫將以爲菴因作舟居詩

擬將舊舫作安居。載月凭風信所如。魚鳥教他爲侍史。雲烟呼我作尙書。居如老蠹身藏木。行似蝸牛首戴廬。下無卓錫上片瓦。致身今日在空虛。

其二



囊中隨意貯青蚨。歌吹雖喧不可無。隱逸也須添故事。江山真合點狂夫。隨身恰似天宮殿。寓目皆披水畫圖。甲子不須頌鳳曆。但看蓮發與蓮枯。

其二

五湖不是學玄真。且喜素衣不上塵。家移碧纈綾中住。身是屏風畫裏人。閒追船子客行脚。老倩中峰作近鄰。一衲蒙頭萬事已。無懷民與葛天民。

其四

鷗隣魚社作新知。纔唱楊枝又竹枝。風打白蘋來夏口。雨深斑竹過湘祠。不愁入目山無態。只怕磨心景要詩。喚作朱公些子似。當窗祇是欠西施。

其五

峯巒曲折水灣環。時與遊僧作往還。暫爲書碑來禹廟。纔因買橋上包山。心關網密成聊嘆。夢裏雲牽偶不閒。慎勿誇張竿水過。惹他桑孔算魚蠻。（末句見坡公魚蠻詩）

其六

絲烟絲雨潤江湄。又到花嬌鳥嫩時。杜宇一身皆口頰。垂楊通體是腰肢。閒觀水態思吳壁。暗記方言證楚辭。鸚鵡太又鳥太野。就中潔白是銀鰲。

其七

更無他物作遮闌。但得心忘夢亦安。渭水一竿猶有待。嚴灘百尺也無端。魚龍直作雞豚狎。荇藻卻如蔓棘看。莫把古人來比我。同牀各夢不相干。（末句用陳同甫）



其八

舟居元不卽田功。稍與農家節令同。縱小也妨月額雨。雖暄不用卯頭風。纔聞攤稅征漁戶。又說抽丁報老翁。每被山民來借問。今年湖北幾都豐。

其九

全家相次入烟雲。老鶴稚鷗共一羣。便與青山堅作誓。免勞白水更移文。澄江夜月連天泛。古湖寒聲徹歲聞。欲把姓名通遠嶠。函書先達武夷君。

其十

聊將幽思托芳菲。閒月閒花總息機。青草蓋蹄黃犢喜。白波點尾翠禽飛。江籬不作牢騷詠。神女全拋豔粉衣。縱有志和難比我。我能容得鱖魚肥。

期蘇潛夫遊玉泉竟月不至及至而余復以大人病瘡歸于其行也以詩訊之

江程纔隔一牛鳴。人事參差奈此行。枉把青山來作夢。孤他白石上題名。花間廢巷查遺跡。雪後崩崖戰水聲。到日天台應寄訊。講堂久矣待囊生。

花朝和坡公韻

絲絲新柳颺堤門。早晚南村又北村。風信煖寒觀樹色。藥苗深淺記竿痕。行來漸覺姑絨重。靜裏頻將姪火溫。是物逢春皆作語。子規未必是啼魂。

是日新晴

一泓幽碧照籬門。偶爲題名過遠村。愁去東風消凍液。喜來春草迸苔痕。鶯花又作新晴看。山水閒將舊譜溫。



東野浪仙誰在者。苦吟清句當招魂。

述舊西山下有門頭村多精藍

探春猶記出青門。先問門頭第幾村。近水只觀娥散影。匣堤唯見酒淋痕。花時乞假朝參少。醉後聯鞭笑語溫。是日把杯人已往。雛鶯新柳也傷魂。

習池道中

深岩寂寂石花斑。浣却塵沙車馬顏。是客競來嘗白水。幾人休去伴青山。雲泉到眼無多熱。金紫蒙頭第一關。三尺磨崖書大字。人生到此是清閒。

七真洞贈道者

雲烟回合蔽仙關。萬仞斜通一橋山。事往已迷新甲子。洞深忘却舊人間。橋皮鶴下遺雛去。綠萼花來採藥還。白日餌將三五斗。方瞳如水照丹顏。

長生巖逢休糧道者

只將空榻伴嶙峋。踏遍桃花澗底春。一口也擯爲長物。諸緣皆可作飛塵。施來白粲都飼鶴。種得黃精每寄人。留却石爐烟少許。深山遙夜禮高真。

秋日柳浪館雨中王以明劉繩之見過

西風索寞午烟遲。一萬垂楊裊裊絲。夢裏也隨僧入社。閒中多以頌爲詩。游鱗翕處常分藻。惰羽棲時不論枝。沙碧水清雲澌澌。禾花將綻藕花衰。

館中再用前字寄王以明



閒丹閒碧長秋思。水榭風軒分外宜。老衲寄書離岳久。田家留語赴齋遲。楓堤北枕西湖廟。灤水斜通濯足池。免使韓公嗤糞壤。園亭是處有新詩。

藕塘

藕塘風起散花鱗。踏徧溪橋不上塵。饑鶴偶來添半口。浮雲忽破現分身。每嫌蕉葉遮簾子。爲觸番書置淨巾。自起澆莎沃白石。清閒賴是不如人。

山居

山居只索任天真。無作無營自在身。青葉髻呼雛弟子。白蓮湖老惰耕人。偶逢上座學觀骨。免與東方難腐脣。一笑蒙城門下士。幾歸滄海幾飛塵。

九日偕諸弟及僧泛舟至和尚橋

蘆花風起雪平川。數畝荒洲倚廢蓮。小榜乍依沙子岸。鷺禽忽破水條烟。閒移竹影莓苔地。坐愛溪文荇藻天。且與鷺鷗相伴着。平分僧月載歸船。

玉泉寺

藍堆翠撲幾千年。銀浦何人也覆船。龍伯徒來方闢地。蠶叢緣此遂登天。紅霞抹額將軍拜。白石橫烟幼婦眠。閒與故人池上語。摘將仙掌試清泉。

哭夾由先生時先伯修歸窆

河陽三度放花春。畢竟拋他鳧舄身。左手直教持老子。空閨斷不哭佳人。苔深舊竈丹池冷。胞發金臺白朵新。淚眼一絲能幾許。那堪分酒兩家塵。



余蔬食三年矣。偶因口饑。遂復動葷。輒爾有作用。呈諸衲。不獨解嘲。兼亦志愧云爾。  
愛持空鉢嚼花寒。白水青鹽也自安。山色每呼櫻笠去。月光只付橘皮看。偶逢白社新開釀。又學山公倒着冠。珍重往年趙閱道。略將鮓脯間蔬盤。

### 柳浪初正

旋除白髮號衰翁。舊業今緣次第空。山鳥乍聞新格磔。峽僧遙寄小玲瓏。坐消纖雨輕陰日。閒踏疎黃淺碧風。收拾方橋與蘭槳。待看紅萼慢流中。

### 舊太守徐濱岳觀察岳陽偶道敝邑詩以送之

江風灑灑綠條絲。父老爭來拜戟支。門外熊幡攀處子。掌中貂虎弄嬰兒。肝腸似月冰皆徹。惠澤如春草不知。一片酒香湖上石。摩苔重寫洞庭碑。

### 代送徐觀察

章臺春嫩碧芽肥。又見陽和使者歸。南紀霜崖留政蹟。洞庭波月澹容輝。弱蘿有寄千尋直。狐鶚乘吹萬里飛。三載少林門下士。謬持空鉢乞傳衣。

### 和萃芳館主人魯印山韻

乍雨乍烟作豔陽。高齋幾度角杯觴。偶逢竹冷溪幽處。只覺山心水味長。松下壓槽經月醉。花間彈局一枰香。主人恰似玄真子。細雨斜風載滿航。

### 其二

愛看幽鳥曝新陽。每遇嘉陰卽倒觴。盡日竹烟消酒去。有時鶯語入簾長。春塘雨過波紋亂。花塢風回蝶翅香。



行到碧橋深柳處。一帆涼月滿吳航。

其二

蘿石森疎倚夕陽。主人投轄客傳觴。天高未覺鵬營曠。松老方知鶴夢長。山雨山煙濃淡着。溪紅溪碧淺深香。醉來一覺雲門路。藤枕桃笙泛越航。

其四

幾回傍檻折迷陽。流盡春槽曲水觴。竹色淺分溪浪滑。花枝斜照夜鬟長。清言屢射當場覆。豔語頻勾隔座香。皂帽青鞋從此始。敢將瓢笠附輕航。

其五

幾番對酒惜頽陽。聊爲飛英送一觴。竹裏葵蔬尼客久。山中甲乙倍人長。仙畦屢溉新分藥。道帔猶薰舊賜香。上馬揖來無別語。米家曾乞載書航。

柳浪偕諸客偶題時午節將至

榴花歷歷爛青枝。又到分絲剪艾時。布穀語乳辭社老。寒臯舌長畏童兒。酒人每自欺新戶。騷客頻來競險詩。花路柳關閑不啓。免將肉面照清池。

題澧州沈大夫加恩冊

碧水青崖戀主人。呼他魚鳥作齊民。山中不問栽蘭戶。庭外長留駕鶴賓。官舍有時惟洗石。印牀無事只生塵。渚宮巴國爭傳語。看取天花暈錦新。

謝魯印山惠舟兼答來什



白鶴飛來油口濱。尺書啣得自修鱗。憑將貯月籠烟水。泛我輕雲冷石身。濯足且呼回道士。浣花先約杜詩人。鑑湖一曲幽如許。賀老終當作近鄰。

書尾以濟川見期非所望也因述鄙懷以報

巨川舟楫竟如何。不那湖湘烟水多。荇藻自然生遠沚。鳧鷖終是樂清波。環池匝木仲長統。細雨斜風張志和。白日黃雞底相惱。玲瓏爭不爲君歌。

湖亭對月述懷同散木賦

竹氣荷烟冷不分。石泉汨汨夜深聞。每隨流去呼杯子。但覺風來掃樹紋。百畝池臺唯貯月。一家生事只依雲。廢菴楊木頻棲止。漸喜從鷗不亂羣。

中秋對月同散木作

百年看月幾迴盈。那得中秋度度明。縱使清光常滿滿。若無勝地也平平。朱樹碧樹垂千畝。白水青霞過一生。醒卽抱鎗眠卽枕。腮毛漸漸有霜莖。

偶成

自將白水照衰顏。也合長林豐草間。便欲易名辭故國。只愁借姓與青山。溪邊酌月傾高戶。花下題詩嫁小蠻。海錯一筐書半紙。門生新自浙東還。

寄小修

鄉園是處有花芳。不敵深山老萼香。十載交遊填上國。一朝文字榜都堂。玉因別足多酬償。砂到飛身始驗方。社曲城南饒古寺。休將名姓語支郎。



山中舊齋

山禽漠漠墮霜翎。戶外長搜老茯苓。蒲柳根中抽夏筍。桃花枝上寄冬青。竹蜂入壁垂千穴。天棘縈絲滿一庭。猶有數行殘粉字。古槐西角舊傳經。

答魯印山見賀新居之作

東亭故宅昔曾過。旋着新花剪舊莎。簾遠頗宜低度曲。門寬兼得大張羅。鳩巢喚婦真成拙。蝸屋隨身也覺多。試問柳浪湖上柳。幾回秋草幾春波。

癸卯初度筵中示社友及兩弟

拋他銀綬去躬耕。半踏鄉村半市城。竹大許年成老友。梅開是度作同庚。但憑髭髮稱前輩。轉覺聰明畏後生。紫鳳檀槽香拍板。聽來都肖水泉聲。

集五弟春草堂

草堂紅碧盡離離。輕熱輕寒正好時。種藥且收曾效子。修花惟去最低枝。窗間番舌聽言鳥。堤外風鳶看小兒。欲與少陵添故事。入春新作海棠詩。

浣溪莊落成同社中諸友賦

一灣澄碧一絲縉。洗却平泉草木塵。溪上唱歌隨孺子。樓頭作客盡仙人。鷓鴣帶月移西瀼。蛺蝶分花過北鄰。白石青山從此始。不將簪帶惱居民。

其二

溪光桃燄煖紛紛。漸遠喧囂漸不聞。堦下每流無械水。窗間時有不歸雲。糟壇屢建三章約。花社新頒九錫文。



一曲垂楊十里板。醉中偏倚石榴裙。

### 賦得溪上落花

碧溪香重水鱗鱗。飄雪回風舞最新。欲止又飛如照影。乍開忽亂似分身。愁深孝女江頭月。夢逐陳王枕裏人。欲把遺芳付仙子。任他楊柳六街塵。

余友黃鵠生與所暱相去一舍爲置符以召各藏其半題曰花信風社中雅其事作詩詠之。割得銅符與小蠻。一回和着一開顏。香封字字花題驛。錦騎程程月作關。雲裏快呼王母使。雪中愁上葉砧山。劉郎漫恨仙途遠。流水桃源咫尺間。

### 其二

蕊珠新節出仙官。使雨召雲也不難。油壁車中呼小小。善和坊裏取端端。江頭作押逢青鯉。花下移文付彩鸞。縱使黃河如帶水。雙筠依舊碧琅玕。

### 雨中集龔名世平遠樓

江干絲雨洗殘春。瘦朵濃條取次新。桐葉烟中遮去艇。麥苗風裏數行人。鐘彝屢辦商周識。絹帖閒翻晉宋塵。碧草青畦煩指點。尙書高壘臥麒麟。（樓近王襄簡墓）

### 四弟旃檀館卽事

淙淙石脉溜春渠。長日關門掃地居。蓮葉漏中傾研汁。木香花底讀方書。叢鴛傍屋多藏鳥。小市通江易得魚。洗墨焚香幽事了。庭莎堦草任澆鋤。

### 和散木韻



暖風吹雨漑花畦。榮辱何勞問木雞。窗下止容三畝月。門前新着一丸泥。功名且自輪諸弟。家政都將付老妻。碧水丹崖身自領。黃柑斗酒伴鶯啼。

其二

廢垣耘得作春畦。幽客時來載黍雞。蜀葛細裁三尺雪。吳瓶遠餉一封泥。全家羯末封胡弟。半百高柔萊子妻。蔬水雖貧聊自解。幸無飢苦使兒啼。

集子靜水明樓聽歌仍和散木韻

百畝春臺蓋碧畦。玲瓏且莫唱黃雞。青絲縷罽鴛紋水。紅袖頻磨燕嘴泥。峴石坡前山簡客。天花場上淨名妻。千枝萬朵黃家去。聽取嬌鶯恰恰啼。

散木方繅誓不娶詩以嘲之仍用前韻

漢陰無侶灌蔬畦。枯枕寒缸坐曉雞。未許少湯能沃雪。也知狂絮不粘泥。家鳧自伴編蒙語。野雉聊爲牧犢妻。割袖分桃聽懺悔。辟將黃葉止兒啼。

偶成示衛道人用前韻

丹爐成砌藥成畦。枉把刀圭事犬雞。料得此身雖暫毀。辟如土偶乍漂泥。寒山宛爾稱兄弟。龐叟隨緣示女妻。未轉枕來殘夢了。晨光又動曉鴉啼。

竹香

灑雨拖烟溼幾叢。空墻十畝月玲瓏。但憑一抹高寒氣。洗盡千梢豔粉風。深院鶴醒人去後。孤雲僧老鼻觀中。松花柏子差相得。纔有微芬也不同。



其二

削盡濃華是此君。碧欄銀沼醉氤氳。全憑出格幽微韻。體出無聲太古文。定裏只消風引月。夢來唯覺水依雲。機材寫盡湖州派。清冷知他聞不聞。

喜小修至自燕

藍衫脫却乍歸鄉。心了無官也不妨。客過試開陳白釀。病餘聊復地黃湯。漫追舌底新朝事。且覓山中舊睡方。拚取大觥與長管。一齊闌入少年場。

碧鮮樓小集談養生

浮榮歷盡嘆膏花。曉起方知鬢有華。宏景道成矜白日。樂天老去事丹砂。聊開小閣延方士。拚取深閨鎖夜叉。雲外鬚眉烟外語。一瓶相對社前茶。

偶成

白頭學得一無成。倦即拋書飽即行。漸老始知窮本草。多聞方喜讀淵明。東家流水傾莊買。西角叢梢逸屋生。擬與樂天爲近舍。借他歌板佐鶯聲。

入德山舟中偕寒灰冷雲雪照諸衲子及雲影居士月中有述

一帆斜月墮澄川。似有人呼鐵笛仙。老至青山爲眷屬。生來白社有因緣。幽探處處書成卷。淨侶年年載滿船。料得浮蹤無定止。住如竿影去時烟。

龍君御載酒過德山見訪一別十三年矣感念存歿不覺悽然已復自笑舉觥相樂大醉

十年一瞥意蒼茫。話到青山且盡觴。免與泡漚愁起滅。聊從爛水決行藏。閒吹玉笛翻新曲。醉倚天花入道場。



試去武陵谿上照。頭毛白盡老蕭郎。

德山簡劉憲使

碧渚蒼烟分外奇。浪中丹雉影離離。雲開絕壁趨庭吏。溪盡春杯見戟檠。暇日山暉多對語。清時苗部也傳詩。南陽子驥今誰是。正好從君覓路歧。

其二

龍潭秋水碧鱗鱗。好向桃源去問津。雲裏高牙如洞府。花間生齒類仙人。嗟他善卷非同世。記取金剛是故鄰。爲語殿西三桂子。青蓮今已悟前身。

別龍君超君御兄弟

青鞋不破武陵春。歸去西風一面塵。荷葉山頭聞杜宇。〔余村居名荷葉山。〕桃花源上別秦人。深村稻熟泉當戶。廢苑茶香寺作鄰。可是無花無地主。祇緣無計得分身。

託龍君超爲覓仙源隱居詩以寄之

雲石村中且卜廬。憑君爲買一峯餘。全栽芝菊爲疆界。盡寫雲嵐入券書。門對仙童澆藥地。巷通毛女浣花渠。閒中每愛天台去。好與劉晨間屋居。

箕簞谷七夕露坐

山亭漠漠冷秋烟。只在懸藤古石邊。睡裏何曾離好竹。耳中恰似有鳴泉。稍開僻徑通斜月。坐看明河憶去年。巴水正長天正闊。綠楊門外有酤船。

送唐堯脩北上



蒼顏白髮竟何成。醉裏酣歌指帝京。喜與中郎分姓字。羞從桃簡覓公卿。健鷹每欲辭鞴去。俊馬唯須帶骨行。君過酒人鱸上看。荆高到底氣如生。

### 送羅服卿還夷陵兼柬陶孝若年兄

紅花吐盡醪杯重。惜別緜緜話曉鐘。雙髻奚奴肩繡裊。一鞭驄馬出芙蓉。但知作敍干皇甫。未覺籠鬚笑土龍。寄語歐公門下士。青鞋將過紫芝峯。

### 閏九月菊

殘黃疎白也堪憐。舞向先生屋角邊。一與清閒爲伴侶。幾番瀟散歷風烟。霜林已是呼先輩。秋蝶無因識暮年。拚取家醪三百盞。葛巾狼藉枕花眠。

### 過田我在鶴墅

小窗低檻綠氤氳。門外車騎了不聞。五畝池臺三畝宅。一停花竹兩停雲。蠻姬借引樽前笑。濁酒催舒面上紋。爲語窮顛王老子。幾人開口得如君。

### 初冬夜同郝公炎龔散木閒談

雲樹蕭然丈石居。清霽遙夜薦霜蔬。佳言屢似飛香屑。往事真如繹故書。窗外影閒雙睡鶴。燈前手冷一編魚。寒花瘦竹差相得。白首承明夢亦疎。

### 郡人來言楚事久未得旨感賦

皂囊飛羽掣風馳。不道天闈叫亦遲。漢法自應裁大尾。淮南何意袖金錐。黃蒿野望千家哭。白髮心傷一路危。王業艱辛二百載。漫將九鼎綴輕絲。



其二

塵頭飛騎竟茫然。望盡雲梭口角邊。稅使逐來纔兩載。楚人機動已三年。從知鹿死非陰地。轉恐烏橫欲暮天。國體藩規俱莫論。老臣塗血也堪憐。

月下過小修淨緣堂試吳客所餉松蘿茶

碧芽拈試火前新。洗却詩腸數斗塵。江水又逢真陸羽。吳瓶重瀉舊翁春。和雲題去連筐葉。與月同來醉道人。竹影一堂修碧冷。乳花浮動雪鱗鱗。

甲辰初度

偶然臨水見蒼顏。且喜安身紫翠間。老去無心防白髮。衆中開口問青山。文書狼藉恣情看。賓客逢迎學語閒。三十七年恆河眼。試觀那似舊潺湲。

其一

閒花閒石伴疎慵。鏡掃湖光屋幾重。勸我爲官知未穩。便令遺世亦難從。樂天可學無楊柳。元亮差同有菊松。一盞春芽融雪水。坐聽遊衲數青峯。

其三

弟兄相對黑盈顛。便是逍遙地上仙。瀟碧堂中雲委地。柳浪湖上雪翻天。長緜古褶緇黃隊。皓齒修眉水石邊。不道爲官無一可。爲官無此日高眼。

其四

溪流疊疊遶山扉。手植檉楊許大圍。夢裏不思龍尾道。閒中聊葺鹿皮衣。要圖麴蘖千回醉。且作槍榆數步飛。



濯足亭中人姓呂。踏花時過釣魚磯。

五弟生日同諸公集春草堂得文字

寒月高齋子鶴聞。竹烟梅雪冷紛紛。偶然筆落珠成字。悞被人呼鳳作羣。萬石廁隴香史冊。八荀杯杓走天文。眼中鬢鬣聯翩去。任我南山北嶺雲。

又次三弟韻

文藻於今更老成。風流人識小馮名。胸中早有吞牛氣。卷上時聞擲地聲。五字詩催筠管亂。一籠香散酒籌橫。他時得第煩天語。幸免鞭笞及老兄。

立春日偶題

秋來喜遇雙重九。歲裏重逢兩立春。重疊也知天好事。流連無過老閒人。山茶吐暈紅侵肉。窻酒吹香白到唇。水榭一區微料理。湖光趁取玻璃新。

梅花

空階綠淨影疎斜。戲把清枝壓鬢華。老去已無兒女態。春來猶愛典刑花。蒼雲白石長相對。明月寒塘自作家。擯去鱸香與尊酒。幅巾聊試武夷茶。

其二

瘦枝逸格總天真。不屬東風旖旎塵。尙有蠟梅爲佞倖。可無修竹作同人。花前乍許孫登嘯。座上唯容靖節巾。國豔名葩世豈少。祇緣無此秀隸神。

乙巳元旦



湖柳侵街水接門。東風纈纈澹微溫。久乘下澤無官韻。乍着紅衫有摺痕。皓首顏顏俱入市。碧芽新鳥又成村。歸來且坐梅花下。倒却鸞黃四五樽。

寄黃平倩庶子

任他吹霧唾青天。割水求脂也可憐。謗篋祇堪助道品。羞囊休問買山錢。金華直冷披霜入。瑞草談深枕麴眠。一靜一忙閒比較。試思誰是地行仙。

其二

百年身世付疎頑。只在溪花浪柳間。已分髮毛捐白足。但憑牙頰佞青山。夢回巴國雲千里。書到峨眉翠幾灣。龍不隱鱗真可恥。漢陰甕裏省機關。

寄會長石太史

天祿歸來具道裝。黃齋八九瞰瀟湘。花前白恰新雲氣。枕底青山舊日光。竹影侵溪朝洗研。柳梢披雨夜焚香。故應禪味如鹽水。宿世曾爲青草堂。

春分忽大雪同小修賦

湖光搖碧柳拖黃。青帝如何尙綺裝。似與天桃添粉澤。聊同飛絮鬪輕揚。斜穿霧縷霑鶯溼。亂捲風髭誑蝶忙。擬寫爛焦深雪裏。怕人誤作灞川莊。

乍晴述懷

竹裏新啼喚羽雛。幽人情絮遶江湖。偶因訪藥偕緇侶。久不吟花長白鬚。社日雞豚讓北里。醉闌筍錯夢東吳。春來背癢誰搔得。方外閒尋狡獪姑。



長石過訪共宿二聖禪林。次日至柳浪。遂有三峽之約。

寒潭冰月澹鬚眉。話到鐘沉唄冷時。綠水攜來尋和者。白雲收去贈相知。閒枕碧柳新莎地。認取長林倦鳥枝。謝客已堅雙屐齒。峽猿巫雨任追隨。

陶不退以容城諭丁內艱歸滇中。至敝邑。殤其令子。遂瘞焉。於其行也。詩以送之。

麻衫如葦別芹宮。那復哀殤客路中。幸免西河夫子慟。稍存羸博古人風。腮毛換去三停白。桐葉歸來十度紅。富貴幾何愁苦劇。令人翹首盼飛鴻。

其二

十年塵土敝衣裳。瞥見昆池舊景光。無佛稱尊雞足老。與天孰大夜郎王。蠻娘乍隱溪花笑。番客遙懷瘴草香。祕藥如山砂似鏃。試探何處有仙方。

送君超兄還武陵

碧江波疊曉霜肥。換盡生焦細縷衣。榴火爛時諸彥集。蠟梅香裏一騎歸。糟壇博社輕揚入。鶴侶鷗羣自在飛。枉渚陽山憑寄語。道人魂夢久相依。

其二

山水心情謝永嘉。斷溝殘石漸盈車。高齋是處鴉棲墨。娃閣頻分燕作家。袖裏新書驚惠子。卷中逸事困張華。烏藤白恰仙仙去。知入桃源幾樹花。

龍堂招提觀影戲。精緻妙解前此未有。汪師中龍君超皆有作。

筵前百戲總逡巡。角底魚龍且讓新。逆往順來吳道子。乍非忽是李夫人。宮城隱約瑠璃國。冠帶飄飄魍魎身。



水沫乾坤成壞等。空中風箭火中輪。

其二

華燈膏燭月玲瓏。聖手當場欲繪空。出像楚騷兼爾雅。返魂班巧與斤風。絲規縷析塵三昧。萬臂千頭小六通。喚醒人間石火夢。無情悲喜片時中。

其三

造物聊憑意匠成。縱無筋骨有神情。木人自覺機關少。粉本輸他笑語生。世界總依陽燄海。鄰封如近闔婆城。南詢童子參何晚。烟水風光第一程。

謝于楚陶孝若見訪柳浪得風字

交游南北總成翁。忽地相逢柳浪中。細雨小添澆藥水。落花時逐渡溪風。長堤雲卷千絲碧。黃閣霞舒十里紅。七載東皋唯頌酒。知君猶念老無功。

謝于楚由川入楚將東歸歎復北上有姬在燕也

蹄輪汨汨幾曾閒。鬢髮蕭騷塵滿顏。卷裏攜來三峽水。夢中吟去九華山。一江春月浮輕舸。萬樹穠花念小鬟。世態飽經鹹苦盡。爭如歸臥酒罇間。

雁字

幾回聯絡幾回分。整整斜斜自作羣。龍女波中呈樣帖。天孫機上出迴文。長戈偶散平沙月。春蚓時盤塞北雲。翔鶴驚鴻徒有語。家雞那得健如君。

其二



長鋒短折布空輪。筆勢蕭疎絕點塵。萬轉豈能無別意。千行何事只書人。青腰玉女霜前牘。大翻先生化後身。浙水巴江從此去。漫將老健敵清新。

其二

常時風卷復霞舒。萬翥勻勻點點疎。雲裏豈煩蒼頡氏。空中誰讀典墳書。鸞溪展去綃千丈。榆塞回時載幾車。毛穎禿來今在否。月天試問老蟾蜍。

其四

絹素無功法不傳。幾將封事達天邊。青山卓似含鋒筆。碧霧濃如滲紙烟。體勢已超鸞翥上。契書知在鳥官前。明霞淡月疎疎見。染取成都十樣箋。

其五

瘦畫娟娟半欲欹。分如釵股絡如絲。千行寫盡黃姑練。一字題成碧落碑。南浦逆風文破碎。西江披雨墨淋漓。斜蕪蔓引黃沙去。譜出胡笳出塞詩。

其六

篆烟劃月過瀟湘。流麗森疎綴幾行。禪客辨來知半滿。儒生記去識邊傍。回波影出雙鈎榻。暮雨催成急就章。鳳鳥不來河洛隱。年年編錄爲誰忙。

其七

秋風漠漠散毫端。謾道迷烟逗浦難。細去雲梭如界墨。密來星點似鉛丹。纔從夢筆驛前過。又向造書臺上看。入夜幾聲嘹唳去。梧桐枝上一鉤寒。



其八

輕飄亂洒入纖濃。掛角羚羊那有蹤。鴉點紛紜呈惡札。鷹蟠險怒出狂鋒。征圖每暗蓬婆雪。退墨虛留石廩峯。我亦頻年有蠹癖。扶搖猶可一相從。

其九

一行行起布青天。只在明沙遠水邊。孤點乍隨如帶墨。數羣中斷似殘箋。鶯簧借與填新曲。鳳史煩爲記往年。莫道書成無雪燄。江南洲渚有秦烟。

其十

儒生習氣總難除。萬轉千番楮墨餘。入地也應爲帶草。化蟲依舊作蟬魚。江南塞北難移性。兄弟妻孥總解書。一掃人間狂蹟去。研光千尺展空虛。

送王以明先生赴南都試

把酒新聽百舌鳴。蒼烟盡處看君行。梨花雨漲春流疾。柳絮風香畫漿輕。寶劍危冠眞國士。高牙大纛盡門生。秋來怒翻天池老。不怕垂天化不成。

曾退如雷何思柳浪湖時退如初度有詩見示次韻答之

醉裏烏藤手自扶。閒隨鷗鷺過澄湖。一江浩雪浮箕舌。千略深篁露頂顛。且與青娥刪白髮。休將五嶽換三孤。烟槽好住逍遙侶。慚愧虛名老顧廚。(虞翻謂公安地形如箕舌)

和退如舟中韻退如訪道回家有新姬併以爲嘲

霞光猶繞菱荷衣。紅袖前迎遠客歸。玄鬢返來猶可辨。丹砂健後却疑非。三山誓許鸞臺入。一鶴終隨弄玉飛。



雲作風神花作語。看君戰勝幾多肥。

初夏同惟學惟長舅尊遊二聖禪林檢藏有述

一尊高閣許從容。眺盡南湖與北峯。青葉黃衣餘碣在。玉函珠匣總塵封。空江隱隱流清梵。別壁沉沉起暮鐘。昏黑談經人不去。知君學佛意初濃。

其二

丈六空傳草一莖。蓮臺肅肅古先生。夜深虛閣聽龍語。世遠枯松讚佛名。蒲榻參來知行淺。稻田栽就覺身輕。等閒法法都如夢。眼底何勞覓化城。

其三

禪關避客晝常扃。竹樹陰森可一庭。野雀半銜天女粉。梁塵漸污佛頭青。六時僧禮蓮花漏。三教人翻貝葉經。衣下有珠君識否。寤來如欲睹明星。

其四

蒼枝矯矯欲盤空。高閣泠泠受遠風。怪石枯藤隨意古。砌花畦草自然工。六朝遺事殘鐘外。千佛生涯曉籟中。我亦冥心求聖果。十年夢落虎溪東。

萬二酉老師有垂老之疾感而賦此萬里中老儒余家父子兄弟祖孫皆從之遊其人可知

白首爲儒未厭貧。布袍落落徹風塵。百年偃蹇窮途事。一榻艱難老病人。楚客由來衰鳳鳥。漢郊何日狩麒麟。勸君恁學無生忍。猶有金剛不壞身。

其一



青袍橫着世途欺。百歲蕭條只故籬。吾道春秋生死在。世情天地古今疑。五男羞得如陶令。一女何曾有蔡姬。楚士從來多寂寞。爲君揮袖淚成絲。

傷周生

溪頭曾見浣春紗。珠箔於今天一涯。紫陌重邀千寶騎。青樓無復七香車。夫人南國空湘水。處子東鄰是宋家。記得西廊香閣裏。瓶花長插一枝斜。

送鄒金吾遊白下時寓武昌

將軍此日驅征輪。楓葉蕭蕭漢水濱。我已銷魂千里外。那堪重別故鄉人。西風馬度離亭柳。落日衣吹客舍塵。莫向勞勞亭上望。秋江容易得沾巾。

飲彭山人

疎竹蕭蕭畫掩扉。一樽滾倒世情微。三湘踪跡枯藤杖。二岳烟霞老布衣。夜雨階心桐子滴。秋齋簷面菊花飛。卻憐太史周南滯。鄉國淒涼久未歸。

寄贈

莫向南枝問舊棲。花開如笑復如啼。空憐夜月刀環夢。猶記東風桃李蹊。遊子贈無青玉案。佳人歌有白銅鞮。殷勤爲念章臺草。幾度春郊散馬蹄。

偶成

誰是乾坤獨往來。浪隨歡喜浪悲哀。世情到口居然俗。狂語何人了不猜。彭澤去官非爲酒。漆園曳尾豈無才。百年倏忽如彈指。昨見庭花爛熳開。



卽事

箇是春江舊舞樓。海棠花下小梁州。柳因有絮絲還在。蓮到無心苦始休。浪子燒燈齊射覆。美人越席與藏鉤。東風何意催桃李。多少西郊陌頭。

辛卯元日

滿城佳氣鬱玄霄。海日如規上海潮。率上再新宏治朔。百年三倍穆宗朝。柳含初綠風前舞。梅帶殘香雪裏飄。笑我疎愚非董子。太平猶頌不鳴條。

感王鬚庚

翩翩衣馬興何殊。醉擁陽昌舊酒壚。傲骨終然遭白眼。窮途無計覓青蚨。牀頭氣沮金平脫。袖裏顏催玉唾壺。安得再逢龍準叟。爲君輟洗溺諸儒。

贈李子髯

一尊相看意蒼茫。布置鬚眉到爾長。作字喜臨王氏帖。箋經常駁宋儒章。衡茅坐接高人笑。僮僕都無俗子腸。敝緜南冠還楚楚。男兒那復困詞場。

送莊冲虛使粵

青郊垂柳綠依依。一片仙帆帶月飛。蠻曲聽來醒暮酒。瘴烟行處溼征衣。荔濱草送王孫遠。梅嶺花逢漢使稀。總爲浮名淹此地。江南江北看君歸。

江上送別

颯颯征鴻帶雨飛。孤帆無計駐斜暉。西風蘭杜香流水。落日雲霞浣客衣。野店無人花自發。秋江有路夢先歸。



年來贈別傷同調。郢曲如君和者稀。

龔惟長侍御舅初度

青春花鳥共爲歌。兩歲山居長薜蘿。疆仕古人元不忝。知非遽伯定如何。百年日月徒婚嫁。萬里雲霄有網羅。荏苒風塵能得幾。人生七十總無多。

贈散木和小修韻

逢君今日又春殘。對我高歌來日難。一字懶操鸚鵡賦。十年空戴沐猴冠。愁來斗酒且爲樂。淚到窮途未可乾。寂寞雙田烟水裏。何人道有子陵竿。

其二

腐儒偃蹇鬢毛殘。三十身閒衆所難。向客不題俗姓字。避人眞著古衣冠。寶刀入握心猶俠。老馬憐途淚未乾。學道莫須占影草。只應行出盡頭竿。

別閩人王生

青草紅亭萬里塵。送君那得不沾巾。孤峯過雨梅花碧。野店逢秋荔子新。江鶴嶺猿頻弔客。澧蘭湘芷總關人。武夷山上仙蹤在。何日尋眞共卜鄰。

感事

湘山晴色遠微微。盡日江頭獨醉歸。不見兩關傳露布。尙聞一殿未垂衣。邊籌自古無中下。朝論於今有是非。日暮平沙秋草亂。一雙白鳥避人飛。

歸來



歸來兄弟對門居。石浦河邊兩結廬。可比維摩方丈地。不妨揚子一牀書。蔬園有處皆添甲。花雨無多亦溜渠。野服科頭常聚首。阮家禮法向來疎。

### 哭兆孺

高城秋笛夜微微。滿目西風捲素幃。四海有心隨短杖。三湘無處覓荷衣。劒空孤匣聽龍泣。客弔寒山有鶴歸。今日哭君騷雅盡。東南泉石少光輝。

### 其二

黃鱸別去路漫漫。澤國空餘九畹蘭。白骨千年知己在。元言湖海和人難。秋江寂寞龍孫死。夜壑蕭條鬼火寒。痛殺吾山笛裏月。可同僊子一凭欄。

### 寒食飲二聖寺

東風隨處有亭臺。寺古無僧花也開。一百五日逢寒食。三十二相禮如來。珠池寶地都成劫。漢隴秦封且舉杯。石火電光只如此。白楊何事起愁哀。

### 送焦弱侯老師使梁因之楚訪李宏甫先生

丹書早發鳳凰樓。楊柳青陰滿陌頭。征馬晚嘶梁苑月。孤帆晴指洞庭秋。蓮開白社來陶令。瓜熟青門謁故侯。自笑兩家爲弟子。空於湖海望僊舟。

### 郊外送客卽席

漕河水煖綠瀾生。聽鳥看山也自清。寶馬驕嘶塵百丈。朱帆高捲日千程。飛杯客子紛無數。度曲兒童浪有情。人物喧闐烟樹裏。桃花如錦爛春城。



郊外水亭小集

山自蕭森澗自寒。却憐勝地在長安。桐陰恰好當窗覆。柳色終宜近水看。已倦呼兒猶問酒。不情逢客強加冠。湘江亦有幽居處。多少芙蓉憶釣竿。

其二

幽篁夏夏坐來清。懶慢都無對客情。戲水鷗雛分浪出。趁巢烏母曳枝行。堂前羯鼓人三爵。花下彈碁鳥一聲。紅藥青軒如夢裏。幾年塵傍馬頭生。

其二

清歌嫋嫋兩妖童。尼酒題詩興轉工。拾翠女來虛檻外。分蔬人立小畦中。落花撲面都如雪。密樹宜亭不礙風。怪得夜來鄉夢好。穿雲直入武陵東。

送南粵使

青揚如縷冒斜暉。霍霍班騅出帝畿。蠻府官迎聽鳥語。瘴鄉人去着氎衣。桄榔葉密偏宜坐。鸚鵡雛嬌不耐飛。百粵山川題欲徧。素馨花老陸郎歸。

別李年兄

經年何事遠庭闈。走馬彈冠意總非。白髮自難千里別。青山豈爲一身歸。羅浮雀下迎仙舫。錦石花疎間綵衣。我亦思家去未得。因君魂傍故園扉。

上巳日東惟長

江城春色暖平蕪。若箇青陽不酒罇。尙有好花能覆席。忍令嬌鳥怨提壺。醉來金谷詞多少。興到蘭亭敍有無。



自信胸中磊塊甚。開尊恨不瀉江湖。

### 懷龍湖

漢陽江雨昔曾過。歲月驚心感逝波。老子本將龍作性。楚人元以鳳爲歌。朱絃獨操誰能識。白頸成羣爾奈何。矯首雲霄時一望。別山長是鬱嵯峨。

### 將發黃時同舟爲王以明先生襲散木家伯修小修俱同訪龍湖者

江草青青江水流。荊州何日到黃州。鄭莊有客堪馳驛。郭泰如仙好附舟。此去山川俱作態。一時象緯合生愁。龜峯數點蒼烟裏。料得伊人已白頭。

### 阻雨

雲霄極目古亭州。江上淒其感昔遊。天下文章憐爾老。瀟湘風雨動人愁。雲眠楚國黃泥坂。潮打巴陵青雀舟。敢向乾坤尋勝覽。祇因李耳在西周。

### 贈嘉魚李太清

看君如欲老巖阿。矯首青霄路若何。近日彈章中貴少。一時謫籍楚人多。山嵐會意還生色。湖水無心也自波。天語丁寧猶記爾。年來或恐滯漁簑。

### 龍潭

孤舟千里訪瞿曇。踪跡深潛古石潭。天下豈容知己二。百年真上洞山三。雲埋龜嶺平如障。水落龍宮湛似藍。愛得芝佛好眉宇。六時僧衆禮和南。

### 惠泉見黃平倩大書作字時余同在玉泉今五年矣



金龍池上作書時。牙管如飛我亦隨。花底披綃雲激灩。柳邊濡髮水淋漓。聞中偶和天台偈。茶罷曾尋李白詩。何日青山偕舊侶。夜窗聽雨界烏絲。

宣城飲王舍人家留別

柏葉如丹鄆水濱。芙蓉花裏駐蹄輪。尊前齊贅能談語。甕裏杜康若泥人。白日共驚頭上雪。青衣爭掃髮間塵。雞聲喔喔催行李。到底輸君自在身。（邑有淳于髡杜康墓）

送君御憲僉治兵甘州

秋盡天山道幾盤。蕭蕭鞞轡塞霜寒。材官似雪分行出。胡女如花隘路看。白鼻騮前回舞袖。青油幕底拜呼韓。知君解得從軍樂。不畏沙場行路難。

其一

歷盡邊霜與塞雲。舊題名處墨氤氳。要將麟鳳誇殊俗。也使侏儒識古文。漢世才人求屬國。晉家詞客帶將軍。腐儒半尺毛錐子。大蘇高牙得似君。

其二

十萬貔貅擁火旗。角巾紈扇坐廳時。聞中莫道腰圍減。塞上難辭鬢髮絲。鼙鼓靜來朝散帙。氍毹遮處夜閒棋。邊人慣唱伊涼曲。好譜新詞與雪兒。

其四

寶劍犀弓大羽囊。軍中聊作健兒裝。一函雲卷天驕檄。十里風吹侍史香。朗月澄江真快士。修髯白面舊仙郎。也知陶侃無高韻。謝卻樛蒲與老莊。



壽雷元亮母太宜人

樹樹新鶯啼曉暉。春風南國筍初肥。花前白髮光垂地。天上紅雲繡遶衣。孺子榻香芝數本。麻姑山近柏千圍。使君自是烟島侶。趁取青溪老鶴飛。

惠安園亭看白芍藥

僊苑亦自喜樓居。嫩紫妖紅總不如。灑灑水翻晴雪後。兜羅雲沒曉峯初。誇多屢向交遊述。遞遠頻登好事書。是我眼慳未有。主人元只比葵疏。

湯嘉賓邀同顧升伯李長卿唐君平遊草橋別墅

郊居絕勝午橋莊。南客行來眼亦忙。馬上乍逢蒲葦地。夢中移入水烟鄉。疎林透戶涼風出。翠葉平池急雨香。危石幽篁相對冷。一庭清影話瀟湘。

五月十二日退如生辰蒙以詩見示聊述二章奉報

關侯以次日生。又五月十三日醉日。

菖蒲弄碧柳垂軒。過雨閒看峽蝶翻。喜與老髯爭一日。好同醉竹倒千樽。身依紫省黃樞地。夢遶青菱白藕村。門下校書真女史。吳綃親寫佛前幡。（退如有燕姬工書）

其二

睡闌日影度疏寮。廿載君王罷早朝。安石榴開紅照地。御河水釀綠平橋。花前曉珮聞燕語。醉後春雲夢楚腰。近日蒙莊通大旨。閒燒藜火注逍遙。

和退如初度與客談仙次韻

竹樹森疎翠遶身。與君連日坐花茵。樂邦有宅憇爲主。僊路無程醉是因。正好同看雙舞袖。何須高着九陽巾。



直消數幅梅花紙。便作華胥世上民。

送曹遠生進士左遷宜川典史

百疊青山亦起瀾。虛空讚毀豈相干。幸逢梅福稱先輩。卻喚陶潛作長官。溪雨松風聊簿領。雲心石面且衣冠。何妨整屋來仙尉。便作集賢校理看。

與元定孝若同話歸計用扇頭韻

牆東何意獨違時。峻坂飛馳夢亦危。青草渡頭多少浪。白雲高處有無岐。閒思短榻歌漁父。靜抱幽絃問子期。且與提攜山上去。不須瓶恥始揚麾。

秋日苦雨和退如太史

積雨如山臥不知。閉門猶自寫秋詩。高齋束筏安文几。侍女乘櫂過酒卮。蘆處也應無燥地。巢樓未見有安枝。題書爲慰東鄰子。夢裏分明擁蔡姬。

其二 時七夕先一日

霆轟電射不終朝。何事陰淫怒不消。樓上女兒齊浣屨。宮中銅狄盡浮腰。漢官着笠趨龍尾。河鼓張油度鵲橋。大道狹斜俱眼底。那堪十戶九蕭條。

其二

河漕西下沸如湯。驟雨那知觸禁牆。金馬門前泥沒象。銅駝陌上水平坊。千家燈火然陰壑。五夜哀呼徹未央。縛竹爲籬通市口。大都風景似南方。

其四



家家釜裏看游魚。壁落都空那可居。遠覓瓜梨分孺子。共租樓閣展圖書。哭聲斷處惟空巷。客夢還時想故廬。憶昨柳浪亭上水。湖光千頃蕩芙蕖。

### 七夕同方子公蔣子厚弟小修避水長孺樓居

悔逐緇塵帝里遊。除君何處可消愁。蚍蜉失土先謀芥。野鶴移家亦傍鷗。稍質衣衫充酒品。盡搬香茗在書樓。簾開忽見新晴月。又到黃姑織女愁。

### 爲耿華平題先公冊先公居江陵時以繡衣直指錄囚不及格被謫

手操丹筆淚沾巾。活却樁丘幾許人。韓朗大名爭日月。贊皇遺怨竟灰塵。家貧自許門容駟。國瑞方知種有麟。試看成蹊桃與李。寧同枳棘一班春。

### 劉元定齋中別諸社友時余有內人之戚

一竿直出帝城烟。馬首飛塵僅一年。倦鳥早辭燕樹雪。閒花又上武谿船。伯鸞未得借妻隱。和靖終當傍鶴眠。白盡頭顱應不返。青溪山下有鳴泉。

### 早春過葵園次蘇潛夫壁間韻余往過此八年矣

高齋只在郭門間。世外佳人共往還。老去心情渾念水。重來竹樹已連山。幽花近煖爭先發。好鳥逢春盡不閒。別後新功何所驗。臨溪且照舊容顏。

### 登靖川閣望武昌

霜崖突出蘇紋斑。鐵笛臨風去不還。百里帆檣千里水。一層城郭幾層山。遙知鬱鬱葱蔥地。只在熙熙攘攘間。沙鳥窺魚鷗覓渚。試看何物是清閒。



夏日馮明甫郡公招遊謝公岩同顧朗哉處士于野宗侯劇飲分韻得千字

刻秀堆嵐歲幾千。而今始落酒卮邊。洞中歌板疑雲出。石上觥籌似水傳。山簡韻高無政事。羊公才大少詩篇。兒童拍手攔街語。老守風流勝昔賢。

卽席用韻贈于野宗侯

買却青山一段烟。甕中光景任流連。但同習郁醋池水。不向君王乞酒泉。于野酒戶不減汝陽。細帙未離繡几上。白雲只在枕函邊。碧幢羽客閒來往。日課靈文字五千。

又贈朗哉仍用前韻

回首春明話昔年。因君忘却路三千。銅鞮陌上穿花出。峴首碑前枕石眠。醉後書顛如長史。老來詩淡類斜川。楚人調澀無佳韻。好譜離騷入管絃。

七夕招黃道元邱長孺陶孝若張伯實王遺狂十弟平子飲小齋待衫字道元先以詩來率爾奉答道元永嘉人余時以儀曹改司封

掖門清露滴松杉。暮直歸來口尙緘。斜月乍臨移酒盞。涼風忽起換蕉衫。桐江我記從前路。雁宕君居第幾岩。官舍未容投轄飲。誤將塵土換冰銜。

中元日夜歸卽事仍用前韻

葛巾脫去鬢如杉。又草朝賢牘幾緘。竹裏乍香新茗椀。榻間猶藉舊荷衫。空窗月色流霜地。午夜桐聲水繞岩。天駟豈能容野馬。身無羈縶口無銜。

暮春偕同署諸子飲郭外



滑滑春流瀉縠紋。嵐光映照石榴裙。今朝止許談風月。何日相從問水雲。細雨乍收山鳥喜。亂畦行盡草花薰。海棠枝底烏紗側。未覺飛觥到十分。

暮春遊韋氏莊憶十二年前先伯修暨顧升伯李長卿偕遊此地今伯修去世八年顧李二兄新以言去古人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潛然久之

猶記天街白鼻騮。出門長是踏飛沙。幾年夜雨慈恩寺。十度春風柰子花。石火蒼茫思駐景。灘流清淺夢移家。東鄰法道衰如許。不見栽蓮謝永嘉。

### 壽畢侍御兩尊人

花外紅綃白雪垂。豸袍如火映春卮。臯橋祇有齊眉伴。彭澤惟開曆齒兒。玉樹種成千畝實。鸚鵡棲遍萬年枝。黃山石上青松老。閒看仙人數局棋。

### 初夏偕同署諸君子飲西郊池亭仍用前韻

花時聊復問鷗羣。樹有新陰藻有文。且與共聽幽澗水。休教驚散隔溪雲。青衫暫可驅從使。紅袖那堪對此君。韻遠心空無一語。不知啼鳥欲何云。

### 偶作贈方子公

一瓶一笠一條蓑。善操吳音與楚歌。野鶴神清因骨老。鴛鴦頭白爲情多。腰間珮玦千年物。醉後顛書十丈波。近日裁詩心轉細。每將長句學東坡。

### 冬盡偶成

青霜一寸冰皮老。凍楚荒荒落饑鳥。老去慚看日脚忙。冬來怕見曆頭少。客裏關心遼左書。夢中失路京華道。



宦心灰盡復如何。大都也似霜前草。

別小修

瓜洲雲色蔽天昏。腸斷金山寺裏猿。狎客也須同海鳥。過江切莫食河豚。幕中有主當持牘。雪裏無錢且典禪。畫戟如林高丈五。不知何處是朱門。

王太古令耶有父風卽賦

空階長日綠苔封。一望江烟翠色重。陶令無兒閒紙筆。龐公有子識機鋒。窗前慈竹分新種。雪後山雞覓舊踪。總角未除髭未長。因君自笑老龍鍾。

卽事時京使至

朔霰冷冷打角巾。客途那得更長貧。百錢買看雙丫女。一日刺投數主人。白酒澄來如雪水。青袍當去得霜鱗。端居忽漫逢京使。怕說東華十丈塵。

丁酉十二月初六初度

雙鬢蓬蓬又一新。布衣何處不緇塵。高天下地盡如此。開口伸眉有幾人。客饌夜深燒蕨粉。山醞冬盡剝松鱗。清溪半曲田三畝。只待陶公與結鄰。

其二

幽窗朝起自焚牋。收拾從頭舊簡編。文字少無隔宿約。囊囊充有半年錢。花前沃雪呼家妓。醉後灰心學老禪。拋却吳官今一載。青泉白石幾高眠。

其三



葛巾散帶亦何爲。白首龐公是我師。燈下侍兒閒禮懺。牀頭稚子解吟詩。江魚供客來冰縫。山鳥驚人觸凍枝。鬢髮如油霜鏡裏。等閒拔出幾莖絲。

#### 其四

天涯隨處是生緣。闊帽寬衫似老年。算馬與人三十口。賣奴及宅五千錢。一心槁木寒灰去。幾度拋書把酒眠。古佛閣前溫炕裏。拽將紅袖夜談禪。

#### 其五

雪霽寒江饌得魚。北風香墮蠟梅初。身閒白髮頭先黑。病後烏紗夢亦疎。薄宦古人雙屈指。家鄉經歲兩番書。百年碌碌渾如此。檢點從前事事虛。

#### 遊仙詩爲胡仲魚作

願作人間丁令威。千年華表一來歸。天門戲博輸龍去。石室燒丹試犬飛。洞裏松花充曉飯。篋中雲葉作寒衣。鄧山若更逢潘子。爲問桃源是也非。

#### 聞崔氏女拜無念學道戲柬念師

撇他螺黛與鉛華。愛渴惟消一碗茶。檀板且教歌梵字。羅衣權剪作袈裟。心如止水堪容月。身似寒林也着花。摩頂幾回親記取。生生世世法王家。

#### 雪夜感懷

空房夜靜落燈煤。一縷牕風似剪來。三尺雪中乘夢去。五更天外覓愁迴。薏仁酒盡惟空盞。螺甲薰殘只死灰。爲憶朱門深宅裏。幾人歌哭喪樓臺。



侵曉見閨人禮懺

殘月微微散曉星。窗風吹動畫旛鈴。衣中珠珞千條重。定後鱸煙一縷青。鸚鵡教來持口戒。蓮華繡去裏心經。梵音唱徹聲清遠。臥閣何人夢不醒。

放言效元體

人間得失只如斯。得固欣然失豈知。消日總多無義語。安心唯有耐輸棋。鄉書寄去求鷲炙。閩客新來送荔枝。今古騰騰一覺裏。管他淳朴與澆漓。

其二

三十年間閃電身。半居白石半紅塵。空中往往書歡字。鏡裏頻頻感去人。方帶割來殉酒盞。磁瓶破後少茶賓。眼前笑得須當笑。未有脂膠粘日輪。

其三

花前蓬鬢影婆娑。每到花開卽浩歌。甘草雖甜終傍苦。蜘蛛縱巧不離羅。常年歡與愁相對。百歲仙於人孰多。白日旣知無返理。問君何不買青娥。

其四

葛藤爲杖竹爲冠。浮世都教一例觀。龍伯山來猶氣岸。醯雞夢裏亦酸寒。伊周未必閒經濟。楊墨徒勞闢異端。識得箇中些子去。蠻天鬼國也相安。

其五

幸將七贖贖閒身。早晚山中事事新。批頰烏爲司鼓吏。寒號蟲作守更人。攤書誤置巖前樹。洗墨常翻霧裏鱗。



醒卽長吟睡卽定。更於何處覓埃塵。

### 得家報

清晨閣外逢鄉使。持得平安書信來。初問三哥何處去。次言八口幾時迴。新城漸漸沈流水。舊舍荒荒長草萊。幸有南翼與北李。時時出郭時銜杯。

### 登華山

山菴亭上掛頭巾。便作參雲禮石人。流水有方能出世。名山如藥可輕身。眼中華嶽千尋壁。衣上咸陽一寸塵。逢着棋枰且休去。等閒看換野花春。

### 其二

瀑布聲中洗面塵。洞花吐草自然春。欲攀絕壁根無地。且趁孤雲未老身。墮險啼匡皆韻事。倚松坐石想幽人。飛仙已脫茅龍死。留得青山一壑鱗。

### 其三

艱危歷盡到岩居。可有丹梯上碧虛。玉女煙中頻索夢。蓮花葉上細題書。補填積雪成新徑。展拓閒雲架小廬。別院棋枰聲隱隱。微風恍惚動仙裾。

### 其四

洗頭盆下搨芝苗。古洞深松話寂寥。仙迹久湮無後輩。遊人逆數卽前朝。身輕眼豁腸皆換。月冷煙清夢亦遙。見說乳泉甘似酒。捫蘿親與試雲瓢。

### 其五



杖底諸山似浪紋。舞青搖綠鬣紛紛。半規影裏江河合。一尺煙中晉楚分。未有因緣離下界。虛將名字列高雲。松風破夢丹爐冷。慚愧瓊田碧草芬。

其六

玉井前頭乳穴重。奚兒聊以一甌從。空崖壁冷長留雪。古屋雲昏尙鑱龍。明月自升千尺嶺。道人閒說五株松。瀑簾洞下眞官老。占斷林泉是此峯。

華頂示同遊樵道人

踏遍秋雲琢紫苔。巨靈掌上覓松栽。公超舊谷猶疑霧。方朔前生解役雷。幻詭也能通道術。談諧大抵近仙才。芙蓉一削五千仞。不是狂夫不上來。

岳頂歸至青柯坪示同遊道人

飛鴻是處有遺踪。題破蒼崖霧幾重。枉把眞形圖五嶽。難將奇句答三峯。山暈未老身慚鶴。頂雪歸來杖有龍。紫蕨黃精君記否。鐵犁溝下舊村農。

登太室絕頂

山行二十餘里。覓古今人題壁。不得一字。欲窮大泉石樓之勝。而壞祠無可栖止者。嵩遊之廢久矣。礫瓦紛紛雨洗斑。嵩峯久矣閉仙關。雲開忽見玲瓏壁。水外微鋪淡遠山。古道熟知龍洞峻。僧云勝在石樓間。幽岩欲去無栖處。獵火燒空照夜還。

觀盧岩寺瀑布

百尺煙中紫翠分。水光搖日雪紛紛。長風碎曳千年石。飛雨斜侵半壁雲。澗底有人穿洞出。山間投礫隔村聞。



仙家只在深嵐裏。松腹猶存鳥篆文。

其二

洞門長是帶雲關。竹杖深穿香爨間。醉裏放杯眠潤水。夢中和雨入盧山。霞光射壁殘碑出。松影流堦處士還。潭下老龍呼不起。攜將新月過煙鬟。

贈登封令傅元鼎

嵩山之奧。有白鶴觀遺址。偃蓋松一株。亭亭可愛。元鼎圖復此地。故末句及之。

塵尾一麾案牘稀。石淙潭水洗秋衣。公庭葉落書常滿。絕壁雲開鳥自飛。入寺每教求辭蹟。上山親與勘松圍。夢中白鶴如相語。君是重來丁令威。

嵩陽宮古柏封於漢非漢物也都玄敬以爲三代時物信然

看窮人代只青葱。山鬼那能記始終。手把洛書逢大禹。眼窺日表見周公。龍鱗抉石方知地。鷗翮搏天始送風。縱使文長能誑語。問渠霞壁幾時紅。

石淙

一區崖壑洗深清。傍嶮隨夷置酒鎗。石是米顛懷袖出。景如摩詰畫詩成。（謂摩詰詩中畫。）遊人恰好中央坐。怒水常穿四壁行。若把盧岩來比較。盧岩雖勝少幽清。

其二

陂陀行盡見幽奇。想得川融山結時。大闢嵩高如第舍。小分煙嶺卽園池。崩雲倒沫森森立。枕石聽泉事事宜。勝跡幾人曾到此。摩崖碑上有娥眉。



將入秦試士諸同舍別於西郭水亭得魚字

郭外園林盡不如。水亭香泛綠芙渠。門前且繫新驪馬。囊裏猶存舊鱖魚。華岳看雲唯自語。曲江題壁倩誰書。憑君爲報關門尹。不是當時板屋車。

入超化寺水村

頽巒疊谷瀉溪光。石上題名尙李唐。竹葉送陰遮古寺。稻芒隨水出山莊。一林過雨蘆花白。半壁疎雲栗子黃。猶記西風紅蓼裏。桐槽載網入瀟湘。

青樓曲

懶看梧葉下空堂。秋月秋風淚幾行。獨夜香臯緘遠字。經年鸞匣緩離粧。蘭披別恨瀟湘浦。柳帶愁煙漢水傍。折盡庭花人不見。枉教蟾子墮流黃。



五言絕

虎邱

一片千人石。瑩晶若有神。劍光銷不盡。留與醉花人。

其二

問此石上歌。何如生公說。石若解點頭。聞歌亦當徹。

嚴陵

谿深六七尋。山高四五里。縱有百尺釣。豈能到潭底。

其二

文叔真有爲。先生真無用。試問宛洛都。誰似嚴灘重。

其三

舉世輕寒酸。窮骨誰相敬。如何嚴州城。亦以嚴爲姓。

其四

或言嚴本莊。蒙莊之後者。或言漢梅福。君之妻父也。

偶作

靜裏三三味。多年得效方。不知緣底事。動輒嘆鸚王。



別無念

漢口來何易。湘江去不難。北風吹順水。三日到齊安。

其二

送君竹林祠。竹子何森森。不痛別離腸。但傷知音心。

其三

辛苦李上人。白髮尋知己。爲爾住龍湖。爾胡滯於此。

其四

湖上望君切。江上送君苦。江上與湖上。計程一千五。

其五

陸程華容道。水程京口驛。良無黃金贈。感慨復何益。

其六

謂爾真吾師。謂吾真爾友。不識歐冶爐。肯鑄頑鐵否。

其七

海內交遊多。何人可與語。我欲知姓名。東西南北去。

其八

落魄蘇季子。無官妻嫂欺。爾若不見憐。飄零安可知。

滴瀝蓬書壁



蓬形如广字。石骨間沙礫。泉脈似融冰。飄空偶一滴。  
別洪子兼寄吳臨川

暮雨復朝烟。送君江水邊。故人如問訊。道我憶臨川。

### 別龍湖師

十日輕爲別。重來未有期。出門餘淚眼。終不是男兒。

### 其二

惜別在今朝。車馬去遙遙。一行一回首。踟躕過板橋。

### 其三

鬱鬱西陵路。迢迢在何許。不及寒潭石。朝夕共君語。

### 其四

浪跡滯黃州。壯心成白首。君逢袁孝尼。肯語廣陵否。

### 其五

魚書曾有約。千里若爲函。瀟湘無限水。不遣到龍潭。

### 其六

兄弟爲知己。同袍若比鄰。出門去亦易。只愁君一身。

### 其七

死去君何恨。藏書大得名。紛紛薄俗子。相激轉相成。



其八

君意不在書。著書爲誰子。安得東南風。吹君渡湘水。

附龍湖答詩

入門爲兄弟。出門若比鄰。猶然下幽谷。來問幾死人。

其二

無會不成別。若來還有期。我有解脫法。灑淚讀君詩。

其三

赤壁賦蘇公。龍湖吟白首。君是袁伏袁。附君成四友。

其四

江陵至亭州。一千三百許。尙有廣陵散。未及共君語。

其五

別不說今朝。去不說遙遙。路逢進履者。定知過圯橋。

其六

江陵一千三。十里詩一函。計程至君家。百函到龍潭。

其七

平生懶著書。書成亦快予。驚風日夜吼。隨處足安居。

其八



多少無名死。予特死有聲。祇愁薄俗子。誤我不成名。

同無念過二聖寺

自從智者去。寶珠曾遊此。今日無念來。添一故事矣。

其二

長者卽維摩。和尚似鷲子。中有妙音人。可比散花女。

十二月十八日至蘄陽舍舟從興國走咸寧道出金牛鎮山路如刀脊飛雪侵膚與人艱窘  
幾不能步然千峯綴雪或如鴉鷄或如積瓊亦行役之一快也道中隨事口占遂得十六

絕句

江行值逆風。陸行招雪雨。何適不艱難。弱夫挽強弩。

其一 途中有感憶李安人

袖裏藏香茗。囊不具糗糧。出門無一有。始覺老妻亡。

其二

野竹根連石。村姑語帶蠻。役夫前指我。此是小丫山。

其三

壁上煙森森。道旁石齒齒。舉頭不見人。但見前人履。

其四

皂衫如伏鹿。石底蹶而起。壯髮小平頭。霜鬢老椽史。



其六 懷吳明卿先生及仲子臯倩仲子客死白門

怪鳥啼空樹。斷雲愁暮山。可憐吳季子。死彼博羸間。

其七 出興國雨至中途始雪

淋淋瀝瀝行。仄仄欹欹遠。此去浮屠街。二十四泥坂。

其八

曉看煙林青。暮看雪嶺几。似我苦征人。立時換白髮。

其九

莫嫌馬沒蹄。莫怨車泥轍。比作看山人。孤筇穿嶺雪。

其十 至大冶

千山照平湖。城在湖波上。前途一髮行。斜繞屏風嶂。

其十一

好在宮台里。山高水亦環。兩崑隄絕起。更好大雷山。

其十二

峯峯雪點綴。曲曲水蒼寒。却似曾經眼。王維畫上看。

其十三

人行嶽嶺上。時與岩相突。馬落溪橋間。忽爲雪所沒。

其十四



酸呼復快吟。役者哭且怒。我是好琴人。那知黃柏樹。

其十五

怪石與危岑。山神勿相試。我行慣險難。歷盡風濤地。

其十六

豕繫天王座。鳥巢大士冠。雞棲爲市井。鹿柴作門闌。

途中口占

八月離長安。二月返鄉社。啣泥雙燕兒。依舊簾櫳下。

其二

二月返鄉社。四月卽長道。兒童隘巷觀。高士隔溪笑。

其二

辛苦老魚軒。廿年同道路。今日白楊村。卿留我獨去。

江上見數漁舟爲公卒所窘

釣竿拂曉霧。衣薄蘆花絮。一畝不籍官。也被官差去。

其二

浪道漁家樂。供輸亦未閒。君欲長安穩。隱于徒隸間。

途中口占

文字讀來倦。心情放去閒。夢回無一事。只有看西山。



其二

灑灑芙蓉陂。油油禾黍道。野老扶牆行。佳人隔谿笑。

其三

駿馬紅絲絡。幘頭金蟒裝。兒童攔路語。道是賽牛王。

其四

脆瓦稀疎點。涼牕穩貼眠。夢中何所見。峽水與簾泉。

其五

眼裏雙瞳在。腹中一字無。乘閒聊緝網。欲去拔珊瑚。

其六

巷識回車跡。橋留斬袂痕。此中多俠鬼。且莫繡平原。



六言絕

與曾退如過葡桃園話舊偶成

問我低回何事。十年夢到胸中。今日兔葵燕麥。當時秋雨春風。

其二

古井已無完檻。石榴依舊燒枝。莫道故人如夢。夢上却有長時。

其三

鶴啄苔而不去。僧振襪而相迎。少師影堂塵掩。古佛紺殿草生。

其四

葡桃閱人幾載。衣縑量去三圍。不放雲烟渺漠。焉知鴻鵠能飛。

七夕偶成

天上一昏一旦。人間甲子周年。不分黃姑織女。夜夜烏鵲橋邊。

其二

兒女紛紛乞巧。先生老矣何求。不用靈乞烏鵲。唯宜拙守斑鳩。

題尙覺和尚卷

手題頂骨數珠。腰懸生鐵戒尺。走遍南閩浮提。要與英雄結識。



七言絕

題劉生

不愛韓康早避名。愛他垂老解多情。調得歌兒聲似管。當筵唱出是劉生。

病中見中秋連日雨東江進之

禁方藥帙滿牀頭。雙挾青鬟坐小樓。疾疾愁愁三日雨。昏昏滑滑一年秋。

小婦別詩

一身狼狽踰冬秋。姊妹人人嘆白頭。剛得在家三日好。明朝行李又杭州。

其二

弱柳輕帆快送人。巫山原是女兒神。願隨潑火清明雨。洗却錢塘十里塵。

其三

輕寒輕熱養花天。箇日錢塘更可憐。聽馬欲嘶嘶不得。白公堤畔柳如鞭。

其四

湧金門外柳條絲。岳有新祠白有碑。一句叮嚀君記取。西陵莫作小蘇詩。

初至西湖

山上清波水上塵。錢時花月宋時春。看官不識杭州語。只道相逢有北人。

其二



一路香風十里堤。萬株楊柳着行齊。蘇州浪得佳名字。試把湖山共品題。

### 湖上遲陶石簣戲題

蘭舟繫處一鷗嘶。箇是桃蹊箇柳蹊。山色湖光判斷盡。只留花草待標題。

### 其二

歌舞叢中可度身。六橋隨處嗅香塵。西家有個如花女。可得將來侑遠人。

### 桃花雨

淺碧深紅大半殘。惡風催雨剪刀寒。桃花不比杭州女。洗却胭脂不耐看。

### 湖上贈錢塘湯令

一簾秋色一堂雲。白石灘頭坐使君。套取桃花爲押字。判來山水作移文。

### 其二

著意憐花緊護持。不曾殘殺一枝枝。花神欲謝廉明宰。分付袁郎好作詩。

### 其三

羅綺如烟粉作邱。青娥國裏小諸侯。河陽不敢談花事。只是天堂見亦羞。

### 其四

一箇窮官不解爲。貪他綠葉與青枝。來時開花去結子。教人怎不罵狂癡。

### 徧虛

剃却顛毛剩却身。衲衣袍帽不沾塵。告君古佛無多子。着了邊旁亦是人。



經下邳

諸儒坑盡一身餘。始覺秦家網目疎。枉把六經灰火底。橋邊猶有未燒書。

紀夢末句遲之德州詩

一尺殘膏到曉明。五更霜裏萬千情。依稀夢得遲之句。紅映樓臺綠映城。

梨花初月夜

梨花初點貼牕流。斜月笙簫處處樓。醉裏不知花是影。隔紗驚喚小揚州。

秋日同梅子馬方子公周承明飲北安門水軒

秋容瑟瑟上菱蘆。湖上青山鏡裏姝。碧瓦黃牆宮樹裏。湧金門外看西湖。

天壇

空壇深淨駁玻璃。禿髮簪冠老導師。銅沓金塗秋草裏。如今不似世宗時。

其一 李後主呼天爲碧翁

碧翁難道是無情。分合千年議不成。不得寧居天亦苦。古來多事是書生。

其二

六年通籍濫儒紳。正馬天街觸路塵。慚愧黃冠羽衣者。朱籠雙引亦呵人。

其四

僊苑桃花朵朵香。曾於天上省霓裳。劉郎老去風情減。閒把音容問太常。

香山 永陵幸西山語侍臣云諸山惟香山有翠色



真人天眼更絕倫。翠色香山此語真。八十老僧牢記取。一時三遍語遊人。  
昌平道中

菴前乞得老僧茶。一派垂楊十里沙。烏籠白鱸憑揀取。厨香李子枕頭瓜。  
兒開美鴉江進之書來始知

一春懷緒熱茫茫。夢裏無端也轉腸。小弟書來怕愁我。寒溫虛作兩三行。  
其二

官程屈指二千餘。頗怪眞州消息疎。七月始得江令字。道兒亡在杪春初。  
其二

說着旁人也痛酸。余今寧有鐵腸肝。十年送却六男女。已作尋常離別看。  
其四

識得乘除理自明。梅蘭焉肯一時榮。黃泉若覲先姑去。好與曾登作伴行。  
得舍弟徐州書  
(曾登皆伯修子。先亡。)

開船已是四旬餘。纔得徐州一紙書。內中數語矇矓甚。見了愁於未見初。  
其二

佳人生死不知聞。辜負梨花一面雲。昨日宮羅新裁剪。爲伊留得半拖裙。  
遣姬

蠶懶無心更作絲。樂天未老別楊枝。陽臺不是嫌雲雨。圖得生離勝死離。



羅隱南王章甫小集齋中說舊事偶成

漢江秋淨石粼粼。黃鶴樓高不見塵。今日樓臺歸劫火。眼中猶聚上樓人。

其二

萬瓦如鱗繡作堆。別山重見禿翁來。晴川閣下南條水。一日同君蕩幾回。

其三

珠樓曲曲貯仙娃。一帶風牕十里紗。記得中和門外路。女牆東去是他家。

其四

解居逼近紫微堂。白火青煙五尺牀。鈴柝夜寒聽不得。雞鳴先起著衣裳。

燈市

六街花粉蔽蹄輪。一簇香飛紫路塵。請看樓下號呼者。卽是當時樓上人。

柳枝詞

江南柳絮已紛飛。河北垂楊未折枝。一種青娥嬌眼女。南家嫁早北家遲。

盤山道中嘲寶方死心寂子三和尚

筇節楞楞過頂顛。偏衫口上繫胡珠。雲中棕笠垂垂墮。正好和驢寫作圖。

石雨洞

山僧問亦不知名。凹處唯將腹背行。石骨數拳泉一縷。遊人多少只聞聲。

人紅螺嶮道中紀事



山風吹曉作新嵐。仙夢茫茫古石龕。欲識死生情切處。棺材峯上卓茆菴。（山上有棺材峯。）

其二

田家打糶婦盈畝。高髻垂肩竿在手。此是六郎繫馬椿。郎君未審停鞭否。

其三

葫蘆棚下水平巖。古戍遺屯記宛然。馬市時來今幾載。邊烽堡裏宿枯禪。

過黃梁祠

一掠青絲鏡面垂。朱題銀額呂仙祠。饒他壽盡塵沙劫。只是黃梁未醒時。

其二

不脫陰區苦奈何。仙官塵侶不爭多。人間惟有李長吉。解與神仙作輓歌。

宿朱仙鎮

秋高夜鐸冷空庭。草木猶疑戰鐵腥。地下九哥今悔不。六陵花鳥哭冬青。

其二

鷄胡歲歲括金錢。稱姪稱臣也枉然。馬角不生龍蛻冷。酸心直到犬兒年。

其三

青驄挽斷綠楊絲。寒食西湖祭酒時。第六橋頭香十里。桃花風起壘琉璃。

其四

祠前簫鼓賽如雲。茹泣爭劖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野史載曲端事甚烈。）



看梅

莫將香色論梅花。毛女而今已出家。老幹瘦枝蒼幾許。總無花萼也輸他。

其二

自剝青苔自掃塵。僊經沈縷對幽人。不須更畫維摩詰。恰有梅花爲寫神。

送臨湘成公還至源寺寺時有火災

一鑿烟雲幾百春。嵌巖枯壁碎魚鱗。青山也曉茶毘法。要作涅槃堂裏人。

其二

不轉空輪轉火輪。一番金碧盡成塵。世情若也同燒却。好作瞻風撥草人。

其三

菴主鬚眉依舊青。檀那施得幾星星。踢瓶且免輸山子。揩背何須喚古靈。（上人爲寶方落髮師。）

其四

衲衣吹徹綠楊風。貪拾春江石子紅。乞得黃家石浪字。可能將去徧虛空。（余時方爲寶方乞黃諭德石浪齋）

類）

送蜀僧往南海

一踏峨眉二十春。冰花破處石鱗鱗。憑將徧吉書一紙。傳與東洋打坐人。

法華菴看月江老衲移柏樹

竹皮屋子槿條籬。繁蕊濃花最不宜。乞得趙州柏樹子。當牕亂插兩三枝。



其二

一番霜雪一番姿。鐵幹銅膚自小時。和葉和梢纔五尺。幾年長出杜陵詩。

其三

自操禪榻畫庭莎。寬處須容一笠過。試較沙彌長幾許。眉尖上下不爭多。

其四

閒將柏葉攪胡茶。供養方情老作家。不似破頭山道者。貪他傳代古袈裟。

其五

眉如霜葉骨如巒。破衲何曾畏早寒。夜坐連雲春帶雨。如今真作畫圖看。

王闍然館中看梅

乞得馬家雙玉鬢。清姿濯濯槿籬間。幽香偶逐寒風去。帶却書聲過別山。

其二

竹外斜侵十步強。千枝萬朵亞鄰牆。東風若過黃梅節。吹得先生醋甕香。

柳

晴江灩灩鴨頭絲。半管春情半別離。不知陶老緣何事。也向東籬插幾枝。

其二

牽愁帶緒弱煙中。銷却東鄰幾頰紅。欲把無鹽比西子。老髯時復立春風。

其三



少年容易起悲酸。每爲春條惹肺肝。而今心老煙灰滅。只作遮籬映水看。

祇園理藏完

貝葉重分甲乙科。殘編無奈蠹蟲何。因君一問阿難老。強記如何得許多。

其二

書劫何須怨祖龍。南寮師弟北師公。元宵夜月春燈裏。半入兒童火爆中。

其三

收得殘函萬紙餘。更尋高閣作精廬。何人却出銀鈎手。贖取琳琅次第書。

過赤壁

驛石奔雲浪幾春。黃泥坊底射洞鱗。周郎事業坡公賦。遞與黃州作主人。

大林寺寶樹

鐵幹銅膚四十圍。隔峯猶自望孫枝。塗雲抹月空山裏。曾見東林行道時。

其二

瘦石鱗鱗帶碧絲。百盤無地不青枝。人間那得西方種。問取嘉州合眼師。

題天池後嶺

往將天事問修人。碧玉蒼波妄比倫。而今萬仞峯頭立。依舊圓空掛斗辰。

山中逢老僧

擬把蒼烟付老閒。廿年形影不離山。牕前一樹盤空老。曾是天台拾子還。



其二

一抹青烟沉遠巒。禪心汰得似冰寒。開山閒水都休却。付於瞻風衲子看。

其三

念珠策得定功成。絕壑松濤夜夜行。說與時賢都不省。依稀記得老陽明。

其四

一室長關谷底泉。兒孫閱過幾霜顛。松根夜壁時來往。不省人間有睡眠。

其五

愛把蒼竿攬月湍。山風吹頂不曾寒。竹林寺裏尋常去。乞得西僧梵本看。

其六

課得西崖杉柏成。山中知面不知名。少時曾學收雲法。擬把一囊送我行。

其七

坐破松巖不記年。衲衣長是裹谿烟。天池寺裏猶嫌近。更住天池絕巘邊。

明空住柳浪五月附余舟南下別於歸宗道上因作柳浪二疊以送之

青池白石每談空。銷却寒缸幾炷紅。記取柳浪湖上柳。夜禪聽盡碧絲風。

其二

碧溪影裏一僧歸。漾得雲光上衲衣。記取柳浪湖上水。穀紋風起鷺鷥飛。

其三



石鐘話盡晚牕烟。閒剔春芽自煮泉。記取柳浪湖上月。隔花呼起放生船。

過歸宗寺

墨池秋水石苔寒。晉碣唐書野火殘。一丈草青紺殿裏。爭教赤眼不心酸。

蕪湖舟中同范長白念公看月

夜深蕉恰帶寒澌。隔水青梧辨露枝。問取無心老衲子。幾人消得幻琉璃。

其二

夜泉香鍛石鐘紅。聽盡寒松帶雪風。算取人間幾月子。江心甌面復瓶中。

其二

青山不改黛螺春。孤閣娉婷是女神。一鬢秋光半匣水。人間多少熱忙人。

采石蛾眉亭

空江石壁瘦鱗鱗。膩綠頽斑耐冶春。掃取山光爲黛粉。儘教蕩子作仙人。

其二

擬將杯捲作家鄉。臥月橫煙夢幾場。况是蛾眉消得死。爭教白也不郎當。

其二

是處煙嵐掛齒唇。懶將時事罵心神。青山也許人酬價。學得雲閒是主人。

白門逢焦師座主

十年一拜鄭康成。搔首青山獨自行。醒卽讀書倦卽枕。不將無事換公卿。



其二

赤軸猶如水瀉瓶。草頭書盡萬梢青。而今老矣都休却。日課雜花兩卷經。  
侯師之水軒

架書狼籍粉蟲殘。六月文紗灑水寒。塵卻如花舊拍板。茶瓶相對白蔬盤。

其一師之耳曠老事西方之學

卷葉寒來多少時。形言眼語亦能知。白頭聞得無生事。學把胡珠喚老師。

八月六日舟中憶去年此日與大兄都城歸義寺別泫然念及大姑自云明歲二三月當還  
出籠不遠因大笑而別今大姑與兄俱逝矣哀哉

別時猶記帶餘談。夾轂風生滿面灰。屈指來年二三月。大姑含笑長孫來。

其二

伏惑雖然學聖流。難辭真慟到眉頭。獨形獨影空舟裏。自說因緣自解愁。

其三

聞說南中也破顏。幾迴夢上九華山。而今恰走南中路。不是生遊是死還。

其四

饒他白髮倍耆年。那得三朝無惡緣。一刻未離一刻苦。爭如長夜却先眠。

其五

燈前腸痛子瞻詩。宿世他生自可知。郵館暫來還暫去。蓮花聚首是長時。



齋中偶同諸友作時菽

少時飛將氣如騰。老去常思轡上鷹。抽得健兒金鏃矢。等閒親角兩三棚。

除夕偶題

螺甲香沉蠟焰殘。黃柑歷歷耀青盤。朝來令節候官長。當去紅衫要贖難。

其二

白酒青鹽強作歡。長歌到底意摧殘。當時京邸團圓日。只作尋常聚會看。

壬寅元日

不圖宴坐與澄神。只要烟嵐過眼新。算取開年得意事。衲頭隨著住山人。

元夕度門出宮中月餅同賦

會向昭容手內傳。綠綈親押聖人前。三千里路秦宮月。和雪和烟到楚天。

其二

盤中猶折半宮花。刻鳳攢龍自內家。不是國師爭袖得。也應墜破紫袿裳。

其三

曾是金娥印得成。留將舊樣說陰晴。等閒放出中秋月。併與春燈一夜明。

竹枝詞

龍洲江口水如空。龍洲女兒挾巨艦。奔濤潑面郎驚否。看我船欹八尺風。

其二



雪裏山茶取次紅。白頭商婦哭春風。自從豹虎橫行後。十室金錢九室空。

其三

百錢一尺買吳絲。焦髮龍鍾舊玉兒。記得庚寅前後事。萬紅堆裏插花枝。

其四

東街晴雪未消泥。南陌陰霑又漲堤。恰似江頭媚女面。乍時歡笑乍時啼。

其五

泥深一丈怯開門。惡風惡雨惡夢魂。纔喚婦來又喚去。斑鳩喚得也頑煩。

其六

長檣鐵鹿破洪濤。木綿子花七尺高。棧時蠻力强三虎。拋擲輕如一鳥毛。

其七

船上女兒畫春娥。一葉飄隨水上波。左手牽姝右牽板。雲冠不動青峨峨。（以上二首書所見。）

其八

吳兒織誓語音儂。北客高簷項領重。江西賈子面如漆。榜褶行纏伴老傭。

其九

陌上相逢盡楚腰。涼州一曲寫吳綃。鷓絃撥盡西湖月。更與唱歌到板橋。

其十

玉娘一曲叫天鷲。此地曾經牙板過。十五年前細腰柳。而今枯瘦十圍多。



其十一

一片春烟剪縠羅。吳聲軟媚似吳娥。楚妃不解吳調肉。硬字乾音信口吡。

其十二

賈客相逢倍惘然。榷楠杞梓下西川。青天處處橫當虎。鬻女陪男償稅錢。  
食筍時方正月

鮮甘最與素盤宜。羞殺苴蒿與露葵。野腹雖饑下筋緩。疑他名字叫龍兒。

其二

穀水溫風解凍時。家家饌得雪玻璃。憑將野意酬君子。飽食西窗讀楚辭。

其三

纔呼痛快忽傷唇。積玉堆霜止一巡。便與喚名西施腕。較他舌乳更清新。

其四

嬌年那得逼人清。雪骨雲肌已十成。校色與香皆第一。蔬經頭上擬題卿。

其五

族類叢生楚水濱。前身未嫁湘夫人。請君試看殘籜上。也有班班淚點頻。

其六

苦將墨瀋染龍孫。只寫瀟瀟个字繁。寄語湖州文與可。縷材爭似買盤飧。

其七



會踏山陰雨後春。貓頭花筍賤如薪。陶家只揀破塘貫。一日常番兩替人。（陶周望屢稱破塘筍）  
侍家大人游太和發郡城偕遊者僧寶方冷雲尹生也

戴將頭髮入禪關。長得閒時也畏閒。從此野人功課定。一年須上兩番山。

其二

全家都愛踏雲烟。過去青山香火緣。扶著白頭拜真武。被人呼作地行仙。

其三

朝衣疊却繫烏藤。白石青岩取次登。識得袁家裝束別。紅旌隊裏一騎僧。

習家池

一庭幽碧鎖嵐烟。旋著春茶試乳泉。想得當時醉山簡。面容如赭影頽顛。

大堤女

文牕斜對木香籬。胡粉薄施細作眉。貪向牆頭看車馬。不知裙著刺花兒。

題紫霄太子巖

多少真官學大還。只將白雪換頰顏。爭如淨飯真王子。巢頂穿芽大雪山。

七星巖

紅霞一抹霧千重。石骨如斑翠點濃。何事丹砂炊不轉。諸仙長爇灶門峯。

關公祠智者嘗稱山玉泉爲四絕之二而攝山伽藍爲楚斬尙

平驅妖國洗蛟潭。月下高禪獨自參。恥與攝山爲伴侶。爲他斬尙作伽藍。



除夕有感

閒花閒月免縈神。且樂明朝到手春。前日柳浪亭上客。今來留得幾多人。

擬將

擬將藤杖伴袈裟。賀却新年便別家。湘竹廟前盆浦口。不知何處看桃花。

范生善形家言自山西還將歸豫章詩以別之

一身直出鴈門關。踏遍堯封禹跡還。收拾行滕與笈子。待隨徐福上三山。

其二

攜將雙目入雲堆。白石蒼崖日幾迴。但得肉山先報我。衲頭親自領僧來。

其三

三年擲却皂紗巾。五柳家風一味貧。願得龍沙休帶印。兒孫只作愛山人。

遊石洲

愛取春江一抹澄。斜帆疊疊柳層層。閒來袖得佳石子。付與山中好事僧。

其二

三番石上聽歌唇。轉眼楊花一紀春。座客十來消却五。更無一個六旬人。

柳浪館同龔散木小修賦得雪中新柳

纈青縈白幾千條。胡粉聊將贈舞腰。當日輞川無此景。強於雪裏寫芭蕉。

戲題十姊妹花燕中有紅姑娘花極紅



纈屏緣屋引成行。淺白深朱別樣裝。却笑姑娘無意緒。只將紅粉鬧兒郎。  
水仙花

琢盡扶桑冰作肌。冷光真與雪相宜。但從姑射皆仙種。莫道梁家是侍兒。  
看紙鳶

等閒一葉破高雲。一簇妖童十里塵。便與富兒償酒債。不須更倩郭仙人。  
甲辰午節觀競渡

平湖新漲滑如油。十丈紅旛繞樹流。我有敝綈三兩幅。也將裁去掛船頭。  
其二

碧甃樓上水平溪。濯足池邊日正西。橋上橋下人如螳。只愁翻却孟公堤。  
吳生貧甚所遭輒奇詩以送之

踏遍吳關楚陌塵。榆花空對白羅春。如何四海袁居士。遍遇人間憔悴人。  
其二

謝氏青山入夢多。騷人終是惱湘波。白公有語君聽取。命壓人時不奈何。  
甲辰中秋後二日禮德山鑑大師塔偶成四偈示同行諸衲

少年學得跳胡神。十地三賢眼上塵。老去無端呈敗醜。倒持霜刃與他人。  
其二

流水高山只自聽。白雲終不礙峯青。貪他一口龍潭沫。枉却金剛般若經。



其二

電走星流也是遲。龍潭不見是親師。而今石塔牢籠取。正是金剛出世時。

其四

棒頭有眼師辨取。響裏尋文我不知。前日少陵祠上過。秋花秋鳥總如詩。

德山遇大智龍湖舊侶也

湖上烟巒一抹青。他時親見望州亭。也知魯國真男子。要識中郎舊典刑。

其二

好伴青山作主人。門前衲子去如塵。法堂草長深三尺。更與腰鎌走一巡。

答龍君御見憶之作君御詩云我家德山不得住故末句云云用博一笑次篇聊爲解嘲亦

可作一段公案也

雲嵐已是屬閒身。高下青崖日幾巡。看盡德山好烟水。只緣不是武陵人。

其二

眼前巒壑任高低。身裏尋身却是迷。正在武陵溪上住。不須更覓武陵溪。

德山聞長嫂去世慟念伯修感而有作

未亡去竟何悲。腸斷坡公卽世時。今日德山峯頂上。吞聲重作哭兒詩。

其二

山北山南累亦多。愁緣不盡奈他何。花源正好深深去。又聽人間薤露歌。



夜深不寐起視星文遂成謎語戲別君御兄

北斗欄杆南斗橫。竹林今夕夢難成。願憑織錦天孫指。譜出陽關疊外聲。

答君御諸作

碧水丹崖不自由。無因闌入會仙樓。布帆飽趁瀟湘水。幾處青楓黃葉舟。

其二

溪鳥溪花盡寄聲。桃源無路只空行。陶潛老被漁翁誤。枉把青山累後生。（來詩嘲余不入桃源。）

其三

溪流片片疊春紗。紅樹前頭又一家。寄語青門種瓜叟。種瓜先種枕頭瓜。（來詩有種瓜青門句。）

其四

打疊歌鬢與舞裙。九芝堂上氣如雲。無緣得見金門叟。齒落唇枯黝細君。（時君御演出金門記。）

伏波將軍避暑石室

青山憔悴故將軍。苔甲年年印水紋。受盡蠻烟與瘴雨。不知溪上有閒雲。

其二

行盡點鴛水上頭。裏屍方始得心休。閒驅款段隨鄉里。我亦君家馬少游。

桃花流水引

桃源棹返。幽思縈懷。枕上夢中。如有所得。命曰桃花流水引。亦仙家竹枝詞也。

華陽巾子碧絲環。紫府簾前舊押班。阿母筵頭爭一擲。醉中輸却小蓬山。



其二

路逢蕭史不回身。風裊芙蓉繡領巾。雲裏自然清格少。但憑閨豔作仙人。

其三

袖却紅雲侍紫皇。談諧長是困東方。乍來不識天顏笑。只道頻噓列缺光。

其四

夜深仙犬吠花關。私過雲英與玉環。天上看來偷律重。玉桃一顆謫人間。

其五

掃斷紅霞陌上塵。青鸞白鳳集仙真。吹笙搗藥皆廝品。要作蓬山罵坐人。

其六

鬪草筵前霞作堆。花宮無事濫驅雷。麻姑向說水清淺。又過扶桑看一回。

其七

東海羣兒拜木公。腰間常繫鳳凰籠。絳裙一舞三山去。驚起扶搖滿翅風。

其八

光碧堂前催賜衣。少年天女弱腰圍。而今花樣新奇甚。不用銀河織錦機。

其九

盡到朝元會上來。春風坐遍小瓊臺。閒聽蔡誕輸龍語。引得諸仙笑似雷。

其十



澆盡銀灣水作田。全憑奇僻傲諸仙。老來猶自耽兒戲。弱水洋中泛鐵船。

竹枝詞時阻風安鄉河中

一溪纔順一溪灣。一尺纔過一丈還。船子已愁箭括水。兒童又指帽兒山。（諺云。黃山戴帽必風雨。河名一箭河。水勢甚急。）

其二

蘆花枝上水痕新。南市東村打白鱗。只在梁山山背面。梁山何苦不離人。

其三

武溪葱翠獨稱梁。正望黃山一點蒼。三日風頭兩日雨。謝公昨夜拜梁王。（黃山有謝公祠。梁山神卽漢梁松也。俗呼爲梁王。）

其四

農家生長在河干。夫壻如魚不去灘。冬夜趁霜春趁水。蘆花被底一生寒。

送寒灰入參上兼訪陳遇卿

青峯只在兩眉間。何事三回不駐顏。信是黃冠多俗品。不曾俗却謝羅山。（寒灰三過武當。皆未入山。）

其二

玄編檢盡蠹魚殘。不載雲官與鳥官。未識上真真本末。君行試取藏經看。

其三

摩肩簇綺沸如雷。早向天門道上來。爲語別峯佳絕處。玉虛巖底出瓊臺。



其四

少年擲却敝頭巾。老去常思箇裏人。葱嶺走來無隙地。莫教踏著一微塵。

乙巳初度口占

南郭讀書西郭田。一竿秋水一湖烟。蠻歌社酒時時醉。不學龐家獨跳禪。

其二

白石青山到處緣。月高梳櫛日高眠。無聞已是慚夫子。四十於今少二年。

江上

桃花春水滿江頭。獨擁佳人翡翠樓。誰抱琵琶江口上。聲聲彈出小梁州。

其二

二月王花接郡城。絳桃垂柳獨分明。請看高塚宮人草。別作青春一段情。

過康節先生安樂窩

天津橋上沙圍屋。共伯城邊石吐泉。料得先生都不管。來時如月去如烟。

擬作內詞

玉殿蓮籌夜未央。內人傳旨出昭陽。朝來剛赴西宮約。草遣經筵進講章。

其二

宜春苑裏日初斜。三百妖童校麗華。韎韐戎衣朱鬣馬。不知若個是官家。

其三



百子池頭九子萍。美人雙照月稜青。宮槐葉綠春如水。誦得蓮花兩卷經。  
其四。

阿監當頭送好音。羊車行處載鸞衾。朝來領取鋪宮例。御帕親封少府金。  
其五。

彩仗龍旌拂曙輕。朝朝東閣坐先生。皂囊久積言官奏。分付金璫取次行。  
其六。

八月秋高兔子肥。卷毛宋鵲疾於飛。開闌一放天顏喜。玉手親攜自在歸。  
其七。

金衣滑滑攪春眠。白髮中官進簡編。天子自臨宣示帖。美人親碾校書箋。  
其八。

一般春色有枯榮。十樹櫻桃九樹生。拾得青梅如彈子。護花鈴下打流鶯。  
夜飲鄒金吾家

夜深歌起碧油幢。部部爭先那肯降。閱盡龜茲諸樂府。却翻新譜按南腔。  
見宮監走馬

苜蓿風高萬馬齊。東華門裏映花嘶。平明挾彈西園去。白日晴翻碧玉蹄。  
登嘯臺

青峯如面洗溪紋。石上鸞音久不聞。欲向先生供一匕。嵩山烟雨華山雲。



聞簫

江上清聲入夜哀。潛虬初泣雁初迴。前山月起青如黛。怕有幽人騎鳳來。

戲題君山

洞庭湖水日潺湲。腸斷湘妃竟不還。千里蒼梧常在眼。君山真作望夫山。

余凡兩度阻雨冲霄觀俱爲訪龍湖師戲題壁上

江樹蕭森江水長。今朝風雨又瀟湘。冲霄道士迎門揖。笑指看花前度郎。

其二

我從觀裏拜青牛。忽憶龍湖比老邱。李贄便爲今李耳。西陵還似古西周。

黃昭質憲使得銅雀收瓦割而爲三一以寄乃兄平倩其二遺余及小修弟

雕題蔽日榻連雲。曾見英雄話使君。近日騷壇誰鼎足。眼中依舊是三分。

其二

土蝕霜凋字半塗。雲霞千古潤肌膚。豐城獄底渾閒物。供得張華用也無。

其三

池波爲墨筆爲墳。爭似卿家老右軍。我是漢朝金日磾。粗毫焉可試羅文。

其四

卯君囊却上公車。梵宇毘邪應滿廬。自笑蒙莊老弟子。南華又作一通書。

惠安伯園亭看芍藥開至數十萬聊述數絕以紀其盛兼贈主人



看罷南徐紫錦堆。紅亭碧樹又催開。旋心纈子紛難識。喚取維揚舊譜來。

其二

雪色玲瓏照地華。飛觥走兕疾如車。等閑倒却春三甕。未了東軒一角花。

其三

百千新豔一時開。那遣花妖不下來。好與扶筇枝上去。花頭處處有樓臺。

其四

花助難樹亦難酬。炙雪澆風老未休。結與掃香十萬戶。靈芳國裏古諸侯。

衛河道中和邱長孺惜別

墜葉驚沙積蓼臙。射波寒月影幢幢。此身却似淘河鳥。纔過南江又北江。

其二

擬上青霄別有關。身無健翮莫追攀。而今已是孤飛鶴。毛羽摧頽返故山。

其三

辭却牆東好里鄰。思量來嚼浩衢塵。素衣變盡衰容減。到底還他赤骨貧。

其四

琴絕休悲大小絃。長貧長病豈須憐。朝春暮績生尤苦。爭得魂歸自在天。

其五

陌上秋風吹冷埃。西州門巷轉堪哀。梨花殘落刺桐死。每詣君時哭一回。



其六

柔櫓輕風覺有情。月高牛渚看潮生。江神木客爭傳語。可是袁家舊阿宏。

其七

耗盡雄心鬢亦皤。湖亭無奈尉誰何。珊瑚百尺根株老。不信天家無鐵羅。

其八

別淚如傾祇賦詩。更無一物可相貽。自矜亦識汾陽老。眼底無君劍豎眉。

和曾退如別詩次韻

茂草長林不共棲。孤燈寒箔影淒淒。鷓鴣死去猶嫌北。鸚鵡道成必向西。（李安人念佛求生西方。）

其二

白傅可能無舞女。高柔那得少賢妻。柳浪湖上君來日。把酒唯聽一箇鷓。（退如末句云。歸去湖亭先問柳。雙

柑吾肯負黃鸝。）

丁未初度泊池陽自壽兼憶李安人

溪頭微雪點疎松。睡起開牕對遠峯。誰寫畫圖來壽汝。謝家江上九芙蓉。

其二

四十年間火宅身。思量何事不飛塵。而今欲學皐橋隱。少却堂前舉白人。

舟中聽王姬彈琴

懶把腰肢學小蠻。涼雲初月淡垂鬟。攜君却好青山去。三峽流泉在指間。



雪中看山二仲呈詩一章後來似亦粗能者喜而有作

一生癡計是雲烟。五字吟成雪滿顛。老我已非前赤壁。稚兒那得小斜川。

廿二日至蒲圻謝中丞出迎時年九十二鶴髮丹容尙能騎乘真人中瑞也口占二絕以紀

其盛

一行旌節萬人從。爭看前朝老臥龍。杞梓榱桷俱朽盡。就中留得兩高松。是年存問畢少保。畢號松坡公號松屏。

其二

會看滄海化紅塵。雲過沙飛閱世人。便是聖朝祥瑞物。何須芝草與麒麟。

謝公伯子京兆君時年七十趨走膝下有若稚子凡謝公拜起俯仰皆京兆君扶之

碧瞳紅頰照霜明。尙父前頭倚仗行。七十老翁猶膝下。爲人爭不羨爲兄。

天寧洲逢老僧一百一歲

一寸眉垂霜覆肩。額光如鏡語清圓。南山坐閱松株老。不止曆頭四十年。

其二 指武皇南巡

開元天子最風流。曾見南巡錦幄舟。樂大也知非誑語。老人大父昔同遊。

其三 老僧與余同戊辰生

問年知得是辰生。甲子校君少一更。過去一般無影跡。何妨呼我作同庚。

元日登王章甫水明樓



經年勞碌馬啼間。久客雖歸也不閒。爭似水明樓上坐。浪花影裏看春山。

其二

雲山雖近不相親。草色烟光各自春。君欲讀書我從仕。何曾真作看山人。

偕王章甫陳公弼登黃鶴樓

時章甫子宜卿及兒子二仲皆從

江流千頃蹙雲烟。樓閣雖高不似前。畫板朱檐遮取盡。爭教容納好山川。

其二

兩家稚子共追隨。似我與君初上時。松老石欹樓亦換。可容玄鬢不成絲。

峴首山觀羊叔子墮淚碑

欲知叔子恩多少。但看龜趺碧淺深。銅雀臺中歌舞妓。那能揮淚到如今。

博望驛

荒烟殘戍幾家村。庭鎖蒼苔古木昏。不恨君家開遠略。恨君尙未識岷崙。

玉郡丞邀飲陽和樓

青天一碧翠遮空。浪捲雲奔夕照中。郭外荷花三十里。清香散作滿城風。

其二

十丈朱旗照水殷。家家簫鼓樂江山。千峯如畫供杯酒。不道清時是等閒。

中山劉刺史邀飲西溪

碧樹深深帶水斜。門垂果實類山家。攜將千日中山酒。來醉西溪六月花。



杪秋陪祀山陵同陶孝若黃道元謝響泉入僊人洞洞奇絕去馳道二里許  
紅葉霜花積幾重。青山蛻骨走眠龍。伊祈善卷俱陳迹。各向秋雲占一峯。

嘲謝道人白鬚

鬢鬢霜雪幾經春。五十年邊未老身。借問城西狂道士。虛添年歲誑時人。

其二

紫陌飛沙撲面行。和烟和雪看春明。身無官職家無勝。正好從君頰上生。

其三

妣水仙鉛積許多。霜根欲茁可如何。若教移去烏紗底。拚買春煤二百螺。

其四

篋裏無錢買地黃。花前雪色照人光。曉牕扣齒焚香罷。一盞山中蘆蕪湯。

蘇潛夫侍御買燕姬爲賦合歡詩

黛螺香裏惠文冠。消盡青霜鐵面寒。恰似江南花鳥手。畫將椒棘傍芳蘭。

其二

夜深猶未解明璫。爭奈呻吟老孟光。蘭火漸昏衣漸緩。袖花微帶橘陳香。

其三

燈前小語背流蘇。偷看封章就也無。花外日高屏扇掩。府中未省有啼烏。

其四



四臺御史氣如雲。白簡霜飛海外聞。歸去海棠花下語。却防鸚鵡作彈文。  
聞閣試題爲蘭亭修楔圖效作二首

分別層溪與遠巒。天章寺裏雨中看。會稽內史風流甚。賴得中朝有謝安。

其二

石榻誰知定武訛。綻紋猶識舊宣和。憑君莫話冬青樹。添得青山淚許多。

送醫者黃生謁東諸侯

橘老柑黃不奈何。飄然艇子出烟波。而今海上單方幾。王不留行一味多。

送從軍羅山人還大足

老去漸思雲水鄉。苔斑蝕盡綠沈槍。青袍白馬翻然去。念取昌州舊海棠。

散木至自公安

江上分攜才一年。鬢如秋草面如烟。不知老態增多少。但覺頭巾闊似前。

無題送顯宗禪師南歸

秋來芍藥已無枝。老去湖蠶未有絲。古井澄瀾乾欲盡。阿誰腸斷比紅兒。

其二

迦陵命命不同飛。又喜開籠放雪衣。莫向甜桃言苦李。羞將遠志換當歸。

花燭詩爲顧小侯所建作時所建娶婦已五年

燈煤和就染雙眉。想得春牕欲曙時。只爲顧家婦太好。五年尙贈合歡詩。



其二

百合香焚百子羅。秋江如面柳如蛾。侯家夫婿楊家女。占却人天福許多。  
廣陵曲戲贈黃昭質時昭質校士歸

一路青銅一面春。雕闌處處鎖朱輪。試將校黑分黃眼。品取如花似玉人。

其二

緋袍牙帶鞠躬迎。認得風騷舊長卿。莫似江南韓老子。教他炷艾待門生。

其三

肌香薰透繡羅襦。小立牕前拭粉朱。掛起眉圖親與較。果然顏色勝當爐。

其四

深束腰肢淺蹙蛾。伴娘頻促奈他何。白羅一尺寬如許。受得巫山雨幾多。

題潘稚恭小像

當年曾見虎頭真。長短濃纖各有神。只怪安仁描不似。爲他丰骨異時人。

其二

研光絹上白波重。骨肉調勻粉墨濃。若要識他春月柳。還須雪裏看王恭。

子公貧病無日開顏悶坐舟中口占乞笑

骨如枯竹面如灰。頃刻酸呼四五回。人世萬千窮惱病。被君包攬上身來。

題方醫卷方歛人客高郵



兒童每見求甘草。道侶相逢話藥方。高郵城裏尋常去。收得薑芽幾許長。  
（末句見秦少游詩。）

公超谷 超能爲五里霧

醉裏提壺荷鍤還。大伸脚步卽登山。何如且作收雲法。施得清光與世間。

希夷峽

白石青山眼倦開。風雲長到枕邊回。夢中亦有敲門客。報道莊周騎蝶來。

其二

會挈東臯到酒泉。而今醉國也騷然。睡鄉若有開圖籍。欲向先生受一塵。

回心石

華頂不高澗不深。一迴遺世一登臨。若爲題向長安道。回却朱門紫陌心。

千尺幢至百尺峽

千仞雲中綴一絲。勢危那免壓枯枝。算來白石清泉死。差勝兒啼女喚時。

胡孫愁

仄嶺東移半尺苔。如何橫度碧崔嵬。上頭若有朝三叟。料得胡孫也喜來。

擦耳巖

過客時時耳屬垣。倚天翠壁亦何言。欲知懸逕欹危甚。看我青苔一面痕。

蒼龍嶺

瑟瑟秋濤谷底鳴。扶搖風裏一毛輕。半生始得驚人事。撒手蒼龍嶺上行。



衛叔卿博臺

雲中轉轉試鉤梯。棋路分明似芥畦。便欲與君終一局。只愁石爛水流西。  
希夷避詔巖

一枕孤雲分外清。墮驢歸去有無情。岩中只可避丹詔。那得深岩避死生。  
望嵩少

客程行盡太行山。又見嵩高紫翠間。料得有人山上笑。紅塵如海浣朱顏。

其二

欲從影裏問胡僧。車馬勞勞謝不能。縱有洗塵千澗水。夏蟲那可叩堅冰。

嵩陽宮古柏

苔甲生生裂水波。蒼皮十度手摩挲。問君那只高如許。漢壘唐基積幾多。

其二

雲散烟飛岫亦枯。風霜不上老肌膚。山中怪事知多少。石母生兒定有無。

中元夜枕上有憶

秋析沉沉戶不扃。月光搖夢眼長醒。疎簾翠簾清如洗。少却流泉枕上聽。

宿華州公署

古槐修柏琅玕竹。曉日晴嵐翡翠山。疎影半牕鳩忽語。湘南烟水夢初還。

華州公署古槐大可四十圍。蓋二百餘年物也。余題之曰國槐詩以記之。



孫枝鬱鬱遍三秦。溜雨籠烟不記春。若論花黃忙舉子。已曾忙過九朝人。

密縣天仙廟白松

手撫松圍數匝行。潤於膚色白於珩。看來亦是天喬種。和月和霜種始成。

其二

百尺亭亭幹寫空。虛堦浮日水玲瓏。青山好共陶宏景。欹枕閑聽帶雪風。

其三

瘦玉峻峻數十盤。巢雲老鶴夢猶寒。若爲貌出參天雪。更向南崗頭上看。

其四

傳言天女化時生。畢竟移根種不成。閱盡大官諸本草。上頭未有白松名。



# 袁中郎文鈔目次

## 傳記

徐文長傳	一
醉叟傳	二
王氏兩節婦傳	三
拙效傳	四

## 序文

敍陳正甫會心集	六
敍小修詩	六
靈濤閣集序	七
敍姜陸二公同適稿	九
敍四子稿	〇
敍梅子馬王程稿	〇
敍竹林集	一
時文序	一

敍高氏家編集	一一
敍曾太史集	一三
郝公琰詩敍	一三
雷太史詩序	一四
劉元定詩序	一四
西京稿序	一五
張茂才時甄小引	一五
吳長統行卷引	一六
賞心集引	一六
陶孝若枕中噀引	一七
謝于楚歷山草引	一七
四樓詠引	一八
行素園存稿引	一八
八識略說敍	一九
顧升伯太史別敍	二〇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二一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二一



浮山九帶序……………二二二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二二三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二二四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二二五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二二五

送劉學博序……………二二六

送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二二七

送葉使君還朝序……………二二八

傅良鄉入計序……………二二八

送觀察侯公序……………二二九

陝西鄉試錄序……………二三〇

送黃竹石還江陵序……………二三一

壽洪太母七十序……………二三二

李母趙太夫人八十序……………二三三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二三四

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二三五

壽劉起凡先生五十序……………二三六

壽鄒南皋先生六十序……………二三七

壽存齋張公七十序……………二三八

題碧暉上人修淨室引……………二三八

金剛證果引……………三三九  
壇經節錄引……………三三九  
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四四〇

### 碑記

荊州修復北城碑記……………四四二  
東門護城堤記……………四四三  
新修錢公堤碑記……………四四三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四四四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四四六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四四七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四四八  
祇園寺碑文……………四四九  
十方院碑記……………四五〇  
新建衆香林碑記……………五〇〇  
安鄉縣重修琴堂記……………五一

### 誌銘

余大家附葬墓石記……………五三



疏

少溪袁公墓石銘	五四
詹大家墓記銘	五五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五六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五六
司馬孺人墓銘	五七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墓石銘	五八
舒大家誌石銘	五九
慈谿錢君墓石銘	六〇
四樂精舍銘有序	六一
張元平小像贊	六一
聖母塔院疏	六三
板橋施茶疏	六三
南都天界募寺田疏	六四
廬山募緣小引	六四
盤路疏	六五
補藏疏	六五
衆香林疏	六五

題供僧籍	六六
募建青門菴疏	六六
諸天寺募疏	六七
題王路菴疏	六七
公安二聖寺重修天王殿疏	六七
募作板橋	六八
題請藏疏引	六八
普光寺疏	六九
菩提寺疏	六九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六九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	七〇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七〇
題光中鳩材小冊	七〇
募修吳氏橋小引	七〇
題承天寺募冊	七一
題龍堂寺僧募冊	七一
禪堂募麥引	七一
書檀度和尙草菴引	七一
髻僧銅塔冊	七一



衆香林冊 ..... 七二

雙田寺冊 ..... 七二

# 廣莊

逍遙遊 ..... 七三

齊論物 ..... 七四

養生篇 ..... 七五

人間世 ..... 七七

德充符 ..... 七八

大宗師 ..... 八〇

應帝王 ..... 八一





# 袁中郎文鈔

## 傳記

###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略爲次第，爲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容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里，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如窮人之寒起，雖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傷格。韓愈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



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一歲一遊荊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闊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告余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鷄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齜齜，屈伸唇鬚間，見者肌粟。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



可多食，多食則悶。一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譚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參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窮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會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踪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闖闖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于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蹤跡。因歎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于市肆者，十一耳。至于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余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怪，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 王氏兩節婦傳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仆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初令寧海，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入京，暇則過余，談聖朴，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余一見駭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然余覘箕仲，常若有隱憂不可解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余謂箕仲壯年筮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孀節，若干年含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余甫得一官，不能博半尺蠶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釜，以供吾祖母，甘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予之報。天乎，余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狀一通，乞余一言以伸。余謂婦人大行首節，書婦者，書其節可也，其他不必書。



也。辟如死王事者，書其死王事可也，其他不書也。夫拮据勤家，與夫事姑相夫訓子敦族之類，恆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卽不勝傳，是大節反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大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士第，勸天下之爲嫠婦者，不以年之例不例二其心也。時太母耄年，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士第，是可書，書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使夫天下之覺夫獨子，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可書，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且使後之人談婦節者必舉稱王氏也。其他一切細碎事，以無加於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月，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略也。嗟夫！一門之內，喪車頻駕，入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垢面泣血之餘，人間世之至苦，真無酷於此時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耳，禍福何常之有哉！箕仲喜談學，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拙效傳

石公曰：「天下之狡于趨避者，兔也，而獵者得之。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爲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身之術，鶴不如鳩。古記之矣，作拙效傳。」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歪，冬卽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髯，色若鏽鐵。嘗從余武昌，偶令過隣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迴，見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卽忘之案上，爲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偃僂突間，爲薪焰所着，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人大笑。仍與他酒一瓶，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煖卽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



竟不得一口，瞠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闕，頭顛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邸，與諸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貌亦古，然稍有詼氣。少役于伯修。伯修聘繼室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荷擔從柳堤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尙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卽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鬪者，竟嚙其指，其癡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往往得過，獨四拙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多不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受之粟，唯恐其失所也。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 序文

## 敘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爲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香煮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於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子所謂能嬰兒，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山林之人，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無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爲酒肉，或爲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爲絕望於世，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桎，有心如棘，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余友陳正甫深於趣者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卷，趣居其多，不然，雖介若伯夷，高若嚴光，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趣如此者哉。

## 敘小修詩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復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歲餘，卽著黃山雪二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釘餽，傅以相如太冲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願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註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旣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羣而不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



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余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剽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會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閨閣婦人孺子，所歌擊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蓋弟旣不得志於時，多感慨；又性喜豪華，不安貧窘；愛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頃刻都盡，故嘗貧；而沉湎嬉戲，不知樽節，故嘗病；貧復不任貧，病復不任病，故多愁。愁極則吟，故嘗以貧病無聊之苦，發之於詩，每每若哭若罵，不勝其哀生失路之感。余讀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謂其詩可傳也。而或者猶以太露病之，會不知情隨境變，字逐情生，但恐不達，何露之有？且離騷一經，忿懣之極，黨人偷樂，衆女謠啄，不揆中情，信讒齟怒，皆明示唾罵，安在所謂怨而不傷者乎？窮愁之時，痛哭流涕，顛倒反覆，不暇擇音怨矣，甯有不傷者？且燥溼異地，剛柔異性，若夫勁質而多慙，峭急而多露，是之謂楚風，又何疑焉。

### 靈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逐目而逐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而羶紅鶴翎，不能不改觀於



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爲能隄其隕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敍。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釘餽之習者，以流麗勝，釘餽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湖。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於淡。然其敝至以文爲詩，流而爲理學，流而爲歌訣，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剽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據腐濫之辭，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驟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卽詩而文之爲弊，蓋可知矣。余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文相勸，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遠，其爲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進之矯枉之作，以爲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而闕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之，有以平而傳者，如「曉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詰



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爲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爲脫其黏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足，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執是以觀，進之詩其爲大家無疑矣。詩凡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袁子爲之敘。

### 叙姜陸二公同適稿

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五。厥後昌穀少變，吳歛、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務爲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爲謳吟，遞相臨摹，見人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則極詆之爲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翻復，殊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呵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而上，無論有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姚少師、徐武功是也。鑄辭命意，隨所欲言，寧弱無縛者，吳文定、王文恪是也。氣高才逸，不就羈縲，詩曠而文者，洞庭蔡羽是也。有爲王、李所擯斥，而識見議論，卓有可觀，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涯際者，武進唐荊川是也。文詞雖不甚奧古，然自闢戶牖，亦能言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趨時，半學古，立意造詞，時出已見者，黃五岳、皇甫百泉是也。畫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其他不知名，詩文可觀者甚多。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爲詩，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爲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爲一詩，共爲一詩，此詩家奴僕也。其可傳與否，吾不得而知也。間有一二稍自振拔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姍笑之，幼學小生，貶駁先輩尤甚。揆厥所由，徐王二公實爲之俑，然二公才亦高，學亦博，使昌穀不中道夭，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就當不止此。今之爲詩者，才旣綿薄，學復孤陋，中時論之毒，復深于彼，詩安得不愈卑哉！姜陸二公，皆吳之東洞庭人，以未染慶曆間習氣，故所爲倡和詩，大有吳先輩風。意興所至，隨事直書，不獨



與時矩異，而二公亦自異，雖間有靡弱之病，要不害其可傳。夫二公皆吳中不甚知名者，而詩之簡質若此，余因感詩道昔時之盛而今之衰，且歎時詩之流毒深也。

叙四子稿

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所趨若彼，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取士者又一人，士饜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即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將一出于平，而平不勝取，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者，而平者自斥，雖欲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爲之也。余謂文之不正，在于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業舉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然莫知所置對矣，焉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覓，有如射覆。深者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貸。義本淺也，而艱深其詞，如僉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執袴子弟，目不識丁，徒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膚，如貧無擔石之人，指富家之困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貸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學，智窮能索，又不得不出于此。爲主司者，既不能詳別其真偽，故此輩亦往往有倖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整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哉？門人某等留心學問，其爲文根理而發，無浮詞險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都人士之爲文者。

敘梅子馬王程稿

余論詩多異時軌，世未有好之者，獨宣城梅子與余論合。凡余所擯斥詆毀，俱一時名公鉅匠，或梅子舊師友也，梅子的然以爲是，而其所贊歎不容口者，皆近時墨客所不會齒及之人，梅子讀其詩，又切切然痛恨知名之晚也。梅子嘗語余曰：「詩道之穢，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爲格套所縛，如鵲之鳥，欲飛不得；而其卑者，剽竊影響，若



老嫗之傅粉，其能獨抒己見，信心而言，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往余爲詩，一時騷士爭推轂，余今則皆戟手。嘗余矣，余思非公莫能評者，今所著稿具在，其有以箴。余曰：「是公詩進。昔余至吳，鄉人有偕來者，飲以天池虎丘，怒發，投之地曰：『此何異水。』適家人有攜安化茶者，出而飲之，其人大喜，立啜四五盞，何也！人情安于所習，故雖至美，亦以至惡掩也。今公出詩以示人，其怒不必詰，其喜大爲可戒，懲其所譽，而勸其所嗔，公之于詩也幾矣。」

### 敍竹林集

往與伯修過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如文徵明、唐伯虎、沈石田輩，頗有古人筆意不？」玄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卽無肖也，謂之無畫可也。」余聞之悚然曰：「是見道語也。」故善畫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善爲詩者，師森羅萬象，不師先輩。法李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其不爲漢，不爲魏，不爲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是故滅蠶背水之法，迹而敗，未若反而勝也。夫反所以迹也。今之作者，見人一語肖物，目爲新詩，取古人一二浮濫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謬謂復古，是迹其法，不迹其勝者也。嗟夫！是猶呼傅粉抹墨之人，而直謂之蔡中郎，豈不悖哉。今夫時文，一末技耳，前有註疏，後有功令，驅天下而不爲新奇，不可得者，不新則不中程故也。夫士卽以中程爲古耳，平與奇何暇論哉。王以明先生爲余業舉師，其爲詩能以不法爲法，不古爲古，故余爲敍其意若此。噫！此政可與徐熙諸人道也。

### 時文敍

舉業之用，在乎得雋。不時則不雋，不窮新而極變，則不時。是故雖三令五督，而文之趨不可止也。時爲之也。才江之僻也，長吉之幽也，錦瑟之蕩也，丁卯之麗也，非獨其才然也。體不更則目不豔，雖李杜復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也。時爲之也。往余授京兆時，嘗以士子文質諸齋矣。余竊歎曰：「是皆嘉隆間學究飽廩粟者也，惡知文。」評成



以屬余，則所取者，皆一時新豔之辭，而其所抹勒者，皆蕪穢也。余自是始知時勢之趨，非獨文家心變，乃鑑文之目，則亦未始不變也。夫至於鑑文目變，則其變蓋有不可知者，雖欲不殫力之所極，而副時之所趨，何可得哉。故余謂諸公文之極新也，可以觀才，不如是，不足以合轍也，可以觀時。

叙高氏家繩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真變態也。風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於理，一累於學，故皆望岫焉而却，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里高氏世有文譽，而遂溪公尤多著述，前後爲令，不及數十日，輒自罷去，家甚貧，出處志節，大約似陶令，而詩文之淡亦似之。非似陶令也，公自似也，公之出處，超然世味，似公之性，公之性，真率簡易，無復雕飾，似公之文，若詩，故曰公自似者也。今之學陶者，率如嚮搗，其勾畫是也，而韻致非，故不類。公以身爲陶，故信心而言，皆東籬也，余非謂公之才遂超東野諸人，而公實淡之本色，故一往所詣，古人或有至有不至耳。余束髮已知嚮慕公，近者吳川公梓其家集，始獲盡公及高氏三世之藏。吳川公者，公仲子，高才選學，先兄庶子之師也。爲令以伉直著聲，閱數月亦去，遵先轍也。懷公集三十年，出入必俱，今春始成帙，遂以先大父孝廉公三詩賦冠首，而已所著若干卷綴其後。孝廉公之生，甫二十有二歲，才思澎湃，如川之方至。吳川自出機軸，氣雋語快，博於取材而藻於屬辭，比之遂溪，蓋由淡而造於色態者，所謂秋水芙蓉也。昔陶氏五男，不好紙筆，而遂溪之後，雲蔚霞起，豈黃頭歷齒所敢望哉。王元禮論家門集曰：「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尉宗云，崔氏雕龍，父子三世，然未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余邑不能文，而恥言文，最爲惡習，



獨高氏能世擅其業。噫，彼安知烏衣諸郎爲史所黷稱若此也。

### 敘曾太史集

嘗怪退之論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病。夫文道之貌也，唯恐不式，奚取人之嘻笑呵怒以爲快？及讀公所著毛穎傳，無甚僻者，當時以爲譏戲，不近人情，雖至相習如張文昌輩，猶有遺訾，其歎服以爲絕奇不可及者，獨柳州及李肇耳。夫人情譽因而惡創，其所習觀，曹然好之，耳目稍易，驚詫頓作，安在譽之不爲病也。余才力不逮古人，而妄意述作，一時君子所矚炙者，謬以爲非，遂欲去同取獨，世爭笑之，而退如曾太史，獨以爲近古，過相印許，余與退如，非素暱也，豈別有氣味耶？余之稱與毀不足道，而使退如有譽無鹽之癖，世之笑之，當有甚於余者也。退如詩清新微婉，不以儻傷其氣，不以法撓其才，而余詩多刻露之病，其爲文高古秀逸，力追作者，館閣之體主嚴，退如則爲刁斗，爲樓閣；敘記之作主放，退如則爲江海，爲雲煙。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爲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實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爲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其爲文異雅朴，其不爲浮詞濫語則一。此余與退如之氣類也。退如善名理，一時同志如雷何思蘇潛夫，函蓋合而水乳契，是其中有真臭味，非文字相也。雖然，此猶龍氏所稱下士聞而笑者，其於文一機軸也。昔有禪人爲老衲所姍笑，羞澀不能出一語，次日請益，老衲曰：「汝見登場傀儡乎？」曰：「見。」曰：「汝不及也。」禪者悚然問故，曰：「渠愛人笑，汝畏人笑耳。」此語與退之互相發，退如欲見性命於文章乎！抑卽文章見性命也？俱當於笑中求之。

### 郝公琰詩敘

郝公琰訪余柳浪，以詩爲質，且以舉子業求政。余告之曰：「夫詩與舉子業，異調同機者也。唐以詩試士，如桃



李不言，行不由徑等篇，束於對偶使事，如今程墨。然而集中所傳，多其行卷贈送之什，卽今之窗課也。今代爲詩者，類出於制舉之餘，不則其才之不逮，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故其詩多不工。而時文乃童而習之，萃天下之精神，注之一的，故文之變態，常百倍於詩。迨於今雕刻穿鑿，已於如才江錦瑟諸公，中唐體格，一變而晚矣。夫王瞿者，時勢之沈宋也，至太倉而盛。鄧馮則王岑也，變而爲家太史，是爲錢劉之初。至金陵而人巧始極，遂有晚音，晚而文之態，不可勝窮矣。公琰爲詩爲舉子業，取之初，以逸其氣，取之盛，以老其格，取之中，以暢其情，取之晚，以刻其思，富有而新之，無不合也。公琰年少而才新，年少故非出於制舉之餘，才新故非逃於詩以自文其陋者，極他日才情之所合，嘉州長江，可漸至也。一舉子業，又何足以難公琰哉。

雷太史詩序

何思與余同氣類，而各有所嗜。何思嗜仙，余嗜佛，兩者若分途而不相笑，然皆有詩癖，余癖而拙，何思癖而工。夫回道入玉蟾子，彼家所稱才仙也，而詩沓拖無秀句，古宿偈頌，理掩其致。何則？風雅仙佛之不以詩名久矣。青蓮之嗜仙也，東坡之嗜佛也，世所知也。舉世皆信二公之爲詞人，而未有信二公之眞仙佛者，雖二公亦不自信也。豈非嗜者工，而眞者反不工耶？眞者不工，中郎之去佛誠不遠；工者不眞，何思之仙途將日遙矣。是可喜，亦可畏也。雖然，謂子瞻不佛，是誤佛也；謂太白不仙，是誤仙也。丹臺之班，必右青蓮，而龍華分座，子瞻當踞諸禪首席。理勢自然，無足怪者。獨二公不能自信其眞，而汲汲外驚，此則二公之過也。今道士之得仙者，木竅石心，無異龜鶴，何思涕唾之餘，皆彼所驚詫以爲神奇者，吾意天帝所急，在此不在彼。何思掉臂去之，尙恐不免，而况於求，不然，何思過矣。

劉元定詩序

劉元定體中有四反。家世楚人，而有江左風格，蠶粉敗墨，殘溝古瓦，皆有精賞，一反也。楚人面稜稜，令人不欲



近，元定溫克見者唯恐其去，二反也。生長朱門，而具丘壑勝情，三反也。楚人有飲量而無飲才，有飲才而無飲韻，元定卓然有之，四反也。諸名士之目元定如此，余笑謂元定詩亦爾。楚聲多怨，而元定之詩和雅，楚人長才盛氣，而元定之詩多逸趣，爲曲澗幽嶼，毋爲滔莽爲輕陰淡月，毋爲雷霆風雨，是又一反也。丁未夏月，與諸名士避暑城西之藕花社，元定與焉。酒間謂余曰：「子之序詩多矣，而獨遺余，何也？」余曰：「諾，當勉爲之。」已而遂別，停閣至今，然嘗往來胸臆間。值謫星北去，乃遂草草附數語曰：「世人之詩自與人二，而元定非也。元定之詩，其人之注脚也。布置鬚眉，形影皆好，是謂詩具。明窗靜吟，花開獨飲，是謂詩料。寤寐山水，流連烟月，是謂詩骨。余何以敘元定哉？不知元定者，觀其詩，不知元定之詩者，觀其人而已矣。」

### 西京稿序

往余長五湖，微之治去湖近，時從墨客所見微之詩，近代高手也。已居燕，結社葡萄棚下，諸韻士日課方外言，以詩爲塵務，不暇構也。微之既校秦士，坐臯比，談六經，擯異端，而後騷賦固其職。余適以拔士入秦，不同職而同具，蓋於此道列戟矣。塲屋後，微之偕余入韋曲，寄宿玄奘塔下。微之手出一編，微言醒語，與終南雪色爭秀。余笑曰：「此非彝倫堂上物也。」夫詩以趣爲主，致多則理詘，此亦一反。然余嘗讀堯夫詩，路近趣遙，力敵斜川，而紫陽去廬山，以不見三疊新泉爲恨，千里乞繪，以快一觀。此其高韻未可與深衣古摺道也。微之詩秀潤遼逸，如晴嵐之釀色，秦士之文質而少致，試以微之之色貸之，水清石碧矣。

### 張茂才時藝小引

僧冷雲過柳浪，出茂才張君時藝若干求評。余笑曰：「少而習之，今忘去久矣。」余每見坊間時刻，輒昏昏然如醒者之在枕也。聞兒輩讀，如聞三韓語，了不辨。夫唯余衰朽不入時，乃不知彼之佳，若使余以爲佳，則彼亦故機。



老錦，非復入樣花纈也。余友潘去華爲場屋老手，往年官鹽卿，弟小修以文求質，去華閉目搖手曰：「時過矣，恐誤君。君以今日之袁生質余，而余以舊日之潘生正君。君所尙者，成周之文，而余所守者，結繩之治，其能誤君審矣。」余服膺此言，故凡以舉業質者，皆謝却之。而冷雲求不已，遂取茂才文讀數過，余雖不知文，而其詞之清警，理之深長，余猶能知之。夫余之所不知，既不敢的然以爲非，則余之所知，又安能必世之我是也。然自余論，則與其不知也，寧爲可知，遂喜而識其端。

吳長統行卷引

宋有詞客，貌奇陋，客遇之輒得不吉。久而人爭避匿，無敢與遊者。客益困，欲死不得。一縉紳憐之曰：「是子雖數奇，豈能崇人耶？」因筵招之，一坐盡駭愕，走者半。數日後，主人罷官，筵中人非病則蹶，無一免者。嗟夫，世謂詩人窮耳，乃有窮至此極者耶。今長統貌雖古，然陋未甚，其窮非以詩，蓋窮而後爲詩者。與人交不能自昌其身，而要不能厲人，願今之爲貴人長者，見長統幸且無避匿，長統之不能厲，余蓋以身試之矣。

賞心集引

雨中坐草堂，閱明教所裒賞心集，用心良苦。如好方人，處處覓方，或做簡冊，或田翁野嫗，或參訪道侶，所有單方異藥，盡入手籍。凡天下祕密之證，與不可救療之疾，指掌無復遺恨。而一遇常病，寒熱相反，陰陽少乖，歷試諸方，無一驗者。其人乃大惱曰：「我方非不奇，而世人之病自不與方值，諸人以不善病病吾方，非吾方咎也，必欲取天下祕密之病以驗方，而所謂祕密者，又百出於此。」其人煩懣不知所出，請問醫王。醫王笑曰：「諺不云乎，「學方三年，無病可醫，學醫三年，無方可學。」子但能察脈識源，方在汝心，不須覓也。」其人媿服。明教徧歷方藪，儲藥如丘，余適有覺病，乞一海上異方，未知可否。有則願爲檢出，不然是吾不善病，適不與方遇也。江西有葛道人者，客余



里善談陰陽生尅。每一病出，則云東垣若何，丹溪若何，素問內經又若何。病者聽之，以爲盧扁復出，而及其取效，反不得與余村鄙艸頭陳打卦等。此非不遇病之過，泥於治之過也。明教好方人也。余則談陰陽生尅之葛先生而已，因書卷首，以俟公異日一笑。

### 陶孝若枕中嚶引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爲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爲藻於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余同門友陶若孝，工爲詩，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夫鬱莫甚於病者，其忽然而鳴，如瓶中之焦聲，水與火暴相激也。忽而展轉詰曲，如灌木之縈風，悲來吟往，不知其所受也。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于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于平時。夫非病之能爲文，而病之情足以文，亦非病之情皆文，而病之文不假飾也。是故適人貴病。

### 謝于楚歷山草引

古云：「詩能窮人。」又云：「詩非能窮，窮者而後工也。」夫使窮而後工，曹氏父子當爲僮夫，而謝客無芙蓉之什，昭明兄弟要以紈綺終也。唯云：「詩能窮人。」大似有之。管城親而牙籌疎，一不合也。氣高語率，令之自遠，二不合也。富者惡其厲緝，仇之若敵；貴者忌其厲官，避之若崇，三不合也。有一於此，皆足以窮，而况併之。故云：一日執管，二朝廢饗，妻子之所羞，而宗黨之所怒也。是物者何益人秋毫事，而余輩酷嗜之。余與于楚交有年，初于歛，再于白下，于廣陵，于燕市，每見必以詩相質，力追作者。今春忽見于柳浪，衣上塵寸許，是則夢想不及者也。問別來何所遇，嘿無語，試解其裝，但見其詩益富，語益奇，而他無有。余嘆曰：「謝郎窮若此，而詩不止，是中始有鬼，非命也。」善乎坡公之謂王子立也，有致窮之具，而與子瞻爲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謬也。余才不逮古人，而窮不啻過。



之，世人之見余者，皆唾，畏其氣相沾染也。于楚訪余深山，是余大幸，然兩人者，其氣味適足以相增益，甚非趨避之道也。于楚不能忍窮，幸且焚筆研，余亦從此改業焉。

### 四樓詠引

楚之以樓雄者，最勝爲岳陽。夫以八百里之浩渺，與湘君諸山之蒼翠，羅而置之几席之間，此天下絕景也。黃鶴之觀小不及，而樓當絕岩之上，岩與岩相夾，江水不勝其束，日夜奔騰怒號其下。晴川閣與黃鶴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爲之設色者，亦奇觀也。仲宣樓殊寂寞，四顧曠莽而已。余少好吟詠，茲樓近在耳目，而不復措意者，山水不相湊也。三樓奇勝，又非余摹寫之所能得，故亦不復作。古今爲詩者，於尋常景物，率爾下筆，頗多佳語；至於名山大川，立意構詞，乃反失之。何則？物有以奪其氣也。余於三樓，亦頗以雄麗自失，辟如解音聾人，曲窗嘔啞，亦成佳韻，及置酒高會，冠舄紛錯，輒面赤舌顫而不能吐者，氣先懾也。雷元亮以詩名海內，旣承余郡，有清譽，而嗜爲詩益甚，所之必以吟篋自隨，其於四樓皆有述。才情高潔，雅與景敵，余之嚙嚙不敢出一語者，君恢乎有餘人之才相去乃如此。夫仲宣樓平平，得與三樓並稱，不爲不幸。然使庾元規、王元之皆以不相遭爲讓，不知元亮又何以自解。

### 行素園存稿引

物之傳者必以質，文之不傳，非曰不工，質不至也。樹之不實，非無花葉也；人之不澤，非無膚髮也；文章亦爾。行世者必真，悅俗者必媚，真久必見，媚久必厭，自然之理也。故今之所刻畫而求肖者，古人皆厭離而思去之。古之爲文者，刊華而求質，敝精神而學之，唯恐真之不極也。博學而詳說，吾已大其蓄矣，然猶未能會諸心也。久而胸中渙然，若有所釋焉，如醉之忽醒，而漲水之思決也。雖然，試諸手猶若掣也，一變而去辭，再變而去理，三變而吾爲文之



意忽盡如水之極於澹，而芭蕉之極於空，機境偶觸，文忽生焉。風高響作，月動影隨，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以爲文也。曰：是質之至焉者矣。大都入之愈深，則其言愈質，言之愈質，則其傳愈遠。夫質猶面也，以爲不華而飾之朱粉，妍者必滅，媿者必增也。噫！今之文不傳矣。嘉隆以來，所爲名工哲匠者，余皆誦其詩，讀其書，而未有深好也。古者如膺，才者如莽，奇者如吃，模擬之所至，亦各自以爲極，而求之質無有也。最後及得定之方先生集讀之，三復而嘆曰：「質在是矣。」有長慶之實，無其俗，有濂洛之理，無其腐，百世而後，巋然獨傳者，非先生也耶？先生今年九十有四，而精神不衰，其爲詩文也益逾。夫質者，道之幹也，載於言則爲文，表於世則爲功，葆於身則爲壽，三者皆先生所餘，似未足以盡先生也。豈古所稱得道者，而余何足以知之。

### 八識略說跋

性一而已，相惟百千，離百求一，一亦不成，離相言性，性復何有。是故非耆德大宿，登相家之闕闕，鮮有能涉性海之洪瀾，躋智嶽於層顛者也。今夫天地一世界也，合而爲娑婆，剖而爲四州，界而爲華夷，裂而爲郡縣，棼而爲聚落。萬法齊張，城邑之姓號歷然，一道圓融，娑婆之名稱不壞。性相之說，理圓於此，所以卽城邑爲娑婆者，備侗之所敝也，謂娑婆非城邑者，邊見之所執也。卽異爲同，同相本空，由同觀異，異亦不立。卽未始是，不卽亦非，非未始非，非亦是。向非身歷其境，惡能窮其邊崖，指其歸宿者哉？夫識之相，亦玄矣奧矣。前六易竟，二細難推，語其障則聲聞猶墮，究其陰非互用莫盡。是故趨寂而求者，知生滅之爲識，而不知寂滅之亦識也。如理而修者，知昏沉之爲識，而不知精進之亦識也。標頓爲宗者，知擬議之爲識，而不知無住之亦識也。倚圓爲則者，知分別之爲識，而不知平等之亦識也。合之則娑婆見，故煩惱卽菩提海，分之則界限立，故湛入歸識邊際。故曰：「惟佛與佛，乃能始之。」又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相宗之不明久矣。無際大師，法中之虎，竟一心之差別，洞八相之微芒，略而非略，見千



月於指端，言顯無言，總萬流於智海。使該博者服其精當，苦難者悅其易簡，法師之功德普矣哉！

顧升伯太史別敘

古今豪傑，未有忘情功名者。唯當不可用之時而求用，與值可以用之時而不能用，其無才等也。夫士當其可用，則爲龍爲蛇，爲鋒爲穎。當其不可用，則陸沉衆中，寧晦勿耀。寧與庸夫同其庸，不與智士同其傑。然可用不可用，其幾甚微，非至聖大賢，不能測識。天下方倒懸危迫，家操戈而人盜賊，此其時不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可用。」投身刀戟之林，瀕死不悔，不盡其用不止者，張子房荀文若賈詡之流是也。天下方治且安，庸夫高枕，循資格而據上位，此其時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不可用。」捐棄世樂，棲身荒寂，視名位若桎梏，去冠裳若塗炭者，梅福梁鴻司空圖之屬是也。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使豪傑不樂爲用，而蔽賢爲小。夫豪傑所以不樂爲用者，非眞世不我容，一時執政諸大臣，有杞檜之奸，林甫嵩之之媚嫉也。其人固皆方正儒者也。朝而聞吾言，亦旣虚心而聽矣，夕而一人焉，設爲虛談以中之，彼其是吾言，猶是彼也。干將伍於鉛刀，梗梓昏於鄧林，麒麟惑於皮毛，鳳凰迷於冠鳥，吾與之正言則嘖，而詭言則喜。其知足以知天下之假氣魄，僞節義，而不能別天下之眞大夫。漢唐宋末季，所謂賢人君子者，其目大抵若是也。其勢不至於僞士滿朝，腐儒誤國不已，豪傑之士孰肯樂爲之用者。夫豪傑非不樂用者也，唯夫欲盡其用而不可得，故不樂也。時事至此，尙安忍復言。顧升伯嘗語余曰：「僕今年乞差南歸，往返可得一歲。將以七月了虎丘，八月了西湖，霜後渡洞庭，拾橙橘，來春探天目，天都諸峯，遊屐所至，倘得一二佳山水處，願得卜地一區，爲他年棲隱之所。然以僕觀之，洞庭山水木石俱勝，將終老於莫釐縹緲之間矣。」余聞之不答，退而謂伯修曰：「升伯豪傑而用世者，今其言若爾，無必不用之迹，有不用之心矣。今之世爲可用耶，爲不可用耶？」他日復以問升伯，升伯不對。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今時外吏之難，至縣令樹矣。縣令之責甚重而權甚輕。責重則一邑之一供一賦一飢一寒，皆倚辦於我；而權輕，則時有掣肘之患。不之盡良也，而上之人偏重在民，則民日益驕。爲縣令者日降心抑志以事百姓，如嚴家之保母，慄慄然抱易啼之嬰，若之何能耐必而令行也。朝而謁於道，望塵而拜焉；暮而謁於郵，望簷而拜焉。小如一茶之供，一帷之設，皆長吏躬親視之，小不如法，門者皆得而訶責之。其當意不足以爲功，失意令且懼叵測，將折腰謝過之無地也。又今時詢而立當上者，多中官曠使，其所誅求，能必行於民，而其論奏，能必行於吏。逢其喜，則人疑其品，逢其怒，則又有不可言者，非如從文字得官者，可以理論而情格也。往余令吳碌碌二載，幾至委頓，然是時曠稅之難未有也。適余舅太原令襲惟學書來云：「近日外吏橫遭百六，而榆次令張元漢以臥理稱，其民懷德而畏威，諸上官意無所不當，其調停稅務也，百姓不見徵會，而大滑無所用其奸。」又云：「晉中近年搜剔殆盡，即有不肖之心者，亦無所用其墨，故廉吏之著聲難。而元漢最以操見知，兩試邑大小頓異，元漢卓有循聲，經三年餘，元漢之視躬如一日，而百姓之戴之也，如大有之歲，其理繁劇也，若劍之揮空而良庖之割也。」余聞之歎曰：「此異才也。」今天下多事極矣。得如元漢其人者，碁布海內，雖曠稅交橫，亦何至決裂不可收拾哉！元漢者，余同年友亢平弟也；往爲歷城，亦以循吏稱，單父河陽之績，著於一門，真異事也。元漢時報政得最考，伯父母寵命，雖不載錫，而榮名則益藉甚公卿間矣。愧余文不能宣揚萬一，辱余舅命，不敢以拙陋辭，爲述其略如此，且以志作令者之難，張氏吏才之盛也。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西曹舊稱清秩，居是官者，多文雅修飾之士。嘉隆之末，天下太平，士大夫緩帶而談藝，競爲復古之詞，以相矜



尙。一時學士，翕然宗之，而西曹之人，十居其九，流連光景，鼓吹騷雅，諸曹郎望之若仙，故當時西曹視他曹特易。數年以來，文網繁密，當事者有所平反，輒加詞責。爰書之牘，不足憑按。大司寇惟仰屋太息，不能爲治獄主。故今西曹視他曹特難。夫今之桁楊三木者，或大臣，或言官，或曹郎，或外台郡守與州縣小吏也。罪在臣，誠不難持三尺之憲，然或有出於中官之羅織，朱邸之誣罔，及奸民之訐奏者，此其漸何可長也。夫人臣知而不執，則不忠，執之則其事又有難言者；若之何可以保全善類，使上不激而下不冤也？今中人之虎而冠者，纍纍而出，而郡邑守令之逮問者，方纍纍而進也。言官交章爭之不得矣，九卿爭之不得矣，宰相爭之不得矣，宰相爭之又不得矣，勳戚大臣皆爭之。爭者愈力，持者愈堅。夫以言官九卿宰相勳戚之所不能得者，而謂刑官必能得之，此萬萬必無之理也。然謂言官九卿宰相勳戚之必不能得也，而執法之官，遂依違隱嘿，付之無可奈何，此豈立法立官之初意哉？余謂雖張釋之復生，當不知何以處此矣。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諸公佐京兆，清而才，端方凝重，冰峙岳立，又大臣後，雅知國是，當事者以此任屬君，其有以知君矣。

### 浮山九帶序

古德如黃蘗臨濟諸普說，未嘗不談理，然字字壁立，機軸各出，何嘗有理。後世全提向上，自以爲出格之機已，然聲口彷彿，語言雷同，似有軌則可遵者，則亦何嘗非理也。故余嘗辟教僧如開場副末，敷衍家門而已。少林宗似撮弄家，初看頗駭，觀聽久之，未有不厭其複者。浮山錄公受葉縣省鉗鎚，其精如金，其氣如玉，出語如風如電，豈肯入傀儡場，學他人捉弄者。末後九帶，未免攬人被袋，何哉？昔有霜姑，多年不御鉛華，一日爲其孫啼哭甚，遂簪花傅粉以悅之，何則，愛有所專故也。夫九帶者亦錄公之花與粉也，可以止哭，錄公不惜身命爲之，而何暇惜夫語言文字之落草耶？朗日和尙，今之遠錄也。年來亦有老娘之癖，再爲浮山流布花粉，觀者體悉二公苦心，幸無於居士註



脚下承當也。

###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爲政者獵華譽，而以城池錢穀爲俗吏事。嗟夫，事誠俗也，盡天下之吏而皆以爲俗，誰爲任事者，此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何也？冥漠者易詭，近取者難似也。夫高談華譽，鬼神也，無才者之所跳匿也；繕修錢穀之事，人物也，經世之實畫也。晉之君子，喜爲清談，而陶士行爲荊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私稻官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之南渡，不卽胡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高談理學，而孟璞玉少隨軍伍，至其帥荊湖，首通三海，修十隘，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士之歸者。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宋之恥可以雪，而夷虜不卽鳴鞭者，俗吏孟珙力也。使一世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此荊楚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政修職舉，縉紳先生袞衣博帶，足以坐鎮，而浮譽漸張，綜覈少衰，筦庫糠粃之說，亦時有之。監司周公來蒞荊上，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政，其大者如繕城浚隍，興學積貯，清屯恤郵，量淤湖去浮量等類，皆王政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籙三十五年，一操不易，大都惻惻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挫，然亦以是見伸。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深山松柏，飽歷風霜，愈覺逾古。蓋公之才識卓，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國家大事，所以常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臺僉晉卿秩，此實異典。昔丙吉謂魏相曰：朝庭已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措此實政於天下，猶反掌也。某等下吏，日奉公教條從事，淑公最親，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政，一一編次，付之剞劂，冀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異日荊人將尸公與陶孟而三之。

### 邑錢侯直指疏薦序



善治者不擇民，猶善將者不擇旅也。是故擇物而試鋒，其鋒必濡。京兆之治也，以張子高，民非暱於子高也。益州之治，首尾於張復之，而革於代者，民非怙張而醜代也。比屋而托者，猶是民；抱贖而從者，猶是吏。一日更其所蒞，遂使淳頑異俗，而巧拙易性。故曰：地無夷險，夷險在人。蓋余邑之病，令久矣，而錢侯來，政治舉。邑雖蕞爾，素稱劇，一城加斗大，江水割其址，且半，廬居柴立，巷陌凹凸然，市晝冷，先聖無宮，邑大夫無後宇，郵署之積不支，溜不覆，軒輜之使旁午於道。令日夜持手板，不得休，羸騎敝卒，以充往來，稍不如意，則棄車騎，各鳥獸散。令且以是得過，胥徒冠而蟻眩，朱紫令詰之不得，俗慄悍快訟，相軋以奔。輸公帑不以時，鐺索之聲，琅琅道塗。持籌者盈縮其額，餌其半，公家之籍，不如令甲，令往往注下考，每歲終課堤役，里閭騷動，滑民黠吏，倚爲谿壑，而堤頽削如故。諸青衿睨其旁，持短長，高步闊袖，令煦煦然如慈媪之於驕鄰，故邑數十年無善治。邑父老爲余言：前時有楊侯，稱能吏，以高第遷。余時童無所知識，自總角後，所見邑令長若干人，久者四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落落以去。卽邑中士民謂茲邑果足以厲令，雖宓子賤西門豹復生，無可復措手也。錢侯來甫閱歲，數仞之宮巋然，官寺區署，敝者更，蠹者飾，江上爲層堤縱橫之；縱者以捍，橫者以衛，邑人士鄉土之心始定。市肆漸豐樂，入廩之氓，以歲月至，民供輸無追逮者，恥不先，比閭功曹書文字而已，鈴下備傳呼，無他指使，誕辭者匿而去，訟庭常虛。日高春則已放衙，諸縫掖以文事至，揖而坐，句摘字商，移甲乙不厭。以公事至，假以溫顏，或過激則平氣以諭。以不直被摘至，示之三尺，已心慄則以情寬譬之，其人乍慄乍溫，士無不戴且伏。郵驛之客，所至如舍，供具侈，饒吹騷卒皆奉成命，無敢譁者。直指使廉得其實，以治行最聞於朝，會漕使者亦上侯治狀。夫今之黃童白頭，猶昔氓也；高冠長裙，猶昔士也。陽侯之波，非偶恬，而窮奇之腹，非有厭也。羈鞿絡繹，不減於前，錢穀簿書，不縮於後，昔也廢，今也舉，昔也囂，今也熙，昔爲瘠藪，今爲曠鄉，影表雖神，不捷於此。由此觀之，令待地耶，抑地待令耶？侯爲人豐頤廓額，精神舉體，操節而度充，機活而才捷。



史稱劉道民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臆舉，邑侯有焉。夫皎皎者近刻，而優優者近庸，侷儻者自用，而博取者人用之。侯以寬行其清，故無苛清，以虛用其裁，故無逸照。霜雪以礪之，春陽以膏之，龍泉之鋒而以試毛，何有此蕞爾也。異日者行之天下，書之史冊，當與京兆益州並傳，高第云乎哉。

###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當薛侯之初令也，璫而虎者張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爲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莊氏所謂養虎者也。狎饑則噬人，而狎飽必且負嵎。吾饑之使不至怒，而飽之使不至驕，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約，至他郡邑，暴橫甚，則招之亦不至，而是時適有播酋之變，部使者檄下如雨，計畝而誅，計丁而夫，耕者哭於田，驛者哭於郵，而荆之去川也邇，沮水之餘，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處。侯諭父老曰：「是釜中魚何能爲戒？一切勿爲。」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諸徵調皆緩其議，未幾果平。余時方使還，聞之歎曰：「今天下爲大小吏者皆若此，無憂太平矣。」小民無識，見一二官吏與璫相持而擊，則羣然譽，故激之名張，而調之功隱，吾務其張而不顧其害，此猶借鋒以割耳。自古國家之禍，造於小人，而成於貪功倖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禍以來，識者之憂，有深於璫與夷者。譬如病人，翼病之速去也，而純用攻伐之劑，其人不死於病而死于攻。今觀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調之耶？使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貪功倖名之藥毒天下也審矣。侯爲人豐頤廣額，一見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試事分校省闈，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識卓絕，其爲文骨勝其肌，根極幽徹，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賞識其雋者。余弟質直溫文，其文如其人，能不爲帥門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謂神於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舉，略述其大者如此。漢庭第治行，詎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黃平倩太史嘗爲余言，徐君見可者，今之子長也。余旣得鳩茲集讀之，良然。無何，而公以治行高第，移守南郡。郡劇地也，乘貂虎之後，官務百劇而民屢病。公裁斷如割，陰以寬調，諸困者朝而入牘，未日中剖焉。士之執舉子業者盈庭，公摘瑕指瑜，無不心折。民之羸者老者，偃而杖者，囂然集堦墀，公目而指之曰：「某宜散宜飲宜某法餌，略無倦容。迨至期年而城池之圯者無不飭，道路之凸凹者無不平。有識者或謂余是藻心也，而吏幹若是，翼黃所未有也。」余曰：「是固於文一機軸也。」公之文嚴於法而沉於氣，往往詘常調而自伸其才，故變幻詰曲，無不極情之所至。公之果於裁者，文之法也，寬以調，文之氣也，使民若士之喧然者，百至而百應，文之詘常調而自伸其才者也。故曰文章與吏事一道也。今之握鉛槧者，其初檢括陳言，而一旦爲吏，遂欲舍所學而聽於胥，故經術與政事二。少時習訓詁耳，壯而成名，迫於應酬之不得不然，間一習篇章與有韻之文，而復不暇，故時藝與古文詞二。二之則交病漸靡實，然公秀發之才，出之有本，故卒然而藻之爲文，飾之爲吏，繩尺之爲舉子業，其機圓，故其道可一貫，非獨問學功遂，抑天之所畀卓也。余於此道，二之者也。今公北轅，而子大夫以文見役，是使拙工運斤於班公之室也，然余於公若有宿契，而公亦若謬嗜余者，故不敢以拙陋辭。日者又有一函見示云：「入秋不病，病而漸以癯，賴兩耳架格進賢。」余躍起曰：「太守癯矣，而百姓肥，夫豈獨一郡國哉。異日肥天下，抑亦是政也，是文也。」

送劉學博序

天下所以治平者，獨賴是二三青衿耳。而其治鑄之功，首寄之郡若邑之爲博士者。博士任重而權輕，所教之人，皆天子異日所與共治天下者。彝倫之堂，與先司寇師比屋南向，左詩書而右禮樂，其教行則天下泰，教不行則天下塞，非區區刑名錢穀，關係一郡邑者。而其官乃至不得與長吏肩，無論直指校文二千石諸大吏，降而有司，皆得治其臧否，北面而奔走之，如其屬，兢兢然伺其口齒，奉行惟謹。而所謂弟子員者，又多高心闊步，方領大帶，仰目



而視，如所不屑。其賢者可以理論而其不若者不可以刑督。其雖視驕百姓倍蕪，使以極重之任，挾不威之權，而御不可刑督之驕子弟，是猶縣九鼎以一毛，而帥諸嬰以扛也。劉君必登者，南昌人以訓遷吾邑，論邑諸生長而愛之。朔望課其卷，繩以程朱之脈，無不肅者，暇則進之道先賢故實。君饒吏才，當事者委署委堤，皆有能聲，語具別碑中。先師殿圯，君毅然捐月俸，議加修構，直指而下賓之，何論長吏，其重固然，所謂輕與難蓋未有，余甚異之。今君又自吾邑授撫州矣。屢遷而得儒秩，饜者以爲冷且儉，而君甚喜，以爲但自去其輕與難，吾之任固有重於他吏者也。蓋余嘗授京兆，未幾而教國子，又未幾而授儀曹，三遷皆領諸生，同志嘲余有青衿緣，他日或爲校文，但不知措大運何日脫耳。今余亦以此嘲君，他日其爲六館乎？兆三之矣，然則君與余，皆有青衿緣者，但知其重，不知其輕且難也。

### 送潛江潘明府伯和入計序

尙璽卿潘去華，忘齒交余兄弟深相知，每與余析易義，余輒倒，而余間出一語，去華未嘗不心醉也。去華善人倫，嘗云做邑兩佳士，其一爲姪伯和，其一余持國也。持國爲余同門友，故雅相得，而獨以不識伯和爲恨。既官吳閩，小修弟來自去華所，津津談伯和器識。歲戊戌，伯和第春官，謂是定交，且近京師，拘酬答例，司闈者與主人意不屬，一再刺門止。未幾伯和令潛江，潛故荊岩邑，今雖豐沛屬，則猶唇齒也。山居以來，守龐公禁，不敢以一字通顯者，故雖素所傾渴如伯和，亦竟絕書郵。然余友蘇潛夫一歲三四過柳浪，談今時循吏，輒首伯和，所謂摧齶折健，冰其身而利其穎者，出其緒餘，已自卓絕一時，要以潘氏家學，窺天人之微茫，入性命之隩域，是未足以盡伯和也。今征車且戒路矣，闔郡邑之人，交口而頌令尹，無亦惟是尹之緒餘，而余所傾重，顧不在此。外弟陝亢之，公秋闈首拔士也，率諸同門友，乞一言贈師行，余不敢以誦令尹者誦。辟之古鐘鼎，貴色者色，貴形者形，貴款識者款識，夫時流標目，則亦士林之款識也。余雅重之，故特述以爲獻。



送葉使君還朝序

余山居以來，荆之爲關尹者若干人，而獨與今葉公敬君善。敬君喜談學，津津經術，或者謂公大儒，將遺略細務，而君綜理周悉，如櫛之於髮。甫下車，卽除一切厲政，一錢必藉掌故，商民戴之若慈父母。或者慮其報滿將不中格，且有罰，而君若不聞者，已而商爭趨，竟無負額。余聞之歎曰：「葉使君心密而機靜，經世才也。」夫聖人之操天下，卽操其心者也。故忠信聖學也，泉府通焉。後之君子，輕試其才於錐刀縉箚之間，故其術止於桑弘羊劉晏，而其究竟爲士林之不屑。宋之安石，慨然以學自命，其始亦侈言理財也，而其心近疏，氣近躁。故道失而財隨之，非理天下難，所以理心者難也。余觀敬君公事之暇，輒進諸生商略性命，無一語不入解。間托爲舉子業，以暢舊旨，無一語不中聖賢窾奧，以至六書四韻，皆辨析毫髮。雖紛龐叢雜之中，而幽閒自得，手不遺編，是其心未嘗以靜躁二，是真學術也。操天下之密樞也。今天下之利孔，百耗於唐宋，而其規利之法，百苛於間架手實，使君此行，試以密心，籌所以復天子及司國是者。昔者畢仲遊奏記司馬，以爲人主行新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向來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夫神宗大有爲之資也，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富中國，故王呂之說行，誠若畢仲遊之言，其心不攻自破矣。惜溫公之未盡用也。今上英特之姿，恥不爲堯舜，區區嗜好之篤，當必有萬不可解者。舉世無能喻其然，豈誠不諭，抑心未密耳。行矣使君，天下事煩君者不少，唯真學術可以應之，幸勿謂關事畢，且暫釋負也。

傅良鄉入計序

古制縣有赤畿，者以別靜劇，第吏能也，而京輔尤難。今良鄉固近畿要地，咽喉總萃處也。當人身之疆也，咽喉



利而無所梗逆，精粗堅脆，投之即受，則其元氣可知。然使逞其疆而不爲調停節省之法，必且有結轆之患，此善攝生者之所深懼也。夫以京師之大，四方萬國之所輻輳，而此彈丸之地，若以一寶納水穀焉，使往來者太易，則病在供億太難，則病在流注。夫何以使兩者並行而不厲也。余自山居還闕，由楚入梁，路幾三千餘里，而輻輳之客，倘一二見，一時郵驛，已岌岌然。及余過涿鹿，入良鄉，市井蕭索，如墟落馬骨，立僵道邊，凡驛卒皆有菜色，視中州之罷，不啻百倍，余心甚憂之。於時長良邑者，傅侯也。余以昏黑至，侯猶俟於代舍，因問所以調停之策。侯喟然曰：「使不佞得便宜從事，則猶可及爲也。大約計邑車騎踐更之需，萬有二千，而其入取之他郡邑。今歲且盡，而他郡邑之供億者，十不一二至也。邑每歲輸四鎮者，又不啻萬餘，則何不以邑帑供之郵，而四鎮之飛輓，使代辦于他郡邑乎？此良人百世之利，民與驛俱稱便，而當事者，未有的然之畫也。其何異于巧婦之炊？」余歎曰：「世固不乏循吏也，而循吏之策不盡行，夫斯固漢馮翊扶風也。」良之瘠甚於涿，而涿又不逮諸要服遠甚，此豈漢三輔景象哉。使侯之策盡行，當不獨利咽喉，將舉體之瘠而可映，固國家根本計也。侯昔令鄆，援琴而治，今良紛囂沓集，有若弄丸，固知高才不擇靜劇，充侯之才，可以大用，值侯入計，而司城陳子以書爲請。余曰：「侯之嫩政，不必盡舉，此數語者，足以大用矣。司城記之。」

### 送觀察侯公序

古之爲臣者，問職不問官，其於內外未嘗有忻厭也，但曰舉吾職已矣。職則不校而官是問，於是趨避百出，而銖兩於迂疾之途，途逾捷，競逾苦，如蟻之集羶而莫可底退。夫仕以行志耳。今諫官憂釜鬲，銓臣憂滯薪，卿寺具瞻仰屋而已。志不可謂伸，而人情固甘之，及一麾出使，郡監而上，皆實能布膏澤於民，喜即春花，怒即霜草，生平之誦讀，一二見之實事，而世猶若以爲迂而避焉。夫使其途誠迂，猶當以道之得行，樂而就之，而其途實非迂也。即以近



事案，十年之內，某也卿，某也撫，中外權之，僅足相當，而中猶若不勝，人情狃所常，蔽所暗，殆不可曉。劉忠宣知之，乃乞以外自效，及其爲尙書也，語人曰：「某非爲監司不及此。」至今之外擢者，必舉以爲標云。今歸德侯公，以左曹郎出監是邦，公光明洞達，如澄水之含月，其在劇曹也，甄別賢佞，知無不爲，揚幽抑之光，折陰鷲之氣，一時高賢爭倚爲重，而公竟出矣。公笑曰：「第舉吾職，吾豈虞官，且江漢南紀，何負於余也。」下車未數月，而荆人大服，期年而民之瘠者肥，憂者澤，吏之墨者皆逃匿去，三年而民自以爲得天，不復知使君。其稍有識者，則曰：「吾屬以使君爲天，今日代矣。」走問鄉大夫曰：「固然。」乃扶攜而訴於臺，獲以其事上請，詔進公一官，仍監是邦。假令公以京秩待遷，今不過拱揖卿寺，需次長安邸耳，豈其以一身之優暇，而易渚宮十萬戶之樂哉。公必不然。雖然，今之時事，紛紜已極，而老成之凋落，亦幾盡矣，如荆之叢爾，而得公嘯沫，荆人誠幸。以公之品望，而僅使之雨露于三湘七澤之間，于世道竊有虞焉。且夫砥頑者節也，割勢者才也，鎮懣者氣也，而公無所不優。一日而立朝，南北之議論，必有以息之，人心之嶮陂，必有以平之，朝廷之急公，是不有急於荆者乎？宏荆人也，當爲一方請命，而過計及此，亦曰荆非自能安危者也。世固未有焚楹焦石而燕壘晏如者，此正宏之所以爲一方請命者也。若第曰劉忠宣之外擢，不失其爲尙書，而僅以是譽公，其去集羶也無幾矣。

陝西鄉試錄序

臣竊歎昔之士以學爲文，而今之士以文爲學也。以學爲文者，言出于所解，而響傳于所積，如雲簇而雨注，泉湧而川浩，故昔之立言難而知言易也。以文爲學者，拾餘唾于他人，架空言于紙上，如貧兒之貸衣，假姬之染黛，故今之立言易而知言難也。夫文章與時高下，今之時藝，格卑而意近，若于世無損益，而風行景逐，常居氣機之先，蓋天下之精神萃焉。故臣每于尺幅之中，閱今昔之變態，無不驗者，稍從坊市取時刻讀之，而心切切然懼也。洪永之



文簡質當時之風習，未有不儉素真至者也。弘正而後，物力漸繁，而風氣漸盛，士大夫之莊重典則如其文，民俗之豐整如其文，天下之工作由朴而造雅如其文。嘉隆之際，天機方鑿，而人巧方始。然鑿不累質，巧不乖理，先輩之風猶十存其五六，而今不可得矣。臣嘗以今日之時藝，與今日之時事相比較，似無不合者。士無蓄而藻績日工，民愈耗而淫巧奇麗之作日甚，薄平淡而樂深隱，其頗僻同也。師新異而驚徑捷，其跳越同也。夫紫陽註疏，載在令甲，猶爰書之有律，禮例之有會典也。今有人焉，以春秋案獄，以周禮近例，世必以違制坐之。時義而廢註疏，此奸紀之大者，天下翕然以爲新，不惟見原，而且以得雋，後學何創焉。夫高皇帝範圍天下之道，託于經傳，而章程于宋儒，此其中自有深意。故洛閩之學脈窮，則高皇帝之法意衰，臣見天下之以令甲爲兒嬉，而變更之無日也。夫士之競偶也，猶射者之望的，貨者之走塵也。冒焉以爲及格，則羣然趨之，趨之而不得，勢將自止。故文之至于瀾頽波激，而世道受其簸蕩者，取士者之過也。秦士之文，稍爲近樸，臣猶自幸知言之易，然詭戾穿鑿者，或亦人有其篇，篇有其語焉，似猶自醜其質，而欲褰裳就之也。竊料今天下浮豔之習，始于東南而漸于西北者不少，珠毛繡黻之飾，玩好茗錯之供，數者皆非北產，而在在有之。今秦之文，侵侵類是，是若有物挾與俱來者，而臣不敢以之程士也。蓋臣之進諸士也，以樸，而猶虞諸士之自謂以文也，則又申之以約曰：嗣今以往，第務積學守正，以求無悖時王之制。士如是，卽學問，更如是，卽經濟，未有二道也。夫膏之有水也，貯之甕中，則澄然莫辨；一旦試以鎗火，輒電射漚激，橫灼而不可近。富貴者，燥濕相搏之會，而煨煉真性之場也。稍有一毫浮氣未盡，則其氣必外射，而有旁溢之患。世之自以爲豪傑者多已，而德全于見炎，蓋無幾矣。勉矣多士，慎毋以未純之質，而輕于試焰也。夫士之有品，猶文之有質，質售之刺，深于黜落，易操之辱，逾于貧賤。秦士氣勁而腸剛，聞斯言必有激也，其于世道也，猶有所濟也夫。

### 送黃竹石還江陵序



黃竹石從江陵負敝笈訪余長安，余方視選曹，曹故樹籬插棘地也。不時見見輒爲杯壘所奪，無他語，草草噴寒而已。未幾辭余去，乞一言爲別。余曰：「子亦遍觀三衢九陌乎？穢塵張天，腥風逆鼻，行者溺於道，居者糞於市，椎埋屠狗之輩，敝衣百結之子，高髻袂縐褻面歷齒之婦，肩駢踵接，此亦天下之至惡也。而顧瞻雲中，則鳳闕銅龍在焉，百官宗廟萃焉。引而之貫城之市，則夏之璜周之天球，若日之璧，若月之珠，東夷北狄之珍異陳焉。已而入虞韶之院，過鳴珂之里，則南之威，西之施，越之狡童，吳之弄兒，公孫大娘之劍，僚之丸，賀懷智之琵琶，念奴之歌喉，霓裳羽衣之舞，呼盧博塞之戲，種種聚焉。今夫山郡水郭，巷陌未始不清楚，衣冠未始不都雅，然一人衣茜而過，則已叢觀駭指；出漢唐之舊物一二，則張目不能指名，夫然後知京師之大，慎勿以穢塵腥風，遂謂都市之觀止此也。夫古之聖賢豪傑鉅公哲匠，其亦猶京都之三衢九陌耳。文耶，道耶，至此乃極，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壽洪太母七十序

乙巳秋九月廿六日，孝廉弟宗中母洪太夫人七袞，族少長咸集，以次進觴，最後及小子宏。族先生命曰：「子禮官也，詞命子所顯，盍爲一言以觴。」宏再拜謝不敏，乃曰：「凡木之婆然者，必也其根之堅實者也。是故百圍之幹，至於于雲薄霧，而其榮瘁稍長，唯根焉是托，故根者母道也。今孝廉弟蓊然就榮，如花果之方萼，榘楠杞梓之用，將在異日，請以是觴。」族先生曰：「是佳喻也。然天下之爲薦紳母者，皆可以若言誦。」宏曰：「余家高祖而下，世不乏賢，而昌其年者多在母氏。屈指王父行，爲兄弟者凡十有幾，問其人慶歷相禪之初，僅有存，而王母在堂上者，至今猶可數也。屈指大人行，爲兄弟者凡四十有幾，問其人至今三之一存，而諸爲母氏者，若干人也。故述袁氏者，張母德焉，請以是觴。」族先生曰：「小子善述，他日載譜牒，爲賢媛盛事可也。雖然，是一門佳話也。爲袁氏母者，皆可以誦。」宏曰：「余家族分三大支，而長最繁，凡三傳，而子若孫幾三千餘指，長居十之七八。今伯母之膝下，跪



而稱觴者，子十有一人，孫三十有許人，鸞停鵝峙，瓊芬蕙列，又長支中最繁盛者，華封人之所稱，母蓋具有之，請以是觴。族先生曰：「盛哉，抑報緣也。母之所以令不與，若更言之。」宏曰：「母內政修飭，相夫子以道，往時宗人推伯支屬爲長，一切國課戶訟，受成議於伯所，母傾筐倒囊，咄咄治辨，宗人以是益親聯絡，如臂指之相使，是母之功在祖宗者也。伯既卽世，家日益落，母攻苦茹酸，和丸課子，賢書既登，馴取上第，撫異母子如己出，皆有成立，是母之功在孫子者也。家雖階貧，好施不厭，一粒一縷，與諸啼號者共，是母之功在鄉邑者也。三者家牒所譽也，國史所收也，請以是觴。」族先生啓齒曰：「小子之言，善而有徵，斯實錄也。」夫閨房之耀，非文不傳，小子識之，以俟異日編彤管者。於是太母色喜，命諸孫子給賓從，飲極謹，酒行無算而退。

### 李母曹太夫人八十序

凡物所托者堅，則其發必巨而用必遠，是故金玉銅鐵之資於世也，薊其胞爲石。蓋其有冲厚鎮奠之質，而後能孕天下之材，以爲世用。菌之生也以朝夕，萍之生也以日月，生非不暢也，所托者脆也。百圍之木，必於崇岡，五年而一幹，十年而一節，而後棟宇榱題之用，施於朝廷而被於天下。故凡物之爲遠施洪受者，必其母之歷大春秋者也。余友李獻夫母曹夫人，年八袞，精神炯炯如壯年。獻夫高才，早有文譽，而其登賢書也，乃在強仕之後。蓋余嘗閱薦紳先生起家遲晚，壽考通顯，常十之八，而年少青紫至於黃耆者，或不得四五，余因是而知天地之乘除造物變合遲速之理也。獻夫妙年，已稱塲屋老手，托於堅而窘於萌，是故不屢經節候，則宣暢不盡。然一宣暢，而其望于霄，非一雨一膏之滋息所能校榮潤而程功力者也。余以母之貞恆，驗獻夫之遲，故知獻夫之用大，又以獻夫之發遲，而用大，驗所托之非常，故知母之爲高陵喬嶽也。獻夫爲人，開爽敏捷，果於任而敢于言，胸中有蓄，吐之惟恐不盡，而其文有奇氣，沛然若瀑之注峽。蘇子曰：「士以氣爲主。」獻夫之用世，余以氣決之，非臆斷也。蓋天下唯至翁生



至張山以翁爲體，而夫喬以蕃爲用，故唯母之凝結，乃獻夫之所以發舒也。母女於曹，而失怙最早。言笑不出於閭，以女則淑。相夫子以事翁若姑，甘貧而聚順，以媛則賢。課其子有成立，爲世顯儒，以母則式。母蓋有仁者相也。孔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世不信壽之必仁，仁之必有後也。蓋於山之翳然鬱然者觀之。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

曾退如太史，與余同臭味，肝膽齒頰，若共有之，謬自以爲元白歐梅不啻也。而論仙宗一事，獨與余稍異。退如嘗入襄漢訪異人，返至柳浪，余迎勞之曰：「公自苦道途耳。吾聞封公壽而健，異人也，歸而求之，有餘師。」時有客從退如游者，愕而問曰：「曾封公行業醇至，不可謂非地上仙也。然公性嗜動，花下楸枰，夜以繼日。乍勝則喜溢眉端，逸牀而叫；小失意則抑抑不自得，耗神思以戰，喜怒恐非靜者之事也。」余曰：「道以不滯爲靜，非沈默也。不見坐馳者乎？秋毫不接於前，而丘山忽起於胸，是名躁奔。夫弈者專精一意，以幸其捷，太山摧而不瞬，盛夏流金而不炎，忘之至也。適然而喜，其喜無蒂，適然而嗔，其嗔不戚，局奩罷局，相顧一笑，和之至也。古之至人，皆以逍遙爲靜，奚取枯株而事之。」客曰：「是也。老人不能去欲，人間妖韶，猶有情焉，奈何？」余曰：「然，多食可以病，然不廢食，善節宣者左嬌右施，所以養生也。夫澤之木盡于決，甕之水敗于滯，井泉之水，彌月不取，不加盈焉，節宣之候也。」客曰：「世人之少有識，誰不爾者。謂若輩盡仙可乎？」余曰：「何獨仙？三教之至途之人，誰不具者。饑餐倦眠，夏絺寒裘，此亦仙之攝生也。遇於途則揖，於門則徐，此亦儒之禮教也。呼之卽應，引之卽行，此亦禪之無住也。達者之謂聖，充者之謂賢，日用不知之謂百姓。余聞封公貌無文飾，心無城府，鹿豕木石之輩，爾而汝之，無忤色焉。公蓋充其盡而漸至於達者，余所謂大道止此，雖淮南八公，拔鷄犬以過吾門，吾猶以爲小也。」退如不深信，然亦不以爲異。今年聚首都門，退如忽曰：「曩子所言，若有會於余心者，大人以今四月某日七十矣。」余曰：「此言足以壽封公，遂次



而書之。

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

蜀中高士藪澤也。近代性命之學，始於趙文肅，嘗竊讀公書，出入禪儒，而去其膚，闕閩所未及也。夫源長者流亦闊，以文肅之泓渟浩渺，而無江河以受其委，恐於事不當。妄意衣鉢之授，必有其人，遂欲以暇涉三峽之奇，覽峨眉伯仲之勝，求其人於幽巒邃壑而不可得，則有徘徊企曳而已。既乃思目之所窮，寄觀於耳，及余之世，而猶聽有人抱賢者之道以老，使余因緣得乘其緒餘，不猶愈寄典型於虎賁乎。既二十餘年而不得，則亦以爲夢想已矣。未幾與何氏旭如共事春曹，而始知其尊公，從文肅遊，蜀人士謂文肅集中，有何君某，卽公父也。公儒而隱者，年十三補弟子員，已上公車不售，卽棄去。走長虹山，鑿室以居，一榻之外，無他嗜好，餘則以給饗人子。或曰：公弘雅博物，君子也。喜爲邵氏學，每出入，必以算籌隨，眠則輪指枕上，竟寒燠不休。於書法嗜松雪道人，稱入室。而所爲詩，能道其性情。辟之談山色者，各舉其所得之淺深以譚，以爲非。固山有也，以爲是，而山之奇不盡於此。有雅習公者，謂公于藝文書數，直寄而已，閩黨高義，辟則飲食，任運有之，而非其好。公澹然物外，遠絕紛囂，少卽北面文肅，至于舉止態貌，亦記識之。今老矣，猶焚香晏坐，有來扣者，必曰：文肅公授我何法，何指歸？不則曰：某親見蔡白石、蔣道林作如是語，公於此學，可謂樂之終身不厭者。余嘆曰：「是見全山者也。」夫陽明之學，一傳而爲心齋，再傳而爲波石，三傳而爲文肅，謂之淮南派。淮南主擔荷，而其子孫喜爲拔俗之行，其弊至爲氣魄所累。語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淮南之後而爲悍然不顧，其一短也。公證處不可知，大要夷然一出於粹，又淮南諸孫所未有。文肅別派爲渠上人，渠之傳多在楚，而喜爲任誕，公能矯之以行履，鵬鷁雖小，猶能蔽天，鶉卽過其母，一拳而已。縱使如渠，已泰華之一峯，滄海之一隅，而况於公之稟受文肅者。余幸緣旭如以淑公，因得窺文肅之一二，假我數年，益部耆舊所欲負笈



以從者也。公今年八十，尙能於燈下作蚊脚書，諸同曹徵所以壽公，不有出算量上者乎，學是已。若夫長年而健，子貴而賢，此亦世所希有，而未始不有，公旣已饒之，又何頌爲。

壽劉起凡先生五十序

士之端重者，與豪少年較輕逸，其僞不勝也。然使少年之僞，與老臣之重，度德而程效，則愚者知其不及。余嘗立於四達之衢，見有若曲躬卑視行道若避人者矣。有問則啓齒微笑，若不能措語；詢之則曰某善人也，否則曰某封公，或賢大夫之投老者也。其或衣冠峨峨，舉體意氣，見人如不屑者；詢之則曰某俠少也，否則曰某貴人子，或俊秀之穎發者也。居一二年，或三四年，執而恰者降爲寒素，俊爽之氣化爲秋葉，而曲躬卑視者，間施行馬矣。卽不然，而子弟之雍容，門牆之風景，終無改於故。嗟乎，此豈獨人事也哉。當余少年盛氣時，意不可一世士，視鄉里之銖持寸守者，意殊輕之，調笑玩慢，見於眉睫。中年以來，飽歷世故，追思曩日所懷，可愧非一。吾輩常輕談天下事，以爲無不可爲，而其後百不一驪；彼雖無其事，而初未嘗言，是吾之願言行者，不如彼也。吾輩浮慕意氣，時有矯激，輕去其橐，及至啼號滿室，萬不可已，未免干人；彼雖無嚮利之德，而亦無拙言詞之恥，是吾之守一介者，不如彼也。吾好名徇人，長戚戚而不足；彼安於無名，杜門自守，一枕席而有餘，是吾之常自得者，不如彼也。孔子曰：「道不遠人。」彼所謂端重自守者，皆人情也。而余輩拂情以爲逸，不惟無效，而且於道日遠，惡得無漸。余姻友劉原質，其尊公以孝廉爲閩中有聲，頃挂冠歸，年四十餘，端凝實靜，屹然如山。居官不爲苛，課農桑，謹教條而已。居鄉不事干謁，不追逐時好，不爲過情之行以飾耳目，蒔花種竹而已。會原質來謁，選以假歸。原質之友，皆一時知名士，慕公之賢，又知公初度在秋杪，謂今年始半百，不當壽；而計居林之日，已逾六千六百有奇，當壽無過公者。因繪圖爲詩，而乞余爲引。余謂公之端重，正余之所愧，而欲以晚節範其一二者。昔北齊之士，喜爲輕逸，而顏侍郎家訓，獨惓惓以忠厚誨其



子弟厥後自東宮學士，屢傳至魯國公，又下至魯國之五世孫，皆聯圭並笏，書名史冊，此端重之報也。劉氏之族，在江陵爲盛且久，他族無與比，其興蓋未艾也。吾以顏氏卜之。

### 壽鄒南皋先生六十序

今海內名公卿，有舉其地而知者，有舉其氏而知者。唯吉水鄒公，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南皋先生，非但不名也，且不氏。宮掖之深也，廝養之微也，羌胡之遐且桀也，莫不敬憚先生，如所嚴事之神明。公車之牘，塵壘山積，類無不引先生爲重。慶歷以來，所稱名公卿，未有比者，問其所以重，不過曰天下第一激烈男子而已。嘗讀先生書有云：「今之學者，動喜奇氣勁節，其流弊與沉溺欲海者則一。」噫，此東漢諸君子所未夢見者也。夫學不至於道，而趨天下之所重，其所重處卽炎也，吾趨之之心則猶貢諛也。春之長養也而雷作焉，長江之浩瀚也而驚濤忽焉，氣之所激，偶爾見奇，而造物者豈以是奇哉。先生之道，超一切見聞，不以解悟爲知，不以擔當爲行，不以證人爲功，截然如出土之筍，干霄而上，更無迂曲。世之所以奇先生者，皆其學之餘，元氣變化，何所不有，而惜其紆而不用，用而不盡也。夫天之生人也實難，有一世而一人者矣，有數世而一人者矣。麟鳳芝草，與世何與，而天猶若慳之，則其於人也，尤其所靳惜而慎重者也。有家國者，不深惟生才之難，以爲朝退一人，夕進一人，天下何患於無才，而不知以雞鶩代鳳，則亦何時無瑞也。夫天下固有一人不用，而抑塞數世者，子思子輿是已。有一人用則存，去則危者，蜀之武鄉唐之梁公鄴侯是已。今先生固所謂間世一人者，而其年已六十矣。如此人者，一日在朝，則獲一日之用，而使六十年之景光，半沉於巖壑水石之間，深可惜也。夫先生雖不用，所謂用者自有在。明道覺世，此亦聖賢無窮事業也。然竊聞之，世治則道行，世季則道明，古之聖賢不用，而始聚徒著書，以待後世，洙泗河汾，豈得已者。今海內晏然，不可謂季，而先生之年未老，嚮用宜有日，雖然，此其時矣。國家之壽無疆也，先生之年，當耄期未艾也。



壽存齋張公七十序

山有色，嵐是也。水有文，波是也。學道有致，韻是也。山無嵐則枯，水無波則腐，學道無韻，則老學究而已。昔夫子之賢回也，以樂，而其與會點也，以童冠詠歌，夫樂與詠歌，固學道人之波瀾色澤也。江左之士，喜爲任遠，而至今談名理者，必宗之。俗儒不知，叱爲放誕，而一一繩之以理，於是高明玄曠清虛澹遠者，一切皆歸之二氏。而所謂腐濫纖齋卑滯局局者，盡取爲吾儒之受用，吾不知諸儒何所師承，而冒焉以爲孔氏之學脈也。且夫任遠不足以持世，是安石之談笑，不足以靜江表也。曠逸不足以出世，是白蘇之風流，不足以談物外也。大都士之有韻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可以得韻，故叫跳反擲者，稚子之韻也；嬉笑怒罵者，醉人之韻也；醉者無心，稚子亦無心，無心故理無所托，而自然之韻出焉。由斯以觀，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韻者大解脫之場也。郢諸生張五教從余遊，的然以孔顏之樂爲學脈，而尊人存齋公，少困膠序，老爲邑博士，未期月挂冠去。皈心禪悅，棄家蔬食，有如毘尼弟子。蓋白首於泮宮，鬻舍之間者，一旦捨其窟宅，而逃虛無恍惘之鄉。公之心殆醜夫腐濫纖齋之儒，故欲去而遠之，而不知孔門之儒非也。顏之樂，點之歌，聖門之所謂真儒也。使公早知高明玄曠之爲真儒，亦何必去而遠之爲快。然世之所謂儒固若此，公雖欲不去，何可得也。公今年七十，當吾夫子從心之年。從者縱也，縱心則理絕而韻始全，公若不信，則呼稚子醉人而問之。

題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靜寺有聖僧二，其一余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沈湎爲工課。凡所得斗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持杯飲，右亦如之。或指草束木椿相對漫罵，或唱或哭，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爲皂隸坐復跪，跪復坐，喧呼不達且不休。室中一破竈，一折脚牀，經年不見人，唯酒盡間出一募化而已。寺僧惡之甚，余獨喜之，呼爲



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窟竊聽以爲樂。其一卽碧暉，暉貌若老嫗，兒童呼爲碧婆。持具斷葷，不飲酒，愛登山，雖  
獠宮鬼穴，務窮其勝。嘗從余於天目白嶽，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供賓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登天台二，涉潮音洞  
三。余嘗戲謂暉，他時見閻羅，脚色甚好，看閻羅決定饒你，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其履歷與酣聖大不相類，然身  
心輕快，無室無徒，頗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修淨室，學坐禪者，余謂碧暉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匠，筐中常貯數  
金，鰥居二十年，無日不飲酒歡歌，余作秀才時，與之爲浪友。後因年飢，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值小取之，不一二年  
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糊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碧暉爾無以庵爲若悔哉！暉攢眉曰：「是是然，此諸檀越意也，  
暉不敢拂，敢告之居士長者，共樂成之。」雖然，暉若無庵，他日余輩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可施也夫。

### 金剛證果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德不可  
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求也。色見聲求，大慈所訶，而得無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觀載籍所傳，  
誰非以誦經獲果者，其求佛於聲色之外，蓋無幾也。後之人執功德之說者，恆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譏取相之非  
者，又欲求聲色之外，將若爲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當知佛所謂聲色者，  
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捨聲色之  
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出別解耳。會法師某刻金剛證果，屬余爲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爲取相之譏者，爲  
之略述其概焉。

### 壇經節錄引

古今譚禪者，皆祖是經，數傳之後，燈分派別，若不可詰，而智者了之，唯是一法。初祖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



大鑿曰：「本來無物，何用掃除。」是即祖師門下金剛圈棘栗蓬之前塵也。一切五位三句，玄要料揀，總不離是。夫扁篋閉鑰，以防盜也，而監之竊篋也，唯恐鑰之不堅。我以干櫓禦，而彼即竊余干櫓以來，故曰爲之符以璽防之，彼併吾符璽竊之。或銅或竹，或龜或魚，或科斗或虎爪，以示不可測，而偽滋甚，然終不得廢符。唯智者善通其變，以救一時之詐，而所得僞乃益多。後來者見方圓之各異，黑白之各不相入，以爲古法廢盡，而不知本一符也。其用在可爲信，不在符之同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損益可知。」今之讀尊宿語錄及提唱綱宗者，以爲古人如是平常，後人如是奇特，疑謗取捨，囂然百出，而不知世道之機，實使之然。祖師無是也。且世道何過，法立而敝生，敝更而法移，法與敝自相乘除，要之世道亦無是也。世不信，不得已而有符，道不信，不得已而有法，法豈有實哉？壇經符之始也，中頗有質者。夫披沙而見金，不若純金之愈，故略刪其質與其俚而複者，要以天下有道，守在四夷，雖符亦無所用之矣。

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

予每讀法華經，卽不能終卷。如世尊放眉間光，文殊卽爲慈氏說日月燈明佛過去因緣，證知世尊當說此經。若爾則法華一經，是古佛說，今經中種種譬喻，種種受記，皆目前事，當以何者爲古佛語耶？又如現寶塔品，多寶如來遇諸佛說法華經處，卽現茲瑞，則是經又過去諸佛同宣，將諸佛出世，同說是法華耶？抑各有一法華耶？若各各異者，卽不定名法華，云何多寶如來，懸作記劉。若同一法華者，卽同一放光，同一語言，同一弟子，同一現瑞，猶如排場，有何奇特？而諸佛如來遞相倣效，作此小兒戲耶？余一誦此經，至文殊師利大海湧出，適女蟬在旁問曰：「經文誤矣。適來文殊方與彌勒對說，云何一會未終，卽從海中教化來耶？」余笑曰：「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今日向一小女兒前納敗闕了也。」昔首山念常持法華經，風穴謂之曰：「吾甚望子，但恐耽着此經，不能放下。」念曰：「



此亦可事。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爾時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念乃拂袖下去。風穴謂侍者曰：「念法華會也。」夫此法華經緒佛，以此開示悟人，首山捨經而去，乃得契證，其故何也？昔項王欲烹太公，以挾漢高，高帝曰：「幸分我一杯羹。」太公得還。宋人有脫其公子於門者，鞭其背而詈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以此兩人者，謂不愛其君若父可乎？噫，此活祖師意也。是又一法華也。是卽日月燈以來所共說之法華也。碧空法師爲余鄉人，博綜諸經，如水傳器，慈聖高其行，賜紫衣，令講是經於銀山鐵壁，余與上人譚義，知其胸中能轉法華者，故因諸高足之請，而以所疑于法華者求證。



# 碑記

## 荊州修復北城碑記

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載，則爲平滿，爲勻適。今有人焉，慕偉衣冠者之魁然，而恢其一臂，途之人爭笑之。大夫贅耶？不然，則病臃腫者也。荊州城不知所自闢。路史曰：「夷王時，楚熊渠長子康國句亶，卽今江陵。」疑荆置始此。楚志以爲蜀壯繆侯所築，桓南郡增修之。考史亦無確證。然溟洪記載，唐元相中，裴宇瘞石室，後人掘得，其狀與江陵城同。而蘇子瞻亦言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宇，陷於地中，而猶見其脊。近歲繕南城，乃得之。故識者謂此城規度似有所受。更闕時代，未敢輒增減萬曆壬午，始拓城北隅，取方幅，而地故凹，肆廬不具，每春夏間積潦浸城根，時有崩剝。居人相視以爲附贅，無所用，殷殷然惟一割之爲快。吏斯土者，議藉藉久未決。今監司周公至，環視嗟曰：「夫荆固四達之區，古戰場也。時平則百雉爲具，一旦有警，無寸嶮可阨，而萬城之水，朝決朝注，高與堞齊，名雖曰城，其實塹也。舊址因高爲壘，蜿蜒皆地骨，辟如載齒於齶，可以噉堅。今城皆窳田，畦水且漬，載齒於脣，豈其有任？且夫增陴置堙，以容菱葦，無用一也。第宅區署，巷陌亭園，填城中不足，而何有此下澤？無用二也。荆自徙城以來，閭井蕭條，冠帶之倫，悉滅往籍，故一時形家亦以爲病。大都制不當其形，是謂緩，形不束其氣，是謂漏，緩與漏，皆不足以發生而蘊祥，此天地自然之節宣，非臆決也。夫百利而十害，猶曰不可，况其無用以賈害也？」公遂力主復城議，與先太守徐公今守費公擘畫既定，以歲某月始事，凡幾月日而告成。以丈計之，得若干丈，高厚如舊城制，凡用金若干錢，城成而民不知役。公實心任事，念念皆經國長計，郡邑大政，無不畢舉。一時良二千石及丞以下，皆卓卓有民譽，故能相與有成。我民世世實覆載之，是役也，檄修則某，督修則某，皆殫力此城。例得



並載。

### 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畫爲三說以上。一曰，避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皇閭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於江之上流以殺水，堤虹偏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庶免衝激而勢湍速，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洪流，途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聖洲之故道，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邑，愀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危，若簣下之火，愚則處堂，抑豈無智者也？」江防使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父老言未竟也。邑三面負堤，而缺其東，孟公堤垂右臂下，楊令增其支爲前障。往年江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墨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詘詘又不可以需，則爲邑出錢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捐貲各有差。閱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子輿曰：「以佚道使衆則不怨，一况其不使，且爲出資以貸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疊而前削，截之以隄則氣留，留則能爲諸祥。且於邑爲左，左龍屬也，地宜豐，形勢之所資也。是役也興，盈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也。」

### 新修錢公堤碑記

澤國之有江警，猶西北之有虜警，東南之有倭警也。倭虜之患，至於芟夷我赤子，蹂踐我城郭，而水之虐正等，故捍衛之功，比於折衝。邑故窪澤，割江身爲都，每入夏後，峽水暴涌，雲昏天回，幾撼地軸，白浪躍雉堞出，居民望之搖搖然。夜則萬雷股枕，甫就席，輒傍徨起。若此者，十餘日或五六日，每歲率三四，至以爲常。倉皇有警，則扶白負稚，



走郭西之斗堤。涕泣之聲聞數十里。而堤故孟公舊址，前此去江遠，今蠶食且半，文村之水直擣其背。萬一水從後決，地勢面雖高，而方張之怒猝不得洩，必且爲旁齧，必且爲橫激。我民欲別走，則四顧皆壑，如坳堂之螳，急而趨芥及芥一漂不可保，則固末如何也已。數十年來，邑人岌岌，議增護堤。當事者檄縣覆按，竟下革。而慈豁錢侯胤選，以甲辰之秋來牧，芟積舉廢，凡我民之所急如其疴，不盡其蠹不止也。凡我民之所急如其家，不擇怨勞險易，慨然當之，無微倖，無却退。邑人士知侯將大有爲，遂先以堤爲請。而革議者有數堵畝處其壓，輒欲踵故轍，侯陰悉之。偕今丞周君陞躬自按行，見遮道者數輩，侯逆問曰：「是故楊公堤址，雖微可尋也，若何訴？」數輩伏曰：「故堤也，何敢言。而堤之一角，塚壘壘，穿之則暴骸，避之則廢工，奈何？」侯顧丞笑曰：「若以余等不習其鄉，令賄者曲爲導，可謾也。」叱騶人後，去輿蓋，與丞偕步叢草間。顧謂役夫曰：「視吾趾所及，卽爲堤徑。」行至關廟前，率曠土無半畝，羣輩以爲神，皆股慄反走。量之得若干丈，分丁夫若干名，丞周君督率之，閱三月告成。諸父老有識者，謂其子弟曰：「若無謂此舉易也。當江防徐公建議時，首爲臺使者言狀，使者而下，愀然動色，至爲出錢，趣具議上，而一時狐鼠，竟以他議奪。昔出於上而難，今出於下而易，若謂侯何等父母也？」江防者，舊郡守堯莘也。嗟夫，今江水之憑陵，靖康以後之虜也。邑頻徙頻却，大似南渡之跼蹐。幸此堤復，我民倚斗爲長城。聞侯又欲疏北江之故道，以分水勢，如此則中興可望也。諸澤國皆有堤，雖甚重而無關司命。唯是堤與我民爲存亡，堤與我民爲存亡，故知侯與我民者命也，非堤也。夫關外之寄，唯命則重。余之比於折衝，非過也。是記也，固燕然之勒也。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亦然。使天曉曉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實，與萬物爭洪纖大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勝。天下之爲道者歧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吾僕役之，則吾用而角之，必且外吾



而求張。故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聃問道，不以是貶大。賢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變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列，三變而儒乃有爲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且夫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焚而爲名法，比而爲楊墨，遁而爲老釋，唯其竊吾似而甚焉，則指之曰異學，而實不出吾之所有。夫聽所言，觀所行，譽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而愉快，其樂我，席不溫轍，不解其愛兼，是聖人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攝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聲臭，是聖人未嘗廢虛無也。唯其無所不有，而出之以平淡，故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一，以求專其譽，故迹詭而言放，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其精以供吾用，而汰其甚，告之以所做，彼亦且樂爲吾用；吾覆之以天，臨之以君，庇之以父母，彼安敢出而爲吾害。唯吾自挾其道而與之角，居然以敵名予之，而彼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曰尊吾道，其實薄吾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道者，其言不過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措天下，皆綽綽然而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濯龍之宮，白馬之舍，其黨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也。故今之欲廓吾道，莫若遵孔孟之家法，而明其書，暢其旨。先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敝邑，見學宮圯，慨然捐餼新之。每至邑，則進諸生徒，告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朴直無雕飾。已又出書傳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蓋公之所以衛道者，與孟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卷也。昔者昌黎氏衛吾道，徒爲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冑衛也。夫介冑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第發明孔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異載。此猶禮樂盛而悍獷銷，聖門之伊呂也。邑士民戴公誨，爭請祠公。邑錢侯聞之甚喜曰：「是王政之大者。」竟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手曰：「公他日當俎豆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公始，公之從祀自



敝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薰其德而快其事，而不肖某得以文字濫其役，是皆不朽之籍也。公名雲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叔子。今者特祠巽序間，故略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惠不具載，以娛異日志峴首者。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邑學宮舊涖江，江水齧其址，宮遂遷，邑頻歲苦陽，侯殿材蠹過者，岌岌然慮其壓，則以孫木贅之。又十餘年，而贅者蝕其半，邑人相顧嘆惋，竟不敢議興革。夫邑之薦紳大夫，以至縫衣緩帶，皆誦法孔氏者也。積縷而縉，積塵而嶽。邑之人亦能辦此，獨以事重而地卑，故不敢不緩其議，以俟天子之命吏。夫今鄉校雖一鄉，其始蓋有所受之，小至一籩一豆，皆奉功令而行，不敢輒有增損。故學宮之重，與太廟等，而其興革，一稟於天子，外焉者遐而不得達，則稟於天子之命吏。今夫佛老之舍，朝而圯焉，久而呼於市，市之屠估傭保，操其興革，烏合而集事者，何則？其事輕也。昔李師道請出私財，贖魏徵舊宅，白居易論奏以爲事關激動，合出朝廷。夫此名臣舊第耳，當時惜大體者慎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之宮牆與？必有所操而後議，故下之人不得不緩，緩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而事行。古之爲治者，政學出於一，故曰：「在泮獻馘。」後之人特以爲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於官寺區署，一有興革，直付之一二章縫，而其事僅與釋老之宮等，於是學宮始輕，而絃誦之地，鬱爲苔蘚。後生末事，有經年不窺夫子門屏者，是亦爲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葺之節，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道州下車，未浹月，威愛大行。聞邑大成殿敝，卽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旣命有所操，無失體，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嘆惋而不敢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宮旣成，邑錢侯率諸薦紳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顏復見先聖？」洩洩然如唐子之久亡，而忽見其鄉也。則又曰：「邑公之畏壘也，將世世子孫俎豆公舍，學宮其安之。」遂併梁公兩祠於宮之左。公名應中，浙之會稽人，夫非謂學宮之能重公，而學宮待公之重，將使後之作者知其重，以時加修飾，而後生



未學，望宮牆而肅然，是祠之所以作也。

###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爲天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既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舶事，與記略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乃東晉永和，非高氏清泰時也。二公或別有所見耶？抑偶得於傳聞，而遂據以爲文耶？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未竟夜，覺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於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仰，如睹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罽賓僧伽難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爲遠降此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糝，髣髴不可見字。長沙寺者，郡人滕峻捨宅爲寺，故長沙守也。夫宣父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以不可知爲怪，非直無知也。又云「治國如視掌」，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益以形容不及爲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爲直無而蔑視，此宋儒師心之敝，是波旬說，非聖說也。言者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釋氏幻詭奇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升降，而聖賢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窮而靈怪顯。夫盜不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質於神。哉！怪之懾人也，捷於詩書劍戟。故天不有祥雲異氛，珮玦流孛之怪，則天不畏；地不有芝草靈木崩吼震竭之怪，則地不靈。夫天地非故爲妖異以駭世也，所以導聖而警頑也。且佛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典彝也。聖未始不怪，如儀鳳洛鳥，出圖躍魚，金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怪聞也。或曰：「信爾，聖賢奚不恆爲怪，以懾天下？」是不然。譬如花之根株梢葉，常物也，而偶爾一萼，則人爭異。萼愈難，人愈怪，使花而常萼，花將不重，花而止於根株梢葉，花之廢久矣。此佛與聖



賢之微旨也。郡侯徐見可以常道治民，又推宣尼歡喜讚嘆之意，莊嚴佛廬，善巧導世，王政所不廢也。林君茂化，吳人也。郡侯嘉其賢，托以茲殿，堅緻完好，若鬼工焉。其人雅士，樂其奇而悼其廢，非區區爲福田者也。蘇潛夫別有文，悉其事，余故不贅。

###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爲古尊宿也。既而閱元美伯玉二先生集，往往道之，始知爲近代禪伯。然二先生亦以夏臘高巖事之，度其時皆壯盛。二先生既悠遊以老去，奄忽若干歲，白楊可棟，而師白鬢鬢如舊時，逆其生當在宣成間也。諸徒屬試以臘叩，不答。嘗檢其篋，得舊繡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得衣也。」扣之，復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薙髮白雲山，禮大僧德敬爲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二十餘年，行脚所至，爲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住輒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虎耳巖。穴而哮者爭避匿去，師倚石爲屋，稍稍剪夷其積，圍瓢數十餘，踞石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者，纍纍如笠。巖上蓮池二，闊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粲，盡以供十方遊衲，行之數年，遂成叢林。頃震旦士女號呼悲啼而至者，不至虎耳巖猶未躋嶽也。至巖不面頂禮者，自以爲慳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日得一見，則喜過望，歸而對妻子言，猶有矜張之色，以故虎耳巖之名遍天下。好奇者，至附益之以古神僧事。家譚戶豔，雖齠男稚女，靡不道。計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尙方之賜掖庭之供，以月至。自嘉隆以來，撫摩者宿之著聞，未有若師者也。然師務爲密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敬，煦煦猶乳母之於驕子。金錢湧而至，拒不納，有贈糲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山，趺坐一龕中，如朽株。雖利根之士，好爲奇談，詭學者睹其顏，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以其耄，恐不及待。今年侍大人山行，獲一拜師於巖間。師貌甚腴，額隆隆起，至頂光滑可鑑。短鬚數莖如雪，見人闔其目，聞根甚利，語清健，望而知爲有道。會慈聖出內藏



金爲師治塔。塔甫成而余至，師之孫真慧等以記屬余，世系年甲，旣不能詳，不敢妄載。庚申以後詳之，抑其大者。至若遊人之所傳，好事之所述，俟他時入山，實而志之，今未暇也。

### 祇園寺碑文

浙西佛寺，甲于東南，至浙東，荒涼不可言，余每見未嘗不發笑。問之僧，皆曰：「貧甚，僧口腹之不給，何暇爲朽木治宮室？」余曰：「不然，夫修廢舉墜，長吏之事，卽公帑不繼，下一令當有以檀波羅密應者，一方民豈盡闕提也？」僧笑不對，旁有識者應曰：「而安知，而安知！夫簿書之吏，迫於酬對，縫衣之儒，束于名教，彼束於名教者，方借勢洙泗，托忠濂洛，熟讀原道諸篇，以恐嚇佛徒，幸不慮若居丁若人足矣，何下令之敢望？」因相顧太息而去。余旣自五泄歸，憩舟湘湖，睹蕭城中有四刹凌空者，異之。偕數友支策而至，入門，有額曰「祇園」，「規制甚敞，寶廬金地，爛焉一新，不覺吐舌曰：「怪哉！」浙東固性理國也。安所得檀越而輝張如此？詢之父老，始知爲吾友縣令沈君所募修，莫不狂呼歎賞。按舊記祇園始於玄度，成於獄陽王，相輪香刹，飛自天竺，故像遺廬，驗於曇彥。雖因果之常然，實寰中之稀有。自勝國末僧道拳改創之後，至今始三百餘年，頽敝不堪。吾友沈君，始再修葺。余觀野史載，蕭管爲玄度再來，管之後爲裴休，休之後爲一小國王，願力所乘，當非虛謬。今吾友現身宰官，慈悲堅忍，事事等佛，且以二三百年之廢寺，而一旦改轍時節，因緣似亦有以，倘亦玄度最後之身，乘願力而來者耶？宏子曰：「象法之盛，佛法之衰也。佛法莫甚於梁，亦莫敝於梁。當是時，寶刹如雲，神僧如林，以至天子爲奴，卿相授具，浮屠之盛絕，今古無兩。然而戒律成縛，義解爲祟，溺情因果，蕩心虛滅，誌公杜口，達摩不識。卒使後世理學大儒，譚心性者，以果報疑佛。溺果報者，又以佛法之不效，疑佛名爲崇佛，實佛冤耳。夫佛之言覺也，禪之言定也，雪山出家，偶爾示現，毗邪示疾，非無妻子。假使悉達長自衰周，未必不轍環鉤用，尼丘種出甘蔗，安知不削髮偏衣，釋迦孔子，易地皆然，而一二高識之



士見夫事佛道者如事竈，臠臠捨身，沾沾利益。遂欲絕口性命，塞路葱嶺，此何異聞噎廢食，見蹶停驂者哉？昔韓退之抗表佛骨，攻擊佛法，不遺餘力。及一見大顛，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得箇入處，攻其皮，嗜其髓。」吁！若退之者，豈非善護佛法者哉？沈君雋人，善譚名理，當知余言不謬。至於祇園此舉，似猶以像法教民者。諺不云乎：「多處減些子，少處添些子。」今浙東像法之衰極矣，此舉殆如瑞矣。

十方院碑記

阜成門迤北三里許，爲正義坊。坊北數武，有十方禪院，相傳爲北禹菴。萬曆初，有大力者奪而園之，于時五臺陸公捐資首倡，歸其值，堂其趾，畚築之餘，得殘碑尺許，有貞觀年月及北留寺記等字，然後知其爲唐寺也。乙己之秋，余與鄰虛居士夜話其中，主者爲歷山舜老，古朴沉默，與余兩人語，若有會也。於時環堵蕭然，塵土滿榻，像設不甚具。戊申秋，余復來遊，門廊殿廡爛焉一新。僧寮井井，日具千僧，供無不辦者，余因是而嘆師之苦心，殆有過于賢士大夫者也。自余計偕來，幾二十年，見京師之巷陌井里，日頽一日，而諸開士之舍及城內外園亭，工麗殆非昔有。未央之殿，窮歲月不能辦一石一木，而諸禪刹之締造如雨。一二大臣，叫闥伏闕，不能爲民請旦夕之命，而掖庭功德之錢，絡繹於道，捐江海而陸注之。是何士大夫之所難者，方外遊衲，顧獨易之耶？噫！國不可爲不虛，民不可爲不窮，百姓之膏填谿壑，而唯恐其不足，六軍之士，枕戈枵腹，而分衛不憂，鉢僧之所以致此者，必有道，而享是供者，亦當思片礫之不易致，粒米之不易消，毋以宴安而忘行業，庶不爲士大夫所呵也。

新建衆香林碑記

古之爲僧者，試經乃得度，如今之科目然，故其徒不繁而業精。迨於宋季，始有納贖求度者。當時士大夫相與咨嗟，以爲開遊惰之端。國初私度之禁尤嚴，至於今漫無稽攷，非窮巷比舍資生不給者之子若弟，則疥癩膿血之



老不能力者也。朝而傭奴，暮而髡髮，朝而市僧，暮而三衣，精藍之中，遂爲遊食之藪。於是托鉢擎錫，號衢呼舍者，幾遍天下。有王者起，將盡驅而農之乎？驅之不勝驅也，必有變。然則每郡邑限以額禁之，使無他往，可乎？曰：「比丘行脚，謂之參詢。行則僧，不行則非僧，固其師之遺教也。惡乎禁？」曰：「凡遊者必給牒，至他邑則驗之，若何？」曰：「使其人賢，僕僕衙署，彼將不屑，不賢則詐僞百出，郡邑安能盡案，其勢必假于胥隸，而相緣爲奸。昔之人蓋行之矣，行也而不能竟行，故其法遂廢。」曰：「然則御僧遂無策乎？」曰：「有，亦順而導之耳。」曰：「導之若何？」曰：「一曰置郵，郵卽古之叢林也。郡邑大者三四，小者一，凡客僧至而他投者，以奸論。二曰署師，師卽叢林主人也。取其賢而能不苛者，庸而能自潔者，暫寄而不長子孫者。方僧小過，則以規繩從事，大則付之邑長貳，其誰敢不肅？」往余入郡，謂蘇潛夫曰：「以渚宮之大，而無院舍以客遊衲，辟如縱三軍於市，而廢紀律，若之何不爲奸也？」有道人周念淨者，與余善，聞之欣然。率其侶曹某左某，乞余文爲倡，結茆南湖，以供來者。未幾，吳僧某至，道人見其真實，請以爲粥飯主。其初歛粒已不繼，則索之市井，朝饗之餘，三衢未遍，而白粲之積已足飽千餘衆。嗣是日以爲常，僧至如歸，既有約不得他往，奸徒無所藏，皆疾驅去，荆人大喜。賈客某者，嘆其規制過狹，爲造佛廬僧廊若干，像設嚴整，寢假有上國風。余友黃太史輝過而嘆曰：「是古香積遺範也。」大署其額曰：「衆香林。」於是衆香之名，遂聞諸方，道俗翕然宗之。

### 安鄉縣重修琴堂記

里人有受廬者，所受皆中人產也。其一人皇皇，救寒饑或不免，其一衣食婚嫁外，稍能衣帛騎乘。夫產同也，而華整異，其所操有過人者也。安鄉古作唐地，晉置南平郡，稱巨鎮，而唐以來始狹，不當赤畿之半，割湖水之餘以爲都，閭井荒荒然。一人淑矢而射，可洞城腹，故安鄉視他邑特險。邑有十金之役，則長吏旁皇錯愕，莫知所措。役百金



卽闔國囂然，故他邑時有土木，而安鄉獨否。民非不耕也，而田之所出，與馮夷共者十九，比長吏有征科，則持魚蝦零著者滿堂下。故他邑之興作，倚辦於惟正，安鄉則令君自爲計而已。侯蒞事之二年，田野闢，訟獄平，耕者有畦，居者有廬，百姓樂樂利利。然所欲興無不舉者，而蒞民之堂殊朽蠹，每風雨至，搖搖焉如欲墮，邑之父老亟以請。侯曰：「溝洫未治，何以宮爲？」父老曰：「治矣。百姓虞壓不虞卑。」侯曰：「諾。」猶未敢議興革也。一銖之積，必籍於官，蔬食垢衣，經年稍有贏焉，然後議材。使其民以逸爲愧，以勞爲適，若孝子順孫，見其父若祖，處危石下，唯恐墮也，然後議役差。堂成於閱月，而邑之人，謳吟載道矣。是則侯之所操，真有大過人者也。昔王文海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及令作唐，忽忽不樂。人有訟者，鞭而遣之，然邑人愛其才，至今誦之。故安鄉之俗，視他邑爲淳。至百世之後，譽謝公者，不知於王何如也？



# 誌銘

## 余大家耐葬墓石記

余先世自黃移南郡，蓋武胄也。至王父左溪公行而族始著，課子弟章句業，冠里中。至余大人行，始文冠諸生。至余兄弟輩，而魁海內者一，籍金閨者二，舉賢書者一，遊槐門黌舍之間者幾四十餘人。計高祖有倫公，至余輩凡五世，族指幾三千許。族兄弟子姪，或不能字，騎而遇道上，不能貌，或不下亦下。里之冠族也。先世闕記載，大王父至遺其字，其遺行逸事，惟王母余大姑能道其略。余嘗問大姑：「大王父何如人？」大姑曰：「聞之先姑言，隱而豪舉者也。出入必帶劍，馳怒馬，着靺鞨衣。嘗遊柞林雙田之間，遇魁盜數十人，怒領家僮格鬪，立磔之。遇歲殍，則煮糜以飼飢者，所活不可計。」問王父，則曰：「余不知其他，記嘉靖之廿三四年間，出母金以千計，出穀以萬計。時鄉邑飢甚，王父取其券盡焚之。蒼頭輩局而飼，恐其責負也。是年而父生。生平不識邑大夫門，所交爲而外大父龜公。作吾曹公時爲貧諸生，困甚，延之讀書，傾肝膽交焉。龜公後舉進士，官至河南左轄。曹公舉歲進士，其豁達知人多此類。」余私嘆曰：「是袁氏所以盛也！」欲爲家乘，未果。去歲使回，大姑耄矣，欲就枕蓐，問詳而私志之，會卒。嗟夫！大姑生於邑之先主營，爲正德之乙亥歲十月廿日，長而歸於袁。嫡姑邱嚴栗，艱難辛楚，備嘗之矣。大姑怡然不色忤也。戊戌舉長姑，己亥邱亦舉二姑，甫數月耳，釋長姑乳乳之。癸卯舉余父，甲辰邱亦舉余叔，甫數月耳，釋余父乳乳之。庚戌邱大姑卒，王父委之家政，撫二孩絕痛。歸二姑也，先於長，倍其奩。二姑所歸家，儒而貧，姑資給之十餘年。後二姑病，姑念之至絕食。一日晨起，有鳥投姑懷，宛轉而死，姑慟哭未絕聲而訃至。其至性如此。戊午王父卽世，二姑莞然，家益落。大姑起之如王父時，課余父舉子業，令之就學，不復干生產事。余父以是爲諸生有聲。歲乙亥，余母卒，所



以撫余兄弟姊者，如余叔與姑也。噫！姑之矣，復母之矣，尙何言哉！歲乙卯，余兄舉于鄉，大姑爲一開顏。丙戌，試南宮第一，戊子，不肖孫宏繼舉於鄉，壬辰，復得雋，大姑乃輾然喜曰：「袁氏二世無冢婦矣，余畢世爲袁氏勞薪攻苦茹燥，不遺餘力，天高地遠，以有今日，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甲午，余謁選，大姑執余手而哭曰：「爾有王事，八九十老人豈能待爾耶？去有爾父在，莫念我也！」余時感傷甚。庚子，長兄與余及三弟皆留京邸，大人書來云：「大姑病，痛念兒輩，前者廢箸數日，爾妹冠進賢拜牀下曰：『兒歸矣！』大家喜見齒，遂進食。」余兄弟把書，腸爲之裂。時伯修直東華日講，國本未定，侍講筵寺纔三人，何忍言退？小修試事迫，余方官太學，例不得請，每相對而泣。無何，余轉春曹郎，私喜曰：「是有間可以見大姑矣！」遂以秋試終之月，挾弟南歸。歸而拜王母於牀下，則猶喜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時亡兄訃亦至。嗚呼！痛哉！嗟乎！計袁氏三世子孫，寸摩而尺拊之，皆大姑也。山之毛，地之產，坵之塊，皆姑積之筐箱，而納之辟辟統也。今長安數十里外，見豐林茂竹，蒼秀如山，松栗槐柏，干霄翳日者，皆姑之手植也。姑性好施，非知有施之義，與其報，貧則憫之而已。性忘人過，非知有捐忿之義，與市德，怨則消之而已。噫！此聖質也，冰霜以厲之，陽溫以發之，日星以照之，欲不發生，可得乎？欲長子若孫者，但觀大姑之行，及先世之所以盛，雖百世茂可也。將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附葬王父左溪公鳳山之原，孫不敏，敬書其事於石，以告後人。左溪公諱大化，年四十六卒。大姑子一，爲余父，勅封翰林院編修。孫男五，長卽余兄宗道，官至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次宏道，次中道，國子生。次安道，寧道，俱邑諸生。曾孫四，嗣宗道者祈年，中道子也。宏道子曰彭年，安道子曰椿年。邱大姑子一，爲余叔士玉，女一，適太守王公弟槃，早卒。孫男四，馬鬣而封再三，中郎王父，其西則邱大姑也。

少溪袁公墓石銘

叔少溪公諱士玉，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公而母別。七歲失冢母邱，母於封公母余大家。弱好弄，挾瓦注



走里閨，酒後耳熱，出所彈雀炙之，遍啖諸年少，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孤，封公止長一歲，任家政，而公嬉俠如故，性癖馬，廐中皆良駒，懸高貲不肯售，不致遠，但日馳湖莽間，風鬣霧鬣，望若龍種，觀其蹴踏嚙脊，驕嘶鼻語，以爲快。未鷄鳴輒起，櫛沐衣冠而立庭中，命臧獲牽駒出，然松而照之，視其饑飽芻秣而後放。晚則從山頭望歸塵，掀齒而笑。爲人魁梧長悍，善飲食，口攜揪蠶偏提五木，挾諸客走馬雙田孟溪間，劇飲澈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一刻奔走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甲辰，享年六十。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月二十日，附葬鳳山之原，分邱姑之蠶而封之，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將終，以銘屬余姪宏道，乃搦管獻歎而爲之銘。

銘曰：「支公神駿，武子馬語，癖則癖矣，猶勝孫子荆之嗜黔技。」

### 詹大家壙記銘

余在抱卽多病，母不忍自育，托於詹大姑，恩倍母。甫六歲，卽失母，時中道弟方四歲，皆育於大姑，以是余等至成人無失母憂。往余令吳，大姑年七十有五，會小病，爲余之乞休者三，語在去吳牘中。時吳中數百萬人相率散緡，飯緡爲大姑求福，冀以留余，余不許，則又籍其名請命於城隍，願各損其壽十日以壽姑，余不忍，竟留。然胸中自是鬱鬱，不半載，遂病，乞歸益力。閱六月乃得請。大人書來云：「詹姑方健，兒謁部得改歸未遲。」遂入改京兆授，又不獲歸，然大姑益善飯。閱二歲，由國子教除儀曹，始乞差還，大姑白鬢鬢，扶鳩杖出勞，余泣且喜。旣事竣，余遂乞病，杜門侍姑，二年乃卒，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又七日，時萬曆壬寅十月之廿五日也。卒之日，家大人封公哭之慟，謂余曰：「兒但知母若等，不知實母余也。余生，值嫡嚴厲，姑釋己女以乳，左手櫪，右執衣褥浣焉，艱辛百倍，無弗恬也。頃之余出就僮舍，凡餅餌果炙之屬，昏而出，朝而飼焉，朝而出，昏而飼焉，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者也。汝王父見背時，姑年纔三十餘，族長者憐其少，且無子女，強之改適，姑以死自誓，與余大姑共持家政。余時弱冠就外傅，所以督余



者甚力，甫成立，而汝母卽世，二十年勞瘁，汝所見也。及汝兄登賢書，汝姊嫁，汝二人始束髮，而冢婦曹復去世，三在抱，男女復托命焉。嗟夫！袁氏三世，皆姑懷中物也。言已復哭，諸孫及諸眷屬皆慟哭，不肖孫宏道哭而勅諸石，且系以銘。

銘曰：「荷葉山之蓊蓊，三官塚之童童。協余夢是惟淨土之近封，女禪兒海嬉以從。」

###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孺人廖氏，爲先庶子伯修兄繼室。少庶子七歲，年十八乃歸。時伯修方爲孝廉，旣官翰苑，遂封孺人。隨伯修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稱未亡四載，得年三十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八日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妾媵以恩。伯修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繡佛，日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斲棺治鬼衣，若遠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將以是年十一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傍，相距丈許，遂爲之銘。

銘曰：「原之右爲姑若夫，原之左爲子若姪，夜臺之聚首，勝白日之歔泣。性溫而貞，不愧姑也。操嚴而潔，不愧夫也。唯其不愧，是以含笑而歸，願佐夫子於黃墟。」

###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羅公諱文彩，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欽賈往來楚蜀間，愛夷陵樸雅，遂家焉。欽生怡，是爲懷湖公。怡生三子，伯文錦，季文鑑，公其仲也。生而穎異，日記數千言，爲偶聲，輒隨口應。而公以近籍，恐爲里閭所欺，遂罷習舉子業，與伯同賈。私攜古文詞讀之，遇山水佳處，乃流連忘返。伯叱之曰：「世豈有牙籤籌子，青山賈兒耶？」公謝之，不顧也。已乃獨賈，日則散緡，夜則鉛槧如初。利輒倍他人，橐中不遺一錢。伯蚤逝，去懷湖公沒纔三年，公慟哭曰：「天乎！奪吾父兄之速耶！」撫伯子如所生，擇里中英妙爲之庭課，後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亦三舉子，遂



去賈業，以詩書爲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垢面而呼，問其故，則鬻身以償其夫貸者也。公憫之，遂爲代償。又買一姬，納幣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體，改而別字者，公乃資之合歡，幣帛一無所問。有貸其貲以賈者，日走青樓中，貲蕩盡，以居求償。公憐之，曰：「少年幸莫入輕肥場，吾不汝迫也。」遂焚其券。公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袁孝尼不傳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指間勃勃，常有流泉遠澗，不願聞人間鷓鴣絃鐵撥聲也。峽州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弈，客先一道不能勝，公忿而歸，取局譜觀之，精思半月，遂兩先客。人以是服其敏。居家務爲儉素淳樸，所餘輒施，修利造梁，無虛歲。再飲於鄉，後輒辭。暮年皈心蓮邦，課誦至忘寢食，既病，不服藥，唯誦極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泣曰：「陰陽家言時日不利，奈何！」公輪指曰：「明且當利，爲汝等一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衲，攜我入七寶池矣。」遂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卽少宰兄柳溪公女，賢淑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年卒。子三，長冠，國子生；次冕，廩諸生；次旒，州庠生，皆以文藻知名於時。而冕留柳浪湖一月，與余倡和最久，異日不愧木天石渠之選者也。孫男十，繼室盧氏，撫育諸子無異己出。先公十年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其先叔文鑑，謂曰：「汝父母數俱盡，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至是始驗。於是冠等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後莊，而乞銘於余。銘曰：「是以菩薩檀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禮樂，訓其子若孫者也。是支那國之善士，而蓮花七寶土之氓也。」

### 司馬孺人墓銘

孺人司馬氏，邑之谷昇里人。年十六而歸，余同高祖叔冰壺公，逮事舅姑若干年，克盡婦道。舅卽德興縣貳龍潭翁也。翁甫得官，卽解綬歸，優游田里間，稱善士。村故多盜，翁世雄於貲，徒避不常。孺人佐叔爲層樓，居翁姑其上。翁喜謂里人曰：「吾今日始覺高枕之爲甘也。」翁晚歲獲享耄期，壺觴嘯詠，比於陶白者，叔與孺人之力也。叔有



隱德，捐己之急以卹困，至於橋梁舟楫，見卽施之，以故家遂貧。孺人安之，督課僮力，嚴慈有方，家無羨財，而佐夫子以行德者，行之終身不厭。迨庚子秋，伯子宗郢舉於鄉里，人乃竊嘆曰：「是乃若夫婦所爲封殖者也。」次子宗成，邑庠生，子某某甫弱冠，皆有雋才。伯子得雋之三年而孺人卒，是爲甲辰春，年若干歲，窆於先姑之右。宏道曰：「谷昇世出賢女，庚子之捷三人，余家兄弟先後得雋五人，皆甥於谷者也。偶然耶？抑地靈耶？兩村相隔一帶水，當爲將來佳話。」

銘曰：「其婦也範，其母也式，胡不耀之三光而襲之九地？是宜隆其封，傑其制。去此三年，天語將至。」

###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墓石銘

壬寅冬十二月望，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禪林。是夕建三聖閣，寒月燭林如洗。夜半，公呼余出，笑曰：「此坡公承天院舊案也，吾兩人乃復繼之。」呼同事數少年不應，苦邀之，以霜威辭。公曰：「少年何衰憊甚，豈若老健耶？」徘徊霜月下，余體粟漸不支，而公愈勃勃。余私念曰：「是壽者相也！」後四日丙夜，忽有叩門聲甚急，余披衣起問之，則曰：「公暴卒。」余不襪而馳至，則公瞑目數刻矣。公精研性命，至晚乃通釋氏，不葷血者三年。高才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每得異典，躬自離校，蓄書至萬餘軸。邑人士稍知慕古者，公與兄先大父之力也。性寬厚，恥談人過。人有挾械以弄公者，公佯若墮之，而實了了。後雖負公，公亦竟不發。好古圖畫及鐘鼎，五畝之宅，花竹居半，怪石枯松，纍纍几席間，亭臺軒楯，小不當意，輒毀去，踰日更作，疏題未竟，榱棟已移，公竟以此貧，然公不屑也。嘗從河北使還，見道上柳條燥燥，公愛不已，呼役夫伐數枝，縛置輿旁。問之，則曰：「江南無此佳柳，持歸樹之。」聞者匿笑。及至家，僅得枯株數條而已，公獨令置水邊。其韻致高遠，皆此類。噫！此可與齷齪俗兒道耶！政使道，亦當不解也。公晚歲與余最契，所可言者，公之粗迹，至公之自得處，雖公不能自也。公諱仲慶，存惟長方伯公季子，而太原令之弟也。母曰趙



夫人生嘉靖庚戌歲，萬歷己卯舉於鄉，名第三，時先兄宗道第八里中以爲美談。庚辰成進士，授行人。乙酉改福建道御史，甫再月，出爲磁州判，以疏論權黨也。未幾陞汝寧推官。丁亥轉南戶部主事。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頃之以內艱歸。既而方公伯亦卒，公遂無經世意，自稱遯菴居士。角巾散帶之朋，赤髭白足之侶，優游茂林，晤言終日者十餘年，竟若坐脫以去。雖世壽僅五十三，然彈指拂石，於公何別，公之學何學也哉？公卒之三年，繹服僅踰月，公之妻安人陳氏，以病瘍亦卒。時乙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安人慈慧恭謹，事姑嫜以孝，育妾媵以恩，撫諸庶踰已出，好施樂善，與駕部同之。封安人，邑中呼無女聖。先是安人持五十三佛名號甚謹，委家童善書者另錄一紙，僅書未半，而所置案稍不潔，其人復嗜飲，是日午猛風捲地，一黑衣神擁而入，拔是經至安人所居樓前，已排空直上，霹靂大作，市中人見若匹練，後有人自城外來，云十餘里尙見之，竟不知墮處。余聞之嘆曰：「此精誠之感也，雖然安人恐將厭世。」已而果逝。余兄弟幼失母，安人待之若所生，安人之亡也，余與中道弟及諸婦皆哭之慟。安人生乙酉，壽踰公四年。安人事公若干歲，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公甚敬禮之。長子炳閔及女適李氏者，安人出，子某及女適鄒氏者皆庶出，而次子某早卒，炳閔子三。以丙午正月二日合葬特坵東山之原，而余泣爲之銘，此公志，亦余責也。

銘曰：「公歸之日，釋者寶方，夢一大士，飄然而南翔。云有善人，結伴以行。已復有逝而更生者，云：「見公於琉璃之堂，公之侍姬，明眉鬢髮，仙袂揚揚，笑公之旁。」儒者曰：「此荒唐之言也。」以問袁生，生笑而不答，既而告曰：「汝見夫掣空而直上者，誰之主張耶？」」

### 舒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教之新聲，走荊鄂間。未幾至余里，見王公左溪，公慈而俠，委身。



年三十餘而王父卽世，家了然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家以死自矢，朝耕暮織，爲余叔督家政，甚勤苦。叔諸子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溼，倍于所生。閨操之嚴，凜若寒玉，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

銘曰：「食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徙？聞家之風，可以愧死。」

### 慈谿錢君墓石銘

慈谿錢侯令余邑，暮年而政成，以取考聞于朝，鄉大夫畢賀，侯泣謝曰：「是先子教也，先子居常誨不肖曰：『而物情乎？衡之所以適者平也，水之所以鑑者澄也，春之所以暢者溫也，霜之所以厲者潔也。』命不肖勒諸佩，不肖兢兢龜蔡之，下車以來，唯恐一朝戾先子教，以爲諸大夫辱，其敢言最。」鄉大夫曰：「是也是，是乃侯之所以福我民者！先公持矩平，侯規之以程物，居心淨，侯規之以用照，溫然而煦育耶，唯先公之膏液也；皎然而冰雪耶，不可犯者色耶，唯先公之凜冽也。民等不獲事先公，猶幸沐先公之教以生，敢不下拜！」侯起謝，未幾侯持先公狀一通，乞銘于余。余唯執役之榮，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諱良臣，字顯君，其先家於鄞。勝國時有均一解元者，始徒慈。三傳而爲濱，少參森，正統壬戌進士也。森生珪，珪生鈇，鈇生儀，卽公之父。公生而穎異，失怙早，能自得師，弱冠有偕年之知。所與交，多名士，如侍御向公某，太史王公某，文學桂公某，孝廉張公某，雅以文行推重公，稱素心交。及桂公早世，向王諸公先後起家，而公屢蹶場屋，諸公每以石交援，公弗屑也。壯年讀書雲間，豪傑多從之遊，如唐君某，鍾君某，皆出公門下。及鍾宦括蒼，遣使迎公，公至彼，爲條利病，及諸曹史不職狀。鍾嘆曰：「始余從先生學，謂章句恆事耳，今乃知學之所以仕也。余不足以盡先生，是數端者又安足以盡先生學，余負愧多矣！」鍾卒，內召爲時名臣云。公有至性，自以奉養不逮，居恆抑抑。卽年當耆艾，每一道及，則淚泫泫下。嘗收邑子羨金，有孔姓者力不及，將鬻妻以償。



公聞之，大驚，急寘不問。數年後，過市閭，有婦人抱嬰拜公前者，公驚問故。泣謝曰：「此乃向者君所寬也，余夫婦幸得瓦全，遂有子，此一瓣香爲君子若孫燒也。」公佯爲不知者而避之。其旣以振人之急，不自爲德，皆此類。晚年自號層峯居士，志入山之深也。公強仕始生邑侯，故侯每曰：「先子盛年多奇行，生也晚，遂不及聞，傷哉！」余曰：「公之學不可見，見於門牆及哲嗣者，皆公學之餘也。不朽者三，公有其二，何憾也！昔楊王孫以贏葬而傳，劇伶以酒頌而傳，士之垂譽，豈必在多哉。」公生于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四月九日。逝後三年而邑侯舉于鄉。邑侯母沈，以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萬曆甲午三月十二日卒。子三：長卽邑侯，名胤選，娶趙氏，繼娶向氏；仲奇選，娶應氏，季龍選，邑諸生，娶鄭氏。女一適諸生羅雲鳳。孫男六名，標，邑諸生，名束，名籍，俱長出；名科，名桂，名柱，俱仲出。孫女三，亦長出也。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邑東之鄮山，乃爲之銘，其碣曰：

「其身之不試，而試諸子。涓涓者液，如波方駛。近則四明，遠唯茗水，畢萬之後必大，請誓諸砥。」

#### 四樂精舍銘有序

四樂精舍者，總戎村君日章宴坐處也。君介胄士，而法喜自娛，蕭然塵外，化叱咤爲嘯歌，收檀串爲禪板，刻胡頭爲戒珠，驅大黃爲筠管，身處絕塞，而君樂之若花林胥國，此其中必有得也。抑龐公有言：「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而阿羅漢一名殺賊，夫烟燄未有不風而斂，太平未有不戈而定，故夫收根塵之賊者，亦礪吾般若之刃而已矣。精舍標目，君所爲題辭，甚是，余茲不贅，聊述君之意而爲之銘。

銘曰：「鐵劍利，倡優詘。胡沙平，花鳥出。錢朽貫，介生蝨。左匣龍辱，右散帙。昆邪居士老無疾，眉如劍豎鬚撚漆。雪兒微笑呵銀筆，口吐紅霞光照室。長箋短幅搜隱逸，甌觥帳曉忘梳櫛。畫倚枯松抱昏膝。」

#### 張元平小像贊



和焉而披春雲，秀焉而立遠嶠，蕭然頽頽者如俯石之疎竹，而漫焉筆端者如冷風之號萬竅。客見而問曰：「此江左之士歟？抑山厓而雲釣者也？」曰：「非也，有其調。」





疏

聖母塔院疏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爲言。師遂指茅爲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穗村名始此，今聖母塔卽其故封也。邑自漢唐來無文士，故舊事多略，而塔碑剝蝕盡，逸事僅見統記中，所謂荊州碑乃統記夾註所拾耳，亦不知碑爲何人作也。嘆先蹟之久湮，悲文獻之殘闕，後來者彌永彌敝，他日摩耶藏骨地，焉知不爲卜兆者所奪略也？夫中國之有智者，猶西士之有釋迦也。以藏通別圓判一代時教而教意盡，以空假中三觀發明真諦而禪那啓。以十疑釋西方淨土之旨而往生決。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微言，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真指心宗，攝無量義海，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而皆歸之第一義，則永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述也。蕞爾小邑生此大聖，辟彼育龜，值浮木孔，而鄉里後生至不聞其名，遺文闕略，抑至於此。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一院，以永此塔。牆宇堂廚之類，費青銅將八十千，合衆佛子之力，而供一佛母，計當不難。生第勉爲之，唯漸而恆乃可成。

板橋施茶疏

繁熱隆寒，九十者半，渴驥奔泉，行人在道，當其炎則燄在喉，當其寒則冰在腹，取之杯杓之間，而所活者至不可計。至若春暖秋明，解裝釋馱，遊人踏沙而過，羈鞅之客，傷風煙之頓異，而流光之爲塵足也，煩懣之時，忽咽一杯，眼若開而心若釋，亦足以少舒其困頓之苦，而發泄其羈旅無聊之况也乎？此古人置郵傳餐之旨，王政之所先也。茶，夏費薪，冬費薑，其勞費等，計一月費不下二金，邑諸宰官主之，春秋之費當夏冬三之二，諸居士塞夷及往來客子主之。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僧供出自分衛，佛制也；後因乞者不勝煩，供者不勝數，而寺田之制始興。夫天下之官者商者工者皆待食於農，耕之者一而食之者十，農安得不厲？夫官爲民策早潦，正疆洫，是官未始不農也。夫商爲民以穀易錢，以舟車通器貨，是商未始不耒也。夫工爲民陶冶鑄識，絀創作，是工未始不耨也。今夫僧居則辨道，行則參禮，無銖兩之事及民，其真能爲應供爲利生者，百不能一！而坐而蠹庾粟者，十人而九也。夫取百不能一者，而皆取給于農，則農困監劣僧之敝，而併廢福田，則僧困。此兩弊之道也。自隋以來，久而不弊者，唯寺田一法。計僧而田之，計田而夫之，一畝之入，可供一僧，一畝之力，常借二夫，是一畝而供一僧與二農也。以其二自給，其一以辦官稅，坐而食之，不爲蠹國，使天下之爲僧者，皆借民力以辦禪；而其貧無田者，復得借僧畝以自食。此與官與商與工交相釋者同。比之方繼口最爲淨食，是瞿曇生中國，決當易分衛之制而爲田也。天界寺舊有田，今以供院僧，而四方行脚不粘孟粒，禪者某議買田以供禪衆，宰官居士有能共成此舉者，於國於農於僧皆有大饒益，此經世之畫也。

廬山募緣小引

匡廬之勝，峯爲五老，泉爲瀑布，巖爲獅子文殊，澗爲青玉峽，玉函潭，至於幽林邃壑，迂回曲折，則天池獨臻其奧。余自丁酉來，入名山者五，五泄以瀑勝，天目齊雲以石勝，盤山紅螺奇嶮極矣，要以巖壑勝。而匡廬皆奄有之。所至之地，驚心駭目。計此山之石之瀑之巖壑煙巒，分身作千百山，猶當與天台雁宕爭勝也。天池僧某者，所往必向導，余一石一勺皆能言其目，詳其委余往入山，有白首不能名一坵者，少年上人獨能耽心水石，此一快也。山中每年末，具合山供，禪者邇隸其職，同行數衲爲余言，余囊適竭，不能具檀，自惟斬鄂去匡爲近，又余及孟常兄弟及吳臯倩在焉，而禪者所職，得三十千青銅可辦，當不惜也。因爲述匡山之勝，併以此意達之。



# 梵路疏

從斗堤而來，儒而館者，行脚而菴也，傭而灌者，甕而汲者，皆道此巷。巷凹，雨則滯，久則洫。人趾之所踐，牛羊之所蹂踏，漬若膠浹，少者至弊。計紬其衣者，一春當費鞮二緡。市人雖赤足，其襦襜衫裙汚浣之費一日工；色且脫，傭不灌則減其直。汲者迂道則甕殮不時。婦女既至，見其皙，則不雅。或傾什，則費且蕪。故議者欲整此巷，以便往來。蓋非獨巾衫者當惜其履，至於闔里屠估，下逮賣菜傭兒女子，護其禪而醜見其脛者，亦當以數錢見與，是亦減費之道，是可施也已。

## 補藏疏

二聖寺藏經，余與鬻惟學先生次其目，惟長先生補其亡，通禪暨諸居士飾其櫃，而飾蠶粉者尙十之五，失次者十之三。通禪欲詮補之，資具闕。鄉之宰官長者，始困於造閣，既困於治櫃，其合力者不過三兩家，且貧。通禪不欲重困諸窮宰官，謀爲遠募，而問策於余。余曰：「此鄉人之恥也；東西南北，任錫所至，使其人皆笑鄉大夫之貧且慳，不能檀，而更布金錢以愧吾鄉大夫，是亦發露之一也。」

## 衆香林疏

官有郵，旅有舍，僧有叢林，此卽次之地也。郵有宰，舍有主人，叢林有接待僧，此掌理之人也。郵廩於官，舍取辦於客，而僧孑然一錫，過傳舍則皂而挺者呵斥，等於餓隸，投逆旅則囊唯一鉢，又以其緇而髡也，不祥，急叱之出。所謂叢林者，復無所取，四方之人，非甚不急之緡，不投一縷，故接待之難，比置菴造像百倍。而行脚每至之處，不敢與疥癩爭席。至若一遇暴警，令首詰奸，而僧徒先遭其虐，三木扭遞者，比比皆是。是皆叢林之不立，以至於此。昔石頭道盛時，每數十里置一僧郵，而荆最要，故叢林稱盛，今淨地與民居雜，而僧習爲市，已不復知薙髮爲何事。大士之



堂，每以客豕，而客僧至者，不得取一粢，是何今昔之懸絕也！衆香林創始於念淨居士，而命名於黃太史，托於比來僧某，斂而粒之，以郵四方之行脚者，此盛舉也。敢以告今之宰官長者，興青原之道，而繼劉虬羅舍之業，此其時也。經曰：「客有往來，郵常自若。」荆人勉之！

題供僧籍

有募米供僧者，有募檀越代供者。募米者某講席某期叢林某功德主某，此其施也。有據故人樂供募檀越代供者，發願供僧若干，今日遇一人募齋僧幾許，明然如之，有樂施者，卽籍名簿上，其人爲具供如法，畢其數而止。僧無貯糧之煩，轉輸之苦，主者信其無他，亦樂爲之供，故行脚之人便之。明僧舊有是願，青平居士代爲乞言，余謂若但欲滿供僧之願而已，則如前所云募檀越代供者，其法簡，其願易畢，明僧酌之！

募建青門菴疏

凡山川要會處，人士都雅，俗華而好義，則其間刹宇必多；故今京都吳越精藍葦置，而文章禮樂亦甲中夏。夫衣紈繡而過者，入村落則老稚聚而駭，過下邑則士竊議指其背，至通都則常，其習固也。往余爲童子時，與諸巾冠者遊，見圓頂而緇者，則羣指曰：「楊墨！」稍長，讀子史書，旁及二氏，笑曰：「此何與子輿氏舌？」而是時士競操觚業，以諛時目，故亦習子史及釋老之淺易者，士之入伽藍者，揖必至蹠，見僧乃不怒。迨先伯修旣以中祕里旋，首倡性命之說，函蓋儒釋，時出其精語一二示人，人人以爲大道可學，三聖人之大指如出一家，見行脚之稍能談者，揖而坐，上座，事二氏先師有禮，而所謂精藍禪室者，遂亦數數修飾，浸循有大國風，青矜之士，口者什六，身者什三，唯一二老儒守陳編久者不復信，世雅不重之，故不勝也。沈生從余講業，及熏聞貝典熟，世爲瓜渚里人，渚中人士，習爲修雅，將闢禪舍以客桑門，余頷其楣曰：「青門，」志里也；且以識下邑之文漸埒上國也。夫不知有秋之獲者，見



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福田之道者亦然。渚中人士業知之已，慎無惜種。語曰：「臨淵羨魚，不若結網。」

### 諸天寺募疏

平樂去余村二十里而近，平疇碧樹，與岡巒相錯，大約風景似余村也。去冬始一履其地，問所謂太歲岡者，村民皆曰不知，而諸天寺倚高阜，剝落荆杞中，寺雖敗落，而遺跡未朽，過此則爲畦爲澤，無復一卷，疑所倚卽太歲岡也。寺本共調御，而額以天，不稱夫取祈年未央而省署之侗者，知其不合；民惑於福田，而躋竈於奧，此下凡之通病也。昔無盡居士問孔釋孰勝，妙喜曰：「孔氏師天，言必以天爲則，如來以天爲部辟，則臣妾臧獲也。」今故曰：「額以天，弗稱。」諸大檀信旣有意丹碧之矣，盍併其名正之！夫邀令長之福者，寬其稅額，復其身而已，邀天子之福，則爲通侯，爲卿貳，是在諸檀越取之。田子曰：「必也正名，敢爲福始，謹如所約，以告里氓。」田子名某，世爲里中望族。

### 題王路菴疏

往來衲子侈談僧郵者，曰丹陽，曰吳江，曰西興，而姑蘇之王路菴爲最。余友死心適從越來，談未合齒，而菴之鳩材者至，持余友錢兼山曹魯川書各一通爲質，以吳楚地遠，不得余一言，人未信也。余告之曰：「菴主之願，是余令吳時質諸目，山居時質諸耳，師來又復質諸兩宰官牘，余不敢爲妄語緣，庶幾檀那以信王路菴者信師，是在師深心與廣長舌而已。勉之！」

### 公安二聖寺重修天王殿疏

環荊州之精刹以千數，而二聖最古且異。濟川居士載之碑甚具，邑中雖耆宿莫有知者。余童年過而讀之，駭以語吾兄，然未知濟川何等人也。後讀五燈，始知爲不動軒主人，妙喜所印可者，微斯人，則二大士之跡不傳，卽寺



亦莫知所自始也。邑中文獻絕無可考，自有茲邑來，姓名一無見史冊者，流寓宦蹟，稍稍有之，而亦不詳，予史所載，至不能舉其名，至於子貞少陵之屬，稍名之已，而羞藻之義闕然，僅僅一智者禪師爲邑產，邑人多不知，記者述其所自，或曰潁川人，不知其先以公封邑而至也，獨荊州碑中載有茅穗油河事，可爲的據，而茅村之聖母塔石級如故，然邑人已不知爲誰家封豨，耕耨樵者，日侵削不止，其不爲鎌刃礪石者，或亦髡將軍阿持之耳，蓋邑人之不好事久矣。寺始末載碑中，故不贅。舊址爲江所齧，自椒園移來，三十餘年，去歲始新其垣，天王殿架朽而柴之，有其名耳。寺故以二大士現忿怒像，故置四天子貌而空其殿。夫空之是已，余意當範智者大士其中，益以遠上人寶珠之屬，併祀呂廋而下諸大宰官客子，及茲邑道德文行之超越者，使來者一入斯堂，而文獻宛然在目，亦士林之一快也。夫四天子以護法著稱，諸禪伯天子之所禮也。王臣宰官遺教之所屬累，所以助四天子於明明者也。諸君子悼文獻之久湮，思盛事可以義起也。雖微福田，遽寧挈然已乎？靈公善語邑長者，於予言必有合也。

募作板橋

十一月杙，十二月梁，車蹄格格，以驅以行。維茲紅板，軌不得方，木槽塊圯，水遠道長。稽首哲人，開箱啓囊，無偏無頽，來者堂堂。題籍伊誰，曰東省郎，厥歲在寅，厥律始商。

題請藏疏引

雪浪之高足曰某，去秋謁余柳浪，遂入蜀謁傅大士，因得縱觀播形勝，還爲余言，余笑曰：「是昔爲無厭足王國士，今遂爲慈氏樓閣，煙水是同，願童子勿生二想也！」復窮其所之，曰：「將北入燕，遍叩諸大檀，乞靈文一藏，歸雲浮山，願居士爲引其端！」於是石公爲之說曰：「師遊雪浪，胸有全藏，欲楷後學，名言是仗。維雲浮山，徧吉所相，霞光煙靄，現六牙象。於赫天子，以慈德王，黃卷赤軸，施彼萬方。行矣善財，當仁不讓，如龍乘雲，如鳥入曠。白馬歸來，



爲法中將，稽首大檀，歡喜是望，作智慧因，佛種無量。

### 普光寺疏

茅穗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興。蒲州碑所載，與統紀雖不甚合，然覈其名，與其故蹟，智者爲里人，無疑也。今里中人指其近似，皆附會大師，或云智者於里中建名刹六，而普光報本南觀音皆是，智者嘗云：「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大師以酬恩南還，此地乃其生緣，安得無刹？迨台教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觀，而錢氏王臨安始還故物，大師之迹，晦而不章久矣！夫中國學者，至并其教而亡之，而何有於尺椽寸塊也！且孱陵自隋唐迄今，人物寂寞，文采著聞，不得一指，中間闡宗乘者，亦纔得一二衲，要之門庭互異，則又非彼門下客也。普光寺頹久矣，近邑長者多談禪那，諸鄉落所謂藍舍者，皆雲興，而大師所創立尤屬意焉。里大姓競爲光復，且曰：「值今大有年，半村落中可具，無煩他營。」以告袁子，袁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 菩提寺疏

菩提寺，余一再至其地，比他刹爲淨。今之所謂刹者，名雖精藍，實則禽檻豕柙也；又其上，則糟坵澆汗也；甚或青豆之房，以貯黛綠，雨花之館，以奏淫哇；而菩提寺以少僻遠，遂無復此穢。然門殿皆不甚飾，寺僧以余舊遊，乞余爲引，余曰：「此淨地，諸檀那所習也，余言何足重，諸上人第以淨因感之，無弗得矣。」

###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

法處巖竇池，瞿曇現穢方，唯有藏大士，刀火作家鄉。閣浮提衆生，念念迫炎湯。開眼與閉眼，俱仗大士光。動念卽泥犁，遠不隔尋常。以我念不淨，致彼劫茫茫。辟如四方空，因方作短長。窮方不可盡，空亦不銷亡。我來禮德山，金聚拜空王。渺渺白蓮社，莫莫青豆房。靈鐘存古閣，鸞舉若鳥翔。苔斑生繡題，溜雨駁金牀。行道猶不忍，給孤豈相忘。



稽首大檀那，丹碧借輝煌。露電理歸盡，繁華夢幾場。失足劍戟林，舉手得清涼。

德山僧募裝毗盧像引

花藏無形段，毗盧亦不實。如塗粉虛空，如雕鏤雲物。云何雜花內，藏塵現尊特。德山妙嚴閣，名爲毗盧設。中實無毗盧，如舜若多質。舌相出風柯，慈容現沼月。蒼鬢與秋渚，敷演無間歇。我以無眼觀，觀處離林樾。衆生全眼塵，云何得超越。峨峨丈六像，金土姿裝捏。花冠耀青髻，寶衣披古摺。低頭及合掌，恆河沙功德。窮子背慈父，百城閒經歷。無實不由權，佛性緣可得。一彈指莊嚴，萬劫黃金色。他時見毗盧，莫道無交涉。

募修文村真武廟引

文村沙嘴突江生，怒波直嚙辱陵城。披髮大士仗劍行，盤渦曳出古蛟精。老涎入草沙石腥，青獼猴纒川波平。雕題紅楯碧軒楹，鑄金冶鐵玄宮成。霜摧兩折歲屢庚，檣梁額上菌芝生。行道過者涕淚零，道人稽首叩階庭。青錢赤仄出箴筮，綿絲一縷沙一星。毗沙天子作證明，紅髯碧眼靈官靈。

題光中鳩材小冊

珊瑚爲堂木難室，荷葉山頭雲似璧。金色頭陀倚花立，番鐵拄杖青皮笠。辭我遠入湖湘澤，杞梓榱桷被天黑。青鬢白面盡檀越，老去髡頭少作客。驀地相逢如舊識。

募修吳氏橋小引

澗如帶，流且駛。杠梁不飭塗者死，舊鬼嗷嗷喚新鬼。小人無和君子恥，橋南橋北皆仁里。濟川題柱從此始。

題承天寺募冊

西風夜吼君章宅，蘭死叢枯覓不得。一丈草深欄楯寒，寶池波湧車碾裂。勝蓮國土化如來，飛溜濺面髻堆灰。



試語王舍城長者，慚愧金銀佛寺開。

### 題龍堂寺僧募冊

龍堂飛雨濺窗溼。苔紋斑斑生古壁。彫疏半毀柱蒿立。漏痕界徧黃金色。衲子欲言面羞澀。試介烏紗作檀越。積露爲波江可得。東鄰百里賢相識。山自銖忽大千伯。等一金田無差別。掃卻莓堦貯空月。琉璃地上光澄徹。

### 禪堂募麥引

綠疇初滿，黃雲甫截，浮空麥浪，如海斯湧，滿車污邪，似雷之殷，常斯時也，折楊黃花之歌，遍於井閭，缸面饜頭之春，溢彼堂榭，而應供大士，腰懸空盎，赤鬚淨侶，枵然盈塗，是可忍也，心實憫之，既有白足，分衛諸方，寧繭余踵，填彼饑壑，仁人之心，儒者所與，敢不圖之，用弁首簡。

### 書檀度和尙草菴引

檀度和尙告我曰：「去邑百里爲站，過五里爲黃鐘堡，有居士願捨地一區，以待去衲，不敢言僧郵，僅可歇足。比于官舍，則無供具，比于店肆，則不取錢。當其至，則逆旅卽主人也，來若歸舍，當其代，則主人亦逆旅也，去若脫屣。不剪茅，粗備風雨而已；不墁飾，泥土而已。敢煩長者引其端！袁字聞而笑曰：「有是哉！明春入衡嶽，當偕數衲過汝，且觀汝新政，又觀彼土居士信根生熟如何，若果善人多也，雖不佞亦願擔瓢，欵笠，婆娑乎其間也。」

### 髻僧銅塔冊

胡僧碧眼鬚三尺。風吹冉冉掛金錫，黃金範塢等山齊。走遍渚宮與湘澤。南中冠帶簇如雲，誰是堆沙老阿育。衲衣三度敝秋風，又踏峨眉千仞碧。蜀山銅鐵走華夷，高舶林林同瓦礫。是中應有大心人，纒可傾翻手可擲。塵埃之內有鷲子，莫道分衛去如織。



衆香林册

衆香國裏花深處。鸚鷺迦陵旃檀樹。子山樓北色堆嵐，中有峨眉大士路。禪關隘塞宇傾欹，金錫如雲掉臂去。幾人曾徑落帽山，誰家不上龍洲渡。二十一萬肩摩國，揮汗成雨袂成霧。戶擲一錢丁一緡，梗梓豫章頃刻具。面赤修髯怒者誰，布金長者慕相遇。

雙田寺册

雙田開山自李唐。雪焰摧爲瓦礫場。芟茹誅杞作雲堂。鏡水不波菱芡香。蘆荻花飛滿寺霜。刻株爲佛如人長。辟支羅流儼成行。頸臆不辨臂怒張。腰弓背曲色沮藏。皴皮皴目苔蘚裝。黃面老子面不黃。雪山行苦骨羸尪。爰有大心檀越王。銅山金埒珠倉箱。入門四顧淚徬徨。融膏冶液告四方。三十二相亦何常。稽首誰家無囊囊。東村西社皆蓮鄉。



廣莊

逍遙遊

豎儒所謂大小，皆就情量所及言之耳。大於我者，卽謂之大。是故言大山則信，大海則信，言鳥大於山，魚大於海，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小於我者，卽謂之小。是故言螻蟻則信，蟻則信，言蟻有國，國有君臣，少長是非，爭讓之事，螻蟻睫上，有無量蟲，蟲有無量郡邑都鄙，卽不信也。何也？以非情量所及故也。嗟乎！一人身量，自頂至踵，五尺耳。三百六十骨節之中，三萬六千種尸蟲族焉。凡有目者卽有明，是彼未嘗無晝夜日月也。凡有足者卽有地，是彼未嘗無山嶽河瀆也。有嗜欲者卽有生聚，是彼未嘗無父子夫婦養生送死之具也。齧而爲疥，彼知趨利。膚中之蠛，出之甲上，奔走如鶩，彼知畏死。吾安知天地非一巨丈夫耶？娑婆世界，非其一骨節之虛空處耶？人物鳥獸，賢聖仙佛，非其三萬六千中之一種族耶？經曰：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地，吾是以知地特髮毛之大者。唾涕濃血，津液涎沫，皆歸於水，吾是以知水特唾涕之大者。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吾是以知風火特喘息之大者。天地得其大，不爲有餘，人得其小，不爲不足，蟲處其內，不爲逼狹，人據其外，不爲廣廓。天地以成住壞空爲劫，蟲以生老病死爲劫，肘間之蟲，笑指節爲夷狄，膚間之蟲，語以牙甲，叱爲怪誕，尙不信身外有人，又况人外之天地耶？由此推之，極情量之廣狹，不足以盡世間之大小明矣。拘儒小士，乃欲以所常見常聞，闢天地之未曾見未曾聞者，以定法縛己，又以定法縛天下後世之人。勒而爲書，文而成理，天下後世沉魅於五尺之中，炎炎寒寒，略無半罅可出頭。處一丘之貉，又惡足道聖人，知一己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蜉蝣以暮死爲長年，故殤未始不壽也。牛大於豕，小於象，故巨



未始不細也。夢十年者，不出一覺，故短未始不長也。魔者以手壓胸，手即物，故我未始不彼也。聖不能見垣外，故智未始不蒙也。正倒由我，順逆自彼，遊戲根塵無罣礙，盡聖人者，豈有三頭九臂，迴然出於人與蟲之外哉？惟能安人蟲之分，而不以一己之情量，與大小爭，斯無往而不逍遙矣。

齊論物

天地之間，無一物無是非者。天地是非之城也。身心是非之舍也。知愚賢不肖，是非之果也。古往今來，是非之戰場墟壘也。天下之人，頭出頭沒，於是是非非之中，倚枯附朽，如大末蟲之見物則緣，而狂犬之聞聲則吠，是故寄心於習，寄口於羣，人嗔則嗔，人譽則譽者，凡夫之是非也。援古證今，勘聖校愚，叱凡譽雅者，文士之是非也。投身幽谷，趨清避濁，潔士之是非也。課名實，黜浮譽，上督責，罪虛誕，法家之是非也。祖述仁義，分別堯桀，規思矩孟，馨王醜，霸，儒生之是非也。惡盈善退，絕智棄聖，道家之是非也。趨寂滅，樂悲捨，贊歎戒律，呵斥貪嗔，釋氏之是非也。異途分門，爭道並出，海墨爲書，不可盡載。嗚呼，是非之衡，衡於六根，六根所常，執爲道理，諸儒墨賢聖，詰其立論，皆准諸此。今夫不食煙火者，目見十里，短視隔尺，謂狐之鳥，夜察蚊螟，晝不辨丘嶽，自果可常乎哉？跋難陀龍無耳而聞，虬聽以掌，牛以角，耳果可常乎哉？口司言也，而海外有形語之國，馬相謂以鼻，口果可常乎哉？足附地則行，欹側則蹶，此其職也；而蟻能倒行，蠅能仰棲，足果可常乎哉？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鎚借，肺中風，借舌，顎聲無常。想借，塵緣借，去來今借，人借，書冊想無常。夫不可常，卽是未始有衡，未始有衡，卽不可憑之爲是非明矣。槐葉之蟲，其身純青，見粉蠹之白者，笑之，而不知青白之不由彼也。蜀犬見雪則吠，詫其所變，江魚入海則惑，失其所常。生首子者烹而食之，以爲宜子，彼見夫中國之慶喜鄭重，以爲不慈矣。祝夫尙僧以貴其女，彼見夫中國之問名納采，從一守貞，以爲不令矣。死者棄骸野外，以施烏鴛，七日不盡，聚族而哭，彼見夫中國之素車黃褐，



珠襦玉匣，以爲不仁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我憐彼，彼亦憐我，我訕彼，彼亦訕我。是非之質，惡從而辨之？是故以長非短者，是以髮之若若，譏鬣之虬結也。以大議小者，是以瓶中之空，笑杯中之空也。以辨屈辨者，是以百舌之語，攻燕子之語也。以聖斥狂者，是以橫吹之聲，刺空谷之響也。以古折今者，是以北岡之舊壘，難南山之新壘也。以智證愚者，是以機關之木人，悲土偶之無識也。以中國非夷狄者，是以楚蜀之士音，正閩甌之鄉語也。夢中之人物，有嗔我者，有齧我者，是我是人，夢中之榮瘁，醒時不相續，醒中之悲喜，夢時亦不相續。孰真孰幻，空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齊，非吾能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聖如可悟，不離是非，愚如可迷，是非是實，雖萬釋迦，何處着脚哉？

### 養生主

天下無一物不養生者，亦無一刻不養生者。貧賤之人，波波叱叱，槁形極慮，以養其生；富貴之人，營生路，曠與室，以養體，淫妖以養目，絲肉以養耳，極羞醜以養口，窮嗜欲以養性。養之未久，病疴立至，伐生斧命，莫厲於此。賢知之人，憫其淫溺，是故執軌以範躬，收視却聽以衛耳目，恬淡虛無以葆神氣。夫執軌以範躬，躬之卷鞠者生，而躬之安逸者死矣。收視以衛目，目之幽隱者生，而目之奔色者死矣。却聽以防耳，耳之壅蔽者生，而耳之納罵者死矣。恬淡以約口，口之淡薄者生，而口之愛濃厚者死矣。虛無以葆性，性之寂滅者生，而性之動盪周流，朋從往來者死矣。皆吾生即皆吾養，不宜厚此薄彼。譬如半身不遂之人，雖復留形天地，半已枯朽，不得復名全人，故養生者，傷生者也。夫生非吾之所得養者也，天之生是人，既有此生，即有此養，草木無知，亦能養生，若必自養而後生，盡天地之天，喬枯死久矣。子待父而養者也，而少孤之子，不見天絕於世，父母豈真能養子哉？嬰兒之生也，即知求乳，是嬰兒知



養生也。三月之後，以手摩之，即知閉目，見風則啼，是嬰兒亦知衛生也。嬰兒非真有知也，養生之道，與生偕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取必，無徼倖，任天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爲益生葆命之行。古之善養生者，有三家：釋曰無生，儒曰立命，道曰外其身而身存。既曰無生，即非養之所能生也。既非養之所能生，則不以不養而不生明矣。立命者，順受其正，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何也？命不待壽而立，壽何益？命不因歿而不立，歿何惡？歿不足惡，壽不足欣，故養生以益壽，皆妄之妄者也。外其身者，可以存身，則內其身，亦可以亡身。郭橐駝之種樹也，置之若棄。鄉人有病疽者，痛楚入骨，殆不欲生，一日聞其父有大獄，立起下牀，籌畫區置，且日而病去。此外身身存之明效也。衆人以利生，故害生，聖人不利，故不害。衆人以得生，故失生，聖人不得，故不失。嗜鷄雛者，養以松子，灌以漿酪，鷄亦自幸與羣雛異，而不知鸞刀之先至也。西方有神女，相好光明，旦謁主人於門。主人曰：「神何來？」女曰：「余功德天。凡余所至之家，求福者福，求慧者慧，乞男女者男女，諸所願欲，無不吉祥如意。」主人乃洗浴稽首，延之上座，頃之一醜女至，面若塗漆，髮若野蒿。主人曰：「若何來？」女曰：「余黑暗女。凡余所至之家，富者貧，貴者賤，幼者殤，壯年衰，男子晝哭，婦媼夜啼。」主人乃奮臂挈杖，驅之出門。天曰：「不然。有事我者，亦當事彼。余與彼如形之影，如水之波，如車之輪，非我無彼，非彼無我。」主人大駭，揮手謝天，送之惟恐不速。聖人之養生，亦若是焉矣。嗟夫！養生之說，起於貪生，知生之不必貪，則養生之說荒已。今夫世之所謂歿折者，或三十二，以至一周二周，所謂善攝養者，最多不過八十九十，或百餘歲。辟二蟬蟬一死於午，一死於暮，諸水族蟲，皆吊午而慶暮，而不知時之頃刻也。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倏忽矣。試令一老人與少年並立，問彼少年，爾所少之壽何在，覓之不得。問彼老人，爾所多之壽何在，覓之亦不得。少者本無，多者亦歸於無，其無正等。若爾則所貪之生，亦大烏有矣。天地如獄，入其中者，勞苦無量。年長獄長，有若老囚。縱不求脫，何至求



繫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勞碌矣。生有生可戀，死亦有生可戀。戀生之生者，既迷而畏死；戀死之生者，亦必迷而畏生。若爾，則所食之生，亦大兒戲矣。嗚呼！不知生之如戲，故養生之說行。不知生之本不待養，故傷生之類衆。非深達生死之理者，惡能養生哉？惡能養生哉？

### 人間世

衆人處人間世，如鰕如蟹，如蛇如蛙，鰕濁蟹橫，蛇毒蛙躁，同穴則爭，遇弱即噉，此市井小民象也。賢人如鯉如鯨，如蛟如鯉，能神化，飛越江湖，而不能升天；鯨鼓鬣成雷，噴沫成雨，而不能處方池曲沼之中；蛟地行水溢，山行石破，而入海則爲大鳥所啖。賢智能大而不能小，能實而不能虛，能出纏而不能入纏，是此象也。惟聖也如龍，屈伸不測。龍能爲鰕爲蟹，爲蛇爲蛙，爲諸蟲蚓，故雖方丈涔蹄之中，龍未嘗不泝鱗濯羽也。龍能爲鯉爲鯨爲蛟，故江淮河漢諸大水族，龍未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爲龍，一神至此哉！是故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易之爲道，在於善藏其用，崇謙抑亢，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貴下，貴雌貴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尙能殺身，而况於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有滯，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畧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危，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見長於人，而據我於局，我之爲我，其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於諸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辟如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



河，太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胥乘潮，靈均自沉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務光投河，夷齊叩馬，漆室自縊者，潔身之我未盡也。姜里被囚，居東見疑者，居聖之我未盡也。孔畏於匡，伐木於宋，絕糧於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耳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明矣。我見不盡，戮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今夫父母之養嬰也，探其饑飽，逆其寒暑，啼者令嬉，噉者令喜，兒口中一切喃喃不字之語，皆能識而句之，何則？無我故也。同舟而遇風者，十百人一心，惟三老所命，呼東則東，呼西則西，何則？無我故也。夫使事君者，而皆若父母之求其子，處世者，而皆若同舟之遇風，何暴不可事，何亂不可涉哉？古之至人，號肥遯者，非遯山林也，遯我也。我根在，即見山林亦顯，何也？有可得而見者也。我根盡，即見朝廷亦隱，何也？無可得而見者也。無可得而見，是故親之不得，疎之不得，名之不得，毀之不得，尙無有福，何有於禍？處人間世之訣，微矣微矣。三代而下，亦有一二至人，與龍德相近者。漢之子房，東方朔，黃叔度，晉之阮嗣宗，唐之狄人傑是也。子房當烹狗藏弓之世，時隱時見，托赤松以自保。方朔事殺人如蕪之主，玩弄兒戲，若在掌股。叔度居亂世，君公顧廚，皆其師友，而黨禁不及。嗣宗縱酒汙朝，口無臧否。梁公身事女主，與淫奴爲伍，縱博褫裘，恬不知恥。使諸君子有一毫道理不盡，我根潛伏，惡能含垢包羞，與世委蛇若此。夫李泌亦似之矣，然高潔其行，至不能調伏一張良娣，我見尙在，處人間世之道未盡也。嗟乎，若胡廣之中庸，馮道之五代，似之而非，非之而似，噫，余不敢言之矣。

德充符

天下所寶者軀命也，所尊者面貌也，所倚者手足耳目也。軀命計其短長，面貌角其妍媸，手足料其強痿，耳目較其聰塞，一支不治，百里尋方，一夫抱疴，舉族奔走，至於覺明真常，形神之蒂，聽其杌隉，恬不知怪。有言及者，互相噴笑，指爲異端。噫，何其頑鈍昏劣，抑至此耶？夫天地之長且久者，非以形氣也，草木之生長長，非以枝葉也，人之



視聽操履，含知秉耀，非以手足耳目心也。謂耳能聽，死者亦有耳，何不聞？謂目能視，死者亦有目，何不見？謂手持足行，死者亦有手足，何不起？謂心能思，死者七竅具在，何以都無知識？空俄而有氣，氣俄而有根，根俄而有識。根者諸溼之偶聚，如溼熱之蒸而成菌也；識者六緣之虛影，如芭蕉之卷而成心也。蕉落心空，緣去識亡，熱謝菌枯，溼盡形壞，向非覺明真常，客於其中，一具白骨，立見僵仆。辟則無柱之宇，無根之樹，其能一日立於天地間哉？萬物皆可爲人，是故得水者知，得火者烈，得金者強，得木者理。人皆可爲萬物，是故值其生則生，值其尅則死，值其駁則愚，值其正則賢。草木一生尅也，人特草木之有知者也。瓦礫一水火也，人特瓦礫之能動作者也。嗟夫，知與動作，豈人之爲覺性也？今夫神之計算也，密語則聽，是有耳也；呈帖則知，是有目也；證事則書，遇物則題，是有思慮也。夫其耳目思慮者，豈箕之爲哉？神也。神不以箕之成壞爲己之存亡，則人亦不當以殼之有無爲心之憂喜明矣。楚俗尙鬼，其致鬼之物不一，推之皆有至理。肩挺之鬼，搖兀不休，所附者長而狹且直也；夔嬰之鬼，聲如歌曲，所附者腰大而嚙細也；兀丫之鬼，剝喙如雷，所附者短身長味也；斛桶之鬼，厲聲疾呼，所附者闊口空腹也。覺之在人，如鬼附物，因形發識，虛實各異。是故附其卷而納者則爲聽，附其漏而光者則爲視，附其勁而節者則爲動履，附其竅而出入者則爲意識。一切衆生，不深惟身心之所以百計愛惜，以愛惜故，牽纏糾縛，促局如繭中之蟲，煎啣如在釜之蟹，畜盜自劫，家貲日銷，至於寶盡囊空，猶愛盜不止，可不大哀！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又云：「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眞心中物。」夫狂者尊古卑今，尙能眼空一世。糠粃形骸，至人脫却浮漚，通身是海，又惡有淨穢大小之見哉？齊有優蛾者，館於泰山之逆旅，龜蒙先生分室而寢，夜半聞蛾謂弟子曰：「余初入俳場，村叟有聚觀者，余面若塗血，心若累石，口噓噓不能終折，已游三街六衢，與諸少年狎，視村叟之觀者蔑如也。已又過達官貴人家，分杯連席，諂浪終日歸，歸而見市井少年，猶奴隸也。已而入京師，隸籟樂部，出入掖廷，聲遍長安，王侯公子，爭爲挾箏負琴，視達



官貴人猶家鷺庭鳥也。今余出京，又十餘年，高賢大士，游公獵賈，閱歷既多，處萬人場，有若幽室，籠然指撥，隨手而應，歌喉盤旋，不拘本腔，人無不擊節者，何則？不見己焉耳。不見人焉耳。龜蒙先生曰：「吾寤矣。夫某甲行道四十年，而惟恐置身之無所也，隘矣。」夫彭祖之神，與國殤相遇於道，殤曰：「兒來。」祖怒曰：「余壽過若倍蓰，何嬰我？」殤曰：「兒所謂八百，形骸也，非鬼也。夫人僞而鬼真，今若與較，即真之日，予壽先若久矣。」

大宗師

古今宗師，未有不宣生死者。佛曰：「爲一大事出見於世。」孔曰：「朝聞夕死。」老曰：「死而不亡者壽。」夫釋老之爲生死，人皆知之。孔學之爲生死，雖鉅儒大賢，未有能遽知之者。嗟嗟，聖人之道，止於治世，即一修齊已足，而沾沾談性與天，窮極微眇，得無迂曲之甚。夫天命者，不生不死之本體也。何言天非人是己，天與人對，非人者，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也。既已非耳非目非口鼻非心意識矣，我何在？我相盡即道。既已無耳無目無口鼻無心意識，即天下之耳目口鼻，一時頓盡矣。人何在？人相盡即教。教之一字，尤爲喫緊。位天育物，總是教體。心靜土靜，曰位，胎卵滅度，曰育。性如是故，非是強爲，爾我生死，了不可得。噫，金口未宣，木鐸先啓，涅槃妙路，實肇數仞，天人導師，非孔誰歸？莊去孔聖未遠，七篇之中，半引孔語，語語破生死之的，倘謂蒙莊不實，則中庸亦僞書矣。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罔圖之人，一陷大戮，寤寤寐寐，惟脫死是求，是故有一罅可直，不惜營營也。有賄可脫，居間可解，不惜傾囊囊鬻子女赴之也。何則？信己之必死故也。茫茫衆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趨名務利，唯日不足，頭白面焦，如慮銅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耶？文章之士，以立言爲不死，是故著書垂訓，紙毫吮墨，仰面觀屋，神僊之士，以留形爲不死，是故鍛精鍊氣，留心龍虎坎離及諸大丹藥物之術。二乘之士，以寂滅爲不死，是故耽心禪觀，趨向虛無，遠離一切幻垢無明。夫文章之士，無足論矣。十種大仙，壽千萬歲，報盡還墮二乘，雖受三界



外變易之身，終屬有爲，捨此趨生，焉知大道？嗟夫，道何物也，而可以己意趨捨之哉？夫道天也，趨捨人也，天地之間，無物非人，卽無物可與道湊合者。道若可聽，是聲非道；道若不可聽，是塞非道；道若可見，是相非道；道若不可見，是暗非道；道若可言，是響非道；道若不可言，是瘖非道；道若可思，是憶非道；道若不可思，是忘非道；道若可得，是法非道；道若不可得，是空非道。可聽可見可言等卽生，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卽死，可聽可見可言等卽死，不可聽不可見不可言等卽生。種種趨避，皆屬生死，迫道愈急，去道愈遠。夫惟聖人，卽生無生，卽生故不捨生，無生故不趨生，畢竟寂滅，而未嘗破壞有爲，常處一室，而普見十方空界，示與一切同行，而不與一切同報，尙無生死可了，又焉有生死可趨避哉？善我者無體，善行者無時，善囚者無果，金之堅也，而火流之，水之輕清也，而風日銷之，有體故也。聖無體，一株之桃可分，而千松子飛山成林，蓮實墮泥成藕者，因能爲果，果亦能爲因也。聖無果，子生於亥，死於丑，此一時之生死也；日生於朝，死於昏，此一日之生死也；春生於冬，死於夏，此一季之生死也，時爲之也。聖無時，無時者古今一時，是故伏羲神農至今猶在，無果者無因非果，仲尼表高，子淵表深，杏壇陋巷，本無是事，無體者諸法同體，三教聖人，末世衆生，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氣出入，此非識心分別，可知智證乃見。讀儒書者，尙以此愛參之，庶幾聖門之嫡傳哉。

### 應帝王

矢不密，鳥不高，羅不繁，獸不深，法不多，民不譎，道不勞，士不歧。吾欲爲網罟，彼卽爲深窵，網罟者，深窵之始也。吾欲爲法律，彼卽爲舞文，法律者，舞文之始也。吾欲爲仁義，彼卽爲放弑，仁義者放弑之始也。道而觸者，彼曰無禮，此亦曰無禮，分辯不已，遂爲格鬥。僞盟誓者，亦假約束，何也？非約束無以爲局騙資也。嗟夫，此豈制作之初意哉？勢使然耳。文中子謂弟子曰：「余依先聖之言，教民慈，教民孝，教民睦，教民信，講業三十年，而民之厲滋甚者，今之人



不逮古耶？何訓之難也？」弟子曰：「先生之教非也，非民之難訓也。先生言慈而不類之子，始以慈望其父。先生言睦而不肖之卑幼，始以厚責其長上。先生言信而諦盟要約者，始以信讓其朋友，故自先生立教以來，父見子過，子見父過，兄弟責望於家，朋友譙讓於野，先生之教則然，民之罪哉？」文中子愀然而退，屏居深山，終身不爲人師。遂古之初，民物雜處，有若族屬，患難不作。迨其後世，始有教民網罟漁獵者，於是獸相率入於山，魚相率入於淵，鳥相率入於深林。人與禽獸既不相習，是故人之強有力者遇獸則殺，獸之強有力者遇人亦恣其食噉。故夫民之無辜而不免於齒角之禍者，智士之教也。文王謂鶚冠子曰：「敢問詐之所始？」鶚冠子對曰：「始於一二。」文王曰：「一二奇偶，自然之數也，惡乎詐？」鶚冠子曰：「有一二卽有千百，有千百卽有計算，有計算卽有文字，有文字而天下之機變不可勝窮也。」記曰：「蒼頡作字，天雨血，鬼聚哭。」憤大樸之漓，奸巧之生也，鬼神不得其所，獨人哉？舜南巡狩，至江漢之野，遇一丈人，披髮而泣，舜曰：「天下熙熙然樂，父老獨悲，何也？」丈人曰：「往者余釣於江，朝出夜沒，垂六十年，人無知者。今江濱之人，有以余爲賢而親之者矣，是必上之人有以使之也。夫以爲賢而親之，不賢者將疎之矣。余將目擊夫百姓之相食，而此地之爲戰場也，是以泣也。」舜曰：「今天下何如放勳之時？」丈人曰：「嘻，安可比帝堯之世，九水溢，十口出，而民不爲災，今則壤定，日月調，而民之繁庶不加於昔也。帝堯之世，四凶在位，三苗負固，頑讒布野，而堯不以其故貶聖。今流者流，格者格，殛者殛，而昭宜平章，不倍於昔也。夫帝堯之德，去烈山氏一間耳，今奚得比哉。聖王之治，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天。天何法？曰法嬰兒。嬰兒何法？曰法鵠卵。天不以水之尅火而去水，天不以嚙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天不以地狹民貧而摧鎮海。聖王亦然，聖王者，覆智愚賢不肖，而因其自生，自育者也。故法天也。嬰兒激之不噴，譽之不喜，太山摧於前，而目不瞬，天之至也。故法嬰兒也。鵠卵無聞無見，冥冥漠漠，禦之不以爲熱，濡之不以爲寒，蒙之祖也。故法鵠卵。齊威王令於國中，有能善巧分別者，賜千金，三日而應募者三



人。一人曰：「臣能分別人之面貌，萬不失一。」齊王乃呼左右一色一衣者百人，遍令閱之，一閱而識其姓字，三覆不誤。一人曰：「臣之術有過於此者，臣能分別雞鶩野鵲。」齊王乃呼嗇夫籠孔雀翡翠百餘，私識其左右前後，遍令閱之，頃之發籠，嘈啞庭下，雜問其處，一無所失。一人曰：「臣之術又有過於此者，臣能分別諸名花果。」齊王乃導入園，令觀桃李諸花，觀畢，苑令摘花試之，枝葉柯亞，皆記其處，十問而十不失。齊王大喜，立資千金。西郭先生進曰：「此小術也，奚足爲怪。臣之術有大異於此者。」因問首一人，爾一日能分別幾人？曰：千餘人。次分別幾鳥？曰：百餘。次分別幾花？曰：不過六七樹。西郭先生笑曰：「陋哉，臣之術能一時知趙魏齊魯諸國雨點之數，飛禽走獸，皆洞得其情狀。臨淄之中七萬戶，起一心一念，臣能悉知，用臣之術可撫四夷。」齊王大駭，齋戒七日，庭設九賓，進西郭先生於殿，王三環進食。跪而請曰：「先生之術，可得聞乎？」西郭先生曰：「可。霖雨臣知其可千里，猛雨知其不數十里，分龍之雨，塊雲之雨，知其不隔轍，臣是以知雨點之數也。翼者知其能飛，角者知其能觸，逸者知其善走，臣是以得鳥獸之情狀也。王之百姓，貧者知其欲粟，賤者知其欲爵，鰥者知其欲婦，曉起知其營業，入夕知其晏眠，臣是以悉知其心之所念也。臣之術操者簡而用者博，故得之可撫四夷。」威王撫然自失曰：「先生休矣！」



袁中郎文鈔 廣莊





# 袁中郎遊記目次

虎丘	.....	一
上方	.....	二
天池	.....	二
靈巖	.....	三
光福	.....	四
陽山	.....	五
橫山	.....	五
穹窿	.....	六
峯嶸	.....	六
楞伽	.....	六
天平	.....	七
西洞庭	.....	七
東洞庭	.....	八
錦帆涇	.....	九
姑蘇臺	.....	九
百花洲	.....	九
陰澄湖	.....	一〇

荷花蕩	.....	一〇
歲時紀異	.....	一〇
園亭紀略	.....	一一
遊惠山記	.....	一二
惠山後記	.....	一三
初至西湖記	.....	一三
晚遊六橋待月記	.....	一四
斷橋	.....	一四
西陵橋	.....	一五
雨後遊六橋記	.....	一五
孤山	.....	一五
飛來峯	.....	一五
靈隱	.....	一六
龍井	.....	一七
烟霞石屋	.....	一八
南屏	.....	一九
蓮花洞	.....	一九



御教場……………一九  
 吳山……………一九  
 雲棲……………二〇  
 湖上雜敘……………二〇  
 湘湖……………二一  
 禹穴……………二二  
 蘭亭……………二二  
 蘭亭記……………二三  
 鑑湖……………二三  
 西施山……………二三  
 宋六陵記……………二四  
 吼山……………二四  
 五泄一……………二四  
 五泄二……………二六  
 五泄三……………二六  
 踰響鐵嶺至洞巖記……………二七  
 玉京洞……………二七  
 初至天目雙清莊記……………二七  
 天目一……………二七  
 天目二……………二八

聽響水石記……………二八  
 齊雲……………二九  
 石橋巖……………二九  
 宿落石臺記……………二九  
 新安江行記……………三〇  
 釣臺記……………三〇  
 釣臺……………三一  
 遊盤山記……………三一  
 遊紅螺嶮記……………三一  
 滿井遊記……………三二  
 遊高粱橋記……………三二  
 抱甕亭記……………三三  
 文漪堂記……………三四  
 崇國寺遊記……………三五  
 良鄉三教寺記……………三五  
 入東林寺記……………三六  
 雲峯寺至天池寺記……………三六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三六  
 由捨身巖至文殊獅子巖記……………三七  
 由天池踰含蟠嶺至三峽澗記……………三八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三九
識廬山記後	四〇
遊德山記	四〇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	四一
由淶羅山至桃源縣記	四一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四二
華山記	四三
華山後記	四四
華山別記	四四
嵩遊第一	四五
嵩遊第二	四六
嵩遊第三	四七
嵩遊第四	四七
嵩遊第五	四九
遊驪山記	五〇
遊蘇門山百泉記	五一
場屋後記	五二
墨畦	五八



袁中郎遊記 目次





# 袁中郎遊記

## 虎丘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無高巖邃壑，獨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如織，而中秋爲尤勝。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部屋，莫不靚粧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壘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輾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旣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纔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髮，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爲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劍泉深不可測，飛巖如削，千頃雲，得天池諸山作案，壑競秀，最可觴客。但過午則日光射入，不堪久坐耳。文昌閣亦佳，晚樹尤可觀。面北爲平遠堂舊址，空曠無際，僅虞山一點在望。堂廢已久，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欲祠章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而病尋作，余旣乞歸，恐進之興亦闌矣。山川興廢，信有時哉！吏吳兩載，登虎丘者六。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遲月生公石上，歌者聞令來，皆避匿去。余因謂進之曰：「甚矣，烏紗之橫，皂隸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聽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稱吳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尙識余言否耶？

## 上方

去胥門十里，而得石湖。上方踞湖上，其觀大於虎丘，豈非以太湖故耶？至於峯巒攢簇，層波疊翠，則丘虎亦自



佳。徙倚孤亭，令人轉憶千頃雲耳。大約上方比諸山爲高，而虎丘獨卑。高者四顧皆伏，無復波瀾；卑者遠翠稠疊，爲屏爲障，千山萬壑，與平原曠野相發揮，所以入目尤易。夫兩山去城皆近，而游人趨舍若此，豈非標孤者難信，入格者易諧哉？余嘗謂上方山勝，虎丘以他山勝。虎丘如冶女豔粧，掩映簾箔，上方如披褐道士，豐神特秀，兩者孰優劣哉？亦各從所好也矣。乙未秋杪，曾與小修江進之登峯看月，藏鉤肆謔，令小青奴罰盞，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勝始歸，歸而東方白矣。

上據梨雲館本，查錦帆集不同，茲附錄于後。

石湖之上，爲上方山。孤絕秀冶，巨浸激灑，光漾几席。虎丘一片石，殆未可伯仲論也。江進之曰：「上方信奇，至於霜巖突立，砥平如水。烹泉弄月，令人轉憶千人石耳。」余曰：「上方千頃，虎丘一杯。上方四顧皆伏，虎丘遠翠稠疊而起，高不踰夏屋。夫虎丘之麗，辟則名姝冶容，置之園亭，與盆景假山爭勝可也。上方如披褐道士，豐神秀特，踞震澤而瞰包山，豈以此易彼哉？」是日進之邀余及小修弟看月，令小青奴罰盞。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勝始歸，歸而東方白矣。

### 天池

從賀九嶺而進，別是一洞天。峭壁削成，車不得方軌，飛樓跨之，輿騎從樓下度。踰嶺而西，平曠廣野，與青巒紫邏相映發。時方仲春，晚梅未盡謝，花片沾衣，香霧霏霏，瀾漫十餘里；一望皓白，若殘雪在枝。奇石豔卉，間一點綴，青篁翠柏，參差而出，種種奪目，無暇記憶。歸來思之，十不得一，獨夢境恍惚餘芬猶在枕席間耳。士人以茶爲業，隙地皆種茶。室廬不甚大，行旅亦少，雞犬隱隱若在雲中。因誦蘇子瞻「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偈，宛然如畫。四顧參曹，無一人可語者。余因下輿，令兩小奚掖而行，問若佳否？皆云疲甚，那得佳。行數里始至山足，道旁青松，若老龍鱗，



長林參天，蒼巖蔽日，幽異不可名狀。纔至山腰，屏山獻青，畫簪滴翠，兩年塵土面目，爲之洗盡，低迴片晷，宛爾秦籛，馬首紅塵，恍若隔世事矣。天池在山半，方可數十餘丈，其泉玉色，橫浸山腹，山巔有石如蓮花瓣，翠蕊搖空，鮮芳可愛，余時以勘地而往，無暇得造峯頂，至今爲恨。寂照菴在池旁，內有石室三間，柱瓦皆石，刻鏤甚精。室後石殿一殿，甚宏敞，內外柱皆石，圍三尺許，禪堂僧舍，周繞其側，亦勝地也。時寺僧方有構菴內行脚掛搭者，多，余意欲諷其去。因大書簡板曰：「種阿僧祇善根，親非親，怨非怨。陽燄空華，諸法皆如幻。遍閻浮提佛土，去自去，來自來，聞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自是諸僧稍稍散矣。

### 靈巖

靈巖一名硯石，越絕書云：「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卽其處也。山腰有吳王井二，一圓井日池也，一八角井，月池也，周遭石光如鏡，細膩無駁蝕，有泉常清，瑩晶可愛，所謂銀牀素縷，已不知化爲何物。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僅僅一二山僧，出沒于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悲哉！有池曰硯池，旱歲不竭。或曰卽翫華池也。登琴臺，見太湖諸山，如千百螺髻，出沒銀濤中，亦區內絕景。山上舊有響屨廊，盈谷皆松，而廊下松最盛，每衝颺至，聲若飛濤。余笑謂僧曰：「此美人環珮釵釧聲，若受具戒乎？宜避去。」僧瞪目而不知所謂。石上有西施履跡，余命小奚以袖拂之，奚皆徘徊色動。碧纔緗鉤，宛然石髮中，雖復鐵石作肝，能不魂銷心死？色之于人甚矣哉！山仄有西施洞，洞中石貌甚粗醜，不免唐突。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僧爲余言，其下窪處，爲東西畫船湖，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採香涇在山前十里，望之若在山足，其直如箭，吳宮美人種香處也。山下有石可爲硯，其色深紫，佳者殆不減歙溪。米氏硯史云：「曠村石理粗，發墨不縻。」卽此石也。山之得名，蓋以此。然在今蒐伐殆盡，石亦無復佳者矣。嗟乎！山河綿邈，粉黛若新，椒華沉彩，竟虛待月之簾，夸骨埋香，誰作雙鸞之霧？旣已化爲灰塵白楊青草矣。百世之後，幽人逸士，



猶傷心寂寞之香，跌斷腸虛無之畫，屢矧夫看花長洲之苑，擁翠白玉之牀者，其情景當何如哉？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恨，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

錦帆集所載，與上文不同，今全錄之。

吏吳匆忙無閑晷，偶因勘潦過支硎，天平靈巖諸山，每至一山，呈帖者如雨。寄石幽巒，寓目卽過。至靈巖稍閑，探館娃遺址，殘花舊石，口實西子，心知其妄，而不能不色動。凡烟雲之變，隼與夫風泉之鳴，激妄意娥眉，夸骨之鬼，猶有存者；有情之惑，可一笑也。登琴台，觀湖山夕嵐，可謂絕景。洗石讀磨崖書，不甚辨。問響屨廊，僧指谷間松，址已蕪沒，獨兩石井尙晶瑩。一病僧坐石上，汲井水洗鉢，問採香徑，云在山下。古今過夫差者，皆首女禍，而余友江進之弔胥廟獨云：「忠臣不逐鴟夷去，縱有西施國豈亡？」聞者或以爲病，余爲之解曰：「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噫！冀後人不昧此語，不然未有不爲厲端者矣。

光福

光福一名鄧尉，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山中梅最盛，花時香雪三十里。其下爲虎山橋，兩峽一溪，畫巒四匝。有湖在其中，名曰西崦湖，闊三十餘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林壑尤美。山前長堤一帶，幾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成湖水，作胭脂浪，畫船蕭鼓，往來湖上。堤上妖童麗人，歌板相屬，不減虎林西湖。寺僧爲余言，董氏創此堤，費不下百萬錢。時年饑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一舟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內，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間蒼松萬餘，樓閣臺榭，宛然圖畫，柏屏蘿幄，在在有之。碧欄紅亭，與白波翠巖相映發，山水園



池之勝，可謂兼之矣。嗟夫，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粧點其中，豈不人與山俱勝哉？奈何層巒疊嶂，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

錦帆集所載，與上不同，今補錄之。

「從光福山下，渡虎山橋，兩峽一溪，青巒四匝。有湖在其中，闊十餘里，亂流而渡，至青芝山足，山前長堤一帶，幾與湖埒。堤上桃柳相間，每三月時，紅綠燦爛，如萬丈錦，落花染水作浪。堤上妖童麗人，歌板相屬，不減西湖。僧爲余言，董氏創此堤，費不貲。時年饑甚，民無所得粟，董氏令載土一舟者，得米數斗。旬日之內，土至如山，遂成大堤。山間松萬本，參雲翳石，時有怪者。碧欄紅榭，與白波翠巘相映發。山水園池之勝，可謂兼之矣。」  
下與上文全同。

### 陽山

陽山高出諸山，長亙數十里，分隸兩縣，山下爲白龍祠。父老言東晉時，有白衣翁投宿民家，一夕而去。民家女遂有孕，後產一白龍，頭角宛然，冉冉而升，女遂驚絕。至山下有龍母塚，土人祠之。祠前有柏一株，大可二十圍，數年前猶見白龍掛枝上，如一疋練，徘徊顧望，若省親者。每旱禱雨輒應，以靈異故，載在祀典。今年六月，旱魃爲災，余與江進之隨太府乞靈祠下。初時白日鑠池，萬里無纖雲。因與進之同登山顛，纔抵箭闕，四山雲霧如磐，咫尺不辨，呼吸之間，傾盆倒峽，平疇皆滿，相顧駭愕而去，然則龍亦神物也哉？

### 橫山

橫山去城十里而遙。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因而得名。一名踞湖，以其背臨太湖，勢若箕踞也。余以勘災過山下，草草登臨，未及領略。嗟夫！往日綠疇，今爲白浪，方與父老咨嗟，何暇葛巾緩帶，作人間風雅事乎？卽此一節，俗吏



之苦甚矣。山周迴甚廣，環以佛刹，如薦福楞伽治平寶華之類皆在，亦勝概也。吳越時此山最爲要地。隋文帝曾移郡邑於此，今治平寺有越公井，或曰吳朝大井，或曰井在吳王郊臺下，乃吳王開而素浚之，皆不可考矣。

### 穹窿

穹窿高深，甲于他山，比陽山尤高，古赤松子採赤石脂處也。山下田多荒蕪，內高外卑，不能貯升斗水，五日不雨，則其田如龜腹，用是土著之民逃移者半。余既勘得其實，乃爲減其正額，每年課稅，征十之五，漕兌不及焉，民稍稍有起色矣。山間有盤石，父老相傳爲朱買臣讀書臺，東西兩嶺相趨，名曰銅嶺。盧志云：「此山特高峻，郡之鎮也。」以余論之，山雖高峻，然石近於質，貌近於頑，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

### 岩嶠

岩嶠形如獅子，一名獅山。俗說此山在太湖中，禹治水時，令童男女引出，欲以填水，至鶴邑不復進，因名鶴阜。今西南有兩小山，石如卷岩，禹所用牽山也，其說頗不經。余登華山，曾一過其處，巉巖怪石，摩牙怒爪，森森欲攫人，爲之屏息股慄。形家言此山與胥門相直，甚不利於郡城，諸門皆有水關浮梁，而胥獨無。以此聞往時有違衆佐橋者，橋成，郡中士大夫廢放略盡，遂相率毀橋。今吳一時大老去者紛紛，數年以來，登賢書者減於往額，郡中二千石皆不及政成而去，論者乃復委罪於門外石坊矣。

### 楞伽

楞伽一名支硎。吳地記云：「支公嘗隱此山，後得道，乘白馬升雲而去。」余謂升雲事，不見於本傳，豈非好事者，因世說神駿一語，附會其說邪？楊循吉曰：「此山去城不遠，清僻可賞。至於茶梅煙雪，景物擅奇，名勝共遊之山也。」聞二三月間，遊人甚勝，朱樓複閣之女，騷人逸士之流，狹斜平康之伎，社南社北之兒，花攢綺簇，雜踏山間，不



滅上方虎丘。余往過山下，正值紛靡之時。奇石幽巒，拔起雲際，寓目即歸，未暇登覽。歸來與江進之約，欲以春和時往，而病尋作，乞骸去矣。名山勝水，信亦有緣哉。山上有寒泉，雨後轟雷噴雪，極爲可觀。石門尤奇特，兩石突起如門，下臨絕壑。有馬跡石，俗說支公好蓄駿馬，足跡猶存石上，有馬溺黃色一帶。

### 天平

天平山以白樂天顯。山腹有亭，亭側清泉，冷冷不竭，所謂白雲泉也。吳邑志云：「天平在吳中，最爲嶒嶸，多奇石，山半白雲泉，亦爲吳中第一水。」蘇舜欽有詩云：「清溪至峯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聚立欲言語。石巒落玉泉，冷冷四時雨。」吳人至今稱之。聞方春時，遊舟甚盛，簫管綺羅，與上方諸山等。余過天平時，天已垂黑，駐足未定，山下水災狀子雪片飛來，余不知山爲何物矣。

### 西洞庭

西洞庭之山，高爲縹緲，怪爲石公，巉爲大小龍，幽爲林屋，此山之勝也。石公之石，丹梯翠屏，林屋之石，怒虎伏犀，龍山之石，吞波吐浪，此石之勝也。隱卜龍洞，市居消夏，此居之勝也。涵村梅，後堡櫻，東村橋，天王寺橙，楊梅早熟，枇杷再接，桃有四觴之號，梨著大柄之稱，此花果之勝也。杜圻傳范蠡之宅，角里有先生之邨，龍洞築易老之室，此幽隱之勝也。洞天第九，一穴三門，金庭玉柱之靈，石室銀戶之跡，此仙蹟之勝也。山色七十二，湖光三萬六，層巒疊障，出沒翠濤，彌天放白，拔地插青，此山水相得之勝也。紀包山者，雖雲燦霞鋪，大約不出此七勝外。余居山凡兩日，藍輿行綠樹中，碧蘿垂幄，蒼枝掩徑，坐則青山列屏，立則湖水獻玉。一壑一壑，可列名山，敗址殘石，堪入圖畫，天下之觀止此矣。陶周望曰：「余登包山，而始知西湖之小也。六橋如房中單條畫，飛來峯盆景耳。」余亦謂楚中雖多名勝，然山水不相遇。湘君洞庭遇矣，而荒寂人煙，竹樹空疎，石枯土頽，博觀載籍，與洞座爲配者，或者圓嶠方壺乎？



若方內則故居然第一矣。

上文根據四十卷本及梨雲館本。錦帆集所載，大有出入，全錄之。

環洞庭皆水也，浮而垤皆山也。山之陰陽皆石也，石之凹皆村落也，尺膚寸毛，皆花果也。山之秀削而特者曰縹緲，怪而巉者曰石公，曰大小龍，枵而幽者曰林屋。石皆殊絕，而態各出不相襲。龍山石偃水而礪，與風水相吞吐，石公天矯，丹梯翠屏，林屋或爲怒虎，或爲伏犀，或連絡而下瞰，如老翁之憑其幼，石之極觀也。林屋穿山不五簇地，而行其腹者，至十餘里，其奧不極，鬼工仙宅，莫可究也。山村幽冶而繁，消夏灣最勝，民居百餘家，負縹緲，面小太湖山，左右垂臂，案山如髻，巒巒立水中。山地沃，一畝千緡，族植而穎者曰涵村梅，後堡櫻，東村橋，天王寺橙，其他楊梅枇杷林，擒鴨脚之屬，彌野皆是。余山行凡兩日，牛馬鐘牘，遠若隔世。將遂披髮入谷，求與世辭，方爲世勞薪，胡可得也。陶周望曰：「余登包山，而知西湖之小也。夫六橋如房中單幅畫，飛來峯盆石耳。」因出所著行記以示，余曰：「山之神情態貌，盡於此耶？」周望曰：「不然，所可言者止此。大凡指水石之奇奧，煙林之豐縹，巒崖之高峻，以名洞庭者，皆非知洞庭也。」余曰：「然。」

### 東洞庭

東洞庭一名胥母，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山視包山差小，主峯視縹緲差卑，巉巖視石公龍山差平，廬居視消夏灣差薄，諸草木果品皆同，獨東山民倍饒裕耳。所可恨者，民競刀錐，俗鮮風雅，雖有奇峯峭壁，曾無一亭一閣，跨踞石上。每置酒提壺，則盤坐荒草中，亦無方丈之樹，可以布茵列席者。山下僧寺，湫隘不堪，荒涼如鬼室。兩山之民，其不好事如此哉！蘇人好遊，自具一癖，然遊庭洞者絕少。雖騷人逸士，有白首未見太湖者。余以簿書錢穀之人，乍拋牛馬，暫友麋鹿，樂何可言。徘徊顧視，乃益自雄，真不愧作五湖長矣。



自第一句，至「自具一癖」一段，四十卷本與錦帆集所載，各有出入。今將錦帆集中所載者補錄之。「東洞庭一名胥母，莫釐其最高處也。其山似包山差小，主峯似縹緲差卑，巉巖似石公龍山差平，廬居似消夏灣差薄。冠帶文章之士昔盛東，今略相敵耳。陶周望曰：「余三度欲登莫釐，輒雨，遂自包山歸，然終不釋。」余曰：「圖美人欠伸者，其妖麗乃不在面，不必更求眉目也。」周望大笑。吳人好遊，自具一癖。」

### 錦帆涇

錦帆涇在吳縣治前，涇已湮塞，酒樓跨其上，僅得小渠一線耳。俗傳吳王與諸宮娃，錦帆游樂於此，故名。楊志謂市廓之中，徒杠相望，無容掛帆，謬矣。夫陵谷相尋，沙海變易，厥土塗泥，今其上則朱樓畫閣，安知昔不爲翠疇白浪哉？或云涇卽舊子城壕，未知孰是。

### 姑蘇臺

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去門數武，俗說姑蘇臺舊址在此。余攷諸書俱不類。吳越春秋云：「闔閭春夏治於姑蘇之臺，且食鮪山，晝遊蘇臺。」越絕書云：「胥門外有九曲路，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洞冥記云：「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互五里。」山水記云：「姑蘇臺作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吳地記云：「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去國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由此觀之，臺倚山枕流，峻絕人境，當在踞湖胥山之間矣。

###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氳數里而已矣。」進之大笑而別。



陰澄湖

繇潭子門下船，北去一里，爲陰澄湖。湖三面受風，每盛夏時，遊舟綺錯，日不下百餘艘。玉腕青眉，嬌歌緩板，來往羅箔中，亦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陰澄蓋應澤之訛云。」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揮麈高談，不知身之爲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寶帶橋，客主倉惶，未能成禮而別。

上文與錦帆集所載不同，今全錄之。

潭子門下船，北去一里，爲陰澄湖。湖三面受風，每盛夏時，遊舟綺錯，清歌緩板，酣呼窮日夜，亦勝遊也。王百穀曰：「湖上有龍王祠，陰澄蓋應澤之訛云。」丙申六月，與顧靖甫放舟湖心，披襟解帶，涼風颯然而至。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不知身之爲吏也。少頃，郵者報臺使者至，客主倉皇，未能成禮而別。百穀又爲余言，吳兒以六月之廿四日，遊荷花蕩，傾國而出，雖漁刀小艇，僮覓皆空。士女競爲時裝淡服，摩肩簇馬，舟中之氣，如煽熱治，而遊人自以爲樂，殊覺無謂。余笑曰：「六月烏紗，有熱於此者。」噫！今之君子，能不以苦爲樂，以熱惱爲清涼者，幾人哉？

荷花蕩

荷花蕩在葑門外，每年六月廿四日，遊人最盛。畫舫雲集，漁刀小艇，僮覓一空。遠方遊客至，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蠟旋岸上者。舟中麗人，皆時裝淡服，摩肩簇馬，汗透重紗如雨。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韓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輶濤趨，蘇人遊冶之盛，至是日極矣。

歲時紀異



余偶閱舊志，見范王二公書吳中歲時，未嘗不嘆俗之侈靡，日漸而月盛也。范志云：「吳中自昔號繁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爲田。以故俗多奢少儉，競節好遊。上元以糖圓春糕爲節食，爆糯穀於釜中，名李婁，亦曰米花，以下一歲休咎。寒食則拜掃墳墓。四月八日，浮屠浴佛。重午以角黍水圓綵索艾花畫扇相餉。七夕有乞巧會。重九以菊花茱萸嘗新酒，食花糕。十月朔再謁墓，是日開爐，不問寒燠，皆熾炭。俗重冬至，而略歲節。二十四日祭竈，次夕田間燃高炬，名照田蠶，歲節祭饗用，除夜祭畢，則復爆竹，焚蒼朮及辟瘟丹。食物有膠牙餠，守歲盤，夜分祭瘟神，易門神桃符之屬。」此范書宋事也。王志云：「吳中最重節物。迎春日啖春餅春糕。正月上元作燈市，採松葉結棚于通衢，下綴華燈，燈有楮練羅帛琉璃魚鮓麥絲竹縷諸品，皆綵繪人物故事，或爲花果蟲魚之像，其懸紙人馬於中，以火運之，曰走馬燈，藏謎者，曰壁燈。其夕會飲，以米粉作丸子油鎚食之，行遊五日而罷。二月始和，樓船載簫管遊山，其虎丘天平觀音上方諸山最盛。寒食戴麥掃墓，清明插柳，端午饅角黍，作雄黃昌陽飲，簪艾葉榴花以辟邪。七月七日爲乞巧會，釘果皆曰巧。重九飲菊酒，食重陽糕及駱駝蹄。十月朔再謁墓，謂之燒衣節。尤重冬至，三日罷市，馳賀一如元旦。入臘，併力舂一歲糧，藏之棗園，經歲不蛀，呼爲冬舂。米微黃，曰圍心黃。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竈，竟夕爆竹，各燃火爐于門外，焰高者喜，謂之糝盆。田間燃長炬，名照田蠶。二十七日掃屋塵，曰除殘。除夜更春帖，畫灰于道，象弓矢以射祟。」此王書近代事也。余觀二公所志，皆歲時常態。吳俗最重六月廿四日荷花蕩，中秋日虎丘，而皆不書，何也？虎丘諸山之遊，王志亦略載之，然在今則尺尋層冰，疾風苦雨，游者不絕，何必二月始和哉？夫俗奢必蕩，蕩則窮，民泰必驕，驕則僭。民窮而僭，亂從生焉。司世道者，不能無隱憂矣。

### 園亭紀略

吳中園亭，舊日知名者，有錢氏南園，蘇子美滄浪亭，朱長文樂圃，范成大石湖舊隱，祭皆荒廢。所謂崇岡清池，



幽巒翠篠者，已爲牧兒樵豎斬草拾礫之場矣。近日城中，唯葑門內徐參議園最盛。畫壁攢青，飛流界練，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踰生成，幻若鬼工，千溪萬壑，遊者幾迷出入，殆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祇園軒豁爽塏，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風味。徐園微傷巧麗耳。王文恪園在闔胥兩門之間，旁枕夏駕湖，水石亦美，稍有傾圯處，葺之則佳。徐問卿園在闔門外下塘，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可醉客。石屏爲周生時臣所堆，高三丈，闊可二十丈，玲瓏峭削，如一幅山水橫披畫，了無斷續痕跡，真妙手也。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古木，壠上有太湖石一座，名瑞雲峯，高三丈餘，妍巧甲於江南，相傳爲朱勗所鑿。纔移舟中，石盤忽沉湖底，覓之不得，遂未果行。後爲烏程董氏購去，載至中流，船亦覆沒，董氏乃破資募善沒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遂爲徐氏有。范長白又爲余言，此石每夜有光燭空，然則石亦神物矣哉？拙政園在齊門內，余未及觀，陶周望甚稱之。喬木茂林，澄川翠幹，周迴里許，方諸名園，爲最古矣。

錦帆集作「吳中園亭紀略」

上文根據四十卷本，錦帆集所載，前段大有出入，今錄之。「錢氏南園，蘇子美滄浪亭，朱長文樂園，范成大石湖舊隱，今皆荒廢，近日唯葑門徐參議園最盛，云是吳匏菴舊圃。湖石數峯，亭亭立水上，疊而爲壁，穴而爲洞，懸而爲飛瀑，匝而爲湖。朱樓複閣，古木幽篁，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祇園軒豁爽塏，一花一石，有林下風氣。徐園微傷巧麗耳。王文恪園在闔胥兩門之間，旁枕夏駕湖，水石亦美，稍有傾圯處，葺之則佳。徐問卿園在闔門外下塘，宏麗軒舉，前樓後廳，皆可醉客。石屏爲周生時世所堆，高三丈，闊可二十丈，玲瓏峭削，如一幅山水橫披，了無堆疊痕，真妙手也。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古木，壠上太湖石一座，高二丈餘，妍巧甲於江南，相傳爲朱勗所鑿，石盤沉湖底，覓之不得，遂未果行。」以下與四十卷本全同。



余性疎脫，不耐羈鎖，不幸犯東坡半山之癖，每杜門一日，舉身如坐熱爐。以故雖霜天黑月，紛靡冗雜，意未嘗一刻不在賓客山水。余既病痊，居錫城，門絕履跡，盡日惟以讀書爲事。然書淺易者，既不足觀，艱深者觀之復不快。人其他如史記、杜詩、水滸傳、元人雜劇、揚心之書，又皆素所屬厭，且病餘之人，精神眼力幾何，焉能兀兀長手一編？鄰有朱叟者，善說書，與俗說絕異，聽之令人脾健。每看書之暇，則令朱叟登堂，娓娓萬言不絕，然久聽亦易厭。余語方子公，此時天氣稍暖，登臨最佳，而此地去惠山最近。因呼小舟，載兒子開與俱行，茶鑪未熱，已至山下，山中僧房極精邃，周迴曲折，窈若深洞。秋聲閣遠眺尤佳，眼目之昏瞶，心脾之困結，一時遣盡。流連閣中，信宿始去，始知真愈病者，無踰山水，西湖之興，至是益勃勃矣。

### 惠山後記

茶與酒一也。惠山泉點茶特異，而酒味殊不如北釀。或者謂南水甘北水冽，甘與酒不相宜，以是有異。余少有茶癖，又性不嗜酒，用是得專其嗜於茶。僻居江鄉，日與新化安化泥汁滲潢爲偶，如好色人身處窳鄧，癭瘤滿室，自以爲左嬌右施，不知有識者之從旁欲嘔也。吏吳以來，每逢好事者設茶供，未嘗不舉以自笑。然務煩心懶，茶癖盡蠲，雖復傾國在前，而主人毫且贖，較之癭瘤之嗜，十分未得一也。及余居錫城，往來惠山，始得專力此道。時瓶壇盡，未能斯須去身。凡朋友議論不徹處，古人詩文未暢處，禪家公案未釋然處，一以此味銷之，不獨除煩雪滯已也。一日攜天池門品，偕數友汲泉試茶於此。一友突然問曰：「公今解官亦何有願？」余曰：「願得惠山爲湯沐，益以願渚、天池、虎丘、羅峯、陸蔡諸公供事其中，余輩披緇衣老焉，勝於酒泉醉鄉諸公子遠矣。」

### 初至西湖記

從武林門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卽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



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徧賞。次早得陶石簀帖子，至十九日，石簀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 晚遊六橋待月記

西湖最盛，爲春爲月，一日之盛，爲朝烟，爲夕嵐。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爲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爲奇觀。石簀數爲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余時爲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綠烟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 斷橋

湖上之盛，在六橋及斷橋兩堤。斷橋舊有堤甚狹，爲今侍中所增飾，工緻遂在六橋之上。夾道種緋桃，垂楊，玉蘭，山茶之屬，二十餘種。白石砌其邊如玉，布地皆軟沙。旁附小堤，益以雜花。每步其上，卽樂而忘歸，不十餘往還不止。聞往年堤上花開不數日，多被人折去。今春禁嚴，花開最久。浪遊遭遇之奇，此其一矣。

上文根據解脫集題爲「斷橋」四十卷本作「西湖三」其文字各異，今全錄之。

望湖亭，卽斷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美。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 西陵橋

西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冷，或曰卽蘇小結同心處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冷第一橋。陵作冷，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實耶？』」

## 雨後遊六橋記

寒食後雨，余曰：「此雨爲西湖洗紅，當急與桃花作別，勿滯也。」午霽，偕諸友至第三橋，落花積地寸餘，遊人少，翻以爲快。忽騎者白紈而過，光晃衣，鮮麗倍常，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少倦，臥地上飲，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爲樂。偶艇子出花間，呼之，乃寺僧載茶來者，各啜一杯，蕩舟浩歌而返。

## 孤山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峯下，有虞僧孺，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於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於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上文從梨雲館本，解脫集所載與此不同，今全錄之。

孤山拳峙湖中，和靖墓在山後。荒梅數株，虬曲巖壑間，逸士風標可念也。凡遊湖者皆出岳墳，過午多繫舟和靖墓下，投壺博塞以爲樂。杭人爲余言，往時處士墓，亦曾被伐，彼鱸士豈有崔姨金盃哉？盜亦不智矣。

## 飛來峯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餘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魄，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



秋水暮烟，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癩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花峯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爲陶石簀，周海寧。次爲王靜虛，石簀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上文根據梨雲館本，解脫集作「遊飛來峯至北高峯記」，文字各異，又後段與下篇同，今全錄之。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爲甲。其陽巉秀削而冷且潤，其陰敞窈窕通明。嘗怪南宮癖石，求所以溺而丈者不可得，及披蘿歷巔，窮觀石態，玩其遁逸之趣，與夫刻露生成之巧，然後知南宮之致遠也。靈隱寺去峯可百步許，泝澗而行，青壁屏其前，碧流帶之。流稍闊，則泓而爲潭，石稍峻，則卷而爲坻。水迅而石折，則相觸爲鳴琴，而落爲紳帶，白香山記冷泉，殊覺未盡其幽麗也。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二三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漬，淙淙之聲，四分五路，達於山麓廚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間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拈掄，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剝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與石簀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

### 靈隱

靈隱寺在北高峯下，寺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峯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熏木欣，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冷泉淳，可以蠲煩析醒。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潺湲潔澈，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中，



今依澗而立，澗闊不丈餘，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一二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清，淙淙之聲，四分五路，達於山廚。菴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之間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摺拾幫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剝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簀子公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

### 龍井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冷冷可愛。入僧房，爽塏可棲。余嘗與石簀、道元、子公汲泉烹茶於此。石簀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滋味盡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頭茶雖香，尙作草氣，天池作荳氣，虎丘作花氣，唯芥非花非水，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可貴。芥茶葉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數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蘿茶者，味在龍井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爲風篁，峯爲獅子，石爲一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文字亦爽健，未免酸腐。

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遊龍井記」，全文如下。

龍井泉既甘澄，石復秀潤。流淙冷冷，從石澗中出，僧房爽塏可棲。嘗與石簀汲泉烹茶於此。石簀問龍井茶與天池茶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滋味稍出，天池殊不爾。大約龍井茶雖香，尙作草氣，天池作豆氣，虎丘作蘭氣。唯芥韻致清澈，風味如泉石，茶之逸品也。芥茶葉粗大，洗淨方可注湯，下者猶能獨煩滌滯。往余嗜芥久，飲天池則脹，然皆芥之下者。芥去長興近，山中富人每以重資先一歲購下，而山中所出復不多，以是極爲難得。近日徽人有寄松蘿茶者，輕清略勝天池，而風韻少遜。龍井之嶺爲風篁，石爲一片雲，神運石皆有致，獨近時粧點過麗，微傷俗耳。秦少游舊有龍井碑記，今不知在何所矣。



煙霞石屋

煙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乳汁泔泔下。石屋虛朗，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過煙霞洞屋石題壁」，全文如下。

煙霞洞蒼寒古雅，陰沁入骨，清絕不堪久坐。石屋欹側如片雲，可布几席。而洞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穿巖而出，得樹石少休，繼者不已，窺面而睨者益譁，遂去。至此始覺烏紗阜隸，亦微有快人處。因書之壁，以告賢士大夫之清逸者，慎無以呵導爲俗，而輕去之也。

南屏

南屏峯巒秀拔，峻橫壁披，宛若屏障。淨慈在其下，永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明入處廉纖，欲於文字中求解脫，無有是處，後來念佛修淨土，皆因解脫不出，心地未穩，所以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一見當知之。或曰：「永明法眼嫡派，子何得橫生異議？」余謂法眼舉動若此，余猶將議之，况其孫耶？夫永明智慧廣大，當時親見作家，末路尙爾如此，吾輩鬪根浮器，不會見得一箇半箇智識，可輕易談佛法哉？

蓮花洞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路牽風引浪，蕭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摶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奧當何如哉？



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遊蓮花洞記」，全文如下。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豁可望，每一縱目，湖光泛斂，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路牽風引浪，晴雨煙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嵌空裝綴，巧踰雕鏤，但山中搜之即得，不甚以爲異。大抵吳山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巧。近若紫陽宮石滌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澆洗其魄，其奇奧何止此哉！

### 御教場

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峯。及一觀御教場，游心頓盡。石竇嘗以余不登保叔塔爲笑。余謂西湖之景，愈下愈勝，高則樹薄山瘦，草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杯子，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界稍闊，然我身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此大地方爲哉？石竇無以難。飲御教場之日，風力稍勁，石竇強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亦是奇事。夫石竇之醉，乃滄田一變海，黃河一度清也，惡得無紀哉？

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由勝果寺上觀排牙石記」，全文如下。

午憩勝果寺，酌泉，緣崖而行，憩月巖，覽御營舊蹟，觀排牙石。石巉穿秀潤，骨色俱古，恨其不生飛來龍井間耳。山顛席江帶湖，其觀亦偉，然西湖政不以此爲勝。石竇嘗以余不登保叔塔爲笑，余謂西湖之景，愈下愈冶，高則樹薄山瘦，艸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杯子，北高峯御營山是其例也。雖眼界稍闊，疆長不踰六尺，窮目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爲哉？石竇無以難，歸途風力稍勁，石竇強吞三爵，遂大醉不能行。石竇素不能一焦葉，同行者謂黃河一度清也，遂紀之。

### 吳山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可嘆哉。

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遊吳山記」，全文如下：

避客不數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遍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及一長者園亭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未足方也。奈何辱之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其地又近台使者公署，雖城中遊人，亦無至者，石固有幸，不幸哉？

### 雲棲

雲棲在五雲山下，藍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奧僻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於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目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急着眼。

### 湖上雜叙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次。初次遊湖，次則從五泄歸，再次則從白嶽歸也。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城，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一半露地而立，至次早方去，堂上堂下，人氣如烟，不可近。法相長耳像極可觀，筍極可食，酒極可飲，頭水綿極可買。其餘皆宿淨慈翻經房中，房甚深，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藕花居，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第四橋，水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昭慶，訪汪仲嘉戒山諸友，工課率以爲常。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泉，靈峯，高麗，虎跑，真珠，勝果之屬，皆常所出沒之處。其他不知名，并失記者尙多，種種皆佳，難以細述。聊識一二，以俟再遊。因令子公正書一通，并遺陶氏兄弟。



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湖上雜記」，全文如下：

浪跡四閱月，過西湖凡三。初次遊湖，次從五泄歸，再次從白嶽歸。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餘皆居淨慈僧房。天竺之山，周遭攢簇如郭。余仲春十八夜宿此，燒香男女，彌谷被野，露地而立者半，達曙方去。堂上堂下，人氣如煙，不可近。法相長耳佛極可參，竹可風，泉可酌，筍可食，酒可飲，獨僧少可與語耳。淨慈木石廬舍皆精，宗鏡堂居然亭，尤爲絕景。余所居僧房，亦奧僻，古木縈徑，至山門可里許，每將暮，則出藕花居，棹小舟，看山間夕嵐，月夜則登湖心亭，過第四橋，水仙廟，從堤上步而歸。或過雷峯下，與虞長孺兄弟語，或渡昭慶，訪禪者及遊客，以爲常課。湖上之寺，如瑪瑙，大佛頭，山中如玉泉，靈峯，高麗，虎跑，眞珠之屬，皆常出沒之處。靈峯去人遠，尤覺閒寂，僧房甚精。寺旁有地一區，松石竹澗，無一不具，價亦不甚高。余意欲買爲他年棲止之所，以去住不常，遂止。其地失記者尙多，聊識一二，以俟後期。

### 湘湖

蕭山櫻桃鶯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浸處亦無多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根如荇，其葉微類初出水荷錢，其枝丫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膠，附枝葉間，清液冷冷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略如魚髓蟹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比之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嬖藕，無得當者。唯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乎此物東不踰網，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故世無知者。余往仕吳，問吳人張翰，蓴作何狀，吳人無以對。果若爾，季鷹棄官，不爲折本矣。然蓴以春暮生，入夏數日而盡，秋風鱸魚將無非是，抑千里湖中，別有一種蓴耶？湘湖在蕭山城外，四匝皆山，余游時正值湖水爲漁者所盜。湖面甚狹，行數里即返舟，同行陶公望王靜虛，舊向余誇湘湖者，皆大慚失望。



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遊湘湖記」今全錄之。

蕭山櫻桃鶯鳥蓴菜皆知名，而蓴尤美。蓴採自西湖，浸湘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浸處亦無多地，方圓僅得數十丈許。其莖如荇，其枝丫如珊瑚，而細又如鹿角菜，其凍如冰，如白膠，清液冷冷欲滴。其味香粹滑柔，略如魚髓蟹脂，而清輕遠勝。半日而味變，一日而味盡。比之荔枝，尤覺嬌脆矣。其品可以寵蓮璧藕，無得當者。唯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惜乎此物，東不踰紹，西不過錢塘江，不能遠去，以故世無知者。往問吳人，皆云蓴立秋方有味，亦不佳。而此物以春暮生，入夏數日而盡。秋風鱸魚，當是別種。嘗讀鷄跖集，四月蓴生莖而未葉，名爲雉尾蓴。五月蓴葉舒長，名絲蓴。入七八月，有蝸蟲不中食。至十月冰凍蟲死，雖老猶可食，疑卽此物。沈令又爲余言，湖中色色皆佳，雖菱蒲野草之類，土人取以糞田肥澤，特異他處。湖在蕭山城外，四匝皆山，遊時正值湖水爲漁者所盜，波面甚狹。行數里，卽返舟。同行者陶公望、王靜虛，舊向余誇湘湖者，皆大失望。

### 禹穴

禹穴一頑山耳。禹廟亦荒涼，不知當時有何奇，而龍門生欲探之。然會稽諸山，遠望實佳，尖秀淡冶，亦自可人。昔王子猷語人，但云山陰道上，道上二字，可謂傳神。余嘗評西湖如宋人畫，山陰山水如元人畫。花鳥人物，細入毫髮，濃淡遠近，色色臻妙。此西湖之山水也。人或無目，樹或無枝，山或無毛，水或無波，隱隱約約，遠意若生，此山陰之山水也。二者孰爲優劣，具眼者當自辨之。夫山陰顯於六朝，至唐以後漸減；西湖顯於唐，至近代益盛，然則山水亦有命運耶？

### 蘭亭



蘭亭殊寂寞。蓋古蘭亭依山依澗，澗灣環詰曲，流觴之地，莫妙於此。今乃擇平地砌小渠爲之，俗儒之不解事，如此哉！

### 蘭亭記

古今文士，愛念光景，未嘗不感歎於生死之際。故或登高臨水，悲陵谷之不长，花晨月夕，嗟露電之易逝。雖當快心適志之時，常若有一段隱憂，埋伏胸中。世間功名富貴，舉不足以消其牢騷不平之氣，於是卑者或縱情麴蘖，極意聲伎；高者或托爲文章聲歌，以求不朽，或究心仙佛，與夫飛昇坐化之術；其事不同，其貪生畏死之心一也。獨庸夫俗子，耽心勢利，不信眼前有死，而一種腐儒爲道理所錮，亦云死卽死耳，何畏之有。此其人皆庸下之極，無足言者。夫蒙莊達士，寄喻於藏山，尼父聖人，興歎於逝水。死如不可畏，聖賢亦何貴於聞道哉？羲之蘭亭記，於死生之際，感歎尤深，晉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昭明文選獨遺此篇，而後世學語之流，遂致疑於絲竹管絃天朗氣清之語，此等俱無關文理，不知於文何病？昭明文人之腐者，觀其以閑情賦爲白璧微瑕，其陋可知。夫世果有不好色之人哉？若果有不好色之人，尼父亦不必借之以明不欺矣。蘭亭在亂山中，澗水灣環詰曲，意古人流觴之地，卽在於此。今擇平地砌小渠爲之，與人家園亭中物何異哉？

### 鑑湖

鑑湖昔聞八百里，今無所謂湖者。土人云：舊時湖在田上，今作海閘，湖盡爲田矣。賀監池去陶家堰二三里，闊可百十頃，荒草綿茫如煙，蛙吹如哭，月夜泛舟於此，甚覺淒涼。醉中謂石簀：「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簀問故。余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袁中郎，眼詎不高歟？」四坐嘿然，心誹其顛。

### 西施山



西施山在紹興城外，一名土城，西施教歌舞之處。今爲商氏別墅，嘗同諸公宿此一夜。石簀和余詩有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蓋謂此也。余戲謂石簀，此詩當注明，不然，累爾他時謚文恪公不得也。石簀大笑，因曰：「爾昔爲館娃主人，鞭箠叱喝，唐突西子，何顏復行浣溪道上？」余曰：「不妨，浣溪道上，近日皆東施娘子矣。」

宋六陵記

六陵蕭騷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雖聯鞭疊騎，常若有俚啼鬼哭之聲。讀唐義士詩，楚痛入骨，古來亡國敗家雖多，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碑碣皆荒斷不可讀，山勢回合，架數敗宇，其間惟有老松橫道，杜鵑花滴血滿山而已。相與悲歌感慨，泣數行下。既而自笑，鬼若無知，則暴骨含珠，高碑廢壙，等作一丘。鬼若有知，玉魚金盃之恨，今已銷歇。且禹陵之卷石，視六陵之荒址，其榮枯能有幾也。遊者乃樂彼而愴此，噫！亦惑矣！

上文從解脫集四十卷本作「六陵」，其文甚短。從第一句「六陵蕭騷岑寂」至第九句「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與上文全同。下加「遊六陵之日，子公醉甚，戲弄馬鞍上，幾墮」四句卽完。

吼山

吼山石壁，悉由斧鑿成，峭削百餘仞，乍見亦可觀。山下石骨爲匠者搜去，積水爲潭，望之洞黑如墨汁，深不可測。每相去數丈，留石柱一以支之。上宇下淵，門闔洞穴，窈窕紆迴。雨後飛瀑綴簾而下，余等自外望，興不可遏，呼小舟遊其中，潭深無所用篙，每一轉折，則震蕩數四，舟人皆股慄。因停舟石壁下，觀玩良久。陶氏有山房在此，頗稱幽奇，然荒蕪甚，軒前草深丈餘矣。

五泄一

越人盛稱五泄，然皆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五泄之好，其實不曾親見與我等也。發郡城凡二日，至諸暨縣，



縣去五泄，尚七十餘里。次日始行，一路多頑山，無卷石可入目者。余私念看山數百里外，敝舟羸馬，艱辛萬狀，今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周望亦謂乃弟，余輩誇張五泄太過，若爾，當奈中郎笑話何？獨靜虛以爲不然。頃之，至青口，兩山夾天如綫，山石玲瓏峭削，若疊若鏤。數里一壁潭水滑滑流壁下。一壁上有古木一株，土人云是沉香樹，一年一花，猿獠所不到。其他非奇壁，則皆穠花異草，幔山而生。紅白青綠，燦爛如錦。映山紅有高七八尺者，與他山絕異。因相顧大叫曰：「奇哉！得此足償路債，不怕袁郎輕薄也。」王靜虛曰：「未也，爾輩遇小小丘壑，便爾張皇如是，明日見五泄，當不狂死耶？」靜虛會習定五泄三年，以是知之極詳。余與公望聞之喜甚，皆跳吼沙石上，緩步十餘里，始至五泄僧房。靜虛曰：「牛羊下矣，五泄留供來日朝餐。」因散步前山，沿溪而行，兩山一溪，比青口天尤狹，而奇峭率相類。山形或如鑪，如鐘鼓，如屏障劍戟，皆拔地而生。溪旁天竹成林。行數里，遇一白鬚人云：「前山有虎，」同行者皆心動，尋舊跡而歸。

上文從梨雲館本。解脫集作「由諸暨至五泄寺記」，文句各異，今全錄之。

越人盛稱五泄，然多聞而知之。陶周望雖極言其勝，其實不曾親見與我等也。五泄去諸暨七十餘里，一路多頑石，勢甚散緩，無卷石可入目者。始念看山數百里外，敝舟羸馬，艱辛萬狀，今諸山態貌若此，何以償此路債？周望亦謂乃弟，余輩誇張五泄過當，奈中郎笑話何？獨靜虛以爲不然。頃之，至青口，遊人趨狹巷中，綫路百折，窮而忽開，潭水冷冷縈壁行，山皆純石，峯稜怒立。一壁上有古木一株，土人云是沉香樹，一年一花，猿獠所不到。映山紅有高丈許者，紅白青綠，燦爛如錦。因相顧大叫曰：「奇哉！得此足償苦辛，不畏中郎彈射也。」靜虛曰：「未也。爾輩遇小小丘壑，便爾張皇如是，明日見五泄，當不狂死耶？」余與公望聞之喜甚，跳躍沙石上，馳而至五泄寺，日昃矣。茶竟，偕至澗濯足。兩山相迫，疑將頽壓。石骨如水浣，鐘懸屏削，筍筴戈森，狀態甚詭。



周望顧余曰：「何如西湖？」余曰：「此仙姝，奈與冶淫論色澤耶。」溪旁天竹成林，將至白井，遇一皓鬚人，云前山有虎，同行者皆心動，尋舊路而還。

五泄二

五泄水石俱奇絕，別後三日，夢中猶作飛濤聲，但恨無青蓮之詩，子瞻之文，描寫其高古瀆薄之勢，爲缺典耳。石壁青削，似綠芙蕖，高百餘仞，周迴若城，石色如水浣淨，插地而生，不容寸土。飛瀑從巖顛挂下，雷奔海立，聲聞數里，大若十圍之玉，宇宙一大奇觀也。因憶會稽賦有所謂「五泄爭奇於雁蕩」者，果爾，雁蕩之奇，當復如何哉？暮歸各得一詩，余詩先成，石簣次之，靜虛公望子公又次之。所目既奇，詩亦變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是何等語。時夜已午，魑呼虎號之聲，如在牀几間。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鬼矣。

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觀第五泄記」，文句亦異，今全錄之。

從山門右折，得石徑，數步聞山雷聲，心悸。山僧曰：「此瀑聲也。」疾趨度石罅瀑，見石青削，不容寸膚，三面皆鄂立，瀑行青壁間，撼山掉谷，噴雪直下，怒石橫激如虹，忽捲掣折而後注，水態愈偉，山行之極觀也。遊人坐欹巖下望，以面受沫，乍若披絲，虛空皆緯，至飛雨瀉崖，而猶不忍去。暮歸各賦詩，所目既奇，思亦變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作何等語。時夜已午，魑呼虎號之聲，如在牀几間。彼此諦觀，鬚眉毛髮，種種皆豎，俱若鬼矣。

五泄三

一三四等泄，俱在山腰，五級而下，飛濤走雪，與第五泄率相類，山路甚險巖。余等從山顛下觀之時，新雨後苔柔石滑，不堪置足。一手拽樹枝，一手執杖，踏人肩作磴，半日始得那一步，艱苦萬狀。山僧云：「自此往富陽，便是平地，不復下嶺。」五泄或作五雪，亦佳。



踰響鐵嶺至洞巖記

從響鐵嶺下觀，路甚巖。新雨石滑，拽藤杞而行，跬移寸折，踰刻始達。兩岫卷石而澗，蘿木翳蔽，下溇黛碧，四瀑洶湧行，了了見雷奔電布，不復如昨矣。嶺與紫闔接，一帶皆平疇。林泉蒼鬱，稻畦被野，初意峭壁之上，當爲銳爲釜，不意乃得花源村也。錯疇而行，約十餘里漸下，良久至洞巖，山僧設炬以導。洞門空闊，初時若夏屋。少進，徑微仄。凡三四折，至鰲口，極小，遊人皆貼地行。炬煙大作，淚出如雨。偶思先輩有言，入洞爲烟所困者，心懼，乃各退出。唯靜虛疾進，過嶺四五，至洞深處，爲澗所隔，始返。徐文長曰：「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二峯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間。」數語得之矣。

玉京洞

玉京去五泄二十餘里。洞門空闊，初時若夏屋，少進，徑微仄，闕復如前。洞中形似蓮花，人物之屬甚多。凡三四折，至一孔，極小，非匍匐不能入。余與二陶皆貼地而行，炬烟大作，眼淚如雨。偶思前輩有說，入洞爲烟熏殺者，心懼，乃各退出。唯王靜虛與吳縣一阜鍊，拚命疾進，過嶺四五，至洞深處，爲澗所隔，不能度，始歸。

初至天目雙清莊記

數日陰雨，苦甚，至雙清莊，天稍霽。莊在山脚，諸僧留宿莊中，僧房甚精，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枕上。石篲夢中誤以爲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糜，邀石篲起。石篲嘆曰：「暴雨如此，將安歸乎？有臥遊耳。」僧曰：「天已晴，風日甚美，響者乃溪聲，非雨聲也。」石篲大笑，急披衣起，餽茗數碗，卽同行。

天目一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莊至顛，可二十餘里。凡山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足，骨大則



玲瓏絕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流淙淙，若萬疋縞。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奧巧，石徑曲折，石壁竦峭，二絕也。雖幽谷懸岩，菴宇皆精，三絕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若嬰兒聲，四絕也。曉起看雲，在絕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琉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不常，其觀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大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直萬餘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筍味類紹興破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修真棲隱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高峯死關。次日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爲異，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飯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勞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因大笑而別。

## 天目二

天目之山，傲于幻住，奇于立玉，險于獅子巖，幽于活埋菴。菴小而飾，竹石皆秀，而峯奇削，廣不累丈，遊人行刀脊上，髮皆豎。峯顛老松，偃石側出。周望緣而上，坐其餘，余謂「陶王孫」今卽真矣。周望身羸瘦，故有此戲。獅子巖架壁爲閣，下臨無地，巨木繡壁如非。飛巖怒壑，不可盡狀。立玉骨色類湖石，一峯拔地立，玲瓏纖峭，高千餘級。四面石壁刻露，攢青簇黛，似有高手堆疊而成。米南宮所謂秀瘦皺透，大約其體石之變幻奇詭者也。峯腰板屋二間，一頭陀坐其中，縣破瓦釜，壁間掛一烟黃本，其行脚時所著論也。行迫，未及問其名字。從立玉至此，徑甚險，面臨絕崖，梯級而下，不容半趾。一老人從平路望，兩足酸楚，遂不能步。幻住卽中峯道場，景尤空闊，諸峯奇態，畢供眼前。從山足至此，可十餘里。由幻住而上，山愈高峻，然佳處皆在山半，好事者若遊至，再抵幻住，便可息足矣。

## 聽響水石記



石在天目山半，靜而聽之，中有流水聲，韻致清遠，名響水石。石高二丈餘，廣倍之，色冶而骨逾，可補石譜之闕。

### 齊雲

齊雲天門奇勝，巖下碑碣填塞，可厭耳。徽人好題，亦是一僻。仕其土者，薰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佛說種種惡業，俱得惡報，此業當與殺盜同科，而佛不及，亦是缺典。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矣哉！五老峯萬人緣石皆好，而微乏秀潤，山骨亦不嶮，以茲不耐久觀。然使道院少作數間，官府不常至，碑文漸落，石苔漸長，白嶽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同遊爲梅季豹，陶周望，潘景升，方子公，僧碧暉及章李三生，五宿而後行。

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齊雲巖記」，與上篇各異，今全錄之。

齊雲山以瑰奇甚，懸巖飛谷，布滿巒壑間。天門石罅一道，尤爲勝絕，獨碑碣填塞，可厭耳。徽人好題，亦是一僻。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余謂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矣。彌陀巖五老峯石皆突兀，而微乏秀潤，山骨亦不嶮，以茲不耐久觀。然使道院少作數間，官府不常至，碑文漸落，石苔漸長，白嶽之神不靈，不百餘年，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

### 石橋巖

石橋巖略似天門一帶，而門稍闊，去齊雲二十五里。遊之日，天甚昏黑，各攜雨具去。及歸，竟不雨，同行半道歸者，皆大悔懊。

### 宿落石臺記

下齊雲，乘筏沿溪，至落石臺。石墮溪水邊，倚絕壁，可布一席。岸上僧彌，絕無好事者。聞客來，皆閉門。近巖一牆



字此精，余顧石簀曰：「此地可闌入，不須更問主人也。」拉石簀入，諸客亦逡巡入。溪光山翠，錯雜几案。二少年出揖，貌甚清。客曰：「此會稽陶先輩也。」二少年踴躍復揖，治酒閣上，與之商舉子業，至丙始休。溪聲徹夜鳴，如萬松聲。次早二少年索詩及題額，余名其閣曰「溪聲」，石簀曰：「此余天目所夢之雨也。」因名其齋曰「夢雨」，各作詩二章遺之。

新安江行記

新安江清徹見底，峯巒翠疊，隱隱見水中，時有突出波面者，嵌空如湖石。江行之一快也。江爲山所夾，東流千里，石湍迅速，目所注視，輒不能了。而山喜爲回合，數步一轉，前舟莽莽，忽如入壁，折而隨之，乃知其爲簀也。或云水東而山扃，其地不得不蓄。余謂孫吳時，每以置流人，謂其地礪礪荒瘦，彼時山川固已如此，夫今之匝地而商者，誰非徽也？水行舟楫，陸行車輓，捲江海而注之徽，而其俗又皆織畝力作，雖山不折江不縈，遼甯不富也。徽人近益斌斌，算繒料籌者競習爲詩歌，不能者亦喜蓄圖書及諸玩好，畫苑書家，多有可觀。獨矜習未除，樂道訟而愧言窮，是爲餘結耳。官舟脆薄可駭，灘水方發，迅捷之極，凡二日至嚴。其山川道里之詳，不得而志之矣。

釣臺記

登釣臺之日，天已昏黑，燒竹讀壁間詩。館人云山間有虎，余等興發不可止。至半嶺，導者云：天黑草深不辨徑，踟躕乃下。坐石上，與石簀論子陵人物。余謂子陵知不可用而不用者也。當新莽之世，天下崩潰，騁捷足而攀鱗鬣，此亦志士一時，翁何戀戀一卷石也？或曰：「子陵者，其高義不屑爲故人臣，而其英傑之氣，凌凌厲厲，亦決然非人臣度也。夫義不臣故人，當時首事者，不盡故人也。氣不爲人臣，方賊臣貫盈，逐失鹿而獵漢家已溺之鼎，此其辭亦直，名亦正。且光武何人也？英雄不世出之主也。當羣雄相角，文叔急士之心，如渴求水，故人誠可用，其所以物色尋



求者，豈待卽位後哉？知不可用，故待故人者止於諫議，知故人之必不爲我用，因而以虛名與之也。故寵之以足加帝腹，嚴翁之爲人，不能出光武之目明矣。」石簣曰：「如子言，子陵一庸人耳，何足道。」余曰：「不然，子陵以無用爲用者也。知其無用而不用，此讖勝也。不求用人，雖欲用我而不可得，此才勝也。故才與讖，一者不至，未有能隱者也。不然，旣不知己之無用，又不能堅己不用之心，以自全其不可用，此殷種種放之流，所以聲名不終，而隱顯俱失者也。其視子陵品格，何止天淵哉！」

### 釣臺

釣臺兩石相對，高百餘丈。不知當時用幾許竿，釣得幾許魚也。嚴公無用，與此臺何異？然其壁立千仞，傲視人主，不顧俊絕，亦與石頭等矣。

### 遊盤山記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戟熊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挾石罅出者，嶽嶽虬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累數十尋，則其出必半，仄焉若半圯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奔泉，天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鬥，故鳴聲徹晝夜不休。其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入得盤泉，次曰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是落爲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纖魚數頭，尾鬣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游者樂釋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奇快，則皆躍入，沒胸，稍沂而上，踰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達。間或取梨李擲，以觀旋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峯一壁，青削到地，石黏空而立，如有神氣性情者。亭負壁臨絕澗，澗聲上徹，與松韻答。其旁爲上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抽筍，銳而規，上爲翠楮波，日光橫射，影落塞外，奔風忽來，翻雲抹海，住足不得久，



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曰天門開。從髻石取道，闊似掌，山石礙右臂，左履虛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數。先與導僧約，遇絕嶮，當大笑，每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探棘，更上下僅得度。兩巖秀削立，太古雲嵐，蝕壁皆翠。下得枰石，方廣可几筵。撫松下瞰，驚定乃笑，世上無拚命人，惡得有此奇觀也。面有洞嵌絕壁，不甚闊，一衲攀而登，如獼猴，余不往，謂導僧曰：「上山險在背，肘行可達。下則目不謀足，殆已將奈何？」僧指其凸曰：「有微徑，但一壁峭而油，不受履，過此雖險可攀，至脊，迂之卽山行道也。」僧乃跌蛇矯而登，下布以縋，健兒以手送余足，腹貼石，石膩且外欹，至半體僵，良久足縮，健兒努以手從，遂上。迨至脊，始咋指相賀，且相戒也。峯名不甚雅，不盡載，其洞壑初不名，而新其目者，曰石雨洞，曰慧石亭。洞在下盤，道聽澗聲，覓之可得。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豐妍不一態，生動如欲語。下臨飛澗，松鬣覆之如亭，寐可憑，坐可茵，閒可侶，故慧之也。其石泉奇僻，而蛇足之者，曰紅龍池。其洞天可菴者，曰瑞雲菴之前洞，次則中盤之後嶺也。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曰九華，頂不果上，其刹宇多不錄。寄投者，曰千像，曰中盤，曰上方，曰塔院也。其日爲七月朔，數得十。偕游者，曰蘇潛夫，小修，僧死心，竇方，寂子也。其官於斯而以舊雅來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能來，而以書訊且以蔬品至者，曰李郎中西卿也。

遊紅螺嶮記

從葫蘆棚而上。燈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酷。從灣至觀音洞，仄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鏗，劃其中爲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鄂立而陰，故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竇中多老衲，或居至八十餘不下，聞客至，則競出觀。導者曰：「老未見冠履也。」問爲青曹，則曰：「是余宗主。」笑而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樵薪人不至，故不著。奇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者，日取道焉，而遺之睫前，是可嘆也已。



## 滿井游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是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爲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顰面，而鬢髮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壺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尙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己亥之二月也。

## 遊高粱橋記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梢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跌坐古根上，茗飲以爲酒，浪紋樹影以爲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爲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於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 抱甕亭記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柏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堦，暑氣



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牀几之類皆動。梨花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棚藤架，菘路菲畦，宛似村莊。小奴青泉負甕，白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亭者，覩夫枝葉之蒼鬱，乳雀之哺子，野蛾之變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爲真老圃也。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先雞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枕上，欲起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如在露中，嘗自笑以爲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第時，攝衣屏息，偃僂門屏下，與諸弟子聞業於此者，不知其幾。屐齒之跡，猶在門限。卷硃未燥，而先生已爲遷客，羊腸路險，吾末如何。蓋宏返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將歸矣。

文漪堂記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一沼之積，何取於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爲羅縠，旋則爲虎眼，注則爲天紳，立則爲嶽玉，矯而爲龍，噴而爲霧，吸而爲風，怒而爲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於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然現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編而讀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于前者。或束而爲峽，或迴而爲瀾，或鳴而爲泉，或放而爲海，或狂而爲瀑，或匯而爲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



者不能爲卑，頑不能爲媚，是爲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 崇國寺遊記

時己亥之上巳日也。先是期，伯修照素升伯，脩禊西門外水邊，以風沙作，遂止崇國寺。而是日王章甫與三弟，適會文於此，酣笑竟日，皆相視以爲春來第一醉也。寺僧引觀姚少師像，姿容瀟灑，雙睛如電光之爍。像贊蓋本色衲子語，少師自題也。過番僧舍，觀曼殊諸大士變像，藍面豬首，肥而姪，遍身帶人頭，有十六足駢生者，所執皆兵刃，形狀可駭。僧言烏斯藏所供，多此像，因談彼國風俗，及道里險遠之狀。大率烏斯藏諸國，以中國最下茶爲國寶，市物皆用之，黃白金反滯不得行。國無稻，所食皆麥菽。數十里一君，如中國之郡邑，然僻陋儉苦之鄉也。時伯修照素，以詰旦上直先去，余等談易至丙夜，鋒穎疊出，幾不欲歸。以從者夜寒待久，不得已乃還。

### 良鄉二教寺記

庚子八月，余以使事過良鄉，遲三弟中道不至，寄居東關外。偶同客步小石岡，過塔灣，村店四十餘家，墟烟盡處，碧瓦參差。路人曰：「三教寺也。」遂扣扉，良久，履聲則則從內出。一僧面黧而黝，髮寸餘不剪，對客語甚健。問之，曰：「江夏僧體空也。」余因謂：「荒街絕侶，飛埃蔽道，馬驢丁丁之聲，窮晝夜不絕，喧囂荒惡，奈何菴此？」僧曰：「余本行脚老頭陀，自入燕來，晝則挾冊講肆，夜則牆間樹下，剪爪無工，何暇謀室。憶往歲曾與數閒士，出道此鄉，饑渴困乏，風霰交至，乃至求一盂飯不得，求一椽地暫止亦不得，饑瘡內逼，寒鬼外虐，酸苦之際，此願勃發。僧自是乞得一笠地，編茶棚半間，以待十方衲子。七八年間，賴諸侍中大檀之力，遂成精藍。北參南詢之侶，至者如歸，官郵之使，絡繹於門，湯茶之供無甯晷，轆轤之聲，從鳴鷄達丙夜不休，此山僧藉手諸檀信之惠，以了行脚一念者也。地之



喧寂不暇計也。余周視殿廡禪室僧廊，備體而微，凡叢林中所宜有者，無不具。因嘆曰：「賢哉僧也。使天下之爲僧者皆如汝，天下之爲儒與道士者皆如汝，郡邑之中，刹宇相望，貯廩以待饑，空室以伺往來，仁讓相先，貧富相助，何至使凶年有溝壑之民，有司持籌展轉不及也。今道士之纖齋不足論，余儒者也，一錢不與，文曰儉德，但懼傷惠，不恤傷忍；懷市井錐刀之心，背先聖立人之教，溝中之瘠，甯復掛念。嗟呼！余之媿汝多矣。」體空名某。檀信名例書碑陰，不具載。

### 入東林寺記

江州半日程抵東林，石路縈折，然猶未當山足。遠公輿而菴之，宗雷陶謝，疊足而崖竇之，雖微佳山水，固已心折。殿前藕池，耘爲稻畦。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妄意六時堂中人，當有來者，此一時也。茶竟，聽泉石上，遇其泓則漱，嶼則坐。不覺至西林，時微雨，山色爲雲所局，稍露半髻。獨下雉諸巒，晴霞如彩，光射澄湖，冶波鱗鱗，西望良久乃去。

### 雲峯寺至天寺池記

雲峯寺而上，道愈巖，青崖邃谷，匝疊而行。絮而黏屨者曰雲，幽咽而風絃者曰淵，獨石而梁，一絲百尺，下臨千仞者曰錦澗橋。纈紅縈碧，蜿蜒而導者曰九疊屏，一名九旗峯。怒而兀忽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曰鐵船峯。數里一息，芟崖而亭之者五，路嶽削杖而躋。遇泉則卷葉以酌，過試心石，望竹林寺後戶，泉韻木響，皆若梵唄。乃拜亭盡，梵剎出，上霄諸峯障而立，猶在天半。佛廬甚華整，覆以鐵，一溪漲綠，冷然墜下。稍定乃上文殊臺，俯盤隱見背，千頃一杯。少焉雲縷縷出石下，繖松而過，若茶烟之在枝，乃爲人物鳥獸狀。忽然匝地，大地皆澎湃，撫松坐石，上碧落而下白雲，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走告山僧，僧曰：「此恆也，無足道。」

###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



越石阜，度顛僂碑亭，東下爲佛手巖。石參差而出，如凍雲之覆，其溜爲泉，折而行，壁愈峭。洗苔觀竹林寺額，扣石長嘯，妄意其中有長眉鬚鬚其人者，聞余嘯而出，庶幾遇之，攬其袂而去，不可得。旣而笑曰：「羅漢可遇，劉蒼鷹家狗乃嚙其血，何必竹林寺前也。」余夢中屢感異景，嘗夢至一山，純玉峯稜稜如珂雪，聖僧導余入，小修從山壁直度，不鏜亦不礙。壁盡，石匝空而城，廣博嚴整，遍鏤調御菩薩像。忽空中呼曰：「善才至。」貌可二十許。又呼曰：「二童子至。」嬰然兩孺也。又嘗夢過村居，三官塚者，數峯歷歷，如以翡翠堆疊成，樹皆滑碧無葉，瑩若青珊瑚，趨而近，見洞，峯稍稍沒。余驚怪，忽見一黃羅幕發之，諸峯見一僧手梵夾坐，謂余曰：「此清涼近境也，盍偕往。」余踴躍馳呼，二修俱道旁立，長耳跨之，駛將至洞，聖僧坐飛鳧出，大如鸚鵡，指余所跨者曰：「是亦能翔。」言旣，肉翅張，忽數鳳盤旋從洞口出，光彩灑地，若有俟者。二修至，逡巡欲上，而雷聲發於簷，遂驚起。噫，余安知茲遊之不爲夢也，併記之。

### 由捨身巖至文殊獅子巖記

野性癖石。每登山則首問巉岩幾處，骨幾倍，膚色何狀。行莊途數十步，則倦而休，遇嶽嶽轉快，至遇懸石飛壁，下蹙無地，毛髮皆躍，或至刺膚躓足，而神愈王。觀者以爲與性命衡，殊無謂，而余顧樂之。退而追惟萬仞一髮之危，輒酸骨至，咋指以爲戒，而當局復跳梁不可制。宿天池之冉晨，觀捨身巖，巖石偃而出，孤拳絕壑，一旦遂冠諸巖。而山中一少年僧稍解意，云其下有兩巖石更逾。旁僧退之曰：「徑迂且仄，不受履。」余大笑，趣之行。從舊道折而下，得支逕，夔蘿澗中石，捫絕壁，更上下，得文殊巖。一壁皆怒石，砢躍空出，坐候泉熟，試匡茶。良久，俯危磴，更數盤，得獅子巖。石骨拗折，頽放已出，互相壓而少遜避者，遂爲菴址。鐵船峯當其面，紫鐔凌厲，兀然如悍士之相撲，而見其骨及鬪困力敵不相下，則皆危身却立，摩牙裂髭而望。大約三巖皆以純骨及面峯峭削勝，而獅子巖最下，下不極



則石之怒不盡。鐵船之高，不能凌捨身巖而上，而獅子仰視其顛，巖與奇適相值。谿澗近，則鳴悲激而石始活，獅子巖皆據其勝，是爲天池之絕景。君子之至於斯也，或未之見也，然路實不甚巖，遊者既不索，而山僧畏冠蓋，唯恐去之不速，是以不顯，余何幸得之？高僧徧融，嘗菴獅子下三年，正其入悟之始。每橫一棒，坐巖口，行脚來則捧出之，竟無酬其機者。融公去，石落址遂塞。巖之左存小室，梯而度，然荒寂甚，僧亦無復居者矣。

由天池踰含嶓嶺至三峽澗記

當余初趨江州時，謫仙之飛瀑，小蘇之三峽澗，已奔注吾胸，如與闊友期將至。測焉眇葦履之聲，喜其近而翻虞其滯。方過琵琶亭，問輿人三峽口何在？皆曰不聞，山極於天池而已。至東林，則問東林僧，僧曰：「聞之，然在星郡。」問其道，不知也。忽天池書記僧來迎，首舉以問。僧曰：「有路而削，從含嶓嶺達。」問其程，曰：「可四十里。」問嘗至否？曰：「聞老僧言其略，實未至也。」余笑曰：「爾導我遊，此山盡當挾爾去。」凡七日而窮其勝，遊竟挾客行，歷層巒，面壁而上，數息，登含嶓之巔。長江泛瀟，濁波一線，嶓湖清澈如片照，細見帆影。湖中諸樹，或如蝕翠，或如砂斑之凸起，圓蒼所覆，目與之際，絲棼黍積，尺吳寸楚。少焉霧作，長風捲湖而來，心怖乃下。石削而無級，勢若走坂，不能自止。山程三十里，不當一長亭地，山趾平，乃輿數步一疊，錯行阡陌間。頃之，至棲賢廢址，山中人指綠疇而坦者曰：「故殿基。」石澗汨汨流，從徑左折，得玉淵潭。澗水奔流而下，展轉與大石觸，方怒。忽得平石，霽瀉數十丈，底規而末垂，水得盡洩。其屢張屢折之氣，遂悍然不顧，厲聲疾趨，而石斗疊，忽落爲潭，水勢不得貼石，則架空懸注，斜飛十丈餘而後墜。虹奔電落，響震山谷間。潭面皆膩石，稍縱足則溜，其極無底。觀者皆目眩毛豎，不敢久立。溯澗而疊數折，得三峽橋，橋堅緻雄麗，其下清崖可席，相與酌泉而坐。稍定，沿溪行，巨石巍怪，或眠或立，湍水撼之，一澗皆吽號，碎激，嶼毛止草，咸有怒態。當其橫觸洶湧，雖小溪亦瞋目佇視，如與之鬪。忽焉石遜，消然黛碧，觀者亦舒舒與與，不



知其氣之平也。余私以語客，歷試之良然，乃大笑。五老峯壓疊而下瞰，如與澗爭道。一日之中，耳窮於鳴泉，目眩於幽碧，舌燥於叫愕，踵蹇於促曳，是亦天下之至觀也。借遊者倦甚，枕流水臥，而暮色欲來，以水澆之，亦不起。山僧設茗供一杯，乃行。

###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不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而開先爲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匯爲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齧而鬪，不勝，久乃斂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浸膚，撲面皆冷翠。良久月上，枕澗聲而臥。一客以文相質，余曰：「試扣諸泉。」又問，余曰：「試扣諸澗。」客以爲戲，余告之曰：「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靜者，其蓄也。及其觸石而行，則虹飛龍矯，曳而爲練，匯而爲輪，絡而爲紳，激而爲霆。故夫水之變，至於幻怪翕忽，無所不有者，氣爲之也。今吾與子歷含嶓，涉三峽，濯澗聽泉，得其浩瀚古雅者，則爲六經。鬱激曼衍者，則騷賦。幽奇怪偉，變幻詰曲者，則爲子史百家。凡水之一貌一情，吾直以文遇之，故悲笑歌鳴，卒然與水俱發，而不能自止。」客起而謝。次日晨起，復至峽，觀香爐紫煙，心動。僧曰：「至黃巖之文殊塔，瀑勢乃極。」杖而往，磴狹且多折，芒草割人面，少進，石愈嶮，白日蒸崖，如行熱冶中。微聞諸客，皆有嗟歎聲。既至半，力皆憊，遊者昏昏愁澹，一客眩思返。余曰：「戀疆惜命，何用遊山？且而與其死於牀第，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客大笑，勇百倍。頃之躋其顛，入黃巖寺，少定，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青壁下，雷奔海立，孤峯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爲橫曳，東披西帶，諸客請貌其似。或曰：「此鮫人輸綃圖也。」余曰：「得其色，然死水也。」客曰：「青蓮詩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余曰：「太白得其勢，其貌膚，子瞻得其怒，其貌骨，然皆未及其趣也。今與客從開先來，嶽削十餘里，上燦下蒸，病勢已作。一旦見瀑，形



開神徹，目增而明，天增而朗。濁慮之縱橫，凡吾與子數年淘汰而不肯淨者，一旦皆逃匿去，是豈文字所得詮耶。」  
山僧曰：「崖徑多虎，宜早發。」乃下，夜宿歸宗寺。次日過白鹿洞，觀五老峯，踰吳障山而返。

### 識廬山記後

登廬山之日，曰庚子六月朔。窮覽十日，足不停履，奇奧略見記中。遊而未入記者，曰大林寺，萬杉寺，金竹坪，黃龍潭，赤脚塔，火場，慈雲嶺，三塔菴，水口菴，衆僧塔，講經臺，烏龍潭，獅子林，青林，月天靜室，淨業堂，白雲林，擲筆嶺。遊而未果者，曰康王谷，三疊泉。偕遊者，曰漢陽王章甫，僧寶方，明空，程生。地主爲德化令楊君，楚人，甚賢。尾而至，不上山，遇於潯陽舟中者，曰僧無念。其以使事竣舟行，偕諸公遊，且敘其事者，曰石公袁子也。

### 遊德山記

甲辰夏月，余與衲子寒灰，冷雲，雪照，及居士張明教，小僧習之，弟小修，習靜荷葉山中，約以秋涼入德山。至八月初旬，暑氣微減，小修入黃山，余適有便舟，遂偕諸衲行。十四日，發舟孟溪，十五夕，看月馬湖。湖與洞庭接，水光千里，生平看月，此爲雄快。十七日晨，抵德山潭下，江上望山如卷石，微見菁林，已薄岸行，得委巷，崖綠翳日。有丘焉，如覆鐙，樹蔽之，根猗猗若瘦臂。擎石而上，兩巒之凹爲澗，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也。塔院踞澗後，負高峯而面層壁，葱菁多古樹。院內外皆田，兩巒相讓而却，初讓爲澗，再爲院爲田，最後讓益甚，地益坦，兩山之勢益張，遂爲佛廬。入門多古杉柏，殿堂高廣，像設亦奇大，譬如阿房舊址。見者知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從殿脅而右，多美箭，幽崖相蔽。折而上，卽峯頂，頂有善卷壇，崖桂盛開，芳香襲一山。數敞宇架其上，敗人意，幾欲下，而瞰壇上光景，意勃勃。從烈日下望，望復避，避復往，山翠水光，匝而繪之，使有佳士撤其冗室，間爲亭榭軒楯，固德山一絕景也。然山中勝處，山僧多不到，到亦不解。余與諸衲徧覓諸奇，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青蓮舍左崖可亭，法堂之小靜室，多方竹處，可榭可閣，



無論幽邃靜勝，其間百圍之樟，尺圍之篁，亦非他處所有也。山後面陽山，有地空闊，河流漲其前，直見雉堞田廬，烟嵐疊波而出，蒼而廬之，可置叢林。使德山法道再興，當不能舍此爲僧郵也。入德山二日，登覽略盡，兩龍君載酒來飲，極歡，盡三日夜乃罷。別後暑氣大作，遂坐山中與諸衲極談，慶快無量。至九月六日始入城，詣兩龍君。蓋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場，風柯水音，爭爲敷演，瞻其遺像，不覺鋒穎之頓利也。兩龍君者，長君超，孝廉；次君御，民部。與余兄弟有宿好，奇士也。

###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

余既謝兩龍君，將解維，而君超忽來，盛稱河源一帶之勝。余曰：「此名蹟，不必佳山水，固佳也。」遂命舟，逆而上，君超從陸，是夕會於河湫山。次日重九，登高茲山之顛。溪邊兩霞石，映綠潭甚麗，下而席之，迫午乃行，夜泊桃源縣。山光散目，溪水激魚梁甚怒，起步學宮前，石砌百尺，平滑如水，月光照之，光景清澈。樓閣闌闌，香烟吐霧，是亦山縣之絕勝也。夜中與諸衲閒譚，余生長水鄉，百里無片石，見似丘者而喜矣。是邑何緣，偏占丘壑，豈山水報緣，亦有定業耶？諸衲不對，乃就枕。

### 由涿羅山至桃源縣記

江上望涿羅山，如削成，頽嵐峭綠，疑將壓焉。從此一帶，山皆飛舞生動，映江而出，水縹綠見底。至白馬江，山益夾，水益束。雲奔石怒，一江皆飛沫，是爲浪光之天。山南卽避秦處。上桃花溪百步，從間道出後嶺，玄武宮其巔。宮甚敞，道士迓於門，指數奧僻處曰：「某丹臺，某滄鼎池。余愛戀山色，若不欲記之。有碑焉，苔蘚剝落，不可讀。」道士閉目莊誦，如快小兒課魯論，不覺失笑。趨而出，見道傍古松，偃蹇有異態，爲之却行。又數折，得桃花觀，從左腋道入，竹路幽絕。一黃冠，簪筍皮，白鬚照兩顴如紅霞，疑其異人。余肅冠裾，將揖之，未數步，驟而前，余笑益不止。偕遊者，以余爲暴



得佳山水，會心深也。觀周遭，皆層峯，淡冶入繪。觀前爲馳道，車塵馬足，略無歇時。截馳道而南，入桃花洞，無所有，唯石磴百級，蒼寒高古，若有人焉，而不可卽。余讀瞿童記，有云：「偶造佳地，見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此與竹林方廣何異？」蘇子瞻泥於殺鷄一語，遂以爲青城菊水之類，至退韓之洪景廬，益不足道矣。甚矣夫拘儒之陋也。出洞已昏黑，是夜遂宿水溪，去洞二里許。

由水溪至水心崖記

曉起揭篷窗，山翠撲人面，不可忍，遽趣船行，踰水溪，十餘里，至沙蘿村。四面峯巒如花，蘂纖苞濃朵，橫見側出，二十里內，秀萇閣眉，殆不可狀。夫山遠而緩則乏神，逼而削則乏態。余始望不及此，遂使官奴息譽於山陰，夢得悼言於九子也。又十餘里至倒水巖，巖削立數十仞，正側面皆霞壁，有竇八九，下臨絕壑。一竇懸若黃腸者五，見極了。問山中人，云有好事者乘漲倚艦，令健夫引絙而上，至則見有遺蛻，沉香爲棺，其言不可盡據。然石無寸膚，雖猿揉不能攀，不知當時何從置此。又半里至漁僊寺，寺有伏波避暑石室，是征壺頭時所鑿，餘竇歷歷如僚幕。寺幽絕，左一小峯，拔地起若盆石，尖秀可玩。江光岫色，透露窗扉間。一老僧方牧豕，見客不肅，問幾何衆，曰：「單丁無徒侶，」相與咨嗟而去。又數里至穿石，石三面臨江，鋒稜怒立，突出諸峯上，根銳而却，末垂水如照影，又若壯士之將涉。石腹南北穿，如天闕門，高廣略倍，山水如在鏡面，綠青縈白，千里一規，真花源中一尤物也。一客忽咳，有若鸞鳴，余因命童子度吳曲。客曰：「止止！否則裂石。」頃之，果有若沙礫墮者。乃就船，又十餘里，至新湘溪，衆山東水，如不欲去，山容殊閒雅，無刻露態。水至此亦斂怒，波澄黛蓄，遞相親媚，似與遊人娛。大約山勢回合，類新安江，而淡冶相得，略如西子湖。如是十餘里，山色稍穉，水亦漸洶湧，爲仙掌崖。又數里，山舒而畦見，水落而灘見，爲仙人溪。旣迫夜，舟人畏灘聲不敢行，遂泊於灘之渴石上。灘皆石底，平滑如一方雪，因命小童烹茶石上。次早舟發，見水心崖如在雲



頭，相距纔里許。榜人踴躍，頃刻泊崖下。崖南逼江岸，漁網溪橫，翳其趾，遂得躍波而出。兩峯骨立無寸膚，生動如欲去，或銳如規，或方如削，或欹側如墜雲，或爲芙蓉冠，或如兩道士偶語，意態橫出。其方者獨當溪流之奧，逾古之極。對面諸小峯，亦有佳色，爲之佐妍。四匝皆龍湫，深綠畏人。崖頂有小道房，路甚仄，行者股慄，數息乃得上。既登舟，不忍別，乃遶崖三匝而去。石公曰：「遊仙源者，當以淥蘿爲門戶，以花源爲軒庭，以穿石爲堂奧，以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爲亭榭，而水心崖乃其後戶云。大抵諸山之秀雅，非穿石水心之奇峭，亦無以發其麗，如文中之有波瀾，詩中之有警策也。」君超又爲余言，靈巖及諸山之幽奇甚多，要余再來，余唯唯。他日買山，當以此中爲第一義也。

### 華山記

凡山之名者，必以骨。率不能倍膚，得三之一，奇乃著。表裏純骨者，唯華爲然。骨有態，有色，黯而濁，病在色也；塊而粹，病在態也。華之骨，如割雲，如堵碎玉，天水烟雪，雜然綴壁矣。方而削不受級，不得不穴其壁以入。壁有罅，才容人，陰者如井，陽者如雷，如井者曰嶂，曰峽，如雷者曰溝，皆斧爲銜以受手足，銜窮代以枝。受手者不沒指，受足者不盡踵，鐵索累千尋，直垂下，引而上，如黏壁之髓。壁不盡罅，時爲懸道，巨巒折折相逼，若故爲繩以嘗者。橫繩者綴腹，倚絕厓行，足垂磴外，如面壁，如臨淵，如屬垣，撮心於粒，焉知鬼之不及夕也。長繩者搦其脊，匍匐進，危磴削立千餘仞，廣不盈背，左右顧皆絕壑，唯見深黑。吾形霏霏然如魚甕，自視甚贅。然微風至，搖搖欲落，第恐身之不爲石矣。夫人所憑仗者手足，而督在目，方其在罅，目着暗壁，升則寄視于指也，降則寄視于踵也。目受成焉耳。罅盡而厓，目乃爲崇，眩於削爲粟，眩於深爲掉，眩於仄爲喘。愚者不然，心不至目故也。今乃知嶮之所以劇矣。余衣不蔽腰，下着窮袴，見影乃笑。登厓下望，攀者如猿，側者如蟹，伏者如蛇，折者如鶴。山之巖嶽，乃至此，自恨無虎頭寫真筆也。踰仙掌壁，折入石弄，北旋上，石滑而不級，爲東峯。過坪躡厓，道尊持而中斷，爲南峯。度峯足蜿蜒上，石葉上覆而橫裂，爲西



峯；南峯踞兩峯之上，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下有土徑，異樹交絡，峽水鳴其間，峯頂各有池。如白如盆。如破甕，鮮碧澄澈，古松覆之。西峯石多鑿，乍視如未穩。南峯之背，有靜室，垂雙鐮，鐮盡爲鐵杙以承板道。東峯南下爲衛叔卿博臺，鐮對懸，拓厓自達，皆奇嶮。

華山後記

從玉泉院至青柯坪，東西皆石壁。澗水縈洄出，踰張超谷，壁乃峭，至希夷峽。石忽具態，摩雲綴日，壓疊而上行，大石纍纍臥澗中，水不得直去，則躍舞飛鳴，與山爭奇於一罅之內。至青柯坪，西峯斗絕，出諸山，忽若屏息。奇者平，高者俯，若童子之見嚴師，不知其氣之微也。西峯之奇，在水簾洞，遠視見竇，下有丹石，瀑布霏之。千尺幢而上，大奇則大嶮，小奇則小嶮，寸寸焉如弱夫之挽勁弩。至蒼龍嶺，千仞一脊，仄仄如銳龍之骨，四匝峯巒映帶，秀不可狀。遊者至此，如以片板浮顛浪中，不復謀目矣。然其奇可直一死也。若日月岩前方石，峭壁直上，止嶮耳。無他奇也。踰嶺路絕，折身反度，其嶮更甚，而不名者，崖不甚修也。過五將軍樹度橋，至通天門，嶮乃盡。山自仙人拇始爲獄，獄以內若自爲天地者。諸星曜平視得人間之半，其地微膚，長松檜，汚處齊雲臺峯頂，雲臺直北，當入幢時。猶干霄，諸峯之在雲臺下者，猶蠹蟲也。南上卽落鴈峯，千山環之，如羽林執戟。兒山皆奇峭，鋒鏑林林，一峯直背如輪，若與峯爭秀。渭水東行，與黃河合，下見樹影。東峯卽玉女峯也。祠玉女者，乃峯之一臂，所謂洗頭盆，亦渴而淺，而東峯有之。圓滑深潔，錫以盤名，亦稱西峯，最幽奧，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瓣，覆崖巔，其下有龜却立，昂首如欲行，蓋葉上物也，是卽所謂蓮花峯矣。玉井在峯足二十八潭，圓轉而下，瀑布上流也，恨不於雨後觀之。山壁樹如錯繡，鳥語從隙中來，云無鳥者誤。洞少天成，然整潔可居，廬舍亦有，而黃冠不至，歲一至，以館香客耳。山靈之寂寞無侶可知矣。

華山別記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記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峯客？無何，家君同侍御鸞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之青柯坪，險不可止，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鱗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趾臂乎？然心知望厓者十九矣。余既登天目，與陶周望商略山水勝處。周望曰：「聞三峯最勝，此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樂上，有數衲自華來，道其險甚具。指余體曰：「如公決不可登。」余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峯險處，而登者絕少，唯汪右轄以虛，曹司理遠生，楊長安修齡，曾一至其顛。然面矜而口怯，似未嘗以造極見許也。余知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索犯死一往，既宿青柯坪，導者引至千尺潭，見細枝柴，其上頂如覆鑑，天際一隙，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攀鬣燈鐙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常恨霜蹄之不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今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繯，足有銜，何虞？吾二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峻耳。若平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唯恐峻之不至，或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之越絕厓，踰溝，度蒼龍嶺，嶺盡至峯足，地稍平行。余意倦，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澁也？余曰：「蹈危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峻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也。吾忘吾足矣，去危卽夷，以力相角，此與卒之長，何有於我哉！」下脊乃躋南峯之顛，與非二席峯頭待月。是日也，天無纖翳，青厓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態，以娛遊客。夜深就枕，月光蕩隙如雪，余徬徨不能寐，呼同遊樗道人復興至顛。松影掃石，余意忽動，念吾伯修下世已十年，而惟長亦逝，前日蘇潛夫書來，道周望亦物故。山侶幾何人，何見奪之速也？樗道人識余意，乃朗誦金剛六如偈，余亦倚松和之。

### 嵩遊第一

度緱嶺，越轅轅關，西北折入山坳，則少林寺也。少室截然橫其前，諸山懷之，天然回合，如有尺度。京洛之間，古



蹟廢盡，獨此寺猶存典型。日者過東都，覓故宮遺址，了不可識。詢李文叔所記名園亦無有。而伊闕兩崖，廢像殘碣，崩剝苔蕪間，令人墮淚。此中差強人意，不復爲此寂寂嘆矣。樗道人曰：「今好事家所貴者，曰古，曰完，曰款識。山狩於虞，古也；霧窗雲窠，飛布崖壑，完也；隋唐以來，碑碣森列庭中，款識也。」堂頭僧曰：「道人欲置茲山於貫城市耶？請以一轉語酬價矣。」道人曰：「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余大笑。堂頭僧者，曹洞下兒孫主斯院者也。從院東西穿，詰曲磴道中，過甘露臺，有古樹，根如欹石，虛處如梁。已出寺，西折行，觀初祖影石，石白地墨繪，酷似應真像。老僧曰：「淵中自有此石，能爲水樹雲影。」余曰：「然，石以影重，達摩之重，不以影，不以石，不以面壁，此中不須蛇足也。」已從菴後出，行三十餘盤，得初祖洞，洞中石如波卷不盡，五乳峯者數丈。已下山，度南嶺十餘里，得慧可覓心臺，臺形如盂，俯翠壁，下臨伊洛黃河，蒼莽行綠烟中。已歸院，遍歷軒除庖湑，休于丈室。顧樗道人語曰：「是中有余衣履跡焉。雲樹烟巒，若舊識者，余夢遊茲山久矣。」曉起出門，童白分棚立，乞觀手博。主者曰：「山中故事也。」試之，多絕技。欲登少室，無所得路，乃止。少室奇秀，迫眎不可見，遠乃行。修武道者，望若古鐘，仰出諸山上。從汝來者，唯見千葉芙蓉，與天俱翠，搖曳雲表而已。山四市皆壁，羣山翳其外，迫之乃不見巖而見翳，遊人多不愜。夫豪傑之偶於衆也，凡才得肩而蔽之，及時地既遠，肩蔽者與腐草俱盡，而天下始望之若飛仙，獲其隻字以爲至寶，士患不特達耳。余數年前走南陽道，見遠翠干霄。土人曰：「九鼎蓮花寨也。」了不知所謂，及過嶢嶺，忽有舉此名者，始知所見在五百里外也。少室之秀特可知矣。

嵩遊第二

出東關里許，有皂巾而敝藍者，請曰：「由西華道耶？」余不解，及至嶽祠，從垣之西竄入，不覺一笑。祠在黃藍峯下，偏峯之左，東行數里，得澗，寂無人聲。蘆風水響，環繞山砦，沿澗而北，得山足。澗與山曲折，如月半弓，漸高得寺，



寺盡而巖，盧浩然舊居也。至今猶襲其姓。山至此忽兩分，如人張左右臂，當胸腹處，削壁千仞，恨虛而却，如割大甕之半。水從又處出，初猶黏壁，霧雪紛飛，忽然墜空，千絲直下，激石爲屑，散布一澗。時方下春，日與烟相薄，而瀑澗之風復生，其間正視不一色。去瀑十許步，巨石岌業，遊人各踞一石，望瀑而飲，回風忽射，稀點洒面，起立欲避，而雨脚已斜卷去。朱非二曰：「少時讀天台賦，知有瀑布，不知其奇麗如此。」問余，余曰：「三見之矣。見於五泄者，如奔電，其觀偉。見於黃岩者，如立玉，其觀逸。若夫蒼寒霏微，簾披綃曳，此爲最幽矣。」登封令傅元鼎曰：「嘗夏月雨後經此，飛濤挂壁，激石倒立如柱，響震一山。」余曰：「然，古人謂夏山如滴，冬山如睡，瀑亦有之。夏瀑如怒，冬瀑如喜，此正盧君喜時也。」壁石多奇，或爲霞，或爲紺，或爲嵐，而根下有石數丈，雲鬢洗出，其紋如刻畫。澗中多白石，墨浪界之，與影石相似，獨不能爲人物耳。澗西有小洞，容數人，其下流，峽中石几石龜石版，迢妍不一，與碧潭相映，爲山中絕景。

### 嵩遊第三

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寺半圯，有泉冷然，及門而沒。西去數十武爲戒壇，頽欄敗砌，皆鏤隋唐佳句，人物山水，細入毫髮。石柱上有唐宋題名字極精，寺故魏孝文避暑宮也。唐以來習毘尼者居之，遂有壇。古碑刻完好者，菩薩戒經，大歷十三年協律郎高堅書。魏天平二年嵩陽寺碑，不著撰書姓氏。末云：唐麟德元年九月庚申，從嵩陽觀移來，乃知嵩陽古梵刹也。門之右，有大歷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勒代宗手勅二十二字，無一筆蝕者。碑陰勒戒壇記，汝洲刺史陸長源撰，河南陸郢書，隸法道逸。戒壇西南麥畦中，有開元十五年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兼書。末云：建塔僧破竈，損一字，蓋神僧破竈豎也。塔已荒，不可識，而碑尙可搨，今人但知戒壇寺茶榜，可發一嘆。山僧云：「古碑甚多，磨爲時貴，書且盡。」余自少林入嵩廟，閱碑如林，然耳目可及，或無他厄，數碑沈淪，恐不免，聊載之以俟永



叙德甫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柏，大者七人圍，皮如皴石，望之若山，幹不甚修者，土掩其本也。今宮之石柱猶存其一，掘三尺餘，乃見礎。古宮殿基，高常踰仞，柏之地，視堦不當高於基三尺也。柏之得封也，必以偉，在漢已爲故物，前此之積埃，又不知幾許？余意非去土數丈，不能盡其修偉也。舊志謂石上有韓文公題名，歐陽文忠公跋，遍覓無有。偶見石柱上，有宋人書崇甯三年三月十日，觀退之題，其半沒土，具重求之，左方得邢和叔題名。右方有云：「余與子由，攷試西洛進士畢，同遊二室諸寺，最後過天封精思，觀道子畫遂行，熙甯五年九月十日也。」其下不書款，又稱子由不以氏，語氣酷似大蘇。是時子由以忤安石，出爲河南府推官，而子瞻送杭州進士詩序有云：「熙甯五年，錢塘之士，貢于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于中和堂。」公是年監試杭州，不應復至洛也。其人定佳士，當是西京教授王平甫輩耳。韓歐書竟不見，退之題最簡古，今載集中，郡邑志俱不收，韓集非僻書也。永叔跋其集古錄，郡志有之。永叔先後凡數至，其一與梅聖俞俱，即跋中所云，登峯頂觀龍潭石記者也。其一與謝希深諸人俱，有見神清洞一事。希深書云：「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令人一笑絕倒。」至今數百載，如見其眉目也。野史載錢思公守西都，歐謝同在幕下，一日自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大集，忽烟靄中，車馬渡伊水，則思公遺廚，傳歌伎來到，因傳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宋人風韻乃爾。柏之古豐碑，一與太室爭傑，其文不足言，書則徐浩八分體，字字生動欲飛，書家所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不虛也。東過崇福宮，宮荒寂甚，卽有宋諸賢所嘗提舉者，宮之左爲啓母石，石三丈餘，旁裂小石，事載淮南鴻烈，甚誕，而唐崔融啓母廟碑云：「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敍其嘉應。」又引郭璞李彤爲證，則謂真有其事矣。石之前，疊石爲門，其半已頽，右方有字，皆大篆，風雨蝕且盡，視元魏碑尤古，年號上隱隱一光字，而戶曹史某及癸辛之間數字，尙可識。



古云「華山如立，嵩山如臥。」二語勝畫，非久歷烟雲者，不解造是語也。然余謂華山如峨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攬者也。登嵩之路，凡數處，從萬歲峯者，爲漢封故道。迂回二十餘里，至中峯顛下，視諸峯，危石削壁，或懸或仄，態貌奇古。因憶謝絳與梅聖俞書，所謂「玉女窗，搗衣石，八仙壇」者，按圖索之，去此當不遠，然石上無片字，從游百許人，無一人解者，可恨也。山顛一頽室，側有古井，甚晶瑩，旱歲不竭。前復有小峯，疑卽古封禪壇，規制亦敞，余問道士，此爲「峻極上院」耶？道士茫然。余笑曰：「若得劉伯壽爲導，當無此苦。」元鼎問故。余曰：「野史載劉伯壽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登頂凡七十四次。伯壽蓋洛陽九老之一也。有妾名萱草，芳草，皆秀麗而善聲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草以蘄笛和之，聲滿山谷。牛行卽行，牛止卽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醉而歸。嵩人以爲地仙云。」元鼎躍然曰：「公作嵩記，幸述此段，以爲太室佳話。」余諾之。稍東爲白鶴觀故址，背負三峯，左右皆絕壁。太熊諸山屏其前，橫者如案，擁者如髻，列者如眉，幽邃平遠，實太室之奧宅也。一松亭亭立，秀傑非常，觀廢已久。山中樹大於腕者，動遭翦伐，而此松獨存，殆有物護之。松下遺跡宛然，募童子能得片碣者，與百錢，得故瓦礫者，數錢，一時隸卒散盡，披荆求之，得古瓦數片，皆琉璃，龍其首，唯碣不可得。欲過別峯，而暝色已迫。余謂元鼎曰：「松間得一亭，旁構小室，遊者宿其上五日，始爲不負此山也。」山之奧處不必論，其指名者如韓公之龍潭，歐公之天門泉，范公之三醉石，皆不能以一日窮也。今之遊者，一宿少林，輿而過太室之前，至嵩廟天中閣，倚欄一觀，歸而向人曰：「吾已盡嵩山矣。」是尙未觀其膚也。東行里許，天昏黑，不可得舊道。從者曰：「從野豬坂下稍近，但嶮耳。」余笑曰：「嵩山無嶮，」乃杖策行崎嶇中，約十五里，至山足。是日曉出城，未至門百步許，見城外有白烟突起，以爲瀑烟也。頃之忽化爲環，大可數圍，直入雲際，不滅者久之。

### 嵩遊第五



石淙非嵩也，繫之嵩後者，水從東澗注，嵩之餘也。曉起見簷外絲雨，頗不快，倚軒瞻太室，翠色若滴，知非雨候也。馳而出東門，織塵不起，翻以爲樂。過箕山，望許田塚，雲鱗鱗如欲坼。至測景臺，乃見日，折而東，倚澗行，山皆土阜，甚舒緩。將至石淙半里許，漸聞水聲。及至，一澗皆石，如稠林之筍，四顧不得寸膚，不知是石何時飛來，轉盼之間，向之士阜何處徙去也？石錯立波中，布置儂巧，四市之山宜高，則爲峯爲巘爲屏，若約吾目，使不外見其樸也。中央之山宜平，則爲砥爲嶼，若以供吾布席置酒之用也。石之大者可坐十許人，小者可分棚角飲，飛籌走兕，近可手攬，遠可繩度也。當澗之衝，列三峯以拒水，水激其根，如瑟如齒，斜飛正射，交注潭中，激以觀其怒也。逸石皆深潭，幽冷如黛，淳以觀其色也。至澗之下流，石忽自夾，兩崖青壁削立，長可十餘丈，水至此如匹練，所以蓄其浩瀚，逸其奔放也。石之麗在壁，水之麗在峽，顧中央者，眩於欹危，不敢迫視，則又爲洞於岸之南，人穿洞腹，出至唇而拓，水之深碧，石之奇峭，可以坐而收也。澗上之山，高者不過二十仞，卑者數仞，水可以步計，石可以笏計，然其勝爲箕穎之冠，其去太室也，二十里而遙。

遊驪山記

驪之山鬱然而青，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古柏森森然翳東西嶺，故宮遺址，多不可識。山下之民，有雪顛而杖者，作而前曰：「民雖耄，猶彷彿憶之。」指其巋然而墳者曰：「是舉火臺，褒女之所笑也。」指其溫然而澄澈者曰：「是蓮花湯，明皇妃子之所浴也。」問山下之故壘曰：「是嘗鋼三泉而聞七曜者，始皇帝之地市也。」余倚松四顧，蒼茫久之。乃披荒榛，踞危石，楚聲而歌曰：「涓涓者流，與山俱逝兮。空潭自然，影不至兮。吁嗟乎茲山，崇三世兮。歌竟，浴於長湯，遂登老氏宮，極于臺，東過石龕寺，休焉。稍倦，假寐僧榻，忽有丈夫峨冠修髯，揖余而言曰：「吾子失言，夫山奚能崇？使吾幸而遇嚴匡諸君子，豈不亦嘉遊之藪，吾子謂九疊之屏，七里之灘，何遽出吾上耶？又使



吾所遭者爲宣城孤山輩。騷壇之士，豔稱久矣。吾豈復我吾姓也。余邈然覺，自悼言之失也。復喟然嘆曰：「異哉！天子之貴，不能與匹夫爭榮，而詞人墨客之隻字，有時爲山川之九錫也，異哉！今之處士，誰能入山而爲水石所倚重者，吾當北面事之。」

### 遊蘇門山百泉記

舉世習以爲無益，而吾惑之，至損性命以殉，是之謂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於酒者，至於荷鍾，溺於書者，至於伐塚，溺於禪者，至於斷臂，溺山水者，亦然。蘇門之登，至於廢起居言笑，以常情律之，則爲至怪，以通人觀之，則亦人情也。夫此以無妻子爲怪，彼亦以遠山水爲怪。各據其有，則遞爲富，彼此易位，抑更相若矣。嗣宗語意微涉牽率，棲神導氣，在山水間，爲俗談，置之勿答是已。及劃然長嘯，林谷傳響，真意所到，先生曷嘗廢酬應哉？唯世無發其籟者，故不鳴也。曰：子何以知其溺？曰：以百泉知之。百泉蓋水之尤物也。吾照其幽綠，目奪焉。日晃晃而爍也，雨霏霏而細也，草搖搖而碧也，吾神酣焉。吾于聲色非能忘情者，當其與泉相值，吾嗜好忽盡，人間妖韶，不能易吾一盼也。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嗜色者不可與見嬋施也，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奧宅也。宋之康節，蓋異世而同感者，雖風規稍異，其於棄人間事，以山水爲殉，一也。或曰：「投水之不怒，出而更笑，毋乃非情？」曰：「有大溺者，必有大忍，今之溺富貴者，汨沒塵沙，受人間摧折，有甚于水者也。抑之而更拜，唾之而更諛，其逆情反性，有甚于笑者也。故曰：忍者所以全其溺也。」曰：「子之於山水也，何以不溺？」曰：「余所謂知之而不能嗜，嗜之而不能極者也，余庸人也。」



# 塲屋後記

乙亥日放榜，榜中多名士。爲父子者一，兄弟者三，叔姪者二，不與宴者十有二人。

丙子，宴於秦藩。樂七奏，雜以院本北劇跳舞。

丁丑，楊侍御伯芳招飲王孫西園。園有池，綠葉亭亭，疊石爲山，石骨淨綠，亦有墨者，白浪隱隱可數，大約如長公雪浪石，而黝色倍之。是日晨起過行省，看定官石。

戊寅，汪右轄以虛賢藩臬諸公，邀飲郭西金勝寺。寺去城五里，規制甚敞，臥佛長三丈餘，衣摺古雅。右一小亭，有石佛一軀。僧云：「掘田中得者。」神骨清絕，石色潤如玉。寺僧不梵唄，而能搗彈，僧雛數十輩，按節而歌，亦復嫻嫻。

己卯雨，先是藩臬諸公，約至曲江，辰後雨甚，移尊文昌閣。晚霽，山色尤佳。因憶浪仙詩：「陰囊一以掃，浩翠流國門。」大是實景，時九月一日也。

庚辰，秦藩招飲東園，東園齋室雖華整，不若西園之饒水石。池旁太湖石一，甚妍巧，從九龍池移來者，沉香亭舊物也。飲罷，從西門出。

辛巳，雨中偕朱非二，汪以虛，段徽之，觀薦福塔，邂逅顧小侯所建。所建自甯夏來，暫憩此，遂拉與俱。南至慈恩寺，觀唐人題名，宋蹟僅有存者。東南至曲江，江已畦，遺迹宛然。西南至韋曲，雨益甚，問所謂仇家莊，仲弓仁墓，皆無有。下勳蔭坡，昏黑，至牛頭寺，宿西軒，談至丙夜。

壬午，雨益甚，泥及馬腹，顧小侯遂還。千畦交流，景益幽奧。南山時一見，如隔羅縠，東過杜曲，越華嚴寺，沿陂多



小刹不及觀。東次興教寺，古木蔽翳，下瞰樊川，及少陵神禾諸原，烟水花木，絕類江南，雨中望南山，不甚了了，以爲恨。以虛出所攜羅漢卷，及宋仲珩篆書金剛經求跋，余信筆書其後。時秦藩所遣中使及優兒與俱，遂置酒寺之西軒。迫暮雨止，禮焚法師，及西明慈恩三大士塔，命工搨其碑，夜宿僧寮，覺有寒氣。

癸未曉起，雨霽，草草櫛沐，卽呼童子持交牀，至山門外，望南山千峯堆雪，如在几案。僧云：「夜來寒時，正其雪也。」寺與玉案峯正對，天池在峯下，見其房宇炊煙。是日新晴，遊興益勃勃，諸公謂石滑不及登五臺，若天池固可望而盡也。飯罷，出興教寺，從登玉案軒故址，望南山益近，草木可數。以虛圖復是軒，比至樂遊原拜杜陵，飯于九龍池，入城。

甲申，偕朱非二出城北，觀含元殿遺址，延安司李曹徵庸，臨洮司李王良佐，長安令楊鶴與俱。西行十餘里，次漢城，觀未央宮舊基，以虛聞之，亦飛輿來，縱談久之。

己酉，謁辭先聖，入碑洞，遍觀漢唐石刻。

丙戌，北還，楊侍御餞於東樓，藩臬諸公餞於九龍池，過灞橋，已昏黑矣，暮宿臨潼。

丁亥，與非二登高驪山。是日晴甚，萬里無翳纖。辰後浴湯泉，碧砌如古玉，苔光照入，所謂玉環池也。稍北爲華清宮舊址，有大鐘仆地，不見款識。又有玉女池，洗頭池，女池，古石瑩砌，縹碧可愛，玉女一名星辰湯，溫泉發源處也。有殿礫石潤潔，疑卽范陽白石，當是祿山石蓮花並進者也。山間多古柏，盤旋而上，觀唐刻猶龍像。頃之，登老母殿，邑人謂九日爲媼生辰，燒香男女彌谷。稍南一峯突起，道士曰：「此幽王舉火峯也。」折而上，前峯復墳起，仍登其顛，渭水盤旋東去，下顧始皇陵，尺塊耳。南望諸臺，不見其際。乃下，從老子殿，覓支徑，折入東繡嶺之坳，峭壁直下，巖巖不可置足。度捨身巖下，觀飛泉，石壁回折，景極幽奧。余因憶王摩詰燕子龕詩：「瀑泉吼而噴，怪石看欲落。碧腹



乍旁穿，淵唇時外拓，疑卽此。僧云：「龕在朝元閣之南，此石龕寺也。」寺當山泉勝處，爲驪山第一景，是夕仍宿臨潼。

戊子過鴻門坂，飯於新豐，晚次渭南。

己丑出城西，涉澇水，南過孫氏山莊。土山層鬱，竹樹森森，泉聲繞一院，下落爲池，徘徊數刻乃去。日夕，抵華州。庚寅晨起，偕非二過移山潭，未至潭五里許，地皆亂石，問之則嘉靖中崩山石也。潭在山之下，闊可十里，深不見底，有大魚百餘斤者，人不敢取，云中有怪龍，題其石曰「碧照」而去。至華陰，日西矣。

辛卯宿華陰邑，令以華山志及圖來觀。

壬辰飲雲臺觀，夜宿青柯坪。

癸巳宿太華之顛。

甲午窮東西峯之勝，欲寄宿玉女祠不可，仍還峯頂。

乙未次於邑郵。

丙申具祝版祭於白帝廟，登望嶽樓，樓甚雄麗。午抵潼關，治兵使者，邀飲西樓，觀河渭合處。是日風霾，夕乃雨。

丁酉次闕鄉。

戊戌欲登鼎原，雨不果，作華山三記。

己亥次靈寶，過老子宅，觀秦函谷關。

庚子次陝州。

辛丑雨如注，枯坐署中，不得一事，坡公所謂十指如懸槌也。雨聲入風葉間，亦自愴然。



壬寅雨霽，欲觀砥柱，以路滑不果行，晚次崞陵。

癸卯，過石壕，次澗池，始見中州錄。

甲辰，飯於義昌驛，過王喬洞，晚次新安。

乙巳，曉出函谷，道遇蒲圻魏學憲說，與登山，話良久，晚次洛陽。

丙午，涉洛水，憩安樂窩，拜繆壯侯墓。道午橋，泛舟伊水，探龍門千佛岩，西岸之洞，多元魏鑿，佛像簡古，就石爲豐碑，北朝人書也，惜殘缺甚耳。東岸之洞，比西稍減，而面貌衣褶，極爲閒逸，生動如欲語。一洞中刻諸經，略似緒河南筆意，宋神宗御書碑一通，甚完好，半墜土中，題名強半爲開元大歷間人。暮色催人，不能盡觀，乃去。

丁未，大風，仍留洛陽署中，有巧石山洞，與朱非二飲其下。

戊申，次於緱山之郵館。

己酉，登嶺，觀王子晉昇仙處。山不甚高，而少室峙其前，左右兩山如列眉，古蹟皆荒，唯天后碑刻，巋然獨存。北望十里許，有古塚方屋而高如杜陵狀。道人曰：「廬陵王陵也。」午過轅轅關，折入少林寺，觀初祖影石，及太祖手植柏。登面壁洞，洞中石如波捲。晚宿方丈。

庚戌，飲甘露臺之皂莢樹，過南退居寺，僧百餘人，乞觀手博，雖老分曹相角，中多絕技。午過二祖菴，登立雪臺，菴後有中宗小碑，嵌廢塔上，晚次登封。

辛亥，邑令傅梅，邀遊嵩廟。東北入盧巖，觀瀑布，水石俱奇勝，盧鴻舊居也。每遇勝處，輒移卮，凡五移處，題名龍潭之偃石上。溪左右壁，皆白石，而紋理甚黑，酷似蜀兩孫畫水，題曰「墨浪」而去。

壬子，偕非二曉出西門，道陽城廢址，入會善寺，觀戒壇遺石。東過嵩陽宮，觀漢三柏，又東至崇福宮，題名「啓



母石。是日風力稍勁，飲於半山之石枰上，日沈乃還。

癸丑，微雨，至測景臺，見日，飲於石淙。

甲寅，登太室絕頂，過白鶴觀遺址。有古松一株，亭亭如蓋，徘徊久之。下山未半，已昏黑，策杖行，十五里至山足。乙卯，次密縣。

丙辰，出城觀白松，酌於滴滴蓬之崖。南入超化寺，觀溱洧發源處。溪流浩淼，所至皆泉，而金花泉最大，月牙次之。大竹蔽畝者十餘家，竹之內爲池，珠泉噴出，蘆花如雪浪，深可半里。溪上皆稻田，寺在昔爲勝概，今已廢。背溪面山，左有古塔，石門上題名甚多，王晉卿諸人皆有題字。一碑沒土中，見其首，知爲北朝製也。掘之，字尙可識。齊河清二年，置白玉像碑，陰有維那曇鸞名，是嘗學於流支者也。程伯子有詩，黃魯直有題額，皆可揭。溪之上多石壁，亦有題名者。渡溪而西，僧塔甚多，塔碑僅存，皆唐宋間人。一塔八方，每方石皆勒古名人詩，鏤其句之景於石。堆疊起伏，其生公可中亭一面尙完好，今之畫苑不如也。東北行里許，至一潭，縹碧可愛，上有危壁，數鴛鴦浮其下，見人驚起。題其壁，曰「二郎洞」，乃還。

丁巳，與朱非二別，次鄭州。

戊午，次滎澤。

己未，渡河。

庚申，次新鄉。

辛酉，大風揚沙，體中小惡，留一日。

壬戌，次輝縣，晚登蘇門山聽泉。



癸亥，登嘯臺，題名於碑之陰，泛舟百泉。

甲子，雨，次於淇。

乙丑，過湯陰，拜忠武祠，出城，登文王演易臺。

丙寅，次鄴。

丁卯，欲登銅雀，未果。次於滏水，飲同年揚子宅，談天平黃花之勝，期以次年春暮。

戊辰，次邯鄲，酌於叢臺，觀差鶴胡舞。

己巳，次沙河。

庚午，次中丘。

辛未，次趙州。

壬申，次真定。

癸酉，王中丞置酒，談時事甚暢，晚次伏城。

甲戌，次定州，飲於衆春園。

乙亥，入學宮，觀雪浪石，及輞川陰陽竹，晚次慶都。

丙子，次保定，大雪，飲於陳冲然宅。

丁丑，次安肅。

戊寅，次定興，得三弟入京信。

己卯，次涿州。



墨畦 「中郎遺集題作雜識」

丁未會試，知貢舉官爲禮部左侍郎署部事李公廷機，考試官爲學士楊公道賓，黃公汝良，皆閩之晉江人。入簾之日，上賜宴於南宮。三公坐上座，是年少詹莊公天合，亦知貢舉，以未帶部銜，遂與諸同考俱在陪席。於時經房若黃編修九鼎，提調若呂主事圖南，亦晉江人也。是年主武試爲林公堯俞，史公繼偕，而主席亦李公，時已入閣，史晉江人，林莆田人。

丁未，揭曉日天氣清和，夜起猶見月。及放榜，雪花亂飛，逾時乃止，過午始晴。問之，甲辰亦然，然先有雨候。三弟中道久於場屋，舉業之聲聞海內，時同考顧諭德天峻，李諭德騰芳，湯中允賓尹，姚都諫文蔚，皆雅重其才。閱卷數日，姚忽於丙夜，馳寸紙示顧李曰：「阿胖已落吾手矣。」二公索卷觀之曰：「非是。」閱至書二房，見一卷有氣骨，諸公傳視驚喜曰：「是必胖也。」遂以冠房，而主者意不甚恰，諸公力爭之，僅得爲本房之首。及拆號，乃知其非，諸公歎惋久之。先是姚都諫夢中道披髮入籠內大哭曰：「某住處已被人奪去。」彼時都諫首卷爲主考改入第四，遂謂夢已定，付之無可奈何，不謂其竟被落也。

清明日，與會太史退如，劉民部元定陪祀。

昭陵諸山，尖秀生動，令人意勃勃。初至九龍池觀水，隨謁今上壽宮諸陵，唯壽宮與永陵，以花版石爲墉，精麗之極。是時退如倦思寐，余謂元定，康陵雖遠，山色殊佳，遂聯鞭而進。未至康陵里許，山骨巉巖，與古樹根相錯而出，壁上野花如繪，景物幽絕，乃去騎，散步亂石間。忽聞樹頂有駢駢聲，覓之，乃一醉黃冠臥丫枝間者，呼之不應，窮道人心暇乃爾，然此樹窠，下臨無地，竊爲怖之。從此沿溪行，水石相觸，石蹙而水怒，再進爲錐石口，稚兒野女，窺人如



鼠草草具村落，口上有城，尻高而前俯，似海船狀。跨溪爲女牆，道下爲水竇，谿中與壘壘，樵子往來其下。余謂元定過此必有異因，相與循竇而出，行數十步，溪流回合，水益縹綠可喜。一壁上白石鱗起如珂雪，苔花繡之，皆作層巒疊嶂。余大呼曰：「此黃大癡峨眉春雪圖也。」命稚子將酒來，野戍無火及酒具，諸人乃以瓶相傳飲。適有負薪者，從水上回願，失足墮溪中，僮僕皆笑。既歸，與退如言，退如大懊悔，時陪祭者多與客俱，余客乃張秀才明教也。

山陵歸騎甚早，因至龍王堂，乃出酒痛飲。入門過興德寺看水，時元定已醉，至宣武街，見一少婦，明粧單騎，醉嬌如風嫋，諸少年雜沓圍之，時有中貴數人，揮鞭救解，來者益多，遂蜂擁而東。

一贊郎言，往在白下，見李龍湖住永慶寺，榜其室曰：「少作書生，未見升堂入室，老爲廟祝，粗知掃地焚香。」四月初四日，李長卿拉余及顯升伯，湯嘉賓，鄭太初，出平則門看牡丹。主人爲惠安伯張公元善，皓髮頽顏，伺客甚謹。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千餘，平頭紫大如盤者甚夥，西瓜瓢舞青貌之類，遍畦有之。一種爲芙蓉三變，尤佳，曉起白如珂雪，已後作嫩黃色，午間紅暈一點如腮霞，花之極妖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強半疲於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卽採而歸種之。二年芽始茁，十五年始花，久則變而爲異種。有單瓣而樓子者，有始常而終冶鬻者，已老不復花，則芟其枝。時殘紅在海棠，猶三千餘本，中設緋幕，絲肉遞作，自籬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百花之觀。最後一空亭甚敞，亭周遭皆芍藥，密如韭畦。牆外有地數十畝，種亦如之，約以開時復來。二十六日，偕升伯長卿及友人李本石，龍君超，丘長孺，陶孝若，胡仲修，十弟寓庸，時小修亦自密雲至，遂同往觀。紅者已開殘，唯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餘本。是日來者多高戶，遂大醉而歸。

某日入主客署，遇安南貢使。所貢皆金銀瓶罇，雕鏤不甚精，此外則白檀及降真象牙而已。問使臣能書否，曰：「能以筆授之，草書一絕云：『路邊石橋溪九折，雲藏竹塢宅三間。門扉半掩山花落，鳴鳥一聲春日閑。』草幾



不可識，命以真書註其旁，與中國無異。

立夏前一夕，與陶孝若坐退如寓所，以「愍齋」爲題，用愍字韻。退如曰：「某詩不知亦可傳否？」余曰：「必傳。」退如問故，余曰：「公詩如裴迪，附輞川集，何憂不傳。」退如大笑。

夏夜露坐，與丘長孺道故，因及梅客生。長孺曰：「客生督官府時，扯酋遣人送良鐵數十斤，云虜中某山，忽產此鐵。客生不報，但命工鑄爲劍，淬磨甚精。及虜來市，客生禁諸邊勿與鐵鑊，虜衆大譁。客生出劍示虜使曰：「前者虜王所遺鐵，中國殆未有，爾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產也。」虜衆聞之，歸怨扯酋，扯酋詞屈，乃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實中國市來，虜中安得有此，聊爲誇耳。」客生曰：我以至誠待爾，此後勿復再，乃命以鐵鑊與之。」僚友中有言某人患半身不遂，但用鳳仙花煮燒酒，去花飲之，逾月而可。又一方乃醫女娘虛弱者，香附一斤，用醋浸一宿，當歸蘄艾共一斤，合入醋煮之，搗爲丸，甚效。余謂法有以順治者，女以醋得病，乃復以醋解耶？合坐大笑。

客言熱鴨血能破堅。有貴家女吞螺殼，不能咽，一草澤醫，以鴨血點之，應手而愈。一客言用熱鴨血，先須絹帛裹齒，不然齒即時碎。一客言鴨血調冷水，可解砒霜毒，常德舊有庫役被毒，太守試之立效。

會退如以五月十二日初度。先一夕，聚余齋，因言去年此日，與雷何思同在柳浪，遂談及訪祝老事。退如曰：「彼時已知其謬，但恐兩兄見笑，遂詭言之耳。」先是祝仙人名籍甚，退如約余及小修同訪。余復書曰：「退如但知官慕神仙，不知神仙亦慕官也。」小修書曰：「今之所謂仙者，分之則山人，合之則仙也。」退如不甚信，已而果然。彼時張明教自郢來，亦言其人荒謬之甚，然此輩聞名可知其僞，不須面貌也。

余友李西卿得第甚早，美少年而面微黑，時呼爲鐵鑊觀音。丘長孺鳳目美髯，魁梧長姣，往時客吳，吳姬呼爲



白描關公五月十六日，坐興德寺水樹邊，客有舉此者，遂識之。

顧升伯談周郎呂蒙事，甚可聽，又評蘇子瞻及王曾諸公文，其論甚確，俟暇日記之。

四月晦日，諸友集小齋，天雨雹，大者如栗，頃刻積寸餘。

夏日，與諸友集城四月張園，園甚敞，有荷池水亭，每暇日，攜具往。諸友以飲戶相角，謬謂余不飲者，以評屬余。余略爲之定曰：「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游魚呷浪，喁喁終日。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有本情。胡仲修如徐娘風情，當追念其盛時。袁平子如五陵少年，說舞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數日後，小修自漁陽來，復與諸公校飲元定邸中，而黃季主適至。是日去杯杓，取元定齋頭淨水碗，行酒一碗，傾二壺許。微風倏至，波浪鱗鱗，然不三行皆醉。孝若曰：「是二公者，不可無評。」余應聲曰：「黃季主如狄武襄奪崑崙關，巧於乘敵。袁小修如破浪船，得風乃濟，否則反爲漁舫所笑。」

六月二十四日，琉球冊封使回，疏中言丙午五月二十四日黎明，從梅花港開洋，值順風，七晝夜抵其國，居彼國凡一百三十餘日。其歸也，以十月二十一日開洋，二十三日午後風大作，濤湧如山，連折二舵，舟中所存僅一，又復爲巨浪擊去舵葉。三十日，抵關之定海所，先是中山王尙永逝，世子尙寧乞封，仍求諭祭。

方子公於南中得二佳研，皆龍尾石，發墨不滲。子公乃授其一於燕子磯曰：「使谷可陵，則研可出，後人當寶之也。」

臭梧桐葉煮水，可以洗脚氣，無葉用根。雪照云：「心光用之以治蠱，極效。」

薑攪汁，投廣膠，煎作膏子，貼狗皮上，治脚痛，效甚速。侯帥之年老，雙足軟不能行，有人教之炒綿子搗碎，和米



飯爲丸，足健如初。時一醫在側云：「某曾用此方治夢洩并痔，亦愈，奇方也。」

小吏張姓，年十六，精悍肥澤。一日以腹痛乞假，余疑其僞，諸役力爲之請，乃放去。三日後，一役忽云：「小吏死矣。」頃之，其母哭而來，云死時甚明，自言有一鬼守之云：「我待汝一十六年，今同汝去往福建受生。」言訖，復云：「我去矣。」遂死。丁未閏六月十五日識。

孫權遣襲劉璋者，孫瑜，非周公瑾也。

沈休文謂王筠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氣殆盡，不謂疲春復逢于君。」休文憐才如此，史謂其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何也？

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坡公醉翁亭記草書真跡，爲士人白麟摹寫甚衆，往往得厚直。今劉元質有墨本，無趙榮祿跋，恐是白家贗本。

玉照新志記建炎初，虜人將渡淮，王彥國獻臣，坐於所居小樓，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彿阡陌間，攜一小僕，負一匣，埋於空曠之所。獻臣默然識之，事定，往掘其地，宛然尙存。啓匣，乃樂天手書詩一紙，云：「石榴枝上花千朵，荷葉杯中酒十分。滿院弟兄皆痛飲，就中大戶不如君。」獻臣後南渡，寓居餘姚，嘗出以示汝陰王明清，真奇物也。帖後歸劉綱公舉。



# 袁中郎尺牘目次

寄同社	.....	一
寄散木	.....	一
家報	.....	一
龔惟長先生	.....	一
丘長孺	.....	二
毛太初	.....	二
王子聲	.....	三
蘭澤雲澤叔	.....	三
江長洲進之	.....	三
龐丹徒	.....	三
楊安福	.....	三
吳因之	.....	四
湯義仍	.....	四
徐漢明	.....	四
沈博士	.....	五
瞿太虛	.....	五
李宏甫	.....	五

龔惟長先生	.....	六
伯修	.....	六
王以明	.....	六
答人	.....	七
陳志寰	.....	七
羅隱南	.....	七
龔惟學先生	.....	八
管甯初	.....	八
梅客生	.....	八
湯義仍	.....	九
管東溟	.....	九
沈學博	.....	九
王百穀	.....	九
龔惟學先生	.....	一〇
王以明	.....	一〇
李子髯	.....	一一
沈廣乘	.....	一一



劉子威	一一
潘去華	一二
徐少府	一二
朱虞言司理	一二
方子公	一二
小修	一三
家報	一三
朱司理	一三
曹魯川	一三
張幼于	一四
江進之	一五
李本建	一五
吳曲羅司理	一五
伯修	一五
皇甫二泉	一六
聶化南	一六
與友人論時文	一六
陶石簣	一七
陳志寰	一七
孫太府	一七

陶石簣	一八
吳曲羅	一八
朱司理	一八
沈何山	一八
何湘潭	一九
董思白	一九
朱司理	一九
龔惟長先生	一九
欽叔陽秀才	二〇
張幼于	二〇
伯修	二〇
李健翁	二一
羅鄂南	二一
張幼于	二一
馮琢菴師	二一
丘長孺	二二
湯鄖陸	二三
陶石簣	二三
王聞溪	二三
江進之	二三



董思白	二四
曹以新	二四
華之臺	二四
管東溟	二四
孫心易	二五
王孟晉	二五
顧紹芾秀才	二五
何常熟	二六
朱司理	二六
又	二六
諸學博	二六
錢象先	二七
王百穀	二七
朱司理	二七
徐漁浦	二七
范長白	二八
江進之	二八
倪崧山	二八
王瀛橋	二八
江進之	二八

黃綺石	二九
李本建	二九
聶化南	二九
屠長卿	三〇
曹以新王百穀	三〇
王衷白	三〇
張幼于	三〇
張幼于	三〇
馮秀才其盛	三一
陶石簣	三一
湯鄖陸	三一
朱司理	三一
江進之	三一
梅客生	三一
虞長孺僧孺	三一
孫心易	三三
羅澄溪	三三
與仙人論性書	三三
陳正甫	三四
伯修	三四



趙無錫	三五
沈廣乘	三五
徐崇白	三六
王百穀	三六
錢象先	三六
華中翰	三六
王百穀	三六
朱司理	三七
吳敦之	三七
管東溟	三八
徐問卿	三八
張幼于	三九
江進之	三九
李季宣	四一
桑武進	四一
錢象先	四一
江進之	四二
與王給事	四二
答陶石簣編修	四三
答梅客生開府	四三

答陶石簣	四三
答梅客生	四四
又	四四
又	四五
與陳正甫提學	四五
答朱虞言司理	四六
答陶石簣	四六
答范光父水部	四六
答梅客生	四七
孫司李	四七
蘭澤雲澤兩叔	四七
與陶石簣	四八
答樂之律	四八
與李龍湖	四八
答張東阿	四九
又	四九
與沈伯函水部	四九
與李子髯	五〇
與江進之廷尉	五〇
答謝在杭司理	五〇



答李元善	五〇
答毛太初	五一
答王百穀	五一
答梅客生	五二
與郝仲輿	五二
答沈伯函	五二
馮侍郎座主	五三
龔惟長先生	五三
答王以明	五四
焦弱侯座主	五四
又	五四
李龍湖	五四
又	五四
答王則之檢討	五五
答吳敦之司理	五五
答梅客生	五五
與無念	五六
與謝在杭	五六
與潘景升	五六
與張日觀少參	五六

與陶祭酒	五七
與黃平倩	五七
答劉雲嶠祭酒	五七
與死心	五八
與夏徐州	五八
答臧參知	五八
與沈銘纘司書	五八
與段青園憲副	五九
答孟曹縣	五九
答李本甯	五九
致黃平倩	六〇
答郭青螺中丞	六〇
答黃竹石	六一
答小修	六一
與于念東開府	六二
答友人	六二
答汪右轄以虛	六二
答段學使徽之	六二
與楊長安	六二
答郭美命	六三



與梅長公……………六三  
 與朱玉槎……………六三  
 與沈冰壺……………六四  
 答劉光州……………六四  
 馮琢菴師……………六四  
 又……………六五  
 答謝在杭……………六五  
 答王繼津大司馬……………六五  
 答陶石簣……………六六  
 答李元善……………六六  
 答顧秀才紹芾……………六六  
 答吳觀我編修……………六七  
 李龍湖……………六七  
 答陳正甫……………六七  
 家報……………六八  
 答無念……………六八  
 答陶石簣……………六九  
 答黃無淨祠部……………七〇  
 答陶石簣……………七〇  
 與無念……………七〇

寄楊鳥棲……………七〇  
 答梅客生……………七一  
 又……………七一  
 又……………七一  
 又……………七一  
 陶石簣……………七一  
 黃平倩庶子……………七二  
 顧升伯修撰……………七二  
 李湘州編修……………七二  
 龔惟學先生……………七二  
 又……………七三  
 何客部本江……………七三  
 雷元亮郡丞……………七四  
 黃平倩……………七四  
 陶周望宮諭……………七四  
 蕭允升庶子……………七五  
 馮尙書座主……………七六  
 答王以明……………七六  
 湯義仍……………七七  
 答陶周望……………七七



王則之宮諭……………七七

王百穀……………七八

答徐見可太府……………七八

又……………七八

與耿中丞叔臺……………七九

王百穀……………七九

答陶周望……………七九

蕭允升祭酒……………八〇

顧升伯官允……………八〇

金給練……………八〇

羅雲連……………八一

黃平倩……………八一

與友人……………八二

答吳本如儀部……………八二

李湘州司業……………八三

會退如編修……………八三

答費太府……………八三

答董玄宰太史……………八三

答薛左轄……………八四

答李西卿……………八四

與李杭州……………八四

與王百穀……………八五

潘茂碩……………八五

蘇潛夫……………八五

陶周望祭酒……………八六

答錢雲門邑侯……………八六

與蔡嘉興……………八六

答陶周望……………八六

與曹進士平子……………八七

答會退如……………八七

錢邑侯……………八八

汪觀察……………八八

袁無涯……………八八

答王百穀……………八九

陶孝若……………八九

袁無涯……………八九

答沈何山儀郡……………八九

劉行素儀部……………九〇

答憲督府……………九〇

上孫立亭太宰書……………九一



袁中郎尺牘 目次

與劉雲嶠祭酒……………九一  
 乞歸稿一……………九二  
 乞歸稿二……………九三  
 乞改稿一……………九四

乞改稿二……………九四  
 乞改稿三……………九五  
 乞改稿四……………九六  
 乞改稿五……………九六





# 袁中郎尺牘

寄同社

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說法石有長老，但恐五百里糧長，來唐突人耳。吏道縛人，未知向後景狀如何，先此報知。

寄散木

散木近作何狀？人生何可一藝無成也。作詩不成，即當專精下棋，如世所稱小方小李是也。又不成，即當一意蹴鞠擲彈，如世所稱查八十郭道士等是也。凡藝到極精處，皆可成名，強如世間浮泛詩文百倍。幸勿一不成兩不就，把精神亂拋撒也。知尊多藝，故此相砥勉之哉！

家報

天下奇人聚京師者，兒已得遍觀。大約趨利者如沙，趨名者如礫，趨性命者如夜光明月，千百人中，僅得一二，一二人中，僅得一二分而已矣。三哥頗爲同儕所推許，近日學問益覺長進。昨梅中丞邀請數次，因塞上苦寒，尙未及行。梅真好漢也，兒恨不識其人。三哥識有餘而膽氣未充，正是多會人廣參求之時，想故鄉一片地，橫是鱗鳳塞滿，真不必令其在家也。

龔惟長先生

數年閑散甚，惹一場忙在後。如此人置如此地，作如此事，奈之何？嗟夫！電光泡影，後歲知幾何時？而奔走塵土，無復生人半刻之樂，名雖作官，實當官耳。尊家道隆崇，百無一闕，歲月如花，樂何可言。然真樂有五，不可不知。目極



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譚，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後度曲，賓客滿席，男女交易，燭氣薰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帷，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爲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買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數人，遊閑數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將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資田地蕩盡矣。然後一身狼狽，朝不謀夕，托鉢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往來鄉親，恬不知恥，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無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閑無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間不緊要人，不可爲訓。古來聖賢，如嗣宗，安石，樂天，子瞻，顧阿英輩，皆信得此一着，此所以他一生受用。不然，與東鄰某子甲蒿目而死者，何異哉！

丘長孺

聞長孺病甚，念念。若長孺死，東南風雅盡矣，能無念耶？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家弟秋間欲過吳，雖過吳，亦只好冷坐衙齋，看詩讀書，不得如往時，攜侯子登虎邱山故事也。近日遊興發不茂，死主人雖無錢可贈客子，然尙有酒可醉，茶可飲，太湖一勺水可遊，洞庭一塊石可登，不大落寞也。如何？

毛太初

弟已得吳令，令甚煩苦，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樂也。兩甥想益聰明，讀書何處？肉鋪河畔，三叉港前，恐非陶鑄舉人進士之所，移至縣中如何？大凡教子弟，一要擇地，二要出學錢。銀中不可夾銅，貨中不可夾布，此尤第一緊要事。計此字到時，田中青翠可愛矣。要得富，須真正下老實種田，莫兒戲。人生三十歲，何可使囊無餘錢，國無餘米，居住無高堂廣廈，到口無肥酒大肉也，可羞也。



王子聲

弟屈指平生別苦，惟少時江上別一女郎，去年湖上別一長老，合今而三耳。女郎以情，長老以病，此別非病非情，亦復填膺之甚，即弟亦不知所以也。征東將軍主人無驚人先生，遂亦無僕矣。惜哉！此將軍無緣甚也。讀扇頭詩，字字涕淚，再見何期？令人腸痛。

蘭澤雲澤叔

金闈自繁華，令自苦耳。何也？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自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自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朱門紫陌，振衣莫釐之峯，濯足虎丘之石，此自遊客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鶉衣百結之糧長，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蠅蟲滿身之囚徒耳。然則蘇何有於令，令何關於蘇哉？聚首村中，一樽一杓，便足自快。身非木石，安能長日折腰俯首，去所好而從所惡。語語實際，一字非迂，若復不信，請看來春吳縣堂上，尙有袁知縣脚跡不？

江長洲進之

雖說吳令煩苦，其實良朋相聚，亦是快事。他日虎丘一塊石，太湖一勺水，傳吾兩人佳話，未可知也。

龔丹徒

何物拳石，如此突兀！弟已得縱觀其盛，但尙負焦山一日債耳。已暮不能入城，明晨當奉謁。環城皆山也，一樽一榼，一奚，唯命。

楊安福

燕中讌集，略見高雅，然尙未得盡傾腸胃，喉中隱隱，有如許欲吐未吐之物，至今尙鬱鬱胸臆間也。吳令甚苦



我苦瘦苦忙，舌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盡，人苦令耶？抑令苦人耶？夫古有鳴琴飛鳥，栽花種柳者，不知此輩有何工夫，作此閑技倆，古今人不相及，豈直倍蓰哉！

吳因之

前與顧湛菴談一夕，甚快。出禪入儒，有書冊向所未睹。因憶爾時，若得因之在座，點綴數語，當益佳，惜緣慳耳。因之近日作何行徑，他日作何了當？宰官耶？頭陀耶？行年四十，脚跟不定，待何時定？若弟則願爲人中牛馬，天中修羅，法中散聖，雖不知於大道如何，然弟受用如此足矣。世無海若，故河伯傲然自足，願請益焉。

湯義仍

作吳令，備諸苦趣，不知遂昌仙令，趣復云何。俗語云：「鵠般白，鴉般黑。」由此推之，當不免矣。人生幾日耳！長林豐草，何所不適，而自苦若是。每看陶潛，非不欲官者，非不醜貧者，但欲官之心，不勝其好適之心，醜貧之心，不勝其厭勞之心，故竟「歸去來兮」甯乞食而不悔耳。弟觀古往今來，唯有討便宜人，是第一種人，故漆園首以逍遙名篇。鷗唯大，故垂天之翼，人不得而籠致之，若其可籠，必鷲鴨鷄犬之類，與夫負重致遠之牛馬耳。何也？爲人用也。然則大人終無用哉！五石之瓢，浮遊於江海，參天之樹，逍遙於廣莫之野，大人之用，亦若此而已矣。且易不以龍配大人乎！龍何物也？飛則九天，潛則九地，而人豈得而用之？由此觀之，大人之不爲人用久矣。對大人言，則小人也。弟小人也，人之奔走驅逐我，固分，又何厭焉。下筆及此，近况可知。知己教我。

徐漢明

讀手書，不啻空谷之音，知近造卓然，益信小修向日許可之不謬也。弟觀世間學道，有四種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諧世，有適世。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莊周列禦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幾千載，數人而已。已矣！不可復得矣！出世



者，達摩馬祖臨濟德山之屬皆是。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雖孤寂，志亦可取。諸世者，司寇以後，一派措大，立定脚跟，講道德仁義者是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滯處多，不能迴脫蹊徑之外。所以用乘有餘，超乘不足。獨有適世一種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爲禪也，戒行不足。以爲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要緊人。雖於世無所忤違，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爲自適之極，心竊慕之。除此之外，有種浮泛不切，依憑古人之式樣，取潤聖賢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爲此乃孔門之優孟，衣冠之盜賊，後世有述焉，吾勿爲之矣。近見如此，敢以聞之高明，不知高明復何居焉？

### 沈博士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閹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腰，綿於弱柳，每照鬚眉，輒爾自嫌，故園松菊，若復隔世。夫伯鸞傭工人耳，尙爾逃世，彭澤乞丐子耳，羞見督郵，而况鄉黨自好之士乎？但以作吏，此中尙有一二件未了事欲了，故爾遲遲，亦是名根未除。若復桃花水發，魚苗風生，請看漁郎歸棹，別是一番行徑矣。嗟乎！袁生豈復人間人耶！寫至此，不覺神魂俱動，尊丈幸勿笑其迂也。

### 瞿太虛

宏甫曾相見否？不到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遼天。無盡居士若不踢翻溺壺，恐終以兜率悅，爲文章僧耳。

### 李宏甫

作吳令亦頗簡易，但無奈奔走向何耳。家弟爲梅巡撫接去，聞兩人者甚相懽。弟來書云，「不數日，當至吳，轉首



卽至湖上矣。吳中無一人語及此，幸牀頭有藏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有便莫措佳示。

龔惟長先生

「無官一身輕」斯語誠然。甥自領吳令來，如披千重鐵甲，不知縣官之束縛人，何以如此。不離煩惱，而證解脫，此乃古先生誑語。甥宦味真覺無十分之一，人生幾日耳，而以沒來由之苦，易吾無窮之樂哉！計欲來歲乞休，割斷藕絲，作世間大自在人，無論知縣不作，卽教官亦不願作矣。實境實情，尊人前何敢以套語相誑。直是煩苦無聊，覺烏紗可厭惡之甚，不得不從此一途耳。不知尊何以教我。

伯修

大人至吳，住四閱月，不見燕臺一字，近發舟西矣。弟在此無可樂者，獨近日勘災而出，放舟五湖，信宿渺漂峯頂，遍觀七十二峯之勝，差覺得意。遊龍洞觀無礙居士舊跡，不勝痒痒。洞深六七里，聞山中道士云：「至格凡處，別是一洞天。」弟無靈威丈人手段，又積潦滿洞，不敢輒入，躊躇而歸。返舟靈巖，賭館娃故址，其山不甚高，而幽奇甲於吳中，虎丘不堪作奴，且其中多勝概。過響屨廊，觀西施履跡，遊剪香徑，思吳宮花草，低徊顧視，千載若新，至欲別不能別，有情之癡，至於如此，可發一笑。近日學問頗覺長進否？吳儂可與語者，徐參議園亭，徐少卿歌兒耳。性命真友，天下實難，奚獨一區哉。王衷白無疑可破，何必破疑？蕭玄圃本無疑，何必求疑？爲我拜上二公，只硬不疑便是佛。瞿洞觀過蘇，自笑往日之癡，有大人相矣，但不脫菩薩氣耳。顧湛菴是我輩人，不知生死心如何？吳中運糧僚佐至京師者，不下五六人，信使不絕，閑官何惜一張紙一硯墨數行字乎？三哥想已行，不另裁。

王以明



作吳令甚辛苦，然已知作令矣。吳中人無語我性命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法友之難也。遊客中可語者，屠長卿一人。軒軒霞舉，略無些子酸俗氣，餘碌碌耳。夫吳中詩畫如林，山人如蚊，冠蓋如雲。公庭私室，非套則諛。一袁中郎，能堪幾許煎爍，油入麵中，當無出理，雖欲不墮落，不可得矣。近日焦朗生過吳，頗有高識，其意氣凌勵一世，殆難爲敵，屈指當今儁人，首小修，次長孺，生復爲以明傳神，彼亦知有以明矣。朗生又歎當今列宿，毫無光彩，獨翼軫間稍有氣色耳。然乎否耶？

### 答人

走不能書而有書癖，不能詩而有詩腸，不能酒而有酒態。故每遇書則觀，遇詩則讀，遇酒則流連深夜，亦復頽然。今足下所頌，適中鄙人之嗜，敢自外乎。三都之重，原不在皇甫公一敝，足下殆者，其將隱乎，當爲足下傳之。

### 陳志寰

相別便已半載，尙未及通訊一字，吳令匆忙乃爾。近日學問想益大進，部下有何與談者否？生在此繁苦不堪道，大略鷄鳴而起，三更而息，每困頓時，輒思世間有長夜鼾睡者，不知定是何福修得。其視尊兄作徽州太爺，尊如帝釋，樂如自在天，而其地又如衆香國者，苦樂豈直仙凡之隔哉！舍弟好遊，固其一癖，自京都走塞上，入秣陵，弟迎入衙齋，鬱鬱不樂，復思遠遊黃山。素聞新安黃山之勝，又得尊兄作主人，是以一來。第不過欲遍遊名勝，探烟霞入詩囊耳，非誠欲作抽豐客也，尊兄善視之爲幸。

### 羅隱南

作令已忘却苦因矣。既忘却苦，作官何難，弟是以喜。然忘却苦，則作官將無了日矣，弟是以益大懼也。何也？人未有不偃僂其腰，足恭其面，苦其心志，餓其體膚，勞其筋骨，百苦備嘗，而至三台八座者也。必百苦備嘗，而後台座



可望，是在官一日，一日活地獄也，人亦何爲而樂地獄也哉？

龔惟學先生

瓜步經由，不得一見，讀手書，腸爲之痛。平日不慣惜別，今若爾，人到苦處，情自深耳。又三哥自濟甯來，途中亦竟相左何也？三哥念尊之甚，亦感之深。至臨清行李不戒，僅以身免。此時攜燕玉住衙齋，頗過快活日子，然遊興不已，又與蔣蘭居同遊西湖，便道上徽州去矣。嘉祥名區，且又事簡民淳，可臥而理，但函牛之鼎，而以烹鷄，無亦非其任乎？令吳無甚難事，無奈近日歸興濃何？最關情者，堂上垂白之人，想尊此念更深。然則作官皆苦趣耳，苦何可戀，而人貪之若是，愚矣哉！新夫人有消息否？美而慧，必有賢子，嘉祥自昔產麟，當爲新夫人券。

管甯初

令一也，有仙令，有才令，有奔走之令。奔走者處衝要之區，朝夕止供僕役，若弟輩是也，其人最苦最下。才令雖當繁劇，而才足以副之，用刀不折，遊刃有餘，力量氣魄，件件過人。然一任之之後，而骨髓竭於內，鬚髮枯於外矣，雖可喜亦可憐也。若仙令則以美才遇美地，門無過客，巷無爭民。山水文章之樂，不減於昔人，而循良聲譽，常出諸同事之上，雖未必出鳧入鳥，然而栽花鳴琴，則已寬然有餘閑矣。聞龍門簡甚，兄復多才，弟且爲兄券。讀手書，具知見憐，何日斗酒相勞，共譚科斗時事耶？

梅客生

家弟自雲中歸，極口稱梅開府才略蓋世，識見絕倫，且意氣投合，不減龐道玄之遇于節使也。所不同者，于公疎，開府密，于公急，開府緩，于公一揮千金，開府衣無重帛，生之較量兩公如此，公自度與頓孰勝而孰劣哉？古之英雄，知此道者，晉有康樂，唐卽于公，宋有夏英，更歷數千年，指不一二屈，不圖今日于明公見之，快哉。聞近日鄉思頗



切，然不光黃之間，有隱君子焉，歸而與其徒，醉酒逃禪，政不必建牙吹角，終老塞上也。如何吳令繁衝，苦痛入骨，沒奈何只得低頭做去，終是措大無遠志耳。顧仲菴曾一過蘇，與舍弟在虎丘一宿而別，近日蔣蘭居過吳，又將舍弟邀入武林去矣。附報。

### 湯義仍

近况如何？長作此官，况當不甚佳，然僻在萬山中，無車馬往來，况亦當不甚惡也。所云春衫小座者，隨任不聞亦是吳因，若爾弟亦管得着矣。腸中欲語者甚多，紙上却寫不盡，俟異日面譚。永嘉黃國信，佳士也，千里而見袁生，又知慕義仍先生者，此其人豈俗子耶？料中郎之屣可倒，義仍之榻亦可下矣。

### 管東溟

天台去書，議論妙甚。但以圓判見地，以方判教體，未免意圓語滯。何也？若見定圓，則圓亦是方，此一個圓字，便是千劫萬劫之繫驢橛矣，可不慎與？若教定方，則歷代聖賢，各具一手眼，各出一機軸，而皆能垂手爲人，何與？見若定圓，見必不深，教若定方，教必不神，非道之至者。夫見卽教，教卽見，非二物也。公試思之。見卽教，金剛以無我相滅度衆生，教卽見，楞嚴以一微塵轉大法輪。寫至此，葛藤滿紙，幸有以復我。

### 沈學博

家大人相訪，將無減廣文苜蓿乎？得手教，知相勉勵，然僕亦聊復弄筆耳，非真難之苦之也。陽城有言，「撫字心勞，催科政拙」，僕則謂撫字當逸，催科當巧。簡而不煩，下安上恬，撫字不甚逸乎？弊孔盡杜，百姓樂輸，催科不甚巧乎？竊有志焉，而尙未之逮也。不知左右，頗有所聞，不有幸教之。

### 王百穀



旁觀者謬謂仙令，不知令自謂苦行頭陀也。佳詩上比摩詰，下亦不失儲劉，家弟極寶之，閱罷卽襲之笥中矣。家弟嚮承剪拂，近深相企慕，不勝望岫之歎。世俗諱談藝，自是常態，若舉世喜談之藝，亦不足重矣。

龔惟學先生

聞嘉祥民淳事簡，真是一快。入擁座間紅，出看西山碧，此自人間第一佳事。不謂作令，備有此樂。令吳只得個不忙耳，無他受用。去歲曾一涉太湖，觀七十二峯絕勝處，真非人境，今歲一過天池硯石諸山，甥嘗謂吳令苦樂皆異人，何也？過客如蠅，士官若鱗，是非如影，其他錢穀案牘無論，卽此三苦，誰復能堪之？若夫山川之秀麗，人物之色澤，歌喉之宛轉，海錯之珍異，百巧之川湊，高士之雲集，雖京都亦難之。今吳已饒之矣，洋洋乎固大國之風哉。今之稱吳令者，見樂而不見苦，故每譽過其實，而其任吳令者，見苦而不見樂，又不免畏過其實。甥意獨謬謂不然，故雖苦其苦，而亦樂其樂，想尊者聞之，必大有當于心矣。三哥住衙半年，甚快活，別後不知作何景象。時家下有人至，外祖母舅，俱有書報平安。外祖紙尾，尙作小楷二行，真地行仙也。不及多。

王以明

世上未有一人不居苦境者。其境年變而月不同，苦亦因之。故作官則有官之苦，作神仙則有神仙之苦，作佛則有佛之苦，作樂則有樂之苦，作達則有達之苦，世安得有澈底甜者，唯孔方兄庶幾近之。而此物偏與世之勞薪爲侶，有稍知自逸者，便掉臂不顧，去之惟恐不遠。然則人無苦何耶？亦有說焉。人至苦莫令若矣，當其奔走塵沙，不異牛馬，何苦如之。小焉入衙齋，脫冠解帶，又不知痛快將何如者。何也？眼不暇求，色卽此色，耳不暇求，音卽此音，口不暇求，味卽此味，鼻不暇求，香卽此香，身不暇求，佚卽此佚，心不暇求，雲搜天想卽此想，當此之時，百骸俱適，萬念盡銷，焉知其他。始知人有眞苦，雖至樂不能使之不苦，人有眞樂，雖至苦亦不能使之不樂。故人有苦必有樂，有極



苦必有極樂，知苦之必有樂，故不求樂，知樂之生於苦，故不畏苦，故知苦樂之說者，可以常貧，可以常賤，可以長不死矣。中郎近日受用如此，敢以聞之有道，幸教我。

### 李子髯

髯公近日作詩否？若不作詩，何以過活這寂寞日子也？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弈爲寄，有以色爲寄，有以技爲寄，有以文爲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什麼鐵牀銅柱，刀山劍樹也，可憐可憐。大抵世上無難爲的事，只胡亂做將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如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爲？只怕慎重太過，不肯拚着便做。勉之哉！毋負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 沈廣乘

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爲尤苦，若作吳令則其苦萬萬倍，直牛馬不若矣。何也？上官如雲，過客如雨，簿書如山，錢穀如海，朝夕趨承檢點，尙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唯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尊兄清聲華問，灌滿耳根，來札何爲過自抑損？若弟，則終爲不到岸之苦行頭陀而已矣。王甯海過姑蘇，弟適有潤州之行，不及一面，惆悵曷勝！

### 劉子威

走非不願作官，奈事與心違耳。昨早有父老具呈者，不肖便書紙尾云：「鄉遙心懶，忍作宦遊之人；食少事煩，恐是長眠之客。」雖一時戲筆，然不肖方寸，大約盡於此矣。懷令伯報劉之情，薄太真絕裾之忍，高弘景挂冠之致，



抱元亮五斗之慚，無安仁河陽之花，有長卿文園之病。兼此數者，可能一日安於地方耶？一字非欺，高明體察。

潘去華

海內文士，不肖賂幾半矣。如丈廓達爽朗，真不可多得。當由多劫，不會染半點塵俗氣書生氣紗帽氣故耳。卽此便是踞毘盧頂，坐獅子王位，而文尙爾徘徊於色界諸天五欲之場；雖菩薩寄位，不分染淨，然亦是門外草庵耳。安可遂認爲棲息之處耶？夫今之爲閣部大臣子者，大則蔭卿貳，小亦二千石而上，可謂榮且遇矣。然而有志之士，甯一求舉，甯作一秀才，雖公車屢誦，不以此而易彼，何也？以男兒各有出身之路也。今明明一條大道，不自往來，而必欲借庇蔭於他人，丈或別有授記耶？抑或借此以覺悟愚蒙耶？若爾，則真大慈大悲之用心，非不肖所能窺測也。桃源盛事，不肖深信之，然不肖終要自己尋一出路，或仙或佛，決不敢從他人問路，請以質之。凡先生如何？既同出世作師友，少有所蓄，便當吐出，萬惟裁察。

徐少府

誰不樂作官？第有至情萬不得已者，雖爲亦無味矣。食無味，兒女子皆知吐之，官無味而不知吐，必且嘔噦隨之，至於身命俱喪而後已，此不肖日夜所痛心者也。箭旣離弦，無返回勢，幸明察。

朱虞言司理

連贖不得請，嘔血症遂大作，近已作牀褥中物，不知可得起否？懷萬不得已之情，行大不相干之事，苟未免有腸，亦復誰能遣此病也宜矣。惠開有言：「人生不得行胸臆，縱年百歲猶爲夭。」今有懷不能宣，有性命不能保，縱三公猶爲賤也，况乃區區一令乎！人生如寄，多憂何爲？走能有幾條腸，堪此百憂煎爍耶！

方子公



小兒未落胎毛，詎識之無公，非爲上大人師者病中鬱鬱無况，欲借談鋒，少寬窄腸耳。雖懷朱育之奇，媿非侯巴之間，謹令家童下榻，設臯比以候。

### 小修

潘雪松留吳二日，與之肆談，甚快。今世講學，無出此公之上者，有眼如天，有胸如日，有口如河。若得此人學道，所就甚不可量，成佛作祖，反掌間耳。近聞大人同諸舅結社樂老，極是極是。有玉蘭作師矣，可無弟子宋禕乎？傳語柱下，尊極圖之。海內豪士，如吳江靖江諸君俱死矣，止彭澤在耳。吳人張隱君有言：「吾積財以防老也，積快活以防死也。」名言哉！窮官無可奉大人諸舅者，謹緘二語獻上，弟轉呈之。

### 家報

近日與諸舅尊作禪會，尤是樂事。有一分樂，一分，有一錢，樂一錢，不必預爲福先。兒在此隨分度日，亦自受用。若有一毫要還債，濶家要買好服飾，心事豈能脫灑如此耶？田宅尤不必買，他年若得休致，但乞白門一畝閑地，茅屋三間，兒願足矣。家中數畝，自留與妻子度日，我不管他，他亦照管不得我也。人生事如此而已矣，多憂復何爲哉！

### 朱司理

冊葉八紙，俱已如命。其中王曹兩張，負名已久，若錢希言，則吳中後來儒才，名不及諸公，而才無出其右者。明公觀詩，當自知之。

### 曹魯川

走弱冠卽留意禪宗，迄今無所得。然竊聞之，禪者定也。又禪代不息之義，如春之禪而爲秋，晝之禪而爲夜，是



也。既謂之禪，則遷流無已，變動不常，安有定轍，而學禪者，又安有定法可守哉？且夫禪固不必退也，然亦何必於進？固不必寂也，亦何必於鬧？是故有脫屣去位者，則亦有現疾毗那者，有終身宰執者，則有沉金湘水者。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可以道途轍跡，議華嚴不思議境界耶？夫進退事也，非進退理也。即進退，非進退，事理無礙也。進不礙退，退不礙進，事事無礙也。即進即退，故曰行布不礙圓融；進者自進，退者自退，故曰圓融不礙行布。法爾如然，豈容戲論。且佛所云小始終頓等教云者，豈真謂諸教之外，別有一圓教哉？政以隨根說法，故有此止啼之黃葉耳。不知諸佛出世，小即是圓，何必捨小圓亦是權，何必取圓？尚無有深，何有於淺？華嚴迥出常情，政在於此。故經中如主山神、主河神、飛行夜刹、大刀鬼王、人非人等之類，一切皆冠以佛號。微而一草一木，皆是毗盧遮那見身。各各不相羨，各各不相礙。安有初中等教爲小乘，而圓教爲大乘之理。此皆後來小根阿師傳虛證實，故有此謗法之談。試看通玄解中，有此情量之語否耶？若謂真有小始等教，又自有一圓教，是教外有剩法，不得謂之圓矣。若謂圓教可以該小始等教，而小始等教不能該圓教，是大中能現小，小中不能現大，亦不得謂之圓矣。佛不舍太子乎？達摩不舍太子乎？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爲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要知佛之圓，不在出家與不出家，我之圓，不在類佛與不類佛，人之圓，不在同我與不同我，通乎此，可以立地成佛，語事事無礙法界矣。區區行藏，如空中鳥跡，去即是是，留亦非非，自不必以佛法爲案。且佛亦人也，豈有三頭六臂乎？何用相慕哉？因來論及華嚴法界，故敢盡其狂愚，唯終教之，千萬着眼。準提像華嚴文，謹頌，謝謝。昨因伏枕，不能裁答，今晨強起，草草奉復。

張幼于

走支離無用人也。無用故不宜用，無用亦自不求用，此自常理，無足怪者。夫吏道有三；上之有吏才，次之有吏趣，下則有之以爲利焉。吏才者，吏而才也。吏而才是國家大可倚靠人也，如之何而可不用哉！吏趣者，其人未必有



才，亦未必不才，但覺官有無窮滋味。愈勞愈佚，愈苦愈甜，愈啖愈不盡，不窮其味不止。若奪其官，便如奪嬰兒手中鷄子，啼哭隨之矣。雖欲不用，胡可得耶？若夫有之以爲利者，是貪欲無厭人也。但有一分利可趨，便作牛亦得，作馬亦得，作鷄犬亦得，最爲汚下，最爲可厭。然牛馬鷄犬，世既不可少，則此等之人，亦可隨大小方圓而器之矣。獨生則有大乖戾不然者，不才無論矣，又且與烏紗無緣，既不能負重致遠，又不安司晨守夜，此等之人，雖分文用亦無矣。尙可不知進退處，居人間繁苦地耶！勉強年餘，頓成衰朽，心神俱困，瘠瘵遂作，決意求歸，亦其宜爾，豈真效令伯之顰，學元亮之步哉？

### 江進之

連日伏枕，見佳作不勝技癢，上官迫弟甚，奈何？稽康平生不喜弔喪，弟最不喜爲壽文，幸轉求之。有暇過我。

### 李本建

連日奔波，百倍牛馬，片刻少閒，又爲睡魔所尼。思仁兄時與女安先生婆婆綠葉陰下，不啻仙矣。腰肢作惡，無緣得對二先生談鋒，奈何？

### 吳曲羅司理

朱魚六尾，謹專人賚上，其佳惡俟明公鑒定。不肖言惡則涉謙，言好則涉誇，且慮識鑒不精，倘貽明公之笑，將奈何？

### 伯修

陶石匱書來，甚悔出京之速。前見玉衷白，尙未點差，此是好消息，凡朋友相對時，覺甚容易，別後甚難爲情，何況學道人，又以友爲性命者乎。石匱約以初秋會於石湖虎丘之間，此中望友如望歲，不知何日得了縣債，放開無



量口，吐出廣長舌，現三頭六臂神通，與諸上人對談也。

皇甫二泉

抱贖之苦，甚於抱病，簿領之趣，惡於藥餌，不佞悔病不深耳。但得長病，卽是閑人，

聶化南

文口碑在民，公論在上，些小觸作，何足芥蒂？且丈夫各行其志耳。烏紗擲與優人，青袍改作裙褲，角帶毀爲糞箕，但辨此心，天下事何不可爲？安能俛首低眉，向人覓顏色哉！文負大有用之姿，具大有爲之才，小小嫌疑，如洪爐上一點雪耳。無爲禍始，無爲福先，無爲名尸，珍重。

與友人論時文

當代以文取士，謂之舉業，士雖借以取世資，弗貴也，厭其時也。走獨謬謂不然，夫以後視今，今猶古也，以文取士，文猶詩也。後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盧駱之，顧奚必古文詞而後不朽哉？且公所謂古文者，至今日而做極矣，何也？優於漢，謂之文，不文矣；奴於唐，謂之詩，不詩矣。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曲諸家，而不詞曲諸家矣。大約愈古愈近，愈似愈質，天地間真文漸滅殆盡。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其體無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機軸亦異。二百年來，上之所以取士，與士子之伸其獨往者，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爲文不類古，至擯斥之，不見齒於詞林。嗟夫，彼不知有時也，安知有文！夫沈之畫，祝之字，今也，然有僞爲吳興之筆，永和之書者，不敢與之論高下矣。宣之陶，方之金，今也，然有僞爲古鐘鼎及哥柴等窰者，不得與之論輕重矣。何則？貴其真也。今之所謂可傳者，大抵皆假骨董贗法帖類也。彼聖人賢者，理雖近腐，而意則常新，詞雖近卑，而調則無前，以彼較此，孰傳而孰不可傳也哉？



陶石價

僧來讀手書，知兄已是不疑，但不疑即悟，悟即了，今不疑又不了，此何說哉？弟猶記少年未上公車時，聞燕都壯麗，日夜歎羨。及戊子之冬，計偕至京，見其人物街市，泥塗塵土，與楚地無甚異，不覺大失望。纔入彰義門，便私念曰：「豈京師之佳麗，而竟若爾？」及走盡棋盤街，看盡八九條胡術，而弟心始死，不復作京師想矣。今兄已到順城門內，決無再有一京師之理矣，何爲而不了哉？伯修書來，知其近日快活之甚。吾兄此時在家，作何狀！相與何人？何日可赴太湖之約？乞一的示。弟前者陳情之牘，五上不得請，閉門兩月，復出視事，弟意正不快，此時尙欲乞歸，無人能爲地者。聞新直指爲兄同鄉同年，望一轉達，倘若見許，弟即杜門以待。大官誰不願做，然大官累人，遠不如閒散之可以適志也。人生如此而已矣。近日得卓僧豫約諸書，讀之痛快，恨我公不見耳。併聞。

陳志寰

徽州治行，卓絕乃爾，往來談者，稱不容舌，足驗吾兄道力。華嚴經以事事無礙爲極，則往日所談，皆理也。一行作守，頭頭是事，那得些子道理，看來世間，畢竟沒有理，只是事，一件事是一個活閻羅，若事事無礙，便十方大地，處處無閻羅矣。又有何法可修，何悟可頓耶？然眼前與人作障，不是事，却是理。良惡叢生，貞淫蟄列，有什麼礙？自學者有懲刁止慝之說，而百姓始爲礙矣。一塊竹皮，兩片夾棒，有什麼礙？自學者有措刑止辟種種姑息之說，而刑罰始爲礙矣。黃者是金，白者是銀，有什麼礙？自學者有廉貪之辨，義利之別，激揚之行，而財貨始爲礙矣。諸如此類，不可殫述，沉淪百劫，浮蕩苦海，皆始於此。雖然，世豈有貪酷不事事，可一日安於民上者乎？則中郎此言，未免爲無忌憚人，增一番口實矣。請急着眼，無事虛談，有便誨我。

孫太府



走以譴劣，謬辱知遇，天高地厚，未足方比，匪獨青雲思附，亦謂高山在望，朝夕可得仰止耳。不意明公趣深林泉，興衰圭組，拂衣東歸，如脫羅之鶴，潛翮之鳳，與令走黃口奪乳，生育失怙。宦海風濤，頃刻萬狀，舵師既去，此後將不知飄泊何所矣。昨聞榜人夜發，走狼狽奔馳，莫知所措。纔抵尹山，來者謂仙舟已過吳江，遂愴然而返。走生平見異骨異人，無逾明公者，只此一舉，真可愧今之口談性命而身趨榮利者。走也不敏，願隨後塵。

陶石匱

家子瞻快活殊甚，一冷太史日騎瘦馬，走長安市上，不知有何好面孔，而歡天喜地若此。弟望山人來如渴，今月內鹽使者方按部駐崑山，計半月內可了事。山人之行也，以廿五六爲期如何？但考察正是閑時，蘇至崑復近甚，此時至吳，弟爲山人置一浮宅，朝夕聚談，可得十日閑，尤其是佳事。若爾，則盛使還便可發舟矣。中秋日謹候山人於虎丘之上，幸勿爽期。

吳曲羅

走病瘥，幾無復人理。倏而雪窖冰霄，倏而爍石流金，南方之焰山，北方之冰國，一朝殆遍矣。夫司命可以罰此下土者良多，何必瘥也。毒哉！蒙以諸士文見委，其中堪入梓者十七篇，可改者亦十七篇，改者皆知名士，或可無負明命。病耗之餘，鑒定恐未及精，是罪。

朱司理

走病十不能去二三，聞趫然之音，尙爾驚怖，况能見故人耶！餘熱作惡，溼痰如塊，橫注胸中，蓋自復瘥來，尙未下榻，止劉醫輩從牀臥間診視，卽長洲令已無復一面矣。龍鍾辛楚，畏風日如強敵，不知何日可得稱人，荼毒哉！

沈何山



阿三自南中歸，極口稱兄慧力。且云：「茲遊也，得良友二；何山儻不傷道，所就殆不可量，若其意氣相與，則焦尊生亦可人也。」三以去歲九月，從大同來吳，已復從吳入越，轉之彰郡，至今歲三月始歸。三自稱所得佳士，雲中則梅客生，京師則王黃蕭顧四太史，一女校書，通州則顧侍郎，會稽則陶石簣，杭則大小虞，鄞則潘去華，客路則蔣蘭居，焦三數子者，或以學，或以文，或以氣，傾蓋一接，頗相知賞。三亦自快得士，未及半載，足跡幾半天下，蕩子行徑如此，可發一笑。

### 何湘潭

作令如啖瓜，漸入苦境，此猶語令之常。若夫吳令，直如吞熊膽，通身是苦矣。山水風光，徒增感慨，顧安得如仁兄所云云者哉。吏情物態，日巧一日，文網機穽，日深一日，波光電影，日幻一日，更復十年，天下容有作令者耶？仁兄聲名籍甚，又楚蜀地近，人情或不相遠，當無此苦。然令爲苦因，苦是令果，一行作吏，便當同之，但分數有多寡耳。天池佳者得十斤付去役，焦老師處，會起居否？弟方病瘡伏枕，字畫粗醜，幸原之。

### 董思白

青牛過函谷，而關尹適病，雖走之機緣未偶，然爲尊丈省五千言箸述之苦矣。走一病兩月，無復人理，隨即將乞休去，泉石鐘鼎，意趣別矣。何日得把臂揮塵，共探玄旨耶？

### 朱司理

走病實不堪勞，勞則發動，性命敢兒戲乎？數日內聞赴閣王之招者數人，王子聲死，李丹陽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萬惟從吏令得早離任爲幸。與明公交瀝肺肝，若重官而輕下吏之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懇切懇切。

### 龔惟長先生



病中忽外大父訃至，一痛幾絕。因思前外大母仙逝時，甥方問道龍湖，未得一訣。今復匍繫姑蘇，隔絕萬里，出門數語，便成今昔，痛哉痛哉！然既已八十餘二，極人間之上壽。官至方岳，玉樹滿庭，優遊林下十五年，極人間之至樂。五濁世中，福緣報緣止此矣，當復何望。獨學問一事，未得上手，不免再來，然已種有根因矣。以此知人世不可不急學道也。轉盼之間，光影已失，甥頭上有二毛矣，可慮哉。瘡病雖稍痊，大不堪勞，又念二白髮甚，以茲堅意乞休，若得如願，尙當與尊窮極微茫，直抵佛位，人生事如此而已矣。作官只爲妻子口食，然奔波已甚，求名只爲一生官位，然焦蒿已甚。縱位至台鼎，名加孔墨，所樂無幾，喫苦已多，只是愚人不省耳。知者一眼看得破也。三舅尊念當窮甚，然尙有爛穀千斛可賣，若甥此回，直從天甯洲借盤纏耳。借來借去，有何了時。此生安有還債之理？以此知甥尤不可不急學道也。不然，牛馬豬狗，輪轉安有極耶！

欽叔陽秀才

院試當極得意，試題近庸，而難於下手，不知公何以措辭。大約善人是狂，有恆是狷，無恆卽鄉原。夫無恆豈易言哉？三代而下，盡是此一種人，馳聲走譽，比善人有恆，更覺完美。善人不踐跡，彼却步步學堯舜，有恆蹣跚涼涼，彼却與物無忤。只是他學無本原，所以仁爲似仁，義爲似義，故曰不可入堯舜之道。聖人之惡，正惡其源頭不清耳。若是尋常虛誇的人，則見者聞者皆知惡之，奚煩大人口頰哉？

張幼于

兩種俱奇物，觀罷卽什襲藏之矣。暮景荒涼，復有此痛，傷如之何？然公自是何點謝敷一輩人，當無奉倩傷生之感。所諭容與少公圖之不一。

伯修



弟以是月復舉一子。舉之朝，張幼于忽送唐六如手書金碧經一，吳匏菴手卷一，弟謂他日可成一段佳話，遂小名曰虎子，而以匏翁字之。近日學問如何？前陶石簀兄弟見訪，自言爲聞見所累。弟謂靈雲見桃，此亦見也，香嚴擊竹，此亦聞也，聞見安能累人哉？因語及永明壽次，弟謂永明見地未真。陶曰：「何以知之？」弟謂永明一向只道此事是可以明得的，故箸宗鏡一書，極力講解，而豈知愈講愈支，愈明愈晦乎？陶亦豁然有深省處，陶生死心切甚。乃弟字公望，爽朗軒豁，大有我家三哥風。良友相逢，政如景星慶雲，偶一相聚，不可多得。會王黃蕭顧諸太史爲我致謝。吳縣有一無孔鐵鎚，欲向貫城市上尋一面塗毒鼓作對，不知阿誰遭毒手者。弟乞休已決，數日內便可作無事人，快哉快哉！

### 李健翁

鶴母霜夫來，知復愉快。蔬園插菊，柳下彈棋，生人之樂止此矣。近病，病不卽好，閱四月未視事。求歸不能卽歸，不知何日得登青葉之樓，眺長江之水，言之淚下。

### 羅郢南

楚吳往來，使者絡繹，見黃鶴則開口而笑。入有餐，出有犒，病者藥，沒者棺，計壺漿行李之類，半歲之內，費不下數萬餘錢，咄哉中郎乃以一官累親家翁矣。瘧來四月，連牘乞歸，尙不得請，邀幸已十痊其五六。終日說官苦，不知病更苦，說做官難，不知求去更難。自入秋來，見烏紗如糞箕，青袍類敗網，角帶似老囚長枷，進退狼狽，實可哀憐，不知丈何以見策？

### 張幼于

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令誠苦我，病解令，病不樂我耶？吳中無足繫去客者，獨大小何君，經年未得傾腸



一吐爲恨耳。

馮琢菴師

讀邸報，知拂衣還里。謬謂趣深泉石，興衰圭紱耳。不意遂抱大痛，殊切惋歎。然以垂白之年，倦遊林下，不謂不適；門施行馬，庭滿芝蘭，不爲不貴，福緣如此，自當含笑蛻去，何恨哉？石火電光，理無常照，鷄骨支牀，昔賢所慮，願益加餐自愛，至於蓼莪之篇，則二三弟子廢吟久矣。宏病五月，屢牘乞休，竟不得請。然宏意已決，賤體稍愈，便當策蹇扣門，與師共窮生死之奧，不朽之旨。興言及此，自覺狂謬，惟師恕之。

丘長孺

去歲一秦賈至，曾寄丘郎書，書中言小修被盜事甚悉，長幾丈餘。來札至，突云無書，丘郎偶忘之耶？抑賈不甘作附書郵耶？可怪。世人無敢不答書者，必如丘郎乃敢不書，然亦真不須書也。何也？他人無書必嗔，嗔必怪，怪必毒，丘郎即不免嗔，然決無毒我理，不須書一。丘郎所喜者，豪俠之客，妖冶之容，山水之勝，病子雖吏吳兩載，耳實未聞，眼實未見，口實未談，顧安得如上事與丘郎描寫之，不須書二。所見伊何，案牘比簿也，所聞所談伊何，焚火圍也，明見萬里也，着實打三十竹皮也，丘郎聞之，亦當爲我解頤否耶？不須書三。夫以三不須書之丘郎，而遇懶一忙二病三之袁仲子，然則鱗鴻之未便，蹤跡之靡定，賈人之浮沉，又可勿論矣。讀來詩無一字不佳，五七言古及諸絕句，古質蒼莽，氣韻沉雄，真是作者。五言律不浮次之，七言律又次之。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迨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黃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爲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爲選，選之不能爲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



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果爾，反不如一張白紙。詩燈一派，掃土而盡矣。夫詩之氣，一代滅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詩之奇之妙之工之無所不極，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然則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決不可觀丘郎詩。丘郎亦不須與觀之。弟一病數月，上官已許放歸矣。過團風，幸出一會，弟先遣人報知。近作頗有得意處，刻成當呈上。

### 湯隕陸

弟以病得休，掛帆歸矣。每聞西湖之勝，欲於燈節前後，杖藜一來，湖水可以當藥，青山可以健脾。逍遙林莽，欹枕巖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參苓丸子矣。但不識關門令尹，能辨青牛氣色不？

### 陶石簣

瘴鬼甚成就我，畢竟成就我去，快哉！弟欲於燈節前後，過西湖養病，便邀君家兄弟盤桓數時，借山水之奇觀，發耳目之昏瞶，假河海之渺論，驅腸胃之塵土。咄咄衰生，不復事人間事，亦不復人世間人矣。有興便過天台，入雁蕩，南涉海，令弟儒巾籠頭，恐不能借，兄當同我。蘇和仲云：「人生遇適意事，不妨便爲之。」此時不爲，直待作閣老歸林下而後爲，恐那時興寄轉闌耳，如何？二兄去後，弟爲作紀事詩一章，書卷頭奉覽。

### 王聞溪

一病五月，幾往泰山治鬼，微福得少痊，然已面如煙，骨如系，肘如戟，移牘歸矣。去吳無可戀者，獨不得數奉教，未盡讀震澤之書，聽君家先世之餘論，爲恨耳。伏枕上不能作長箋，幸照察。

### 江進之

年丈欲弟忍者，忍苦乎？忍病乎？若忍苦則吳縣亦不甚苦，弟與兄遊戲亦能辨之，此不必忍也。若忍病，則病安



可忍。前次與兄談不及數言，坐不及片時，而一勞遂復，淹淹二月，尙不能起，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且世有終日杜門，五月不視事之知縣乎？貪庸甚矣。年丈不諒，誰當諒者？若復不信，試至榻前一看如何？

董思白

一月前，石簀見過，劇譚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觀七十二峯絕勝處，游竟復返衙齋，摩霄極地，無所不談，病魔爲之少却，獨恨坐無思白兄耳。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竟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

曹以新

讀佳作，古質蒼莽，如枯松老柏，疎壑昂霄，不肖迷陽笛耳，聊以引玉，何敢言詩哉？佳賜不敢不領，黃縑已繫水田衣上，子墨便貯豹皮囊中矣。枯坐衙齋，望上官牘如望赦，諸容面盡。

華之臺

不肖抱病謝事，欲於錫城尋一僻居，調攝數月，而交知甚寡。吾鄉王幼度，每會極口推服足下，云不可不一結識，因欲徵惠，覓一居停主。不肖初甚躊躇，未敢汗顏，旣而思之，快士千里同風，丈夫相與，豈必覲面而後成交遊哉。且幼度雋人，不妄許可，幼度友卽吾友也。若以不肖言涉未同，不敢通刺，足下復以未同見訝，則世無男子矣。此世俗之見，旣不忍自待，又安敢以之待足下耶？冒昧奉瀆，不擇市村，但屋瓦可以蔽風雨，牆垣可以遮妻孥，牀几可以坐賓客者皆可。寫至此，亦覺汗顏，惟照原之。解維在卽，良晤有期。

管東溟

寄吳兩載，相知相愛，不盡無人，但其道氣相與，傾肝吐膽者，惟足下一人。初意欲俟亂繩少解，鉛刀稍閒，便欲



追隨，究竟儒佛之奧，商略生死之旨，而猜嫌忽至，謗議遂成。足下深居避影，不肖亦望岫息心，積衷萬斛，一語未吐，豈盡人事，殆亦天意焉。病來五月，鷄骨支牀，面貌如烟，肘指如戟，宦心灰冷，歸腸迫切。不肖雖愚，豈以七尺易一官，不肖行矣。賤眷業已解維，不肖俟印交即發。生年三十，頭毛種種，縱不能驂鸞駕鶴，逍遙雲海，亦當率行胸懷，極人間之樂。奈何低眉事人，苦牛馬之所難，貌妾婦之所羞乎？不肖行矣。

### 孫心易

楚人仕吳者若雲，獨弟以不才，爲鬼神所罰，雖然，安知不爲福？弟性亢藏，不合於世，罪過丘積，眈眈虎視，誰能原我者。二丈聲英華聞，沸躍一時，去後之復，是在仁丈。伏枕字畫醜甚，原之。

### 王子孟晉

有官之樂，卽有官之苦；有病之苦，卽有病之樂；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歸，此病樂也。官病相隨，是消息理，苦樂相生，是輪迴趣。然則世法豈有常哉。以爲樂而甘之，則樂亦苦矣；以爲苦而逃之，則苦亦樂矣。唯有一種至人，觀苦於樂先，故曰不爲福始；耽樂於苦中，故曰行乎患難。若我輩則必待情景既至，而後識之，其去莊周列禦寇遠矣。彭澤非八十日，不知折腰之可憎；隱居非乞一令之難，不知神仙之可學。古人猶爾，何況後生。拂衣西歸，良晤無期，不爲少文之五岳，則當效方朔之金門，僕志定矣。

### 顧紹芾秀才

人生願欲，決無了時。作童生者，以得青衿爲了，然一入學宮，而不了猶故也。作孝廉者，以得烏紗爲了，然一登甲第，而不了猶故也。未得則前途爲究竟，塗之前又有塗焉，可終究歟？已得則卽景爲寄寓，寓之中無非寓焉，故終身馳逐而已矣。且夫生之急於貴，死之甚於賤審矣。一童子辨之，豈必賢知而後決哉？然而今之作推知者，恨不一



日卽三載也。何也？以促三載，有京官之利也。官台省者，恨不一日卽八九載；官翰苑者，恨不即時髮白齒落也。何也？以老科道有堂卿之利，老翰林有入閣之利也。愛富貴之心，甚於愛生，惡貧賤之心，狠於惡死。茫茫不返，滔滔皆是，卽賢智或不免焉。愚哉貪哉！病中勘得此機甚透，故果於拂衣。小刻二種寄上。

何常熟

身雖愴人，幾爲儂鬼，脫冠西行，實出無奈。丈英聲騰躍，不肖欽慕久矣。共事以來，僅一交臂而失之，無論肝膽未罄，卽皮毛髮膚之言，不及吐露一字。人生離合，信有制哉。

朱司理

走蕭散無用人也。一入吳縣，如鳥之在籠，羽翼皆膠，動轉不得，以致鬱極傷心，致此惡病。大抵病因於抑，抑因於官，官不去，病必不痊。今聞上官有予假之命，是活埋我也。死無日矣。夫君行令，臣行意，掛冠神武，擁被北窗，天子不能行之於臣下。矧悠悠聖世，原無錮人以官，待人以死之理。拚一黜廢，何求不得？而奈何草菅性命，必欲羈之縶之，走豈無脛者哉。妻孥行李，皆已發行，走亦刻日去矣。千萬轉達，至望至望。

又

下吏有何高致，欲效梅福陶潛輩，政無奈病苦何耳。上官加意，豈得不知，但下吏有一切喻：夫美女贈人，人爭悅之，然不可以贈病者，何也？謂其有損無益也。今官之可好，雖如美色，病者得之，適以戕生，左手自刎，右手得天下，愚者不爲也。故贈病人莫如藥，贈病官莫如歸，事有相反而實相成者，此之謂也。明公旣爲下吏擔當決去，稍需未爲不可。但眷屬皆發，孤苦之甚，病勢益深，恐三五日不能待矣。



徐庶心先亂，陶潛懶愈堅，此不肖近况也。欲一日留地方何可得，父老攀留，見此中人心之厚。然不佞去志已如離弓之箭，入海之水，出嶺之雲，落地之雪矣。問長洲公當知我苦心，諒之。

### 錢象先

僕極口項斯久矣。茂苑雖多士，當今無出公右者。曩於長洲亂集中識之，明月夜光，見者稱寶，奚必波斯胡哉？一病六月，竟爾拂衣，方陶爲多，方潘爲少，鄙薄何敢執鞭古人，如蟲蝕木，偶爾成文耳。三都賦成否，世不乏玄宴先生，何必僕也。讀扇頭作，是齊梁高手，僕陽五伴侶耳。小刻奉博一笑。

### 王百穀

衝齋荒寂如野寺，幸一二老成不棄，時復見枉，奇談逸語，驅却兩年塵土腸胃。但恐機緣漸熟，別腸益苦，奈何？小集四冊致上，拙語數首錄呈，請教。

### 朱司理

乍脫宦網，如遊鱗縱壑，倦鳥還山，向非明公假其毛羽，亦何以得此。吏隱吳門，箬書數種，略有可觀，刻成當呈上求削，走性與俗違，官非其器，萬念俱灰冷，唯文字障未除。曳尾山中，但得任意歌咏，鼓吹休明足矣。立德立功，自有青雲故人在，明公勉爲之，毋遽生心丘壑也。兩年爲格套所拘，不得少吐寸腸，便中略布區區。容專使致辭。

### 徐漁浦

吏吳兩載，罪過丘積。唯足下若以爲可教也者，每至名園，則談笑移日，絲肉競作，不肖亦每每心醉而歸。不意一病，遂至睽別。綠華朱池之約，竟落夢境。人生離合，信有制哉。吏道如網，世法如炭，形骸若牴，可以娛心意悅耳目者，唯有一唱一詠一歌一管而已矣。過此則有太上之至樂，窮天地之奧妙，發性命之玄機，究生死之根源，別儒佛



之同異，足下倘有意乎？不肖願執鞭策而從事矣。家舅手卷妙甚，恨無大作耳。冊上願乞一言，以光丘壑，不肖住梁溪，約有月餘，不知冊可待不？小刻二冊，呈覽請教。

范長白

讀家邨公卷尾詩，清新婉麗，有唐名家風，健羨健羨。不肖於韻語不能作，而意頗好之。吏網縛人，遂令三寸之管，截爲刀筆，騷律之學，飾爲爰書，面貌塵土，腰肢卷曲。卽文雅若足下，未得傾腸吐露一語，吏道穢雜如此，身非木石，安得不病，病又安得不卽歸也。小刻二種呈上，詩皆少時之作，無可觀者，聊資捧腹。吏吳有錦帆集，刻成當專致請教。

江進之

序文佳甚，錦帆若無西施當不名，若無中郎當不重，若無文通之筆，則中郎又安得與西施千載爲配，并垂不朽哉。一笑。

倪崧山

與仁兄共事一方，未緣一通聞問。大約手疲於僉判，眼疲於簿領，心疲於錢穀，腰疲於曲折，自無閒工夫通書問郵，此縣官常態也。仁兄倘亦同之耶？一病五月，遂爾投冠，今已放舟五湖，作物外人。會敝社友陳太府，幸道袁生，已是投林倦鳥，縱壑遊鱗，秋杪或有黃山白岳之遊，爲貯美酒三十石可也。餘非所望也。

王瀛橋

病是苦事，以病去官，是極樂事。官是病因，苦爲樂種。弟深得意此病，但恨害不早耳，一笑。

江進之



弟意欲往杭，無他，不過欲尋閑淡之方丈，遠閨閣之佳人，寫山水之奇勝，充貧官之囊橐，稍暖即圖歸計矣。窮博士有何好趣。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海。候恩命下，即自上一乞休本，了却前件，作世間大自在人。直待江郎作吏部尚書，三年後，髮白齒落，然後將一粒金丹，點化江郎，同證大果，豈不快哉。所云事不敢勞兄，只欲見兄知得耳。若以世情得度者，應現世情身而爲說法，如何？

### 黃綺石

一病幾作吳鬼，幸而得請，此天憐我也。病時每每怨天，及官去病痊，始知天意止欲奪弟官，未嘗欲奪弟性命也。則又感念此翁，以爲真具天眼，真不愧作天。何也？弟實不堪作官，奪官何害？官實能害我性命，則奪官正所以保全之也。乍脫塵網，如巨魚縱大壑，揚鱗鼓鬣，不惟悔當初無端出宰，且悔當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覓什麼鳥舉人進士也。弟生平好作迂談，此談尤迂之甚，然在弟受用如此，亦怪井底蝦蟆不得也，一笑。

### 李本建

弟近日宦情，比前會兄時，尤覺灰冷。已謀一長守丘壑計，擲却烏紗，作世間大自在人矣。少時望官如望仙，朝冰暮熱，想不知有無限光景，一朝到手，滋味乃反儉於書生。至於勞苦折辱，不啻千百倍之，奈何不令人催撞息機也。辟如嬰兒見蠟糖人，啼哭不已，及一下口，惟恐唾之不盡。作官之味，亦若此耳。小修在家應考，那得閑工夫到白下，傳言甚可笑。舊說吳語可信一半，如此看來，那一半也是虛的。然則阿婆蓋盡與人矣，安得一毛屬自己耶？笑不盡，歎不盡。

### 聶化南

敗却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已安排



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遙纏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不日開府楚中，爲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爾時毋作大貴人，哭窮套子也。不誑語者，兄牢記之。

屠長卿

欲與長卿一別，而竟未能，俗吏之縛束人甚矣。明年將掛冠，從長卿遊，此意已決，會湯義仍先生，幸及之。

曹以新王百穀

連日頭眩目昏，嘔血數升，恐遂不能起，未免以墓文累大筆也。奈何哉！奈何哉！不肖此時唯首邱是望，報劉又屬是二着矣。嗟夫！聖明在上，小臣雖不敢效彭澤之顰，曳漆園之尾，然亦安可以性命殉官爵耶？鄙志決矣，高明察之。

王衷白

聞近日精進甚，何無一字相示？弟自去秋，百事叢冗中，忽然悟得身在吳縣作官。比來舌頭已入口內，眉毛亦闔眼上矣。不知衷白頭顱已覓得未有便報我。空書遞上，甚不雅觀，然亦不敢說窮。平生最嫌哭窮的人，今日安可效之？笑笑！

張幼于

次君何名，一時失記，非難記也，幸示。已爲君家兄弟得二詩，隨當錄呈。

張幼于

擲却進賢冠，作西湖蕩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狀。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斷區緣，再不小草人世矣。快哉！昔士安作傳，不錄兩翼，六百日縣令，恐遂不得與幼于同傳，但彭澤黔婁，業已先之，舊史俱編入隱逸矣。



何恨哉！

### 馮秀才其盛

割麈網，升仙轂，出宦牢，生佛家，此是塵沙第一佳趣。夫鸚鵡不愛金籠而愛隴山者，桎其體也；鷓鴣之鳥，不死於荒榛野草而死于稻梁者，違其性也。異類猶知自適，可以人而桎梏於衣冠，餒養於祿食耶？則亦可嗤之甚矣。一病幾死，幸爾瓦全，未死之身，皆鬼獄之餘，此而不知求退，何以曰人病中屢辱垂念，忽承大士之賜，甚愜素懷，走欲言之久矣，謝不盡。

### 陶石簣

病夫竟解官矣，至湖上矣。君家兄弟幸如約，早過一譚。病夫此來，攜得有二十斗珠璣，當與君家兄弟共之。

### 湯隕陸

聞鹽使者方至，因憶令君端執手板，奔波道旁，腰肢爲之作痛。麴蘖之賜，感不可言，紛囂中不忘故人乃爾。昨與友人言，吾儕居此，但得地主不餉，王不留行足矣。何緣復得此橫施哉？來札云：「酒畢再來取。」此一語甚妙，弟讀畢捧誦再過，復令小奚取筆，旁加數圈，然則弟可謂勇於服善者矣。

### 朱司理

住錫山頗悶，將戒舟而撫臺音至云，當候部覆，以是益悶。遂乃放舟西湖，極意縱觀，六橋感子瞻之陳跡，西陵歎綺羅之芳草，鳳林覓鳥窠之旁枝，孤山夢處士之梅鶴，盤桓數月，宿痼爲之頓解。無何，而陶周望至，約以是月遍觀飛來五雲諸勝，計桃花落後，便可卒事。近又聞黃山之中，有一異人，甚得無生之旨，益深企慕，將遂策杖而往。如能因病發藥，療我百劫糾纏之病，不肖將祝髮而從事，永作方外人矣。任心到此，安得不適，又安可責以人間世哉？



南北東西，隨緣卽住，一破納頭，安往而不得貧賤者乎？初意欲作一書，辭諸上官，既而思之，貧賤之人，姓名不祥，不宜入簡牘。又欲具刺則不敢，乎板則無謂，以此自告免狀。上官如明公者能幾人，敢作如此放肆語耶！着屐頗忙，顛狂滿紙，唯恕察。

江進之

西湖桃柳之勝，綺羅之豔，山水之奇，大率言不能盡。近得陶石簣同遊，尤佳。石簣甚稱吾兄兩敘。近聞黃山有一異人，踪跡奇祕，不肖將遂往觀之。或卽渡江，探會稽五泄，或泛海參十二面大士，或從海道入雁蕩，下武夷，俱未可知。但有好山水，有米糧，一月也得，一年也得，不必安排。前欲作字謝上官，自今思之，亦沒來由。既已投却烏紗，作一刻自在人，尙可寫蠅頭手本，舊屬知縣字樣，污人眼目乎。省得一事，是一事便宜，此山人家窮算計也。一笑。

梅客生

走一病六月，竟爾改官。前者從枕上得尊札讀之，痛快不可言。因笑謂家人曰：「梅公不難捨開府，袁生何有一小小知縣耶？」既而思之，知縣賤而卑，捨之甚易，開府貴且尊，捨之甚難，知縣可捨，開府不可捨也。何也？開府無簿書牛馬之累，終日高坐堂皇，其折腰跪拜者，皆金紫也。既不妨食酒，又不妨好色，又不妨參禪，開府官漸大，位漸高，三年一蔭，六年二蔭，若作二十年，便蟬聯奕世矣。三者皆高名厚利，不可捨之實也。操此三捨不得，而梅公必欲捨，袁生必欲勸梅公捨，豈不迂而不更事哉。顧冲菴用世好漢也，蔣蘭居廉謹醇儒也，冲菴豪傑人，蘭居眞學道人，不肖聞之阿三如此，俟明公異日鑒定。阿三至吳卽歸，卓老一袈裟地，竟不能有天下事，安得復以理論哉。

虞長孺僧孺

溪上落花詩，妙甚。夜來讀之，至不能寐。何物無情，作此有情語，兩髮僧不憂破具戒耶？連日坐酒食地獄，稍得



出頭，當攜舊歷尾來，與二公對揮，二公真何氏兄弟再來也。然求不談理，亂不戒饑，二公見處，又高古人一着子矣，何代無奇士哉！

### 孫心易

一月住西湖，一月住鑑湖，野人放浪丘壑，怡心山水。一種閒淡，不敢輕易向官長言，恐無端惹起人歸思，冷却人宦情，當奈何？弟前路未知向何處去，唯知出路由路而已。山行之忙，忙於作官，草草奉復，不多及。

### 羅澄溪

病賤罷官之人，姓名不祥，不宜入簡刺，以是道山陰時，不敢通一字。舟過蕭山，偶爲探子知得，自恨魚服不深，然亦竟夜引去。草茅禮數，自當如此，非敢爲倨傲也。分俸過修，謝謝，果然之腹，乃得一月糧，何幸如之。

### 與仙人論性書

讀吳觀我問答文字，知師卓識玄旨，斷斷乎以形神俱妙爲期，下士賤士，踴躍慶幸之不暇，何敢妄置一辭。雖然洪鐘法鼓，不叩不鳴，浮漚細沫，巨海不擇，試竭蛙腸，敢陳膚論。夫心者萬物之影也，形者幻心之托也，神者諸想之元也。生死屬形，去來屬心，細微流注屬神。形有生死，心無生死，心有去來，神無去來。形如箕，然諸仙赴箕，偶爾一至，箕之成壞，無與於仙。若使爲仙者，認箕爲我，必欲使之堅固不壞，則亦愚惑甚矣。心雖不以無物無，然必以有物有，辟之神若無箕，則無所託，因問有對，因塵有想，因異同有分別。此心無前塵，與瓦石無異，故曰妄言，妄者言其謬妄不實，如俗言說謊扯淡是也。神者變化莫測，寂照自由之謂。然莫測卽測，自由亦自，自卽有所，由是何物。極而言之，亦是心形鍊極所現之象，雖脫根塵，實不離根塵。經曰：「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是也。識卽神也。玄沙云：「縱汝到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逐波濤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正是指此神識。此識生天生地，生人生



物，不識不知，自然而然。從上大仙，皆是認此識爲本命元辰，所以個個墮落有爲趣中，多少豪傑，被其沒溺，可不懼哉。然除却筭，除却形，除却心，除却神，畢竟何物爲本命元辰，弟子至此，亦眼橫鼻豎，未免借註脚於燈檠筆架去也。笑笑。夫師現今有知所不足者，非身也，一靈真性，亙古亙今，不所足者，非長生也。毛孔骨節，無處非佛，是謂形妙；貪嗔慈忍，無念非佛，是謂神妙；天堂地獄，無情有情，無佛非佛，是謂拔宅飛身，但恐師未到此境界耳。若透此關，我身我心我神，皆如鏡中之影，水上之沫，有何間圖度爲他計算長久哉？一切計較，皆緣見性未真，誤以神識爲性。既誤認神，便未免認神之軀殼，便將形與神對，性與命對，故曰性命雙修，形與神對，故曰形神俱妙。種種過計，皆始於此。若夫真神真性，天地之所不能載也，淨穢之所不能遺也，萬念之所不能緣也，智識之所不能入也，豈區區形骸所能對待者哉？鄙意如此，不知玄旨以爲如何？唯終教之。

陳正甫

近日挈盧邀輩，竦身青雲，偶爾飛錫至此，問此下界人，始知爲尊兄國士。既爾狹路相逢，不得不爲作三日留。城外淨室乞一間，須淨而香乃可，不則打掃斗山上書室也。留款大約不過三日，卽往齊雲，幸勿令人知。

伯修

弟以二月初十離無錫，與陶石簣兄弟，看花西湖一月，不忍極言其樂。復與石簣渡江，食湘湖蓴菜，探禹穴，吊六陵，住賀監湖十日。又復從山陰道過諸賢，觀五泄，流連數日，始從玉京洞歸。平生未嘗看山，看山始於此。已又至杭，挈諸君登天目，住山五日。天目奇勝，甲於西浙，又欲赴山中之約，因便道之新安，爲陳正甫所留，縱談三日，幾令斗山諸儒，逃遁無地。已復道巖鎮，客潘景升家，東西南北名士湊集者，不下十餘人，朝夕命吳兒佐酒度曲，擬卽發足齊雲，遊竟從新安江順流而下，將攜家住南中過夏。自墮地來，不曾有此樂。前後與石簣聚首三月餘，無一日不



遊，無一遊不樂，無一刻不譚，無一譚不暢，不知眼耳鼻舌身意，何福一旦至此，但恐折盡後來官祿耳。潘景升志氣  
有趣，是丘大袁三一輩人，已約同至杭，道蘇之白下矣。西湖看花是過去樂，巖鎮聚首是現在樂，與諸客南遊，是未  
來樂。此後家何處，客處何，總不計較，以世上事，總不足計較也。丘大亦客南中，賈居秦淮，弟已約爲隣。近來詩學大  
進，詩集大饒，詩腸大寬，詩眼大闊，世人以詩爲詩，未免爲詩苦，弟以打草竿劈破玉爲詩，故足樂也。石簣間一爲詩，  
弟無日不詩，石簣無日不禪，弟間一禪，此是異同處。虞長孺兄弟，有名士之致，但其學問，大有可商。每云悟後方可  
調心，神通出方是佛，大率爲教典所誤。僧孺頗有悟機，只爲執定己見，不肯虛心參訪，不會遇着一個大力量宗師，  
所以執藥成病，然却是吾輩益友。於陳正甫處，得圓覺解，是圓覺解老兄耳。正甫道心切甚，但無奈太爺高道低，太  
爺大道小，太爺聰明道癡，以此對面不相識。山中人已約至吳孝廉家，弟轉首卽會他，未知彼度我我度彼。吳觀我  
去歲住山五月，眼尙醫不好。觀我不急自家眼，而急娘生眼，又自家一雙光光眼，不肯看人，而反欲借金篋於他手，  
不亦惑乎。法會兄弟，近日精進如何？

### 趙無錫

弟看花西湖，訪道天目，往返吳越間四閱月。足之所踏，幾千餘里，目之所見，幾百餘山，其他登覽贈寄之作，亦  
幾成帙。丘壑日近，吏道日遠，弟之心近狂矣癡矣。聊述其顛末，以博尊兄一笑。賤眷居錫城久，似爲部下人，卽欲移  
家之瓜步，仙舟乞借一行。

### 沈廣乘

浙西之山，無過天目，奇邃不可言。白嶽石亦奇，但稍板，大爲天目所形，若使先登白嶽，不知賞識當何如也？山  
固有遇有不遇哉！



徐崇白

辱遠使，知公念我。遊惰之人，都無毫忽人世想，一切文字，皆戲筆耳。豈真與文士角雌雄耶？至於性命之學，則真覺此念真切，毋論吳人不能起余，求之天下無一契旨者。俗士不知，又復從而指之，可笑哉。禪自有機有鋒，生所說者皆機也。鋒也。學問中事，豈宜令文人墨士觀哉？數日圖歸，方子公或上岸，生徑行矣，幸勿跡之。

王伯穀

讀來敘，佳甚。往歲會諸名士，都無一字及禪。以故令吳時，每以吳儂不解語爲恨，不知百穀之有意乎禪也。然則僕之不能盡百穀者尙多，奚獨禪也？吳越佳山水，登覽略盡，恨不能一一舉似。叔義去時，忽忽未及報謝，舟中勸數字，托小白轉之。

錢象先

扇頭諸絕，鮮妍如花，淡冶如秋，葱翠如山之色，明媚若水之光。林和靖陳無已不足道也。鄙薄不能屬和，奈何？吳越佳山水，登覽略盡，詩文已又成帙，恨不令錢郎讀之。擬卽往棲霞度夏，有興能棹一舟相訪乎？

華中翰

一別三月，往返二千餘里。家屬居尊宅若家，不肖望梁溪若鄉。賈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不免有牢騷意，若僕則樂之矣。人豈兒女也哉？而思鄉乎？夫鄉者愛憎是非之孔，愁慘之獄，父兄師友責望之藪也。有何趣味而貪戀之？浪仙亦愚矣哉。妻孥僮僕，若將終焉，此尤事之極奇者，非賢主人真心愛客，焉得有此？謝謝。但此地去蘇太近，今回亦不可久，便欲移之瓜步矣。小詩成帙當致上。

王伯穀



方小白來，已致一牘，遺之耶？抑尙未及投耶？本擬夜道姑蘇，不意爲邏卒所得，江侯以船逆之，寶帶橋，至寒山痛飲而別。聞曹以新遂不祿，可傷！衙齋聚首三人者，亡其一矣。此翁無子，身後得無他慮，是人間第一快活事。但尙有一女，亦是業障。男女有何佳處？徒爲老年增幾重累，至死猶閉眼不得苦哉。前過白嶽，見求子者如沙，不覺顰蹙。僕亦隨衆，命道士通詞，但云某子已多，後此只願得不生子短命妾數人足矣。聞者笑之，因書之，并博足下一笑。明日遂行，買舟恐亦無及，野人誓守丘壑不出矣。會晤之間，當在天宮佛土中耶？眼前事如牛毛，然今日牛毛，明日龜毛矣。唯有禪誦一事，近可以消遣時日，遠可以乞果來生，不肖所以自勵勵足下者，惟此一事。

### 朱司理

下走此行，甚不唐捐。自春徂夏，耳目旣奇，良朋復多，觸思驚心，大獲利益。往猶見得此身與世爲礙，近日覺與市井屠沽，山鹿野獐，街談市語，皆同得去，然尙不能合污，亦未免爲病。何也？名根未除，猶有好淨的意思在，於是有譽之爲萬人則喜，毀之爲小人則怒，與人作清高事則順，作穢鄙事則逆。蓋向只見得淨不妨穢，魔不礙佛，若今則活將個袁中郎拋入東洋大海，大家渾淪作一團去。維摩經所謂外道六師，彼所墮者，此亦隨墮是已，豈易到哉。大約世人去官易，去名難，夫使官去而名不去，戀名猶戀官也。爲名所桎，猶之桎於官也，又安得徹底快活哉？前會陳正甫，比往似覺大進，會間作何語？下走已挈家之真州候船，會晤何時？言之痛切。

### 吳敦之

東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時花，婉弱可愛。楚中非無名山大川，然終是大漢將軍鹽商婦耳。自春徂夏，遊殆三月，由越返吳，山行殆二千餘里。山則飛來，南屏，五雲，南北高峯，會稽，禹穴，青口，天目，黃山，白嶽，水則西湖，湘湖，鑑湖，錢塘江，新安江，而五泄爲最勝，在諸暨縣百里外，百幅鮫綃，自天而掛。洞則玉京，煙霞，水樂，呼猿之屬，玉京奇



甚。泉則龍井，虎跑，真珠之屬。其他不記名者尙多。友則陶周望，公望，虞長孺，僧孺，王靜虛，皆禪友也。然皆禪而詩。汪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皆詩友也。然皆詩而雋。就中唯周望與弟相終始，相依三月。僧則雲棲，戒山，湛然，立玉，雲棲古佛，戒山法主，湛然立玉禪伯也。其他瑣瑣者，固不暇辱紙筆。所可喜者，過越於亂文集中，識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詩人，王李爲之短氣。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闊，紹興擦粉太多。岳墳無十里朱樓，蘭亭一破敗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飲酒，潘景升愛客而囊無一錢。其他浪遊之趣，非筆所能描寫。兄見帖自當會之。弟遊覽詩章，近亦成帙，其中非驚人語，則嗔人語，嗔人者爲人所嗔也。昨長洲公已覓去發刊。弟嘗謂天下有大敗興事三，而破國亡家不與焉。山水朋友不相湊，一敗興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敗興也；遊非及時，或花落山枯，三敗興也。弟茲遊可謂兼之，可謂前生報緣哉。

管東溟

湖上棲息一月，與良友相對，一味以觀山玩水爲課。如食荔枝，中邊皆甜，快活無量。後聞五泄天目之勝，乃復支策去，始知修行無過幻住者。流連月餘始歸。世人眼如豆，見如盲，一切是非議論，如甕中語，日月塚中語，天糞擔上語，中書堂裏事，便勝得他，也只如勝得個促織，就輸些便宜與他，也只當撒塊骨頭與蟻子而已。焉有堂堂丈夫，與之計較長短哉？求正牘刻成，遂爲後生津梁，利益不淺。謙嘿箴可謂警切，生犯此病久矣，當佩之以爲弦韋。明日遂行，不能奉侍，奈何？

徐問卿

定功果有效，其益無量。但不知所守者，中黃耶？良背耶？抑數息耶？夫定亦難，有出有入，非定也，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卽出卽入，亦定也，故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然定有大小，小定卻疾，中定卻老，若大定則卽疾。



卽定，是老亦定，豔舞嬌歌，無處非定。華嚴經曰：「一身入定，多身起，多身入定，一身起。」是此定也。請以質之同伴老僧如何？僕少時曾於小中立基，枯寂不堪。後遇至人，稍稍指以大定門戶，始得自在度日，逢場作戲矣。天長人短，鬼多仙少，安得以浮泛不切之事，虛費此少壯日子哉？公欲求定，當識其大者，不然燦爛名園，粉黛歌兒，俱成剩物矣。如何？

### 張幼于

讀來教，一字一語，具見真切，然非不肖本懷。不肖豈習爲令者？一處劇邑，如獼猴入籠中，欲出則主者反局，欲不出又非其性，東跳西躄，毛爪俱落，主者不得已憐而放之，僅得不死。習於令者，爲若是耶？至於詩，則不肖聊戲筆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談。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喜秦漢，僕則曰秦漢無文。世人卑宋黜元，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昔老子欲死聖人，莊生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己出，不會依傍半個古人，所以他頂天立地。今人雖譏訕得，卻是廢他不得。不然糞裏嚼渣，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圍紮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在而不詩哉？不肖惡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矯枉之過。公謂僕詩亦似唐人，此言極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僕似唐之詩，非僕得意詩也。夫其似唐者見取，則其不取者，斷斷乎非唐詩可知。旣非唐詩，安得不謂中郎自有之詩，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意耶？僕求自得而已，他則何敢知。近日湖上諸作，尤覺穢雜，去唐愈遠，然愈自得意。昨日已爲長洲公覓去發刊。然僕知幼于之一抹到底，決無一句入眼也。何也？真不似唐也。不似唐，是干唐律，是大罪人也，安可復謂之詩哉？僕往贈幼于詩，有「譽起爲顛狂」句。顛狂二字甚好，不知幼于亦以爲病乎？僕非真知幼于之顛狂，不過因古人有不顛不狂，其名不彰之語，故以此相贊。如今人



送富賈則曰俠，送知縣則曰河陽彭澤，此套語也。夫顛狂二字，豈可輕易奉承人者？狂爲仲尼所思，狂無論矣。若顛在古人中，亦不易得，求之釋，有普化焉。張無盡詩曰：「槃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是也。化雖顛去，實古佛也。求之玄，有周顛焉，昔高帝所禮敬者也。玄門尤多，他如藍采和，張三丰，王害風之類皆是。求之儒，有米顛焉，米顛拜石，呼爲丈人，與蔡京書，書中畫一船，其顛尤可笑。然臨終合掌曰：「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去。」此其去來，豈草草者？不肖恨幼于不顛狂耳。若實顛狂，將北面而事之，豈直與幼于爲友哉？至於所說吳儂不解語，則尤與幼于無交涉。夫家伯修與王以明，皆真切學佛人。伯修書本問學問，何故系之以園亭歌兒？若曰吳中解禪語者，惟此輩爾，夫園亭非有知之物，安得謂之解語？此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者也。此禪機也。以明書意同。夫吳中詩誠佳，字畫誠高，然求一個性命的影子，百中無一，千中無一，至於文人尤難。何也？一生精力盡用之詩文，草聖中也。幼于自負能談明理，所明者果何理耶？他書無論，卽如敝篋諸誦，幼于能一一解得，不如何是？「下三點」如何是？「扇子跳踉上三十三天」如何是？「一口吸盡西江水」幼于雖通身是口，到此只恐亡鋒結舌去，然則幼于尙不得謂之解語矣，况其不逮幼于者耶？僕自知詩文，一字不通，唯禪宗一事，不敢多讓。當今勁敵，唯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鍊衲子，久參禪伯，敗於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幼于不學禪，安得攬入其中，與虛幻荒唐之人，交鋒比勢哉？夫不肖自知幼于，不必幼于之解語，楚語閩語倭語，處處鄉談，土音不同，不必幼于之皆解。夫幼于之不解中郎語，猶中郎之不解幼于語也。天下事何必同而後快哉？王二先生往往好事者，造不根之言，故不肖於集中特一辯白，然如王如曹如公家兄弟，皆不肖所敬者，決不在不解語之列。信筆鋪敘，不覺滿紙，不肖近於顛矣。幼于既不愛顛，請以自贈如何一笑。



初一日從無錫發舟，僅抵惠山，今日可到常州矣。越行諸記，描寫得甚好。諸語居十之七，莊語居十之三，然無一字不真。強似如今作假事假文章人看，當極其嗔怪。若兄決定絕倒也。近日作文如兄者絕少，敝篋之敍，謹嚴真實，錦帆之敍，流麗標致。大都以審單家書之筆，發以真切不浮之意，比今之抵掌秦漢者，自然不同，所以可貴。解脫更乞一敍。前見湯海若作二虞溪上落花詩引子，妙甚，脫盡今日文人蹊徑。長孺爲弟敍，亦極其詼諧，皆至文也，弟不可與俗士觀耳。

### 李季宣

世有耳甚熟而目不識，聞名若古人而生實同時者，若僕於兄是已。僕投冠西歸，江水如沸湯，不可行，姑欲卜鄰真州。僕南中交遊甚少，不得不告之尊兄。夫士未有道魏不見信陵，入洛不投張華者也。敬遣一介先之。城內外寬淨居處，乞爲僕覓一所。

### 桑武進

兄丹鼎成矣。乘彼白雲，升於帝鄉，當在旦暮。弟學道遇魔，墮落傍生趣者也，何足多尙。榜人晨發，弟在夢寐中，及醒始知舟行十餘里，悵惘不可言。弟如經霜之葉，入春之冰，壯心消耗已盡，獨留此區區皮骨，了却前生交捉衽衣債耳。猢猻入果園，豈有出理？後期那復可知，言之魂銷。

### 錢象先

僕暫時卜居真州，真州有友人李季宣，快士也，頗消客子岑寂。而黃山詩俠潘髯，以季子婚至古亭；浪子丘大，買居桃葉，亦以次將至。子公與僕同形影，相聚不必言。近日維揚亦有幾雋人可與語者，以茲衰生頗過快活日子，不致落莫，獨恨東南風不爲我吹送錢郎至耳。百穀無恙，可喜可喜。數日前白下有人浪傳惡信，僕驚愕，殊朦朧，訛



言耶？染房耶？抑妬婦之口耶？可怪可怪。曹以新後事，諸皆可略，但其遺文，不可不爲刊行。不然，亦當輯而藏之，免爲酒瓶酸甕所苦，是在百穀與吾兄耳。輓詩字字涕淚，僕當勉和。解脫爲江令索刊，計當完矣。

江進之

弟暫棲真州城中，房子寬闊可住。弟平生好樓居，今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淨，東西南北風皆可至，亦快事也。又得季宣爲友，江上柳下，時時納涼賦詩，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肯說之話，事他人不屑爲之事，頗覺受用。過陶元亮王無功日子。天蓋見弟兩年喫苦已甚，故用此相償，不然，何故暴得清福如此哉？近日讀古今名人諸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識見，真不可及。夫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亂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麗，痛快其繁也，晦也，亂也，艱也，文之始也。如衣之繁複，禮之周折，樂之古質，封建井田之紛紛擾擾是也。古之不能爲今者也，勢也。其簡也，明也，整也，流麗痛快也，文之變也。夫豈不能爲繁爲亂爲艱爲晦，然已簡安用繁，已整安用亂，已明安用晦，已流麗痛快，安用齜牙之語艱深之辭？辟如周書大誥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尙可作告示，不毛詩鄭衛等風，古之媠詞媒語也，今人所唱銀柳絲掛鍼兒之類，可一字相襲不。世道旣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張左之賦，稍異楊馬，至江淹庾信諸人，抑又異矣。唐賦最明白簡易，至蘇子瞻直文耳。然賦體日變，賦心亦工，古不可優，後不可劣。若使今日執筆，機軸尤爲不同。何也？人事物態，有時而更，鄉語方言，有時而易，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廬楠諸君不知賦爲何物，乃將經史海篇字眼，盡意抄謄，謬謂復古，不亦大可笑哉！作字時，適案上有賦，故偶及此，不知話之長也。解脫詩已刻完，末後二卷謹錄上，幸早錄成之。

與王給事

兩過共城，皆值翁兄遠出。百泉九山之勝，雖一再收，而三湖白鹿，終落夢想間，未卜何日得遂此遊也。近處有



黃花山，爲太行異境。元人詩云：「黃花山上知名寺，荆浩關仝得意山。」卽此地也。此卽所謂林慮山也。去此可百里而遙。初意欲偕翁兄同往，既不值，遂興盡。其中有地可避世，南渡後高士所常住足者，翁兄不可不一往也。九山之顛，三弟有題字，百泉，弟有記有詩，然皆去歲作，新記尙未成，容續致之。

### 答陶石簣編修

得來札，知兩兄在家參禪。世豈有參得明白的禪？若禪可參得明白，則現今目視耳聽，髮豎眉橫，皆可參得明白矣。須知髮不以不參而不豎，眉不以不參而不橫，則禪不以不參而不明，明矣。

### 答梅客生開府

近日與西卿往來甚密，西卿聰明可人，至其老成練達，實僕之師。近復發心學道，僕謂西卿心則不可不發，道則不必學，西卿以爲然。邸中無事，日與永叔坡公作對。坡公詩文卓絕無倫，卽歐公詩文，當與高岑分昭穆，錢劉而下，斷斷乎所不屑。宏甫選蘇公文甚妥，至於詩百未得一，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青蓮能虛，工部能實；青蓮唯一於虛，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唯一於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蘇公之詩，出世入世，粗言細言，總歸玄奧，恍忽變怪，無非情實。蓋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絕千古。至其遒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氣運使然，非才之過也。今代知詩者，徐渭稍不愧古人，空同才雖高，然未免爲工部奴僕，北地而後，皆重簷也。公然侈爲大言，一唱百和，恬不知醜，噫，何可令有宋諸君子見哉。

### 答陶石簣

石簣寄伯修書云：「近日看宗鏡錄，可疑處甚多。卽如三界唯心，一切惟識二語，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翁翁行不得。」又問伯修：「此事了得了不得？」記去歲此時，正與兄登天目。今弟走驢灰馬糞中，而兄亦閉門讀書，雖



較之弟，少爲安閒，而離索之苦，當倍於弟幾十分也。讀來書，極知真切。但既云「唯心」，一切好惡境界，皆自心現量也；更何須問行與不行，此何異牛肚中蟲，計量天地廣狹長短哉？夫三歲孩兒說得，此是三歲孩兒神通也，八十歲翁行不得，此是八十歲翁衰頹也。於本分事何涉，而自作葛藤耶？了事不了事，此在當人，但不知兄以何爲了？若以不疑爲了，則指屈項伸鼻高眼低，種種可疑者甚多。若石簣又謂指屈項伸鼻高眼低，此是當然，原不足疑，則世間舉無可疑者矣。若以不怕死爲了，世間自有一等決烈男子，甘刃若飴者矣，可俱謂之了生死乎？且夫怕死者，爲怕痛也，痛可怕，死獨不可怕乎？又怕死後黑漫漫，無半個熟識也。今黑夜獨坐，尙可怕，何況不怕死後無半個熟識乎？弟於怕死怕閻羅，雖不敢預期，然怕痛怕黑夜獨坐，則已甚矣。兄縱不澈，決不以怕痛怕黑夜爲有疑於道明矣，何獨至於死而疑之？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所謂遠人者，遠人情也。知人情之道，則知兄之證聖，與一切人之爲聖人久矣，又安問了不了哉？小說載一擔夫，爲聖僧肩行李入山。途中問曰：「觀公威德，與佛何別？」聖僧曰：「佛自在，我却不自在。」擔夫乃聳肩疾走而言曰：「你看我有甚不自在？」聖僧具天眼者，卽時見夫相好具足，因合掌作禮，取行李自肩。行未數步，擔夫忽念：「彼從萬劫修來，尙未成佛，我乃凡夫，安得詎爾？」念未既，聖僧見擔夫威光頓滅，因訶之曰：「爾依前不得自在矣，速荷擔去。」此語淺率，大有妙義。願兄着眼，無作退心擔夫也，笑笑。

答梅客生

飢急於名，飽急於樂，口腹急於身體。欲不教學何可得？且教學則永無大官之望，亦無長在仕途之望。不唯官閒，而心亦閒，可以一意讀書也。

又



僕謂丘李二兄之病，正病在識上作活計耳，非識不足也。長孺解作墨客及遊治兒，西卿歷官甚老成，此等皆從識上淘汰得出，謂之無識，僕不信也。來書云：「實實有佛，實實有道，實實要學。」甚妙甚妙。僕謂官與治客，卽佛位也，故曰實實有佛。解作官作客，卽佛道也，故曰實實有道。然官之理無盡，治客落子之理亦無盡，格套可厭，氣習難除，非真正英雄，不能於此出手，所謂日日新又日新者也。豈鹵莽滅裂之夫，所能草草承當者哉？故曰實實要學。如此註解，不知可當溫陵長水不？宋儒有腐學而無腐人，今代有腐人而無腐學；宋時講理學者多腐，而文章事功不腐，今代講文章事功者腐，而理學猶不腐；宋時君子腐，小人不腐，今代君子小人多腐。故僕謂當代可掩前古者，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而已。其他事功之顯赫，若于肅愍王文成輩，文章之燦爛，若北地太倉輩，豈曰無才？然尙不敢與有宋諸君子敵，遽敢望漢唐耶？徐文長病與文，僕不能知，獨知其詩爲近代高手。若開府爲文長立傳，傳其病與人，而僕爲敘其詩而傳之，爲當代增色多矣。

又

僕所謂佛卽官也，卽今梅開府客生也。今公求免於佛，亦將求免爲客生耶？須知客生無成無免，佛亦無成無免。所謂卽者，猶是方便說法，不得已之辭。辟如有人云：「大海是水，」已是戲論，而丈又欲令海求免於水，可謂戲而又戲矣。

### 與陳正甫提學

弟別後無他可述，所得意事，無如南中聚諸快友，往返數月，所不得意事，無如到京，不見社中兄弟。然畢竟苦不勝樂。京師朋友多聞見多，雖山水之樂，不及南中，而性命中朋友，則十分倍之矣。校文之職，比之五馬體貌，更覺嚴重。然職之難稱，有甚於守令者。庸談陳詰，千篇一律，看之令人悶悶，未若審單口詞之明白易省也。舊案可黜也。



而才士或有一日之短，令甲宜遵也，而千里之足，多出於泛駕之馬，故公而服人者，百不一見也。近日士習尤覺薄惡，寬則如慈母之養驕子，必且聚黨犯上；嚴則學校有體，過爲摧折，恐亦惡傷其類，未若百姓之法行而知恩，德行而知畏也。汪參知會時作何語？學問比常常亦長進否？幸示及。

答朱虞言司理

不通書問者又九月矣。僕非忘尊兄者，而疎闊若此，知尊兄之知不在形迹，決不以書問之疎密爲交道之重輕也。僕作知縣，不安知縣分，至鬱而疾，疾而去而後已。既求退，復不安求退分，放浪湖山，周流吳越，竟歲忘歸。及計窮橐盡，無策可以糊口，則又奔走風塵，求教學先生，其趨彌卑，其策彌下，不知當時厭官何意。然教官比知縣，畢竟心閒無事，明倫堂上，不可謂非避世之地也。尊兄聲實日茂，政事之暇，東南佳山水，亦曾留心觀覽否？僕離吳中後，雖夢金閨，亦投枕而起，唯不能忘情兩洞庭，及硯石支硎諸山耳。兄稍暇，亦當飽觀，毋作別後之憶。

答陶石簣

寄來詩文並佳，古勝律，律勝文，至扇頭七言律，尤爲奇絕。昔白樂天謂元微之近日格律大進，當是熟讀吾詩，兄或者亦讀僕詩耶？徐文長老年詩文，幸爲索出，恐一旦入醋婦酒媼之手，二百年雲山，便覺冷落，此非細事也。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爲文，密於持論而疎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起秦漢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爲決然也。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爲巨濤大海。至其不爲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爲者，未可以妾婦之恆態責丈夫也。弟比來閒甚，時時想象西湖樂事，每得一景一語，卽筆之於書，以補舊記之缺。書成可兩倍舊作，容易致之。

答范光父水部



龍湖僧持書後，已五易歲矣。弟碌碌無可述者。入山不深，出宰不效，不得已，爲糊口計，只乞得一片寒氈，而京師燒桂資玉，終不免凍餒其妻子。及門之徒，原思頗多，端木頗少，弟將何以爲策哉？雖復久別，無可言者，聊述數語，博兄一開口笑耳。

### 答梅客生

僕近日坐尊經閣，與弟子談時藝，樂亦不減。閣中有廿一史，十三經，及他書甚多。窮官不必買書，是第一快活事。近地方可遊處，則有北安門湖水及諸梵刹。朋友則有一二小官，齋郎典客之類，絕口不談朝事者。其胸中又無一段先入意見爲主，僕遂得遺形縱舌，不相妨礙。縱彼不甚領略，而僕得大開口，四肢暢適，勝彼擎拳躬身閉吻嘿坐時多矣。獨貧不能致客，覺有不快。僕有詩云：「貧廚非大祭，未有肉留賓。」此紀實也。近日聽潘雪松說易甚快，僕於易學不甚邃，驟聞其說，如聆天樂，出世入世之理具此矣。如義文周孔者，真震且國古佛也。

### 孫司李

山陰弟舊時熟遊地。彼處風物，如蘭亭禹穴者，皆古今所豔稱，去城不遠。獨五泄在諸賢百里外，殆越中絕景，倘巡察到彼，亦當乘暇一遊。徐文長今之李杜也，其集多未入木，乞吾兄化彼中人士，爲一板行。交知中如陶太史石簣及乃弟爽齡，皆真實穎秀。又山陰一秀才，王姓贊化名者，杜門習靜，足不踏城市，曾與弟往來山中。弟意非欲使兄物色之，蓋欲其姓名上達，使郡司李知其邦有賢人焉，若是焉已矣。夫以一郡之雄，而弟所見所聞，僅僅數丈石壁，及一二措大，則弟之迂腐不切，亦略可知矣。

### 蘭澤雲澤兩叔

長安沙塵中，無日不念荷葉山喬松古木也。因歎人生想念，未有了期。當其在荷葉山，唯以一見京師爲快。寂



冥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閒靜，人情大抵皆然。如猴子在樹下，則思量樹頭果，及在樹頭，則又思量樹下飯。往往復復，略無停刻，良亦苦矣。尊叔雖居深山，實享天宮之樂，不可不知。雙桂樹下，酒甕如人，樹皮如鱗，黃山青色，萬片飛來，更不知有寒暑之易，及人間恩愛別離之苦。由此觀之，雖得一官，亦當掉臂不顧明矣。

與陶石簣

四月不得一字，懸念殊甚。數日前，陪祀昭陵，飽看西北山色，歸來與伯修判斷聲價，略定大約。諸陵山勢飛動，織秀逼人，雖無黃牆碧瓦，其山自佳。西山若無諸大梵刹，便頑然一岡矣。碧雲水味絕佳，作寺者不爲方塘闊湖，而砌小渠，從屋溜下過，水之不幸，抑至於此，可恨也。香山山色軒楹，比碧雲殊勝，望滿亭不作於龍潭，而作於裂帛湖上，此尤無識之甚。龍潭水光千頃，荷香十里，長堤迂曲迴環，垂楊夾道，大有江南風景，惜無亭榭，可布几筵耳。近復得遍觀西苑花木禽鳥，及兔兒山等處，尤爲奇絕。紙盡不及描寫，容另致之。

答樂之律

弟懶僻若是，只合坐尊經閣讀書，其實讀書亦不耐，唯當枯守山林，作一絕學無爲道人而已。兄此時方銳意經濟，聞弟斯言，辟如持蘇合之丸，而市蜚蜣之轉，豈相入哉？去歲湖上會尊大人及令弟，一彈指失之，家兄奔走講幄，舍弟客南中金吾宅中，盃酒深譚，馬上明月，頓成往跡，人生離合如此，言之淚墮，分俸過侈，窮官那得不拜。

與李龍湖

小修帖來，知翁在棲霞，彼中有何人士可與語者？生在此甚閒適，得一意觀書。學中又有廿一史，及古文文集可讀，窮官不須借書，尤是快事。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歐公文之佳，無論其詩如傾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宇宙間自有此一種奇觀，但恨今人爲先入惡詩所障難，不能虛心盡讀耳。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脫



變怪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僕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餘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豈真知詩爲何物哉？

### 答張東阿

讀佳集，清新雄麗，無一語入近代蹊徑。知兄丈非隨人脚跟者，而邢少卿詩序中，亦謂兄直法李唐，不從王李入，此語甚是。僕竊謂王李固不足法，法李唐猶王李也。唐人妙處，正在無法耳。如六朝漢魏者，唐人既以爲不必法，沈宋李杜者，唐人雖慕之，亦決不肯法，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兄丈冥識玄觀，正以無法法唐者，此又少卿序中未發之意，故不肖爲補足之。

又

細讀諸作，真是唐人風格。方之錢劉，未知孰爲優劣。近時學士大夫，頗諱言詩；有言詩者，又不肯細玩唐宋人詩，強爲大聲壯語，千篇一律，須一二賢者，極力挽回，始能翻此巢窟。拙稿存筭者，今以付木，尙未卒業。一窮廣文，騎款段長安道上，雖極落寞，差不廢吟詠耳。

### 與沈伯函水部

冬間寒氣甚厲，京城如雪窖，冷官如寒號蟲。每一出門，眉髮皆凍。遠山春草數輩，面皴皮裂，諄語滿室，若得量移，便當圖南，不能兀兀長守此也。南郡地暖，以使君之尊臨之，如居第六天中，然在兄丈亦有小苦。江水雖浩莽，殊無意致，六橋三竺之想，那能一刻去胸中，一苦也。民俗朴鄙，酒甜而濁，酸澀之態，見於筵宴，二苦也。歌兒皆青陽過江，字眼既訛，音復乾硬，三苦也。又楚之言，酸也愁也；其山水所產之人，多牢騷不平；而其客於斯地者，亦多化而爲愁，如仲宣子美皆然。兄才士而多情者也，能不爲俗所移耶？



與李子髯

尊嫂之變，出自意外，可傷可傷。弟一歲之內，三腸併裂，其痛尤甚。幸爾道力稍堅，不至摧殘。令姊兒女情深，近亦稍覺輕減。禪那頗通貝典，一室之內，所見非焚香面佛，卽垂髻安禪者。世間兒女情態，家計生策，不唯不到眉，亦復不到唇齒間矣。終日見人死，何以不怕死？兄勉之。

與江進之廷尉

廷尉之改，弟有三快：出入無禁，賓客到門不呵，弟與兄得長聚談，一快也。酒壇詩社，添一素心友，二快也。暇時便可從容究竟無生，失官得佛，兄亦何恨，三快也。前梅中丞書來云：「江進之之品格如此，不能免忌者之口，冤哉！」弟謂進之，縱不得吏部，不思世間尚有作教官者乎？爲蚓爲龍，誰大小？箇中事，兄勘破已久，寧復置胸懷間哉？扇頭詩奇進，白肌元骨，世人蔽銅已久，當與兄併力喚醒。近日宰官中有識此意者，雖會中時詩之毒，然一呼卽覺，不至如往時詩人，被狂酒醜殺，尙自以爲瓊漿甘露也。旅中得謝在杭在彼，當不寂寞，三弟極稱在杭胸次爽潔，氣味自當投合也。兄聞報便當北發，攜家眷從陸爲便。

答謝在杭司理

三弟盛稱在杭胸懷如月，詩思如水，酒態如春。每踞石臨流，未嘗不思及兄。如人從杭州來，眉目鬚鬢，皆說西湖，今三弟滿面皆謝司理矣。江進之才識甚超，交遊中少見其比。兩佳人聚首一城，皆以瓠落，亦異日一段佳話。弟恨先去，不與七賢之數。小刻較前稍有增定，寄上請教。天氣稍溫，旂旌可北，良晤有期，不多及。

答李元善卽子髯

齋頭楊柳青翠，若在眼前。入春以來，醉樹下幾迴？同社幾人？作詩文幾篇？此皆弟時時形於夢想者。京師此時，



霜風尙割人，地皮枯裂，山無寸毛，非厚貂不得出，真辜却好時節也。近日與舍弟日課詩文一篇，暇則讀書，胸中浩浩，如漲水忽決，雲捲雷奔。每一篇成，兄弟自相歎賞，如蜻蛉之自愛其轉，人固以爲臭穢，勿之恤也。家兄近作，比往大進，弟才雖綿薄，至於掃時詩之陋習，爲末季之先驅，辦歐韓之極寃，搗鈍賊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見有先發者，亦弟得意事也。寒天無事，大修著導莊，弟著廣莊，各七篇。導者導其流，似疏非疏也。廣者推廣其意，自爲一莊，如左氏之春秋，易經之太玄也。近又著瓶史十三篇，瓶史者，記瓶花之目與說，如陸羽茶經，愚叟牡丹志之類，最爲醒目，恨無力繕寫。弟之近况，止此而已。

### 答毛太初

聞造房，房已成否？又聞爲真哥取親，已行聘否？此皆貧士極苦極繁難事，奈何聚之一時？每思吾兄吾姊，遠處荒村，兒女啼號，攀竈倚甕，實爲難堪。纔得了婚，又欲了嫁，纔得上梁，又欲析家，一去一來，未知何日得脫此苦。兩甥從何師？何人能強阿翁？前承索六子前書，世間書可讀者甚多，專索六子何也？甥年尙幼，古人且熟讀韓蘇，餘不必讀，倘志在芹葉，坊刻時文，看之不盡，卽韓蘇亦姑可緩也。

### 答王百穀

一窮廣文，騎高馬背，兀兀東華道上，有何情致，而芬王先生口齒耶？殘冬至春，燕地特寒，處溫室中，如蝟入殼。強出拜客，鬚眉皆冰，手足僵冷。掖而入門，妻兒大笑，以爲琉璃光如來出世，一室之內，墮指裂膚，諍語謾罵，不肖若不聞也者。方且揮毫命楮，恣意著述，每一篇成，跳躍大呼，若狂若顛，非真不改其樂，聊以寬啼號之妻子也。南有堂前，旣添竹鶴，此猶第六天中，添得寶樹及伽陵鳥，奈何向鐵圍山人道耶？不肖往在吳，一鶴忽來衙齋，丹頂長喙，狎之甚馴。及病將歸之前一日，鶴忽長鳴飛去，似有知者，然自今日談及，亦幾談虎矣。



答梅客生

一春寒甚，西直門外，柳尙無萌蘖。花朝之夕，月甚明，寒風割目，與舍弟閒步東直道上，興不可遏，遂由北安門至藥王廟，觀御河水。時冰皮未解，一望浩白，冷光與月相磨，寒氣酸骨。趨至崇國寺，寂無一人，風鈴之聲，與獾犬相應。殿上題額及古碑字，了了可讀。樹上寒鵲，拍之不驚，以礫投之，亦不起，疑其僵也。忽大風吼簷，陰沙四集，擁面疾趨，齒牙澀澀有聲，爲樂未幾，苦已百倍。數日後，又與舍弟一觀滿井，枯條數莖，略無新意。京師之春如此，窮官之興可知也。冬間閉門，著得廣莊七篇，謹呈教。

與郝仲輿

兩到門，皆爲闖者所誤。往日見兄，無次不苦口言歸，雙眉蹙蹙，若處鑊湯烈燄中。今歸矣，弟知兄無大苦惱也。楚人有脫公子於門者，以馬箠撻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論者以爲事公子之法則不可以爲非愛公子亦不可。今當事者之處兄，弟以爲楚人之所以事公子也。青山白石，何處不可托足？此三寸錐子，與其用之不果用之論奏，孰若用之爲我用之泉石也？此兄之所深願而不可得者，已矣，復何恨焉！

答沈伯函

荆商之困極矣。弟猶記少年過沙市時，囂塵如沸，諸大商巨賈，鮮衣怒馬，往來平康間，金錢如丘，綈錦如葦。不數年中，居民耗損，市肆寂寥。居者轉而南畝，商者化爲遊客，醫房典僕之家，十室而九，而當事者時欲取羨於額外，屢盈屢溢，若之何不病且亟也？今兄灼見弊源，大破舊習，不耗國，不厲民，此正荆民更生之時，而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窮奇之腹，復何所厭，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荆人豈有命哉？楚人悍而喜亂，今又激之，噫，此天下大可憂事也。所望調停其中，使飢腹不至於暴橫，而商賈不至生心者，唯在吾兄及當事諸大老耳。時事如此，將何所託足？雖江



河爲淚，恐不足以盡賈生之哭也。客冬閉門著書二種呈教。

馮侍郎座主

宏道疎節之罪，上通於天。入燕以來，忽忽一歲，無咫尺之刺，通候師門，豈非門牆之大罪人哉？或者尊師矜其頑癡，置之不齒，宏庶幾可道萬一之罪；不然，雖盡三千之衆，擊雷門之鼓，至於革綻牀毀，猶不足以懺罪之毫末也。宏出宰不效，勉就閒冷，終年閉門，惟以讀書爲事。至於詩文，間一把筆，慨摹擬之流毒，悲時論之險狹，思一易其絃轍，而才力單弱，倡微和寡，當今非吾師，誰可就正者？近日黃中允輝，顧編修天峻，李檢討騰芳，亦時時商證此事。辟諸將傾之棟，非一二細木所能支，得師一主張，時論自定。何也？以名與德與言，皆足以厭心而奪其所趨也。宏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卽何李當在下風。不知師曾見其詩否？然亦宏之鄙見若此，其當師意與否，要非宏之所敢必也。信筆縷縷，似亦無忌憚之甚。宏私謂若果見罪，前此疎節，已不勝其誅，當在不重科之例；若師閱其情之無他，而一概容之，雖有狂言，亦必在矜恕之列矣。小刻七冊，荒穢之甚，呈上求削。

龔惟長先生

四月不得家信，不知二舅遂有此變，賤兄弟聞之，悽愴之極！因思浮生倏忽，真如電火，愁者固愁不得幾何，樂者又樂得幾何？不如且料理末後一着爲喫緊，餘俱閒事也。甥近來於此道稍知退步，不論世情學問，煩惱歡喜，退得一步，卽爲穩實，多少受用，退之一字，實安樂法門也。故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止卽退也。顏氏之學，欲從末由，始有些子退步。今尊所居之位，卽退位也，所行之事，卽退事也。功名能退而不入念否？兒孫能退而不繫心否？貪嗔煙綺，能退而不作礙否？能退，世法卽道，不能退，道卽世法。冷暖在心，一反觀可知，此近日所得省身要法，十二時



中，第一捷徑簡易者，故不辭縷縷。

答王以明

近日始學讀書，盡心觀歐九老蘇曾子固陳同甫陸務觀諸公文集，每讀一篇，心悸口呿，自以爲未嘗識字，然性不耐靜，讀未終帙，已呼羸馬，促諸年少出遊。或逢佳山水，就翫竟日，歸而自責，頑鈍如此，當何所成？乃以一婢自監，讀書稍倦，令得呵責，或提其耳，或敲其頭，或擦其鼻，須快醒乃止。婢不如令者，罰治之。習久，漸慣苦讀，古人微意，或有一二悟解處，輒叫號跳躍，如渴鹿之奔泉也。曹公曰：「老而好學，惟吾與袁伯業。」當知讀書亦是難事。求之於今，若老禿去華弱侯，其人也。去華易解，已三脫稿，而求精不已。生精神散緩，甚仗此老爲藥石，畢竟舊習難除也。

焦弱侯座主

宦途薄惡，情態險仄可笑，無論師不欲聞，即弟子亦不欲言之。時時於潘雪松處，得白下勳定，知師良慰。宏竊謂師少而讀書，即發二酉未盡之藏，壯而成名，即博人間不易得之名；老而居山，復結出世大聰慧之侶，種種殊勝之事，萃諸一身。他時縱位通顯，其得意寧復過此？知師之決不關懷也。宏僻處東城，交遊絕跡，課士之暇，粗有著述，今呈二種求教。

又

南中消息久疎，不知師近日動定如何？宏株守青氈，又東城去人遠，得一意讀書，差易度日。稍得轉部，便圖改南，非獨親傍佳人，將亦卜居秦淮，爲終焉之計。宏遊歷多矣，山水之清佳，人士之朴雅，要未有如南中者也。

李龍湖

得丘長孺書，知翁結菴白下，聞之潘尙寶亦云。南中山水清佳，僕亦有卜居之志，俟轉部當即圖改。近日讀何



書有何得意事？乞見示。平生推服盱江，今得作對，當知慶幸之甚。南中有伴侶矣，若爲不南也。

又

兩通書，侍者并無一耗，豈書皆不達耶？聞公結菴棲霞，棲霞木石俱佳，但面西，度夏苦熱耳。顧况詩云：「已是傷離客，仍逢斬尙祠。」尙楚人也，公於楚中無緣，奈何復與此翁相對？天界去城稍近，中多閒地，何不卜居於此？宏稍轉卽圖改南，與公閒話之期近矣。

### 答王則之檢討

京中有苦有樂，家中亦有苦有樂，京中之苦在拜客，家中之苦在無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閉口不得，家中之苦在開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爲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爲佛事。兩苦相較，未知孰優孰劣？唯兄自評定。

### 答吳敦之司理

往會附字潘景升問訊，不覺又易春夏矣。教官職甚易稱，與弟拙懶最宜。每月旦望，向大京兆一揖，卽稱煩劇事。歸則閉門讀書，蹄輪之聲，浹旬一有之。近頗有一二相知，可得快語者。又衙齋與城東北湖水近，多大剎。葡萄酒雖貴，時亦有見餉者。觀此數事，弟之情景，豈不百倍吳令耶！

### 答梅客生

經理巡撫缺出，生竊謂此事，非梅公恐了不得。今日見報，明公在會推中，此事恐當屬公矣。近日事體，大約如人家方有大盜，而其妻妾尙在房中爭牀第間事。又如隔壁人告狀，而我賣田鬻子爲之伸理，至於產盡力絕而猶不止，抑亦可笑之甚矣。教官美處，誠如來札，但所云不足者，亦自有說。昔在吳縣，妻妾衣食粗足，然或經月不見面，往食虎丘黃魚，如喫黃土，今食頻婆餅餌，不減仙廚。寺院雖不聞，遠勝於訟庭，僧雖無可與語，雅於囚徒胥吏。蓋人



或望尊榮厚實，多以為不足，若看作隱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

與無念

西卿大有資糧，稍去閨閣中習，便可遊戲自在矣。生近益懶惰，不知諸佛肯見容否？打則任他打，終勤快不成也。海內如念師超悟，絕響矣。聞蔡嘉興亦欲來相訪，幸以本分草料接之。燕中學道寥寥，縱有一二，亦不過要人奉承，說他悟道而已。與他說真話，似麻城人聽福建鄉談，一字也用不着。生以此省事，除却閉門拜客，則招長孺輩飲淡酒，課白話而已。笑笑！

與謝在杭

今春謝胖來，念仁兄不置，胖落寞甚，而酒肉量不減，持數刺謁貴人，皆不納，此時想已南。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弟山中差樂，今不得已，亦當出，不知佳晤何時？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歡場數人，如雲逐海風，倏爾天末，亦有化為異物者，可感也！

與潘景升

往袁無涯寄解脫集，讀佳序，大有韻，然殘溝斷木，何足文繡也。客自吳中來，道景升高興如昨，弟謂世人但有殊癖，終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縱使易之，亦未必有補於品格也。聞長孺近在燕，以大賭得錢，買小青娥，然以弟度之，恐亦未穩。何故？長孺以蕩子名家者，宜負不宜勝也。近作想益佳，去歲讀扇頭諸作奇進，在七子中，遂為破律人矣。觴政一冊，寄覽。近刻二種稍多，不及印來，來客篋中有之，閒時取閱一過。

與張日觀少參



久居江湖，不見偉人。春間辱枉顧，餘言至今，猶足追味。未審門下何時抵建陵也。百粵山水清佳，然韓退之以爲青羅碧玉，而柳柳州擬之劍芒，美刺殊遠。往會問之漢陽蕭仲子云：「如太湖巧石，堆壘而成。」而瞿洞觀云：「瀟湘以上，山削水狹，不如吳越之清遠。」兩公賞鑒亦別，今質之門下，當有定評也。

### 與陶祭酒

廿一官相聚無多時，遂別。此番與胖同被落，深可惜。朋友離合，殊非小事。燕中學大乘者絕少，問令弟自可知也。平倩病體已痊，其症非不足，山居寂寞，鰥居冷淡，皆足以鬱鬱，皆足以致火。但一出一娶，便是一服清涼散，此常情亦至理也。弟前作字與平倩，亦道及此，若使平倩澈證向上，當不至河漢。

### 與黃平倩

客歲斐令使來，附至一函，不知會達不有七言律二首，甚得意。書與詩，俱在今刻中。春初傳仁兄病甚，與小修驚歎者數日。然弟謂邑中人，平倩不決死，及石簪書到云：「平倩已漸平復。」意少安。至七月後，始得玉泉的音，小修呼酒痛飲，達曙，各有詩志喜，今亦在集中也。寄去集二種：瓶花是京師作，詩文俱有痕跡，瀟碧乃山中數年所得，似覺勝之，仁兄不可不一敘也。海內風雅彫落，天下英雄，使君與操耳。近造想益卓，參禪到平實，便是最上乘。弟自入德山後，學問乃穩妥，不復往來胸臆間也。此境甚平易，亦不是造到的，恨不縮地，與二兄商證。既已起春坊庶子，便好登途，世間事總計較不盡，水到渠成而已。四哥官聲大起，詩亦長進，老伯想亦健飯。觴政一冊附上，大可爲酒場歡具也。

### 答劉雲嶠祭酒

山居已無復出理，而嚴親意殊不然，出不出，何關心身，但賣却三竿，而就五斗，未免馬足困人耳。每出西安門



顧庶子舊宅，因念梨花影下，談諧之所，遂爲西州迴車之地，可感可歎！弟又有詩曰：「葡萄方丈新蓮社，首帕街坊舊燕梁。」爲潘尙壘作也。弟近亦住此巷，出入徑由，每爲腸痛。門下於尙壘爲生死交，不知所存易解，尙存幾許？遺編如在，幸可板行。焦老師時相見不近，議似欲借門下北司成，果如此，請益有日矣。

與死心

往在柳浪時，兄極口勸弟喫肉作官，弟亦勸兄歸家料理一菴，作長行粥飯人。當時各執所見，不意三四年中，兄竟入山，而弟亦破律。則弟與兄，安可謂非昔迷而今悟也耶？今弟又欲勸兄尙好向京師走一遭。各老矣，髮幾白，面幾皺矣。他無可囑者，惟求此生再得聚首爲快而已。

與夏徐州

初謂東華道上，得一敝闕，而幼度云：仁兄轅不北矣，聞之悵然。徐郡大都會也，古來戰伐與文人風流之蹟，滿眼。往見燕子樓甚頹落，卽子房山上祠，亦僅蔽風日耳。仁兄遊刃之暇，能一改創之乎？蘇子瞻有祠否？黃樓賦有佳揚，幸見寄一本。

答臧參知

世人所貴者，唯黑髮黃腰。仁兄少年節鎮，使人望之若仙，畏之如帝。才品旣超，流聲益遠，豈同門同籍所敢望？弟老且頹，斑髮垂頰，猶卷屈腰支以事大人。譬如遲暮嫗媼，學作新婦，供事井臼，猶可支持；塗抹螺粉，面紋可掬，過水尙唾，况令人見乎？何岳二兄，幸爾同舍，聚首無幾，而之律遂以本生艱去。弟明年亦欲請假。夫出不能高舉，而退不能爲墨守，此亦通人之所病也。仁兄幸有以釋我。

與沈銘績司業



昨稠人中，推壓排墮，幾爲仁兄危。俯首一觀，唯見花枝與供案齊者，蘇司業也。世人想恩榮筵，如天宮集諸高真，那知其穢雜如此！以仁兄署司成篆，弟遂堆案盈几，子夜歸來，尙作酬答，今揀其不得已者二紙呈覽，兄慨賜批發。但仁兄了却老頭巾債，弟圍解矣。

### 與段青園憲副

敝邑周丞至，附書一紙，想已達。家嚴書來，道憲使者枉車騎，里閭生色矣。先太史墓木拱矣！而故人高義，猶抱宿草之慟。曹公曰：「車過三步，腸痛勿怪。」又曰：「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大都皆爲橋公等發也。故交之闕情如此。昨日與諸友看花，復至崇國寺，見井牀半落，葡桃枝僅存其半，老幹略已伐盡。向來紅衫老僧，寂寞影堂中，塵灰滿面，而一二沙彌皆已老，幾不識劉郎。吾猶昔人，人非昔也。此地何異黃公壚？今日視此，邈若山河，此情千古同之。諺云：「老人好述遠事。」夫老人閱歷多，觸目生感，自無暇及近事，尊兄見此，便知弟老態可掬也。過敝邑，見柳浪水光否？牙導戟枝，能驚魚鳥，弟明春歸，當以野服迎諸侯也。因四舍弟北旋，附字問訊。往來書札，皆手書。一者弟不善屬草，二者可以絕奸竇。弟雖惡札，亦自可觀。會王怙老公祖幸併發此一笑。蘇雲浦相見否？望促其早來，弟在此落寞不堪也。

### 答孟曹縣

傾心久矣，但未識面耳。吳中尤窈也，以清操大才，如門下六年之治，幾于單父，而猶不免焉，可令不肖弟終其任乎？聶令之去任也，疽發於背，江令之去任也，毒攻其胸，不肖與門下，幸有此身，亦足自快矣，而敢望其餘？門下新政卓然，比弟之優遊冷局者，萬萬不同。玄圭旣告，不次之遷，非日則月，此非不肖之私也。

### 答李本寧



不肖未弱冠，卽知有本寧先生。乃家伯季，俱得親侍杖履，而不肖獨抱空懷，何緣慳之甚也？先生道高而位不稱，才豐而遇齋，此亦何與重輕；然鄉里有哲人而不能爲之先後，此亦後生之恥也。遠辱翰貺，媿感交集，旣已再拜叔氏，復因使者致謝。

致黃平倩

五月二十四日。某頓首平倩大居士，近日燕中談學者絕少，弟以此益閒。塵車糞馬，弟旣不愛追逐，則隨一行雅客，蒔花種竹，賦詩聽曲，評古董眞贋，論山水佳惡，亦自快活度日。但每日一見邸報，必令人憤發裂眦，時事如此，將何底止？因念山中殊樂，不見此光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許，萬一世界擾擾，出中人豈得高枕？此亦靜退者之憂也。京師友朋雖少，強似家山萬倍，清流勝士，時復一過；若得仁兄、陶周望、蘇潛夫俱集，其樂又不待言。往年舊識，亦有道侶，但一分官高，一分尊嚴，因鬼見帝，弟亦何樂？然此決非眞正學道人。使平倩與周望，雖位極品，當不作此面孔，弟輩自欲相遠，則有之耳。夫熱燄燎空，冰雪所避，鑿垣伐閭，尙欲去之，况可以俗套相待耶？此亦常情，要無足道，筆勢不能遏，漫一及之，以助山中一笑耳。小修近住少保衙齋，自云得大受用。小修平生不輕言語，語當不妄，若弟併受用亦失却不知爲進爲退，望仁兄一定之。小修學問，以自在爲主，弟之學問，以闡然日章爲主。蓋惟闡然則自在，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唯人之所不見。但本體實一見，則此等葛藤，俱用不着矣。愚菴病甚可惜，忙了一生，髮僧去，便致問訊。寂光寺此後再不必求勝，所謂勝者，凡涉誇張表揚皆是，此亦何關佛法？物必忌盈，自然之理。如吾輩往時的然日亡，安可謂非自取耶？此事可與知者道也。紙盡不他及。

答郭清螺中丞

某嘗私謂明公之安鬼方也，其猶菩薩之行異道乎？蠻雨瘴烟，風境殊惡，然惟明公有九載之劔戟，而後黎民



有百年之衽席。卽此爲常寂光。卽此爲無生忍。忍之云者。忍所不能忍。以行吾之不忍。大菩薩之用心也。釋此則辟支小乘。焦谷之呵。儒釋同之。明公亦何用此。某最癡鈍。荷大君子不卽鄙夷。拙集之呈。亦欲爲請益地。明公何惜片言。不引之繩墨也。

### 答黃竹實

憶在龍堂。與兄朝夕。彼時見兄眉宇間有不可耐之色。如明月在滲潢。體滯而光新。數欲就兄談。而機不相湊。恐成鈍置。夫月之在天。江河泉澗。瓶盞溷廁。皆有之。自見者有清濁。則月有時而可親。亦有時而可疎。而月無是也。寒灰之依弟也。喧靜垢潔。與我同之。久而後信生之遊戲。若有在形骸外者。後遂稍稍以大事就決。弟隨時隨機。偶有酬酢。不意此公漸漸深入。亦寒公之深信。自能有得。生實無所與也。以兄之清骨蕩心。但辦一肯。何所不入。生秋間可得差。里居便有數年。領教不患無日。楞嚴圓覺。入道路程。唯細心研究。勿輕下注脚。是第一義。

### 答小修

學問只要打成一片耳。令人擲骰子。雖聖智無取必遇。弈棋則童愚亦沉思靜慮。何則。能行與不能行之異也。心律自是家常。但不可令未悟人看。本是活機。而看者必執定死本。若悟後人。自不作放逸想。若說一切處。何者不是。便恁么何妨。此何異外道。悟不如此也。若恐悟後。復作此見。欲以此防之。恐只添一重識浪耳。昨見會退如壁上。有「不滯受用以惜福」之語。余笑曰。此是石崇何曾壁上語。聞者皆笑。然要之亦不可少。盤盂箴銘。觸目可警。省用心。少作業。自是度日良藥石也。近部中有存問蒲圻謝中丞差。已擬定我去。只在八月初行。此差有二年。此間真難度日。若二年後。我俸已及。不須攜家也。此去從舟。以內人尙病。想賢弟明春。亦欲南遊。登山臨水。終是我輩行徑。紅塵真不堪也。



與于念東開府

欲一見面不可得，奈何？尊恙以積勞得，當曠心遠意，以朱門爲園觀，金紫爲菱荷，無不卽脫之理。若以疏之下，不下滯心事之不可繫念，卽此便是毒藥，比之縱食，猶加數倍。子瞻思堂所言，自覺有理，狂瞽之言，惟台下存之。辱諭，當卽轉致十弟，意於春明相會耳。明日尙有數件小事，當以初八日早發，臨岐踟躕之甚。

答友人

華山道中，忽接佳什，如吉光片羽，令人驚歎。雁字詩，始於家弟，不意遂得諸君子屬和，他日輞川集中，獲附裴詩，是乃不肖至願也。遠命何敢當。蒼龍嶺有石，凸然橫道者，遂藉手付石工，去巖腹之半，此功德無涯矣也。從山頂下，骨欲脫，不及作長箋，唯昭原之。

答汪右轄以虛

宿華山絕頂兩夕。天無纖翳，地斂萬竅，一木一石，無不飽觀，可謂生平之奇遭。

答段學使徽之

坡公曰：「河豚消得一死，」若落雁峯，可直百死也。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學道亦然，不拚一回死，不得徹底甜也。奇石幽巒，古藤紅樹，山中大不值錢，不足舉似。小詩一紙，求教。佳稿一往作數語，恐不堪冠首，沙石攻玉，唯恕其狂。

與楊長安

驪山佳處，在燕子龕捨身巖一帶，路稍詰曲。移山潭水平如鏡，過碧照軒，題石而去。華山奇險，宿絕頂兩夕，皆佳月，枝靜吹歇，是爲奇值耳。拙詩數章求教，題辭數語如命，當勒於未央宮大字之旁耳。郎君時藝，略爲點定，幸恕。



其直。昨見坊肆所刻羅生卷，後股易數語，束題益數語，皆不佳。幸以原抄發坊間，勿令加減一字也。有便役往延安，幸以拙作付曹司李一觀。

### 答郭美命

往年道漢陽，託王章甫致聲，魚服輕刀，夜泊鸚鵡洲下，顧望黃鶴，唯有遙禮而已。方今人才凋落之甚，辟諸秦隴之山，干霄薄雲者，皆已取充棟樑，後來者未及數年，動遭翦伐。其未盡者，不過徑寸之株，無復合抱之用，根幹未老，斤斧安施國之空虛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翁台高風大節，人望所歸，兒童呼君實，走卒知司馬，宏竊謂翁台今日似之。七廟有靈，老成必用，如此世界，無遽陸沉之理，亦以山中有至人，朝中有清議也。不肖關中歸來，已迫歲暮，匆入曹，勉佐計典，及出署，乃得手教，讀之如面聆佳誨。束裝冗甚，所欲言者，百不旣一。

### 與梅長公

歸途五十餘日，始抵山莊，如炎天重負兒，忽然息影意地，乍得清涼。敝村去縣六十里，村人爲言，正月十七日，有居民許氏，一豬生七子，末一子，人面猴身，五官無所不具，其聲甚惡。村民聚而殺之。山中無所可言者，怪事只此而已。因龍君御之便，附字問訊。君御極練西事，弟因致一字，徐景老見時當一問之，此亦山中所效於友朋者也。長孺不另寄字，見時以此字示之。

### 與朱玉槎

暑中聚首，如在深山，長安中豈復有此光景乎？弟歸來便杜門，如脫籠鸚鵡，見綠條翠篠，尙以爲籠也，入山唯恐不深矣。上愚兄方穩臥江皐，自以高雲逸翮，不知縹緲遂及，無論受者爲苦，卽弟旁觀亦以爲苦。台丈能縱之，翻然不受人間羈鎖乎？已數月不見邸報，不能及朝事一語。方葺一小亭樓望江，而嘉惠適至，遂覩焉登岸。亭成，當倚



江清嘯，以彭良友之賜而已。南老壽文那得佳，太和之約何敢忘。日事典劇，猶志之乎？暑中不既。

與沈冰壺

居長安二年，無他樂，獨司功聚首，日夜劇談爲佳耳。弟歸來便杜門，如逃學小兒，見人便縮。所居去江無百步，新構一小樓，當其勝處。江水日夜鳴，雲奔海立，雪色天際，松滋諸山，如在几案。老杜詩云：「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此語似爲弟設也。許時不見邸報，不能作朝事一語。讀東林書，如見宣法師語天官事，唯有驚歎而已。舍弟近買得第一區，背負套水，前倚浮圖，去水部不遠，竹樹粗具，亦足自樂。上愚文東山之志甚堅，不知能得之於堂翁否？范異羽近况何似？處勳司差樂，不大勞碌也。暑中兄弟，煩爲致聲。暑中耽涼太過，一臂遂痛，不能一二具裁。南鴻倘便，時惠好音。

答劉光州

往三弟道吳，極口稱兄文藻氣骨。抵燕後，家兄語狀尤悉。謂兄沉而毅，淺於世味，而深於名理。南州固多士，未有若君家兄弟之拔出者。不肖才不能文，而心有所著，間一發之於文，如雨後蛙，狂呼暴噪，聞者或謂之閣閣，或謂之鼓吹，然而蛙無是也。兄文讀而賞之，大得如古人聽蛙愛驢鳴之類，聲情所觸，偶爾相關，豈真下俚之語，足以暢幽懷而發奧心哉？兄文過矣！遠辱貺教，慚慙之甚，風便，無恤好音，小刻一卷伴緘。

馮琢菴師

尙簿來，有小啓通候師門，想久入覽。數日前，於黃中允處，見師論詩手牘，讀之躍然。格外之論，非大宗匠，誰能先發？末季陋習，當從此一變矣。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真是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宏



胸中有懷不敢不吐，自以爲世道隘矣。舍師不言，更有誰可言者？故敢不避荒謬，直陳膚見，惟師矜其愚而教之。令弟先生丰標玉立，悵相識未久，未足盡其輿論。家兄弟近作皆欲請教，以還朝在即，將面受斤削，但不知行李以何日發？宏眼欲穿矣。

又

宏實不才，無能供役作者。獨謬謂古人詩文，各出己見，決不肯從人脚根轉，以故寧今寧俗，不背拾人一字。詞客見者，多戟手呵罵，唯李龍湖、黃平倩、梅客生、陶公望、顧升伯、李湘洲諸公，稍見許可。自知狂謬，數年藏匿，不敢妄呈求教。既而思之，醜新婦無羞阿家之理，遂不自量，盡出鄙作，而師寬其督責，謬加獎藉，是頑鈍之質，尙可鞭策，他日猶得附於李習之、張文潛之列也。宏之所以躍然喜也。近日國事紛紜，東山之望，朝野共之。但時不可爲，豪傑無從着手，真不若在山之樂也。

答謝在杭

葡萄園之樂，至今未減，不意尊兄遂有此苦？弟謂此公最嫌人作樂，每於世間樂人，加意摧折。觀兄今歲事，與弟昨歲所遭，即可知已。世間富貴功名之人，快意儘多，此公殊不見怪，獨一二作達之人，罰之恐後，乃知樂之一字，其福倍於功名富貴遠矣。吾兄豈以一二俗情上事，而遂改弦易轍耶？努力自愛，無過苦慟。

答王繼津大司馬

宏道自爲童子，卽熟伯勛名，中懷跂仰，如太山喬嶽。每念故人，如姚宋韓范者，旣異世不可得見，嘗欲一見當今豪傑，耳其高論，而目其擘畫，冀稍得聞時務之大略，與夫觀變應卒之機。不意入任之年，正伯居洛之日，猶幸與郎君同籍，微上緒論，略見典型。奈何盛年壯志，遂抱宿草之痛哀哉！此非獨一家之哭，實某等之不幸也。當今國事



紛紛無所取裁，世道人事，不言可知。問之蘭蓀，伯骨力方健，蒼生切東山之出，四夷懷司馬之望，恐不得安枕貼席於田野間也。蘭蓀豐標嶽立，後來之雋，存初年兄，雖去猶存，自當長笑山中，何恨哉。

答陶石簣

祁君來，得書甚快，兄既知此事，不從問得，便是好消息也。弟近日始悟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界，一屬淨妙，便是惡知惡解。彼以本來無物，與時時拂拭，分頓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尙未得謂之開眼，况可謂之入道與平情近益精進，但欠瞥地耳。併聞。

答李元善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近日有一種新奇套子，似新實腐，恐一落此套，則尤可厭惡之甚。然弟所期於兄，實不只此。世情當出不當入，塵緣當解不當結，人我勝負心，當退不當進。若只同尋常人一般知見，一般度日，衆人所趨者，我亦趨之，如蠅之逐羶，卽此便是小人行徑矣。何貴爲丈夫哉？若不爲所難爲，忍所難忍，此卽如蜉蝣營營水中，不知日之將暮。願兄具世外眼，勿爲流俗所沉也。如何？

答顧秀才紹芾

細繹來札，具領深旨，不肖况味，復似去吳令之日。羈縻一官，如觸籠之禽。蓋上之欲如梅陶諸人，擲冠投裾，既不可得；下之欲羶趨蠅赴甘宦途如美女，如世人之所稔爲，而又不可得。一身騎兩頭馬，此其所以益苦也。近日漸學斷肉，此亦是學隱居之一端，將欲併禁諸欲，未免爲血肉所使。常自諦觀宦情不斷之根，實在於此。受用幾何，而食戀如是，吁！可笑也。已然竟亦須斷之。試期既迫，此是兄未了大債。司李書聊爲作之，恐不能爲力耳。



答吳觀我編修

朗目不能不朗居士之目，何也？往日以山河大地爲目，今以音聲語言爲目，誰爲居士無目哉？達摩云：「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今居士眼如牆壁矣，道在何處？眼職視，心官思，功德則一。眼浮在面，心居肉團，爲根是同。舉世多無眼人，而不聞有無心者，何也？若使無心是道，則無眼亦道，居士已得一根休復矣。若眼光盡是瞎，不是道，則思慮盡者，是真瞎其心者也。眼不可瞎，而心獨可瞎與？達摩之言，不知又當作何理會也？如云牆壁，言入道非言道體，達摩直指人心者，胡迂曲若此？道若可入，是門非道。若言入門，豈是家珍？望居士詳細指示。

李龍湖

白下人來云，翁已去京，更不知住何地？有人云：住通洲。老年旅泊，未得所依，世界真無友朋與何託足之無所也！世人學道日進，而僕日退，近益學作下下根行。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甯柏曰：「其知彌高，其行彌下。」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卽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玄言妙者，皆虛見惑人，所謂驢橛馬樁者也。今叢林中，如臨濟雲門諸宗，皆已蕪沒。獨牛山道境，自唐以來不壞，由此觀之，果孰偏而孰圓耶？淨土訣愛看者多，然白業之本戒爲津梁，望翁以語言三昧，發明持戒因緣，僕當募刻流布，此救世之良藥，利生之首事也。幸勿以僕爲下劣而擯斥之。

答陳正甫

學道人得一疑情，如得一珍寶。何也？未有疑而不破，破而不悟者。但恐疑情輕微，拈起便有，不拈便無。今日見些子道理，明日又見些子道理，則轉疑轉不悟耳。弟輩往時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戲，今來順人情說汪公便道是正，此是汪公我執未化，耳根不聰耳。弟謂入頭不如兄者，正在此處。然弟輩往時實是擔板。古人云：「行起解絕，」弟輩末免落入解坑，所以但知無聲臭之圓頓，而不知灑掃應對之皆圓頓也。弟近日頗學下下根行，一切煩碎等



事，力可能者，斷斷行之。自思大丈夫，出世一番，不得草草過日耳。有可以切磨弟者，望不惜苦口。太原舅頗留心學問，恐體面崇高，不暇談及。極感相待之厚，更望有以植之。

家報

四舅來，聞大人及一家眷屬，俱皈心白業，此人間第一希有事。要知子孫滿前，紆朱拖紫，未足爲難，唯信此一事，是難之難者。專持名字，有什麼難？而人自生疑阻。蓋此等出世大富貴，天自不肯輕易與人也。然欲學此事，亦須堅行善法。所謂善法者，謂如利濟忍耐等事也。蓋學道須先除我相，慳貪等我相之最粗者，人以此，故慳貪，若利濟，則克却慳貪之我也。人以此，故忿嫉，若忍耐，則克却忿嫉之我也。究竟到聖佛，亦只是無我。宣尼言四絕，而終之以無我，是儒家亦先度我也。金剛經言四相，而始之以無我，是諸佛亦只度得我也。我之爲我，其相甚粗，而究竟到極微極細處，聖佛安之，故曰絕曰無，學人習之，故曰克曰度。今人不達此理，故將濟人利物，皆看作小事，噫，孰知現前小事，便是作聖作佛，大解脫之場哉？寄來十疑論一冊，望細心看，閒時講與太母聽，大人具出世知見，當不以此爲迂也。

答無念

所云意識行不得一着子，不知念禪如何受用？世間未有名聞利養心不除，煩惱火焰熾然，而可云意識行不得者也。夫貪嗔識也，貪嗔不行，卽是意識行不得也，莫錯認也。生輩從前亦坐此病，望公剗却，且將起信智度二論，理會一番，方知近時老宿，去此事尙遠。遠在鄧公，雖未必證悟，然一生修行，當亦不至墮落。若生於公，全不修行，我慢貢高，其爲泥犂種子無疑，此時但當慟哭懺悔而已。公今影響禪門公案，作兒戲語，向謂公進，不知乃墮落至此！耶公如退步知非，發大猛勇，願與公同結淨侶，若依前只是舊時人，願公一字亦莫相寄，徒添戲論，無益矣。汾州普



說一紙，寄上幸細心看。

### 答陶石簣

弟學道至此時，乃始得下落耳，非是退却初心也。此道甚大，今人略得路，便云了事，此實可笑。如村間百姓，不曾見考童生考秀才，及入場屋得雋等事，但見扮演蔡中郎傳，接唱一曲，便中狀元，遂謂及第如此之易，輒生希冀，雖三尺童子，亦笑之矣。妙喜與李參政書，初入門人不可不觀。書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爲魔所攝。」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經論中可證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伽，達摩印宗之書也，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二祖師續佛慧燈之書也。萬善同歸六卷，永明和尚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此書，與近時毛道所談之禪，同耶否耶？近代之禪，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則陽明以儒而濫禪，既則豁渠諸人，以禪而濫儒。禪者見諸儒汨沒世情之中，以爲不礙，而禪遂爲撥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之見，以爲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爲無忌憚之儒。不惟禪不成禪，而儒亦不成儒矣。海門居士，於此事亦有入處，弟許之者，非謂其止此而已。若復自以爲足，則尙是觀場之人，與此道何啻千里。先儒一二相似之語，今時作舉業者，亦往往有之，此何足貴？且此與生死何干？所選先儒書，弟已見之，要之無足道。聖人之門闕，尙未夢見，况其奧者？近讀雜花經，中間種種奇特事，可疑甚多。若是表法，則是本無是事，而記者故張大之，與假門第虛飾詞者何異？甞柏論華天宗旨，一切俱以爲表，其中若文殊普賢等，皆宗而表矣。然則所謂表法者，有是事謂之表耶？抑無是事耶？甞柏又云：「古來聖賢如仲尼顏淵等，皆是表法，實無是人。」是明明說二經所載諸事，如論語記孔顏一般，果可謂之有耶？抑可謂之無耶？兄試爲弟道之，幸勿以相似言語，巧作和會也。西方合論，是弟殘冬所著，恐尙有不親切處，幸詳悉正之。夏月入盤山，東南無此奇觀，西方自當退一舍。拙詩寄覽。弟自去年九月，已斷作詩，偶探奇，不免見獵耳。



答黃無淨祠部

弟往在邛，嘗語伯修曰：「今時作官，遭橫口橫事者甚多，安知獨不到我等也？今日弔同鄉，明日弔同年，又明日弔某大老，鬼多於人，哭倍於賀，又安知不到我等也？」以是無會不極口勸伯修歸，及警策身心事。蓋深慮朝露之無常，石火之不待，不幸而不待者，果不相待，痛哉！然伯修有甚深慧，中陰當得自出，但未盡漏入，未免添一番苦耳。以弟觀之，眼前數十年內，所餘幾何，縱復得之，有何光景？若不力學，皆是添業之日，程度有分，資糧早辦，便爲得計，去之遲速，可勿論也。後事賴諸長兄得辦，雖復骨肉，何以加此？弟將以仲春前後，迎至三輔，水道迂緩，從陸程爲便。計至之日，家祖母遂亦長逝，此情可知。臨書莽莽，不文不次。

答陶石簣

盛使來，得兄書，讀之快人。放翁詩弟所甚愛，但闊大處，不如歐蘇耳。近讀陳同甫集，氣魄豪蕩，明允之亞。周美成詩文亦可，人世間騷人全不讀書，隨聲妄詆，欺侮先輩。前有詩客謁弟，偶見案上所抄歐公詩，駭愕久之，自悔從前未曾識字。弟笑謂真不識字，非漫語也。廣莊是弟去冬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請教。徐文長傳，雖不甚核，然大足爲文長吐氣。往曾以老年著述，托孫司理，久不得報，恨恨。兄幸令侍者錄一紙送司李處，渠當留意矣。

與無念

丘大帖來，說公去會稽，問麻城人，說往江西，及得小修書，又云在白下。想是近日神通廣大，能分身說法。不然何傳者之不一也？

寄楊鳥棲

卓叟既到南，想公決來接弟，謂老卓南中既相宜，不必攬撥去湖上也。亭州人雖多，有相知如弱侯老師者乎？



山水有如栖霞牛首者乎？房舍有如天界報恩者乎？一郡巾簪，勢不相容，老年人豈能堪此？願公爲此老計長久，幸勿造次。

### 答梅客生

麻城令去時，僕與家兄屢以長孺爲託，不意命薄如此，真所謂轉喉觸諱者也。江進之之苦不待言；僕交遊半天下，似此人者，識見肝膽，真不可多得。縱不作吏部，不思世間尙有作教官者乎？三弟來，又添一朋友，此近日快心事，卽近日所得之快友也。眷屬初至，一少姬病死，未免作惡。去役匆匆，不暇他及。

又

與諸大將校射，卽語也，有能勝我者，卽大可與語人也。明公更欲求何等人，作何語者？近日無他受用，但與一輩白頭腐儒，杯酒往來，覺無絲毫不相入處。以此消遣閒日，不覺身之爲客也。卓老久無帖去，湖上意似亦果。生明春若無他往，當騎驢衝寒至矣。

又

令公出獵之日，正不肖同諸秀才飲酒烹茶之日也。雪中無事，一味以管城相角，每得佳語，席上人同嚼喝采，亦自奇快。不知并州兒之樂，於不肖何如也？

又

措大持寸管，欲與塞上公較樂，辟如乞兒持殘羹餘酒，矜張五侯之門，亦可謂不知量也。

### 陶石簣

鄉僧某參學頗力，特來雲棲受戒，更參禮大居士，求差別智。願石簣以錢塘江爲口，秦望山爲拂子，爲渠點破。



黃平倩庶子

弟以午節後掛帆，挾數老衲入匡廬，幽巒邃谷，無所不探，生平所見名山，此爲最奇。伯修素有登臨癖，悔不見此，人生足力健時，何得輕易蹉過也！海內道侶，寥若晨星，死者不可見，活者不可聚。弟此回亦欲入山，後會遂不可知。雖嚴親尊命，屢以出相迫，然懶癖已成，孝緒之絕宦，與太真之絕裾，心或有可忍不可忍也。玉泉奇勝，明歲結室，多在智者洞，一以便靜修，一以遲長兄歸道也。聞欲刻阿彌疏鈔，於襄本有疑，此不難辨，但檢玄奘譯及海東疏，若無此語義，爲後人增益無疑。若弟斷然以爲後人增益，非疏則訛也。

顧升伯修譔

別時卒卒，不及吐一語。因憶往昔踏月射堂，聽歌曲水，共約此後，當覓稻田廠前後一片地，爲看花待月之所，曾未幾時，而出處生死，有同夏雲，人生何事可算得也！弟世情覺冷，生平濃習，無過粉黛，亦稍輕減；卽有時對清歌豔舞，亦如花鳥之寓目，自幸心中粗了，可以隱矣。六月內徧踏匡山水石勝絕，自恨宿因不深，不得爲此中淨侶。至真州遇三弟，備知兄近日行履。兄才識蓋世，閱事已久，若於此事稍稍勘破，人間佳惡情態，真不直兄一笑也。

李湘洲編修

弟不知兄已北發，前此曾馳書奉問。與兄兩年別耳，而光景苦樂，有同朝夢。眼前事除却死，真無一可算者也。兄有才有識，又有膽，獨道念未切，或爲眼中粗惑所轉。弟往時亦有青娥之癖，近年以來，稍稍勘破此機，暢快無量。始知學人不能寂寞，決不得徹底受用也。回思往日孟浪之語最多，以寄爲樂，不知寄之不可常。今已矣，縱幽崖絕壑，亦與清歌妙舞等也。願兄早自警發，他日意地清涼，得離聲色之樂，方信弟言不欺也。

龔惟學先生



某此回得請甚快。今年粗了匡山，此外別無分毫想。兒孫塊肉耳；田舍郵也；身體手足，偶而已；皆不足安頓計較。客居柳浪館，曉起看水光綠疇，頓忘櫛沐。晨供後，率稚川諸閒人，杖而入村落。日哺，棹小舟以一椀剗水，多載不過三人。晚則讀書，盡一二刻，燈下聚諸衲，擲十法界譜，斂負金放生。暇卽拈韻賦題，率爾倡和，不拘聲律。閒中行徑如此，聊述之去牘，以當一夕佳話也。

又

聞嵐地寒甚，而尊殊不以爲苦。懸鞭徹棘，浩浩然如處花林醕國。此其地則寒，而民則煖，何怪尊之樂之也？然爲嵐計，則願必世百年；爲主人計，則願得一內擢，稍釋拮据之苦，優游二三長者之間，課山水之奧，結當來之緣，種花賦詩，隨口卽謳，此亦生人之至樂，而某與遯庵翁負弩先驅者也。夫翁豈戀戀一官者哉？雖然，香山七十致政，自以爲達，陶彭澤八十日爲令，自以爲苦，兩人者所遇不同，其趣未始不一也。某近來始知損事之樂，所謂損事者，非獨人事，田宅子女皆是也。小窮則小樂，大窮則大樂，衣食僅充，餘則施之，是爲損事要法。蓋有一分餘，則有一分興作圖度，小餘則造屋治產，大餘則爲孫子計，無所不至。宅則欲柏欲楠，田則欲膏欲沃，又或謀之不可知之枯骨，以倖其長且久，此無他，資有餘而心爲之驅使顛倒也。宗少文云：「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始以爲矯談，今乃信之。往會與黃平倩言，但看長安街夜半時，古廟冷鋪中，乞兒丐僧，齟齬如雷吼，而白鬚老貴人，擁綿下幃，乞一合眼而不可得，則宗少文之言驗矣。

### 何客部本江

作字時，又九之次日也。方杖而出，偕數衲往玉泉，收堆藍山色，飲仙人掌茶。此地兄宿經由，他日入沮漳，聞路人云：智者洞中，有一老頭陀，鬚髮如敗葦，身若豎銅，飲嵐臥石，語人以目不以口者，是必我也。兄去旌節，屏侍吏，踪



之或可得，不然，與鹿麕同駭而去。

雷元亮郡丞

往真州聚首時，高呼暢飲，大快也。已而萍迹東西，人從匡山道上來，輒問問輒無有不快快數日者，不謂今者遂在照臨之下也。初意欲渡江，值先姑後事，東馳西走，耽延至今。抑野人制不入城府，亦經經之小節。又則，部民分勢隔絕，某雖摳衣，臨之以老公祖，擁之以皂帽，恐之以白誓之佐史，能據若曩者之權，呼謔浪乎？此某所以未出門而先次且也。觀至此，得無捧腹而重笑其迂耶？一介之訊，聊復申意，伏惟照察。

黃平倩

參山道中逢胡舍人，得兄手書，具悉近况。此山奇絕，其石則崑崙玄圃，其宮室則祈年未央，其樹則孔明廟前老柏也。匡山之勝，以澗以瀑，其他不當香爐一峯，王老差敵耳。未知峨眉真能伯仲否也？學道之不利官久矣，當事者之意，將以解官難諸大夫，此猶縱魚於壑而放鳥於山，其誰不快？然弟亦有此言，謂既持釋子戒，口斷葷血，身斷冶淫，心中斷却了子孫田宅之想，諸皆可斷，而官獨不斷，何以自解於天下也？當事者此舉，未可謂非一番大鑪冶也。家之不可學道，猶官也，官有友而不暇，家則暇而孤，唯遊可兼得之。弟意欲春秋入山諮訪，冬夏則閉門讀書而已。既已圖出世一大事，而其腸胃所貯，若依然只俗子家物，何若不談之愈哉？古人學道貴密，不惟令人不覺其長，亦且不盡見己之是。即如布施一事，隨分周隣里鄉黨則密，必名山大刹，通邑大都，則愚者駭智者笑矣。五度皆然，舉一可例。吾輩所謂持戒精進，得無有不覺不知，墮此區宇者耶？此飲藥而服忌，不若不飲之愈也。弟近來痛省此病，故言及此，所謂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耳。

陶周望官諭



去年入匡山，今年入太和。天目、洞庭、直魁丘耳。兄真解官去，弟來春當之西湖，偕遊天台、雁蕩，便了却武夷、普陀諸約。新其所常見，而證其所不至，亦快事也。會胡太六，知社中兄弟，近益精進，弟謂諸兄純是參甘草、藥中之至醇者；若弟，直是巴豆、大黃，腹中悶飽時，亦有些子功效也。家父迫弟出，而弟懶於世事，性僻而疎，大非經世料材。弟又生計減少，數椽殘茆，十畝秫田，已付之妻兒管理，身口自足，無庸勞心仕途。弟客寄村廬，四方道侶，分餐而食，雖親戚朋友，亦不責弟以常禮，及告以風水田宅，往來酬答之事，弟公然一方外人也。然弟尚以爲苦，出門雖敝衣踉蹌，人必指曰某官人，數日一見妻子，或告曰某籬落壞，兒子某廢學，黨中有不解事者至，言及鄉里間不平之事，未免動念。若一離家，併前數事亦無，眼中得不常見爛熟人，雖俗亦快也。靜虛兄恐已歸，所云頓除漸修，大非弟指，不知以何爲修？若云蔬食斷腥是修，則牛羊鹿豕亦蔬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訓狐、蝙蝠亦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着不滯是修，則蛙鳴鳥語亦騰騰任運也。楞嚴經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凡六根可攝持，皆身也；可分疏悟入，皆身見也。所云漸修，不知當從何處着手？靜虛若未去，幸以此字示之。

### 蕭允升庶子

海內交游，如兄丈之於不肖兄弟，有幾？夫世有膚交，有骨交，有氣交。骨交則荆聶之儔也。氣交者氣味相合，如水之於鹽，自非性命相期，胡以至此？若兄長之於先伯修是已。憶壬辰之歲，弟初獲交於諸道友。先兄踞壇而坐，念方則之文論難彙出，足爲千載一時。曾未幾何，而東零西散，念方既已下世，先兄繼之，射堂秋月，有若隔世。人生會合，何可常也！弟已絕意仕進，而家父意尙果，然未便驅弟出山。菴居柳浪湖，長楊萬株，柏千本，湖百餘畝，荷葉田田，與荇藻相亂，樹下爲園，瓢茶瓜蓮藕，取給有餘。弟又不常居鄉，纔了匡山，便入太和，解夏後入衡嶽，遇緣則住，不則



去，亦足以樂而待死矣。知兄信我，漫一及之，不可爲不知者道也。

馮尙書座主

方春卿之命下，凡在門下士，無不延頸舉踵，且慶且慰者。無何而東廟建，二十年廷臣所爭而不可得者，一旦遂定，此雖主上獨斷，抑亦吾師之將順者潛而速也。某殊慳緣，不獲一覩其盛。居常持鏡自照，此等骨相，豈可入甘肥場？自分與吠蛤鳴蛙，一體歌詠太平，亦樂而甘之。惟師席日遠，萬萬不能忘情，海內如師之愛門生，忘其百漏而取其一得者有幾？某豈木石而不自知。夫以某之拙似傲，懶似慢，雖同輩或不可堪，而師愛之惜之，終始如一日，某獨何心，能不填胸刻肺也！自恨才力鈍劣，不能建一奇，當一官，百負師門。唯詩文一事，欲稍自振拔，山水性命之餘，聊一發之，而質凡下，不合古轍，謹錄記文數首，山行詩數篇，覽比於談談，得師破顏一笑，足矣。惟師削而正之。然過此亦欲焚却筆研，人生精力幾何？若何以有限之精神，事此無益之技倆也？卽此是名根未盡，山中人不破此障，亦何異紛華世味也。畢竟諸緣皆易斷，而此獨難除，或亦文人之業習耶？去年游匡廬，今春登太和，皆奇奧之極。解夏後，復欲束裝入衡嶽。海內奇山水，計十年可盡。擇其地勝而人清者居之，俟師他日歸來，某方策杖過東海，窮覽鄒魯之勝，坐日觀而扣雲來，與師評天下山水佳絕處，以當臥遊，此卽某之所以報知己者也。狂談可笑之甚，唯師恕之。先兄卹典會典具載，謹遺小价上疏。伏念先兄講讀四年，竟以此卒。生平修謹，無纖毫過，講明聖學，似亦朝賢之所許可。儻荷特恩，蔭卹贈諡，皆例所有，是在尊師主持耳。然亦未敢必疏之當上否也？唯尊師裁之。

答王以明

居士畏語言建立，爲地獄業，火之是已，獨不畏易解亦語言建立乎？若一切論著皆去，而易解不去，是未曾抹却語言也。此卽犯妄語罪。若以論說爲建立，易解爲非建立，是自語相違也。此卽犯兩舌罪。妄語兩舌，非泥犂業乎？



居士何以自解？不解則何以曉喻迷人，解則復犯語言建立矣。豈惟居士，伏羲文王便是招頭矣。故走謂居士非真畏語言者也，不若留却，且消遣閒日也。太和諸詩奉覽，幸即擲下。記尙未成，時方結夏，料理楞嚴宗旨，故未暇作文字業耳。走非畏文字者也，併此無畏奉施，居士納不往，曾藏得易解數本，今亡盡矣，有得意處，幸一見示。

### 湯義仍

作令無甚難事，但損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事者，非生事卽是不及事耳。吳地宿稱難治，弟以一簡持之，頗覺就緒，但無奈奔走何。兄老吏也，有可以請益者，不妨教我，長思雋人，東上括蒼，不知唾落幾許珠璣，有便幸賜我一二顆。

### 答陶周望

藻來，且知真切矣。山居頗自在，舍弟近亦喜把筆。閒適之時，間亦唱和。柳浪湖上，水月被搜，無復遁處。往只以精猛爲工課，今始知任運亦工課。精猛是熱鬧，任運是冷淡，人情走熱鬧則易，走冷淡則難，此道之所以愈求愈遠也。弟學問屢變，然畢竟初入門者，更不可易。其異同處，只矯枉過直耳，豈有別路可走耶？據兄所見，則從前盡不是，而今要求個是處，此事豈可一口盡耶？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纔有重處，隨卽剝絕，今日之剝，在明日又爲重處矣。遊山若礙道，則吃飯着衣亦礙道矣。如此則兄真如陳同甫所云：雖咳嗽亦不可者。道實礙人之物，人亦何用求道耶？

### 王則之宮諭

別遽十年餘矣，亡兄奄忽二載，長安聚首之樂，不啻隔生。不忍言，不忍言！近日學問得剝絕不陶周望是真實參禪人，雖未入手，然其進不可量也。黃平倩亦甚勇猛，數得長安書云：有趙少卿王行人左侍御王刑部，皆卓然有



大根力，參究此事，恨弟老懶，無意復出，不得一扣門語，諮決尊兄往來南北，當有所遇，實證據處，幸一一示我。弟雖不敏，尙能削骨灑血，乞半偈書，作將來淨因也。弟明春欲南行了，天台雁蕩一案，若尙在南，亦一快事。弟頭髮已有數莖白者，如則之當滿頭矣。

王百穀

每逢吳僧來，輒首訊百穀。聞動履倍常，則大喜，謂風雅道衰，尙賴此老成人撐持也。明春入台蕩，取道兩洞庭，百城烟水中，首扣大知識，想翁不作德雲面孔，費不肖七日草鞋錢也。綿竹僧以緣事入吳，便致遠訊，惟有以開發之不一。

答徐見可太府

東南之遊，極於五泄，將留台蕩，普特以爲後約。仁公旣期以來春，便當執策從事矣。近日移居山莊，去城一牛吼地，山中老松千本，脩篁萬竿，頗足自快。干霄之幹，以障風露，楊中之木，以當菴廡，蒼髯之藤，蘇皮之石，以爲友朋，此樂非仁公恐不復見賞。不然，未有不以爲癖且癡者。山行注，一路程本子也，何足煩大筆政復，劉邕之嗜，明公或偶同焉。使夫鄉里之士，知癡而癖者，亦偶見賞於大人君子，此亦賤士之榮遭也。干旄北矣，野人臥山南而送之，亦復近誕。然自以爲知仁公之深，莫野人若也，故且略形體，以事君子。

又

于鱗有遠體，元美有遠韻，然以摹擬損其骨，辟則王之學華，曾稽徐文長稍自振脫，而體格位置，小似羊欣書，仁公何得遂奄有之？不佞下里稚語耳，尊敍獎藉過甚，將無蕉葛衷而古錦襲乎？夫尹夫人之望邢也，此猶以色却也，今使夷光導而嫫母御，能免太沖之擲耶？山居已兩月，去城百餘里，微來札，亦不知板車之過谷也。山資之乏，輒



爾饒足，自惟無夷門咫尺之義，而橫遭長者之施，頽顏甚矣。既不能長揖道旁，隨諸攀轅之後，又不敢以虛儀爲將，唯有北望九頓而已。異日者或撰爲俚言，以歌揚休明，是乃草茅之所以報耳。不具。

### 與耿中丞叔臺

往過白下，辱翁臺愛至渥。比歸山中，欲具牋道謝，而所謂致書郵者，非山人則鑑客，其意皆有干於東諸侯者，故箋竟不致。不然，某非無心，豈兀兀不知感，感而不爲一言以通也？某歸來無所事，登臨之暇，輒復吟哦。如夜蛙朝鵲，叫跳鳴躍，不能自止，其言皆花木蟲鳥退之所云。窮年枉智思，披披囊壤間一者，要無足爲翁道。但公退之暇，借以發笑時亦有之。如排場嗑瓜，無益晉節，大爲發譚之資也。因舍親楊知事之便，附上求教，幸有以繩削之。

### 王百穀

楚中絕無江南士人，但時有白足赤髭耳。問王先生近况，亦復不曉。每思包山天目之勝，展齒輒躍，遂欲買舟便道，訪半偈主人，而堂上白頭，往往見勸，明年尋一佳題目東下，當了此願也。王路鳩材僧入楚，不能得杞梓梗楠之一，不佞稍爲區置，僅獲蒲柳下材數十株耳。其實湘中富室，不能敵吳之婁人。僧云，東洞庭有陶朱猗頓焉，且與百穀爲戚，願得百穀布施蠟花牋一幅，未識可否？山房數額，望老手一揮，便付去納。

### 答陶周望

細繹來札，似謂此事有生處可習，熟處可證，此實不然。所可知者，決非實知，所可證者，決非實證。此事校破與不破等，願兄勿以習氣之淺深論人，以定力之粗細論道也。川勤之悟也，而與高安終身不相下，妙喜之悟也，而圓悟痛戒之以性氣。此等若以俗眼觀可，詎以人天眼目相許耶？白蘇張揚，真格式也，陽明近溪，真脈絡也。近有小根魔子，日間妄得兩鬢饑，夜間打得一回坐，便自高心肆臆，不惟白蘇以下諸人，遭其擯斥，乃至大慧中峯，亦被疑謗。



此等比之默照邪禪，尙隔天淵，若遇杲公，豈猶唾罵呵叱而已？弟往見狂禪之濫，偶有所排，非是妄議宗門諸老宿。自今觀之，小根人弊，有百倍于狂禪者也。小修舊見弟如此商榷，亦以弟爲莽蕩，今不復然矣。弟不敢自謂已證，然路頭決不錯走，宗門與教，原自別派。永嘉云：「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如今小根所執，而悅之者如蛆，寧復可恨，近溪而下，真可恨者也。願兄高着眼，莫落斷常坑也。令弟邸中相聚，亦一快事。與兩兄相結，專以一大事相期，故言之不得不力。若以爲此懈慢人無可聽者，弟已矣。從此專事承順，不敢復道之矣。

蕭允升祭酒

山野姓名生澀，分不宜入春明門，以是雖有便郵，不敢輒通一字。九方之急千里，猶千里之急九方也。以是舍弟雖在門牆，亦不敢以一字道謝。不知射堂夕月，西門春柳，猶記往日周旋否？屈指十年之間，故交落落，有若晨星。伯修墓上，白楊幾堪作柱，百念那得不灰冷也？山中蒔花種草，頗足自快。獨地朴人荒，泉石都無，絲肉絕響，奇士雅客，亦不復過，未免寂寂度日。然泉石以水竹代，絲肉以鶯舌蛙吹代，奇士以蠹簡代，亦略相當，舍此無可開懷者也。此近日未盡習氣也，遇有道者，不得不暴，以希懺悔。

顧升伯宮允

山中粗足自遣，便不思出，非真忘却長安也。然村鄉自乏人與語，如東阿晚年，門下皆廝養凡才，那得不念應劉諸公。明年思一遊台蕩，已決意東下，北遊念尙未動，不知傾倒何期？人生幾何歲月，而隔絕若此，假使再見，亦恐兄白鬢黃閣老矣。舍弟感念殊甚，此自仁兄交道，弟亦不敢言謝。

金給諫

弟之懶而疎，兄丈所知也。若以形骸之外觀弟，疎節闊目，似猶可贖；若以世間之必不可已者責弟，弟爲戾人。



矣。然弟已自知骨態之不宜，蔽長林而嘯水石，殆將終焉。龍鐘偃蹇，甘與鹿豕爲伍，則其人果不可以禮數責者也。弟自不敢齒於世，而世肯與之齒乎？世或見責之無益，遂從而置之，亦未可知。此又弟之自解於兄丈者也。讀至此，能無爲弟發一笑乎？新都人某少年，有文藻，欲以舉子業就正，詩有新調，六朝佳山水，何可無佐筆研者乎？知仁兄之決不見外也。

### 羅雲連

歐公極稱夷陵山川奇秀，向日會兄，都不一言。又貴鄉多士如此，兄皆不能稱述一二，豈弟不足與言耶？抑老髯識不足也？弟心已在三遊洞前矣。倘有便舟，當借數納入峽一觀，元夕後不雨，當了此願也。又弟每遊，必挾多枓，不知貴土可托鉢否？不然，未免以白腐青蔬困諸君子也。佳作甚暢，他時明倫堂中，恐着此騷雅不得。致聲元定諸公，舊雅新知，快晤一堂，人間第一樂也，夢寐以之。

### 黃平倩

客歲附一紙，托令弟轉達，正是小雪時節。後聞以入賀里旋，此紙亦當浮沉矣。弟近日此心真死矣，邑中頗有流寓者，與之商榷甚快。小修近造亦奧，非復別兄光景也。此事只求安心，便作官也好，作農夫也好，作僧兒市賈亦好。雜花五十三知識，單明此義，如王趙諸公，以儒而濫僧，皆走別路者也。凡事只平常去，不必驚羣動衆，纔有絲毫奇特心，便是名根，便是無忌憚之小人，反不若好名利人，真實穩妥，無遮攔，無委曲，於名利場中，作大自在人也。兄利根慧性，一撥便轉，弟知兄從此放下千二百擔子，勝去却通身枷鎖也。詩文是吾輩一件正事，去此無可度日者，窮工極變，舍兄不極力造就，誰人可與此道者？如白蘇二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非以艸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爲近道也。客冬見邸報，得詩二章奉寄，久無便郵，今始得呈，然亦不知何時得過錦江也。



與友人

數日來入沙頭，始知仁兄補官命下。一窮舍人，攜一千二百餘利齒，嚼長安塵沙，那得不饑？甚爲仁兄慮之。弟明春決意從舟北行，入西湖過夏，中秋夜可得共踏射堂佳月，談別後最得意事也。近日所與遊者何人？箇中事看得破不？兄明慧有餘，而深沉不足，果于任而淺于幾。果于任，則易視天下事；而淺于幾，則易視天下人。處世者之深忌也。昔蘇翁之論張德遠也，曰：「明于知君子，暗于知小人。」此古今高士通病，然自是不學之過。學則眼開，眼開則自不受瞞，可以應世，可以濟世，可以出世。應世者，以世爲應迹而應之者也，如周濂溪龐道玄其人是也，應亦出也。濟世有三種：有以出爲濟者，佛圖澄陸法和姚廣孝之類是也。有以應爲濟者，張子房狄梁公李鄴侯等是也。辟則純綿裹鐵，不露鋒刃。又辟則擲劍揮空，空輪不虧，至矣化矣。有以濟爲濟者，漢唐以來，建功立業，不有其身者皆是。然各有學術，各各開眼，不似今人冥行徑趨，動而得過者比也。唯實參究，廣誦讀，多會人，可免此過。弟與兄同此病者，願各努力。秋來偶讀實錄，見前輩諸大老，頗有其人，未有不學而能濟世者。京師豪傑海也，世界如此之大，相識如此之多，豈無一二人與古先抗衡者。兄幸虛心求之，有則急以報我。

答吳本如儀部

弟此時實當出，所以遲回者，實迂懶之故，非真不愛富貴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又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將知愛富貴如此之急，而辭爵祿如此之難。弟亦何人，欲作孔子以上人耶？兄謂弟饑寒所迫，一慚不忍，以此鞭弟，使樂就升斗則可；若云趨此色力，勉就勳業，俟功成之後，漸謀綠野香山故事，須先與閻羅講明始得，弟不作此癡想也。古人進退，多是水到渠成，願兄亦勿置此念胸中。居朝市而念山林，與居山林而念朝市者，兩等心腸，一般牽纏，一般俗氣也。願兄勿作分別想也。弟明春將從水程北來，秋清或得抵掌，弟



不能拍浮，六安茶佳者，貯一二十瓶，供清談中用，如何？

### 李湘洲司業

不通往來訊，又一年餘矣。槐門光景，時時形于夢想。如啖橄欖，略有酸味，至回甘時，却勝崖蜜幾十倍也。不佞竊謂仁兄此官似之，笑笑。去歲直窮花源之勝，真方士仙人之所客也。山尖秀略如越，而幽僻勝之。奇正相發，瘦妍異態，弟已選得漁仙寺一片地，爲棲隱之所。他時白頭閣老，渡武陵谿時，或可迂道一至也。花源注一冊，附貴門生某去。其人翩翩士，可與語，不敢望霽大宗師威嚴，比常例少寬日月，爲惠多矣。升伯兄時相見，不致聲明春三月踏花至矣。花源注看竟，乞轉致之。

### 曾退如編修

新郎君得意不探明月者，必于大香水海，沙啞固滿漚也，豈能容許大鐵網乎？雖然，南荒邊地，乃得綠珠，老杜云：「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傾城之妖，固未必擇地也，笑笑。獻夫道足下當來，果不弟且遲青溪鶴待足下，政恐未能割却被窩中恩愛耳。奈何。正欲寄訊，適小李蓬頭云將東見曾閣老，使書一紙付之。

### 答費太府

敍記皆勉屬草，附呈求削。某實不文，豈能供役？又重違貺，益惴惴焉，懼不任也。既而自念，不文自門下投簡，投非其才，門下貴也。不供則以賤士傲長者，負過實深。遂以一日兩具稿，唯其速，是以益拙，又將以速掩拙也，笑笑。

### 答董玄宰太史

燕中與諸君子周旋，如在旃檀林，每焚香展帙，清言彌日，彼豎一義，此建一難，可謂不知老之將至。典型既遠，西華道上，頓爾落寞。辟如息佳木者，忘其濃蔭，一旦失去，始有紅埃白日之感也。不佞嘗嘆世無兼才，而足下殆奄



有之。性命騷雅，書苑畫林，古之兼斯道者，唯王右丞蘇玉局，而摩詰無臨池之譽，坡公染翰，僅能爲枯竹巉石，不佞將班足下於王蘇之間，世當以爲知言也。楚中文體日敝，務爲雕鏤，神精都失，賴宗匠力挽其頽。高牙兩過江干，不佞遠伏林莽，息心望岫，旣辱遠貺，媿感實甚。六年夢想，失之一朝，殊惘然自恨也。

答薛左轄

客冬辱遠使，光行役，已秣馬矣，而先庶子嫂孺人卽世，爲之料理後事，家政旁午，遷延至今，有負門下慈命。然入春卽當北上，斷溝之殘，豈容雕飾，抑堂上鞭策，不敢自愛筋骨耳。

答李西卿

弟二月終將東下，由水道入京。此時便可一晤，縱不晤，聚首不遙，得諸兄提挈此大事，弟之至快也。梅長公何時發？弟春初已具舟，而邑大夫以邑乘見役，欲爲窮鄉少誇張，未免檢括諸史，行期稍滯，然四月決可南，兄幸俟我。致聲念公長公，江干之約，便可同赴。來書云：「錯死了梅衡湘。」此閻羅錯也。丘大狼狽乃爾，恐閻羅亦用他不着，留與世間點景而已。兄根器如此，何憂學道，政恐不學，學則無不入之理。但莫急性是第一義，急性則走入知解窠裏，容易脫不出也。

與李杭州

東華一別，蓋八年所。仁兄五馬專城，而弟猶碌碌豐艸，得無以迂緩見笑耶？虎林，名郡也。昔白太傅入洛陽，猶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足知杭之佳麗也。然唐時爲太守者，公事之餘，放情山水，歌黛與烟嵐共翠，箏鼓與松風間作。蘇和仲爲守，每出遊時，分曹徵妓，鳴金聚食，杭人至今以爲美談。仁兄若能辦此，弟當刻日東下，爲有美堂中客也。笑笑。適敝年友孝廉陶孝若看花六橋，附字奉訊。孝若佳士，將窮東南之勝，經過虎林耳，非有干於東諸侯。



者也。

### 與王百穀

王路僧來，珠玉幾滿案頭。甫開函，而諸弟及里中少年，各持一紙去，不肖如暴富兒被掠，真可一笑也。聞王先生益健飯，猶能與青娥生子，老勇可想。不肖未四十，已衰，聞此甚羨。恐足下自有祕戲術，不則誑我也。江令遂不祿，惜哉！世豈復有斯人？致聲哀無涯，溝中之斷，豈足復收，而橫被之繡也。敝同年陶孝若，關令同社友也，慕王先生名且久。其人清脩士，足下見自識之。

### 潘茂碩

燕中一別，忽忽七年。人生幾何時，而睽隔若此！今仁兄翩翩五馬，而弟猶故吾也。唯是木石以爲曹署，魚鳥以爲齊民，觴政奕格以爲令甲，自分迂疏之性，其爲經濟固爾，不中繩之構，於世竟何益也？家大人迫弟甚，入秋當強顏一出。辟之胡孫入寵，豈堪跳擲，或者馴狎之久，頑性頓革，遂復見役於人，亦未可知。山居既久，與雲嵐熟，亦復可憎。人情遇時蔬鮮果，取之唯恐不及，迨其久，未有不厭者，此亦恆態也。

### 蘇潛夫

近日刻瓶花瀟碧二集，幾賣却柳湖莊。計月內可成帙，然不能寄遠，以大費楮墨也。寒灰竟可，現住柳浪，甚好與談，兄話頭有著落，不富貴場中，易汨沒人，眼前任運自在的，是烏紗，是下人取奉，是生死未到眼前，信口大語，似有滋味。終日灑灑落落，都是借他光景，莫錯認作學問也。吾鄉有饜兒，偶過鄰家，主人方出，遽呼婢曰：「爲我淨却酒注子。」饜兒舉止飛揚，神通體。頃之，主人復呼婢曰：「注子洗却，可急爲某家送去。」饜兒神色頓覺沮喪，始知誤認以爲有宴喜也。此語最切，莫道是戲談，若作戲談，會保管是門外漢也。王則之不及作書，幸便以此字示之。



八月初間，弟當北發。往彭丹陽會謂小修云：「若過限當乞一病狀，不知在本縣爲途中也。」弟此一條懶筋真難拔，大人類以爲言。自思入仕十五年，絲毫無益於白髮，而又重其怒，真不成人也。夫弟豈以靜退爲高者哉？一亭一沼，討些子便宜，是弟極不成才處。若謂弟以是爲高，則弟之眼，如雙黑豆而已。

陶周望祭酒

入春看邸報，喜甚。謂今秋北發，可得合併，不意仁兄竟以疾辭。黃平倩久未得耗，數日有傳其病者，然亦不確。昨遣人於通途往訪，尙未回復。果爾，是天之厄道人甚也。公望兄，今冬定得晤語，山居久不見異人，思舊遊如歲。青山白石，幽花美箭，能供人目，不能解人語；雪齒媚眉，能爲人語，而不能解人意。盤桓未久，厭離已生，唯良友朋，愈久愈密。李龍湖以友爲性命，真不虛也。數擬入越，又以道遠不能發，此高興不知何時得請益兄，念之。貴邑孝廉周觀國，以省親至敝地，抵掌柳浪，爲詩送之，併及兩兄，有便復我。

答錢雲門邑侯

護堤工竟，邑人始無蛟窟之慮，此舉恐廣長舌讚嘆不足，况腐儒數行文墨也。不肖詩文質率，如田父老語農桑，土音而已。閣下至比之作者，又分俸以助其成，將令不肖媿死乎！辱貴座師見督，敢不疾驅，天氣倘炎，秋清爲期耳。不肖非以退爲高者，只是懶筋不易抽出，一慚不忍，覺摩詰斷按，未易出脫也。容躬布謝不一。

與蔡嘉興

家弟道足下精進堅忍，弟甚媿之。橈李乃近時佛國，足下將以安養如來攝之，抑以迦文五濁折之也？以弟觀之，末代衆生，惡劣浮巧，鐵牀銅柱，便是莊嚴，須帶些小閻鬚子氣，方有少分相應也。如何？

答陶周望



得手書，如空谷人音，弟謂兄真可安心矣。既做大官，又討便宜，又斷緣寡欲，便自說世情灰冷，無論他人信之，即自家亦說得過矣；而兄猶以爲不了，何哉？然弟則請不了之根，正在於此，此弟舊日受病處也。王塘南雖不及近溪，然猶有幾分切己。若某某則徇外之學，別是一路頭，非吾所知也。大都世間自有一種平易質實，與道相近者，而自視庸庸，以道爲高，而不敢學。清士名流，自以爲非吾不能學道也，而矯厲太甚，終成自欺，與道背馳，而不可學。近者不學，學者不近，所以兩難。羅近溪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此語扶聖學之髓。然近溪少年，亦是撇清務外之人，故已登進士，猶爲僧肩行李，已行取，猶匿山中。後來經百番鍛鍊，避之如蛇毒，仇之如怨賊，而後返吾故吾，故吾出，而真聖賢真佛子出矣。此別傳之正脈絡也。弟少時亦微見及此，然畢竟徇外之根，盤據已深，故再變而爲苦寂。若非歸山六年，反復研究，追尋真賊所在，至於今日，亦將爲無忌憚之小人矣。夫弟所謂徇外者，豈真謂借此以欺世哉？源頭不清，致知工夫未到，故入於自欺而不自覺，其心本爲性命，而其學則爲的然日亡。無他，執情太甚，路頭錯走也。聖學宗傳，大有功於斯世。然諸傳尙有不親切處，海門居士，近造當益卓。會間，幸出此字示之。

### 與曹進士平子

數逢茗雪僧，輒問平子行藏，頗不悉。平子將須脫屣一官乎？聞窮且澈骨，亦何可忍！雖然，使平子而處脂膏地，亦當如羞澀不能出手之袁生，豈能發身潤屋乎？近作想亦多，有便幸示之。坐聽松閣，限疊韻詩，沈飛霞持粉版作書，書成而墨濡鼻上，此光景可念也。何時再得合併也？歙人吳長統，有與之書，見平湖令君者，便致八行，以見平子。

### 答曾退如

瓶花序甚佳，發前人所未發。弟嘗謂少陵真法魏晉者，坡公真法班馬者。若直取其形似，是今之多髯者皆孔



子，而面如瓜者，皆臯陶也。兄此論出，可以解嘲。序中字眼，略有一二可上下者，弟不惜爲他山之石，豈有兄吐肝相與，而弟猶惜形跡者乎？然如此等作，自是不朽文字，弟非習爲佞者也。志序尙未見，先兄傳已借尊名作之，代大匠斲，甯不傷指；今附去請教。

錢邑侯

志三十卷，已卒業，生不文，勉爲之，殊覺脫略。然諸傳非聞見真者，不敢濫入也。傳體做班氏及南北史，多於小處見大，不欲以方體損韻致也。諸大老傳，他日國史所取以爲據者，邑僻地，誌狀多不傳，故不得不詳。雜俎一篇，逸事僅有。炎天，苦檢括難，聊述數端耳。幸削正之。

汪觀察

往附卽墨，令致書左右，是人見皆劇語狂草也，不敢投。上官之威重，乃如此耶？今兄聲華日整，德位俱高，東林蓮漏之約，猶記持否？然世間真菩薩，乃能濟世，跼躅空山，閉眼塞耳，此是小夫行徑，兄勿聞。弟言便生慚愧也。彭山人長卿，巴客而寓荊者，走清源，訪故人，弟謂道上若值汪使君，便可作郵，并以近刻二種附上。山人得禮貌，甚於得金，於兄聲名無損，而可以止一家之哭，亦菩薩行也。方便波羅蜜，卽檀波羅蜜。笑笑。

袁無涯

北車已脂，而宗禪適到。開函讀手書，如渴鹿得泉，喜躍倍常。深蒙嗜痂之譽，媿汗無地。僕碌碌凡材耳。嗜楊之髓，而竊佛之膚，腐莊之脣，而鑿儒之目；醜閒居之小人，則併疑今之名高者，以爲徇外不情，師並生並育之齊民，而甘同其事。至於詩文，乖謬尤多，以名家爲鍾馗，以格式爲涕唾，師心橫口，自謂於世一大戾而已。而孰謂世有好之，如無涯其人其人者，無涯誤矣。讀凡夫諸作，信佳士也，恨不識之。花山公案何如？往日凡夫願力過於吳令，故成毀



頓異，但寶地既復，則當平氣處之。天下事不患不成，患居成者耳。幸爲凡夫道之。瓶花瀟碧二集寄覽，又觴政一編，唐人舊有之，略爲增減耳。併上。

### 答王百穀

聞近况甚適，又言將有岱宗之遊。僕來歲亦將乞假而南，或得與杖履相值，亦佳事也。江令君每會必劇談，近復留心性命，長安中得此良友，殊不寂寞。僕宦意甚闌，又如作吳令時矣。自思口腹無幾，身世受用亦無幾，安能勞碌事此生乎？青氈雖閒，要亦有拜客及不情應答之苦，終不若山居之穩貼也。

### 陶孝若

三弟來，極道貴士山水勝絕，人士都雅，弟傾想之，至形於夢寐。又道仁兄一意參學，骨清而氣細，求之朋輩中，指不一二屈。弟恨不即日趨侍，奉塵尾周旋也。敝鄉塗泥爲市，無卷石寸壑可入目，又可與談者極少。諸兄能于三遊洞前，施我一袈裟地，弟不啻如渴驥之奔泉也。讀佳詩及諸兄詩，珠玉滿把，去役甚迫，恨不卽和。柳浪春條極可人，能挾諸同學一過不耶？與仁兄同郡同門又同道，夫何相識之晚？然一相識而遂遺形去貌，又非淺淺者可同年論也。

### 袁無涯

不肖詩文，多信腕信口，自以爲海內無復賞音者；兄丈爲之梓行，此何異瘡痂之嗜，幸謹藏之奧，爲不肖護醜，勿廣示人也。至囑至囑。戊戌以後，稍有著述，去僧忙不及錄寄。附去廣莊及瓶花集詩各一冊，餘俟怡山還致之。明春當偕家弟南行，或得相從虎邱道上也。

### 答沈何山儀部



蘇家使來，讀仁兄手書，知念弟之深。弟支離可笑人也；如深山古樹根，虬曲臃腫，無益榱棟。以爲器則不受繩削，以爲玩則不益觀，欲取而置之別所，則又癡重頽壘，非萬牛不能致。而世之高人韻士，愛其古樸，以爲山房一種清供，輦而致之，費之唯恐不奢，累累有之。仁兄或者以弟爲山房玩乎？則又何不尋一片清涼寬閒地，苔堦莓砌，鎮日相對，而必欲置之通邑大都，使一人玩而千人唾，則仁兄亦何以自解乎？雖然，以一癡重無用之物，而致高人韻士之嗜，爲幸多矣。敢復偃蹇，不聽驅置耶？弟行矣。

劉行素儀部

夏初附疎稿及短箋，上仁兄求達，竟爲舍親蘇潛夫所止，恐箋亦便浮沉也。弟拙懶之性，最宜山林，而飢寒所迫，亦時有元亮叩門之恥。王居士有言：「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明春決意北發，或得領大教也。

答蹇督撫

仰惟翁臺弱冠登仕，踐南北中外紀綱之司者數十年；皓首籌邊，革華夷長鞭腥之勢者幾萬里。飽烟雪而始成柯幹，松柏之所以堅，割犀玉而益露光芒，昆吾之所以利，唯茲漁陽之鎖鑰，實爲京國之咽喉。弢十萬於胸中，不煩一矢，撻犬羊於塞外，敢有二心。遂使夏人，熟老子之威名；頓令回鶻，拜令公之面貌。功成臥虎，望重非熊。旂常勒銘，久已聞之太史；銓樞虛席，終無踰于老臣。湘渚陋儒，南宮敬吏。遡仰止于先進，豈無高山；陪追風于後乘，難馳峻坂。淺固走卒，久欽司馬之名；籍媿通家，未遂登龍之願。幸緣西塾之追隨，得聆前甄之教令。溫言滿楮，如聞咸獲之音；珍物盈筐，似捧卡隋之璧。光生蓬寶，喜溢庭柯。舍弟某，甫落名于禮闈，遂隘登于賓席。論人成敗之外，允矣國士之知；棟駿枯朽之餘，豈惟芻秣之感。陳琳學檄，殊無記室之才；王粲從軍，豈知出塞之樂。庭前玉樹，寧借藥于凡條；池上鳳毛，偶學飛于野鷺。唯是溟濔之大，不讓滲潢；以茲沙石之頑，得效礪礪。高牙大纛，何妨揖客之裾；雅歌投壺，



忽發洛生之詠。某心懸門戟，地隔郵程。霞彩繽紛，每占營中之曉氣；穠條披拂，竊思闕外之春風。一叩無從，再拜肅史；遠思縣旆，徒有搖旌而已。謹謝。

### 上孫立亭太宰書

職以譴劣，謹辱老先生知遇，天高地厚，未足爲比。古人云：「感恩易，知己難。」竭其燭光，以助日月之萬一，職之至願，而故例見格，初非本心。寸功莫效，五內若割。一則感時事之多虞，一則歎知己之難逢，回首國門，惟有飛涕而已。今正論雖伸，陰機猶伏，崇正之本，在于擇人；抑陰之道，在于速斷。以職揆之，爲當今之急務，在補大僚，而大僚未可必得，莫若委曲補其小而易下者，如光祿太僕之類，萬一有變，則其人近而其位次亦相宜，猶不至中流乞壺也。所謂變者，一曰內，二曰外。在內非臣子之所忍言，然不可一日不熟慮也。在外則東北之虜是已。爲今之計，莫若起一二曉暢軍事，曾經戰陣者，分領薊遼，毋以才朽爲棄，而又取監司五品以上，才望出類者，盡補京卿，以實朝廷，有缺則實補，無缺則添註，無補大僚之名，而有賢人之實，庶幾得旨猶易。夫添註非舊制也，然不猶愈于國之空虛乎？處今日之時，正古人所謂權以濟事者，似亦不當拘拘矣。目今考選一事，尤爲喫緊，詢之宜周，而行之宜速，其人當取其心地平而議論正者，若但取赫赫之名，而不論其心，以才濟佞，其奸乃毒，是不可不急辨也。所謂擇人者此也。今之議論，紛紜已極，除奸之道，在辨其魁而斷之。獨所言爲國家者正也，所言爲身家者奸也。論人有實迹不傷厚道者正也，論人而牽枝帶蔓，語幽隱而意傾嶮者奸也。直言時事，無所依違者，雖偏亦正也。假借題目，預爲迎合者，雖正亦奸也。所謂抑陰者此也。又有一種奸邪，本非族類，知有彌天之罪，不容于世，則又強附正論，捏造書札，以恐嚇鄉曲。其言似忠，於計甚詭，猶當急辨。職言止此，臨書惆悵，不知所云。

### 與劉雲嶠祭酒



潘雲松嘗私謂弟，劉君異日必有可觀，識見高，力骨強，韓范一等人也。弟私衷亦以爲然。今尊兄出爲海內師矣。陶鑄一世，此其發軔。如此世界，雖無甚決裂，然閣鬱已久，必須有大擔當者出來整頓一番。陶石簣近字，道其宦情灰冷。弟曰：「吾儒說立達，禪宗說度，一切皆賴些子煖氣，流行宇宙間，若直恁冷將去，恐釋氏亦無此公案。」蘇玉局白香山非彼法中人乎？今讀二公集，其一副憂世心腸，何等緊切。以冷爲學，非所聞也，不知尊兄以爲然不？黃平倩去歲聞有疾，近傳其小愈，然至今尙未北行，何也？弟山居全無長進，今秋尙當強顏一出，然酸迂成性，雖出何補？孟夫子所謂貧而仕者也。

去吳之七牘 乞歸稿一

職以壬辰三月登第，未兩月內請告還鄉，以甲午之十二月謁選，授吳縣知縣，待罪一年有餘，職之罪狀，殆不可枚舉。然職一念自守之心，未嘗不盡日自矢，而士民亦幸相安無事。天高地厚，職何敢一日忘朝廷養士之恩。然職之私衷有萬分不得已者。職未離襁褓，母龔氏有疾，卽托命于庶寡祖母詹氏，鞠育顧復，愛類親生。甫四歲而母卽世，職復多病，驚悸萬狀。祖母驚憂危甚，每一病作，呼天號地，殆不欲生。毛髮外焦，骨髓內竭，職幾死而復生，祖母詹亦幾死而復生，相依相靠，有如形影。壬辰之夏，職選期將及，比時祖母詹健無恙也。然職一念及，不覺心動，亟請告歸，承歡二載有餘。慈踰河海，孝比涓塵，自謂一丘一壑，若將終焉，而職之父，謂職年方壯，勉令就職。心同窮猿之木，官比沐猴之冠，進退維谷，實可哀憐。然初意亦謂河南江西近地，去家不遠，可迎養耳。不意走姑蘇三千里外，有若隔天，老病龍鍾，子女俱無，暮景淒涼，傷之如何！前二月內，有家僮袁東自家中來，云祖母詹尙羸逾昔，日夜悲號不休，兩腿盡腫。臨行泣謂使者曰：「身今年八十有一矣，存亡只在旦夕。我死不能見爾主，縱到九泉不閉目也。」職聞此言，一痛絕，妻孥皆號失聲。因思區區浮名，何益人毛髮事。而使七八十老人，有向隅之泣，其若良心何？



令萬一抱終天之恨，亦何顏更生于人世？天地有靈，必當誅之。職以此鬱結成疾，千思萬想，惟有乞休歸田一節，可以慰此朝夕懸望之情而已耳。職非不知朝廷作養之恩，與嚴親教育之義；然職才識迂疎，終是林莽中物，責以民社，原非其任，而嚴親以兄官史局，得封翰林院編修，已霑一命之榮。職亦可藉手報，無他冀望，獨祖母詹所倚靠者，惟職，職一日不回，則一日不樂，一日不樂，則病一日不痊，職何難去此官，以救此垂危之性命哉！徐庶有言：「方寸亂矣。」今職方寸亂已甚矣！况復氣結不伸，積漸成病，神思恍惚，恨不即死。吳中煩劇之地，可使一日居乎其位哉？伏乞台臺憐職祖母垂白之餘生，更察職不容已之至情，俯賜題請，俾得照例休致。仍將印務，另委賢能官一員署掌，先示以離任之期，使職得早還鄉里，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職無任感激之至。

### 乞歸稿二

職於三月初三日，具文乞歸，蒙台臺訓誨，辭意惓切，不啻父子。又令師生趨出再三，職即枯木，寧不感恩。但職求歸之意，原爲祖母詹一線垂危之命，既係祖母，又不得復援養親之例，不得不從乞休一途。夫士之絕意鄉井，忍死其親而不暇顧者有三：或身關軍國之重，或旅滯絕域之外，或罪在不原流竄殊方。三者非不欲歸，而歸不可得，含酸茹恨，勢出無奈，情則慘而義不傷。今聖明在上，彌天啓網，既不錮士以必進，而區區縣令，朝更夕換，又無一成而不可去之義。當此之時，白髮垂危，高堂隕血，此何等事，何等情，而以一官爲桎梏乎？且職非不愛官者，自去秋來，已萌此志，曾與同年同事皆言及。而邪慮糾纏，義以欲牽，遷延至今日而後決，則職之貪昧隱忍，抑已甚矣。人情視祖母若稍疎，視庶祖母則尤疎，不知職襁褓來，不識有母，至十餘載，竊聽兄若姊言，始知之，然終不信。吾母之恩，何以能加於吾祖母，以故至於今思母之心，必有觸然後發，而思祖母詹之賜，則無一日而不九迴也。二十年之怙恃，恩同覆載，八十歲之老病，危若風燈，興言及此，五內如割，一字若欺，神明殛之。夫朝廷所以待士與士所以自待者，



曰孝曰廉；如有當此情景，恬不動念，是逆也。戀一命之榮，而忘生育之大恩，是貪也。貪且逆，世之大戮，朝廷將何賴於若人而用之？職志決矣。伏乞台臺鑒職至情，早賜題請，無徒使職眼穿心死，則職之受而德，河海莫踰其深，泰山莫踰其高矣，無任懇切之至。

乞改稿一

職今年三月內，聞祖母詹病，屢牘乞休，未蒙賜允。職惟人臣事君，義不得以私廢公，又事勢無可奈何，強出視事，一意供職，前念頓息，無復他望矣。不料鬱火焚心，漸至傷脾，藥石強投，飲食頓減，至前月十四日，病遂大作。旬日之內，嘔血數升，頭眩骨痛，表裏俱傷，當即請假調理。醫延三人，時踰數月，秋毫無效，精血耗損，瘦骨如戟，愈補愈虛，轉攻轉盛，三醫拱手，俱云此非藥餌鍼石之所能及也。或者斷緣謝事，靜攝數月，庶其有瘳。夫職以偃蹇鴛弱之才，充此牛溲馬渤之用，從令精神倍百，將敗績是虞，矧今呻吟牀第，痊可無期。有死之心，無生之樂，尙安能任茲劇邑，消塵案之積牘，理已棼之亂絲哉？此萬萬必無之理也。且也杜門三月，廢事已久，若復觀望，叢脞益甚，曠官之罪，職百身莫贖矣。伏乞台臺鑒職萬不得已之情，俯賜題請，容職病痊之日，改授教職，別委廉能官。先期署掌縣務，則豈惟狗馬餘生，冀得少延，而職報劉一念，亦可少酬萬一矣。天高地厚，恩豈有極，職不任激切控訴之至。

乞改稿二

職自八月十三日病瘥來，經今五月。前此乞恩改授，蒙台臺誨諭真切，職卽盡鳥，敢不聽命？嗣是灰心一念，百計攝養，延至十月初二三日，始得小痊。職思縣務荒廢，久臥非體，於初十日勉出後堂，料理積牘，披褐龍鍾，坐不移晷，寒漸卽作。勉強少時，便覺火起臍上，騰騰如縷，痰嗽轉盛，參曹鈴下，見者無不悽惶。未出一語，未簽一案，又已左扶右擁，推入衙室矣。此皆大眾所目睹，僚佐所共見，可質而問者，職寧敢諱一字耶？然職猶謂暫出未慣，久當自習。



不料於本月二十一日，同徐縣丞詹主簿，至後堂盤庫，籌算移時，體遂不支；職即令封銀入筒，纒入私衙，寒熱大作，鼻血流不止，小愈之人，至此又奄奄一榻矣。職自念氣體之弱如此，又且會計漕兌在卽，一握微軀，百事紛龐，如何可當，有死而已。縱使藥餌可扶，劇縣非調病所，倘令優游塞責，曠官將誰罪之歸？台臺不爲職慮，獨不爲十萬生靈慮乎？詭莫詭於會計，去歲職研精三月，始成一比薄，今欲使職持籌而算，不能矣。急莫急於國課，去年職開徵之始，晝夜焦蒿，吞風飲雨，僅得免於參罰，今欲使職冒霜雪而撻黎庶，不能矣。此兩者欲責職以必辦，則職雖粉骨不能辦，如任職優游，則朝廷設官謂何？台臺所以責職者謂何？究也。縣事隕裂，狐社百端，聲名旣壞，參罰隨之，亦終於去而已矣。夫京官病三月卽請告，此例也。今職病五月，又外官也。職若一毫欺罔，則醫生可勘問，隸卒可提審，倘有纖毫，不實，乞台臺明賜參糾，以爲人臣而懷私退托者之戒。前鎮江府吳推官亦疑職僞疾，親至榻前，見職羸弱不堪之狀，不覺潛然淚下。乃曰：「不意爾一強壯人，委敝至此，當加意調理。可出則出，當歸則歸，性命不可兒戲，無持兩端也。」興言若此，則職狼狽之狀可知矣。伏乞台臺憫吳閩縣之生民，續職垂絕之殘命，念漕計無緩須臾，早批署員，哀野狐死當首丘，亟題賜奏。若得乞台恩俯容改教，則自茲以後，未死之身，皆台臺之賜。倘謂再容調理，則世未有縣官可以大半年癡疾者。職寧抱頭逃遁，爲褫職之廢民，不願悴死他鄉，作無依之餒鬼也。職之肺肝，至此吐盡矣，職無任眼穿心死之至。

### 乞改稿三

職荷台臺知遇最厚，如蟲戴天，如魚戴海，私心刻鏤，不可名狀。倘得奔走墀下，效晨夜之役，此職之分，亦職之願。不料職緣慳障深，一病五月，遂至狼狽。同僚看者，莫不憫惻。吳推官一見填膺，江知縣屢爲下淚，此皆台臺可質而問者，職何敢飾。然日月之明，理無遺照，狗馬之病，業經秋冬，安得不知，又安俟職贅言哉。職前此病甚，一告輒停



者，以有明命在；又謬謂調理數時，或得痊可，免致費累台心耳。不意元氣既耗，不可頓復，稍試數月，便爾委頓，則職萬萬無緣於此地矣。職父前一聞病狀，驚悸不已，兩遣人屬職急歸。私念萬子之肥，慮有延陵之痛，含酸茹悲，眼穿門閭。今者與職祖母相對，不知作何淒涼。興言及此，五內如割。台臺何惜一舉手投足，噓將滅之寒灰，筦垂折之枯篠，使得生入鄉里，免至委骸溝壑，流棄道路耶？人可無官，官不可無人，吳可無知縣，知縣決不可無命。職籌之已熟，不再計矣。倘得憑藉寵靈，邀惠寒旃，近死之心，有官之望，恩比生成，感何有極？不則職之重命，必且重於官，鹿死不擇廕，微臣有禡，無以加焉。在台臺必有大不忍者。至若一庫藏之類，前已力疾同兩衙官，盤明封識在庫，謹束裝維舟，以待台命，職無任懇切之至。

乞改稿四

職已于本月十一日，將妻孥行李，移至前途，單身在宅，專候命下。不意遷延至今，消息全無，職益心鬱，職望轉孤，遂至火益加炎，寒熱復作。職此時如釜中之魚，欲活不能，欲死不可，展轉思之，惟有逃遁而走，可以保身全軀耳。台臺必欲使職爲棄印褫衣冠之廢人耶？抑欲全職名節，爲後日留一綫之路耶？如欲留一綫之路，則乞早賜裁決，不然，無論縣事荒蕪，台臺不安，即使職以病而遁，以遁革職，仁人用心，必有大不忍者矣。陳牘太數，把筆不覺汗顏，職無任激切之至。

乞改稿五

職自八月中一病至今，時踰六月矣。奄奄待盡，惟候一改，以俟從容調養。不意誠不足以格天，致台臺不見信諒，再四懇求，殊無確示。以致鬱火延升，心如戰馬，睡不帖席，坐不支牀，痰嗽帶血，脾氣久虛。雖云病有自來，亦因下情未遂，致令沉疴日積耳。夫職閑散疏曠人也。骨體脆薄，本不堪世務，一入樊籠，便爾抑抑，抑而不已，癆瘵遂作。是



職之病起于鬱，鬱之因起于官。若官一日不去，病何得一日痊哉？一切藥餌，皆爲治標，唯有解官，是攻病本。若云在假調攝，則是重職之鬱，死無日矣。語有之：「君行令，臣行意。」今台臺令，固在必行矣。職之意，寧可繫絆枷杻之耶？除將印篆內外封識，赴府交投外，職掉臂行矣。懇乞卽賜題請，早批署官，職無任懇切之至。





袁中郎尺牘



九八



# 袁中郎隨筆目次

識張幼于箴銘後	一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一
識周生清祕圖後	二
閱袁履善詩	二
閱曹以新玉百穀除夕詩	二
記藥師殿	三
小陶論書	三
紀夢	四
紀怪	四
紀異	五
與方子論淨土	五
畜促織	六
鬥蟻	七
鬥蛛	七
時尙	七
識伯修遺墨後	八
題出世大孝冊	八

題澄公冊	一
識雪照澄卷末	一〇
題寒灰老衲冊	一〇
紀夢爲心光書冊	一一
識通禪冊後	一一
雲影字解	一二
爲寒灰書冊寄鄖陽陳玄朗	一二
贈小僧習之說	一三
明教說	一三
題鄭節婦傳後	一四
題初簿罷官冊	一四
識篆書金剛經後	一五
題汪以虛羅漢卷後	一六
題泗州寺疏文後	一六
讀經羅漢贊爲黃竹石題	一六
題寶方卷	一六
書念公碑文後	一七



題湛寂菴藏經碑後……………一七

跋蘇白合璧卷……………一七

題陳山人山水卷……………一八

題石刻金剛經後……………一八

書念公冊後……………一九

題如賢淨社冊……………一九

題石頭募冊……………一九

題冷雲冊……………一九

題寶公冊……………二〇

四樂精舍銘……………二〇

綠端硯銘……………二〇

破宋硯銘……………二一

### 瓶史

瓶史弁引……………二二

一花目……………二二

二品第……………二三

三器具……………二三

四擇水……………二三

五宜種……………二四

### 觴政

觴政……………二八

一之吏……………二八

二之徒……………二八

三之容……………二八

四之宜……………二八

五之遇……………二九

六之候……………二九

七之戰……………二九

八之祭……………三〇

九之刑典……………三〇

十之掌故……………三〇

十二監戒……………二六

十一清賞……………二六

十好事……………二五

九使令……………二五

八洗沐……………二四

七花崇……………二四

六屏俗……………二四



十一之刑書	三〇
十二之品第	三一
十三之杯杓	三一
十四之飲儲	三一
十五之飲餽	三一
十六之歡具	三一
附酒評	三一

塵談	三三
----	----

### 狂言

狂言自敘	四五
三教圖引	四五
山居小對	四五
彌勒贊	四五
秋日病吟	四五
西湖清夢	四六
久病纔起	四六
喜禪問答	四六
病中	四七

箇中偈	四七
寄友人	四八
寄友人	四八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四八
聽善初琴	四九
西湖	四九
病中雜咏	四九
其二	四九
其三	四九
其四	四九
病小愈	四九
讀書	四九
覆友人	五〇
覆友人	五〇
座右銘	五〇
山居對	五〇
孝悌對	五〇
秋夕	五〇
寄友人	五〇
韓經紀	五一



西湖……五  
 又……五  
 關公題詞……五  
 家居……五  
 覆友人……五  
 飲酒……五  
 擬湖遊……五  
 謝友人送綿……五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寶號頌……五  
 覆友人……五  
 覆友人……五  
 覆友人邀酌……五  
 登山……五  
 尙德主人真贊……五  
 思婦……五  
 除夕……五  
 山居雜記……五  
 寒夜……五  
 寄友人……五

讀卓吾南池詩……五  
 散步……五  
 命僕啓牕……五  
 酒肆……五  
 覆友人……五  
 閒咏……五  
 西湖……五  
 覆友人……五  
 湖遊……五  
 寄友人……五  
 讀桃花源記……五  
 山居門鷄記……五  
 題友人續絃……五  
 悼二兒……五  
 其二……五  
 答友人……五  
 西湖……五  
 又……五  
 市中聞曲……五  
 答三世佛義……五



賦君實	五九
柬友人	五九
約君一不來	五九
雁字	五九
山居小話	五九
答友人問閻王	六〇
覆友人	六〇
與友人看花	六一
送友人之南海	六一
雨後看花	六一
讀濟顛西湖詩	六一
其二	六一
其三	六一
其四	六一
陋僕賦	六二
贈無用上人	六二
答友人	六二
讀濟顛歸來詩	六三
寄君一	六三
讀眉公讀書鏡	六三

又	六四
與社中兄弟	六四
歲不我與	六四
癖嗜錄敘	六五
答友人	六六
憶三兒	六七
又	六八
寄友人	六八
讀李白傳	六八
仁人心也	六八



袁中郎隨筆 目次





# 袁中郎隨筆

## 識張幼于箴銘後

余觀古今士君子，如相如竊卓，方朔俳優，中郎醉龍，阮籍母喪，酒肉不絕口，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放達人也。又如御前數馬，省中闔樹，不冠入廁，自以爲罪，若此類者，皆世之所謂慎密人也。兩種若冰炭不相入，吾輩宜何居？袁子曰：「兩者不相肖也，亦不相笑也，各任其性耳。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今若強放達者而爲慎密，強慎密者而爲放達，續鳧項，斷鶴頸，不亦大可嘆哉。夫幼于氏淳謙周密，恂恂規矩，亦其天性然耳。若以此矜持守墨，事櫛物比目爲極則，而嘆古今高視闊步不矜細行之流以爲不必有，則是拘儒小夫，效學步之陋習耳。而以此美幼于，豈真知幼于者歟？」

## 識張幼于惠泉詩後

余友麻城丘長孺東遊吳會，載惠山泉三十罈之團風。長孺先歸，命僕輩擔回，僕輩惡其重也，隨傾於江，遂倒灌河，始取山泉水盈之，長孺不知，矜重甚。次日，卽邀城中諸好事嘗水，諸好事如期皆來，圍坐齋中，甚有喜色。出尊取磁甌，盛少許，遞相議，然後飲之，鬪玩經時，始細嚼嚥下，喉中汨汨有聲。乃相視而嘆曰：「美哉水也。非長孺高興，吾輩此生何緣得飲此水。」皆嘆羨不置而去。半月後，諸僕相爭，互發其私事，長孺大恚，逐其僕，諸好事之飲水者，聞之媿嘆而已。又余弟小修向亦東徇，載惠山中冷泉各二尊歸，以紅箋書泉名記之。經月餘抵家，箋字俱磨滅。余詰弟曰：「孰爲惠山孰爲中冷？」弟不能辨，嘗之亦復不能辨，相顧大笑。然惠山實勝中冷，何況倒灌河水。自余吏吳來，嘗水旣多，已能辨之矣。偶讀幼于此冊，因憶往事，不覺絕倒。此事政與東坡河陽美豬肉事相類，書之并博幼



于一笑。

識周生清祕圖後

不才之木，得子而才，故知匠石不能盡木之用。嗟夫，豈獨木哉。世有拙士，支離龍鍾，不堪世務。頭若薤杵，不中巾冠；面若灰盆，口若破盃，不工媚笑；腰挺而直，足勁而短，不善曲折，此亦天下之至不才也。而一入山林，經至人之網削，則爲龍爲象，爲雲爲鶴。林壑遇而成輝，松桂蔭而生色，奇姿異質，不可名狀，是亦生物之類也矣。嗟夫，安得至人而與之，竟不才之用哉。

閱袁履善詩

履善年八十餘，骨健如鐵。每賦一題，如時鮮澗芹之類，多至百首，其詩意艱詞刻，近日雲間作詩者多效之，蘇人目之爲松江派。履善爲人，軒爽詼諧，略無老態，余極喜之。尤以拳自負，所著有拳經，然酒間會與小修對賭，亦復不能勝，不知何故。張幼于爲余言，王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諸名士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可擬袁履善體。」移時方成，唯元美賦得羅漢一篇酷似，猶記其中一語云：「民脂罄土災。」余每以語人，人無不絕倒者。假令履善聞之，亦當爲之解頤矣。

閱曹以新王百穀除夕詩

元美先生死，曹以新不勝西州路之慟，遂移居郡城，蕭然窮巷，門無雜賓，名士也。王百穀雅與余善，宅枕錦帆涇，去縣署不同百武，百穀絕不以私干謁，余甚重之，而好事者，倡爲不根之言，流播遠近，衣冠田野，一日而遍。上者駭，中者疑，下者喜，竟不知爲何人所造。吳中流言，大率如此。余既抱病乞歸，衙齋荒寂，賴二君時時過譚，積塊頗消。除夕百穀與子公等守歲齋中，各有詩。百穀詩云：「衙齋寂寂五辛盤，老樹空庭雪片寒。歲月速如將去客，風煙淡



比乍辭官投林羽自知樊苦，縱壑鱗今賴網寬。紅燭也隨人惜別，風前流淚不會乾。以新時以他事未至，後續詩曰：「江左平疇白浪遙，賃春空寓伯通橋。蓬門歲計羞藜糝，花縣春情惜柳條。梳髮鏡中霜易質，寄愁天上雪難消。流光不爲浮生住，挑盡寒燈夜俗迢。」近日錢象先亦富才情，詩律精工。吳中騷客如林，後進之士，意必有高才博學，埋名草澤者，然余未之見矣。

### 記藥師殿

淨慈僧房，唯蓮公房最幽僻。路迂而奧，由寺門至房中可里許。夾路多古木雜卉，正面與藕花莊相直，背法華臺。余弟小修，曾與蔣蘭居譚禪寓此。余今歲同陶石簀方子公看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及去又未始不徘徊增戀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游人婦女，往來喧雜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好淨者多，強人喫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強我。凡鍋甑瓶盤之類，爲僕子所糞，亦無嗔怪，二可喜也。禮蓮池友虞公長孺僧孺，三可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驕豪，蓮公不厭，余性狂僻，多誑詩，貢高使氣，目無諸佛，蓮公不以爲妄，五可喜也。夫好與好，未必相值，蓮公之可，非衰生之喜，幾乎不彰。喜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則徘徊增戀，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錢，作客不能覓一錢，名雖檀越，實無半文可布。擬欲向交游中在官者，爲之分疏一二，而罷官之人，顏面甚薄，卒不能爲力。藥師琉璃光如來，將謂中郎爲何等人哉？雖然，余他生儻得成多寶佛，將散恆河沙金作布施，用酬今願，他佛不願成也。蓮公記之。此地舊名淨居菴，今屬寺。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月始落成。堂之後爲樓，諸僧念佛場也。廂房二，僧散處其中。樓之下向南右小淨室，余借居最久。偶因蓮公索記，信筆叨叨如此。語語似戲，字字逼真，後之君子，覩斯記者，嗔與笑與？

### 小陶論書



小陶與一友人論書，陶曰：「公書却帶俗氣，當從二王入門。」友人曰：「是也。然二王安得俗？」陶曰：「不然。凡學詩者，從盛唐入，其流必爲白雪樓；學書者，從二王入，其流必爲停雲館。蓋二王妙處，無畦徑可入，學者摹之，不得，必至圓熟媚軟。公看蘇黃諸君，何曾一筆效古人，然精神躍出，與二王並可不朽。昔人有向魯直道子瞻書，但無古法者，魯直曰：「古人復何法哉？」此言得詩文三昧，不獨字學。」余聞之失笑曰：「如公言，奚獨詩文？禪宗儒旨，一以貫之矣。」

紀夢

夜坐淨寺，與方子談及異夢。方子曰：「余往得一夢，甚異。至一區署，朱門畫戟，有若王宮。初從東階入，殿前列兩高臺，二猛士立其上，朱髮綠睛，形貌可駭。殿上立長人三，高數丈，瓔珞被體，問旁人云：「此諸天也。」行至殿前，一長人問：「欲觀汝前身否？」旁有青衣人，卽時領出殿外，至東廊內，見一道人坐蒲團上，持木魚，面瘠而黃，愀然若不自得者。看畢，還引至殿。長人復問曰：「欲觀汝後身否？」言未既，臺上猛士跳立殿下，以手中所執鐵杵，向上一揮，火光迸散，前時所見長人殿閣皆隱。猛士引至一小竇中，以手牽一人出，首着長械，焦髮垢衣，乃己身也。因自念平生作何罪惡，受此苦痛，一泣而醒。」方子又言：「往先母在時，夢一鬼卒執符，若今州縣隸追呼者，有母姓字在焉。時一甥在旁，兩人泣告鬼卒曰：「願共減數年壽，以益母。」卒指甥曰：「外人那得減？」余踴躍曰：「卽如言，減某十年壽可也。」鬼卒領之而去，閱十年母果卒。」余因謂方子：「爾骨相不類壽者，既減十年，後歲那得幾？爾長械之期近矣。」方子愀然久之。

紀怪

夜坐雙清莊，與石簀各譚新鬼。石簀言：「余嫂以去歲卒，卒之日，一婢忽顛，自言爲某村某家婦，以縊死，隨衆



鬼乞食至此，臨去爲衆所擁，不得前，因失道。此時飢餓甚，可以一飯飼我。其求食之狀，甚遽迫，極可哀憐。頃之，飯至，婢遂仆地上，如睡方醒，問之一無所知。又言：「其鄉有一士夫家，婦病中，忽言某姑某娘子來，某叔某姪來，皆死十年或一二年者，與之酬答，一如生人禮。數日，忽言閻羅來杖我矣，卽以身跌地受杖，痛楚之聲，徹於戶外，遍身皆有杖痕。或跪地以手受杖，十指俱青，血涔涔滴下；或旋轉牀上，迅疾如風。問之則曰：「閻羅磨我，其毒苦之狀，百倍人間。」數日後稍甦，自言某本上仙，謫向此土，因忘却舊因，處世妒嫉，故令我活受此報。今報已盡，當復歸天上矣。言已遂卒。」又言：「近一族孫壻婚未半載，夜夜見一美婦人來，與同寢處，遂與妻別室。未幾，舉止顛甚。每向人言，世間無可戀，除卻死，更無樂事。時以縲繫自縊，或投水中，家人環而守之。一夕守者倦，竟死於廁，與李赤事絕相類。」三事皆可紀，故識之於書，以廣異聞。

### 紀異

余至齊雲，聞道士有言鬼朝奉者。聞其故，道士云：「某鄉某孕婦死，埋某處。每夕抱一兒向市上乞食，有識之者曰：「此某人婦，死半歲矣。」以故語夫，夫隨開棺驗之，見一兒臥婦旁，氣息微溫，因取養之。今年四十餘，家累萬金。」余問徽人，徽人皆曰：「此近事，其人可召而致。」此與汴京勾異所載絕相類。乃知古今怪事，亦有同者，天下事安可盡與儒者道哉？」

### 與方子論淨土

方子曰：「余聞雲棲諸僧云，念佛可生淨土，是不？」余曰：「然，書傳所載，不暇遠引，姑言余所目及者。家伯修有次子名登，年甫十三，病癖，自知不救。將終，泣問余曰：「姪今日死矣，有何法可以救我？」余曰：「汝但念佛，卽得往生佛國，此五濁世無可戀者，汝當一意想佛可也。」余因令姪合掌念佛，諸眷屬圍繞，高聲讚揚。頃之，姪忽微笑。」



云：「見一蓮花，如土色而微紅。」言既，復念頃之，言蓮花鮮明甚，世間花色無可比者，比前較大。頃之，忽言佛至，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忽言室中有不潔人，花佛皆沒。伯修因起索屏後，適一婢至，正當浣濯之夕。伯修叱出，令諸人依前圍繞念佛。姪時又氣短。伯修曰：「汝但念余之一字可也。」姪問余「可否？」余曰：「可。」念未數聲，合掌而卒。已余二姪子祝氏，聞余輩譚佛事，亦持念佛號。前者小修書來云：「姪子未死前三日，即告諸郎，云佛言三日後當來接我。」至期沐浴坐堂上，諸眷屬皆立而侍，良久曰：「佛至矣。」遂瞑。二事皆余耳目睹記最真者。」方子笑曰：「有是哉？余之長械，即此可立破矣。」

畜促織

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每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羣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污垣之中，一聞其聲，踴身疾趨，如餓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鬪以爲樂。又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師人謂之聒聒，亦捕養之，南人謂之紡線娘。食絲瓜花及瓜穰，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余嘗畜二籠，掛之簷間，露下，淒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少時讀書杜莊，晞髮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蛙吹鶴唳，不能及也。又一種亦微類促織，而韻致悠颺，如金玉中出，溫和亮徹，聽之令人氣平，京師人謂之金鐘兒。見暗則鳴，遇明則止，兩種皆不能鬥，故未若促織之盛。嘗觀賈秋壑促織經，其略謂蟲生於草土者，其身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其色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金紫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闊者爲上，頭尖項瘦，脚瘦腿薄者爲下。蟲病有四：一仰頭，二捲鬚，三練牙，四踢腿，若犯其一，皆不可用。其名色有白牙，青拖肚，黃紅頭，紫狗，緹黃，錦囊衣，肉鋤頭，金束帶，齊齊翅，梅花翅，琵琶翅，青金翅，紫金翅，烏頭金翅，油紙燈，三段錦，紅鈴月，額頭香，色脯鈴之



類甚多，不可盡載。養法用鱖魚菱肉蘆根蟲斷節蟲扁担蟲煮熟栗子黃米飯。醫治之法，嚼牙喂帶血蚊蟲，內熱用荳芽尖葉，落脂糞結用蝦婆頭昏川芎茶浴，咬傷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凡促織之態貌情性，纖悉必具。嗟乎，一蟲之微妙曲折如此，由此推之，雖蟻虱蠅蠹，吾知其情狀，與人不殊矣。

### 鬥蟻

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鬥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爲眼，凡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挾其鬚，卽不能行，旣憤不見，因以死鬥。」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

### 鬥蛛

鬥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鬪散木創爲此戲。散木少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脚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窗間，較勝負爲樂。蛛多在壁陰及案板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卽終身不能鬥。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辦之極易。養之之法，先取別蛛未出者，黏窗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爲己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爲奪己，極力禦之。唯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擗擗，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卽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卽云某善鬥，某不善鬥，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黧者爲上，灰者爲次，雜色爲下。名目亦多，曰玄虎，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鐵嘴，各因其形似以爲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飢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間技巧事，一見卽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

### 時尙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鑄銅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張越，瓷器如哥窯董窯，漆器如張成楊茂彭君寶，經歷幾世，士大夫寶玩欣賞，與詩畫并重。當時文人墨士名公鉅卿，炫赫一時者，不知湮沒多少，而諸匠之名，顧得不朽，所謂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吳人。瓦瓶如鬪春時大彬，價至二三千錢，鬪春尤稱難得，黃質而膩，光華若玉。銅鑪稱胡四，蘇松人有效鑄者，皆不能及。扇面稱何得之，錫器稱趙良璧，一瓶可值千錢，敲之作石聲，一時好事家爭購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於吳中，猥子轉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動得重貲，浸淫至士大夫間，遂以成風。然其器實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虛也。千百年後，安知不與王吉諸人並傳哉？

識伯修遺墨後

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臥，皆山村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卽笑之曰：「兄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止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纔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尙二十餘年，未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尙自以爲達，故其詩云：「達哉達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未幾而伯修下世。嗟乎！坡公坎坷嶺外，猶得老歸陽羨，樂天七十罷分司，優游履道尙十餘年，使吾兄幸而躡上壽長林之下，兄倡弟和，豈二公所得比哉？弟自壬辰得第，宦轍已十三年，然計居官之日，僅得五年，山林花鳥，大約倍之。視兄去世之年，僅餘四載，夫兄以二老爲例，故以四十歸田爲早，若弟以兄爲例，雖卽今不出，猶恨其遲也。世間第一等便宜事，真無過閒適者。白蘇言之，兄嗜之，弟行之，皆奇人也。甲辰閏九月九日，弟宏道書於梔子樓。

題出世大孝册



陽明先生少時，遇一僧枯坐，先生訶之。僧驚起與語，移時僧大快，恨聞之晚。先生詰曰：「有父母否？」曰：「有。」因導以不可解之情，僧泣而謝，復冠巾如初。天如禪師嘗有書寄其弟，勸其父母持佛名字，書詞甚苦。噫，此出家兒事父母之恆式也。使陽明所遇僧知其義，當不勝彼冠巾耶？夫世間冠巾多矣，豈必皆曾參哉？今之讓僧者，不過曰南參北詢，使其父母不得朝夕而已。夫孔子儒宗也，日與其徒侶朝齊暮衛，至不得煖席，則於人間問省掃哭之儀，亦疎闊矣。彼三千七十人者，豈其皆無父母眷屬者耶？使今之世，有一夫子者出，儒者必譏之曰：「此輩不耕不宦，牽引數百千游談，不根之民，內忘其父母，而外務爲輕逸，此不孝之尤者也。」噫，道之忘也久矣，道亡而人倫隨之矣。儒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朝供而夕養，非至也，唯道則至之。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唯人子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其父母，使其父母皆有一夕之樂，而無百年之憂，乃爲至孝。儒者之中，若何求兄弟若阮孝緒，皆至老不娶，而以孝聞於世，其道得也。某禪人母年九十二矣，四十而持節，五十而斷肉，持珠念佛，以安養爲期，豈非得其可以死之道，以告若母者耶？此卽天如之軌，則釋氏所謂人倫之至者也。若夫陽明大儒之言，固儒家之繩尺也，師旣已圓頂方袍矣，又安所用之。

### 題澄公冊

澄公參禪上流也。潛夫比之空谷足音，良然。今之高僧，以止念爲究竟者多矣。提話頭，則云此塞識情法也，念佛，則曰此攝念法也。此與無想外道何異？夫念，無時而不動也，雖昏沉冥嘿亦動也。念，無時而不靜也，雖朋從爾思亦靜也。求月於影，則月隨風，覓影於月，則影未始不寂也。昔有牧兒過溪上，見水中金，沒而求之，無有也，起而俟之，金見。凡十沒而求，至昏不得，牧之父過而詰之，牧曰：「水有金，目得之而手不可探也，兒困焉，不能釋也。」其父窺而笑曰：「是影也，而金在樹，甚也兒之稚也。」躍而上，遂得金。澄公旣已知影之非，是能於動靜之外觀月者也。月



其有不得哉？

識雪照澄卷末

管中小修有夢遇老僧謂余爲坡公後身故末段云云

東坡，戒公後身也。戒倚柱譚笑而化，當時以爲異。而其得法上首某者，初時以戒行藏落人疑似，遂不復執弟子禮，是其人豈知戒老者邪？然坡公答參寥，以爲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則戒公因地似亦有招之矣。坡公作文如舞女走竿，如市兒弄丸，橫心所出，腕無不受者。公嘗評道子畫，謂如以燈取影，橫見側出，逆來順往，各相乘除。余謂公文亦然。其至者如晴空鳥跡，如水面風浪，有天地來，一人而已。而其說禪說道理處，往往以作意失之，所謂吳興小兒，語語使態，他文無是也。明教愕然起曰：「世謂坡公譚禮，明徹極矣，公何忽有此論？」適遊山記在案，澄公方讀兩赤壁賦。余曰：「前賦爲禪法道理所障，如老學究着深衣，通體是板。後賦直平敘去，有無量光景，只似人家小集，偶爾釘飯，歡笑自發，比特地排當者，其樂十倍。至末一段，卽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也，其說禪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明教曰：「然則老僧謂公爲坡後身云何？」余曰：「有之，嘗聞教典云：『前因富奢極者，今生得貧困身。』坡公奢於慧極矣，今來報得魯鈍憨滯，固其宜也。」明教目雪照，照撫几久之。

題寒灰老衲冊

寂音云：「十劫生道場，佛法不現前。」謂佛法不可以三昧靜勝得也。六祖云：「惠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謂佛法不可以塞情去念得也。隨緣任運，謂之任病，有斷首者，謂之覺礙。先禪於此分疏不下，權設話柄，訛傳既久，窠臼從生。卽此話頭，墮前四病，如人飲藥，藥忌同服，久而不效，遂罪古方之不靈，豈不悲哉。盜問於盜曰：「盜可學乎？」曰：「不可學也，子試爲之。」盜踰垣而入，穴閤及牀，主人子方悟失物，忽大啼哭。主人將下，盜者大窘，欲出不



得，私爲覓物納主人履。主人納履得物，遂不果下。盜者潛出，謂其人曰：「子不教我，幾爲所獲。」盜問何由得出，因告之故。盜驚喜曰：「道在是矣。君自有之，吾豈能教君哉？」夫先禪機緣，固亦若此，若有實法，盜亦竊笑矣。寒灰參尋有年，試以此求之。

### 紀夢爲心光書冊

壬寅秋，余夢入一菴，有釜十五，白粲如丘積。問之曰：「王路菴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爲此菴伽藍，夢中了了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而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因，又非余臆中事，是則奇矣。枝山書法，爲當代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至其一談一笑，有晉人風。騷壇之士，傳爲口實，米顛而後，一人而已。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香山，蘇子瞻輩，皆實實知道，而畫苑書法，下至簿技能之入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神卒不相遇。夫畫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哉？夫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技不相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耳目手足心神，必有不異乎人者矣，是以謂之異人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人之中，而其沒也，又分身入流於諸神鬼之中。於是人見之曰人，神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而所以爲異者，未嘗變也。辟如投毒於乳，變而爲酪，變而爲醞，變而爲餅，而毒未始變也。余於世之名儒大僧，僞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遇者，敬之若先賢古佛，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立者也。夫枝山名士，豈齷齪衲子所能招致者？則心光亦異人也。適鳩村僧還，持卷索書，因爲之識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爲一段佳話也。

### 識通禪冊後



通禪居公安，六易歲，治藏經，積諸居士建閣矣。通又移檳，其經之不次者，始通來，肥皙魁然也。今遂如削，且他適。長揖謂余曰：「僧少而驕憐，是爲豪達，得交諸貴人，晚思爲有漏，因遇諸居士，得少畢初願。今乃思名山遊，將發匡山，過余鄉之三茅，憩焉。以次踏洞庭馬跡，航五湖，捫天都之顛，遵海而南，放於牢，歷覽齊魯之勝蹟，杖策日觀峯，觀日出焉。截出少室太行，坐玉女洗頭盆，求所爲巨靈斧者觀之，然後覲曼殊於清涼，禮徧吉於大峨，放舟三峽，過柳浪，袖中出峨眉雪，與居士談百城之概，未晚也。」余曰：「壯哉，十五載爲期可矣。余豈守柳浪一區水者，他日不知邂逅何山。余旣魚服，師面目皺，恐不聞聲，亦復不相識矣。」

雲影字解

卽明教居士之別號也

雲未嘗有心也，而變幻起滅，若有司之者，是亦心也。莊生曰：吾之所待，又有所待而然者耶？飄飄而來，分片而滅，以爲有物，倏同太空，以爲無物，屯膏走月。余嘗登高巖，見其絮絮然沾吾衣履也。少焉爲美人，爲蒼狗，爲魚鱗，馬鬣，似有魂魄精神者。已而晴空捲紗，青紅爛然，又不知窈何之也。其有歸耶？其無歸耶？古先生曰：「如夢幻泡影，」雲卽影耶？抑非影耶？夫空潭黛碧，入而成色，雲之心能不有而巧於幻其有者也。居士但於影上覓心，則兔角焉，求於影中息影，則水月可掬矣。因易字曰雲影，應作如是觀。

爲寒灰書冊寄鄖陽陳玄朗

鄖諸生張明教者，從沙門寒灰遊。過余柳浪，謬謂余知道者，以一大事爲訊。余告之曰：「夫二君子，皆儒而禪者也。佛氏以生死爲一大事，而先師云：「朝聞道夕死可，」是亦一大事之旨也。今儒者溺於章句，縱有傑出者，不過謂士生斯世，第能孝能忠廉信節，卽此是道，然則使一世之人，朝聞孝悌之說，而夕焉蓋棺可乎？且七十子之徒，其中豈有不忠不悌其人者，而殆庶止於子淵，一貫僅及曾氏，是何說也？迨程朱氏出，的知有孝悌外源本矣。而又



不知生死事大。夫聞道而無益於死，則又不若不聞道者之直捷也。何也？死而等爲灰塵，何若貪榮競利，作世間酒色場中大快活人乎？又何必局局然以有盡之生，事此冷淡不近人情之事也？是有宋諸賢，又未盡暢朝聞夕死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旣江輩出，始而挾古聖精髓，入孔氏堂，揭唐虞竿，擊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聾聵。而世之儒者，疑信相參。其疑者固無足言，所謂信者亦只信其皮貌，以自文其陋而已。故余嘗謂唐宋以來，孔氏之學脈絕，而其脈遂在馬大師諸人；及於近代，宗門之嫡派絕，而其派乃在諸儒。至於今所謂螟蛉者亦絕，儒禪之統緒，不惟不見其人，兼亦不聞其語矣。今寒灰子，儒心而緇服，明教禪心而儒服，是其中必有得也。願有以益我。寒灰又言：「鄙有佳士陳玄朗者，跡遊繩內，而心託方外，是亦可語儒禪之旨者也。乞居士一言以詔之。」余曰：「無他說。」因書以付去衲。

### 贈小僧習之說

沙彌性成，寒灰弟子也。余與諸衲遊德山，成偕來。暇日乞字於余，余字之曰習之。諺語云：「習見習聞。」佛氏亦以惑之不可伏斷者，曰習氣，豈真學究家所謂學之不已，如鳥數飛者耶？夫沙彌所習者，曰戒曰行，此以習習者也，非以性習者也。性不可見，不可聞，習亦不可見，不可聞。以可見可聞者，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壞。如以盲習明，以射習馳，萬不可得之數也，故曰壞也。以不可見不可聞，習不可見不可聞者，是之謂成。如以空合空，以水歸水，如鼓扇風中，雖有大智，不能測也，故曰成也。有人問尊宿：「如何是不動智？」適沙彌掃地次，尊宿遽呼沙彌，沙彌應諾。尊宿曰：「此非不動智乎？」又問：「如何是住地無明？」尊宿因謂沙彌：「如何是你佛性？」沙彌茫然。尊宿曰：「此非住地無明乎？」而今要會得性習義，只在茫然處會取。

### 明教說



居士張五教，鄧諸生也，潛心直指之學。高僧寒灰，易其名曰性宗，而求字於余，余因字之曰明教。夫宗與教，有異乎無異也。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卽宗也，教卽體此宗者也。俗儒小學，以耳聽目視爲性者多矣。古佛破之曰：天命之謂性，天與人反，言天則耳目思慮不行，是謂未發，是謂不睹不聞。彼昭昭靈靈者，是率耳目思慮，非率性也。旣不知率性，於是閉其眼，塞其耳，卷其舌，凝窒其意，以求所謂性，而性愈遠矣。楞嚴諸魔，皆從閉眼塞耳中來者也。何則？不知性之本天，而以人爲參之也。故先佛云：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色身卽眼耳，內卽思慮也。儒宗出，睹聞外求，故致之則天地位，萬物育，禪宗絕，心意識學，故一人發真，十方皆殞。天地位，萬物育，此震旦古佛之教也，非耳提而面命也。十方消殞，此西方聖人之教也，非黃卷赤軸也。不殞則不位，不位則不殞，殞與位似反而實相成也。夫宣父當年，春秋之天地亂極矣，宣父固致中和者也，而何以不位？若此固知非一番消殞，決不知吾夫子位育功用也。居士儒服而禪心乎？抑禪服而儒心乎！唯居士自命，第一莫作分別想也。

題鄭節婦傳後

往余爲節婦詩，有云：「淚濕瑣窗花，紅紫也成血。」又云：「裏淚看零丁，認作山頭石。」蓋謂稱未亡者，形影相弔，必至哀號呼天，而鄭母獨以不淚，殆將安之，異乎吾所聞也。昔孔北海小兒女聞父被收，了無異色。北海問故，乃云：「大人見覆巢之下，有完卵乎？」蓋已知其不可奈何，故安之。鄭母之不淚，其智有過人者，不獨以操也。鄭母爲方子公姊，年二十，喪所天，今將六十。子公手書其大節數條示余，余異之，因爲識其後。

題初簿罷官冊

官與人非二也，有不得不二者時也。夫居今之時，處簿書會稽之間，而欲以重厚長者之道行之，必敗。故夫儒而吏者，有三不可以君子待其身，而不信世間之有小人，一不可也；任書生骯髒脫略之習，而少脂韋斌媚之致，二



不可也；我信其心，人疑其跡，我復不能暴其心而文其跡，三不可也。然則人生涉世亦難矣哉。夫初君固楚之篤行儒者也，始以文章起家，聲名籍甚。當第矣，不第；教授里中，其高足之徒，相繼公車，取青紫矣，而竟不第。久之，以明經貢太學，又久之，謁選得吳門簿。夫初君宜第而不第，貢何也？貢於初君不宜，貢工之謁選者，或佐郡，或受縣，庶幾可以少行其志矣。而最下乃受簿，簿又於貢不宜。他邑之籍，事簡民易馭，優遊治辦，或得遷去。若夫吳門者，百冗紛龐，民情險惡，變幻機詐之極者也。爲令者尙不能無畫方畫圓之苦，而况下於令者乎？則吳門又於簿不宜。操此數不宜，而君又以實心行實政，欲獲乎上，隴遊越射，吾知其不能也。夫士元不任百里，尹緯不任令史，非不任也，不屑也。初君者，果若龐與尹耶？卽不然而以彼古心質行，恂恂振振，望而知其爲儒者也。使之邪步膠序，刑苑六館，豈不亦師儒之選哉？而乃束以下吏之事，以至於召謗積疑，佗僚而去，則深可惜也。余又聞初君家居時慷慨然諾，周人之急。至其服官，所陰庇於民者良多，特君不自言耳，而竟不食其報，謂天何雖然，初君幸而人與官二耳。二之則官去而人猶在，然則上之人亦罷吳縣主簿耳，非罷君也；君今失吳縣主簿耳，君尙在也。守己之行，聽天之命，適來適去，何作何辱？君亦可以自慰矣夫。

### 識篆書金剛經後

從曲江過韋曲，宿牛頭寺，汪右轄以虛出是卷。卷首有伯時繪，子昂篆，皆極精工。而金剛經，則宋仲珩篆書也。仲珩草書，爲當代第一，而篆不多見。今見此卷，勁如曲鐵，豐道生不及也。景濂一跋，敘述詳委。此公邃於禪，而教典尤博，紫陽圭峯分身入流者也。卷尾有姚少師書，極遒，少師書數變，而晚更秀。余昔見其自題畫像，及跋樂天竹窗詩，雋氣見於筆端。復可皆高禪，兩書俱出他手，可不善書，而復有臨池之譽，不知何以借捉刀人也？若余不能書者，然每見佳卷輒書，此亦可發一笑。雨中至興教寺，小史設長案，山僧出粗石硯雞毛筆，強余書。以虛曰：「仲珩必屏



處書，子豈亦有此癖邪？」余曰：「彼工書，畏敗名耳，余亦何畏也。」遂笑而識之。同觀者爲朱武選非二，段督學微之也。

### 題汪以虛羅漢卷後

謂大士藏洞穴若干年，而征羅旁者得之，既入汪以虛篋笥，以爲得所托矣，而鼠齧其尾，幾傷趾，是此諸應真一厄於盜，再厄於鼠，三厄於以虛也。夫阿羅漢一名殺賊，而不能自守其械，慧刃之謂何。今與大士約，欲護金爛衣，當先殺盜，次殺鼠，最後殺不能固局以却鼠者，是卽大慈無量方便也。

### 題泗州寺疏文後

余凡兩過泗洲寺，皆以拜客往，一門如竇，內僅正殿一，而空其旁。諸天佛子纍纍塵土間，所謂寶池金地者，僅僅斷垣敗礫，寒榛衰草相枕籍而已矣。夫吳豔冶甲天下，層樓複閣，充塞井閭，家有衣繡之石，苑香剪綵之花，而一裂裳地，乃荒涼若此，豈吳人果不貪佛耶？抑僧行薄劣，致法堂前草生一丈也。寺僧明極，雖無佛解，亦守禪律。數爲余言，此中有檀越，遍擇城中精藍，欲爲神足長老，建佛廬一區。今寺幸有餘地，願恐僧力薄如居士言耳，安得令君一語檄而致之哉。余笑曰：「此化主事也。夫布金鏤塔亦人也，爾善化之。」

### 讀經羅漢贊爲黃竹石題

數墨尋行，云不了義，離指月觀，超半滿字。風起雲流，烟高石翠，是沒字經，諸佛所契。

### 題寶方卷

往余游白下，謂人曰：「此回得半個聖人。」人問爲誰，不答；歷指諸名僧以問，余皆不答。久之，被逼抑不得，余乃應曰：「天界寺廊下教學先生老僧名竹鶴者也。」聞者大笑，及余遊燕徧索諸大叢林，乞一高僧爲老侶，久而



不得。後有稱竇方賢者，予一見於崇國，便謂度門法師曰：「此師與竹鶴，湊成一個聖人矣。」度門極笑，以余爲知人。兩人者皆隱解顯行，與徧吉菩薩爲眷屬者也。欲驗予言誠者，當往天界寺天王殿一看，即得。

### 書念公碑文後

余辛丑夏舟中，爲念公述此，小修代書於冊。彼時龍湖老人，猶在通州，談大乘者，海內相望。自余山居七載，再游南北，一時學道之士，俱落蹊徑。至白下，晤焦先生，使人復見漢官威儀。有來者詢，余曰：「焦先生，洪鐘也，試往叩之。」及余歸柳浪，而念公適至。老成典型，居然在目。蓋余之耳不聞至論，余之舌噤而不得吐久矣。撫今思昔，淚與之俱。夫使海內人士，無志大乘則已，若也生死情切，則幸及此二老尙在，痛求鍼劑。余非阿私所好者，蓋余參學二十年，而始信此二老，乃自謂不至誤人。若但欲持戒學語，則無事此老鍾鑿矣。

### 題湛寂菴藏經碑後

精舍中不可無藏，猶校序中不可無經也。願請藏非難，守之永永爲難。所以難者有故：一曰蟲鼠蝠魚蠹之類是也，扁鑰不嚴，則有粉齧溺漬之患；二曰風雨溜則爲痕，潤則爲鹵，日久則黏澀不可開；三曰黑暗，黑暗者室卑而隘，地污而近煙廚也；四曰劣僧，力劣者奪，心劣者盜，才劣者串，皆劣也；五曰頭巾，始則借觀，終則掩取，割軸破標，無所不有。宦勢以令取，郡邑以符取，取者不賄，送者不時，垢辱加焉，此事數之必然者也。念公愀然曰：「蟲吾能禦之以扁，風雨吾能庇之以廬，暗吾能燭之以曦，劣僧吾能隄之以尸羅。夫頭巾制僧之命者也，僧拱揖聽令之不暇，又何術以禦之？」余嘆曰：「念公汝見尊經閣上書冊，及士夫家藏圖史有過三世者乎？頭巾之自爲計若此，其爲因果可知，念公亦聽之而已矣。」

### 跋蘇白合璧卷



東坡在揚州，與元章對置兩案，各書澄心堂紙至晚，乃相易去。此竹此詠，豈對案時物耶？彭城墨派，在南宋已稱希有。顧詩蕭颯，有此君意，不獨書也，君超珍之。

題陳山人山水卷

陳山人嗜山水者也。或曰：「山人非能嗜者也。古之嗜山水者，煙嵐與居，鹿豕與遊，衣女蘿而啖芝朮。今山人之跡，什九市廛，其於名勝，寓目而已，非真能嗜者也。」余曰：「不然。善琴者不弦，善飲者不醉，善知山水者不巖棲而谷飲。孔子曰：『知者樂水。』必溪澗而後知，是鳧鷖皆哲士也。又曰：『仁者樂山。』必巒壑而後仁，是猿獫皆至德也。唯於胸中之浩浩，與其至氣之突兀，足與山水敵，故相遇則深相得，縱終身不遇，而精神未嘗不往來也。是之謂真嗜也。若山人是已。」昔有書生攜一僕入太行山，僕見道上碑字，誤讀曰：「太形山。」書生笑曰：「杭也，非形也。」僕固爭久之，因曰：「前途遇識者，請質之，負者罰一貫錢。」行數里，見一學究授童子書，書生因進問，且告以故。學究曰：「太形是。」僕大叫笑，乞所負錢，書生不得已與之，然終不釋。既別去數十步，復返謂學究曰：「向爲公解事者，何錯謬如是？」學究曰：「寧可使公負失一貫錢，教他俗子終身不識太行山。」此語極有會。想山人讀至此，當捧腹一笑也。

題石刻金剛經後

昔六祖聞「金剛經」一語之下，頓悟無生。德山講經數年，不信宗門有此大事，後因吹燈悟入，遂焚却經鈔。夫一經也，而一以悟，一以謗者，何也？若謂道離文字，則六祖以聞經而悟道；若謂道卽文字，則彼講經數年，反不若一吹燈簡易者，何耶？佛言書誦受持，此經功德倍恆河沙布施，若爾則書誦受持，此一吹者，其功德又不知當何如也。賢公以佛神力勒石成經，可謂深信般若功德者，抑信此一吹功德，與諸大乘經典，無二無別否耶？



道未嘗不明也，而言晦之，言未能晦道也，所以言者晦也。吃者謂笑爲孝，及至言孝復曰笑，以爲不能，而互用即得；以爲能，而唇乾齒澀，終其身不能得所欲言者，何也？舌與言不相忘，故意欲言而舌與之角也。莊子曰：「以瓦注者巧，以金注者拙。」夫人意有所愛，則臂指不聽其使，而况於舌乎？念公譚理能使舌如其心，可謂有得者。不知中郎何日，得使手如其口也？

題如賢淨社冊

淨社不易結，淨侶不易識，鶉結而入，則狗嚙其血。賢公立社後，凡十方之疥癩膿垢腥臊葷膩者，皆當作菩薩，以此爲淨；盡十方界衆生，皆吾社中人矣。

題石頭募冊

石頭和尚頭如石，石頭路上人不識。鐵葉裹腹煙燒顛，往返魔宮如門闕。東弗於逮始欠伸，北鬱單越會朝食。虛空量盡神足繭，石頭依舊石頭側。天男龍女盡驕癡，塚間林下饑火逼。爲語石頭國裏人，無米可供沙亦得。充筐盈箱貯赤歹，鳴金鼓衆驅慳賊。左執黃鉞右蒼幟，慳神清野堅軍壁。忍宮震怒糜糜霹，磔却慳王走慳伯。石頭飽臥北慳席。

題冷雲冊

秋後暑甚，與諸衲納涼碧甃樓下。樓周遭皆水，陰柳甚濃，而熱猶不止，令兩童子扇，汗出如雨，頃之雲潑墨自西來，暴雨如瀑，猛雨隨之，神思方快，而冷雲持卷索參禪祕訣，余曰：「熱不極，雨不至，雨不至，炎不解，子亦有熱于中，有酷暑之思避，避而不可得者乎？」少頃，女風在枝頭，雨候至矣。



題寶公冊

釋氏三業，謂身口意。寶公之身，則淨業也；寶公之口，則訓講也；寶公之意，則參直指禪學無上大道也。淨業如築土禦水，厚則不潰，訓講則饑兒入市店，止取充腹，過則爲痞爲困悶，參上乘禪，如劉項打天下，成則爲帝，敗則爲垓下之戮。淨業可以行證，訓講可以知開，唯禪也不可行不可知。孔子曰：「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莊子亦曰：「知止其所不知，至矣。」適有老婢澆花，聞之訝曰：「主公言聖人不識不知，余輩蠢然，亦不識不知也。主公何以尊聖，而役使聖人耶？」余曰：「聖人致知，夫不知者，知之至也，非汝輩惘然者比也。」婢曰：「不知者，以知致耶？以不知致耶？不知卽不知，焉用致？不知非知，何可知？知如火，不知如水，以火致水，竊謂不然。」余曰：「關尹有言，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卽道。」婢笑曰：「鬼不可知也，其不可知，豈卽鬼耶？」余闌筆半响，思爲一語加答，不能，因書以遺寶公。

四樂精舍銘 有序

四樂精舍者，總戎杜君日章宴坐處也。君介胄士，而法喜自娛，蕭然塵外。化叱咤爲嘯歌，收擅串爲禪板，刻胡頭爲戒珠，驅大黃爲筠管，身處絕塞，而君樂之，若花林胥國，此其中必有得也。抑龐公有言，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而阿羅漢一名殺賊。夫煙靈未有不風而斂，太平未有不戈而定，故夫收根塵之賊者，亦礪吾般若之刃而已矣。精舍標目，君所爲題辭甚具，余茲不贅，聊述君之意，而爲之銘。

銘曰：鐵劍利，倡優詘，胡沙平，花鳥出。錢朽貫，介生蝨。左匣龍唇，右散帙，毘邪居士老無疾。眉如劍豎，鬚撚漆，雪兒微笑呵銀筆。口吐紅霞，光照室，長箋短幅搜隱逸。黠齏帳曉忘梳櫛，晝倚枯松昏抱膝。

綠端硯銘



仙人之瞳綠且方，化而爲石秋水光。

破宋硯銘

賴爾不完，吾得與爾周旋。





# 瓶史

## 瓶史 并引

夫幽人韻士，屏絕聲色，其嗜好不得不鍾於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競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棲止於巖崖利藪，目昧塵沙，心疲計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韻士，得以乘閒而踞爲一日之有。夫幽人韻士者，處於不爭之地，而以一切讓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讓人，而人未必樂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無禍。嗟夫！此隱者之事，非烈丈夫之所爲，余生平企羨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隱見之間，世間可趨可爭者，既不到，余遂欲歛筮高巖，濯纓流水，又爲卑官所絆，僅有栽花蒔竹一事，可以自樂。而邸居湫隘，遷徙無常，不得已乃以膽瓶貯花，隨時插換。京師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爲余案頭物。無扞剔澆頓之苦，而有味賞之樂，取者不貪，遇者不爭，是可述也。噫！此暫時快心事也。無狃以爲常，而忘山水之大樂，石公記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條列於後，與諸好事而貧者共焉。

## 一花目

燕京天氣嚴寒，南中名花多不至；卽有至者，率爲巨璫大腕所有，儒生寒士，無因得發其慕，不得不取其近而易致者。夫取花如取友，山林奇逸之士，族迷於鹿豕，身蔽於豐草，吾雖欲友之而不可得。是故通邑大都之間，時流所共標共目，而指爲雋士者，吾亦欲友之，取其近而易致也。余於諸花，取其近而易致者，入春爲梅，爲海棠；夏爲牡丹，爲芍藥，爲石榴；秋爲木樨，爲蓮菊；冬爲臘梅。一室之內，荀香何粉，迭爲賓客。取之雖近，終不敢濫及凡卉，就使乏花，寧貯竹柏數枝以充之。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豈可使市井庸兒，溷入賢社，貽皇甫氏充隱之嗤哉。



## 二品第

漢宮三千趙娣第一，邢尹同幸，望而泣下。故知色之絕者，蛾眉未免俛首，物之尤者，出乎其類，將使傾城與衆姬同輩，吉士與凡才並駕，誰之罪哉？梅以重葉綠萼玉蝶百葉細梅爲上，海棠以西府紫錦爲上，牡丹以黃樓子綠蝴蝶西瓜穠，大紅舞青貌爲上，芍藥以冠羣芳御衣黃寶妝成爲上，榴花深紅重臺爲上，蓮花碧臺錦邊爲上，木樨穠子早黃爲上，蕙以諸色鶴翎西施剪絨爲上，臘梅馨口香爲上。諸花皆名品，寒士齋中，理不得悉致。而余獨敍此數種者，要以判斷羣芳，不欲使常閨豔質，雜諸奇卉之間耳。夫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今以蕊宮之董狐，定華林之春秋，安得不嚴且慎哉。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 三器具

養花瓶亦須精良。辟如玉環飛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愁阮賀李，不可請之酒食店中。嘗見江南人家，所藏舊觚，青翠入骨，砂斑垓起，可謂花之金屋，其次官哥象定等窰，細媚滋潤，皆花神之精舍也。大抵齋瓶宜矮而小，銅器如花觚銅鱗尊，方漢壺素溫壺，區壺，窰器如紙槌鸞頸茄袋花樽，花囊，蒼草蒲槌，皆須形製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與家堂香火何異，雖舊亦俗也。然花形自有大小，如牡丹芍藥蓮花，形質既大，不在此限。嘗聞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器深，用以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就瓶結實，陶器亦然。故知瓶之寶古者，非獨以玩。然寒微之士，無從致此，但得宣成等窰磁瓶各一二枚，亦可謂乞兒暴富也。冬花宜用錫管，北地天寒，凍冰能裂銅，不獨磁也。水中投硫黃數錢亦得。

## 四擇水

京師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皆可用，一入高粱橋，便爲濁品。凡瓶水須經風日者。其他如桑園水，



滿井水，沙窩水，王媽媽井水，味雖甘，養花多不茂。苦水尤忌，以味特鹹，未若多貯梅水爲佳。貯水之法，初入甕時，以燒熱煤土一塊投之，經年不壞，不獨養花，亦可烹茶。

### 瓶宜稱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疎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天然。如子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此真整齊也。若夫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堦下樹，幕門華表也，惡得爲整齊哉？

### 六屏俗

室中天然几一，籐牀一。几宜闊厚，宜細滑。凡本地邊欄漆卓，描金螺鈿牀，及彩花瓶架之類，皆置不用。

### 七花祟

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果也。夫茶有真味，非甘苦也；花有真香，非烟燎也。味奪香損，俗子之過，且香風燥烈，一被其毒，旋即枯萎。故香爲花之劍刃，棒香合香，尤不可用，以中有麝膻故也。昔韓熙載謂木樨宜龍腦，餘醞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薝蔔，宜檀，此無異筍中夾肉，官庖排當所爲，非雅士事也。至若燭氣煤煙，皆能殺花，速宜屏去，謂之花祟，不亦宜哉。

### 八洗沐

京師風霾時作，空窗淨几之上，每一吹號，飛埃寸餘，瓶君之困辱，此爲最劇，故花須經日一沐。夫南威青琴，不膏粉不櫛澤，不可以爲姣。今以數葉殘芳，垢面穢膚，無刻飾之工，而任塵土之質，枯萎立至，吾何以觀之哉。夫花有喜怒寤寐，曉夕浴花者，得其候，乃爲膏雨。澹雲薄日，夕陽佳月，花之曉也。狂風連雨，烈焰濃寒，花之夕也。檀膏烘目，



媚體藏風，花之喜也。暈酣神斂，烟色迷離，花之愁也。欹枝困檻，如不勝風，花之夢也。嫣然流盼，光華溢目，花之醒也。曉則空亭大廈，昏則曲房奧室，愁則屏氣危坐，喜則謹呼調笑，夢則垂簾下帷，醒則分膏理澤，所以悅其性情，時其起居也。浴曉者上也，浴寐者次也，浴喜者下也。若夫浴夕浴愁，直花刑耳，又何取焉。浴之法，用泉甘而清者，細微澆注，如微雨解醒，清露潤甲，不可以手觸花，及指尖折剔，亦不可付之庸奴猥婢。浴梅宜隱士，浴海棠宜韻客，浴牡丹芍藥宜靚妝妙女，浴榴宜豔色婢，浴木樨宜清慧兒，浴蓮宜嬌媚妾，浴菊宜好古而奇者，浴蠟梅宜清瘦僧。然寒花性不耐浴，當以輕綃護之，標格既稱，神彩自發，花之性命可延，寧獨滋其光潤也哉。

### 九使令

花之有使令，猶中宮之有嬪御，閨房之有妾媵也。夫山花草卉，妖豔實多，弄烟惹雨，亦是便嬖，惡可少哉。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爲婢，海棠以蘋婆林擒丁香爲婢，牡丹以玫瑰薔薇木香爲婢，芍藥以鶯粟蜀葵爲婢，石榴以紫薇大紅千葉木槿爲婢，蓮花以山礬玉簪爲婢，木樨以芙蓉爲婢，菊以黃白山茶秋海棠爲婢，蠟梅以水仙爲婢。諸婢姿態，各盛一時，濃淡雅俗，亦有品評。水仙神骨清絕，織女之梁玉清也。山茶鮮妍，瑞香芬烈，玫瑰旖旎，芙蓉明豔，石氏之翔風，羊家之淨琬也。林擒蘋婆，姿媚可人，潘生之解愁也。鶯粟蜀葵，妍於籬落，司空圖之鸞臺也。山礬潔而逸，有林下氣，魚玄機之綠翹也。黃白茶韻勝其姿，郭冠軍之春風也。丁香瘦，玉簪寒，秋海棠嬌，然有酸態，鄭康成崔秀才之侍兒也。其他不一，一比像，要之皆有名於世。柔佞纖巧，顯氣有餘，何至出於子瞻榴花樂天春草下哉。

### 十好事

稽康之鍛也，武子之馬也，陸羽之茶也，米顛之石也，倪雲林之潔也，皆以僻而寄其磊傀雋逸之氣者也。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將沈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古



之負花癖者，聞人譚一異花，雖深谷峻嶺，不憚蹶躄而從之。至於濃寒盛暑，皮膚皴鱗，汗垢如泥，皆所不知。一花將  
粵，則移枕搗襪，睡臥其下，以觀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後去。或千株萬本，以窮其變，或單枝數房，以樹其  
趣，或臭葉而知花之大小，或見根而辨色之紅白，是之謂真愛花，是之謂真好事也。若夫石公之養花，聊以破閒居  
孤寂之苦，非真能好之也。夫使其真好之，已爲桃花洞口人矣，尙復爲人間塵土之官哉！

### 十一 清賞

茗賞者上也，譚賞者次也，酒賞者下也。若夫內酒越茶及一切庸穢凡俗之語，此花神之深惡痛斥者，寧閉口  
枯坐，勿遭花惱可也。夫賞花有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爲唐突。寒花宜初雪，宜雪霽，宜新月，宜煖房。溫花  
宜晴日，宜輕寒，宜華堂暑月，宜雨後，宜快風，宜佳木蔭，宜竹下，宜水閣。涼花宜爽月，宜夕陽，宜空階，宜苔徑，宜古藤  
巉石邊。若不論風日，不擇佳地，神氣散緩，了不相屬，此與妓舍酒館中花何異哉？

### 十二 監戒

宋張功甫梅品語極有致，余讀而賞之，擬作數條。揭於瓶花齋中。花快意凡十四條：明窗，淨几，古鼎，宋硯，松濤，  
溪聲，主人好事能詩，門僧解烹茶，薊州人送酒，座客工畫，花卉盛開，快心友臨門，手抄藝花書，夜深鑪鳴，妻妾校花  
故實。花折辱凡二十三條：主人頻拜客，俗子闌入，蟠枝，庸僧談禪，窗下狗鬪蓮子，衲衲歌童，弋陽腔，醜女折戴，論陞  
遷，強作憐愛，應酬詩債未了，盛開家人催算帳，檢韻府押字，破書狼籍，福建牙人，吳中質畫，鼠矢，蝸涎，僮僕偃蹇，令  
初行酒盡，與酒館爲鄰，案上有黃金白雪中原紫氣等詩，燕俗尤競玩賞，每一花開，緋幕雲集。以余觀之，辱花者多，  
悅花者少，虛心檢點，吾輩亦時有犯者，特書一通座右，以自監戒焉。

花寄瓶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蠢婢，可以駐顏保令終，豈古之瓶隱者



歟？  
郁伯承曰：如此，則羅札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之愛花以德也。請梓之。

掃花頭陀鍊繼儒識。





# 觴政

## 觴政引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鑼聲，輒踴躍，遇酒客與留連，飲不竟夜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酒腸也。社中近饒飲徒，而觴容不習，大覺鹵莽。夫提衡糟丘，而酒憲不修，是亦令長之責也。今採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凡爲飲客者，各收一帙，亦醉鄉之甲令也。

## 一之吏

凡飲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懦爲曠官，謂冷也；酒猛爲苛政，謂熱也。以一人爲錄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

## 二之徒

酒徒之選，十有二款於詞而不佞者，柔於氣而不靡者，無物爲令而不涉重者，令行而四座踴躍飛動者，聞令卽解不再問者，善雅謔者，持曲爵不分慙者，當杯不議酒者，飛學騰觚而儀不愆者，寧酣沈而不傾潑者，分題能賦者，不勝杯杓而長夜興勃勃者。

## 三之容

飲喜宜節，飲勞宜靜，飲倦宜談，飲禮法宜瀟灑，飲亂宜繩約，飲新知宜閒雅真率，飲雜糅客宜逡巡却退。

## 四之宜

几醉有所宜。醉花宜畫，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得意宜唱，導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



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盃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資水宜秋，泛其爽也。一云：醉月宜樓，醉暑宜舟，醉山宜幽，醉佳人宜微醺，醉文人宜妙令無苛酌，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醉知音宜吳兒清喉檀板。

### 五之遇

飲有五合，有十乖。涼月好風，快雨時雪，一合也。花開釀熟，二合也。偶爾欲飲，三合也。小飲成狂，四合也。初鬱後暢，談機乍利，五合也。日炙風燥，一乖也。神情索莫，二乖也。特地排當，飲戶不稱，三乖也。賓主牽率，四乖也。草草應付，如恐不竟，五乖也。強顏爲歡，六乖也。革履板摺，諛言往復，七乖也。刻期登臨，濃陰惡雨，八乖也。飲場遠緩，迫暮思歸，九乖也。客佳而有他期，妓歡而有別促，酒醇而易，炙美而冷，十乖也。

### 六之候

歡之候十有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醇而主嚴，三也。非觥罍不謳，四也。不能令有恥，五也。方飲不重購，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賣律，十也。廢替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歌兒酒奴解人意，十三也。不歡之候十有六：主人吝，一也。賓輕主，二也。鋪陳雜而不序，三也。室暗燈暈，四也。樂澀而妓驕，五也。議朝事家政，六也。迭謔，七也。與居紛紜，八也。附耳囁嚅，九也。蔑章程，十也。醉嘖嘈，十一也。坐馳，十二也。平頭盜甕及偃蹇，十三也。客子奴罵不法，十四也。夜深逃席，十五也。狂花病葉，十六也。飲流以目睡者爲狂花，目睡者爲病葉。其他歡場害馬，例當叱出。害馬者，語言下俚，面貌麤浮之類。

### 七之戰

戶飲者角觥兕，氣飲者角六博局戲，趣飲者角譚鋒，才飲者角詩賦樂府，神飲者角盡累，是曰酒戰。經云：「百戰百勝，不如不戰。」無累之謂也。



### 八之祭

凡飲必祭所始禮也。今祀宣父曰酒聖。夫無量不及亂，觴之祖也。是爲飲宗。四配曰阮嗣宗，陶彭澤，王無功，邵堯夫。十哲曰鄭文淵，徐景山，嵇叔夜，劉伯倫，向子期，阮仲容，謝幼輿，孟萬年，周伯仁，阮宣子。而山巨源，胡母彥，畢茂世，張季鷹，何次道，李元忠，賀之章，李太白以下，祀兩廡。至若儀狄，杜康，劉白，墮焦，革輩，皆以醞法得名，無關飲徒，姑嗣之門垣，以旌釀客，亦猶校宮之有土主，梵宇之有伽藍也。

### 九之刑典

曹參，蔣晄，飲國者也。陸賈，陳遵，飲達者也。張師亮，寇平仲，飲豪者也。王元達，何承裕，飲儻者也。蔡中郎，飲而文，鄭康成，飲而儒，淳于髡，飲而俳，廣野君，飲而辯，孔北海，飲而肆，醉顛，法常，禪飲者也。孔元，張志和，仙飲者也。楊子雲，管公明，玄飲者也。白香山之飲俊，蘇子美之飲憤，陳暄之飲俊，顏光祿之飲矜，荆鄉灌夫之飲怒，信陵東阿之飲悲。諸公皆非飲派，直以興寄所托，一往標譽，觸類廣之。皆歡場之宗工，飲家之繩尺也。

### 十之掌故

凡六經語孟所言飲式，皆酒經也。其下則汝陽王甘露經酒譜，王績酒經，劉炫醉孝經，貞元飲略，寶子野酒譜，朱翼中酒經，李保續北山酒經，胡氏醉鄉小略，皇甫崧醉鄉日月，候白酒律。諸飲流所著記傳賦誦等爲內典。蒙莊，離騷，史，漢，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說，顏氏家訓，陶靖節，李杜，白香山，蘇玉局，陸放翁諸集，爲外典。詩餘則柳舍人辛稼軒等，樂府則董解元，王實甫，馬東籬，高則城等，傳奇則水滸傳，金瓶梅等爲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腸，非飲徒也。

### 十一之刑書

色驕者墨，色媚者劓。伺顧氣者宮，語含機穎者械。沉思如負者鬼薪，梗令者決遞。狂率出頭者怪嬰（罪人冠）。



（愆儀者共艾。畢歡未闌乞去者非對履（皆罪人衣履）罵坐二等青城且吞故沙門鳥，浮托酒狂以虐使爲高，又驅其黨效尤者大辟。

### 十二之品

凡酒以色清味冽爲聖，色如金而醇苦爲賢，色黑味酸醜者爲愚，以糯釀醉人者爲君子，以臘釀醉人者爲中人，以巷醪燒酒醉人者爲小人。

### 十三之杯杓

古玉及古窰器上，犀瑪瑙次，近代上好瓷又次，黃白金叵羅下，螺形銳底數曲者，最下。

### 十四之飲儲

下酒物色謂之飲儲。一清品，如鮮蛤糟蚶酒蟹之類。二異品，如熊白西施乳之類。三膩品，如羔羊子鷺炙之類。四果品，如松子杏仁之類。五蔬品，如鮮筍早韭之類。

以上二款，聊具色目。下邑貧士，安從辨此。政使瓦盆蔬具，亦何損其高致也。

### 十五之飲飾

槩几明窗，時花嘉木，冬幕夏蔭，繡裙藤蓆。

### 十六之歡具

楸枰，高低壺觥，籌骰子，古鼎，岷山紙牌，羯鼓，冶童，女侍史，鷓鴣，沈茶具（以候渴者）吳箋，宋硯，佳墨（以候詩賦者）

### 附酒評



丁未夏日，與方子公諸友，飲月張園，以飲戶相角，論久不定，余爲評曰：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方子公如遊魚狎浪，喁喁終日。丘長孺如吳牛嚼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胡仲修如徐孺風情，追念其盛時。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袁平子如武陵少年說劍，未識戰場。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著勝地。袁小修如狄青破岷崙關，以奇服衆。



引

甲辰秋，余惜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古樟樹，婆娑偃蓋，梁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茂密，驕燄如洗。櫛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既絕糝雜，闕號呶，閒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而編之，既還以示余。余曰：「此風痕水文也，公乃爲之譜邪？」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

問：「如何中庸不可能？」答：「此正是雖聖人亦有不能處。蓋中庸原不可能，非云不易能也。君子之中庸，只一時字，非要去能中庸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正是他時中；小人而無忌憚，只爲他不能時中。聖凡之分，正在於此。」

問：「何謂時中？」答：「時卽春夏秋冬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經「應無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不停故無住，不相到故心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馳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

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水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無忌憚？」答：「不知中庸之不可能，而欲標奇尙異以能之。此人形迹雖好看，執着太甚，心則死矣。世間唯此一種人最動人，故爲夫子所痛恨。」

曾子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致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皆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豎，眼何以橫，髮何以長，鬚何以短，此等可窮致否？如蛾趨明，轉爲明燒，目下孤燈，亦復何益。



問：「妙喜言諸公但知格物，不知物格，意旨如何？」答：「格物物格者，猶諺云：『我要打他，反被他打』也。今人盡一生心思，欲窮他而反被他窮倒，豈非物格邪？」

「小人行險以徼倖，」非趨利也，只是所行不平易。好奇過高，故謂之險，謂之倖。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爲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心動，此亦非出於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於是非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語言文字入曰聞。」

無明卽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皆始於求明一念，故明卽無明。今學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不知此卽生死之本。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立知。」  
問：「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無見。」  
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  
問：「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  
顧心地豈易平哉？  
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

問：「諸佛兩足尊六句，當如何解？」  
答：「知法常無性卽慧足，佛種從緣起卽福足，知法無性，所以不斷一切法，是謂從緣起也。二乘遺緣，故折色明空，一乘却不然，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卽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焦穀也。今師家作了因緣因法住法解者大非。」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何相矛盾也。蓋時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樣，非分久暫。如二人同在此睡，睡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經歷數十，一人夢中止似過了一刻，此二人可分久暫耶？」

往有問伯修：「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何解者。伯修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任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病。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是滅病。要知此四句，是藥亦是病。」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來，問者皆極細爭，有何緊要？」答：「辟之有人問曰：『云何地動，』達者應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以尋常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意佛原如此，若真正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關係。今法師家作總相別相解者，大非。」

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答：「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身之無人。」

凡經教皆有權有實，不達其權，往往牽纏固執，看不痛快，惟祖師不認權教，故單以實相接人。

問：「權教豈佛誑語耶？」答：「非誑語也。如小兒不肯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果品與你。」

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爲不如是語，則彼不肯剃髮。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也。」

問：「華嚴經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答：「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用，惟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答：「人人皆有定，不必瞑目靜坐，方爲定也。」問：「菩薩跏趺，入定多年，又何謂也？」答：「



此以定爲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爲定者也。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儻不明了，心生疑怖，斯名不定。譬如我今認得某村路，隨步行去，此卽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爲不定。又如我在此坐，聞垣外金鼓聲，我已習知，便定；若從來不聞，未免有疑，是爲不定。

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於過去事有卽今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做。明日要爲某事，今日須預備者，難道不預備。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便卽是現在矣。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問：「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於八種識內何屬？」答：「心是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惟心者，以前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爲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唯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起。如飯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自己從盞內見，決與飯俱吐，可見吐者是吐自己之見，非吐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鄉談，嘗此土人，此土人不知，怡然順受。若以詈彼土人，其怒必甚，可見怒者是怒自己之知，非怒物也。以此見萬物法惟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無分別故，第七但思量故，但執我故。」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答：「貪嗔癡乃俱生惑，不待意識而起者。如小孩子眼識不會分別，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却乳則哭，此舌識之嗔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第六識審而不恆，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忘，迷悶時則忘。第八識恆而不審，雖持一切種子，能自體曹昧。惟第七識亦恆亦審，是爲自然。老氏之學，極玄妙處，唯止於七識。儒家所云格致誠正，皆第六識也。至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八識爲道。

問：「第八識別有體性耶？」答：「前六識卽第八見分，前五根塵卽第八相分，色聲等疎相分也，眼耳等親相



分也。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即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濕體則一。」

問：「凡屬思量，即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恆？」答：「六識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七識惟我愛一念，依我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蓋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隱然未間斷也。何故我即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問：「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答：「七識以我爲貪，既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耶？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得？」答：「杲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爲第八識也。記憶是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儒者但知我爲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事事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日月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聲方有耳聞，無大小音響，則無耳聞矣。因記憶一切，方有心知，若將從前所記憶者，一時拋棄，則無心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礙於我，物有礙於我，庸知若論相礙，即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手不能持是也。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容身處，是空亦我也；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是地亦我也；夏飲水則不渴，而冬煖火則不寒，是水火亦我也。故地水火風空見識，教典謂之七大，總是一箇身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不？」答：「皆具。譬如有人名趙甲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即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爲趙甲，則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斯第七識。就中七識，最難別出，今略指其凡耳。」

問：「根與塵分明是兩物，如何經言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到？」答：「有兩箇則彼此相到，今只是一心，寧有



心知心，心到心者乎？如耳不到眼，以眼耳雖兩形，同是一頭；指不到掌，以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

東坡諸作，圓活精妙，千古無匹。惟說道理，評人物，脫不得宋人氣味。

王龍溪書多說血脈，羅近溪書多說光景。譬如有人於此，或按其十二經絡，或指其面目手身，總只一人耳。但初學者，不可認光景，當尋血脈。

問：「儒與老莊同異？」答：「儒家之學順人情，老莊之學逆人情。然逆人情，正是順處，故老莊嘗曰：『因，曰自然。』如『不尙賢，使民不爭』，此語似逆而實因，思之可見。儒者順人情，然有是非，有進退，却似革。夫革者，革其不同，以歸大同也，是亦因也。但俗儒不知以因爲革，故所之必務張皇。卽如耕田鑿井，飢食渴飲，豈不甚好，設有逞精明者，便創立科條，東約西禁，行訪行革，生出種種事端。惡人未必治，而良民已不勝其擾，此等似順而實革，不可不知。」

曰：「儒者亦尙自然乎？」曰：「然。孔子所言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後儒將矩字看作理字，便不因，不自然。夫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之情爲矩，安得不平？今人只從理上絜去，必至內欺己心，外拂人情，如何得平？夫非理之爲害也，不知理在情內，而欲拂情以爲理，故去治彌遠。」

一切人皆具三教。飢則餐，倦則眠，炎則風，寒則衣，此仙之攝生也。小民往復，亦有揖讓，尊尊親親，截然不紊，此儒之禮教也。喚着卽應，引着卽行，此禪之無住也。觸類而通，三教之學盡在我矣。奚必遠有所慕哉？問：「古來諸師，何爲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之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役夫一日能行百餘里，我却不能，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己所能者爲本等，己所不能者爲神通，其實不相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及其後，卽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可見順人情可久，逆人情難久。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素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賢智之人，以



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其爲天下國家之禍，不小矣。

從法師門中來者，見參禪之無色鼻，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灑灑落落，收放自由，必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世人終身受病，唯是一明，非貪嗔癡也。因明故有貪有嗔及諸習氣；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恥挑糞，豈非明之爲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用少不得處，皆是一箇明字使得不自在。小孩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今使赤子與壯者較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初學可到？」答：「譬之諸公，長日在敝舍聚首，並不見走入內宅，此心何會照管，亦何會非照管也。又今在座謝生多髯，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與髯不相干，非要忘其爲髯，始得自在也。卽此可見是天然忘懷，不是作爲。」

佛喻五陰之中，決無有我，譬如洗死狗相似，洗得止有一絲毫，亦是真臭的，決無有不臭者，此喻絕妙。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爲所得，謬矣。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先生曰：「你想今年生孩子否？」答：「豈有此理！」先生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凡人以有想爲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爲心，又進之至非非想，以無想亦無爲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達摩西來，只剷除兩種人：其曰齊僧造象，實無巧德，乃剷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剷除修禪定苦行及說



道理者。

羅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譬，俱不能破除。最後問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個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問：「道理未能盡徹，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何者爲理，姑舉其近者言之。如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初生下子女來，其母胸前便有白乳，是何道理？一身之脈，總見於寸關尺，而寸關尺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以爲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及諸佛教典，豈非理耶？」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常行，略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不同，如今吳蜀楚閩各以其所習爲理，使易地而行，則相笑矣。諸經佛典，乃應病施藥，無病不藥，三乘不過藥語，那有定理。故我所謂無理，乃無一定之理容你思議者。人惟執着道理，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矣。試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耶，是形耶？氣則必散，形則必墜。莊子說：「上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耶？天之上有天耶？天果有盡耶？地之下果有地耶？地果有窮耶？此義愈說愈荒，諸君姑置之。」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爲妝點？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此理果可窮耶？若梅花向夏秋開，便目爲異矣。問：「此與老莊自然何別？」答：「這裏如何容得自然。」

問：「天地間事，皆諉之不可思議耶？」答：「知者通其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答：「有個喻子極妙。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燃燈見之，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



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答：「如好秀才，落第歸來，雖下棋飲酒，而真悶未嘗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於工夫上有默默放下處，恐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并打你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分了功？」

有人問近溪先生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你此疑，是我說來方疑，是平時有此疑？」問：「是平時有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每見學人於疾病臨身，便覺昏憤，如何平昔工夫，到此却使不上？」答：「觀人當觀其平日用功，得力不得力。莊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至於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其臨終亦或有昏憤者，皆不足論。蓋昏憤與不昏憤，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安有高下耶？夫疾病已是苦矣，復加個作主宰之念，則其苦益盛。況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個不苦的人，此便是行險僥倖入三塗的種子。噫！自爲已知幾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爲門面者多矣，不如那昏憤的，却是自在。」

問：「病中如何做主宰？」答：「汝勿以病爲病，即今好人都在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答：「眼欲看色，耳欲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況寒熱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真歇了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人苦交煎總不妨。』未知何等是安閒法？」答：「不必到病中，汝即今推求，渾身所思所作，皆是苦事，何者是你安閒法？」

今之慕禪者，其方寸潔淨，戒行精嚴，義學通解，自不乏人，我皆不取，我只要個英靈漢，擔當此事耳。夫心行根本，豈不要淨，但單只有此，亦沒幹耳。此孔子所以不取鄉愿，而取狂狷也。

問：「如何是人鬼？」答：「鬼屬陰，人屬陽。古云：『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故凡在情念上過捺者，是鬼。」



關，在意識上下度者，是鬼關，在道理上湊合者，是鬼關，在行事上妝點者，是鬼關，在言語文字上探討者，是鬼關。

頓漸原是兩門，頓中有生熟，漸中亦有生熟。從頓入者，雖歷阿僧祇劫，然其所走，畢竟是頓的一路。從漸入者，雖一生即能取證，然其所走，畢竟是漸的一路。

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當十分用；膽弱者，縱有十分識，只當五分用。

問：「一切現成，只要人承當，如何是承當的事？」答：「今呼汝名，汝即知應，叫汝飲食，汝便飲食，此即承當。未悟時，觸處皆妄。如與人爭競，固人我相，即退讓亦人我相，以我與人爭，我能讓人，總之人我也。既悟時，觸處皆真。如待人平易，固無人我相，即與人爭競，亦非人我相。永嘉云：『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是也。」

問：「先生言洪覺範，有道理知見，然予觀覺範提唱公案，其識見議論，似與大慧不殊？」答：「透關的人，亦分兩樣，有走黑路者，若大慧等是也，走明白路者，洪覺範永明壽是也。有人舉似小修，小修云：『覺範亦是走黑路的，但其中微帶有明耳。』先生曰：『不然，覺範是死語，是實法。』」

小修又云：「走明白路，亦有兩種：有於經綸上求明白，如法師是也，乃認賊爲子，決不可用。有語言道斷，心行處滅，亦是走明白一路者，如覺範豁渠其人也。觀林間南詢二錄自見。」

問：「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何亦有兩種？」答：「有假有真。譬如要北人說閩中鄉談，此真言語道斷，若本處鄉談，但只不說，此假言語道斷。尋常做官，要林下夫，此假心行處滅，若遇考察去了官，此真心行處滅。」

問：「道貴平常，炫奇過高，是多了的？」答：「平常亦是多的。」僧問：「如何是修證，則不無，污染則不得？」先生曰：「汝會往南北二京否？」答：「會往。」曰：「這個是修證，不是修證？」又問：「汝往京城中聽經否？」答：「會」



聽。曰：「這個是污染，不是污染？」僧復擬答，先生搖手曰：「不是，不是。」

先生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趙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諸君平日作何道理會？」

答：「作順應會。」先生曰：「若問和尚有衣麼？」答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這方叫順應，今問一歸何處，豈是順應？」

此義覺範已會笑破。」

問：「從上祖師，亦有死於刑戮者何故？」答：「死於刀杖，死於牀榻，一也。人殺與鬼殺何殊哉？但有好看與不

好看之異耳，於學問却不相干。」

「隨緣消日月，任運着衣裳。」此臨濟極則語。勿作淺會，若偷心未歇，安能隨緣任運？

學道人是韜光斂跡，勿露鋒芒，故曰潛曰密。若逞才華，求名譽，此正道之所忌。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

張，去將安所，此才士之通患。學者尤宜痛戒。我輩少時，在京師與諸縉紳學道，自謂吾儕不與世爭名爭利，只學自

己之道，亦有何礙，然此正是少不更事。自今觀之，學道不能潛行密證，乃大病也。即如講聖學，向節義，係功令所有

者。然漢時尚節義，而致黨人之禍，宋朝講聖學，而有偽學之禁，都緣不能退藏於密，以至於此。故學道而得禍，非不

幸也。

勿爲福始，勿爲禍先，非禁人作福，惟不可自我倡耳。吾儒講學，亦是好事。然一講學，便有許多求名求利及好

事任氣者，相率從之，及此等不肖之人，生出事來，其罪皆歸於首者。東漢而後，君子取禍皆是也。這樣涉世機關，惟

老莊的然勘得破。

修行人始初二二年內，嗔嫌他人不學好，到久後，方知自家不好處。

凡人脾胃好者，不論飲食粗細，食之皆甘；脾胃薄者，遇好物則甘，粗物則厭；至害病人，則凡味皆揀擇矣。



見一切人無過者，是自己脾胃好，檢點一切人者，自己脾胃有病，與人無干。試觀兇暴人，未有不作惡者，故好字從好，惡字從惡，此意羅江發得極透。

儒者曰：「親君子，遠小人。」斯言是而非也。人誰肯自居小人，甘心爲人所遠耶？夫君子不屑爲人使，凡任役使者，皆小人也。小人貪名逐利，故甘心爲人用，非小人將誰與奔走哉？故古來英主，皆尊君子而役小人。

應以宰官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陽明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卽現儒者身而爲說法，濂溪是也。問：「如何方是無爲？」答：「所謂無爲者，非百事不理也。漢文帝稱無爲之主，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金錢愧心，此無爲也。舜放四凶，舉八愷，亦無爲也。故曰無爲而治，其舜也歟？」問：「有放有舉，何名無爲？」答：「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亦是無爲。」問：「此與外道自然何異？」答：「老莊之固，卽是自然，謂固其自然，非強作也。外道則以無因而生爲自然，如烏黑驚白，棘曲松直，皆無因而自爾，此則不通之論矣。」

漢高帝見蕭何治田宅則喜，及見其作好事則下獄，恐其收人心也。宋真宗見人心歸其子，則嘆曰：「人心遽屬太子，奈何？」夫漢高宋真，皆英王也，一則以利之故忌其臣，一則以利之故忌其子，此一念可輕易責恆人乎？

問：「人情未有不相同者，然而聖凡之異，却在甚處？」答：「我說人情相同，但論其理耳。然人誰肯安心，謂我與常人一樣者；雖屠兒樵子，開口亦曰：「我便如何，彼却不能。」至於學道之人，曉得幾句道理，行得幾件好事，其憤世嫉俗尤甚。此處極微極細，最難拔除，若能打倒自家身子，安心與世俗人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也。此意自孔老後，惟陽明、近溪、庶幾近之。」



# 狂言

## 狂言自敘

余落筆多戲弄，或謂恐傷風雅；余既貧且病，乃以戲弄爲樂事。孔子嘗云：「未若貧而樂。」然則樂固貧之道乎？狂夫之言，聖人采之。假令夫子再來，未必不戲弄而風雅之也。因題曰「狂言」以俟知者。

空空居士袁宏道書於聽泉居

## 三教圖引

三教之說，從來爭執無定，以其有異有同也。余以爲彼既得其究竟之同，便不必聞其取途之異。譬如往京師，東人往，南人往，西人亦往，其取途雖異，而至京師則同也。此非余之臆見也，魯論嘗有之矣；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 山居小對

一顛過白日，幾睡了清宵。

## 彌勒贊

憂則頻，喜則笑。問何以憂，以求喜故。並忘其喜，憂亦何從？不憂不頻，不頻是笑。開顏坦腹，圖笑之形。雷霆霜肅，藏笑之神。固知此笑，卽是真空。

## 秋日病吟

貧劇不憂死，病劇不憂貧。兩念如環轉，枯枝日自春。窮極算亦奇，癡腸當良醫。藥物無所須，便是有餘貲。四肢



成勁戟，省我偃僂責。一囊經水洗，免他往來厄。打牛詩矢口，苦吟嗤杜叟。喜聽華山軒，不戀彭澤酒。既無放鶴亭，亦乏種梅畝。並此兩般無，孤山嫌掣肘。高飛知鳥意，淡放解花情。雲霞輕一瞬，指示最分明。我若貧不病，幾枉此一生。高歌涸苦海，再歌倒蓬瀛。

西湖清夢

昨夜美人忽飛來，恣態天然世無比。夢中別去夢中追，但見兩山涵一水。

久病纔起

黃菊未綻身垂死，自分梅花付別郊。起去移步庭前立，燕子飛飛舊巢。

喜禪問答

病夫喜禪，遇客便津津道之。有客曰：「明公好學久矣，亦爲釋氏欺乎？」釋氏執明心見性之說，不切日用，終無益於身心，與儒道大謬戾，何溺乎！病夫曰：「儒釋道之不同，名者教也，至於道無不同也，無儒釋也。」客曰：「釋獨曰空，人既入世，亦安能空？」病夫曰：「獨不曰色即空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非空而何？蓋道之所以不可不學者，政以有切日用，有益身心也。無益，則安用道也？道之用不可窮，約而言之：有道之體，善而已；有道之効，樂而已。使無可樂，何以言益？雖益，如安所用道也。言樂而道盡矣！世之苦而不樂者，莫甚於生死之關。死之所以苦者，豈非不忍撒爾妻子耶？不忍撒爾田園富貴耶？不忍撒爾交遊種種玩好耶？生時之貪戀愈繁重，死時之苦楚亦愈繁重。空則生之時原無妻子田園富貴交遊種種玩好之可戀，則生時已無異於死，死之時又安見異於生時乎？生如死，死亦如生。所以出生即所以出死。此所以並欲無生，無生政所以無死。一念無生死，即萬劫無生死。此釋氏之所謂可以敵無常，超生死者也。孔子所謂朝聞道夕可死者也。夕死可矣者，言其聞道後胸次然也。若破此關，何關不破？由是



可以有妻子，可以有田園富貴，可以有交遊種種玩好，歷盡娑婆境界，百千萬劫無苦亦無樂。無樂之樂，是謂至樂。無樂之樂，是謂至樂。無樂之樂，是謂至樂。所謂極樂世界，儒家看得時中透徹，無入不自得者也。客曰：「君之言是矣！以一死生爲超生死，則釋之所謂三界安在乎！三界果無之乎？」病夫曰：「有。世有三界，有地獄。凡人之所以墮落者，以有情欲也。情欲日重，墮落日深。能空此情慾，則身在世中，卽在世外。故超情慾卽超世界，超得千百情欲，政卽超得千百世界。然則卽謂釋氏有千百界可，甯特三界大抵佛氏所說，如易取象，以醒迷人，皆理論也。譬如俗稱孝廉爲青雲之客，以其拔出衆人，乃以青雲象之；謂孝廉真能登青雲，謬矣。地獄之義，亦只如是。故余嘗曰：「一念非心，毛角卽成；一念真空，西方在目前也。」客曰：「君言是矣！西方旣云在前，獨言西何病夫曰：「日生於東而沒於西，西者歸象也。世人逐逐，莫知歸途，欲知所歸，當本所來。人之本來，無極是也。無極者空也，能空卽是能反其本來。釋氏所稱如來是也。如來者如其本來也。如其本來，何心之不明，何性之不見乎？又何明心見性之可言乎？如必目前之外別有西方，則是生前更不可如其本來，更不可作佛子矣；必死而後可如其本來，可作佛子矣。豈通論也哉！」客遽然起曰：「君勿言矣！君勿言矣！吾身在西方矣！佛子說法，盡在吾前矣！余初本以鄙繙之附會，番疑至理爲我欺，今勿敢言矣！但不知君旣喜禪，何以衣冠而不頭陀也？」病夫曰：「衣冠頭陀，佛儒之教也；以教而誘之於道也；爲愚者設也。余所學者道也，非教也。余衣冠於頭陀，頭陀於衣冠也。」客曰：「諾！今君尙病，不宜多言。明日齊心再叩，願聞體善之旨，幸垂教之！」病夫曰：「可！」客乃謝不敏而去。

### 病中

病中無箇事，酷愛人饒舌。不問拙和通，寧分鳳與鳩。引稚奏模糊，就婆聽曲折。一夢到三更，謫僊談正熱。

### 箇中偈



說真是假，說真是假。難真難假，不假不真。

寄友人

世網彌天，跳一網旋入一網，甚而跳之不得，入網更深，反不若安意網中作跳法，最便宜也。大抵削髮入山，非無聊苦計，則耀人異態耳。若個中果能揮塵掃積，山林卽在几席下矣。何必爾爾！弟貧病日久，靜極中蛙腸頗有亮頭，幸吾兄采之，勿再開頭陀之口！

寄友人

邇來湖遊，盡俗東也。纔一開棹，飛觴走令，速如星火，稍展眉目，酷訝隨之矣。山水佳趣，於我何有？昨歸來依依，竟病相思，不知吾兄能作一功德主否？勝他日黃香一束，白燭兩枝，向靈前欷歔拜泣萬萬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徵君子之行，素於窮達，間一見矣。夫富貴貧賤，窮達分矣，以此徵君子而行素，不旣見哉！夫子意曰：「天下之位亦多矣，舉目前之槩，莫甚於窮達兩途。試按之於一窮一達，而君子之行素顯焉。」夫人情於富貴則生侈，於貧賤則生濫，彼且馳其行矣，安望其能素乎？卽富貴而思節，貧賤而思守，彼特制於素耳，可遂謂之行乎？君子不然，素富貴則行乎富貴矣，豈有心借富貴以爲行，而當富貴之偶值，則富貴亦可行也。威福之習，原非富貴中所有，而君子無之；肩任之責，原非富貴中所無，而君子有之；君子之行，與富貴之位，若相迫而出也。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矣，豈有心借貧賤以爲行，而適貧賤之我遇，則貧賤亦可行也。濫溢之行，原貧賤後之添入也，而君子不必澄而自化，雅澹之操，原貧賤中之真機也，而君子不俟搆而自宜；君子之行，與貧賤之位，若相副而來也。故樹顯績，振高標，人爲君子奇之，而不知此不足爲君子奇也。付之於富貴貧賤，而素行自呈，旋而顯績，旋而高標，人爲君子難之，而不知



此不足爲君子難也。本之於行素，而富貴貧賤自融。所謂君子之素其位而行類如此。

### 聽善初琴

善初能琴不撫音。我性知音不聽琴。善初訪我過齋頭，一撫一聽五漏深。

### 西湖

西湖之好非桃柳，瓦礫湖邊自可憐。假若兩堤行一遍，定是凡夫骨也仙。

### 病中雜咏

世情貧自少，歲月病過多。芳草引我行，東風湧綠波。

### 其二

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午枕夢方覺，彩雲簷下過。

### 其三

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欄看明月，盈盈上石坡。

### 其四

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長松下撫石，落子應樵歌。

### 病小愈

劇病幾垂死，起來一味顛。非云經富貴，自分却當然。

### 讀書

生平愛便宜，尋樂會不倦。閉門讀莊騷，轉看滑稽傳。西廂開錦繡，水滸藏雷電。吟罷謫仙詩，焚書添一徧。有病



無惡况，無聊有笑面。俗人俗不了，謂我資筆戰。

覆友人

來諭極是。然古今著書，各有深意；一人精神識力，安能闡得破，道得了。故凡遇有契心之書，便當取讀數徧；若不愜意，就置之，俟他人，或別有獨契者，自去讀。甚麼緊要，無事尋事，妄爲是非，又留與後人爲是非之柄也。余於世事，亦大都如此。疎懶之癖，已入骨髓，不敢領命！

覆友人

來諭領悉。弟天色一曙，喉中便浸浸欲吐，慚顏重甲，頗不難就正，恨無呵筆傳書飛奴，盡致失去也。吾兄請捐千貫，弟當立吐萬斛，試一鬪當有，看誰爲不竭！

座右銘

怒是爾猛虎，慾是爾深淵。功名是爾沸湯，勤思是爾礪煨。爾一不避，焉能爾免？

山居對 爲友人作

高居寬眼界，淺築近陽春。

孝悌對 爲友人作

未釋桑梓句，旋歌棠棣篇。

秋夕

假寐碧羅帳，明月來帳中。問月會何期，期我會無終。

寄友人



人生有幾何，違棄忽旬日。來朝駕輕車，願促須臾膝。

### 韓經紀

武林城隅韓大郎。欵頭側鬢賣青黃。晚來醉倒簷前月，放脚朝天鼻息長。

### 西湖

半世愁與我不離，終日病與我爲伍。纔來湖上了然忘，大是人間功德主。

### 又

一日相逢一樣粧。天然恣態盡非常。吳奴只解脂和粉，西子還須會阮郎。

### 關公題詞

白衣豈至計，陸豎偶成功。天將移漢祚，先忌絕倫雄。

### 家居

病與我日親，我與世日疎。山妻休掩口，啓處頗舒徐。

### 覆友人

里有人焉，家藏數金，恐爲穿窬所得，防之甚密，慮之甚切，魂夢戰驚，寢食不甘，眉眼作跳，頃刻而顧衛者數四；他日適有遠行，欣然囊佩而出，及暮歸，索之囊中，竟不知失之何方道旁矣。天下事大都類是。凡病作皆可殺人，何必戚戚嘔血？吾亦恐未必爲穿窬所得而反爲道旁之失也。一笑寬之！

### 飲酒

劉伶之酒味太淺，淵明之酒味太深。非深非淺謫仙家，未飲陶陶先醉心。



擬湖遊

三日不出鄙吝生，三日出來圈套惡。昨宵萬畫得兩奇，山一塊兮湖一勺。

謝友人送綿

承賜領入風緊雨柔，負慚秋水。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寶號頌

衆生有目故，見色不見空。菩薩色卽空，見色如見音。衆生空其一，萬已迷心目。觀音萬亦一，故復以世名。衆生既入世，色亦安可離。惟色卽是空，衆生亦可觀。衆生盡可觀，乃見其廣大，乃見其靈感。有色有願欲，願欲苦難生。絕此苦難根，卽登極樂界。衆生各皈依，莫負慈悲願。慈悲願非色，衆生自皈依。衆生皈依早！

覆友人

昨湖遊快甚。弟生平於漆園文，謫仙詩，米家字，卽之神飛性適，忽不自知其舞蹈。若一至西湖，便覺有進於此者。大約如大禪師入定時，了無邊際，下一語形容不得。俗論追勝遊者必歸蘇公，弟恨不能將此輩卽置之大辟；只此一語，不知將古今多少人品，活活埋沒，豈可以口舌之過輕貸之。卽一至庸人，來此地，湖神自能開豁其心胸，悠然有會，何必定要姓蘇？若作意姓蘇，便是姓張姓李矣。昨有客亦執此俗論，侃侃胡言，故并及之，非自與也。詩料已采入囊中，恨五先生作懶，未及捉筆，另日請教何如？

覆友人

原擬造談，昨爲傾談所傷，夜來女郎入夢，且傷於無所不傾。今日百病交集，頭額過於椎搗，喉舌過於燎原，手足過於繚縛，至於支節湊理，非疼非痒，有一種不可指名之症候，况味尤惡。暫息一日，明蚤或可領盛雅矣。仁兄遠



歸今弟劇談，不知尊體若何？他人相知，祇能同日，我輩相知，兼能同病，附候李集得賜覽，可當恩星一照，此造化直在二兄手底，但恐福薄，不敢望也。

### 赴友人酌

聞道邀車馬，垂風赴阮情。捲簾開曉鏡，排核集春英。金波承玉屑，鳳羽雜鸞聲。劉生興何極，猶喜燭方清。

### 登山

雲山兀兀登之猝，猝規爾徐行，急之恐蹶。

### 尙德主人真贊

丰姿秀美，頭額魁奇。怡然而笑，充然而映。見之者曰：「肖盡尙德主人矣！」余獨曰：「不然！余與尙德主人處幾年矣，極知胸襟瀟灑，志業誠實，其與人也有禮，其持己也無失。及今年來被風雅披拂，轉無盡時。然則余終不能盡尙德主人萬一，而謂此足以盡之，不啻覲面而千里。」或者曰：「特有所肖，可也。」

### 思婦

喟然夫婿別經時。清夜無眠曉日遲。起向碧紗牕下立，銀牙蹙損指尖兒。

### 除夕

舊病般般在，新年色色無。平生喜從俗，也去貼春符。

### 山居雜記

病中無事，客亦不來。飯後散步城頭，俯仰景色，應接不暇，輕雲遠去，數鳥徐來，人聲四聚，笑語非明，一目兩山，條枝可數，步倦歸來，又月色溶溶矣。胸次悠然，乃從而歌之。歌曰：「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欄看明月，盈盈上



石坡。南隣好友聞余之歌，乃步月就余，促膝傾談，夜分而去。此亦因病得聞之一樂也。

### 寒夜

晝短塵情少，夜長佳句多。來朝喜無事，准擬看嵯峨。

### 寄友人

文起亦是素心人，起居談笑儘歡。近日賴有此耳。君實永訣時，肝腸如割，自分終身不能消去，今不過半月一至，或十日一至矣。因念病王一旦捐館舍，明日至親好友向他人言笑，不知尙知有此老否？人生幻漚，安得非空？適把盞在手，連飲起舞，大呼大叫，倦睡而止。吾兄或不能掃除，請作如是觀，如何？覽竟應狂果否？廷字無考據，諒有之，因諒用之耳。書畢，適詩韻在案，展之，韻中有此廷字，註云：「廷，朝中也。」

### 讀卓吾南池詩

三春花鳥猶堪賞，千古文章只自知。文章自是堪千古，花鳥三春可幾時。

### 散步

散步城除間，飄風何發發。四顧寂無人，將心對明月。

### 命僕啓牕

享盡無邊福，何由報老蒼。春寒眠未起，山色下樓廊。

### 酒肆

窈窕湖樓上，春姿翠眼來。雖無子美句，喜有謫仙杯。

### 覆友人



飛瓊問我湖遊樂，儘力描來轉覺膚。省得一裝心事在，晚來不忍覓歸途。

### 閒咏

豈是書生有所持，富而且貴亦何辭。無才不解依冰手，袖手閒行咏好詩。

### 西湖

西湖畢竟不能咏，還在胸襟自作符。半晌遊人千萬品，城西豈是一西湖。

### 覆友人

郭向爲人所推重，一部南華失之久矣。若子玄之註，謂之郭文，誠玄論也。若謂莊註，是發譎耳。還宜清心理會，弗爲推重所悞。面時當悉。

### 湖遊

挑餞買畫船，飄飄任流水。細響逐風生，嬌香從杯起。樓前倚玉人，馬上飛仙子。一座縱華吟，盪飛興無已。

### 寄友人

吾兄覽病吟，許我羽毛，弟自知魔重必不能。出則爲湖魔，入則爲詩魔，遇佳友則又爲談魔。惟數魔愈掃愈集，不知何以藥我？雖然，癖性願學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政不必其羽化也，何如？

### 讀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爲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惋歎。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居士曰：「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固遞相屬也，聖人不再生，文明之氣橫宇內，屬之豪者，幽者，奇者，慧者，不可勝窮。有一等人，氣浮意薄，之乎者也，穿插得來，遂謂秦漢後無文字，膩臉向人前，調噴弄舌，優古劣今，可恨也！秦漢後無文字之說，原非至論，然彼或激於一時濫習，爲此言亦可，今竟執此一語，將秦漢後文字一味訾議，置之高閣，如何使得總之，胸中原無特見，不過拾他人唾餘爲自己識見，把秦漢文字定爲程式，後來文字，眉目稍不似處，便爲不佳，藏其懶惰，肆其誇張，不知其佳處政在不同古人，若同古人，又作此文何用？竟不成文矣！須振起精神，自開意見，將文字細細體貼，又不可把自家俗腸解壞了。他的奇文，久久自知其好也。此記非秦漢文也，今人說他好者，亦有真知其好者，誰真知其無愧於古人者？古人者誰？有說桃花源是仙人忽現，有說桃花源是未避秦人，卽此用意，爭執兩端，便隔萬里。是仙人有之，是避秦人有之，要之作記者必不至見其事，便述一番，或當于心，合于意，借此發揮胸襟，或胸襟忽不覺於此逗漏也。大抵漁樵人俱不近俗，故托言漁人。緣溪一段，行止不拘不礙，懶懶散散，須看他是何等人品。開朗一段，見說蕭野氣象，卽在人間，故曰：「悉如外人。」獨言避秦者，秦之先三代也，明明自負與三代以上人品相接，是所謂羲皇上人之意。不然，漢之後未必盡如暴秦，何云不足爲外人道也？劉子驥高士也，乃可到得此地位，世人便不能故曰：「後無問津者。」若沾住真有此津，則漁郎歸棹，安能必其無再往之漁人，明是漁人感激世情日下而悲憫之也。讀其文想見其



人，超超世外，不可一世，故謂此文一一竟獻其生平可謂專專輕薄秦漢人亦可謂自附於匹夫而爲百世師亦可。若止述其事，事雖奇，終無甚意味矣。然而此等妙處，老天固不肯使人曉得，若使人曉得，則野無農，肆無工，行無商，呶唔之聲徹天地矣。余論及此，適有客在座，乃拍案曰：「聽君之言，余輩讀書，信欠多欠多。」余戲曰：「恐君輩眼孔中未嘗見書耳，何多少之足云？」請回去將讀過書一一再讀，便見得。」

### 山居門鷄記

余向在山居，南隣一姓金氏，隱於掾，愛畜美鷄。一姓蔣氏，隱於商，從燕地歸，得一巨鷄。燕地種原巨，而此巨特甚。足高尺許，粗毛厲嘴，行遲遲，有野鷄狀，婆婆可人。羣鷄見之，輒避去；獨掾隱家一鷄，縱步飲啄如常，玉羽金冠，娟然更又可人。然其體狀較之巨鷄，止可五之一。巨鷄遇之，侮其小，隨意加啖。美鷄體狀雖小，氣不肯下，便躍起鬥。巨鷄張翅雄視，時欲卽下；美鷄惟凝意抵防，不敢重發。於是各張武勇，且前且後，兩兩相持，每費晷刻。巨鷄或逞雄一下，美鷄自分不能當，卽乘來勢，從匿巨鷄跨下，避其衝甚巧。巨鷄一時不知美鷄置身何所，美鷄從巨鷄尾後騰起，乘其不意，亦得一加于巨鷄。巨鷄纔一受毒，便怒張撲來，美鷄巧不及避，乃大受茶毒。余自初觀鬥至此，大抵見美鷄或得一捷，則大生歡喜，且睜睜盼美鷄或再捷，而卒不可得，而亦終不想及爲之所。美鷄將不堪，余政在煩惱間，有童子從東來，停足凝眸，旣而抱不平，乃手搏巨鷄，容美鷄恣意數啖，復大揮巨鷄幾掌。巨鷄失勢遁去，美鷄乘勢蹀其後，直抵其家。須臾巨鷄復還，追美鷄至門所，童子仍前如是。如是再四，適兩書生過，見童子諄諄用意爲此，乃笑曰：「我未見人而乃與畜類相搏以爲事也。」童子曰：「較之讀書帶烏紗與豪家橫族共搏小民，不猶愈耶？」兩書生愧去。余久病未嘗出里許，此間鋤強扶弱，豪行快舉，了不得見；見此以爲奇，逢便說說，而人笑余亦笑，人不笑余亦笑，笑而跳，竟以此了一日也。



題友人續絃

惟我與君不暫離。心苗眉底總盡知。憶君昔日斷絃時。意氣都消成槁枝。如纔續絃三兩日。萬種姿顏一洗滌。心裏溫存漆漆濃。眼中顏色嬌嬌滴。何嘗不說舊人起。語言無味只如此。譬如今年看桃李。誰覺去年花亦美。世間萬事總如君。豈笑君家獨不仁。不須向俗問誰氏。區區就是過來人。

悼二兒

大呼不已復大跳，大跳將闌何抵持。老天不欲相窮漢，如何降下這奇兒。

其二

一思一淚一悲歌。特地回頭生美呵。須信人生真幻泡，相睽唯此定無多。

答友人

聞諸兄在甚喜，已整冠出戶矣，寒荆往姻家時，遺我鎖鑰，失忘置之何所，覓之再三不得，今祇可備北門守耳。痒痒！奈何！

西湖

俊馬飛來停問水。倉皇着眼心欲死。見說西子比西湖，不信人間有西子。

又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立，一日湖上臥。

市中聞曲

說起做店官，直教我快死。足未沾店檻，新聲已醉耳。



### 答三世佛義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佛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問如何是千百億化身，佛曰：「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問如何是圓滿報身，佛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譬如鞋之一字，越地一音，吳地一音，燕地又一音，鄉音不同，而所指之物一也。

賦君實 己酉余與君實同遊山莊今年余復館此有感

惟天生爾兮，奇奇怪怪。惟我知爾兮，實實真真。一味懶散兮，中含於意。滿腔風雅兮，不文其身。特來晤對兮，不言不語。既而別去兮，愈遠愈親。昔我遇爾兮，爾見有我。今爾撤我兮，我見何人。

東友人

一日不懷山，兩日不袖水。好笑有情癡，相思病入髓。

約君一不來

約我看新菊，牆梅忽已春。昨宵擬今日，今暮望來辰。有意登山頂，無因到水濱。滿腔都是火，聽說鬼和神。

雁字

一天秋氣碧，奕奕縱高揮。金鷺飛不去，冷眼笑羲之。

山居小話

有富客偶一事失意，來借滌山居。揖居士問曰：「貧病如君，世所共苦，而君獨意氣陽春，眉宇月露也，甚奇。」居士曰：「無奇。余自昔年嘔血，經年不起，良醫皆庸，予自分必死，人亦相傳已死。余無可奈何，聽其自死，而反得愈。由此觀之，今日之身，明屬望外，而身之所值，孰非望外之得？人情遇望外之得，雖欲不樂，不可得也。」客曰：「君淹



寂山居，有何所值，而曰得且樂更奇。余曰：「無奇。余思昔兩足不立，今得散步，樂也。思昔兩臂不運，今得揮棹，樂也。思昔腰背不支，今得隨意欹倚，樂也。思昔貼席不甯，今得哈噎大睡，樂也。故以世人願欲充足爲樂，則我之不樂當萬於爾；若以我之行持坐臥爲樂，則爾之樂當萬於我，何奇也！」客曰：「雖然，君病而瀆於死，故得作此觀，余則未嘗病而未嘗瀆於死也。」余曰：「余旣已非必死之身，可作必死觀，安見君獨不可以旣病之觀作於未病日耶？」客始悟而放眉大笑曰：「奇哉！君能樂，又能使我樂，奇哉！」余曰：「無奇。余日前與友閑行城下，見一乞哀求而來，頭面窄小，膚細聲嬌，行步遲遲若不勝。余疑其爲女乞而問曰：「爾有丈夫乎？」乞微笑。余復疑其不解丈夫二字，問曰：「爾有老公乎？」乞復笑，若含羞然。余與友人曰：「說至風流事，乞亦喜耶？」乞始笑曰：「我是男子。」余與友人始知從前皆誤，乃相與大笑，乞亦大笑。余曰：「爾遠來，與爾粥者有，與爾飯者有，與爾錢者亦有，爾終不忘其爲乞，故不笑；今爾笑時，尙知爲乞人否？忘其爲乞，便非是乞，便同常人，便同富家翁，便同萬戶侯，予所與爾不旣多乎？」乞亦以爲然，笑謝而去。乞人且能使之樂，况素封也哉！無奇！」語言之韻，客忘歸，烟籠山黑，樹隱鐘來，向予借榻，予卽以所坐蒲薦擲與之。客笑曰：「吾聞有宵啼露處者，彼安得煖字之下，復得此蒲物爲之藉耳？」遂睡去。

### 答友人問閻王

閻王不可以有無定，我要見便見，我要不見便不見也。余不識所謂菩薩神明，大抵不怕閻王者便是神明。不識所謂菩薩，不見閻王者便是菩薩。不識所謂佛，不知閻王者便是佛。然欲不知不見，須從怕起。若強作不怕，臨恐時爾不欲見閻王，閻王要來見爾也。有否無否，請君自評！

### 覆友人

來諭亦是，然而有未盡然者。今其名已傳，雖有一二作或不可傳，亦必與名俱傳。譬如無名人士，豈無一二作



大可傳，亦必與名俱不傳也。

與友人看花

積雨消魂諸病作，纔晴便欲到芳郊。囊中老鈔充活酒，廚下山妻樂煮餽。花色侵盃情更郁，談鋒逸座俗全拋。快來抹盡英雄輩，惟有東山掛眼梢。

送友人之南海

向說從南去，猶期或未真。欲參靈感佛，忍作別離人。帆影隨天遠，歡情逐夢親。要知旬日後，江怨盡成塵。

雨後看花

一日寂寥過兩載，爲花扶病任風吹。幾枝冉冉舒春意，數種遲遲避雨欺。占斷丰姿可意處，無些粧點媚人思。低回不去癡癡問，向日開時見阿誰。

讀濟顛西湖詩

幾度西湖獨上船，篙師識我不論錢。一聲啼鳥破幽寂，正是山橫落照邊。

其二

湖上春光已破慳，堤邊楊柳拂雕闌。算來不用一錢買，輸與山僧閒往還。

其三

出岸桃花紅錦英，夾堤楊柳綠絲輕。遙看白鷺鷥魚處，衝破平湖一點青。

其四

五月西湖涼似秋，新荷吐蕊暗香浮。明年花落人何在，把酒問花花點頭。居士曰：「余嘗謂城西豈是一西湖，



於此詩亦可得。濟公隨意點綴，莫非禪機，所以爲佳。今人好擬唐人眉目，一味堆砌填塞，竟不成話，反笑宋人爲無詩，殊不知有宋諸君子，政不欲如今人作掇家懷於唐耳。因錄此以快同志。

### 陋僕賦

居山館，山居同遊者數生，當春雨之忽過，從樽酒以論文。須臾，老童捧蔬而至，余按其狀，奇而問之：「歲今幾何？」答曰：「不知。」轉徵其他，百不一輸，如啞如聾，有惟嗤嗤。諸生以其陋之甚也，乃笑而題焉。或曰：鳥之巢，或曰獸之猿，或曰虬松椎柏，或曰厲石巉岩，老童之主，是謂金生，願諸生笑曰：「諸君之所題形而已矣，而未悉者情也。余嘗命之東往而未或西顧，余嘗命之此立而未或彼移，予之以衣則衣之而不問其媿與妍，予之以食則食之而不辨其苦與甘，怒之而不加戚，喜之而不加歡，人亦以其不知喜怒也，而卒無所及焉。」諸生聞言，撫掌大笑。向余索題，以盡其概。余曰：「是矣！更復何贅？余之所不滿於諸生者，非題之不得，而笑之有未解也。從前所題觀之，是特貌萬物之象，從後所題觀之，且直遊無物之初，使余他日之學，能如老童今日之陋，則余將爲世之種種學道者先驅矣。而顧笑之乎？」於是諸生始赧然而愧，遽然而覺，避席謝所笑之過，而索筆以記余之作。

### 贈無用上人

野竹從時綠，奇峯散不收。常談極妙理，禪定鬱風流。投步雲沾袖，回頭月下樓。生平無一侶，今日慰王休。

### 答友人

文章一事，知之甚難；無才者不知，有才未便知，無學者不知，有學未便知，有才有學，人品稍浮，不知胸襟不空，闊又不知，不知者不知，知者亦不知，知之難也。特地說甚麼知，說甚麼不知，不知着甚來由？這樣人只不要理他使了。



讀濟顛歸來詩

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西壁。如他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空空居士曰：「歸來若不往西方，不做佛子是孽；若往西方，若作佛子是魔。依舊水連天碧，真是往西方作佛子矣。」

寄君一

人皆稱坡公是達者，余讀其書，想見其人，是一老實頭人也。其東李公擇有云：「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今之達者，先從此等處脫略起，誰肯癡癡作此事？坡公深于禪悅，其答畢仲舉有云：「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閒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闒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龕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尙與僕輩俯仰也。」今之達者，又誰肯癡癡下此語？坡公作人都類此，的的是老實頭也。聞近日喜讀是集，故以此語之。

讀眉公讀書鏡

崔湜拜中書令，父以吏部尙書致仕，數爲請託以干湜，湜每不從，由是父子相失，大爲時論所嗤。邳愔忠于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亡，以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愍致疾，吾死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愔後果哀悼，門人呈之，皆溫往反密計，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夫湜太平公主客也，超桓大司馬客也，二君立身卓卓，然一則宦情重，故逆情于生前；一則名根輕，故苦心于身後。今矯跡潔身，藉亂命者，其將爲湜乎？爲超乎？居士曰：「卓吾讀書樂有云：『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之所忻豔』」



以爲賢者，予多以爲假，多以爲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爲可託國家而託身也。余嘗讀之，以爲其言太過，及觀讀書鏡，至此乃知卓吾之文，千古之至言也。國朝紛紛著作，惟卓吾所著大快人心，眉公所著大裨世道，真可謂不朽盛事也。

又

元朔中，徐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之門！」義熙中，何叔度子尙之爲吏部郎，告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勢在則羣蟻聚羶，勢去則飽鷹鷂，悠悠濁世，今古皆然，何足怪者？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何叔度之冷眼，居士曰：「教訓世人，用剛腸亦快事，識得破時，冷眼亦不必用，但須用熱腸於寒時，有彥德者耳。雖然，眉公論自佳。」

與社中兄弟

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卽天壤之內，山川草木虫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古人云：「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然言非仁者，不敢竊比於老彭。

歲不我與

權臣諷聖以仕而動之以歲焉。夫歲不我與，誠可惜也。然權門豈聖人時哉？想貨之意曰：「迷邦者人皆知爲不仁，失時者人皆知爲不知，明知爲不仁不知矣，而卒不急於一試者，我知之也。以爲歲恆我與耳，豈知日逝則月逝，月逝則歲逝，常相因也。又豈知日逝卽月逝，月逝卽歲逝，無兩機也。此可以識歲矣。此可以識歲之於我矣。凡物



無常，歲則有常也，人仕亦遷，人不仕亦遷，密移者運，一蹉跎則老大徒傷焉而已矣。凡物有情也，不以仕而留，不以不仕而留，成功有退，不竭蹶則忽沒齒無知焉而已矣。徒知往者不可諫，不知往之歲亦既來之歲也。

時者所以必先時也。人徒知來者猶可追，不知來之歲乃即往之歲也，識時者所以不後時也。不然，一不從事也，何以稱失時也，何以稱不知？又不不然，懷寶者未必終迷邦也，何以稱不仁？時乎時乎！子曾念及此乎！三年期月，將安試乎？吾恐不能一朝居也，子將若何？

### 癖嗜錄跋

談藝家所爭重者，百千萬億不可窮，總之不出兼情與法以爲的，予獨謂不如并情與法而化之於趣也。非趣能化情與法，必情與法化而趣始生也。豈止此也，即神識玄詣亦必盡化而趣始生也。中庸曰：「夫焉有所倚？」惟作文亦然，予嘗謂作文無他法，抽筆時舉精神膚髮盡脫之筆端而不自知，則善矣；政言乎無所倚也。長公曰：「初無定質，姿態橫生。」又曰：「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亦俱言乎無所倚也。夫趣生於無所倚，則聖人一生，亦不外乎趣。趣者其天地間至妙至妙者與？子輿氏有云：「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非趣而何？顛生於世，無所嗜而獨嗜乎文，於文無所不嗜而尤嗜乎文之趣，趣不足而取致，致不足而取興，均非顛生之得已也，益見顛生嗜趣之癖也，益見顛生嗜趣之癖也。

### 答友人

君一未來。諸友今亦去館，幸素能仰天自勞，不大寂寞也。毋念！

### 憶三兒

聊以陟崔嵬。我馬恨虺隤。幾番磕睡醒，還望三兒來。



又

一落人間世。決無可人處。兩兒固仙姿，早自乘鸞去。

寄友人

聞仁兄在宅多病，想碌碌不得寧耳。來寒舍，借往山中一洗滌何如？巴不來香名煖利，且受些雲態風光。

讀李白傳

齷齪復齷齪。此中誰可鎮。彌天都是飲，又一罵彌生。

仁人心也

大賢欲人求仁義，曲喻之於求心焉。夫與人言仁義，則或迂之矣。試與之言心，而顧能任其放與！且自古聖賢終日與人言仁，與人言義，且并言求仁由義之方而卒不悟，莫之求也。此無他，不知仁義爲何物也。不知失仁義，失何物也。今我試明指仁爲何物，義爲何物，而人能已求耶？世之言仁者曰：「心之德。」曰心，曰德，是猶二也，仁卽人心也。世之言義者曰：「事之宜。」曰事，曰宜，猶未切也，義卽人路也。一息違仁，人心卽死。一息違義，路卽闕。故人之舍義，謂舍義耳，吾以爲舍其路也。路也而可舍乎？人之放仁，謂放仁耳，吾以爲放其心也。心也而可放乎？舍至於舍路，放至於放心，可不謂大哀乎？其亦不一反夫自心求物之明也，其亦不一究夫古人學問之道也，試思自心中一物也而何以知求，試思學問中剛毅木訥何以近巧言令色何以鮮。夫孰不可悟，夫心之必不可放而能已於求哉？于是而知人之決不可不仁也。必滿夫仁之量而吾一生始有心，又于是而始有仁也。

（完）



# 袁中郎全集

各埠特約經售

總經售：

出版者：

新加坡 香港 漢口 北平 天津 濟南 杭州 重慶 汕頭 廈門

正興美術公司 上海書局 美公書局 現代書局 會文堂書局 佩文齋書局 文華書局 佩文齋書局 大公報代辦部 北洋書社 武林書局 開明書局 文明商務書局 新的書店

上海白保羅路和  
中國圖書館出版部  
平坊第一六一號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上海總店

廣州永漢北路二二九號

上海雜誌公司廣州支店

南京太平路二四八號

上海雜誌公司南京支店

甲種全部分裝一冊  
實價  
乙種全部分裝一冊  
實價

改定實價六元

中華民國廿四年七月廿日刊行



國家圖書館



000797783